上特命殺之狄仁傑奏二人罪不當死上作色令出仁傑曰犯言直諫自古以爲難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以一株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爲何如矣

給卒殺將

新唐書宗室傳李國貞乾元中由長安令遷河南尹史思明寇東都李光弼壁河陽國貞率官吏西走陝數月召爲京兆尹上元初拜𨷖南節度使尋加晉絳慈隰沁等州觀察處置使旣至糧乏而所儲陳腐民貧不忍遽斂上書以聞而軍中讙謗突將王振東衆怨給曰具畚鍤以待役事衆皆怒夜燒牙門左右奔告請避之國貞曰吾被命爲將其可棄城乎固請乃逃獄中振引衆劫取之置食其前曰食是而後其力可乎國貞曰與爾等方討賊何事役爲正緣儲食腐儉已請諸朝吾何所負衆服其言且引去振曰都統不死吾曹殆矣遂害之并殺其二子及三大將有詔以郭子儀代之子儀至振自謂且見德子儀怒曰汝臨賊境而害主將賊若乘虛是無絳矣又欲爲功乎即斬以狥

夜飲殺將

資治通鑑昭宗乾寧元年朱全忠遣軍將張從晦慰撫壽州從晦陵侮刺史江彥溫而與諸將夜飲彥溫疑其謀巳明日盡殺在席諸將以書謝全忠而自殺軍中推其子從頊知軍州事全忠爲之腰斬從晦

擅殺大將

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天成元年春正月魏王繼岌將發成都令任圜權知留事以俟孟知祥諸軍部署巳定是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彼無釁端安可爲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旣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塗爲變益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甲子旦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外人猶未之知都統推官滏陽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邪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爲敕書用蠟印宣之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滏陽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繼岌命任圜代崇韜總軍政

殺骨鯁將

唐書藩鎮傳李寶臣字爲輔封隴西郡王晚節尤猜忌殺骨鯁將辛忠義等二十餘人籍入其貲

枉殺大將

宋史何鑄傳鑄拜御史中丞先是秦檜力主和議大將岳飛有戰功金人所深忌檜惡其異己欲除之脅飛故將王貴上變逮飛繫大理獄先命鑄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袒而

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旣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寃白之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改命萬俟卨飛死獄中子雲斬於市

追殺名將

山居新話剌剌拔都兒乃太平王將佐後至元年殺唐其勢大夫于宮中外未之覺也因其餘黨皆在上都東門之外伯顏太師慮其生變親領三百餘騎往除之剌剌望見塵起疑有不測乃入帳房中取手刀弓箭帶之上馬遇諸途短兵相接而以其手刀揮之將近伯顏太師之馬而刀頭忽自墜地遂逃以北追回殺之且剌剌名將也豈有折刀之說後詢其故乃半月前此刀曾墜地而折家人懼其怒虛裝於鞘中事非偶然豈人力可致

杖死郎將

資治通鑑唐玄宗天寶六載初高仙芝爲都知兵馬使猗氏人封常清少孤貧細瘦纇目一足偏短求爲仙芝傔不納常清日候仙芝出入不離其門凡數十日仙芝不得已留之會達奚部叛夫蒙靈詧使仙芝追之斬獲略盡常清私作捷書以示仙芝皆仙芝心所欲言者由是一府奇之仙芝爲節度使即署常清判官仙芝出征常爲留後仙芝乳母子鄭德詮爲郎將仙芝遇之如兄弟使典家事威行軍中常清嘗出德詮自後走馬突之而過常清至使院使召德詮每過一門輒闔之旣至常清離席謂曰常清本出寒微郎將所知今日中丞命爲留後郎將何得於衆中相陵突因叱之曰郎將須蹔死以肅軍政遂杖之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及因以狀白仙芝仙芝覽之驚曰巳死耶及見常清遂不復言常清亦不之謝軍中畏之惕息

杖殺小將

續世說憲宗時柳公綽爲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令非特慢臣也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當奏上無以罪之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杖殺軍將

王果子聞見錄李公石在中書京兆尹薛元賞秉公慷慨直道不回執法而行親朝權勢或宰輔失政必面爭之嘗謁石於私第先是百僚將至宰相宅前駐不復呵矣元賞旣下馬也石未知之方在廳所若與人訟競者元賞問焉左右對云軍中軍將元賞即排闥而進曰

相公朝廷重臣天子所委任四夷八蠻朝貢以時陰陽克序百姓以安百執事叶以輔佐無敢乖僭昇紬賢不肖功賞罪罰皆相公之任也固不輕且重矣安有軍中一將而敢無禮失貴賤之序紀綱之紊恒必由之茍朝廷而然猶望相公整頓頽壞豈有其源穿鑿自相公始得無痛哉即拂衣疾趍而去既上馬顧謂左右曰適無禮軍可擒於馬下橋祇候元賞叱至則袒脅跽之矣時中尉仇士良威權燎灼中外具僑類已有訴之者宦官連聲傳士良命曰中尉屈大尹元賞不荅曰有少公事當以繼至即命杖之竟斃於木下士良大怒元賞乃衣白衫請見士良士良出曰憨措大軍中大將可杖殺乎元賞即具言所以無禮狀且曰宰相大臣也中尉大臣也彼豈可以無禮於彼乎國家之法中尉所宜保守一旦壞之頋不惜乎棊已衣白衫惟中尉命士良以既殺其將也無可奈何即命左右取酒歡飲而罷

間殺討將

馬令南唐書臧國傳馬殷用高郁策而楚以強荊南高季昌聞之嗇使諜者間殷殷不聽及殷子義嗣用事諜云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爲亡馬氏者必郁也義嗣素忌以爲然遂奪郁兵職矯殷令殺之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耄荒如此而殺吾勲舊殷語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卒

請赦降將

通鑑紀事本末初契丹降將李楷固駱務整者有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傑曰楷固等並驍勇絕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爲我用矣請赦之所親皆止之仁傑曰茍利於國豈爲身謀太后用其言赦之又請與之官太后以楷固爲左鈐衛將軍務整爲右武衛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不殺降將

新唐書李愬傳愬得賊健將李祐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待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艾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人爲突將自教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祐之罰將吏雜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耶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嗚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

殺朝鮮將

西漢書朝鮮傳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臨浿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弗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

述律后殺將

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天成元年秋七月辛巳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

射虜大將

江少虞類苑王吉嘗從都監王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千人卒遇虜數萬騎中貴人惶恐以手帛自經吉曰官何患不得死何不且令王吉與虜戰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數人守中貴人曰貴人有不虞當盡斬若屬因將所部先登射殺虜大將虜衆大潰衆軍乘之虜墜崖死者萬餘人

請追賊將

資治通鑑唐肅宗至德二載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至長安李嗣業爲前軍郭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與賊戰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賊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旦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柰何縱之使復得衆還爲我患悔之無及戰尚神速何明旦也俶固止之使還營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諜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皆已遁矣

擊擒賊將

新唐書趙犨傳犨爲陳州刺史以黃巢入長安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也乃培城疏塹實倉庫峙槀薪爲守計民有貲者悉内之繕甲兵募悍勇悉補子弟領兵巢敗果東奔賊將孟楷以萬人寇項犨擊擒之僖宗嘉其功累遷檢校司空

擒殺降將

五代歐史李金全傳金全爲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爲唐州刺史金全未至暉南走爲從進兵所殺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貲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爲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邪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茍將軍違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祖不能詰即以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

堂上擒將

戰國策蘇秦說齊閔王曰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所謂比之堂上擒將戶内拔城於樽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舞矟擒將

五代歐史後唐李存孝傳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遣李讜攻李罕之于澤州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常恃太原以爲命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圍

大原沙陀將無完以自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五百繞梁柵而呼曰我沙陀之未完者待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鬬梁號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稍擒之季筠敗走

生擒大將

舊唐書巢王元吉傳武德四年太宗征竇建德留元吉與屈突通圍王世充於東都世充出兵拒戰元吉設伏擊破之斬首八百級生擒其大將樂仁昉甲士千餘人

縱俘擒將

資治通鑑昭宗天復元年十月先是李神福將兵取杭州兩浙將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至是神福獲杭俘使出入卧内神福謂諸將曰杭兵尚強我師且當夜還杭俘走告全武神福命勿追暮遣羸兵先行神福為殿使行營都尉呂師造伏兵青山下全武素輕神福出兵追之神福師造夾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生擒全武錢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

不為敗將

資治通鑑唐宣宗大中四年吐蕃論恐熱遣僧莽羅藺真將兵於溪項關南造橋以擊尚婢婢軍於白土嶺婢婢遣其將尚鐸羅榻藏將兵據臨蕃軍以拒之不利復遣磨離羆子燭盧鞏力將兵據氂牛峽以拒之鞏力請按兵拒險勿與戰以奇兵絕其糧道使進不得戰退不得還不過旬月其衆必潰羆子不從鞏力曰吾寧為不用之人不為

敗軍之將稱疾歸鄯州羆子逆戰敗死婢婢糧乏留柘跋懷光守鄯州帥部落三千餘人就水草於甘州西恐熱聞婢婢棄鄯州自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聞懷光守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殺其丁壯劓則其羸老及婦人以槊貫嬰兒為戲焚其室廬五千間赤地殆盡

諭降叛將

資治通鑑唐德宗建中元年邵州賊帥王國良本湖南牙將觀察使辛京杲使戍武岡以扞西原蠻京杲貪暴國良家富以死罪加之國良懼據縣叛與西原蠻合聚衆千人侵掠州縣瀕湖千里咸被其害詔荊黔洪桂諸道合兵討之連年不能克及曹王皋為湖南觀察使曰驅疲甿誅反仄非策之得者也乃遺國良書言將軍非敢為逆欲救死耳我與將軍俱為辛京杲所搆我已蒙聖朝湔洗何心復加兵於將軍乎將軍遇我不速降後悔無及國良且喜且懼遣使乞降猶疑未決皋乃假為使者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良壁鞭其門大呼曰我曹王也來受降舉軍大驚國良趨出迎拜請罪皋執其手約為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其衆使還農詔赦國良賜名惟新

宥縱叛將

資治通鑑唐貞元元年李泌將至陝叛將達奚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側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丐汝餘生汝為我賫版幣祭前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它也

論討叛將

資治通鑑唐貞元十一年先是韋皋聞諸軍討吳少誠無功上言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去荊楚以翦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罪盈惡稔為麾下所殺則又當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

討誅叛將

資治通鑑唐憲宗元和元年以右驍衛將軍李演為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表稱將士逼臣為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嚴綬表請討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綬遣牙將阿跌光進及弟光顏將兵赴之光進本出河曲步落稽兄弟在河東軍皆以勇敢聞辛巳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　唐憲宗元和二年李錡既反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

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行立錡之甥也故悉知錡之密謀三將營於城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常湖二將繼死其勢已蹙今乃欲使吾輩遠取宣城吾輩何為隨之族滅宜若去逆效順轉禍為福乎衆曰許諾即夜趨城行立舉火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牙門錡聞子良等舉兵怒聞行立應之撫膺曰吾何望矣跣足匿樓下親將李鈞引挽彊三百趨山亭欲戰行立伏兵邀斬之錡舉家皆哭左右執錡裹之以幕縋於城下械送京師挽彊蕃落爭自殺尸相枕藉　唐元和九年吳少陽死元濟匿喪拒命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元濟不迎勅使發兵四出屠舞陽焚葉掠魯山襄城關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　冊府元龜　韓約為安南都護文宗太和二年峯州刺史王升朝背叛約發兵二千人討逐收峯州升朝及所結聚徒黨並各處置

擒獻叛將

新唐書劉知謙傳知謙子隱為封州刺史嗣薛王知柔代領節度未至而牙將盧琚叛隱率兵奉迎知柔

直趍廣州禽猺獻之於是知柔以聞昭宗拜隱本軍行軍司馬

馬令南唐書義養傳

不誅叛將

徐温遣招討使李濤攻越戰于臨安裨將曹筠奔于越濤敗被執溫聞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為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赦筠妻之不誅厚遇之秋越人攻毗陵溫戰于無錫筠感溫前言臨陣奔歸遂敗越兵

料降賊將

資治通鑑唐肅宗乾元二年史思明引兵攻河陽見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栅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切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栅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腹心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

放降將

陸游南唐書建隆元年春正月大宋太祖皇帝受周禪放江南降將三十四人來歸

罵降將

宋史本紀理宗寶祐二年六月利州王佐堅守孤壘降將南永忠以兵薄城下佐罵之永忠流涕而退詔獎諭佐官一秩

不可為將

戰國策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更嬴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嬴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嬴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嬴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嬴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將也

豎子能為將

史記陳豨傳漢高祖七年豨反上自往至邯鄲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乎對曰有見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

程李為將

兩漢蒙求李廣傳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

志好為將

續後漢書曹彰傳操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志彰曰好為將操曰為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當必行罰必信操大笑

長當為將

太平廣記王粲謂子翁奴曰汝長大當為將應曰仲尼三尺童羞言伯道況承大人嚴訓敢措意所剸乎

異日為將

太平廣記唐杜羔子中孚少年時聽於財產他無所求取其與游徒利於酒矣其實蔑視之也一日同送迎於城外客有善相者歷觀諸賓侶獨指中立曰此子異日當

為將矣一坐大笑中立後尚貞原公主竟為滄州節度初李琢之出鎮旗竿道折乃鑽殺其執旗者中立在道亦然杖之二十琢竟無恙而中立卒焉豈殺之可以應其禍出王泉子

待此人為將

唐語林裴晉公度少時羈寓洛中嘗乘驢入皇城上天津橋時淮西用兵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佇立相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法正困於人未知何時得平定忽覩裴公驚愕而退有僕攜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將既歸其僕白之裴曰見我龍鍾相戲爾其秋東府鄉薦明年登第及為相請討伐淮西遂平後守洛時對客每話天津橋老人事

自求為將

唐新書李愬傳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愬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為隋唐鄧節度使愬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為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曰天子知愬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

擁旄為將

唐李衛公集授王宰制王宰結髮從軍擁旄為將一劍横陣萬竿皆全

擢守者為將

新唐書呂元膺傳元

唐潭州東平人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君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擢守者為大將入拜尚書左丞度支使

母表子為將 資治通鑑周世宗紀唐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沈默好施不事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才至是有言克宏之不墮官者唐主以為撫州刺史克宏請効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為將苟不勝任分甘孥戮唐主乃以克宏為右武衛將軍使將兵

尊之為將 尚意譬喻論某視上為貴賤尊之則為將

置酒宴將 五代薛史後唐郭崇韜傳莊宗御嘉慶殿置酒宴西征諸將舉酒屬崇韜曰繼岌未習軍政卿久從吾戰伐西面之事屬之於卿軍發入大散關崇韜以馬箠指山險謂魏王曰朝廷興師十萬已入此中倘不成功安有歸路今岐下飛輓才支旬日必須先取鳳州斂其貯積方濟吾事乃令李嚴康延孝先馳書檄以諭偽鳳州節度使王承捷及大軍至承捷果以城降得兵八千軍儲四十萬

飲酒結將 南軒語録先生久止酒及鎮江陵欲結諸將心始與同飲酒酣謂之曰吾人須與朝廷辦些事

西督諸將 五代歐史後周本紀乾祐元年河東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白文珂郭謹義常思等分討之拜郭威中書門下平章事西督諸將威居軍中延見賓客欵臨陣行營幅巾短褐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懽樂

典護諸將 荀紀漢王得陳平為都尉令典護諸將。皆怒曰大王一旦得楚之亡卒乃令監護長者王益任之

卧護諸將 晉書羊祜傳祜扶疾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

名冠諸將 相臺志虔岳延代人也恭慎修謹善處危難之間道武嘉之與王建等俱為外朝大人參預軍國謀畧士衆服其智勇名冠諸將

功讓諸將 資治通鑑昭宗天復二年十二月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進圍潮州清海劉隱發兵擊走之衆勝進圍韶州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於山谷以羸弱挑戰大破隱于城南隱奔還全播悉以功讓諸將光稠益賢之

偽下諸將 馬令南唐書義養傳徐溫初東楊氏政宣州節度使李遇心尤不平溫乃遣徐玠使越而道過宣州因說遇入覲遇初許之玠求酒曰君言入謁是良圖也不爾則為反矣遇怒曰君言遇反且殺景王者誰也溫乃使柴再用族遇於宣州行密舊將人人自疑溫因偽不之恭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

功冠諸將 陸游南唐書朱匡業傳匡業父延壽從吳武王征討推堅陷陣功冠諸將

功最諸將 陸游南唐書何敬洙傳建州之役敬洙為行營招討馬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討敵誅堅謂閩地僻陋不足勞大兵文徽再譬之不得已而行及平建州敬洙功冠諸將然以功推王建封無各邑拜楚州團練使

得賜分諸將 宋歐陽公集資政殿學士范文正公神道碑銘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

無以陣圖授將 宋歐陽公集觀文殿大學士晏公神道碑銘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及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

禮遇諸將 宋史張栻傳栻徐知江陵府安撫本路郡頻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栻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士咸感奮

慴服諸將 宋史畢再遇傳再遇為淮東安撫使張鍵雄恃勇桀驁再遇狀其罪于朝命以軍法戮之諸將攝服

總領諸將 續資治通鑑宋景定元年春三月夏貴總領舟師五奏捷及新生洲之捷命夏貴總領諸將貴資精悍能夜視工劫寨累有戰功軍中謂之夏爺爺少時以罪剩雙旗故又謂之夏旗兒理宗嘗圖其形觀之

身先諸將 金史李威傳威字伯友雄州歸信人為安武軍節度使勇力絶倫能挽弓三百斤在諸將中最勇驚號令甚嚴衆莫敢犯臨陣身先諸將士卒未食不先食有病者親視之不持雨具沾濕自如也

諂事貴將 續通鑑長東漢書宋室傳初李軾諂事更始貴將朱鮪等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

殲其貴將 續通鑑長編宋神宗元豐五年上批付李憲等環慶路懷安等鎮寨覘夏國諸監軍司并僧道悉點集期以七月會於胡盧河川欲寇涇原本路廣川平野最為賊馬長驅奔軼之地加之非行營出塞磨彩之捷殲其貴將虜中銜恨最深誅報理或不妄若舉國入寇其大半之衆不減三二十萬未知本路

何以桀之可大勝使宜博謀諸將加以帥府方畧前具以聞

射鵰都將 荀子宗室傳魏泰王翰孫幹善弓馬以騎從明元於白登之東北有雙鵰飛鳴於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幹以二箭下雙鵰帝賜之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為射鵰都將

蠭起之將 史記項羽本紀范增說項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

知兵之將 孫子將智信仁勇嚴也故知兵之將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將者國輔輔周國必強輔隙國必弱太平御覽蔣子萬機論曰知兵之將國之行主民之司命古者重之後世無建馬呂望雖知孫武雖曉樂毅雖賢白起雖武夫齊之朽骨吳之糜骸燕之消骼秦之腐肉豈可餔其糟粕復得生而使之哉固當出我民之最輝其智勇之長者用其術畧也雖有百萬之師臨時吞敵在將

殺妻求將 資治通鑑吳起為曾將齊攻魯起妻齊女魯疑之起就其名乃殺妻明不與齊也

殺妾食兵將 東漢書臧洪傳袁紹攻洪城城中糧盡洪掘鼠煑筋角後無所復食洪殺愛妾以食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

午軍取將 荀子富國篇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 午讀曰迕遇也周禮籩人職云朝事之籩其實麷蕡鄭云麷熬麥今河間已北煑種麥賣之名曰麷據鄭之說麷麥之芽糵也至脆弱故以喻之若撥麷如以丁撥麷也音豐同

欲刼使將 西漢書吳王濞傳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以故吳相爰盎為太常奉宗廟使吳王吳王弟子德為宗正輔親戚使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拜受詔吳王聞盎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刼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亡走梁

將不省兵 西漢書鼂錯傳錯上言兵事兵法曰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 師古曰省視也

撫髀思將 史記馮唐傳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撫髀歡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

中山督將 魏書魏中山王英復除使持節征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時郢州治中督榮祖潛引蕭衍軍以義陽應之三關之戍並據城降衍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懸瓠城民白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衍將齊苟仁率衆守懸瓠悅子尚華陽公主主并為所刼詔英使持節都督征南諸軍事出自汝南世宗引英謂之曰婁悅綏御失和銓衡闇於簡授故使郢民引寇關戍外奔義陽孤窘有倒懸之切王國之召虎威名宿震故屈王親總元戎律清氛穢晉衡霍以匈奴之故居無寧歲今南殭不靖王不待以屢勞為辭也英曰臣才非韓白識闇孫吳徒以宗室之長頻荷推轂之寄規畧淺短失律喪師宜章子反之戮以謝天下陛下慈深念屢愛等鍾牛使臣得同荀伯再生明世誓追孟氏以報復為期關郢微寇何足平殄賊方畧已在臣目中願陛下勿慮也

為將畏懦 馬明叟實賓錄梁呂僧珍佐臨川王宏侵魏宏畏懦不進議欲旋師僧珍稱善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幗 隋末杜伏威兵起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遺以婦人之服

不知為將 顏氏家訓勉學篇曰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矟強弓便云我能為將不知明乎天道辯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亡之妙也

慮因得將 唐小說大宗慮因見靖與語固請於高祖免之始以白衣從趙郡王南征靖已漢擒蕭銑蕩一隅越師不留行皆請之力也

斃其一將 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四年三月秦王世民入武牢去竇建德之營三里許建德遊兵遇之以為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有斃者於是不敢復逼

天運可將 太平廣記唐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怪西貢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言比常進皆為小勃律所刼上怒欲征之群臣多諫獨李林甫贊成上意且言武臣天運謀勇可將乃命天運將四萬人伐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九　十八漾

將

必勝之將 唐李衛公集賜石雄書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欲立奇功肯在謀帥

執獻虜將 資治通鑑唐貞元十八年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鄙五道節度使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戰虜悉衆追之伏發虜衆大敗擒論莽熱士卒死者大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乙亥韋皋遣使獻莽熱上赦之

中人爲將 新唐書吐突承璀傳憲宗時王承宗叛吐突承璀揣帝鋭征討因請行帝見其果敢自喜謂可任即詔承璀爲行營招討處置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從之内寺伯宋惟澄曹進玉馬朝珍自河南陝河陽惟澄主之京華河中至太原進玉主之又詔内常侍劉國珍馬朝江分領易定幽滄等州糧料使於是諫官李鄘許孟容李元素李夷簡呂元膺穆質孟簡獨孤郁段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爲四方笑帝乃更爲招討宣慰使爲御通化門慰其行之

離其親將 新唐書王承宗傳憲宗以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使統德昌朝高子也與承宗故姻家帝因欲離其親將故命之詔未至承宗馳騎劫而歸因之

藥術干將 資治通鑑唐穆宗紀長慶三年初翼城人鄭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譎傾諂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羈貧甚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爲於節度使李愬愬餌其藥頗驗遂有寵署爲牙推

將用法嚴 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肆年秋七月辛卯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以此詰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

茂元非將才 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三年李德裕等奏河陽節度使王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請以宰爲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他虞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

書生豈將才 資治通鑑唐貞元十三年四月庚午義成節度使李復薨庚辰以陝虢觀察使姚南仲爲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方大會聞之言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判官盧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監軍使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遂自宅道潛遁潛去南仲果以牒請之不遇得免既而盈珍與南仲有隙幕府多以罪貶有死者

軍士逐將 唐語林武寧節度使康季榮不卹軍士部曲衆而逐之投于嶺外上以宣金吾大將軍田牟嘗爲徐州有政聲開延英召對再命往鎮

馬贖大將 新唐書契丹傳劉守光戍平州契丹以萬騎入守光僞與和張飲具于野伏發禽其大將群胡慟哭納馬五千以贖不許欽德輸重賂求之乃與盟十年不敢近邊

安危繫將 資治通鑑後唐莊宗紀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爲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爲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爲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爲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爲陛下扞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衆議詾詾恐貽國家深憂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聽

命係於將 宋史田況傳況上疏曰夫三軍之命繫於將帥人之才有大小智有遠近以漢祖之善將不若淮陰之益辦況唐人乎今徒知大衆可以威敵而不思將帥之材否此禍之大者也

將有機略 五代史王晏球傳晏球爲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禿餒既因敗以爲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逗獨不動卒以持久弊之而已

將有五危 孫武子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

上命求將 資治通鑑周世宗紀上謀取秦鳳求可將者王溥薦宣徽南院使鎮安節度使向訓上命訓與鳳翔節度王景客省使高唐昝居潤偕行

問策於將 馬令南唐書臧國傳馬殷封楚王初兵力尚寡與揚行密成汭劉龔等爲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教殷尊王仗順外誇隣敵然後退修兵農又諷殷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又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筭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贊封爵

賊剖將心 宋史忠義傳王大壽爲左翼隊將海寇王子清犯圍頭守真德秀遣大壽防遏猝與賊遇奮前拄絃斃賊十餘後無援者遂沒賊就俘剖心祭之

將以心爲主 金史　蒙古

綱傳興定元年綱知東平府事遷元帥左監軍久之拜右副元帥權叅知政事行尚書省奏請移軍於河南詔百官議翰林待制林撒阿虎德奏曰車駕南遷恃大河以為險大河以東平為藩籬今乃棄之則大河不足恃矣兵以將為主將以心為主綱既欲棄之決不可使之守矣宜就選將之領守者權用之

將帥貪功 容齋隨筆以功名為心貪軍旅之事此自將帥習氣雖古來賢卿大夫未有能知止自斂者也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時先零羌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曰亡踰於老臣者矣既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卬光武時五溪蠻夷畔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為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為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即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尚堪一行既平其國而有高甑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太宗將伐遼召入謂曰高麗未服公亦有意乎對曰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為關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

度不求退身竟為德宗冊罷此諸公皆人傑也猶不免此況其下者乎

將帥當專 容齋續筆周易師卦六三師或輿尸凶九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征凶又意謂用兵當付一帥苟其儔雜然臨之則凶矣輿尸者衆主也安慶緒既敗遁歸相州肅宗命郭汾陽李臨淮九節度致討以二人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者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步騎六十萬為史思明所挫一戰而潰憲宗討淮西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雖以韓弘為都統而身未嘗至既無統帥至四年不克及裴度一出才數月即成功穆宗討王庭湊朱克融時裴度鎮河東亦為都招討使群帥如李光顏烏重胤皆當時名將而翰林學士元稹意圖宰相忌度先進與知樞密魏簡相結度每奏畫軍事輒從中沮壞之故也守踰年竟無成績正元之誅吳少誠元和之征盧從史皆此類也石晉開運中為契丹所攻中國兵力寡弱桑維翰為宰相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雖杜重威李守正張彥澤輩駑材反虜然重威為主將楊瑊之戰三人者尚能以身徇國大敗獷胡耶律德光棄橐駝奔竄僅而獲免由是觀之大將之權其可不專耶

古將不專兵 識遺上古寓兵於農無事則耕有警則戰侯國之兵各將以命卿大事則會諸侯卿視國大小為員多少故兵不聚而將不專內難亦少春秋晉作三軍某將上軍某將中軍某將下軍於是將始專兵上之人稍失控御末大不舉之患生矣後世惟西漢初制近古兵皆取之郡國賦以丁而不以田每郡設守一人主政尉一人主兵兵隨土宜取之巴蜀三河潁川諸處出材官以材力取隴西天水安定諸處出騎士以騎射取西北輕車東南樓船臨淄弩手荊楚劍客每歲八月郡國會試又隨土宜課之平地習車騎山阻習材官水澤習樓船有事徵諸屯所不適用則守尉罷兵屬天子而將無專權故漢將少跋扈至命將皆出臨時通典謂漢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如伏波樓船下瀨等將軍名號咸因事立稱事畢則省雖衛霍高勳退奉朝請之不暇今考文帝三年遣灌嬰擊匈奴將丞相也武帝元光二年遣韓安國屯馬邑將御史大夫也文帝遣張武屯渭北遣宗正劉禮軍霸上將九卿也高后遣隆慮侯竈擊長沙文帝遣河內太守周亞夫軍細柳將列侯郡守也將不專兵所以坐拜亟罷可誅可放無一人負固吝權要上者此制之善也又漢將多選於環衛蓋其出入殿廬人主識其材武有素如夏侯嬰以奉車將李廣以騎郎將趙充國甘延壽以羽林郎將衛青霍去病以侍中將所以漢將多良者審而後用也又設六郡

良家以為取將之方山西境置羽林期門以為舊將之地如京師南北二軍宮城內為南軍京城外為北軍高祖初制亦番調郡國士為之而不遠戍至武帝始召募而更番之法廢昭宣始遠戍而屯衛之制疎

氣者心之將 宋黃庭堅豫章集養浩堂銘心者氣之君養者心之將君之所儀將應如響心淵如淵氣得其養

道心如將 朱子語續錄人心如卒道心如將

法門猛將 百川學海原明答問秀老云擧之者通其實踐之者失其真要者亦法門之猛將也

鹽為食將 海錄碎事鹽食殽之將酒百藥之長

禪將 宋黃山谷外集送密老云表與青山作主人不負法昌老禪將

中郎將 鄭樵通志漢中郎將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皆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凡四等皆秦官無員多至千人漢會中將三署郎更二千餘人皆掌門戶出充車騎其散郎謂之外郎故卿校射狀守待價於此公車特召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高節公府掾曹試博士者亦充茲位其下第白衣試博士者皆拜郎中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謂五官中郎將左右郎將郎中有事車戶騎三將如淳曰主車

曰車郎。主戶衛曰戶郎。漢舊儀曰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
左右戶將郎主左右戶郎。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唯議郎不在
直中漢儀曰。三署郎見光祿勳執版拜見五官左右將執版不拜於三公。
諸卿無敬郎官故事令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時號曰山郎謂以貲
財爲郎山者財用所出故名貧者或至經歲不得休沐其豪富郎日出游
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轉相放效楊惲爲中郎將罷山郎其疾病休
沐皆以法令有過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多至郡守九卿三署化之
莫不自勵宮殿之內翕然同聲其後遂以爲常凡三署郎官二漢並屬光
祿勳光祿選三署郎有行應四科者歲舉茂才二人四行二人又上第吏
六人爲長治劇隨缺多少萬戶以上爲劇縣其缺少者不選公府亦然故
明帝時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不許賜錢千萬曰夫郎官上應列宿出宰
百里有非其人人受其殃後漢桓靈間三署見郎七百餘人而郡國計吏
多留拜爲郎太尉楊秉上疏諫曰兒王建國順天制官大微積星名爲郎
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云云宋自近代皆謂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爲
尚書郎故事且天文有虎賁郎位等星皆在太微帝座之後爲明衛之象
則二署郎也。而世人謂之尚書郎則誤矣微其失也蓋自渠陶藻職官要

錄以漢三署郎故事遂爲尚書郎舊有郎中將右騎光武中興悉省之晉
議郎遷爲太守山公啟事曰議郎許允宜參廣漢太守選亦有郎中等官
其後雖有中郎將等官而無三署郎矣白氏六帖中郎將銀章青綬晉
官品云冠服如將軍晏元獻公類要漢武帝置以護內附爲九既而并於
匈奴中郎將中興初班彪上言復此官以招附東胡也　蘇章子五人俱
爲中郎將　吳孫策命張昭爲撫軍中郎將委文武之事　西漢書郅都爲
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堂嘗從上入上林賈姬在側野彘入姬側
景帝將兵救之都伏上前陛下自輕宗廟太后何上還太后聞之賜金百
斤杜祐通典漢衛綰文帝時以戲車爲中郎將戲車謂能左右超乘也景
帝幸上林詔綰參乘重其淳謹西漢書蕭育傳育爲司隸校尉後坐大大
將軍指免官後爲中郎將使匈奴　司馬相如傳邛作君長願爲內臣妾
請吏比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邛作冉駹者近蜀道易通異時嘗爲郡縣
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縣愈於南夷上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
將建節往使過蜀及邛作縣令負弩矢前驅蜀人以爲榮　蘇武字子卿
以中郎將持節使匈奴副中郎將張勝及常惠以事犯單于左伏訾知降
之召武受辭武謂惠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武氣

絕半日復息匈奴知武不可脅乃幽武穴中絕不與飲食天雨雪齧雪與旃
并吞之數得不死匈奴爲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羊至海上廩食不至
掘野鼠草實而食之故節毛盡落　武帝拜張騫爲中郎將使西域　張
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
桓　宣帝即位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賀有孤孫霸七
歲拜爲中郎將　卜式爲中郎初式不願爲郎將上曰吾有羊在上林欲
令子牧之式即爲郎而牧羊歲餘肥息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
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群上奇其言　漢官儀建武二十四年
遣中郎將段郴迎單于於五原塞也容齋三筆漢更始除官冗濫時人語
曰竈下養中郎將續後漢書皇甫規以西羌之叛爲中郎將討納叛羌衆
漢書段熲傳永壽二年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訟薦熲乃拜
爲中郎將　皇甫規字威明以先零陸梁上疏自陳乃以規爲中郎將討
降之規入巡視將士三軍感悅　董卓以呂布爲騎都尉誓爲父子甚愛
信之遷至中郎將蜀志霍峻字仲邈南郡支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
數百人篤卒荊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以峻爲中郎
將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將　張飛字益

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
布還許昌曹公拜羽飛爲中郎將晉書職官志護匈奴羌戎蠻夷越中郎
將案武帝置四中郎將或領刺史或持節爲之武帝又置平越中郎將居
廣州主護南越通志略貞觀末升平既久郡士多慕省闕不樂外任其折
衝果毅有才力者先入爲中郎將以補郡守其輕也如是冊府元龜裴行
方武德初爲右親衛中郎將從征遼東授右五步軍總管破駐蹕陣攻安
市城有功授右衛將軍又奉詔討茂州叛羌董郎弄大破之窮賊餘黨西
至乞習山臨弱水而歸　竇懷哲爲岱州都督調露二年突厥餘衆圍雲
州懷哲與右領軍中郎
將程務挺率兵擊破之

五官中郎將

數類漢表曰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比二千
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比千石主車曰車郎主戶衛曰戶郎。漢儀郎中
令主郎中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左右戶將主左右戶郎中郎將說見三
署郎續後漢書曰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主五官郎也五官中郎比
六百石無員五官侍郎比三百石無員凡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
張純字伯仁遷五官中郎將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
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一日或數

四引見南史宋孝武帝紀大明六年春正月乙未置五官中郎將唐六典親府勳一府勳二府翊一府翊二府凡五府中郎將各一一人正四品下左右郎將各一人正五品上漢平帝置虎賁中郎將後漢因之宋齊梁陳後魏北齊並有左右中郎將各五人隋氏親勳翊衛各置開府一人統之唐武德七年改開府親勳翊五府各置中郎將一人左右郎將各一人謂之左右親勳翊衛中郎將府文獻通考五官左右中郎將皆秦官漢因之並領三署郎從後漢之制郡國舉孝廉以補之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後漢黃琬字子琰為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每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功高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見遺京師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蕃琬同心顯用志士故蕃琬皆為權富郎所中傷也其次分屬左右署左右郎將各領左右署郎二署皆有中郎侍郎郎中三郎並屬光祿勳魏無三署郎猶置左右中郎將晉武帝省左右中郎將官宋孝武大武大明中復置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齊左右中郎將屬西省梁代並分司丹禁令中郎將四十四員郎將六十四員各附諸軍諸衛篇唐亦置諸衛中郎將永徽三年八月避太子名改中郎將為旅賁郎將又改為翊

署郎將尋復舊太平御覽謝沈漢書樊英字秀齊順帝備禮徵拜五官中郎將數月以病遜位歸 東觀漢記魏應字君伯遷五官中郎將諸儒於白虎觀講論經應專掌問難也 馬嚴字威卿為五官中郎將每有事輒下嚴嚴使宜 江革字次翁拜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天子使虎賁扶持帝自禮之有疾不會輒遣太官送餐醪恩寵莫比 應劭漢官儀魏武令曰告子文汝等悉為侯而子桓獨不封而為五官郎將此是太子可知矣魏志建安十五年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者也魏志建安十六年魏太子平為五官中郎將署屬副丞相位在諸侯王上一統志鄢淮建安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 漢靈帝以侍中楊彪為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榷官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奸言之司隸校尉陽球球因此奏誅甫天下快之徵還為侍中五官中郎將文選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四首濟曰魏文帝明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文帝來視稱疾去後積賦詩以贈之謂未即帝位時也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善曰元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劉表也尚書曰眾非元后何戴張衡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毛詩曰維此荊楚居國南鄉良曰元太后君也謂武帝南鄉謂國南之舊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善曰豐漢高祖所

居以窮誰也君謂五官也毛詩曰將翱將翔向日從武帝至舊鄉如漢高過故國豐沛之都翱翔游也言如鳥翼之同飛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善曰潘安仁閑居賦日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周易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廣雅曰斥推也翰曰四節四時之節推斥相推遷也言歲月促而易往也眾賓會廣坐善作主明鐙五臣作燈熺炎光善曰史記倪寬曰公子自是迎賓群眾貴坐之中楚詞曰蘭膏明燭華鐙錯鐙與燈音義同賓罪日燎熾也燎大明兒銑曰貴盛貌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善曰毛詩曰公庭萬舞鄭玄曰萬舞于舞也濟曰製作萬大也金罍含甘醴羽觴行無方善曰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向日羽將也羽觴酒杯為雀形也無方猶無算也長夜忘歸來聊且為太康善曰毛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翰曰言醉樂忘歸也于時我馬猶息故云太康康安也四牡向路馳歡悅誠未央善曰四牡謂驂車也漢書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無膚坤音義曰逸詩篇名也良曰四牡四馬也誠志央盡也 余嬰沉痼疾竄身清漳濱善曰禮記曰身有痼疾說文曰痼久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漳水至邯鄲入漳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翰曰前篇敘昔遊從此述沉疾在鄴都也嬰縛也沉痼

疾皆病也竄居也清漳水名濱岸也自夏涉玄冬彌曠十餘旬善曰揚雄為臘賦曰玄冬季月天地隆烈杜預左氏傳注曰彌遠也蒼頡篇曰曠疏曠也翰曰冬日其神玄冥故云玄冬書卧疾從夏至冬相與遠疏已十餘旬也彌遠曠疏也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善曰孫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尚書曰至于岱宗太山為四岳宗也翰曰岱宗太山也人命屬之卧疾恐死故云游岱宗也故人則文帝也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善曰左氏傳遠啓疆日今君親步玉趾良曰所親謂文帝也篤厚也趾足也言能行步車足來看我疾以慰我身也清談同日夕情盼敘憂勤善曰毛詩曰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濟曰言來看疾與之談說同至於夜情相顧盼敘遠憂勤勞也便復別辭遊車歸西鄰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善曰西鄰鄴都濟曰清談至於日夕文帝使歸洛陽故云西鄰遊車則帝所乘也素葉木落葉也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銑曰人命將逝如水之流況此卧疾遂哀分離恐不復相見也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善曰楚詞曰無秋冬以御冬恐死不得見于陽春向日謂別時相問何時為會期我春時要期也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善曰蔡邕答師賦曰詠新詩以悲歌翰曰望慕相思愁

結而不群。故貽爾此詩也。新詩文則此詩也。翹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吾曰。左氏傳曰。忠為令德。北面臣位也。禮記曰。君子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之義也。良曰。戎文帝自勗勉勸修令德。北面事君以保寵貴。是時文帝尚在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平肇善曰。毛萇詩傳曰。秋士悲也。良曰。慨歎貌也。終夜不遑寐。敘意於濡翰。善曰。毛詩曰。不遑暇寐。楚詞曰。亂兮菀菀兮不遑寐。筆名也。漢書注曰。翰筆也。向曰。遑暇。寐臥。濡沾。翰筆也。敘意沾筆謂作文也。明鐙曜閨中。清風淒已寒。向曰。淒悲也。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善曰。楚詞曰。白露紛以塗。毛詩曰。乃立應門。爾雅曰。正門謂之應門。銑曰。應門正南門。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善曰。禮記曰。歲既殫矣。良曰。殫盡也。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善曰。壯士謂五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何畏。出征謂在孟津也。魏志曰。一本十六年文帝立為五官中郎將。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幹劉楨等俱逝。然其閒唯有鎮孟津及黎陽而無所征伐。故疑出征謂在孟津也。以在難故曰出征。以有兵衛故曰戎事也。翰曰。謂文帝將出征。戎為之事。將為難也。征行也。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善曰。涕泣自謂也。濟曰。言別後思懷。常日所為歡會也。　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五來切。善曰。易通卦驗曰。冬氣不至。則大風揚沙礫小石也。說文曰。皚皚霜雪之白也。劉歆遂初賦曰。漱積雪之皚皚。向曰。據思文帝在軍之時也。礫小石也。皚皚白貌。明月照緹幕。華鐙散炎輝。五臣作燁。善曰。緹丹色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鐙錯。鐙與燈同。銑曰。緹赤黃色。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善曰。論衡曰。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良曰。連篇章謂與諸文人連詩。不知歸謂不知疲也。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善曰。漢儀注曰。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翰曰。君侯文帝也。文雅之志。縱橫如飛。小臣信頑魯。僶俛安能追。善曰。儀禮曰。小臣正辭。李尤朱觀賦曰。臣雖頑鹵。忝小雅斯干歎詠之矣。毛詩曰。僶俛從事。不敢告勞。論語曰。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曹與同。向曰。魯鈍也。此自謙才不及文帝也。僶俛俯仰也。追猶及也。

左右中郎將

漢官儀。五官左右中郎將。秦官也。凡郎官皆以主更直執戟宿衛。續後漢書百官志。左右中郎將比二千石。左署郎屬官有中郎、侍郎、郎中。皆為員。右署郎屬官有中郎、侍郎、郎中。無員。武帝太和九年置。蜀志。左右翊中郎將府中郎將掌准宮殿城門。皆左入右出。中郎將各四人。長史一人。錄事參軍一人。兵曹參軍事各一人。胄曹參軍事各一人。改府郎將為將軍。左右翊中郎府郎將掌供奉侍衛。凡千牛及備身左右。以御刀仗升殿供奉者。皆上將軍領之。中郎將佐其職。有口勑。通事舍人承傳聲。不下閣者。中郎將宣告。

左中郎將

漢官儀。中郎郎將主謁者。西漢書　辛慶忌字子眞。從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職官分紀　後漢鍾興。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東漢書　段會宗為金城太守。轉左中郎將。續後漢書　臧宮字君公。時為左中郎將。擊武陵賊。降凡所將兵二十餘年。以信謹質朴。故常見用者也。　皇甫嵩為左中郎將。擊匈奴　楊秉字叔節。以尚書侍講。蔡雍字伯喈。以侍中並為左中郎將　永宮遷左中郎將。數進諫論議。守一不希世偶。朝臣憚其節名。稱聞於匈奴。單于遣使來責求見宮。詔勑宮自整飭。宮曰。夷狄貽名非誠實者也。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陋。見必輕賤。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乃以大鴻臚魏應示之　僕望字次子。少習嚴氏春秋。後為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

右中郎將

職官分紀　漢舊儀。右中郎將主常侍郎。東漢書百官志注曰。主右署郎　朱儁為右中郎將。持節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蜀志　宗預為右中郎將。將命使吳

四中郎將

文獻通考　東西南北四中郎將。並後漢置。江左彌重。或領刺史。或持節為之。銀印青綬。服同將軍。後魏靈太后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任城王澄奏宜以東中郎滎陽郡、南中郎魯陽郡、西中郎恒農郡、北中郎河南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配以強兵。則深根固本之計也。靈太后初從之。後復止。唐至德後節度都團練使。始其遺職。賞賚錄　後漢末有四中郎將。皆帥師征伐。董卓為東中郎將　蔣濟字子通。文帝即位。為東中郎將。東漢書百官志。獻帝以曹操為南中郎將。魏志　陳思王植字子建。初為南中郎將。欲遣救曹仁。呼有勑。植洪醉不能受命。於是太祖悔而罷之也。武帝紀。以鄢陵侯曹彰為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伐胡。北堂書鈔　晉諸公讚。石崇為南中郎將　梁後暴前中郎郎將永安侯確。字仲正。司空綸之第三子。少而尚武。亦自文才。每在第中。常習弓馬。後庭戲聚必法軍陣。時人皆以為狂。謂為武實用。左右聞者。咸以告馬。確曰。吾為王家破賊。當使爾等知之。宋書　西中郎將南北東西中郎將。後漢號也。小學紺珠　晉以謝曼、桓沖為西中郎將。太平御覽　續後漢書盧植傳。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烏桓。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　郭泰傳。王叔優問才之所宜。泰曰。當以武官顯。叔優後至北中

郎將。魏志代郡烏丸反以曾彰為北中郎將臨發太祖誡之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晉起居注武帝太始二年詔鄴城守事宜速有人又當侍覲覲有文武容任者高陽王珪今來之國雖當出為蕃輔以才幹事亦古之制也其以珪為督鄴城守事北中郎將　王隱晉書山濤為北中郎將守鄴　晉中興書荀羨為北中郎將時年二十八

典農中郎將

一統志許州徐邈魏文帝時歷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否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謂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魏志任峻字伯達而典農中郎將數年所在積粟倉廩皆盈　毋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為洛陽典農中郎將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為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饑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

虎賁中郎將

文獻通考周官有虎賁氏掌領虎士八百人軍旅會同君宿於外則守王閑閑梐枑行馬也梐音陛枑音護漢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期門比郎中蓋以徼行出遊選材力之士執兵從送期之諸門故名期門無員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賁曰虎賁言如虎之奔置中郎將領之故有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宿衛冠插兩鶡毛鶡鷙之中果勁者每有攫撮應爪摧碎尾上黨所貢也後漢崔鈞為武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鶡尾攫音攫紗縠單衣虎文錦袴餘郎亦然凡有虎賁中郎虎賁侍郎虎賁郎中節從虎賁皆父死子繼若死王事亦如之前賁亦多為者後漢馬援孔融並為虎賁中郎將魏相階字伯緒為虎賁中郎將遷尚書典選漢官儀虎賁中郎將古官也書稱武王伐紂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之野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赴古有勇者孟賁改奔為賁太平御覽漢官典職曰主虎賁五五百人郎多至千人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推萬變之備於是制宣室出入之義正輕重之罰故司馬殿省闕至五六里周衛擊刀斗竟門自近臣侍側尚不得著鉤人防未然也陛下聖德純備海內晏然此國家之明制必前漢備虎賁續後漢書虎賁中郎將秩比二千石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侍郎比四百石虎賁郎中比三百石節從虎賁比二百石皆無員數掌宿衛侍從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　左右僕射左右陛長各二人僕射主虎賁郎將陛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之下　又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云鶡者勇雉也其鬬死乃止　孔融拜北軍中候三日而遷虎賁中郎將東漢書外戚傳馬后以不私于朝廷兄兄為防虎賁中郎將訖永平世不遷　桓榮門徒常四百餘人何湯為高第明帝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光武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　馬廖任隗皆從羽林監遷虎賁中郎將　建武十八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雨洛陽令着蓋出門候何湯將衛士勒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常歎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北堂書鈔張純傳純字伯仁慕虎賁中郎將　崔駰虎賁中郎將箴云赫矣帝臣越越戚武桓于邑征夫嚿嚿其扶王師是丞戎事是樂也　惟鳥之鶡惟鷹之發鷹揚大烈出翼王路入司階闥功懲閑邪憂其萌孽也魏志袁術為虎賁中郎將張讓段珪何進衛斫闕起火晉書紀桓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應直與不訪之僚佐咸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為秋興賦序云慕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直官也後魏書韓茂膂力絕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為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太宗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太宗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試以騎射太宗深奇之以茂為虎賁中郎將

旅賁中郎將

通志職官略旅賁中郎將一人職如虎賁中郎將宋初置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唐諸率府初有中郎郎將官永徽元年以太子名忠改諸率府中郎將為旅賁郎將其郎將改為翊軍後或改或省

使匈奴中郎將

東漢書百官志使匈奴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護南單于置從事二人有事隨事增之掾隨事為員護羌烏桓校尉所置亦然應劭漢官曰擁節也中步南設官府掾史單于歲遣侍子來朝謁者常送迎焉得賂方與能有他物百餘萬謁者說還具表付祕藏詔書劾自是光武紀建武六年匈奴遣使來獻使中郎將報命匈奴傳論曰馳中郎之使續後漢書張奐字然明與段紀明皇甫威明俱顯京師號為涼州三明並為匈奴中郎將北堂書鈔漢書職曰有幹才遠於從政為漢良吏遷匈奴中郎將

司金中郎將

魏略河北始開冶遂以王修為司金中郎將修奏記曰修聞枳棘之材無柱梁之質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是以在職七年忠謹不昭於時功業不見於事力少任重不堪為權文獻通考趙王倫為司金中郎將

鎮夷中郎

將邵氏聞見錄　漢順帝時張陵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其法相付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則所謂張陵者果異人乎今道家者流祖其事不可辯云

羽林中郎將東漢書　百官志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本注曰主羽林郎果漢末又有四中郎將皆帥師征伐不知何時置續後漢書　百官志羽林郎將比二千石主羽林郎選漢陽隴西右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補之武帝以便為從遊獵還宿殿宕下室中故號宕郎也

右林將西漢書　功臣表漢三年宋子侯許瘛用趙右林將初從師古曰猶言羽林之將

建義中郎將東漢書　袁紹傳魏郡兵反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英雄記曰升故為內黃小吏獨反諸賊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衞送到斥丘斥丘縣屬魏郡故城今相州城安縣東南十三州志云地斥鹵故曰斥丘也紹還因屯斥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

武衛中郎將魏志　許褚字仲康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盻之超不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稱其姓名也

撫軍中郎將吳志　孫權命張昭為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平越中郎將文獻通考　晉武置理廣州主護南越

光國中郎將晉書劉曜記曜以尚書郎王獷為光國中郎將

武賁郎將隋書　來整為武賁郎將尤驍勇善撫士衆討擊群盜所向皆捷諸賊甚憚之為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軍千萬衆只畏榮公第六郎整乃榮國公護兒之第六子也

鷹揚郎將鄭樵通志　大業三年改驃騎將軍為鷹揚郎將改車騎將軍為鷹揚副郎將五年又以鷹揚副郎將為鷹擊郎將九年到置折衝果毅及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統領驍果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府有郎將副郎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又有驃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

自稱郎將唐書　武后紀垂拱三年九月己卯虢州人楊初成自稱郎將募州人迎廬陵王于房州不果見殺

武官入郎將唐會要　開成二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武官合入郎將等其堪送名者請中書門下準吏部送名例磨勘仍先過堂然後批擬從之

天策上將資治通鑑　唐高祖武德四年八月上以秦王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為天策上將領司徒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增邑二萬戶仍開天策府置官屬天策府置長史司馬各一人從事中郎二人並掌通判府事軍諮祭酒二人謀軍事贊相禮儀應接賓客典籤四人掌宣傳導引之事主簿二人掌省覆教命錄事二人記室參軍事二人掌書疏表啓宣行教命功倉兵騎鎧士一曹參軍各二人參軍事六人　燕語考異　天策上將唐官也初太宗破王世充竇建德高祖以其功大其官號不足稱乃知是名位三公上開府終唐世未嘗更命人梁更為天策上將軍以命馬殷亦開府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久疾以皇兄之寵故採唐舊典授之結銜在功臣上而不開府其後荊王元儼薨因以為贈官　唐太宗為皇太子即罷天策府自不應更有府官也

諸路將官文獻通考　宋神宗留意武備本以捍西北二虜而推其法於東南故西北為多東南為少陝西諸路四十二將河北諸路三十七將而東南纔十三將元豐四年詔東南諸路團結諸軍為十三將淮南東路第一西路第二兩浙西路第三東路第四江南東路第五西路第六荊湖北路第七南路潭州第八全邵永三州備廣西應援第九福建路第十廣東路第十一西路桂州第十二邕州第十三合諸路九十二將各有正副軍中行圖陣隊調發賞罰皆關決於將副宣和六年詔元祐元年司馬光請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縣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押等轄一如未置將官以前之法而樞密院難之止詔諸路將副在州駐劄不係路分兵官知州并州鈐轄兼充者並差將官一員兼本州都監其單將駐劄處勿復差兼宣和五年御筆諸路將副部隊自今並依元豐法選差乾道四年密院奏諸州揀中弓弩手鋒已差路分鈐轄都監春秋諸諸路巡按緣逐州未有將官專一日逐訓練恐致事藝生疎詔諸州各置准備將一員專一管轄日逐訓練揀中弓弩事藝　孝宗會要哲宗職官志諸路將官掌統制所隸禁旅以行陣坐金鼓

旗幟弓矢擊刺之法而教習訓練之別其武藝精強者待次遷補以激勸士卒凡兵仗器甲之敝廢條補設賞罰約束之禁令習掌為副將為之表若此戍防邊則受節司節制御寇敵則審其戰守應援之事若帥有功則其賊敵稽用命者而推賞之焉　元祐初右僕射司馬光乞罷諸路將官疏曰臣竊見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為將帥之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即一州之將知縣即一縣之將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精勤訓練士卒懈弛於是有建議者請分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諸軍若干人為一將別置將官使之專功訓練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及有差使量留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其余禁軍皆制在將官專事教閱臣愚以為職事修舉在於得人不在設官苟得其人雖總管等皆能訓練士卒不待其人雖將官亦何所為況今之將官即向之為總管者也豈為總管則不能舉職為將官乃能舉職乎此從變易其名無益事實非惟無益蓋復有害斥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為州縣長吏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許差將下兵士而州縣不能直

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姦宄哉　宋周必大集論諸路師臣將副劄子乾道六年七月十四日臣伏見陛下選將練兵大修邊備深謀遠略固非外庭所能窺測然臣私憂過計以謂諸路師臣有其名而無其實將副有其官而非其人萬一用師於外而寇侵衆間掣肘于內安得不為之慮也哉頒詔三省樞密院措考諸路帥府除本州禁軍外安撫司實有兵馬幾何隨其闊劇遠近立為定數已足者令精加訓練不足者令疾速招填既只在本路駐泊計亦不難辦集仍於見今副總管鈐轄路分都監中選有勇略經行陣之人就兼統制戎容既壯姦謀自折至於擇帥加詳諭以久任其在今日尤為急務如此則稍有帥臣之實矣昔神宗皇帝初置將副其選甚重北年小使臣不經邊任者往往得之軍情兵法懵然不曉但知諂辭媚色以奉守帥勇夫壯士專充工匠雜役之用本路一有調發宜徒無益願遵舊制參以宏舉擇於擇人革此積弊如此則稍復將副之舊矣二者一定他日朝廷專意外禦必無掣肘之患取進止

將星

鄭樵通志天文略東方氐十六度下二尺為五星日月中道為天子之路寢騎陣將軍一星在騎官東南主騎將也搖動則騎將出　又房六度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下第四星上將也次次將也　又北方河鼓三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主軍及鈇鉞右星南星也明大光潤將軍吉動搖差度亂起直則將有功曲則將失律左旗右旗各九星在河鼓左右明潤將軍吉動搖兵起怒則馬貴　又奎則十六度天之武庫石氏所謂天豕亦曰封豕主兵九尺下為天之中道又主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目亦曰大將明則天下安動則兵亂客星守入兵起　又參十度上為日月五星中道甘氏曰參白獸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黃占參應七將中央三小星曰代天之都尉也主胡鮮卑戎狄之國故不欲明又曰七將皆明天下精兵也史記天官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　又天官房南衆星曰騎官右角將　又天官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晉書天文志太白為上將羽林為中軍畢八星主邊兵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南三星騎陣將軍騎將也南三星車騎車騎之將也狼一星在東南狼為野將主侵掠也邑有常欲不動也　又星辰為偏將之

象　抱朴子戰名大將參星主之　唐李翰林集應星文羽林十二將羅列應星文霜仗懸秋月蜺旌卷夜雲

郎將星

鄭樵通志天文略郎將一星在郎位東北所以為武備張衡云今左右中郎將是也大明芒角將怒不可當也隋志將一星在郎位北主閱其所以為武備者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章玄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唐廣

上缺一頁

廣學興禮本末



秦祖像

聖賢圖像贊鄄成侯秦祖字子南。秦人。先贈少梁伯贊曰。秦有子南。贊贊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契猶發藥。歷世明祀。少梁寵爵。



樂欬像

聖賢圖像贊建武侯樂欬字子聲。先封昌平伯。後進建武侯贊曰。樂氏子聲。錫爵昌平。信道之篤。見善乃明。引領高節。栽惟思誠。先賢聿集。出爲時英。



康絜像

聖賢圖像贊胙城侯康絜字膚衛人。先贈莒父伯贊曰。光第之邪。士有廉膚。涵泳素教。表揭儒宗。杏壇探賾。洙泗從容。作興一時。莒父其封。



左丘明像

廟學典禮本末中都伯左丘明像贊 猗歟左氏。聞道素王。依經作傳。微言用彰。詞有餘韻。人希末光。褒封錫寵。廣魯之疆。

荀況像

廟學典禮本末蘭陵伯荀況像贊 道德不明。邪說恣肆。著書蘭陵。倚挈當世。別白是非。綿絡二義。要諸仲尼。異乎不異。

公羊高像

廟學典禮本末臨淄伯公羊高像贊 高也解經。辨惑咸服。學官所傳。齊名左穀。進爽肇封。展公允屬。闢典攜縫。時文載郁。

穀梁赤像

廟學典禮本末睢陽伯穀梁赤像贊 仲尼作經。獲麟絕筆。赤也發揮。奧義斯出。立學名家。道隆聖日。列爵疏封。式崇儒術。

伏勝像

廟學典禮本末乘氏伯伏勝秦博士像贊 伏生明經。爲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耄蠹。壁藏其文。口傳厥旨。建號旌儒。錫封仁里。

高堂生像

廟學典禮本末萊蕪伯高堂生漢博士像贊 秦曆告窮。炎靈啟祚。篤生令人。允貞工受。名教斯崇。禮文有素。勑封告成。式昭餘裕。

毛萇像

廟學典禮本末樂壽伯毛萇漢博士像贊 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古訓。誰其嗣之。毛公興學。求代師資。疏封錫命。禮治稹期。

戴聖像

廟學典禮本末考城伯戴聖漢九江太守像贊 安上治民。惟禮爲急。賴君大儒。發揮講習。傳授賓業。其孝遂立。均慶派封。龍音斯及。

孔安國像

廟學典禮本末曲阜伯孔安國漢臨淮太守像贊曰。顧顧臨淮。聖人之系。訓傳遺文。克示永世。繪像廟庭。聿章善繼。來逆受封。是爲玄契。

劉向像

廟學典禮本末彭城伯劉向漢中壘校尉像贊 漢室之出。穀梁興學。子政大儒。嬪于九覽。道業光顯。風流遐邈。展數達辰。龍章優渥。

楊雄像

廟學典禮本末成都伯楊雄字子雲。漢代人贊曰。篤志好學。淵乎苦心。三世一官。強顏詆秦。法言太玄。出入聖神。德名爲甦。既久愈新。元一統志在綿州曾國先生唐虞字子西。作祠堂記云。綿州有楊子雲石像。李白讀書于此。



鄭衆像 廟學典禮本末中倖伯鄭衆後漢大司農卿像贊　贊曰。經禮三百。金世作程。仲師為訓。其義難明。周官先覺。漢室名卿。元封班慶。茂對斯崇。

賈逵像 廟學典禮本末岐陽伯賈逵後漢侍中像贊　贊曰。猗歟景伯。為世通儒。發明左氏。富四不誣。禮成大報。澤浹中區。躬生書里。出勤生徒。

杜子春像 廟學典禮本末緱氏伯杜子春後漢河南人像贊　贊曰。三川二室。英靈所鍾。學窮周制。譽藹儒宗。杏壇闕里。差有比蹤。一命作伯。慶我天封。

馬融像 廟學典禮本末扶風伯馬融後漢南郡太守像贊　贊曰。季長博洽。為世通儒。名立訓傳。善誘生徒。東觀文煥。南國化孚。躬生之贈。明我升符。

盧植像 廟學典禮本末良鄉伯盧植後漢北中郎將像贊　贊曰。堂堂子幹。學洞今古。業紹師門。聘交四府。登朝抗議。排戈赴主。千載告成。遂聯王組。

鄭康成像 廟學典禮本末高密伯鄭康成後漢大司農卿像贊　贊曰。漢德云季。藝文弁缺。實生純儒。克明大典。覺徒既盈。師道益顯。疏爵昌辰。允章積善。宋文景雖跖集魏志。鍾會傳王弼注周易。訓本為鄭元象公元誤。必可也之。後見鄭為屬而來。

服虔像 廟學典禮本末滎陽伯服虔後漢九江太守像贊　贊曰。子慎清介。文采詳紋。傳通經史。爰作訓傳。百世之下。皇明乃曉。登岱錫封。永昭廟奠。

何休像 廟學典禮本末任成伯何休後漢諫議大夫像贊　贊曰。何侯傳經。含章履溫。作為墨守。異在身門。仙闈接統。驚見推恩。思樂膠庠。儒風益尊。

王肅像 廟學典禮本末司空王肅魏衛將軍太常蘭亭侯像贊　贊曰。子雍東彝。稟然正色。遂學多聞。能躬先識。益厚增高。崇儒尚德。水土追榮。冊書再飾。

王弼像 廟學典禮本末偃師伯王弼魏尚書郎像贊　贊曰。易之為教。絜淨精微。卓哉輔嗣。極慮研幾。大才逸雖。玄理發揮。慶成疏爵。用峻等威。

范寗像 廟學典禮本末新野伯范寗晉豫章太守像贊　贊曰。豫章篤孝。通攬墳籍。研講清妙。沉精善釋。集裁群疑。敷陳至賾。逮陽慶成。疏封儒澤。

身全

杜預像 廟學典禮本末司徒杜預。字元凱。晉鎮南大將軍。當陽侯贊曰。博學多通。昔稱傳癖。釋例既詳。異端斯式。逮我慶成。布昭純錫。追錫公台。增芳流名。



韓愈像 廟學典禮本末昌黎伯韓愈贊曰偶智斯文。不膠於物。馳騖楊馬。非色於曲。富澤孔周。牴排老佛。言以道付。世行為一。本章



魏泰東軒雜錄　歐陽文忠素與晏公無它。但自即席賦雪詩後。稍稍相失。晏一日指韓愈畫像語坐客曰。此貌大類歐陽脩。安知脩非愈之後也。吾重脩文章。不重它為人。歐陽亦每謂人曰。晏公小詞最佳。詩次之。文又次於詩。其為人又次於文也。豈文人相輕而然耶。孫燭湖先生集跋淳安縣學昌黎先生像　世所傳昌黎先生像多妄。延江南韓熙載耳。先生嘗貶連之陽山。連之學。有先生像。實張忠獻公所藏善本。今連州守陳侯瞱摹以遺淳安丞。魏君鹿賓。而某獲見焉。再拜歎曰。嗚呼偉哉此。皇甫持正所謂瑞人神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者耶。東翁所謂騎龍白雲鄉。飄然來帝旁者耶。英風奇氣。凜凜若此。宜其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也。宜其能開衡山之雲。馴鰐魚之暴也。五百年之間。必有名世者。天之賦予。豈輕也哉。按先生自道。有慢膚多汗。腰腹空大之語。此本尚頎不合。至其精神照世。則决非他人無疑矣。陳侯愛文好古。尤慕先生。頃歲宰淳安。作便齋。植松竹。曰讀書林。今在連築堂。曰仰韓。其風流趣尚美矣。猶不忘淳安之士。而屬魏君刻先生像于其學。魏君又賢。滿秩迫去。猶惓惓就茲事。皆宜書。俾傳之者。有以知其所從來也。紹熙壬子歲閏二月甲寅後學會稽孫某謹識。宋劉公是先生集韓文公畫像分題　微言昔廢絕。大道隨荒榛。上下千歲間。天將復斯文。若人實命世。述作參鬼神。橫制萬里波。不為流俗珍。大音破俗聾。有若雷霆震。惜乎世莫用。竟以奇惟閒。哀哉揭陽貶。勢屈道則伸。孔子亦有言。求仁而得仁。我昔讀其書。固常見其人。邇來觀遺像。忽若平生親。輪扁不言巧。丹青豈復真。尚存高山意。俯仰異日新。　黃庶伐檀集賦得退之畫像　功名已寫後世耳。身入人間圖畫看。歎息浮圖滿天下。猶疑怒髮尚衝冠。

周敦頤像　廟學典禮本末

道國公周敦頤。



宋朱晦庵集　濂溪先生畫像贊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不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陳杰自堂存藁　題濂溪畫像　粹盎真元會。楊休洞穆宣。定非三代下。自得六經先。華草紅蓮地。光風霽月天。幾神千載悟。紙上更須圖。

邵雍像　廟學典禮本末

新安伯邵雍。



朱晦庵集　康節先生畫像贊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靜裏乾坤。

程顥像　廟學典禮本末

河南伯程顥。



朱晦庵集明道先生畫像贊 楊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顥像

廟學典禮本末伊陽伯程顥字正叔。



宋尹和靖先生集題伊川先生像焞至蜀累年。見伊川先生畫像數本最得其真。然則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殆非畫工所能傳也。學生祈寬。好學守道。欲刊諸石。以傳久遠。其志益可佳矣。門人河南尹焞題朱晦庵集伊川先生畫像贊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語錄云。伊川之言。久看方好故云陳唯室先生集胡少明兩書索二程先生畫像。因寄小詩二首 微言閫已成糟粕。紙上形容轉更疎。要識平生真面目。百無所似弟爲書。牛首蒙倛兩誤傳。與人同處最難言。孟軻出語不驚生。熟復方能知委源。

司馬光像

廟學典禮本末溫國公司馬光。



宋名臣言行錄司馬溫公沒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之有致富者。朱晦庵集涑水先生畫像贊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元郝經陵川集溫公畫像王安仁藏 後來三代漢唐宋太師溫公絕世無。汲黯魏徵與宋璟。馬遷劉向及仲舒。問學德度兼名節。純粹皆純一大儒。麒麟鳳皇代希有。布帛菽粟民所須。無心求世篤修身。正襟危坐三省吾。以道事君入官職。循分守信不敢踰。進言格非理必盡。渾厚質直辭無餘。制禮作樂如成康。漸仁摩義期唐虞。不幸熙豐方有爲。祖宗良法盡剗除。纍纍顯諫章十上。不用不可一日居。勇退不補摳密班。分司洛下甘著書。論列治亂尤愛君。心存魏闕身江湖。鉤深致遠推象數。更擬太玄作潛虛。窮神知化德亦盛。不忍赤子極棗枯。一僮一馬哭裕陵。萬民遮擁牽衣裾。有田不敢種青苗。司馬溫公來活予。兩宮下詔登一相。旱火潑雨天下蘇。東丹驚喜西夏服。中朝突兀尊皇輿。誰知孔明食遽少。以死勤事皆駭吁。華夷治亂雖未竟。已定鼎命開規摹。建炎國脈實在此。紹聖姦黨徒厚誣。高風爽爽今共仰。遺像尚可徽姦諛。槁木寧有食肉相。隱隱但見金粟膚。布衾自可覆蒼生。貂蟬不稱山澤臞。法然想見公羨時。驚衣致奠哭過車。不獨此本在人間。一日四海皆畫圖。更不負公有子碑。萬字堆瓊瑤。刻石署公爲首惡。小人私計真區區。

張載像

廟學典禮本末郿伯張載字子厚大梁人。



朱晦庵集橫渠先生畫像贊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朱熹像

廟學典禮本末徽國公朱熹字元晦建人



性理群書晦庵先生自贊　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陳同父集朱晦庵畫像贊　體備陽剛之純氣含喜怒之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擦不住

寫之雲臺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命

度正性善堂藁晦庵先生畫像贊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因而重之其别爲六十四伏羲得之而爲伏羲文王得之而爲文王周公孔子得之而爲周公孔子乾之彖曰元亨利貞坤之彖亦曰元亨利牝馬之貞何也蓋自其理而言之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何也蓋自其數而推之也孟子既沒之後此理固已堙晦不明而其所謂數者亦遂流於術家其學不傳亦已久矣本朝周子兩程子張子得其理邵子復得其數然言理者詳於理而畧於數考數者詳於數而畧於理惟吾先　自致知格物誠意正心廣而充之有以極夫治國平天下之道自太極動靜生陰生陽引而伸之有以盡夫天地萬物之變聖門所傳至是槩然復明矣然則孔子之道豈非集伏羲文王周孔之大成吾先生之學豈非集周子兩程子張子邵子之大成也歟正也用述所知以爲贊　斯文之興如日光輝曾不百年知者已希寫生先生卓哉巍巍精粗本末邪正是非或隱或見或顯或微鬼神之迹造化之機根於太極形於範圍如魚斯躍如鳶斯飛全體妙用無不發揮百世之下莫之能違維時宗正引之經闈啓心沃心朝夕天威小人間之浩然賦歸歸于建溪言采其薇其貌也癯其道也肥學者達來如渴如飢閒閒侃侃春風浴沂正也狂簡先覺是希曰收放心勉焉庶幾敢不服膺以詹以依以飲以食以冠以衣其思倍之以取誚譏嗚呼先生之言今亦不可得而聞也噫嘉定十年三月八日門人度正書

蔡九峯集張才叔畫作文公先生像如其生焉亦託名不朽矣　才叔傳神筆更奇一分爲二兩無疑心追造物無窮巧後代能名今可知　紫陽遺像壁間開誰寫當年道義懷從此春風百千億化身皆自筆端來

真西山集跋蔡節齋爲題張生所畫文公像　張生父子稱紫陽於容人物非尋常能傳遺像數百本粹然千載存無忘言學工夫日星皎無言氣象真難曉後學深明來發時始信張生功不少文公先生數人有曰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材叔父子來往先生之門久矣默識先生靜坐時氣象故所傳像不特工於形肖之間而得其所存之妙焉凡學可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惟此有非言之所能到志先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之道必於此而求之毋忽戊子立秋日蔡淵書　節齋之學能言文公所未嘗言材叔之筆能傳文公所不可傳道技雖不同其皆有得於

文公之天者邪

張栻像

廟學典禮本末華陽伯張栻字敬夫



宋朱晦庵集亡友張敬夫畫像贊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王炎雙溪集刋城南圖將南軒先生遺像　入門荷香淨步屧柳陰濕欲寫情欝陶翻引興蕭瑟聽望堂中

人。玉色而山立。六學妙經綸。未試百之一。身存天下望。身沒海內惜。此道付誰傳。丹青但陳迹。樸邊好山近。竹底涼風入。兩鶴韻亦高。導我轉湖側。獨游何太清。滯念亦可釋。門闌莫迂鎖。願言日散策。

呂祖謙像

廟學典禮本末

開封伯呂祖謙。



朱晦庵集呂伯恭畫像贊　括蒼潘君叔度。畫其先師東萊呂氏伯恭父之像。於可菴退老堂之上。曰。毋使西河之民。疑我於夫子也。屬其友朱熹贊之。爲作詞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状貌不逾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蹟。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許衡像

廟學典禮本末

魏國公許衡



石室刻像

元王惲秋澗集　余讀漢魏五書云。成者有漢文翁高朕石室壁間。刻三皇五帝以來聖賢畫像。蜀太守張收筆也。收獻帝時人。近過劉氏家塾。遂獲其本。蓋自盤古氏以下。至仲尼七十弟子百一十三人。畫極精妙。簡古。今千有餘歲。無絲髮剝壞。非神物護持。噫克爾耶。後有東坡所臨。王逸少欲摹帖。氣韻豪逸。有顏魯公風格。再四展觀。怵然起敬。令人有振纓希古之相。真奇蹟也。金陵志　案趙明誠金石錄。武氏石室畫像五卷。武氏有數墓。在今濟州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聖賢像。小字八分書。題姓名。往往贊于其上。文詞古雅。字畫遒勁可喜。故盡錄之。以資博覽。

書室置像

趙善璙自警編　張子韶曰。予謫嶺下。居無與游。憂過之不聞。學之不進也。乃於書室中。置夫子。顏子像。適有淵明。曲江。萊公。富鄭公。韓魏公。歐公。溫公。余襄公。邵堯夫。二蘇。梁況之。王彥霖。范淳夫。鄒志全。劉器之。龔彥和。陳瑩中。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諸畫像。乃環列于夫子左右。晨朝瞻敬。心志肅然。其所得多矣。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若市朝之撻矣。

脩學像

唐書韋弘機傳　顯慶中。弘機爲檀州刺史。以邊人僻陋。不知文儒貴。乃脩學宮。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儒像。自爲贊。敦勸生徒。由是大化。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二十二

像

夢傅說像 書說命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王
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像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孔
安國注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像以旁求之於民間說築傅巖之野惟
肖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肖似所夢之形也
鑄范蠡像 國語越滅吳范蠡遂乘輕舟而浮於五湖莫知其終極越
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朝禮
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地
去白起像 制度詳說宋建隆四年帝幸武成廟
指白起像曰此人殺已
降不武之甚杖畫去之
射伯升像 東漢書宗室傳伯升與王莽將軍嚴尤等戰于育陽大敗
之自號柱天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
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

畏邳都像 抱朴子欽士篇邳都之像使勁虜振慴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
賜叔夜像 南史伏曼容傳曼容仕宋為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嘗集朝臣於清
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風風姿明帝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
叔夜像賜之
贊無忌像 續世說太宗信任長孫無忌或有密表言其權寵過盛者太宗以表示無忌曰朕與卿君
臣之間凡事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無以獲通因召百寮
諭之曰朕今有子皆幼無忌於朕實有大功今者委之猶子也疏間舊猜
之不順朕所不取又作威鳳賦賜無忌
命圖無忌形像太宗自作畫贊賜之
圖李勣像 唐書李勣傳始太宗時已
畫勣像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 宋李復潏水文集題李勣繪
像 唐太宗嘗因燕閒顧謂李勣曰欲託以孤幼思之無如卿者卿往不
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齧指出血為誓高宗將立武后褚遂良以謂不
可後問勣勣曰此乃陛下家事何須問他外人立后之議遂決于嘗過渭
北九嵕山見英衛皆陪葬昭陵英公墓域高大特為立闕乃武后厚葬以
報之敬業欲興復而不能不知禍本於其祖一言畏邪若此其甚乎元祐
丁卯清明日李丰復中題
獻九齡像 輿地紀勝長編云太平興國三年韶州言准詔訪唐相張九齡事迹得其畫像
及文集九卷獻之
圖功臣像 西漢書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
貌書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博陸侯姓霍氏次曰張安世韓
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皆功德知名當世
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趙充國傳初
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
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東漢書馬援傳初馬援
一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於雲臺以椒房故不及援東平
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乃更
脩封植起祠堂 明帝紀永平中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
宮雲臺 胡廣傳靈帝熹平八年思感舊德乃圖畫胡廣及太尉黃瓊於
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云 北史來護兒傳遷建州總管又與蒲山公李寬
討平黟歙逆黨汪文進位柱國文帝嘉其功使畫工圖其像以進 唐書太
宗紀正觀十七年圖功臣於凌煙閣詔無忌孝恭如晦徵元齡敬德靖勣

志元弘基通開山紹順德亮君集公謹知節世南政會倫勣叔寶等二十
四人並圖形凌煙閣 長安志貞觀十七年太宗於凌煙閣上圖太原幕府
及功臣之像二十四人太宗為其讚褚遂良題閣立本畫 秦瓊傳瓊戰
美良川功多帝賜黃金瓶後薨葬昭陵琢石人馬以旌戰功圖形凌煙閣
高宗永徽六年遣使致祭名臣圖形凌煙閣者凡七人贈士廉瑀志元弘
基世南叔寶皆始終著者也 李晟傳德宗詔曰昔我烈祖體元御極有
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經綸乃圖厥容列于凌煙閣昭績效表式
儀形我行西京瞻望崇構見老臣遺像顒然肅然和敬在色桓彥範劉幽
求郭子儀等舊臣之次今顧臣等保寧朕躬宜叙先後各圖其像于舊臣
之次 李晟與馬燧見延英帝嘉其勳詔圖其像于舊臣之次命皇太子
書其文以賜晟 代宗紀寶應二年功臣皆賜鐵券藏名太廟畫像於凌
煙閣 忠義傳宣宗大中初詔求李峴王圭戴胄馬周褚遂良張巡等三
十七人畫像續圖凌煙閣 儒學譬愭侯君集觀圖像後方以逆誅臨終太
宗謂曰今而後惟見公之畫像而已 九朝長編紀事本末元豐五年十二
月丁巳詔景靈宮繪像臣僚本支下兩房以與取無人食祿者如供無人
食祿或供有人食祿均者取最長未均即食祿人少者取最長仍以子孫

為次序若于孫亦係繪像本房見無人食祿即吏不問別房推恩人額與以次及別房者聽六年三月辛巳太學正馬希孟為太學博士以上批自景靈新宮成群臣獻歌頌者以十數獨希孟之文可觀也八月乙亥詔自今傳𩔖改官除拜赴景靈宮參謝並閤門祇候武者班祇候一員權直官一名隨逐入殿引揖祇應十二月自景靈宮十一殿成上每行獻朝之禮凡百餘拜及繼仁殿必哀慟良久七年正月癸丑吏部言准詔定奪繪像臣像之家食祿人法有許致仕停俸年七十以上受官事故勒停無叙法殘疾不堪入仕不理選限之官欲並為不食祿人從之四月壬辰朝獻景靈宮至天元殿觀芝草宰臣王珪等稱賀仍宣從官以上賜茶自是朝獻畢皆御齋殿賜茶九月甲申戶部尚書王存言準詔具析安守忠豫繪像因依勘會所弟臣僚勳績並於國史實錄考求事迹據本傳所載贈太尉安守忠有戰功政績當豫繪像其除日左廂都指揮使欽州團練使安守忠史冊無載即無豫繪像人數詔景靈宮改繪太尉安守忠像并推恩其家先是景靈宮繪像嘗勾官謀以欽州團練使安守忠充數而贈太尉安守忠之孫自言故命存考定而降是詔金史韓企先傳太宗天會十二年以企先為丞相既薨世宗大定十一年將圖功臣像于衍慶宮上曰丞相企先本朝典章制度多出斯人之手至於關決大政與大臣謀議不使外人知之由是無人能知其功前後漢人宰相無能及者置畫功臣像中亦足以勸示後人　習室傳世宗思太祖太宗創業之艱難求當時群臣勳業最著者圖像于衍慶宮遼王斜也金源郡王撒改遼王宗幹秦王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不習失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婁室楚王宗雄魯王闍母金源郡王銀术可隨國公阿離合懣金源郡王完顏忠預國公蒲家奴金源郡王撒離喝究國公劉彥宗特進斡魯古齊國公韓企先并習室凡二十一人元史李孟傳賜爵國公帝親授印章命學士院降制又圖其像詞臣為之贊及御書秋谷二字識以璽而賜之臨安志杭州府昭勳崇德之閣有勳臣畫像元王惲秋澗集請建臺閣圖功臣肖像狀　昔兩漢之麒麟雲臺唐金之凌煙衍慶皆所以褒獎忠義激勸一時切見國朝開創以來謀臣猛將勳德顯著者甚多合無建立臺閣圖繪肖像不然則使歲時配享廟庭非惟存沒獲寵亦一代之盛事也群書足用事對　雲臺明帝　煙閣太宗　南宮二十八將　東觀高虎　體題　繪畫　丹青　繪元勳　憶老臣　法形貌　思股肱賦偶　丹青新體貌之重　藻色耀輝光之美　貢飾餬履　鼎新冠帶良臣雖逝而狀貌可觀　名將雖老而精不衰　賦閣像圖繪於雲臺次其先後　形載圖於煙閣炳若丹青

畫直臣像

遼史太祖阿保機神冊六年六月丙申詔畫前代直臣像為招諫圖

圖十八學士像

唐書褚亮傳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屬亂稍平乃鄉儒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材於是以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並以本官為學士七年收卒復召劉孝孫補之命閻立本圖像使亮為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書府以彰禮賢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　宋李復潏水集題兎安雅所藏唐十八學士繪像　舊史文學館學士有李玄道李守素蔡元恭顏相時而此圖無之此圖有魏徵封德彝薛膺李伯藥令狐德棻而舊史皆不與恐題寫之誤也初太宗命閻立本圖其像褚亮為之贊號十八學士寫真圖藏之書府今此圖人物長纔六七寸狀貌移易未必全似又唐初衣冠制度承周隋雜有胡服今此皆唐後來制度但粗記諸人姓名非一二畫得其實也然其用意行筆設色亦非尋常人所能為今不論其他但以其畫筆可取而留之可也唐初所畫族姪稱山東崔盧鄭李李玄道李守素乃山東冠族也長安范氏有畫文繪圖藏之甚久凡唐之詩人皆繪之但書其姓名其他皆非實第以寄其畫筆而藏之與此圖無異元和六年八月李集覆中題

繪十八人像

唐書朱敬則傳敬則以老疾還政事職改成均祭酒冬官侍郎易之等集名儒撰三教珠英又繪武三思李嶠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像以為圖欲引敬則辭不與衆甚高之人出為鄭州刺史遂致仕侍御史冉祖雍誣奏與王同皎善貶涪州刺史既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曾步從以歸

東觀畫像

續蒙求高彪無錫人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遷內黃令帝勅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

寢室畫像

北史申徽傳魏廢帝時徽出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賄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

四方畫像

開元天寶遺事姚元崇為宰相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未嘗私喜怒惟以忠孝為意四方之民皆畫元崇之真神事焉求之有福

便殿畫像

新唐書王起傳起王播之後為皇太

子侍讀誠兼太常卿禮儀使帝題詩太子笏以賜詔畫像便殿號當世仲尼其寵遇如此

百城圖像

東漢書陳寔傳寔六子紀諶最賢二人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群當時靡不榮之豫州百城皆圖畫紀諶形像焉

郡民圖像

續後漢書倉慈傳慈太和中遷燉煌太守民夷感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大名府志王曾宋舉進士第一天禧初知天雄軍北京留守天聖中以昭文相出知青州再莅大名府代陳堯咨既署事政有不便者委曲彌縫悉掩其非曾居官理政民信軍悅咸繪其像事之言行龜鑑韓魏公所歷諸大鎮皆有遺愛人人畫像事之王得臣塵史百花洲中初未有土地文正在任令建廟貌近者請神之像于公公曰我即是也乃以公爲祠歐陽脩撰神道碑云文正范公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宋確忠惠先生集東武俗號朴野不事藻飾獨肖東坡蘇公像於城西彭氏之園郡人歲時相率拜謁至先生則往往繪像於家以神明事之國朝以來持節剖符典領是邦者不知幾何人舉皆無聞獨先生與東坡去後遺愛在人者深雖東武拙於藻飾之俗亦不忘景慕賢德貽厥不朽由是觀之桐鄉之祠

朱大農潮陽之廟韓文公決非偶然者宋史蘇軾傳軾知杭州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祠以報 趙與懽傳與懽知安吉州有富民想幼子忿之非其本心姑逮其子付獄徐廉之乃二兄強其父析業與懽曉以法開以天理皆欣然感悟又鬻爐僅一子亦以不孝告留之郡聽月給錢俾親饋晨昏以禮未同月母子如初二家皆畫像事之楊簡傳簡知溫州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以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擁緣道傾城哭送趙善瑧自警編王沂公再涖夫名治政益信於俗民居軍伍咸畫像以事之時虜使每往復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整服而後入處州府志黃琮光宇元暉徽州人宋宣和五年洪載冠郡之後民力凋弊招集流散撫摩不倦民既復業吏胥學校士民愛戴家畫其像而祝之帝官閩城哀慟爲之罷市六邑歛緡錢五十萬購之其子却而不受邦人立祠于學歲時祠焉葉水心集羅克開墓誌克開知郴州郴山阻水涸斗米尺絹皆自齎詣郡克開憐之爲代輸直數萬發永豐銀坑還社倉於民移知袁州時閩揭兵役猝起方取常平喫邊軍廣和糴以續饋餉克開出郡錢移於鄰境常平獨完又上言袁無藏粟係戶傳炊洶洶無告和糴亦免約裁用羸縮立準備庫軍之百須興焉袁人不知也兩州善政爲一時冠民繪事以祠克開止之曰口成碑足矣龜貯像奚爲潼川志成都有清陰館取凡自國初以來鎮守於蜀者皆繪象其中俾往來之觀者既然若聲容謦欬之接於前也清波雜志近世州郡類以名賢昔常臨莅繪像以章遺愛數十百年後何緣得其容貌之真但畫衣冠題爵位姓名耳東坡送周正孺知東川詩落句云爲君掃棄陰畫像或相踵蓋蜀中太守無不畫像者頃王顯道守吳門日孫仲益居毗陵以嘗收是邦遣騎求其傳神併復齋雲樓舊觀孫謝之有嘗讀國史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黜寇萊公爲逆準不書時有蔡齊斥其妄如觀無狀公乃肯收之之語此紹興間事也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麗丁謂輙去寇準姓氏云逆準公嘗言于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於天下豈可爲姦黨所誣哉遂令磨去見公行狀全史張萬公傳萬公先知東平府改知河中府時軍興調發叢劇悉爲寬假使民力易辦人爲繪像於薰風樓又建去思堂

州民畫像

東漢書蔡邕傳董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色允叱收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太尉馬日磾救之不果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縉紳諸儒莫

不流涕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焉魏泰東軒筆錄王禹偁在太宗末年以事謫守滁州到任謝表略曰諸縣豐登吾無公事一家飽暖全荷君恩禹偁有遺愛滁州懷之畫其像于堂以祠焉慶曆中歐陽脩責守滁州觀禹偁遺像而作詩曰偶然來繼前賢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暖荷君恩相公風采猶如在顧我文章不足論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間容貌任塵昏蓋用其表中語也宋蘇頌濟集伯父墓表蘇公渙提點利州刑獄行部至閬中民觀者如堵牆揮之不去公曰吾去此二十年爾何自識吾皆對曰聞父祖道公爲政家有公畫像祝公復來宋史范純禮傳純禮出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辦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于廬而奉之如神　岳飛補武經郎時會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等追破之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

蜀民拜像

新唐書韋皐傳皐治蜀務私其民列州互除租九三歲一復皐沒蜀人德之見其遺像必拜凡刻石著皐名者皆鑱其文尊諱之

唐民畫像

有官龜鑑趙尚寬知唐州按圖記復召信

且歛進後三大陂皆溉田萬頃廢田畫為青腴增戶萬餘仁宗下詔褒焉進秩賜金唐氏畫像祠之

溪洞畫像

類說郡常正常從事得入梅山溪洞中見洞主蘇甘家有畫像事之甚嚴云桂府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可名哉叩頭稱死罪數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則李中師誠之也嘗為提刑擢桂府爾夷徠乃蜀畏信之

茅山塑像

宋史劉隨傳王欽若既死詔塑其像於茅山列於仙官隨言欽若贓汙無忌憚考其行豈神仙邪宜察其妄

內府藏像

金史徒單克寧傳上幸克寧第初上欲以甲第賜克寧克寧固辭乃賜錢因其舊居宏大之畢工上臨幸賜金器錦繡重綵克寧亦有獻上飲懽甚解御衣以衣之詔畫克寧像藏內府

先自畫像

東漢書趙岐傳岐為太常年九十餘先自壽藏圖李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贊頌詳本傳

恨不圖像

舊唐書薛收傳武德七年收寢疾卒及後遍圖學士等形像太宗歎曰薛收遂成故人恨不早圖其像及登極顧謂房玄齡曰薛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三字蒙求唐薛收卒年三十二秦王哭之慟其後圖學士像歎其早死不得與

密令圖像

曲洧舊聞唐質肅在諫垣日仁宗密令圖其像置溫成閣中御題曰右正言唐介時猶衣綠外庭不知逮質肅薨于位裕陵湊英宗畫影看曰此不見後生日精神乃以此畫像賜其家人始知之仍嘆仁宗之用意深不可及也宋史唐介傳介為人簡伉為御史時以敢言見憚後居政府遺時有為此疾亟仁宗幸第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

封寄畫像

宋張詠語錄初蜀新亂張尚書詠至公宇襲舊制周列吏鋪凡數百所公即日命罷之人心大安及代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且云候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于陳州訃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為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諫議發開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衣兒褙繫絛草鞋自為贊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徒勞丹青繪寫凡質欲明此心服之無斁因號乖崖公遂畫于天慶觀仙遊閣又九曜院皆畫公像府衙之東南隅又有祠堂皆後人思公而為之也江少虞類苑張乖崖成都召還臨行封一紙付僧文鑒大師者上題云請於乙卯歲五月二十一日開後至祥符八年當是歲也時凌侍郎知成都文鑒至是日持見凌公曰兇尚書向以此屬某已若干年不知何物也乞公開之自開乃所畫野服搢笏黃短褐一小真也凌公奇之於大慈寺閣龕以祠焉蓋公祥符七年甲寅五月二十一日薨開真之日當小祥也公以紹外鑱搢紳重設賀剎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一界換之始祥符辛亥令熙寧丙辰六十一載計已二十二界矣雖極智者不可改

自贊畫像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陳亮才氣超邁不羣立就數千言略無凝滯議論風生亹亹不倦其視當世苟祿竊位之士蔑如也嘗自贊其畫像云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劍而舞惟稟性之至愚故與人而多忤歎朱紫之未服謾丹青而描取遠觀之一似陳亮近眡之一似同甫未論以與不似且說當今之世孰是文中之虎

焚香事像

資治通鑑唐代宗大曆十年田承嗣遣其將盧子期寇磁州李寶臣與昭義留後李承昭共救之大破子期于清水擒子期送京師斬之河南諸侯又大破田悅於陳留田承嗣懼初李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是禮而遣之遣使畫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之曰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溘死無日諸子不肖悅亦孱弱凡今日所有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公之師旅乎立使者於庭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己悅遂按兵不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既無南顧之虞得專意北方

焚香拜像

宋張橫浦心傳錄先生於書室中列本朝名公畫像每晨起必盥手焚香率子弟拜之且曰胃中稍有愧怍見諸公亦何面目一日風雨大至屋漏披汗狼籍滿地先生見驚愧終日不樂或度無以解之因徐云諸公以先生禮意太勤假風雨而去耳先生曰豈有此理或曰此心之外妄得君子像畫之指似不必過意恐悚先生曰不誠無物君子之人我豈問其死生雖一語一言凡其形迹所在吾心敬之像畫乃韓魏公司馬溫公趙清獻蘇東坡數公耳

石像起立

江湖紀聞春秋時李將軍祠于均州廟像乃康頡利可汗自長安帶石匠鐫刻工甚精巧祈禱如響前有古井深百丈許水清甘美石砌其面瑩如瑪瑙以土投井則聲如牛吼宋二帝北狩過祠下視神曰神有靈容我一卜以定吉凶若吉國復興望神起立良久聞石像有聲如雷身忽搖振如踴躍之狀熟視之已起立於室中衣紋接續無損帝請神坐神復坐如初帝方怪愕聞人聲曰康王已登極矣帝喜甚後數日有人言岳飛兵已到真定康王登極改元建炎果符神語

塑像起立

五代薛史後唐末帝紀帝初在太原嘗與石敬塘因擊毬同入于趙襄子之廟見其塑像

屹然起立帝秘之私心自負及從明宗征討以力戰知名

碎林甫像 唐闕史補明皇朝崇尚玄元聖祖之教故以道舉入仕者歲歲有之詔天下州府立紫極宮度道流為三元朝醮之會長安董清宮琢玉為玄元皇帝真像雕鏤之麗不類人工列太常樂懸服天子袞冕次又以玉石雕成玄肅二宗真容于殿之東室次又琢左右丞相李林甫陳希烈于東西序至代宗朝人有以為言者曰陳李二相陰挾常欲動搖東宮將有不利於先帝者數四所賴玄宗英明社稷垂祐不爾則宗廟有綴旒之危柰何以琢玉二臣列於清敬之地尋詔除去瘞於殿陰爾後人無知者至廣明庚子歲丞相范陽公為大清宮使因命葺修掘地得玉人滌去泥壤則髻摇端簡如就列之像工人不知所自以狀白公公命尋究則李林甫官銜銘於其背丞相公忠褊直以為不可因具奏其事且曰林甫儉巧罪迷不宜獲保首領請送京兆府擊碎之議者以為林甫希烈輔佐明皇驕奢貪很撼動儲君信是一亂臣賊子也禮經云刑不上大夫而況琢石之像且異戮屍之責況朝服簪纓而碎於府門君子謂是失刑政矣遂有好事者傳丞相奏章云臣聞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故右丞相李林甫等寵異之命冠於人臣梟獍之心勃於君上臣

已送京兆府集衆擊碎訖其徒伴陳希烈見捜擒次候獲日送府司同罪士大夫聞之無不掩咲

鑄曲江像 宋眉山唐子西集張曲江鐵像在韶州韶人相傳明皇悔時所鑄開元太平久錯處非一柏就令乏賢人何至相仙客直道既雕喪曲江遂跡斥汲黯困後薪賈生罷前席金鑑東高閣鐵胎空數尺妙處難形容莫表良弩騫摩挲許國姿尚想立朝色同時反棄置異代長歎息

等身鑄像 新唐書郝玭傳玭封保定郡王贊普常等玭身鑄金像令于國曰得生玭者以生玭償之朝廷畏失名將從為慶州刺史

令葺畫像 宋會要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令江州葺唐白居易所居舊第畫像

畫陸羽像 客語琵琶洲上往時徐明叔就壁上畫陸羽烹茶像甚清逸今尚存

揖東坡像 邵氏聞見錄趙育堂親見魯直晚年懸東坡像于屋中每早作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同時齊名相上下為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東坡門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今江西君子曰蘇黃者非魯直本意

塑東坡像 梁溪漫志東坡晚自儋耳北遷崎嶇萬里徑歸南蘭陵以殁蓋出處窮達三十年間未嘗一日忘吾州者而郡無祠宇真賢之所邪人以為闕文乾道壬辰太守晁種伯子健泰始葺祠於郡學之西塑東坡像其中又以士大家廣摹畫像或朝服或野服刊于壁間而晁侍郎公武為之記

繪二蘇像 輿地紀勝子由既謫雷州子瞻亦謫儋耳同至海康月餘郡人異姓名特起屋以處焉其後黨錮浸密然亦漸廢靖康丙午海康令余置而有之且開遺直軒繪二公像于中

畫韓蘇像 宋許翰襄陵集右文殿脩撰孫宗鑑平生常自言三朝德業吾尊韓忠獻四海文章吾慕蘇東坡背畫其像事之私室

取索遺像 趙希循會心錄祖宗既太原廟取祖宗以來將相功臣像各繪於兩廡因推恩官其後行下各家取索遺像唯究進家狀云私家無祖像今城南什物庫土地像乃是遂取圖之人謂進托為不慧之狀以免禍其孫不應爾也

請圖大臣像 宋史張燾傳燾為戶部副使時李嚴殿成請圖乾興以來文武大臣像於壁

命工圖像 新唐書康子元傳玄宗嘗制贊賜張說康子元命工圖其像詔趙冬曦述贊分為傳

命工摹像 輿地紀勝長江縣西三十里道濟禪院有司馬相如嚴君平楊雄諸葛亮韋皐杜黃裳高崇文楊嗣復白居易李德裕王先主夏侯孜陳敬瑄蕭鄴羅隱王禹偁十六人畫像乃馮都官積得善本命工摹寫於此

命工裝像 鎮江志金山舊有東坡佛印二像李伯時筆蘇子由贊歲久損裂至順壬申廣東道元元帥本齋王都中請觀敬嘆命工裝褫仍付常住

楚俗設像 魏鶴山渠陽雜抄宋玉招魂像設君室靜閒安些按此則人死而設形貌於室以事之乃楚俗也

楚哀王像 長安志酉陽雜俎曰楚國寺內楚哀王金銅像哀王繡襖半袖猶在長慶中賜織成雙鳳夾黃襖子鎮在寺中門內有放生池大和中賜白氈黃胯衫

愷之圖像 晉史揮塵顧愷之嘗圖裴楷像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鯤像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

巖室真像 太平廣記蕭史與弄玉一旦昇天而去秦為作鳳女祠時聞簫聲今洪州西山絕頂有蕭史石仙壇石室及巖室真像存焉莫知年代

掘地得像 長安志鄠縣雲際山寺內有李順興先生古記順興初居長安大統鄉此池南居賢村爲周太祖所重令以所居村置寺以居賢人號居賢寺至周武末寺廢至大業中乃以此地賜駙馬尉遲安爲紫莊安嘗見一老人素服謂安曰此古寺地何不再葺之安遂奏置寺因掘地得順興石像焉 溫州府志顯教院在永嘉陜夾嶴宋景祐四年有農耕院旁其牛不進若有所告者因掘地尺餘得銅鐘重十五斤釋迦觀音像五軀

六駿石像 長安志唐太宗昭陵有所乘六駿石像在陵後青騅平竇建德時乘什伐赤平王世充竇建德時乘特勒驃平宋金剛時乘颯露紫平東都時乘拳毛騧平劉闥時乘有石真容自投荊寔白蹄烏平薛仁果時乘俱有贊詳本陵下

江郎廟像 睽車志曹滋字仲益嘗以幹至衢州江山縣縣有江郎廟滋聞其靈響往拜謁焉廟有二女像甚美俗傳江郎之女滋心悅慕注視甚久見一像若動目相盼者驚懼而還夜夢其女來與之偶久益狎往往暮夜不夢而至間與滋論文多所啟發俄而滋苦羸疾其家命道士作法驅之女怒曰相慕而來非有不利於子何乃見逐吾不可復留此會曹亦將行送之出州境泣別而去

僧寺畫像 夷堅志平江士人徐賡習業僧寺見室中殯宮有婦人畫像去其上悅之纔反室即夢婦人來與合自是夜以爲常未幾遂死家人有嘗聞其事者至寺中蹤跡得之其像以竹爲軸剖之精滿其中

拜母畫像 西漢書金日磾傳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迺去

喪母刻像 孝子傳丁蘭早孤不識其母乃刻木作母而事之 南史梁本紀元帝姑居文宣太后憂依丁蘭作木母及武帝崩祕喪逾年乃發凶問方刻檀爲像置于百福殿內事之甚謹朝夕進蔬食動靜必啟聞述其虔矯如此 宋史王光濟傳光濟喪母刻像日夕奉事如平生孝道純篤人皆以孝稱之 溫州府永嘉譜違世瑜樂清人同妻方氏事母至孝母死刻木爲像崇奉益虔手足幻動晨昏進食寒暑更衣子士表士則供養木母愈恭詳本志

事姑畫像 元史列女傳白氏夫慕釋氏棄家爲僧白衣留養姑不去夫還迫使它適白斷髮誓不從姑年九十卒畫姑像事之終身

親沒畫像 閒見善善錄司馬溫公傳家集曰今人親沒則畫像而事之親沒外貌也

圖父母像 宋史高麗傳金行成者累官至殿中丞高麗國王治表乞放還行成自以筮仕朝廷不願歸本國又以父母垂老在海外旦暮思念恨祿不及令工圖其像置正寢與妻史氏居旁室晨夕定省上食未嘗少懈

掛父母像 言行龜鑒劉元城曰大丈夫自誓不爲則止耳何必用術也趙清獻公亦本朝名臣欲絕慾不能乃畫父母之畫像於臥床中且已偃臥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亦濟乎

毀父畫像 宋史杜鎬傳鎬兄仕江南爲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爲近親所訟者疑其法未能決形於顏色鎬尚幼問知其故輒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遂以此爲斷

圖孝子像 東漢書陳紀傳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服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表上尚書圖像百城以厲風俗

立孝女像 孝女同風羅浮圖志梁大同三年山下有居民陳志者家巨富年八十惟一女志卒慕親哀毀不茹葷曰聞佛法可使死者生天因捨其地宅則庵剏僧舍修佛事女一日化去人謂仙廣州刺史蕭譽異之曰古罕有此因號孝龍華後鄉人爲立像於殿側曰孝女像其後又置祠焉頗神儁漾

封邑福夫人 續通鑑長編英宗治平二年己丑賜越州上虞縣朱回女娥絹三十疋米二十斛朱母早亡養于祖媼方十歲里中朱顏與媼競持刀欲殺媼一家驚潰獨朱號呼突前擁蔽其媼手挽顏衣以身下墜顏刀曰穿殺我母放媼也媼以朱故得脫朱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顏衣不釋顏恚急斷其喉以死事聞故有是賜其後會稽令董偕爲朱立像于曹娥廟歲時配享焉

刻美人像 三國志孫皓以張布女爲美人捧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工巧刻作美人形恒置坐側

刻夫人像 王子年拾遺記漢武帝深嬖李夫人死後常思夢之欲見夫人帝貌憔悴嬪御不寵詔李少君與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遙見不可同於帷幄暗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暑盛則石冷刻之爲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傳譯人言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也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君曰願得樓船百艘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皆使明於道術齎不死之藥乃至暗海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升雲不歸或託形假死獲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命工人依先圖刻作夫人形刻成置於輕紗幕宛若生時帝大悅問少君曰可得近乎譬如中宵忽夢而晝可得近觀乎此石毒

宜遠望。不可逼也。勿輕萬乘之尊。感此精魄之物。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少君乃使舂此石人為丸服之。不復思夢。乃築靈夢臺。歲時祀之。紹熙儀真志。六合漁人以江中網得香木。刻成夫人像。夜夢云。吾丁氏也。因置小祠于江岸。禱祈即應。後崇福寺建。乃更大其祠宇。奏請加封安濟夫人。紹興賜廟額順應。

故吏鑄像 北史崔挺傳。挺為光州刺史。還。司馬辛故吏聞凶。莫不悲感。鑄銅像於城東廣固寺。赴八關齋追奉冥福。

家僕圖像 李昌齡樂善錄。竇禹鈞家僕盜用數百千錢。懼事發。遂逋。寫券繫女臂曰。賣此女以償欠。公憫而嫁之。僕感泣歸。訴前罪。公置不問。由是圖公像。日焚香以祝公年。

射蔣濟像 魏畧。時苗字德胄。鉅鹿人。少清白。為人疾惡。出為壽春令。令行風靡。揚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為治中。苗以初至任。欲謁濟。濟素好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蔣濟。立之於壇。旦夕射之。

刻鮑信像 魏志。鮑信與太祖繫黃巾。信乃鬭死。太祖購求信喪不得。乃刻木如信形。祭而哭之。

削王敦像 晉書溫嶠傳。嶠為江州刺史。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

祈雨鞭像 北史奚康生傳。康生除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季龍畫像。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為季龍之祟。相臺志。鄴都雜紀。後魏奚康生除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死。身亦遇疾。巫者以為虎豹之祟焉。　又後魏南安王楨。孝文時為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以旱祈雨于羣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祀之。楨告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

畏符主像 秦書。姚萇為符堅神像。戰求有利。軍中士衆出入並驚恐。皆云畏符主像。萇嚴鼓斬之。以首送符登。

觀伯瑜像 北史梁彥光傳。彥光為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學。令觀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卒為善士。

刻柳䛒像 隋書。柳䛒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拜秘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之後。命入閤言宴。諷讀終日。而罷。思若朋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於䛒。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宮人運之。於生與相酬酢。而為歡笑。

事賈島像 五代歐史孫晟傳。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以為妖。以杖驅出之。乃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為著作佐郎。唐摭言。李洞。諸王孫。慕賈島作詩。鑄銅像。其儀事之如神。號賈島佛。為終南詩二十韻。全篇皆絕唱。唯吳融深知之。洞三榜裴公第二榜第。夜叢獻曰。公道此時如不得。昭陵慟哭一生休。尋卒于蜀。

塑王子晉像 五代史前蜀世家。王衍乾德五年。起上清宮。塑王子晉像。尊以為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其父建及衍像。侍立於左右。又於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之。

帝命繪像 宋史列傳。顯忠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時孝宗奇其狀貌魁傑。命繪像閤下。

仆魯望像 吳中舊事。甫里白蓮花寺。乃陸魯望故宅之所。後有祠堂貌像。蓋當時物。咸淳間。有戚氏子醉游寺中。因仆其像於水中。則滿腹皆其平生詩文親藁也。寺僧訟于郡。郡守倪普深怒之。遂坐以罪。而更塑其像。雖足少雪天隨之辱。而無復昔時之腹藁矣。

射木人像 春秋後語。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像寡人。射其面。寡人地寡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漢書。匈奴畏郅都之威。刻木像郅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中。

頂戴金像 揚內翰談苑。惡戚篇。初。王延範通判梓州。有妖人稱先生。以左道惑衆。嘗語延範曰。有急當相救。延範鑄黃金為其像。常頂戴之。

立贊圖像 東漢書陽球傳。靈帝時。球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勑中書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像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像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像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洪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構室立像 資治通鑑。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三月。太子私幸太常樂童稱心。與同臥起。道士秦英韋靈符挾左道得幸

太子上聞之大怒悉收稱心等殺之連坐死者數人誚讓太子甚至太子意恭告之怨怒愈甚思念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像朝夕奠祭徘徊流涕又於苑中作冢私贈官樹碑上意浸不懌太子亦知之稱疾不朝謁者動涉數月

築室塑像 國老談苑李遵勗為駙馬都尉忻節侍士宗揚億為文於第中築室塑像晨夕伸孤丈之禮刻石為記未幾億卒

刻石為像 唐會要貞觀二十三年八月吐谷渾遣使獻駿馬供山陵初太宗平突厥及高昌焉耆龜茲吐谷渾帝那伏帝等諸國多生致其王及是皆刻石寫其形像唐書丘行恭從太宗討王世充會戰於邙山之上太宗與諸騎相失惟行恭獨從尋有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乃迴騎射之賊不敢復前然後下馬拔箭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貞觀中有詔刻石為人馬以像行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闕前 侯君集滅高昌國并麴智盛為左武將軍及太宗崩刻石像智盛之形列於昭陵玄闕之下 吐蕃傳弄讚致書于司徒長孫無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當勒兵以赴國除討并獻金銀珠寶十五種請置太宗靈座之前高宗嘉之進封賓王賜雜綵三千段乃刊石像其形列昭陵玄闕之下資治通鑑唐貞觀二十三

年高宗即位葬文皇帝于昭陵廟號太宗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請殺身殉葬上遣人諭以先旨不許蠻夷君長為先帝所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皆琢石為其像刻名列於北司馬門內

發棺畫像 名臣閒見志明皇自蜀還念貴妃不已高力士奏曰臣聞蜀有名畫王文郁善傳人真亦一時之絕臣欲令王文郁寫妃子真上奏懸掛內閣陛下時一觀望少解聖情帝可其請令文郁秉傳至馬嵬發棺見妃子究如生人臉紅膩膩眉黛半殘遺香迎鼻文郁寫其真四進呈帝帝見驚愕久之謂文郁曰卿不惟善傳其神兼得平生平言語和笑之容賜文郁物百疋

刻碑立像 新唐書突厥傳開元十九年闕特勤死使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奉璽詔弔祭帝為刻辭于碑仍立廟像四垣圖戰陣狀詔高手工六人往繪寫精肖其國以為未嘗有默棘連視之必悲梗

具舟取像 太平廣記唐東蜀大聖院有木像製度環異耆老相傳云昔自荊湘泝流而上歷歸峽等郡郡人具舟檝取之乎夫牽挽終不及岸至渝州人焚香祈請應聲而往郡守及百姓遂構大聖院安置之

轉經畫像 太平廣記唐河東柳泝因暮春釣伊水得巨魚挈而歸是夕夢魚以喙齧其兒腹乃視嬰兒之腹果有瘡而血流益懼以魚投伊水中且命僧轉經畫像僅旬餘嬰兒瘡愈流自後不復釣也

蜀錢刻像 太平廣記章孝子名全益涪城人後於成都府樓巷舍於其間傍有卅龕嘗卅得錢及數兩金即刻一像

立祠繪像 惠州府圖經志宋韓京紹興間平嶺南大盜七十餘起威震南方累受中亮大夫建州觀察兼知循州時郡邑罹兵火戶口凋耗公環城立屋招集流亡惠種與牛以來耕者建官府築城池百廢具興有功於人繪像立祠

取木建像 撫州府臨川志樂安縣天授鄉萬安里漁者曾昭康斲於義亭溪捕魚不獲禱於陂頭之神忽聞有人語謂我晉時章相國也汝其取木建予兄弟像尋示繪像于壁長曰光輔朝服而生次曰羽曰甫皆被介冑持劍而立衆方駭異謂舉木不能勝忽雷電風雨晦冥則槎已在廟壖斷為三矣鄉人聞于縣縣上于府肖像而祠之

城上作像 江表傳孫權使朱萬往諭關羽令降羽乃於城上作像人遂潛遁

柱中有像 撫州府臨川志祥符六年天慶觀修聖祖殿柱木中有人像衣冠悉具

塔中置像 江淮異人錄錢處士嘗有人圖錢之像錢見之曰吾反不若此常對聖人也人不悟後有僧取其圖置於誌公塔中人以為應後烈祖取之入宮陳之於內寢焉

起方山像 別國洞冥記元封中起方山像招諸靈異召東方朔言其秘奧乃燒天下異香有沉光香精祇香明庭香金磾香涂魂香外國所貢青檀之燈青檀木有膏如淳漆削置器中以臘和之塗布燃根數里

揑供養像 李書封演勑海隋人一息髮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竟懸違述怨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撞而示之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

畫男女像 南史齊東昏侯紀跨河水立紫閣諸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

造里正像 太平廣記唐饒陽縣令竇知範性貪有一里正死範令為里正造像各出錢一貫範先造得其像盡納其錢

設生神像 孝反同風扶桑國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名國王為乙祈貴人其俗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姨姊妹三日不食設生神像朝夕拜奠不制衰絰

圖五羊像 指瑞錄貴州記曰梁渊於廣州廳公事梁上畫五羊像又作五

豰囊隨羊懸之昔高固為楚相五羊銜花于楚庭於是圖其像南越志曰任囂尉佗之時有五仙騎五色羊執六德秬以為瑞因圖像於府廳

整貂蟬像 元一統志范長生像在灌州陸游劍南詩藁云青城山中有太古畫碧落侍中范長生舉手整貂蟬像特妙其詩云浮世升沈何足計冊成碧落珥貂蟬又題丈人觀道院壁却笑飛僊未忘俗貂蟬猶着侍臣冠

新宅畫像 馬明叟實賓錄晉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劒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處會善書學荀手跡與荀母取劒仍切去不還荀知是鍾書而無由得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十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堂門作太傅形狀無冠形像一如平生二鍾入門大感慟宅遂空廢注云太傅名繇二鍾謂繇二子毓會云

遣使求像 宋史張昇傳仁宗時契丹主宗真遣使賫其畫像來求帝畫像未報而死子弘基立以為請詔昇報聘諭使更致新主像契丹欲先得之昇曰昔文成以弟為兄屈尚先致敬況今為伯父哉遂無以奪乃復以洪基像來

蝗蟊畫像 新唐書五行志光啓二年淮南蝗自西來行而不飛浮水緣城入楊州府署竹樹幢節一夕如翦幡幟畫像皆齧去其首

僧壞塑像 太平廣記南中有僧院院内有九子母像裝塑甚奇常有一美婦人引行者同寢僧知是塑像為恠即壞之

不為影像 張子經學理窟古人不為影像繪畫不真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故不如用主

敬愛畫像 黃門龍川畧志丐者王江往往販鬻餅餌曉不能售輒呼與共食入田舍父老侶之飲食醉飽即睡婦女在側江不以自疑亦信其無他也以故陳入敬愛之至畫其像事以香火

削去繪像 宋史列傳石豫同錢適造廢元祐皇后議丞遷侍御史至中丞請削去景靈宮繪像

繪塑神像 遼史地理志木葉山上建契丹始祖廟奇首可汗在南廟可敦在北廟繪塑二聖并八子神像相傳有神人乘白馬自馬盂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車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為配偶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為八部每行軍及春秋時祭必用白馬青牛示不忘本云

無形之像 淮南鴻烈解原道訓釣者不能與罔罟者爭得射者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

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夫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注言其太也

帝軒提像 太平御覽帝軒提像配永長也循機竹機為政天地休通五行期化河龍圖出洛龜書感則也赤文像字以授軒轅

狂夫侮像 宋齊丘子化書狂夫侮像不知為像所侮

如鏡中像 齊東埜語楊龜山有讀東坡和陶影答形詩云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蓋言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

似雕木像 盤山語錄師云修行之人收拾自心似一尊雕木聖像坐在堂中雖終日無人亦如此香花供養亦如此往來毀謗亦如此惟此木像通靈通聖活撥撥地明道德一切事上物上却不住著也

想像 黃氏日抄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氣象也此程子之善想像者也宋人之想像大和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將併與其風範氣象皆明之矣吳異其常談宋景文公筆記曰老子云無物之像古語亦有想像韓非子曰人希見生像得死像圖之又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人所以竟想者皆謂之想像然說亦怪矣王彥章畫像記述其以奇取勝以嘆時事文字展轉不窮

宋蘇東坡詞想像賦高堂

仿像 韓滉瀾泉日記程明道涵泳伊川執持橫渠彷像康節玩素蹈厲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二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二十四　十八漾

像

奉迎聖像

宋會要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七月五日修玉清昭應宮使丁謂言本宮將來正殿設玉皇大天帝像又於
剗殿設聖祖天尊大帝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像營繕將就命良工鑄造尊
像詔江淮發運使李溥於江浙訪鑄匠相度地位鎔範俄而溥奏於杭蘇
二州訪得鑄匠已就建安軍西北小山鑄寫詔可　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李溥言玉皇大帝聖祖天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四殿聖像鎔範已成二
十四日以修玉清昭應宮使參知政事丁謂為迎奉聖像使修玉清昭應
宮副使翰林學士李宗諤副之作坊使淮南江浙荊湖都大發運使李
溥為都監集賢校理宋綬掌迎奉聖像使表奏　二十六日詳定所言迎
奉聖像合用儀仗鼓吹三千三百餘人從之　四月二十一日宰臣王旦
為迎奉聖像大禮使向敏中為禮儀使樞密使王欽若為儀仗使陳堯叟
為鹵簿使參知政事丁謂為橋道頓遞使　二十六日詔聖像所經州府
官吏賜宴設　五月七日詳定所言朝拜聖像皇帝服袞冕准月令孟夏
初秋暑服孟冬始裘尚衣庫袞冕皆仲冬親饗圜丘所服夾衣今方盛暑
未稱禮容欲望依袞冕制度改製單衣庶協時令從之　十一日詔曰欽
承寶命虔範睟容方涉炎塗即臨珍館特廣車輿之飾用伸迎奉之儀肇
創嘉名庶彰懿則其玉皇大帝聖像車恭以迎真輅為名聖祖天尊大帝
車恭以迎聖輅為名太祖皇帝車以奉聖輅為名太宗皇帝車以奉宸輅
為名　十二日以聖像至京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　十四日諸司具大
駕鹵簿儀仗鼓吹僧道威儀夾汴奉迎聖像宗室班迎于故驛群臣班迎
于通津門外七里曲還詣昇平橋朝拜是日聖像降舟升輅奉安于幄殿
帝齋于長春殿　十五日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大輦備鑾駕出乾元門
而西自右掖門直南街東至幄殿降輦以聖像在昇平橋之綵殿故避御
道焉頃之改乘小輦至開封府前之大次服袞冕詣綵殿酌獻玉皇聖祖
太祖太宗之聖像升歌飲福一如郊廟之禮而祖用乳禮畢改服靴袍乘
大輦由宮城西出天波門至玉清昭應宮門外幄次俟有司奉聖像由宮
城東出景龍門至玉清昭應宮東門文武群臣班迎聖像入東門帝迎拜
有司奉安于本殿帝徧詣焚香再拜禮畢還宮翌日群臣詣長春殿稱賀

二十七日以聖像至京命左司諫知制誥路振刑部郎中龍圖閣待制
查道奏告諸陵　二十八日賜大禮使已下休假二日宋真宗王京集為
迎鑄聖像詞一道　伏以北者擇福地而範鎔允成肖像詔輔臣而迎奉
仰祇降禎膺顧諟以誕敷錫福禧而紹至明靈眷祐景物清和跋履咸宜
薦承於昭鑒至虔報貺愈勵於精心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為聖像在
路詞二道伏以殊庭肇建吞眷祐之靈真御仰摹勵欽崇之意元辰協吉
延奉戒期至應延祥感通實冀適當煩暑常保清和俾跋履之咸宜繫高
明而錫祐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三清伏以誕膺眷祐祗竭誠明恭館
肇新用昭介祉睟容虔寫獲觀成功揆吉日以在辰奉真儀而戒路伏冀
鬱蒸靡盛氣序咸和俾利涉之攸宜彰炳靈之降鑒臣無任懇倒之至謹
詞

玉皇像

豫章續志郡之建德觀有玉皇天尊金銅像熊攸齋漫
錄天聖中為玉皇像用金三千兩至和初為真宗像用
金五千兩時又欲為溫成像臺諫上言乃止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奉安昊
天玉皇上帝聖像疏　右伏以天運斡旋之造雖默契於至神人懷寅畏
之心必仰瞻於邃宇載嚴像設以肅群情久緣蛇豕腥膻稍汙山龍絺繡
一新輪奐上格蒼昊是用蠲卜剛辰導迎法駕願憑陰相度陰陽百六之
災永錫康年贊君王億萬之壽元劉將孫養吾集霖巖道院玉皇銅像記
古人出入起居陟降先後無一息不如見上帝者為小心毋貳齋戒沐浴
如睹其容顏如聞其言謂如知其喜怒豈惟志氣清明者與之為一昭昭
之多非戴盆無不望天天豈蒼蒼者耶則有主之者矣皇皇乎國之必有
君也明明乎家之必有長也天地萬物父母此父母之父也乾為天為君
此則君之君也日月星斗之所以章也雲霞霜露之所以神也陰陽寒暑
之所以時也雷霆風雨之所以令也元會運世之所以推也凡仙佛神明
之出於人者皆其子也其言語文字而謂之道者皆其枇也而謂為者自
私以為玄眩焉者創奇以為博不亦醨雜之覆而川灌之欣哉乃世人之
所為事傲福於靈威徒知禱與而媚竈效靈於禨祥者往往事誨而忘河
不知巍巍蕩蕩叩首而在其上在其左右生生化化之所自出其簡簡穰
穰者豈塊土之賜而膚寸之澤哉吾為霖巖道院記玉皇銅像嘉其知本
樂其能事帝故論天於元氣之始尊帝於閶闔之先而豈不敢以人間意
者意之也仆廬陵太和閒居山之下霖巖道院者至元癸巳曹氏所建也
霖巖云者作霖父之所自號也霖巖壯志軒豁灑然方內外遠視高舉於
所居對萬松岡樾田造屋仙山幽雅梅溪縈環茂林翳蔚中事天帝旁為

先祠其不它取名而曰霖巖云者所以志也吾先君子須溪先生書之與爲不朽今其中子以立夫婦合治修範銅爲玉皇像天師真君侍不惟以承霖巖之志輔之翼之所以祈自今而始綿綿延延者於此乎在而住持道士明遠大師羅以莊捐已所藏鑄爲爐瓶以奉玉帝悉通圓滿盛大之觀以莊具石請記盍之永久夫著不息者天也不息則久久則大道院之始也至今而盛繇其所以盛則子之能于而居是間者之能其事也因今之盛而繼之以不息後之嗣羅者皆能以羅之心爲心其久且大者其與曾氏爲無窮則道院常如新也人事不能以日新而人心之新者常與天而同流則其事雖日又新焉可也吾既以事之實昔明其所以事帝又以事之可新者望於方來觀者皆可以興也則斯言也豈但記成觀美已哉霖巖諱良孺以立名聞禮婦劉氏嘉則延祐三年七月三日癸卯吉鑄像是日記

上帝像

嘉禾志天慶觀在郡西嘉禾百詠詩注七賢遺迹一嚴陵陽跡二蹇子處水三葛洪書額四吳道子貌真五張僧繇以致殿宇無燕雀巢六顧虎頭神二爲巢賊竊去七飛仙失名氏遭兵火並無存者外有唐開元鍾梁朝檜七寶上帝像宋翟忠惠先生集其獻三境上帝聖像青詞臣某言臣聞昊天有目之所共觀尚絶形容

上聖衆妙之所完成孰能體象敢以凡情之見解妄摹浩劫之高明深慮愚冥自貽誅譴伏念臣叨蒙覆燾祖識薰修每嘆玄像之不傳莫慰群倫之生敬力求繪素仰肖光儀用志歷年僅成茲事今者甫塵卅陛獲遂夙心竊惟高上至極之尊必示淵默無爲之相寫三清之奇拱用髣威神具萬德之莊嚴出臨霄極儼獲上通帝所克簡聖衷即乞頒降諸天普同供養咸瞻睟表永有依歸臣尚恐粉墨既焚闕藏雲闕復命工師再刻崇建琳宮流傳飇馭之姿妥奉吉成之宇庶存下土以廣真游臣誓願劫劫始終歸誠道蔭生身嗣續祗命玄科非敢萌纖毫僥福之心直以晝頂踵報天之實臣無任

天尊像

南郡新書武德七年遣刑部尚書沈叔安携天尊像賜高麗仍令道士往彼講道德經天寶五載巳來石門有天尊像及幢蓋容齋隨筆虞世南奉太宗夢見之有若平生詔於其家爲設五百僧齋并爲造天尊像一軀唐語林安國觀有琢玉爲天尊老君之像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年閏四月玄宗夢京師城南山趾有天尊之像求得之於盩厔樓觀之側太平廣記唐異僧惠寬時年六歲隨父設黄籙齋衆禮石天尊像寬不肯曰禮則像倒不勝致也既禮天尊果倒腰已折矣古今事通元和初有元徹柳實者父次合浦風漂舟入海抵孤島見天尊像有金爐紫雲涌出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尺有侍女自蓮葉來炷香二人告之見南溟夫人命侍女送歸王得臣麈史簡寂觀天尊銅像制範精緻然本乃佛像唐會昌中廢毀浮圖有惜其像者遂加冠于首衣以羽衣以爲天尊石夷吾詩曰赤土坡頭一寺基天尊元是一牟尼侍難只得同香火莫聽閑人說是非資治通鑑後晉高祖紀閩主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黄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丹政無大小皆丞者林興傳寶皇命決之文獻通考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九月臨以軍清江縣民李公邁至雲騰廟前過遇小童贈土塊還家剖之得天尊人王像五軀呂原明雜記主上詣寺觀至佛天尊像前皆拜問諸耆舊有自仁宗至今四世如此其前不知也酉陽雜俎都官陳脩古員外言西川一縣不記名吏因換獄卒木薪之天尊形像存焉王歇新志州南真仙崑洞中高二十丈仰視高遠青白雜錯真如雲漢中有白石高四五丈許巍然一天尊像道服冠幘偉岸如真孔克學詩集題開元鐵天尊像在西城昔唐玄宗夜夢臣入曰吾欲出建道場後荆州奏地擁鐵天尊像詔因立開元觀近年不存天上金像出地來陶鎔剖是一胚胎中霄飛入明皇夢玉宇琳宮取次開

玄元像

通鑑唐玄宗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上遣使求得之於盩厔上張流切下陟栗切樓觀山間近置興慶宮命畫玄元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唐闕史明皇朝崇尚玄元聖祖之教故以道舉人仕者歲歲有之詔天下州府立紫極宮度道流爲三元朝醮之會長安重清宮琢玉石爲玄元皇帝真像雕鐫之麗不類人工列太常樂懸服天子袞冕次又以玉石雕成玄宗肅宗二聖真容于殿之東室次又琢左右丞相李林甫陳希烈于東西序類詭金星之精瑩於終南主峯之西因號太白山其精化爲白石有紫氣覆之玄宗立玄元廟於長安夢神人曰太白玉石可琢爲像上遣使掘獲玉石琢爲玄元像高二丈許又爲二真人二侍童元一統志混天皇帝像在湖廣歸州舊州治西五里天慶觀唐開元二十九年牛僊客奏置天寶元年劉守滔刻之石唐元皇帝像及唐銅鐘在郡北龍興觀內有元皇帝像乃唐儀鳳二年歸州刺史董寄生所造銅鐘重十八斤唐王右丞集奉和聖製慶玄元皇帝玉像之作應制明君夢帝先寶命上齊天秦后徒聞樂周王恥卜年玉京移大像金籙會群仙承露調天供臨空敞御筵斗迴迎壽酒山近起爐煙顧奉無爲化齋心學自然

老

君像

北史李順興傳大統十三年順興謂周文曰可於沙苑北作一老君像面北作笑狀周文曰何為答曰令笑破蠕蠕時求解其意及蠕蠕滅周文憶語遂作順興象於老君側台州府赤城志天慶觀唐開元天寶中鑄銅老子像與地紀勝老君像在遂寧縣郭鐵像之下石壇刻云天寶五載歲在景午造唐林語北邙山玄元觀南有老君廟臺殿高敞下瞰伊洛神仙塑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製世稱奇巧元一統志梁山州郡城之西三十里永安市周氏園中有石老君像三尊相傳以為水漂至此背有字曰天漢二年刻王泉千聞見錄杜公悰為小兒子時嘗至郿應縣與群兒戲於野忽有一道士獨呼悰以手摩頂曰郎君勤讀書勿與諸兒戲指其觀曰吾居此既去悰即詣之荒凉他無所有獨其殿巋然存焉內有老君像初道士半面黑紫色始是詳觀其像頗類向者所見之道士乃半面為漏雨所淋也茅山志三清殿後沐髮老君像甚古長安志華清宮老君殿上有玉石為老君像制作精絕驪畫集劉莘老題老子畫像敵周儀於文老子談大道仁義已未流禮法因行滌虛無抱玄珠清淨為至寶剖斗息群競死聖止大盜詎可愚斯民狂瀾復傾倒不知世大變萬偽大就蠔欲以區區言反俗入義昊渾淪五千言道德何浩浩漢書求其說施用未深造衣食已有滋煩苛已能掃惜哉衰世士學術失探討流而為刑名慘礉極枯槁但見多申韓舉皆罪黃老聖人無常師有善取興皂問禮固有然誰謂孔徒小遺貌知是非君無論醜好雪窗詩集老子像函谷關頭紫氣濃獨教關尹喜相逢如何道德五千字不載周家藏室中胡祇適紫山巢題老子出關像物人已欲居九夷先生高駕還西之二聖中原不留跡卻從圖畫憫當時　國朝宋濂文粹跋老子像贊後　右李公麟畫老子像且述為贊謂老子始因母李氏為之姓此蓋本於葛玄之論然恐非也竊按李延壽所自序周時有李乾娶于益壽氏女嬰敷而生子耳字伯陽即老子也是則其母乃益壽氏何謂李姓哉延壽史臣其所書皆有據依終當不誣耳又按氏族諸書李氏出高陽氏高陽氏有才子庭堅為堯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其後理徵得罪於紂其妻契和氏攜子利貞逃于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姓李其姓李氏亦非自老子始也至於燉煌實錄所載則謂乾為虔而云老子之父姓韓名虔字元果又訛嬰為精而云老子之母精敷為益壽氏之媵人此固誕謬不可徵而道家八十一化書所錄則又謂李靈飛得修生之道其妻尹氏實生老子其諱則弘元耀靈其字則光明也尤與延壽之序不合愈不足取信嗟夫老子

一也或以為伯陽或以為老萊子或以為太史儋司遷尚不能為一定之說況其餘者乎讀古書者當思所以闕疑可也

奉安聖像

宋會要徽宗政和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以福寧殿東今上誕聖之地作玉清和陽宮凡為正殿三挾殿六前曰玉虛以奉三清玉皇聖祖北極天皇元天大聖后后土等九位東挾曰三光以奉十一曜西挾曰宰御以奉南北斗中曰赤時以奉太一東挾曰靈一以奉天遂天獻翊聖真武西挾曰正一以奉正一靜應真君後曰景命萬年以奉皇帝本命東挾曰峻極以奉五嶽西挾曰三洞瓊文以奉道藏四年宮成總屋一百四十二區詔以四月一日奉安神像于逐殿命太師蔡京充禮儀使保靜軍節度觀察留後楊戩充都大主管官其日設大祠禮料素饌及道門威儀赴大清樓權奉安處陳教坊鈞容樂黃麾細仗於清陽門外俟時告遷神像升絳殿腰輿禮儀使後從至玉虛殿下跪奏請降絳殿升玉虛殿側坐以俟奉安時至前一日皇帝齋于內殿尚舍預設御幄於玉虛殿東又設皇帝位於東階上西向設望燎位於殿之東南向太常設燎柴於殿之東南大晟陳登歌之樂於殿上前楹間稍南北向設宮架於庭中立舞表於酇綴之間設奉幣爵受幣爵讀祝官位於殿上東西相向設協律郎位一於殿上前楹間稍西一於宮架西北俱東向大樂令位於登歌樂簾北大司樂正於宮架北良醞令於酌尊所俱北向設陪位官位於殿庭東西相向設籩豆簠簋之位于逐神像前左十有二籩右十有二豆俱為三行俎二在籩豆之間簠二簋二在籩豆外又設尊罍位於逐神像前又設內侍供奉皇帝盥洗盤匜位於皇帝位前捧盤內侍在執匜內侍之西皆北向奉爵官執巾內侍在捧盤之北皆南向行禮前行事官及陪位望參官各服其服光祿卿入實簠簋俎良醞令入實尊罍樂正帥工人二舞以次入陪位官入就位禮直官并行事官入詣殿庭北向再拜訖各就行事位禮儀使太常博士立於御幄前皇帝自內殿服靴袍乘輿入幄次俟時將至禮儀使詣神像前俛伏跪奏神像陞正座訖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禮儀使詣幄前奏請皇帝行奉安之禮自是皇帝行禮拜跪執圭搢圭奠圭搢圭受幣奠酒望燎禮畢及進止前導皆禮儀使贊相其儀皇帝服袞冕以出近侍從升禮儀使前導殿中監跪進大圭少監副之皇帝執大圭宮架樂作至東階下樂止升東階登歌樂作至位西向立樂止以俟時至還正位訖禮儀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宮架樂作六成止皇帝再拜在位皆再拜內侍奉盤匜皇帝搢大圭盥帨執大圭登歌樂作皇帝搢

大圭執元圭諸神像前北向跪奠元圭於繅藉執大圭俛伏興搢大圭三
上香有司進幣呈帝受幣奠訖執大圭再拜樂止詣次位上香奠幣並如
上儀皇帝還位登歌樂作至位西向立樂止內侍奉盥匜皇帝搢大圭盥
帨登歌樂作奉爵官進爵皇帝洗爵拭爵樂止執大圭登歌樂作奉爵官
奉爵詣尊所良醖令酌酒皇帝詣神像前北向搢大圭跪奉爵官跪以爵
酒進執爵三奠酒執大圭樂止內侍奉祝版讀祝官東向跪讀皇帝再拜
內侍奉祝版置於神像前詣諸次位行禮並如上儀奉幣爵受幣爵讀祝
版官並降西階東向立皇帝還位登歌樂作至位西向立樂止送神宮架
樂作一成止皇帝將詣望燎位登歌樂作降自東階樂止宮架樂作至位
南向立樂止皇帝還位禮直官曰可燎東西各以炬火燎半禮畢皇帝還
幄次宮架樂作釋大圭殿中監跪受以還有司皇帝入幄次樂止皇帝服
鞾袍乘輿還內如來儀　四年正月十九日詔歲中及大禮開建道場日
數並仍舊制天寧節七晝夜老君生日年交保夏大禮前預告大禮畢恭
謝各三晝夜五月二十四日詔今後遇旦望冬年節天寧節車駕並詣宮
燒香　五年二月四月詔二月十五日太上老君誕日於玉清和陽宮設
道士登歌樂皇帝行酌獻之禮其日早皇帝入玉清和陽宮歸小次俟設

饌等畢請祝道士詣殿庭北向三禮升詣香案之右東向立自是前導及
執事攝官并奏請行禮事並以道士充前導皇帝服鞾袍升東階登歌乾
安樂作詣殿上西向褥位立定樂止降真誠安樂作一成止奏請皇帝再
拜訖樂作皇帝盥帨詣香案前褥位北向三上香執事者跪進幣皇帝跪
受幣奠幣執事者受幣皇帝再拜訖歸褥位樂止少頃真安樂作皇帝盥
帨爵訖執事者受爵赴著尊所攝大官令實爵皇帝詣香案前褥位北向
立執事者以爵站跪進皇帝跪受執爵三獻酒執事者受爵皇帝俛伏興
少立攝太祝東向讀祝文訖置于案皇帝再拜訖還褥位西向立送真欽
安樂作一成止皇帝詣望燎位乾安樂作至南向褥位樂止執事者取祝
文幣帛俟火燎半奏禮畢皇帝還位　十八日詔今後降聖節可依太上
老君生日例排辦行禮仍令本宮一月前檢舉以聞七年五月十六日詔
改玉清和陽宮以玉清神霄宮為名周益公大全集蓋璣璣觀畢工奉安
北斗像時前奏告令上皇帝本命殿神像祝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
某月朔日皇帝御名謹遣某官敢昭告于皇帝丁未見生星斗君皇帝丁
未本命真官皇帝丁未元辰真官伏以維北有斗事神之尊比飾祠庭載
嚴像設騰崇禧之別殿奉元命之列星因創新規併伸祇告尚饗　奉安

北斗像時前奏告祝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某月朔日嗣天子臣御
名謹遣某官謹上啓三清聖像伏以模七曜之真容雖載新於琳宇望之
清之勝境初靡隔於璿霄念設位之有期豈告虔之敢緩仰繫道蔭並佐
民生　奉安神像時前奏告北斗神像祝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
某月朔日皇帝御名謹遣某官敢昭告于北斗陽明太尉府天英貪狼星
君北斗陰精上宰府天任巨門星君北斗真人司空府天柱祿存星君
北斗真寅游擊府天心文曲星君北斗丹元斗君天禽廉貞星君北斗北
極太常府天輔武曲星君北斗天關上帝府天衝破軍星君并闕觀之神
伏以維北有斗象盡太微運乎四時斟酌元氣君人奉若其敢弗欽比新
琳祠寅事真像涓期安奉預布誠悰　奉安北斗神象祝文同前伏以斗
運天中臨制四獨蓋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必尊崇奉乃格福祥茲
營新宮嚴飾睟表安神伊始敢不告虔　奉安北斗神像時前奏告五福
十福太一祝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某月朔日嗣天子臣御名謹遣
某官敢昭告于五福太一君綦太一太遊太一小遊太一天一太一地一
太一四神太一臣綦太一民綦太一直符太一伏以斗有環域天之三辰
比飾琳宮載崇像設欽惟太一館御相望安奉有期併伸祇告尚饗　奉

安北斗像時前奏告太上皇帝本命殿祝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某
月朔日皇帝御名謹遣某官敢昭告于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
武緯文太上皇帝丁亥見生星斗君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
緯文太上皇帝丁亥本命真官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
太上皇帝丁亥元辰真官伏以維北有斗乃神之尊比飾祠庭載嚴像設
騰言介福之館御欽奉慈皇之命元因創新規併伸祇告尚饗宋蔡宗禮
北海集溫州景靈宮奉安聖祖天尊大帝聖像青詞七月八日　維紹興二
年歲次壬子七月朔日嗣天子臣伏為於溫州景靈宮奉安聖像遣某官
奏告謹上啓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元天大聖后伏以
降跡惡之秘殿嘗觀飈游敞萬壽之殊庭久嚴像設屬有風塵之警乃遷
山海之鄉館御未寧夙興是懼姑從原廟祇奉睟容省大弗親敢怠寅恭
之意干戈未定更延祚嗣之祥臣無任懇禱之至謹詞　徽州天慶觀奉
安聖像奏告聖祖天尊大帝　維紹興四年二月朔日嗣皇帝謹遣某官
於徽州天慶觀以某月日奉安聖像奏告聖祖天尊大帝伏以授冥先皇嘗
覩飈游之降朝真庶國可忘館御之修乃眷殊庭載嚴寶像將因良日祇
奉睟容尚兾領臨用光昭薦臣無任懇禱之至謹言　徽州天慶觀奉安

聖祖天尊大帝聖像二月二十六日維紹興四年四月朔日嗣皇帝臣謹差某官於徽州天慶觀奉安聖祖天尊大帝伏以僊源所自皇祚有開生而神靈既稟在躬之盛德施于孫子用昭受命之休符示現之祥延鴻可卜爰新像設虔奉真遊尚希歆饗之通永格和平之應

三清像

黃氏日抄佛所謂法身者本性也報身者德業也肉身者真身而實有之人也今分為三像而駢列之既失矣道家倣其所為尊老子為三清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太清太上老君况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爾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涇川志宣陽觀三清聖像記　涇邑宣陽觀隆興中道士徐致柔請舊額葺創於南郭外有石門鄉羅溪胡覺施錢四十萬造三清殿宇淳熙四年鳩工立柱架梁楹矣一日為大風所仆衆謂基址隘陋不稱建立次年知縣楊公懐合衆緣遷于茲地殿宇比舊益宏壯而聖像未設胡君以為無仰衆人合能就此且心固願為之越明年以錢百緡成壇座即命茅山守永庵周守静經立聖像侍衛俱備今三衛直者列世明彰施金來為像飾工力精緻合度二費為錢一百萬觀門散募助費十不及一淳熙十年六月慶成胡君與妻殷氏漾男昇華及孫婦曾孫顗珠璩皆集是嘗歲成茲事者邑人創見驚異自他方來觀者咸稱嘆以為名山福地所未有胡君又欲重美大殿地加文甃柱加丹漆與像設稱先嘗捐金六百千為三門又捨田產道其頤力洪大輕財樂施所以成立此觀者不一端天報公以壽考子孫慶衍福祿崇固其始於今歆刻石以記造像功其他侯觀宇周備求名士總其事而大書之是年長至日纂緣開山知觀道士王君水謹記從政郎新筠州州學教授汪熙書

太乙像

遼史太祖紀八年是歲君基太一像數見詔圖其像宋會要高宗紹興十七年十月十三日禮部太常寺言准詔討論太一典故今所屬踏逐吉地隨宜修建太一宮塑十神太一神像候宮成擇日奉安過四立日就本宮行禮詔依令兩浙轉運司畫圖申尚書省取旨初司天監夔芝蘭言按太一有五福君綦大游小游天一地一四神臣綦民綦直符凡十太一凡行五宮四十五年一移自雍熙年入黃室巽宮在吳分蘇州請其地預築宮祀之章傳玉堂集西太一宮開啓告遷中太一宮太一神像道場青詞　伏以肇新館御上纂天極之居恭迓威神來涖京師之野肅清長至申命元臣奉晬象以告遷會儆休之降監攄陳熙席庶達齋誠　中太一宮太一并歲德神像佛塑造了畢就西太一宮開啓開光明道場青詞　伏以肇建琳庭上擬太霄之祕載圖威像仰模貞室之容極工筆之精妍增靈光之明潤爰申昭告冀亮至誠　中太一宮開啓奉安太一神像禮畢道場青詞　伏以高真降格甫臨象日之畿恭館靖嚴夙駐拂雲之馭寧神茲始凝祐無疆爰備用於靈科特肆陳於黼席冀回慈鑒俯亮齋誠延至緒於明昌賓群元於仁壽宋王珪華陽集依韻和王宣徽奉安中太一神像　太一真庭結寶壇中涵元象本無言三山波濤樓臺近北極星環劍佩尊歲入飛宮初在丑神移列馭直從坤妖氛自遠靈旗卷瑞穀常登御廩蕃曉日破紅浮闕拱夕雲凝紫護周垣龍隨聖筆樓碑首鶴帶仙書語洞門天馬應歌來仗衛獄祇聯職聽朝昏傳聞祠客新吟苦玉案終來上帝恩

茅山造像

馬明叟實賓錄唐李德裕於茅山造老君孔子尹真人像為茅山三像記

赤帝像

續通鑑長編景祐四年正月乙丑置赤帝像于宮中以祈皇嗣

真君像

江州志德化縣太平興國宮明皇殿有金銅真君像胡文恭公集醴泉觀雅飾真君聖像祭告青詞　伏以神泉有開閟館惟舊紹營祕寢修奉晬容祗告于靈尚監茲志

三茅君像

文苑英華王師簡卞伯宮三茅君素像記　太上立德立言以弘其教生人活國其用不極跡于恬澹一作漠者則詣真理秉化出入人紀周窮廣成柱軒皇之尊關令闡玄元之訓宜捜虛極呼噏日月上賓之僊代有其人今茅真君伯氏仲氏虔奉玄樞遐然若喪脫屣萬類騰跡三清學宗其門者綿代不絕時謂朝山之月肩駕擊轂白鶴紫氣必應其晨或者既說則曰真君長往亦以緒吳越司命籍人案生死吾不知其故關書且嘗遺一畝之宮于山之陽去而復返其號下伯之一有不字治榛蕪積焉游者憮然則有東周黍離殷墟麥秀之歎翔靈儀何處哉我河東廣平公一作我河東公革魚乎此藩吏之師法實奉黃老以根政源嘗謂開元承平之代上奉無為以宅清靜一作淨玄門盍祐有國有家者屬馬跡是捨像入之錢以宏其棟宇置真君之像惟肖其儀形設靈幄於兩楹分三座而鼎足以嚴其觀雙侍童衛焉以備其教龍虎君君字一作戶右瑞翊焉昇其堂盥稽首拜手忽若前後左右旋一作拄節羽衛從諸天行擇其氷容以敬以肅則若美其目口一作美目甚口流睇發論破人昏惑往真之跡將墜復振此教之演贊事而弘深其率教者曰興廢繼絕則由乎人豪福獲祉必感乎志公恒以貴

菉法會元辰修畢仍歲必繼數紫陽玉真當賀表而頒命列陪位而贊拜
磬雜天籟霄燭如星奉章上玄昭格昊帝蓋所以保和封内儲慶皇家門
閥之祥我事正禱至我賢侯之業也粤元和中午歲十二月二日新宫始
成無傷物利公之宇内百姓不知有嚴有翼如合造化道士孫智清玄門
龜龍以標儀矩受成事指顧而叶焉乃欲章明靈跡延耀丕業請
介一作介於戎以者譔而刊之師簡捻于良畫故不敢没其美云

真人像

唐書地理志寧州寧真縣本羅川天寶元年獲玉真人像二十七因更名一本云天寶六年寧州羅川縣金華洞獲玉像以刻宿之真惟少氏宿改縣為寧真藝文志道家類寧州通真觀二十七宿真形圖讚一卷

忖留神像

長安志水經注曰秦始皇造橋橋之北首壘石水中舊有忖留神像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頭班於是以脚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没故置其像於水中惟背已上立水上其後魏武帝重造忖留之像因東馬見之驚又命下之

真武像

楊龜山語錄劉元承言相之無所不用其敬嘗掛真武畫像於帳中其不欺暗室可知曰相知不自欺則固可取然

以神像置帳中亦可謂不智曰何以言之曰果有真武則敬而遠之乃所謂智帳中卧之處至褻之所也何可置神像龍虎山志重建三清殿壇樓三門碑中宮遣内侍授尚方所藏玉真仙像二玉壽星像一玉數珠百上亦遣侍臣授水晶玄武像與宗師張留孫吳興志烏程縣右聖宮在卞山南紹興初道士沈無旱結庵此處忱惚見真武像命工圖寫刻石奉事既而菴前石洞有一龜蛇相隨而出自是晝出夜藏人加歸嚮因建祠宇老學庵筆記翟公巽參政守會稽日命工塑真武像既成熟視曰不似不似即日毀之別塑今告成觀西廡小殿立像是也道士賀仲清在傍親見之而不敢問清波雜志向在建康於都人狄似處見其五世祖武襄公文像智高時所帶銅面具及所佩牌上刻真武像世言武襄乃真武神也 國朝僧蘭古春珠林叢 東里庵塑真武像疏 太上以玄門設教清靜為宗真武由道化鎮天威靈振古乃聽東里餘閑之地欲奉北極仁聖之尊煉水大於坎離混融真氣列祺劍於鄧竇高擁仙班端拱而項帶三台肅務而威行九地受符金闕顯八十二化之身奉命玉清統五百靈官之衆實傳法之教主為治世之福神雖假土木成形必藉錢財下手請施主揮金指廩朝拜高尊俾資道立命安身遊行三界因人成事與道合真六甲衛

靈示淨樂誕生之相五龍捧聖儀武當修道之時錫我百朋報君多福

五神像

南安志大庾縣東去五里五昌廟内有五神像昔漢長沙王庾嶺率百粵佐諸侯傳國五世謂之五神者有昆第五人與歆聞死靈為國殤以刻神像于廟至今郡人瞻仰致敬

祠山像

夷堅志曹耘李本功顯太尉第三子也居台州中于山下嘗夢到大宮室入自西廂廸邐過東北角望塑神一軀甚大瞻仰而行長松巨桷陰森滿庭肅然起敬傍有兩楹將就生少憇神擡手止之曰不可知為祠廟亟從東趨出所經復處至以問計者喻數百覺而恍然甚皆趙亮夫茂德為廣德太守遣信來其女寄祠山圖一軸展觀之宛是宵夢所觀始萌奉事張王之意俄有擕三畫詣其質庫求十千掌事者斬之容曰吾買時用錢三十萬此名筆也特以急闕之故暫行權質勿慮不來贖也閱其一乃壽星像以白曹曹命如數付與旋又求益至三凡滿二萬而去徐視其二蓋祠山像貌州青烽如其人後不復來於是決意香火即都監趙訓武之子巽工摹寫捲納竹筩中置於佛堂久而忘加標飾都監忽若為物擊單仆不醒遂作神語曰汝兒子奈何抛我於污穢處家人莫知其旨或曰三哥多雜好必其所為問之果然急使取之已失所在一小

兒言前日見某婢撕一箇竹筩入後園枯井了試令下取乃像卷也污泥滿外而絹素不濕都監少頃即復常而婢疾作荐瘵不効夜卧叫呼徹曉頭髮爲鼠齧盡經三日稍愈全如癡迷遂遣之出聽其自如曹氏舉家迨今不食豬肉慶元二年李本為福建副總管與大兒說

龍王像

輿地紀勝成都府在廣都之慶成院有隋文帝御容及八龍王繪像後周末有曇延法師住持講涅槃經常有八老叟來聽後訣其一師惟問之乃曰郁延即位項骨未正彼奉帝命往正之耳因以神膏名龍涎貽師曰可賫郁延首既而隋文受禪頭疾下詔求醫僧以膏進遂愈乃建此院 嘉禾志陳山顯濟廟在海鹽縣紹熙七年六月旱蝗知縣李直養因禱于龍君得小龍以歸就縣廳設醮三日後果雨是歲大稔聞于朝進封龍君為廣惠淵靈侯龍母為龍君夫人紹熙二年李直養建新龍君龍母二大殿莊龍君像塑侍衛八軀塑龍母四龍王像置供且繪龍于壁自廟門而下皆一新之

青溪神像

類說趙文韶住清溪月夜唱西夜烏棲飛忽有青衣曰王娘子傳語聞君歌聲有閑人者須臾女至容色可憐文韶為歌深契女心日但令有瓶何患無水取子宮之令婢歌繁霜自解裙帶縛箜篌歌曰日莫

冊心寸意愁君未知寤覺別去明日中女姑神像青衣立前皆夜所見者

鍾馗像 補筆談 唐明皇忽夢鍾馗乃詔畫工吳道子如夢圖之傳告天下。悉令知悉。宋熙寧五年。上令以禁中本模搨鐫板印賜兩府輔臣各一本。是歲除夜。遣宦就東西府給賜鍾馗之像。石林燕語 元豐元年除日神宗禁中忽得吳道子畫鍾馗像。因使鏤板賜二府。吳沖卿時爲樞密。欲贈以常例。王禹玉曰。上前未有特賜。此出異恩。當稍增。乃增五千。其後御藥院遂爲故事。明年除日。復賜沖卿例復授五千。沖卿因戲同列曰。一馗足矣。衆皆大笑

張婢神像 夷堅志 紹興三十年張壽朋在鄉居。赴近村燕集。嘱家婦輩守舍至夜未還。庖婢多喜者忽自縊於屋後。是日適嘗以過失撻疑其不忍一朝之忿。舉室驚撓。救治弗得。乃適檮里社叢祠。三更而甦。問其故。曰始者實以忿懼。妄爲此舉。旋則昏眩蒙蒙然似大夢中。見兩箇官首各襆頭。一人著紫公服。一人著綠公服。同語曰放去放去。他家既相禱如何不周旋。因遂得活。明日張氏爲具酒饌召巫賽謝諸神。婢觀其像云並與所見不同。別一套初入張門時笥中帶一卷軸置于神堂側元未嘗取視。漫展觀之。一紫一綠相對正佯昨夕示現者。見婢微覺笑容。蓋其靈感也。乃信幽冥間無問尊卑小大皆能隨力自表。以享祭供牀非偶然

增五通像 武林紀事 一大獄吏在獄中其門出視之。乃向日所錄囚也。驚問之曰。汝何得至此。因曰某之死無憾。但有一事相浼。大和樓五通神皆某等革爲之。近有一人適他所。今見虛其席。某欲充其位。欲求一差檄如行移明言差充其位神爲焚之。無幾有憑據也。吏乃許之。爲書牒而焚之。數日東庫樓上五通神日夜喧鬧如爭競之狀。人吏不容安跡。吏因密告庫人向日所遇。大駭。與相增塑一神像於中。即日安貼如初。至今有六五通神。時嘉泰壬戌八月也

銅官廟像 郤掃編 湖州銅官廟偶像衣冠甚古其婦人皆如世所藏周昉畫人物。蓋唐人之遺蹟也。翟公巽尤愛之。暇日多至廟中觀焉。往往裴徊終日。又嘗作大銅香爐施毗陵天寧寺。塔下銘其上曰公巽父作爐燎薰覺皇。

野火燒像 隋書五行志 開皇十四年將祠泰山令使者致石像神祠之所。未至數里。野火歘起。燒像碎如小塊

滴乳成像 都梁志 在寶慶府寶方山有崖洞八所。其一棲真。其二上房。其三太保。其四朝陽。其五迎陽。其六笑蓉。其七隱仙。其八花乳。龍甲神像皆滴乳所成

嚴叱金像 宣室志 唐初有神像用金而製。傳云周隋間有術士鎔範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宮中。爲其殿宇甚嚴。玄宗嘗幸其殿。榕而觀焉。時肅宗在東宮。代宗尚稚。俱侍上。上問內臣力士曰。此神像何所興。亦有說乎。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占王者在位之幾何年耳。其法當厲而叱之。苟年甚永。則其像搖震亦久。不然一搖而止。上即嚴叱之。其像若有懼。搖震移時。仆于地。上喜笑曰。卿如謂我爲天子幾何時。力士因再拜賀。上即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孫叱焉。亦動搖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玄宗在位五十載。肅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十有九年。盡契其占也。

諫遷神像 宋史何鑄傳 鑄遷殿中侍御史。時遷溫州諸宮殿神像于湖州。有司迎奉所過騷然。鑄言。舉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海之歡心。浙東旱荒。若加勤動。恐道路咨怨。乞務從簡約。不得過爲騷擾。疏奏。其事遂已。擢諫議大夫

不信靈像 三槐王氏雜録 范彝叟爲右丞時。五岳觀災。或曰可速修之。其像甚靈。昨奉安時。數十人舉一像。非夕數道士能舉之。范曰。果靈何不休焚之。上笑而已。時以聽直言斯盛德也。

禁毀神像 資治通鑑 隋高祖紀 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始詔有毀佛及天尊嶽鎮海瀆神像者。以不道論。沙門毀佛像。道士毀天尊像者。以惡逆論。

毀壞神像 宋葉水心集 爲王柟木叔墓志。木叔知江陰。嘗毀壞瘟神像。宋史列傳 蔣靜第進士調安仁令。俗好巫。疾癘流行。病者寧死不服藥。靜悉論巫罪。聚其所事淫像得三百軀。毀而投諸江。

道人塑像 夷堅支 湖州烏鎮普靜寺本梁沈休文父墓也。當武帝時休文貴盛。每歲春一來拜掃。其反也。帝必遣昭明太子迎之遠郊。因就築館宇。休文不自安。遷葬金陵。而捨墓域爲寺。昭明亦以館爲密印寺。其後二寺各祀以爲土地神。宣和間普靜遭火災。僧尚奎將改塑神像。方擇良工。有道人風來秀發。詣奎言。從建康來。素精此藝。不較直。但莫得使人相窺覘。奎喜而用之。數日工畢。正擬勞謝。長揖而去。衆異之。皆入祠瞻視。於壁間忽見絕句云。昔作梁朝相。今爲普靜神。千年英魄在。代代護僧人。共證爲休文不缺。

印施聖像 黄氏大積善録 世之好善者樂印施諸聖像。此雖未可爲必獲福。亦作善之一端也。然率用紙一幅。又不彩繪褾背。故施者甚簡慢。而得者甚容易。未有不卷而藏之與廢紙同束者。或拈於壁角。塵垢漫污。或兒女毀壞。狼籍於糞壤中。其

間能標背而置諸淨室朝夕奉事者百無一二焉究其所以則非他人不敬信之罪實印施者不標背而不能使人敬信也且印施聖像本為求福而反先獲罪不惟為自己之累德而反累於他人得無罪乎夫好善者誠欲作此一善事要之不須多施唯彩繪標背而少施可也如此則未有得之而不歸向崇奉者一則出我之至誠二則使人自然敬信三則不為累德智者觀予言當自釋矣

王母像

倦游雜錄故華清宮在繡嶺之下山半有王藥峯峯側有夫紵作王母像雖小有損闕之處而丹青未甚暗昧其御路皆甃以蓮花塼十餘步則栽一石柱柱端有孔相傳云開元天寶中貫以紅綿絙宮女攀援而上　宋史高麗傳其國俗正月七日家●為王母像戴之

鍾呂像

續相臺志王公平湯陰人生而穎悟總角從學父母素喜道家繪鍾呂二仙像旦夕焚香禮之一日公自學舍還家入草堂見鍾離左手提丹右挽袂而出狀有所授公懼奔告於父母父母往視之閒然無見惟畫像在焉

呂公像

耆舊續聞胡公傳在毘陵遇知命先生後誤是呂洞賓追想其貌欲使畫工圖之不得及至荊門忽一日公聽蕭客有人云某知府有書令且往某州回途請回書客去開視乃是南京石本呂公畫像

與毘陵日所見狀貌無少異　呂洞賓多遊人間石村沈家畫壁至今猶存所畫之像藤蔓交蔽其體惟面貌獨出　後山談叢世傳呂先生像張目露顴提腕而市墨者乃唐人也南唐後主使工訪別本而圖之久而不得他日有人過之自言得呂翁真本約工圖其像而後授之工後以像過之客舍市邸方晝卧叩關不發問吾像如何且使張之曰是也相語而覺稍遠已而聲絕發門索之無見也意客即呂翁也乃以所畫像獻之今有傳焉深静秀清真神人也　元一統志祇園寺在歸安縣西南東林寺東廊有呂仙像在薜荔中　輿地紀勝昌元驛後竹溪亭有呂仙翁石刻像筆法奇妙精采動人紹興末衛兵王忠以候部使者方登梯施帘幕俄見一青巾白袍携籃者立于階所問語令避不應久之忠疑為土神降揖而拜漸近則漸隱至碑所沒不見遺一墨于地忠始悟其仙翁欲取墜墨已陷于石中因號跣之珠香奚驛有石刻詩云東西南北留蹤跡縱意風狂到處尋朝朝暮暮去尋人及至人尋還不識或云此乃仙翁題之驛中　吳興續志洞賓至東林於祇園寺壁自畫其像歲久薜荔周匝于壁四圍界出其像宛然曾不少侵人始知為仙迹云張氏時遇兵火寺廢其迹遂泯　筆錄滕宗諒守巴陵有華州回道士上謁風骨聳秀滕知其異人口占詩贈之曰

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風一劍橫回閒之憮然大笑而別或云宗諒因寄令畫工圖其形今岳陽樓傳本狀貌清俊與俗本特異　張元幹蘆川歸來集呂公像巾裹唐裝本布衣平生唯識一鍾離此中養得嬰兒就世上行尸有許悲　秋空一劍岳陽樓醉裏乾坤日夜浮五百年間興廢事不知誰是赤松游　吳澄文正集題洞賓像大地虛空共一鑪煎烹元不費煎烹安爐立竈燒凡火狡獪聊思老樹精　虞集道園學古錄題呂洞賓見勝于京像　一杯湖水碧於天飛劍來時月正圓天下儘多憂樂事翛然未往又千年　洞庭無波明月萬里我時見之劍若秋水　許有壬至正集洞賓像三山引去幾萬里道在眼前人不知雲海從公定何日秋風先染鬢成絲　劉靜修先生集呂洞賓畫像　微茫洞庭曉瀟洒崑崙秋海蟾生碧天相從何處游　馬虛中霞外集敬讚純陽真人畫像　自從樹老城南月不把玄機輕漏洩秋風千古洞庭波是凡是聖從渠猜　蜀朝新錄詩題呂洞賓畫像　三清八表恣遨遊逸氣飄然隘九州二十年前相訪處至今猶想岳陽樓

二仙像

南雄路志仙女巖在州東北距縣八十里中有二仙像謂秦時二女避地於此得道飛仙

羣僊像

太平廣記唐開元中玄宗夢二十七

仙人云我等二十八宿也寓直在天我等寄羅底閒已三年矣後訪得石像二十七於寧州羅川山鄉里人言頃年有底老者不知所來厖眉皓髮異於他叟於山下賣酒常有異人來飲一旦眾異人謂底老曰加其醞更一飲不復來矣次群仙畢至飲酣居下一人云我請刻眾仙之形以留於世乃取石二十七片刻成二十七人俄頃之間遂得眾仙之狀皆誌仙之名氏於背安訖而去

真僊像

唐書禮儀志玄宗御極多年尚長生輕舉之術於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興焚香頂禮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陳醮祭相繼於路投龍奠玉造精舍採藥餌真訣仙蹤滋於歲月

麻姑像

赤城志台州府仙居縣麻姑岩巨石磐礴如人立其上有洞旁兩石對峙高深各踰丈俗呼風門有麻姑像存焉

女僊真像

太平廣記蔡女仙幼而巧慧善刺繡忽有老父詣其門請繡鳳眼畢功之日老父觀之指視安眼俄而功畢雙鳳騰躍飛舞老父與女仙各乘一鳳昇天而去敕於其宅置靜真觀有女仙真像存焉云晉時人也

僊師像

吉水志芳山在縣南山勢回複成一洞其中寬平有斜徑穿山腰而入岩之鑄有石像石爐歲旱禱雨於此神相傳為楊仙師

仙人像三槐王氏雜録金州石洞有石門門間有仙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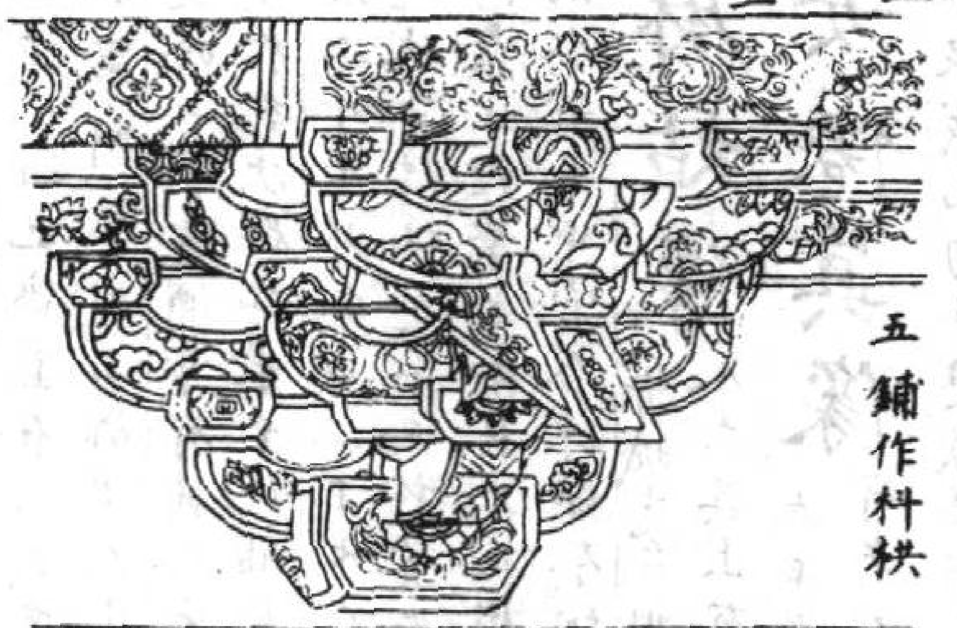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二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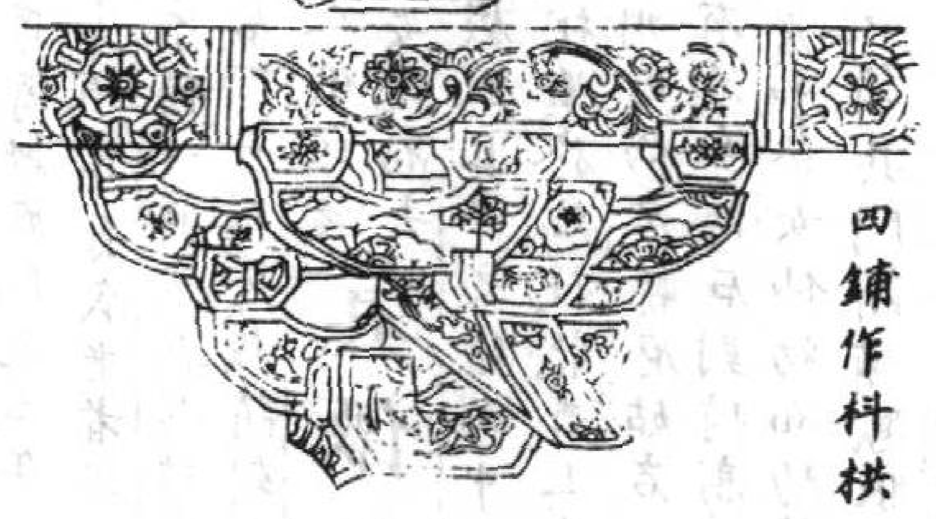
匠匠氏諸書十三

營造法式彩畫作制度圖様

五彩遍裝名件第十



五鋪作枓栱



四鋪作枓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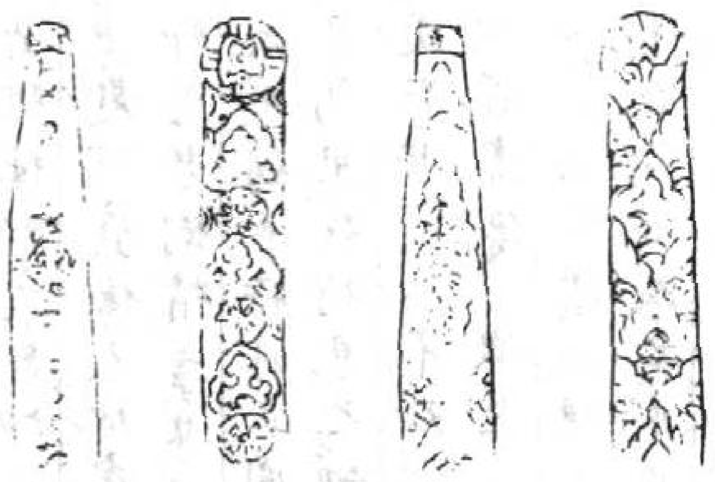
十八漾

梁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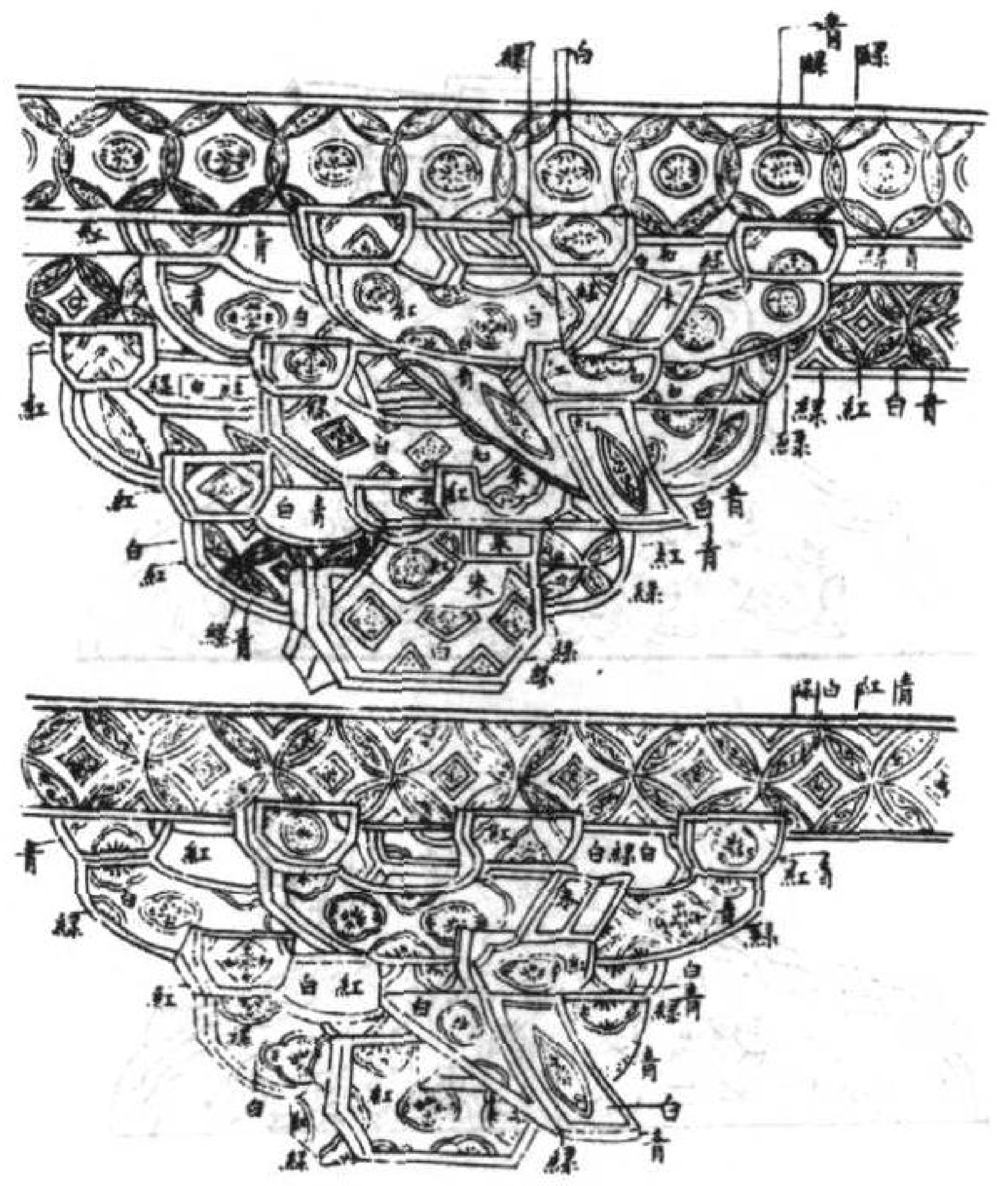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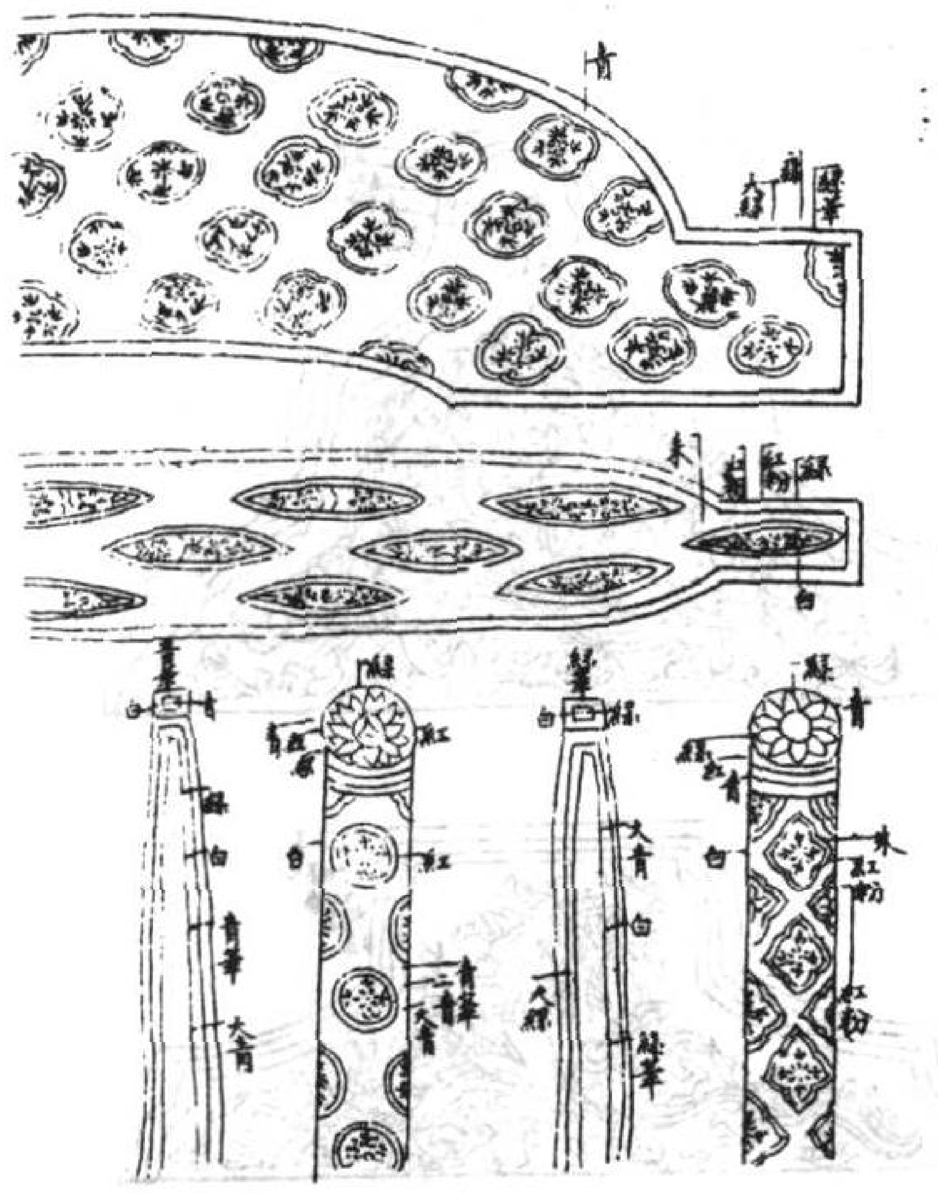
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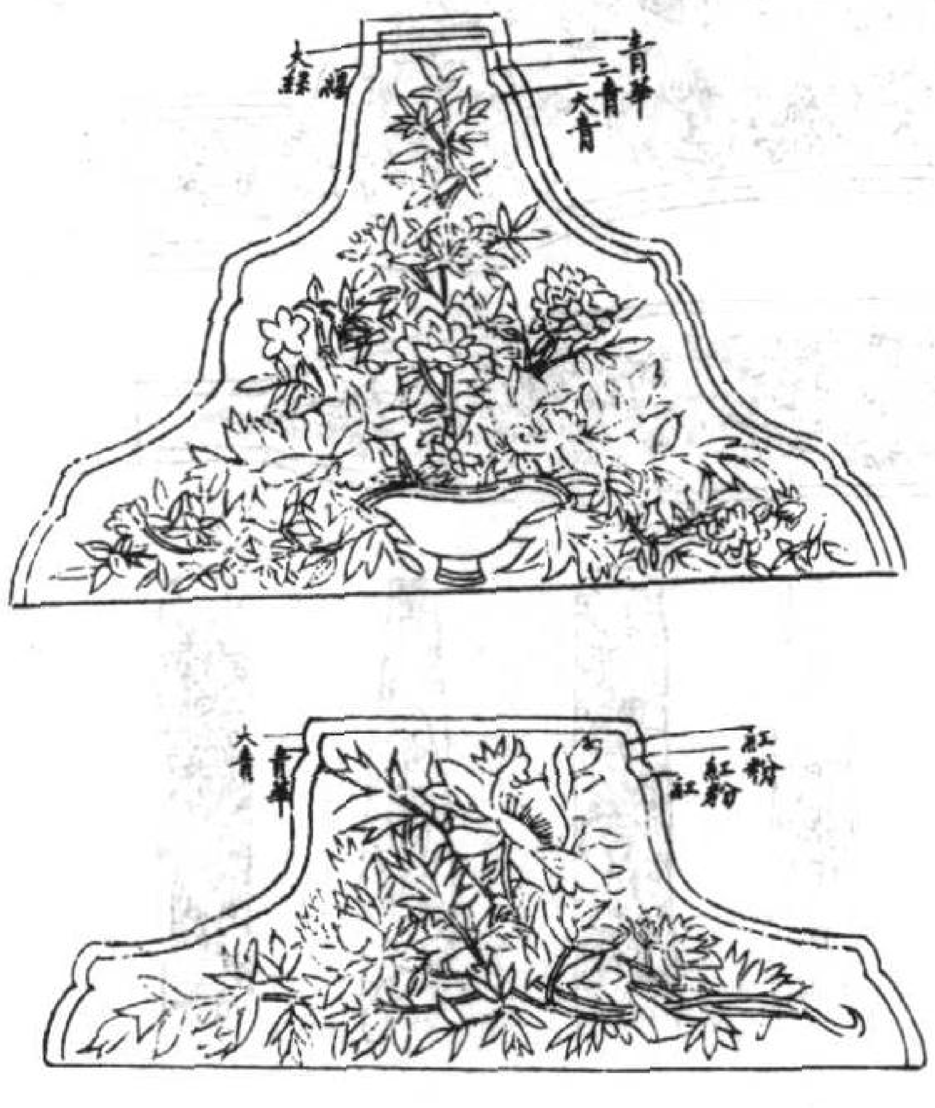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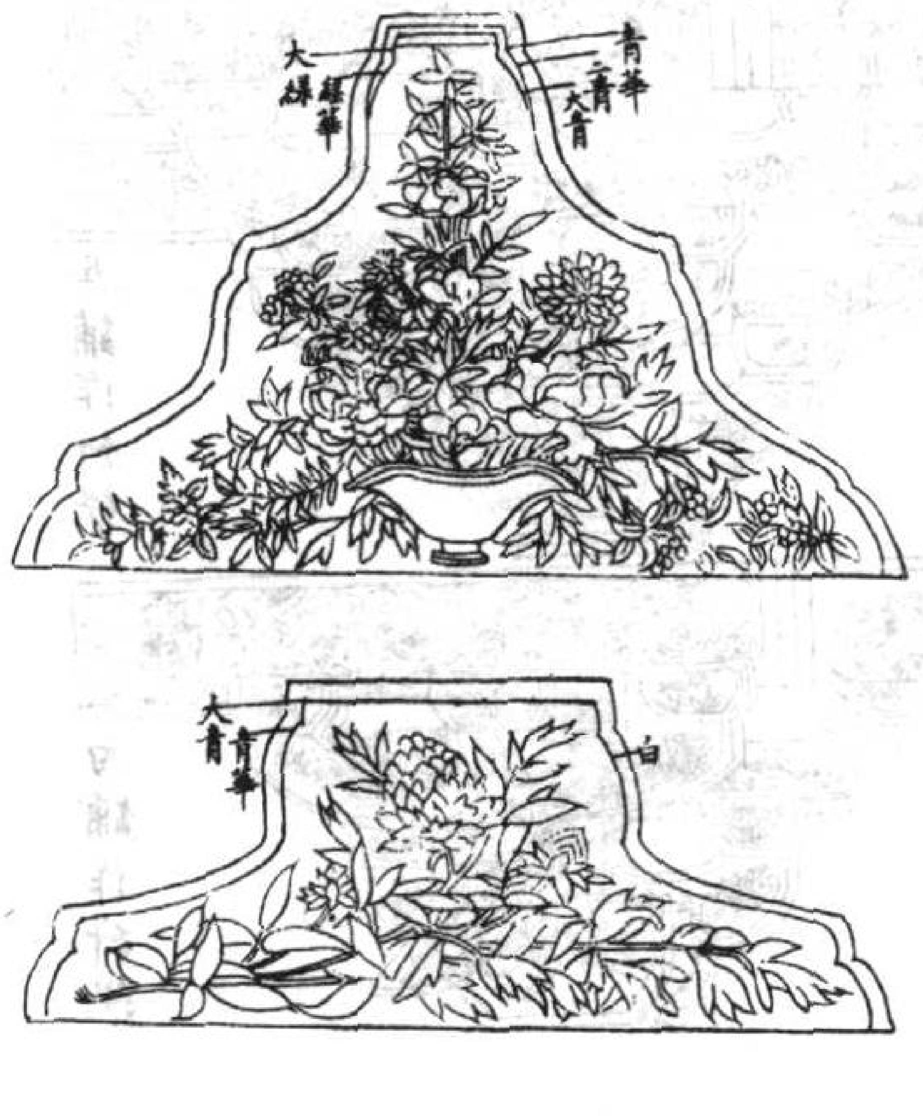
五彩裝淨地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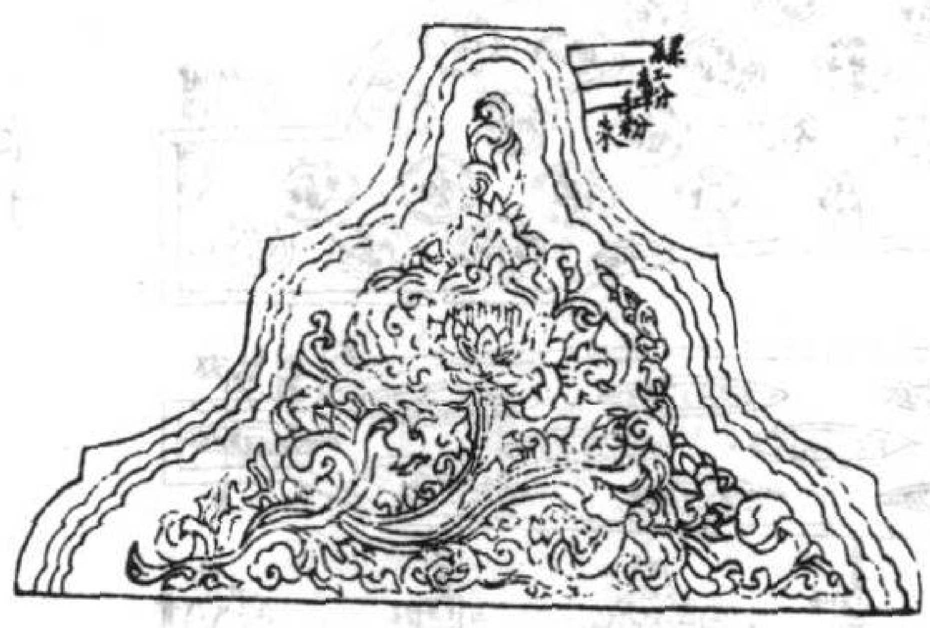


梁椽 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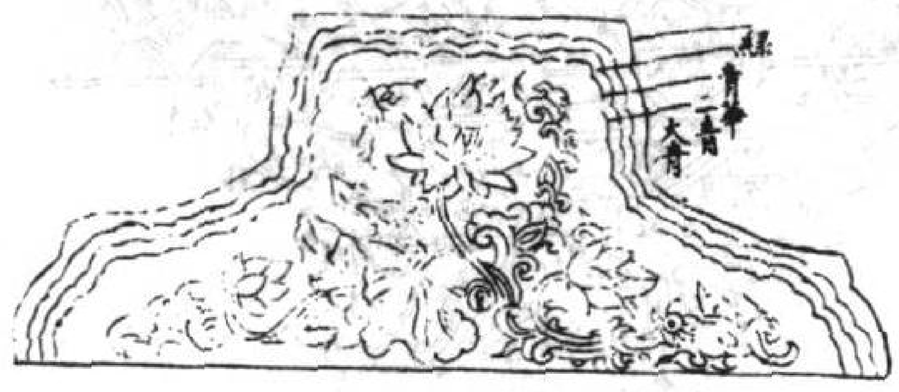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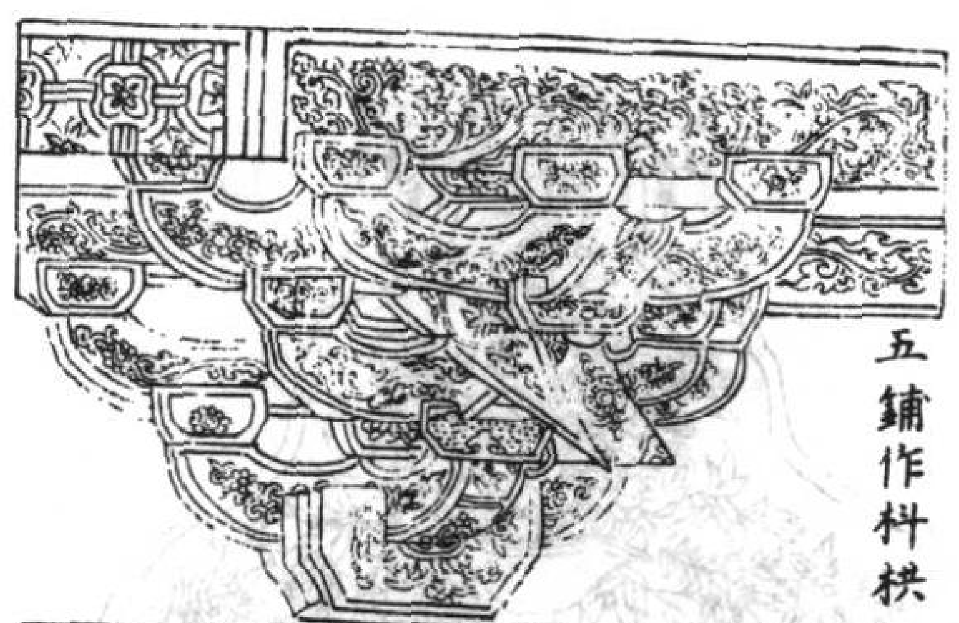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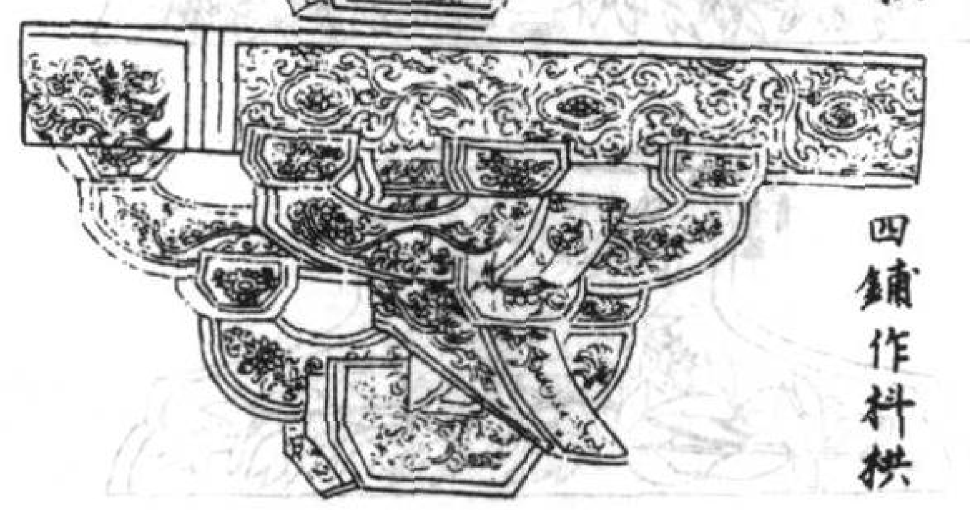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二百四十四　五

碾玉裝名件第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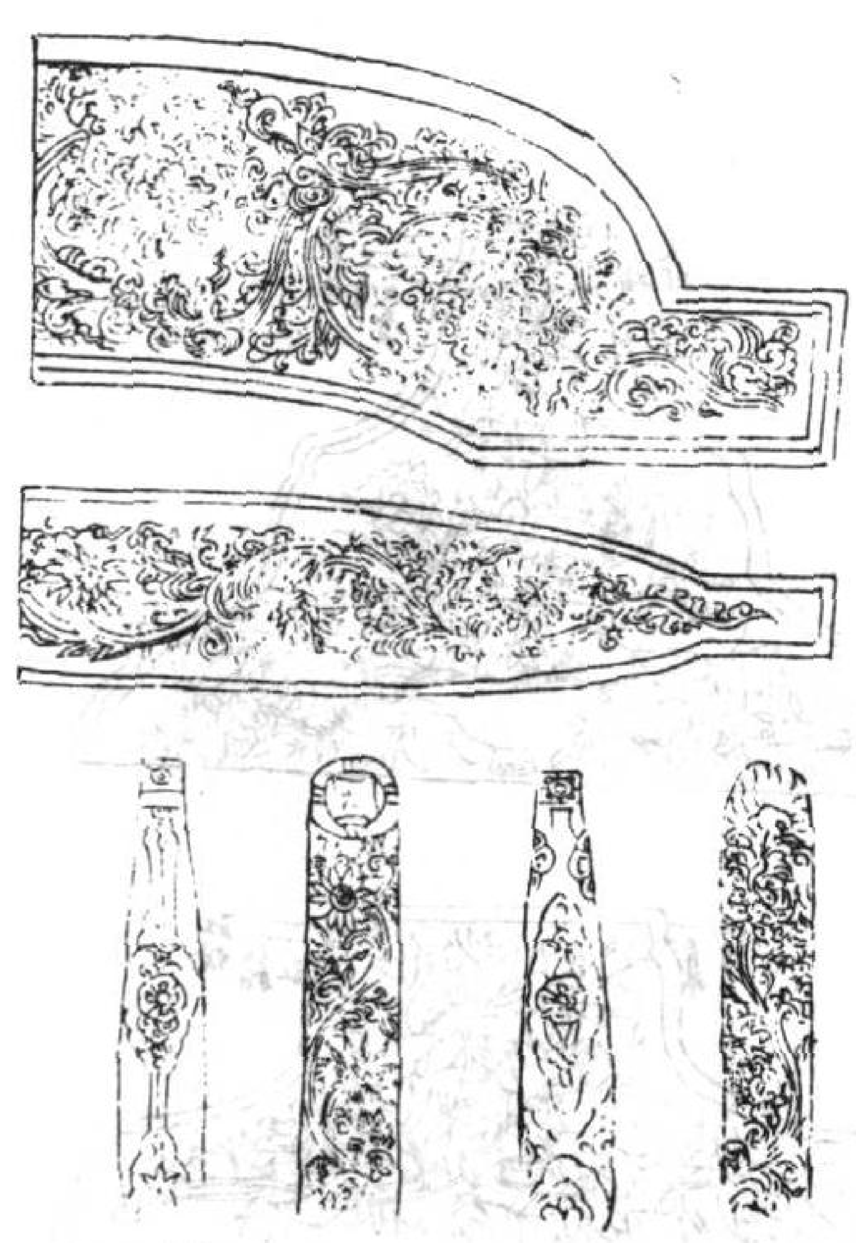


五鋪作枓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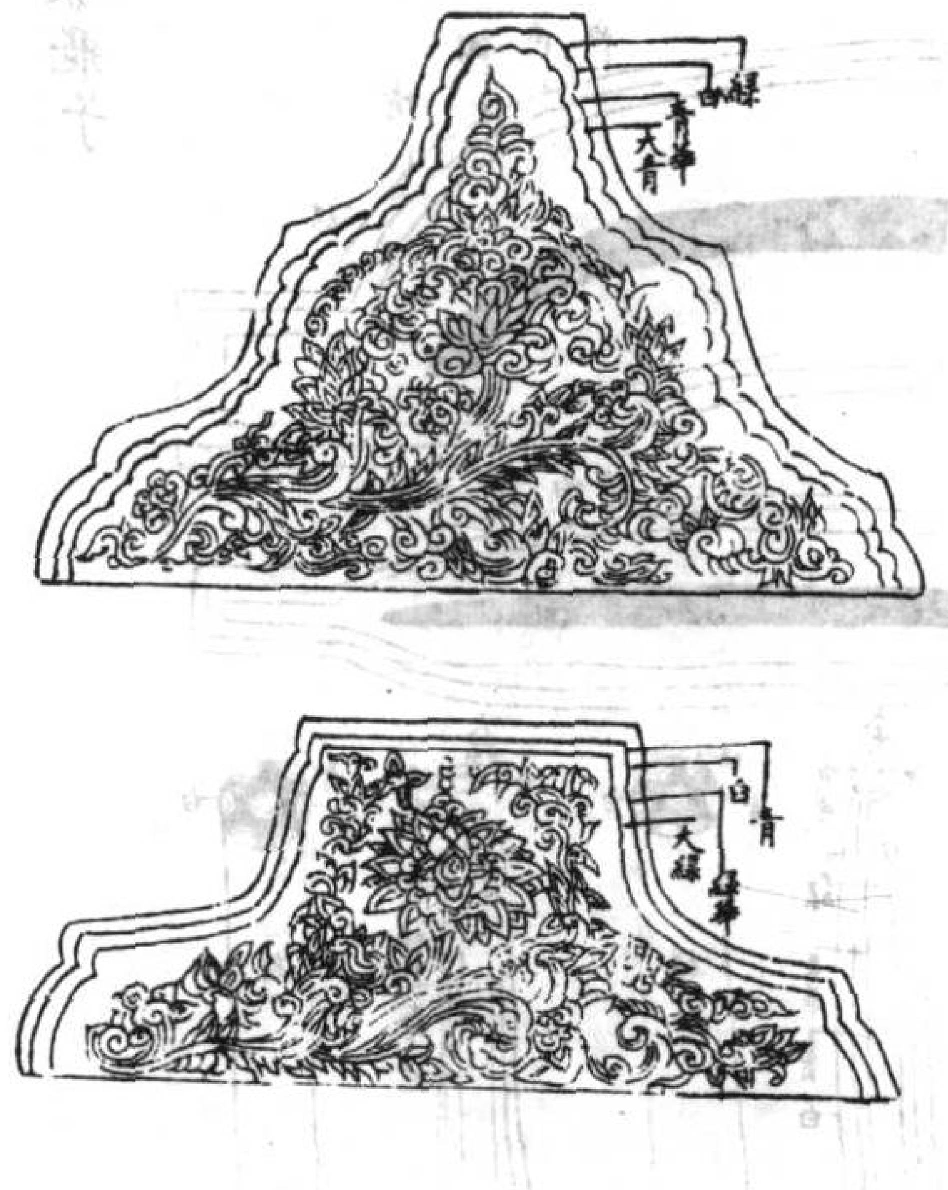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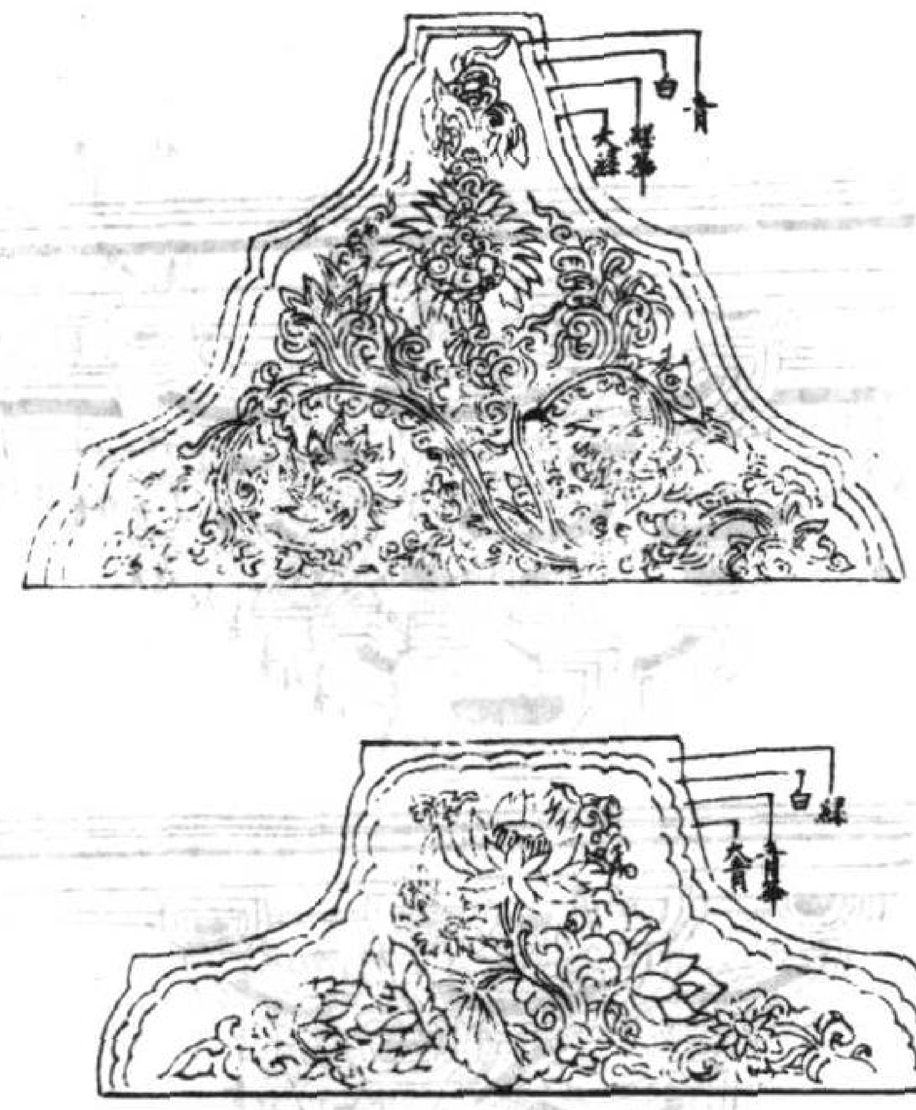
四鋪作枓栱

梁椽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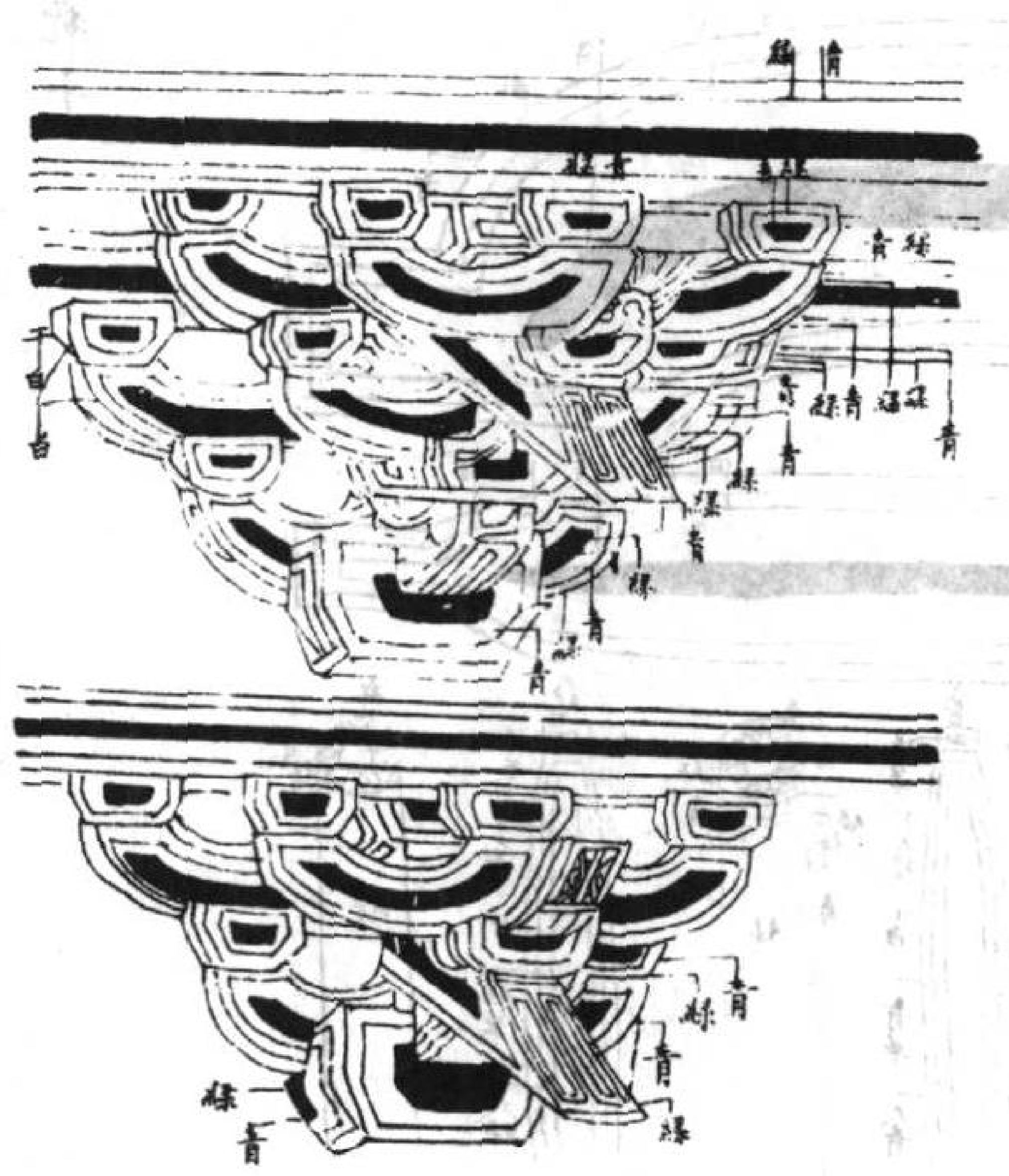


碾玉裝栱眼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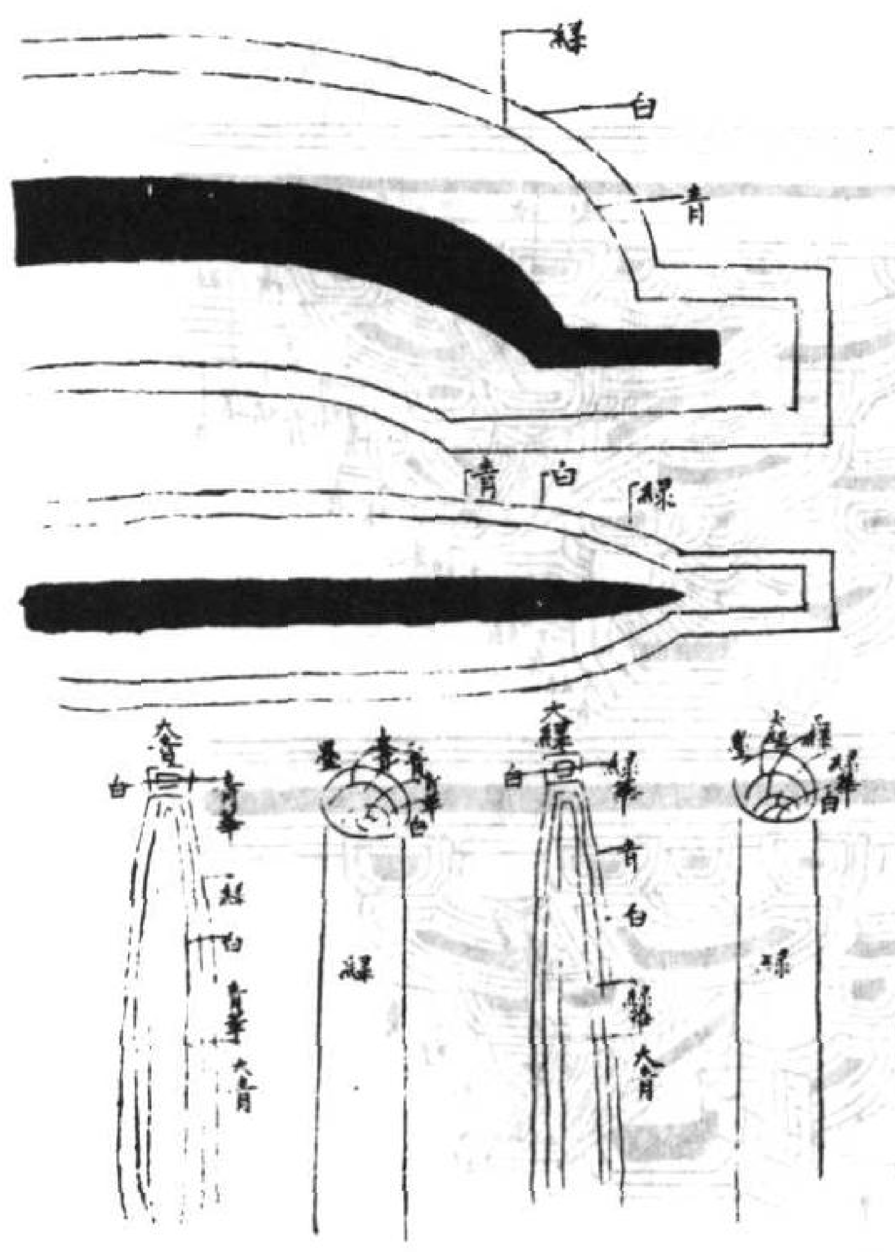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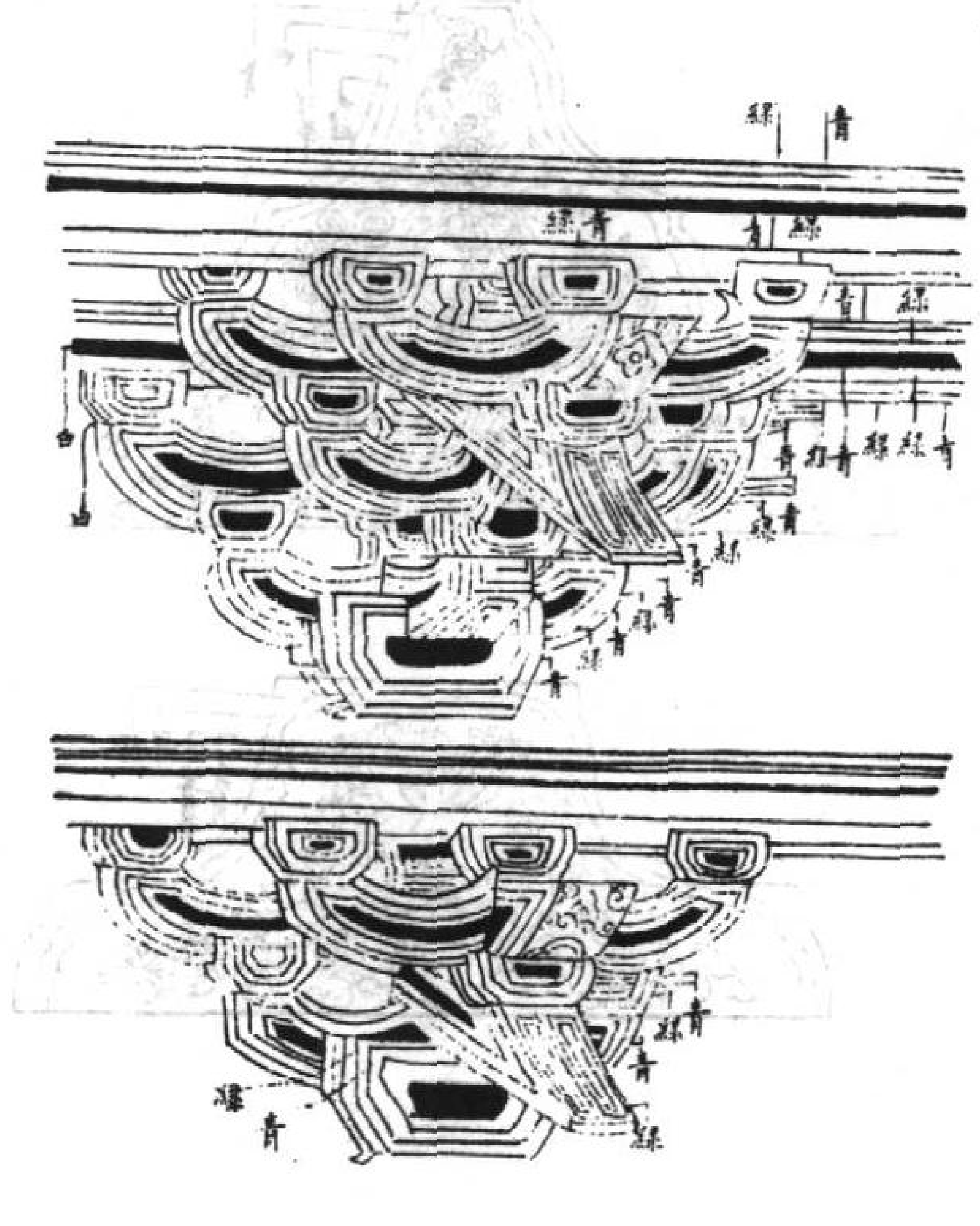
青綠疊暈棱間裝名件第十三



梁椽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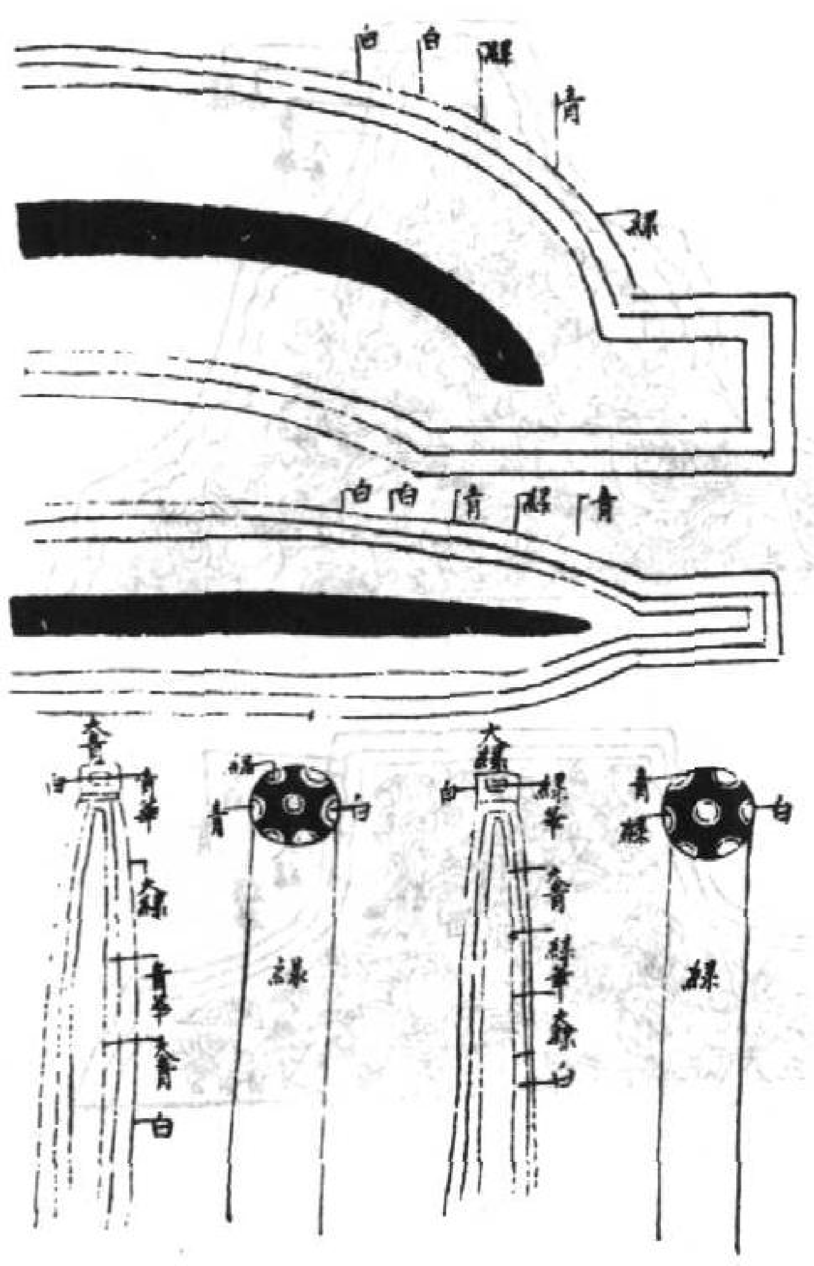


青綠疊暈玉暈棱間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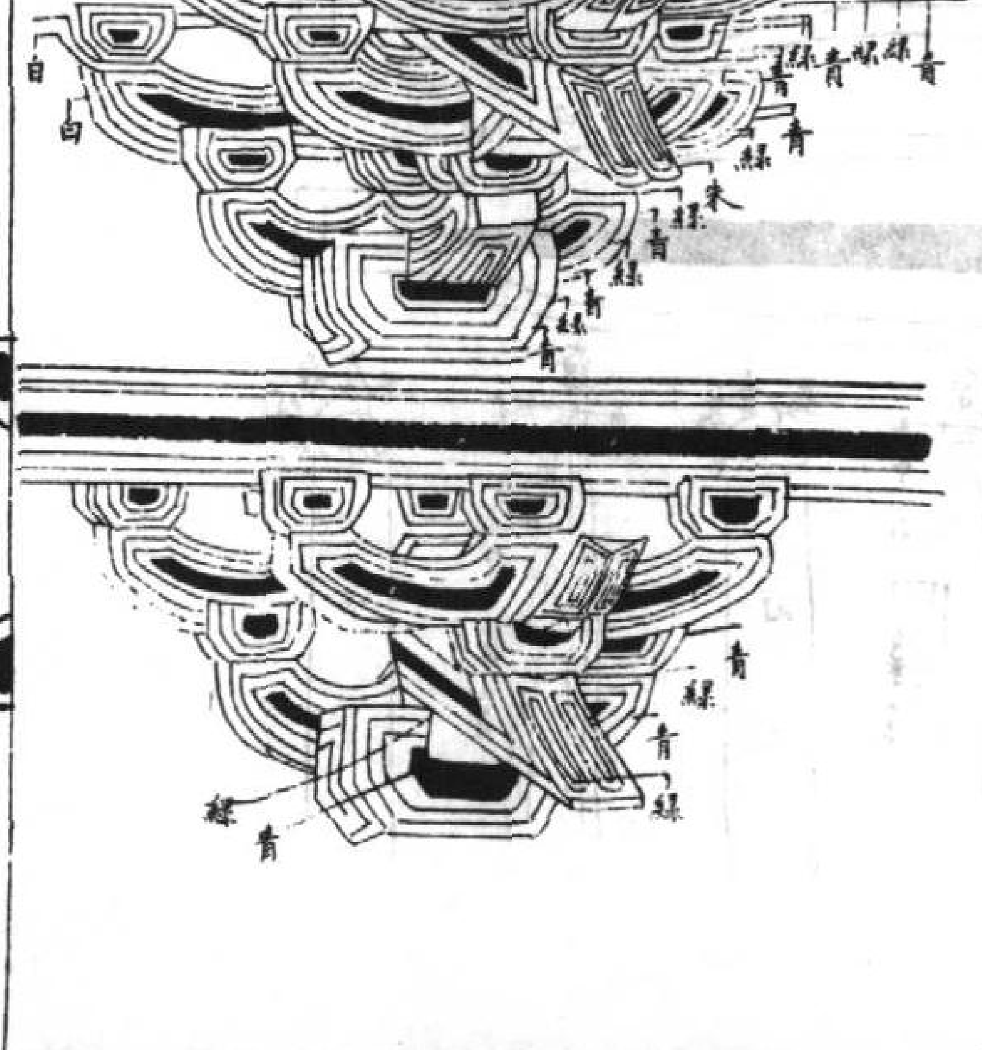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萬八千二百四十四　八

梁椽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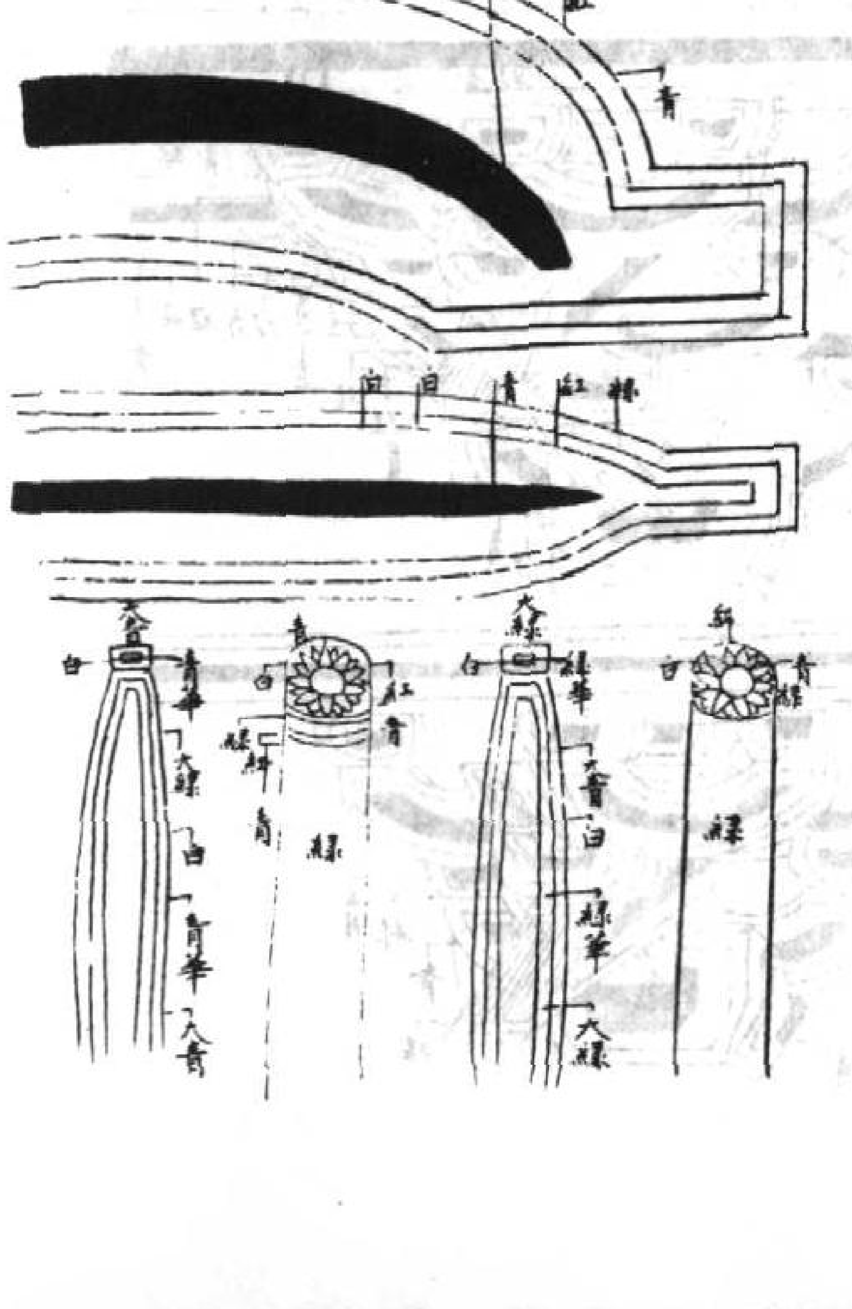


三暈帶紅棱間裝名件第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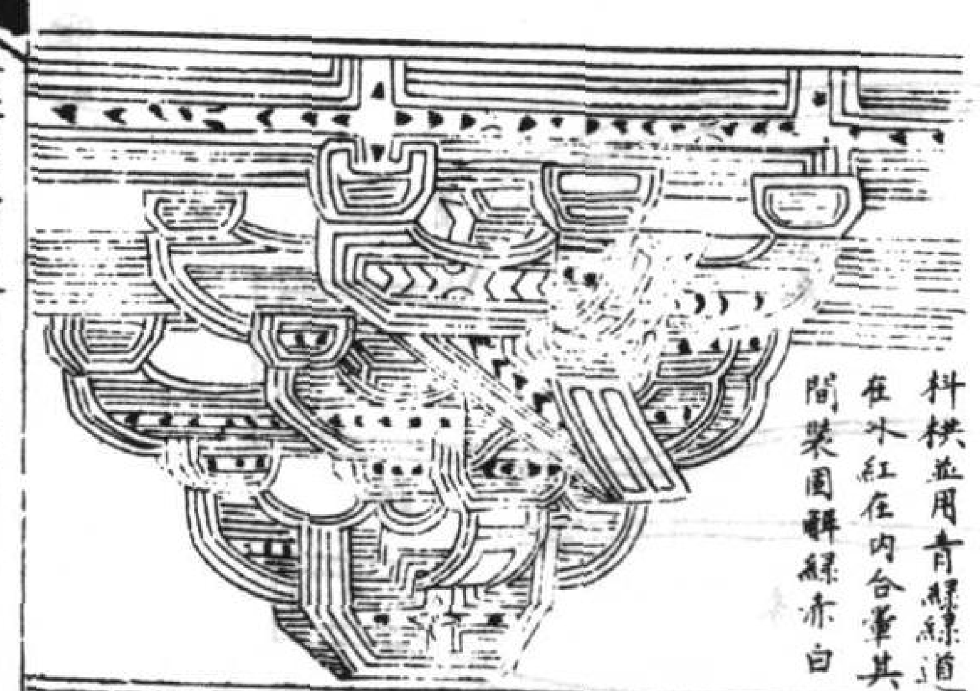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萬八千二百四十四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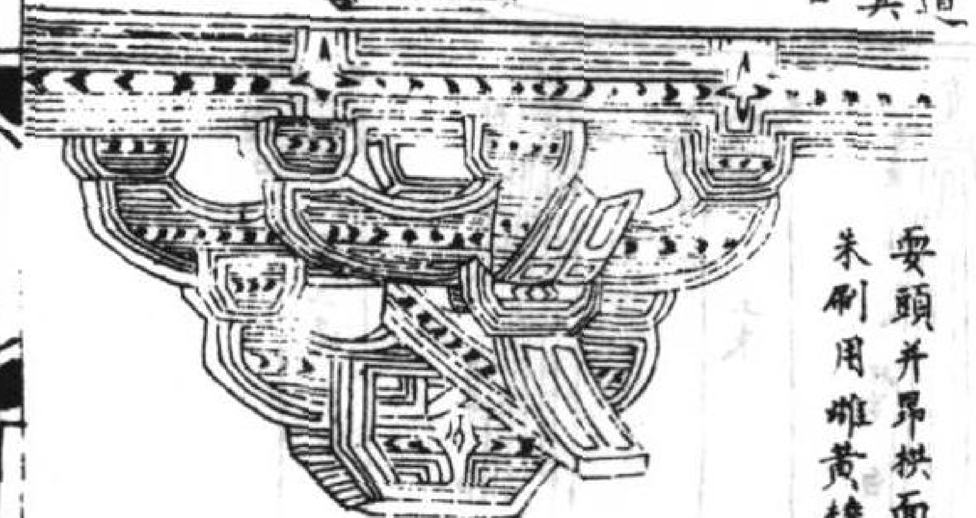
梁椽飛子



兩暈棱間內畫松文裝名件第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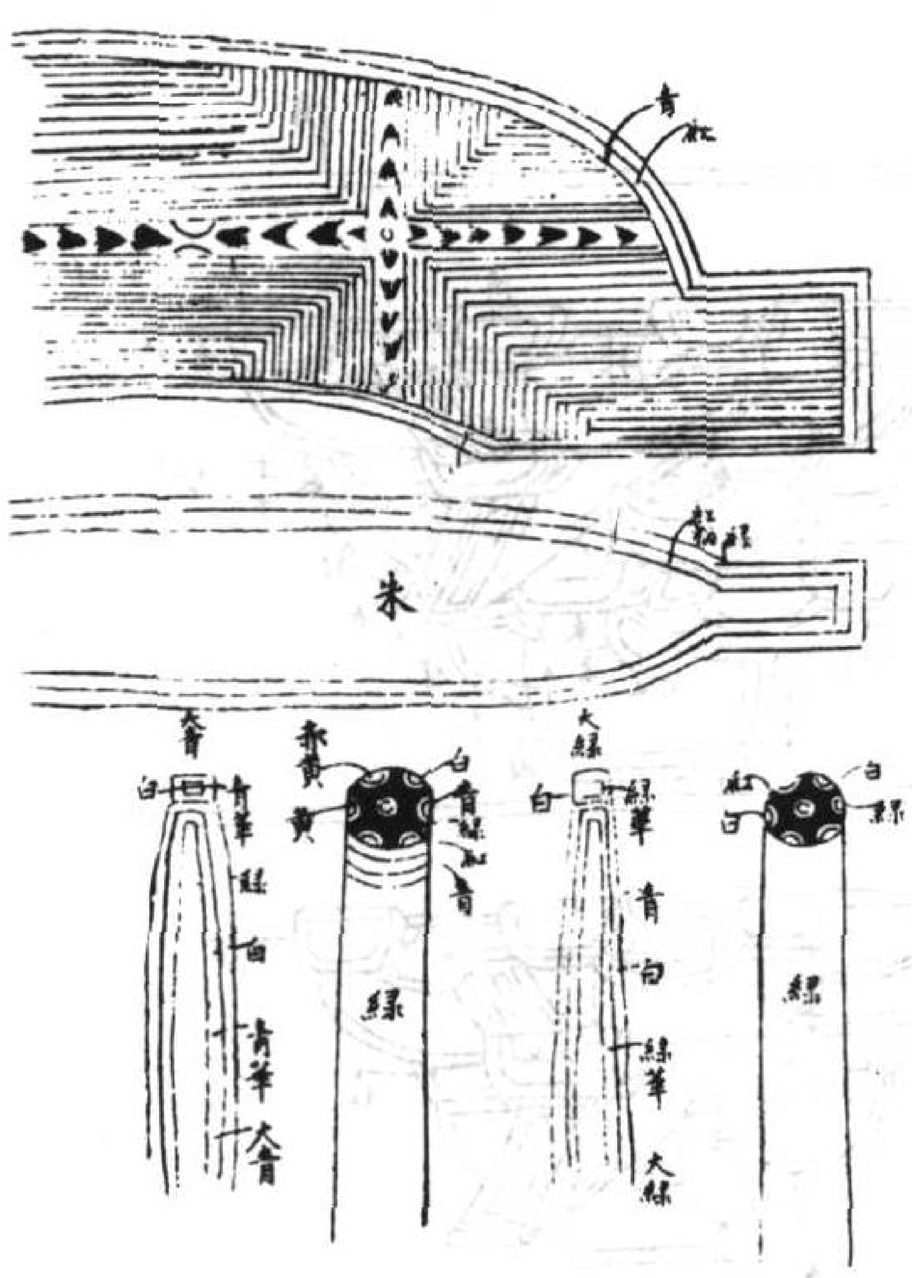


枓栱並用青綠道在外紅在內合暈其間裝圖解綠赤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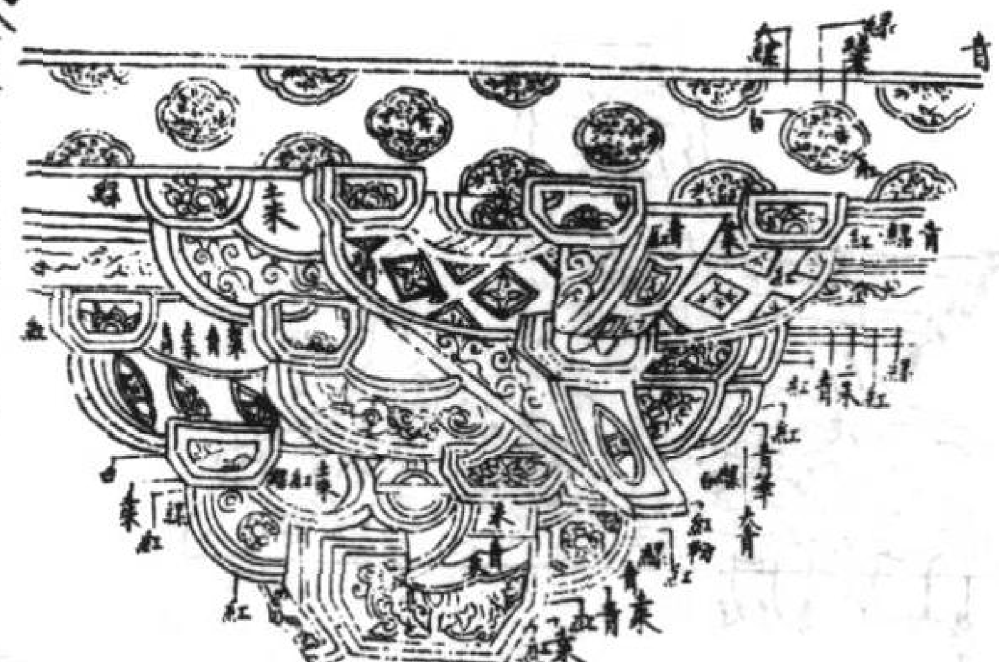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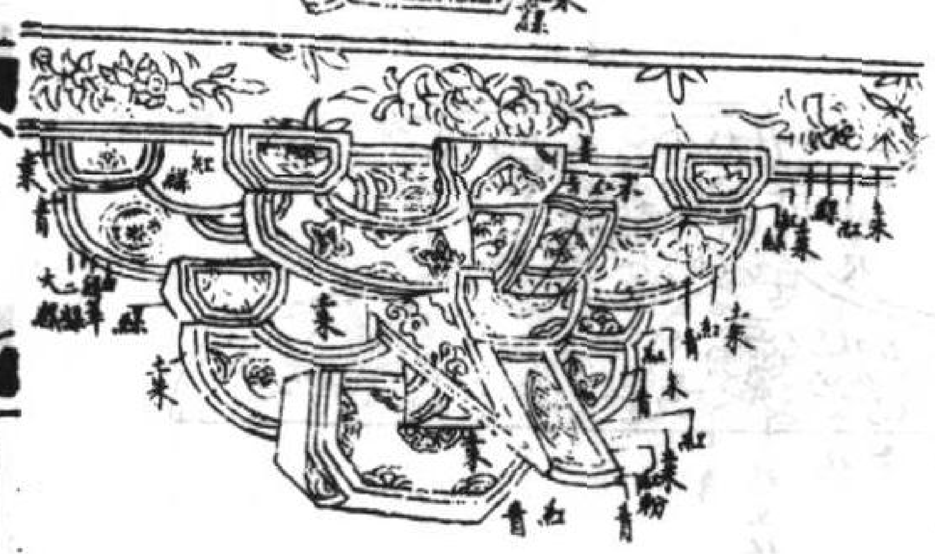
耍頭并昂栱面並朱刷用雌黃棱界

梁椽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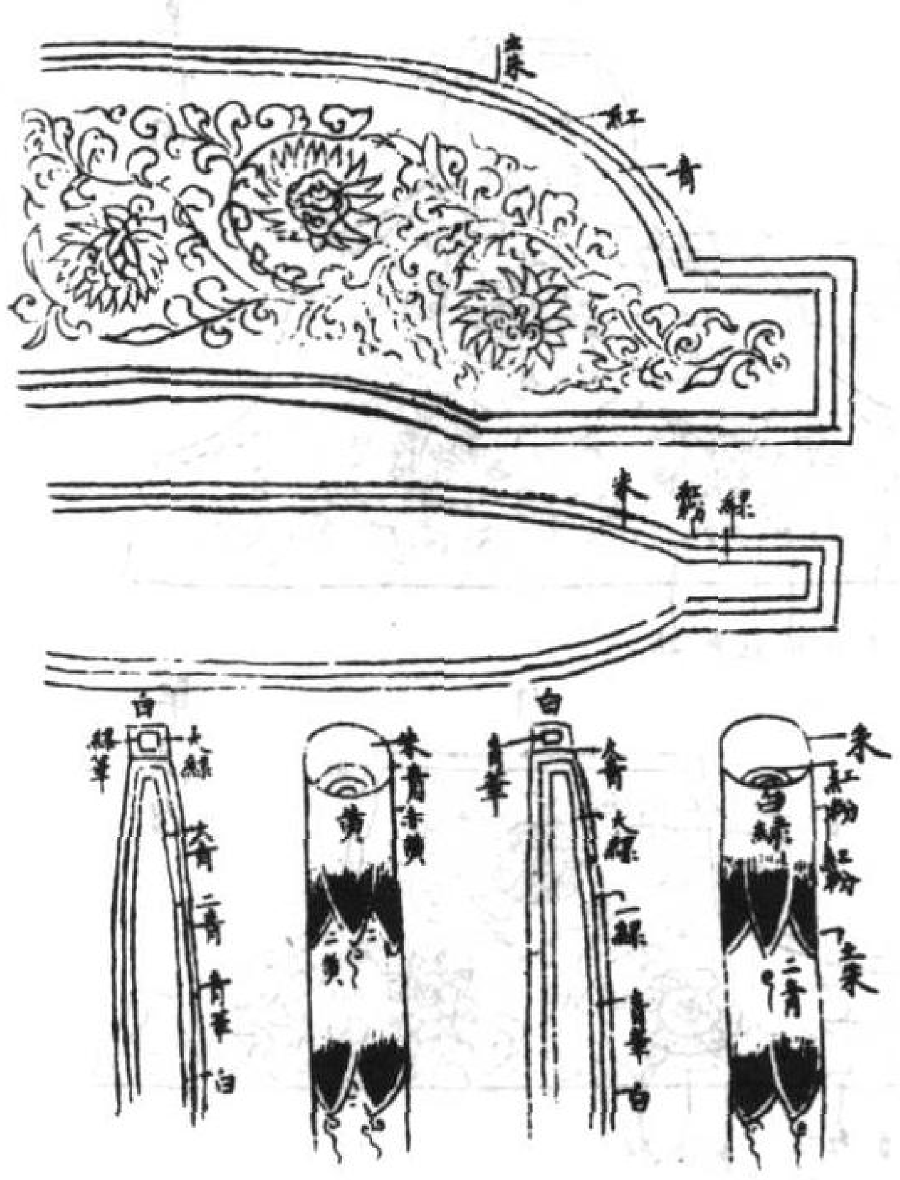


解綠結華裝名件第十六　解綠裝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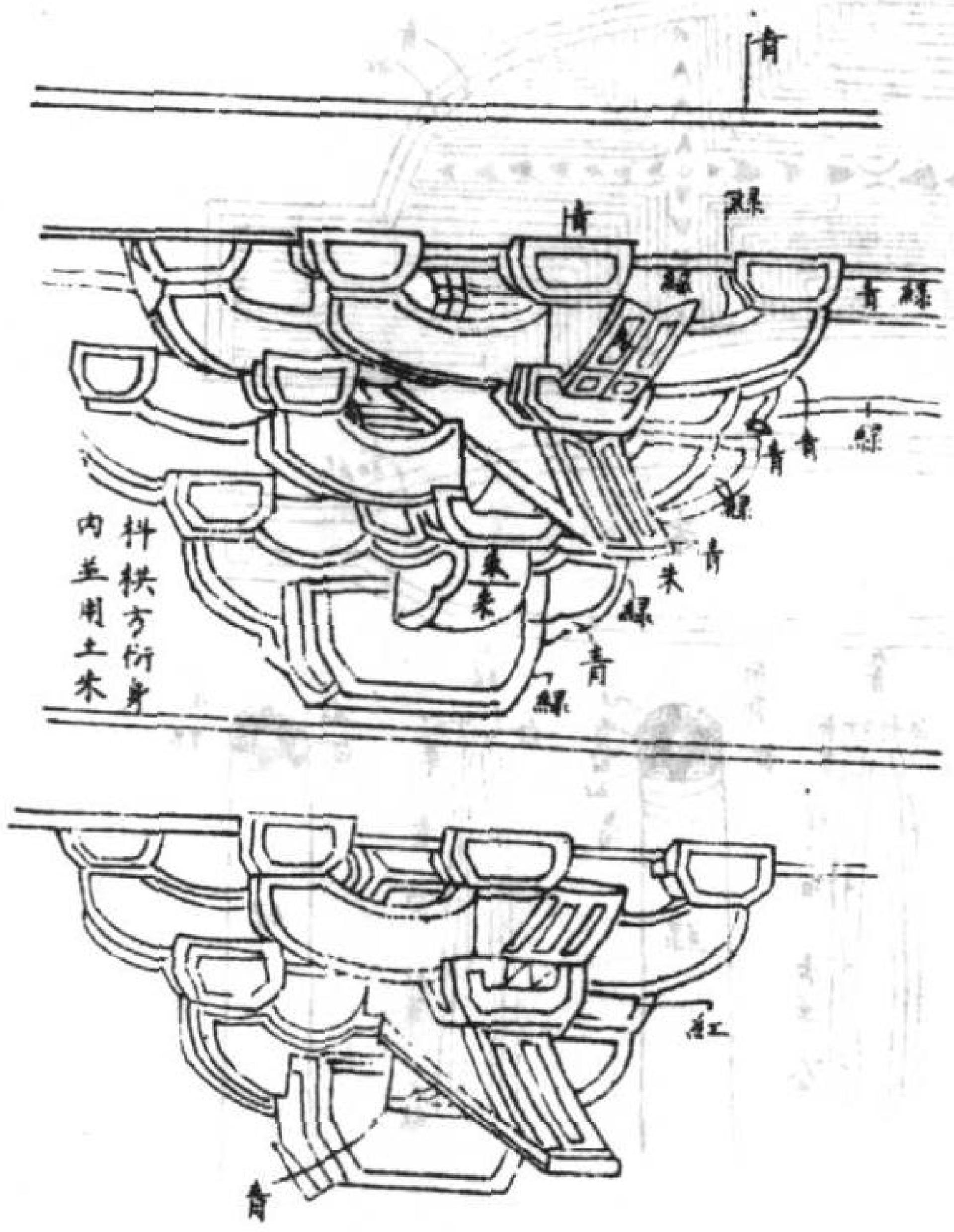


梁椽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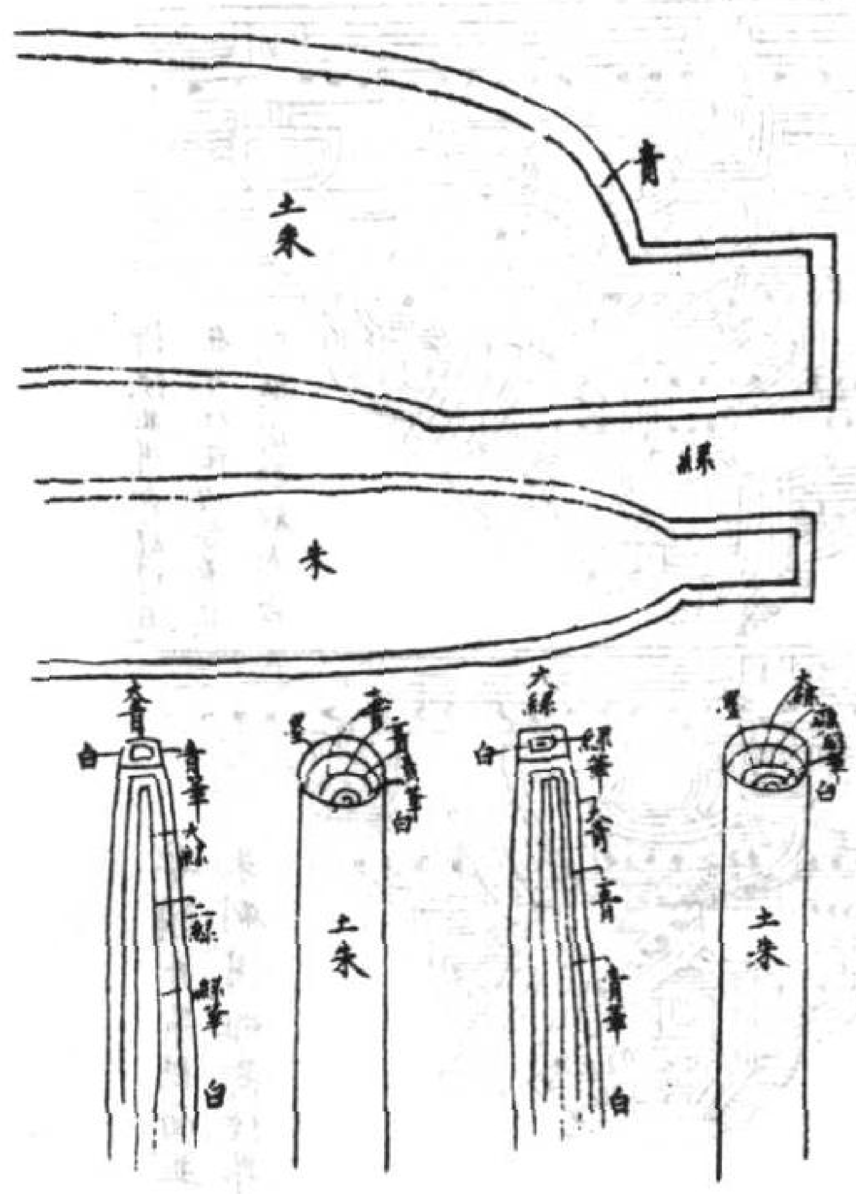


解緑裝名件

凡青緣並大青在外青華在中粉緑在內
凡緑緣並大緑在外緑華在中粉緑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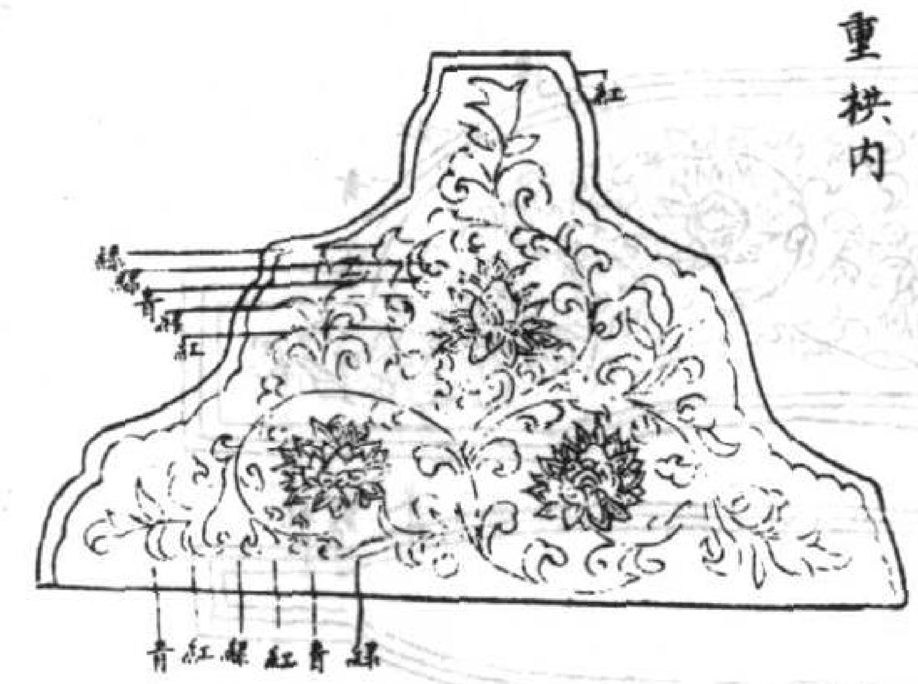


梁椽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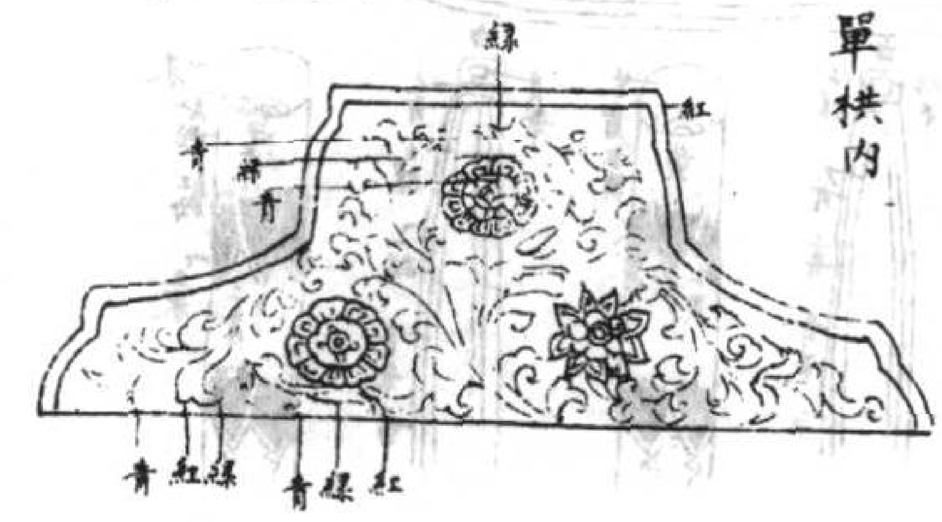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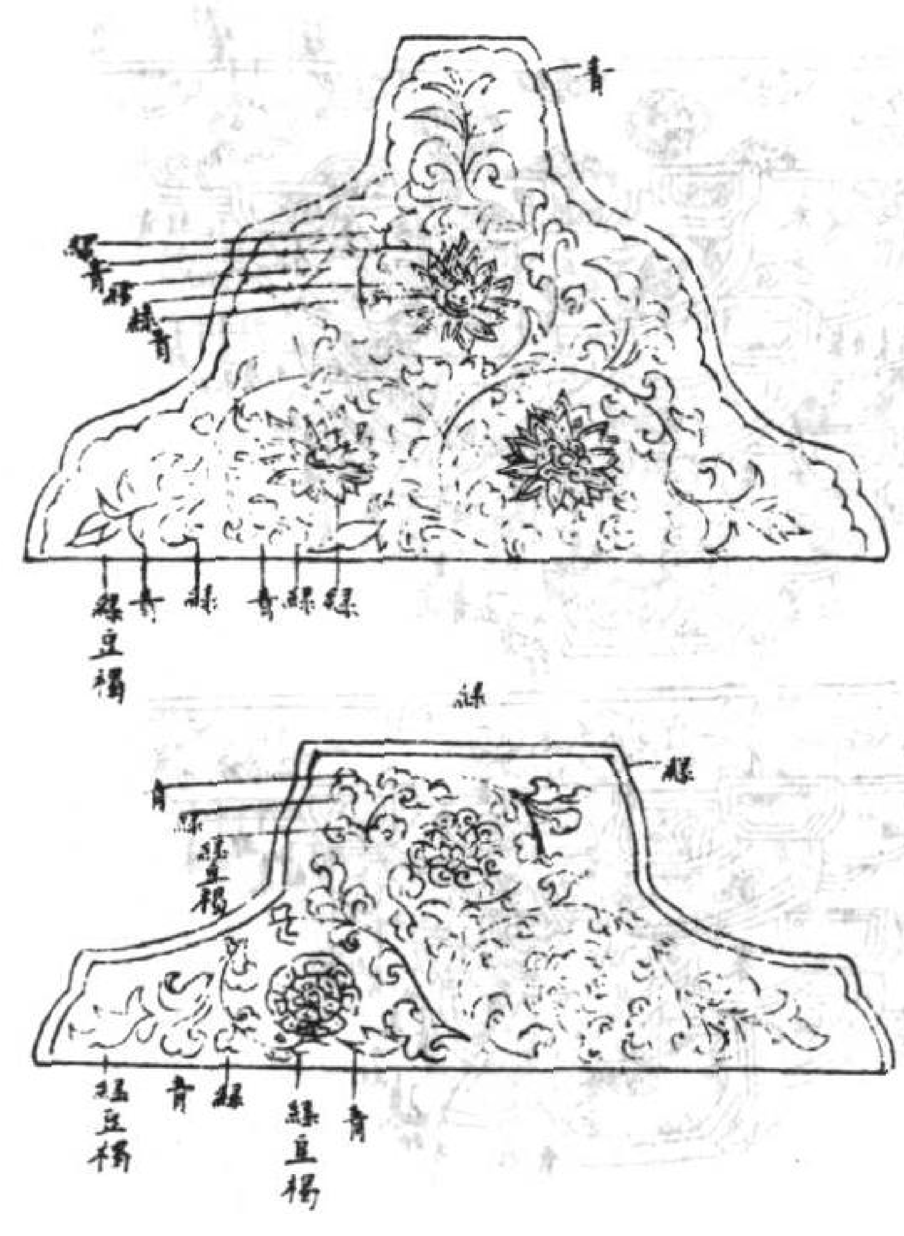
栱眼壁內畫單枝條華

重栱內



單栱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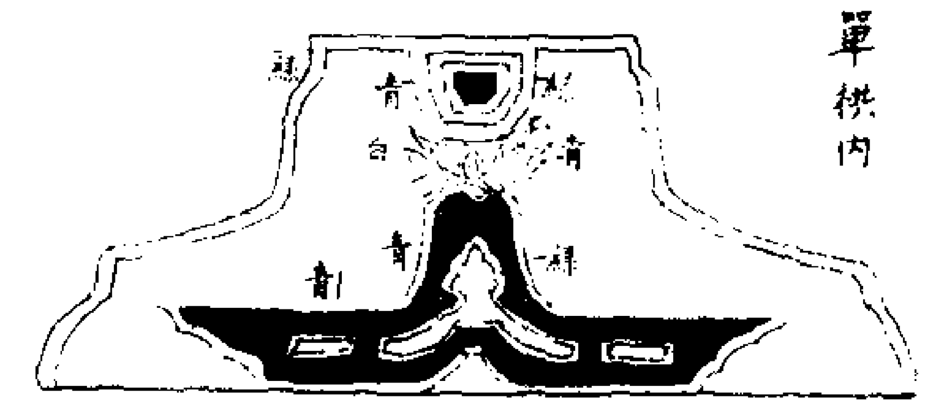


青綠疊暈棱間裝栱眼壁內影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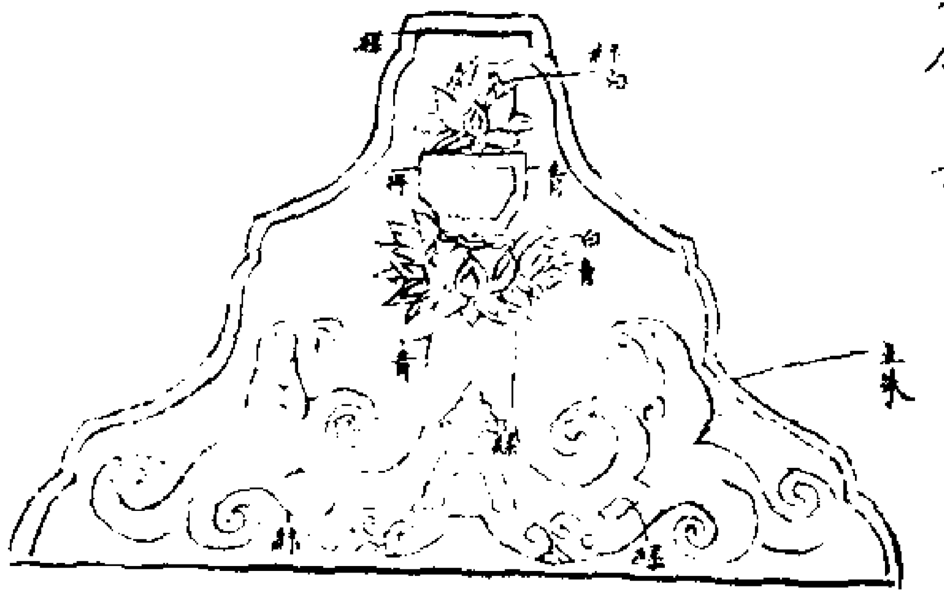
重栱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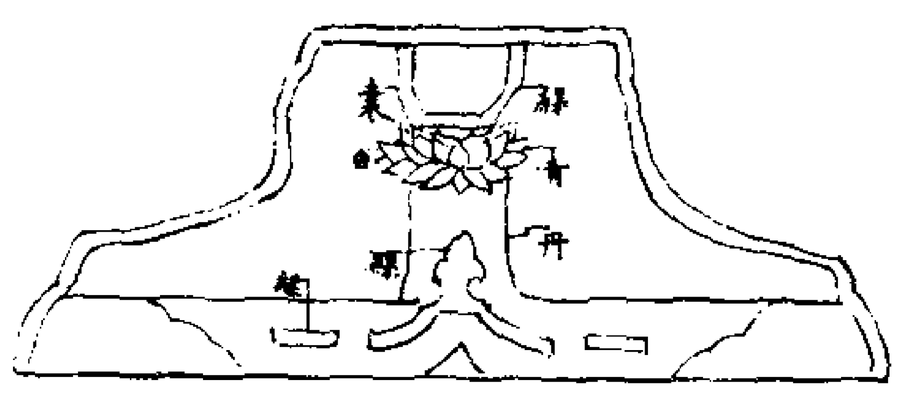


單栱內



解綠結華裝栱眼壁內影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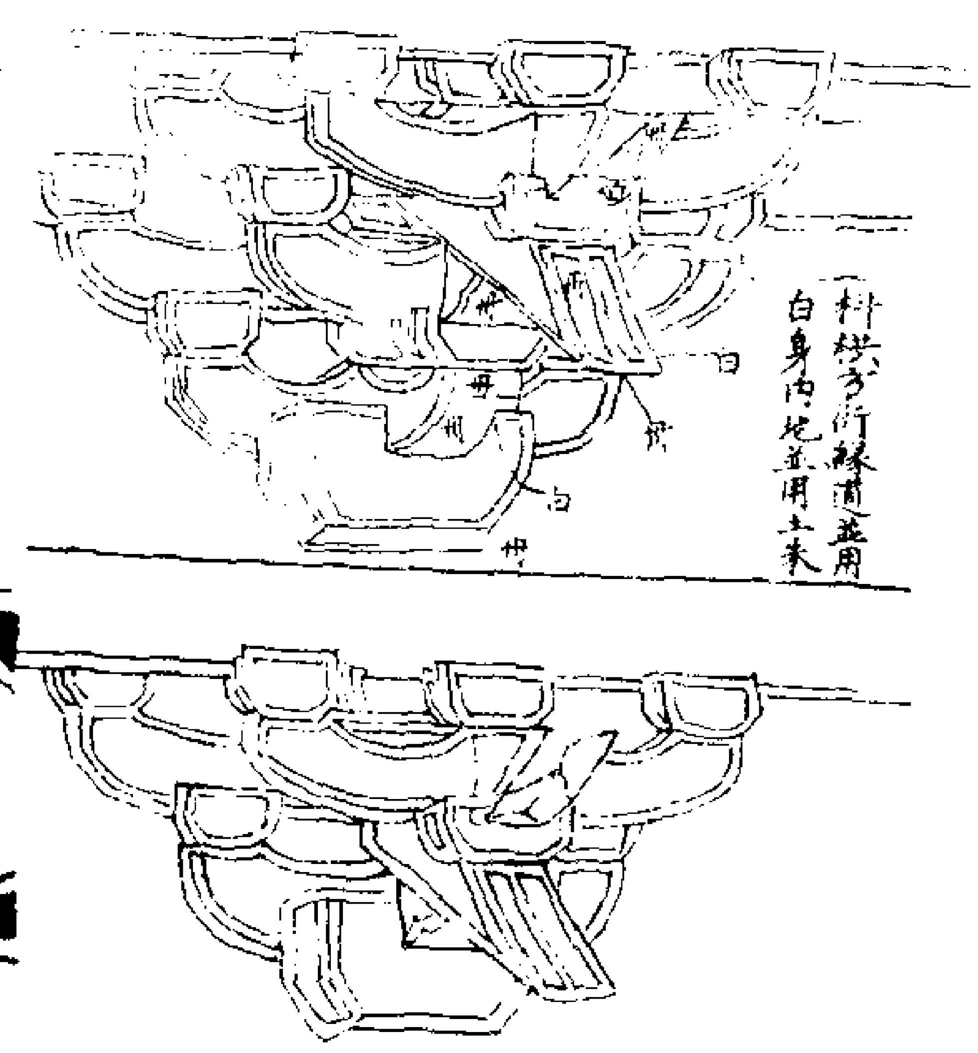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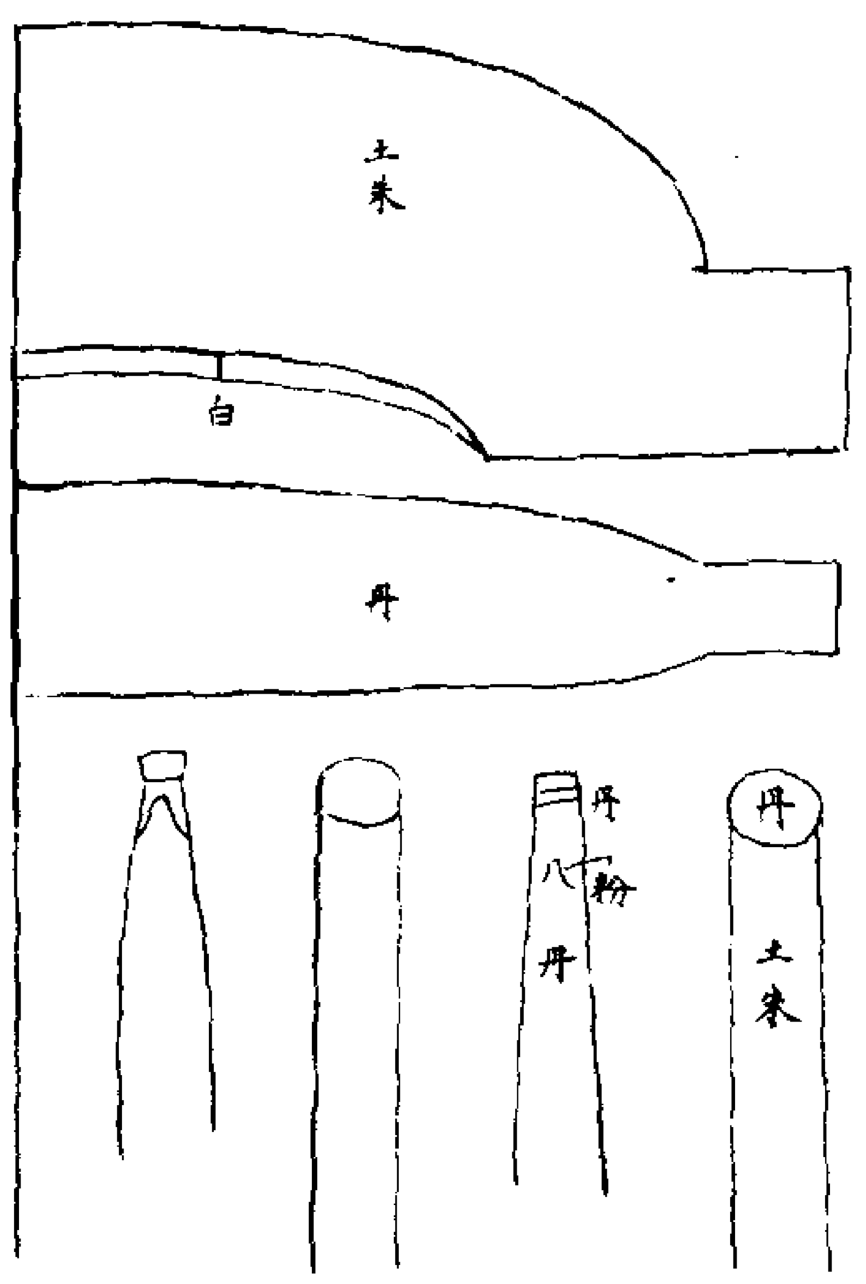
刷飾制度圖樣

丹粉刷飾名件第一

一枓栱方桁緣道並用白身內地並用土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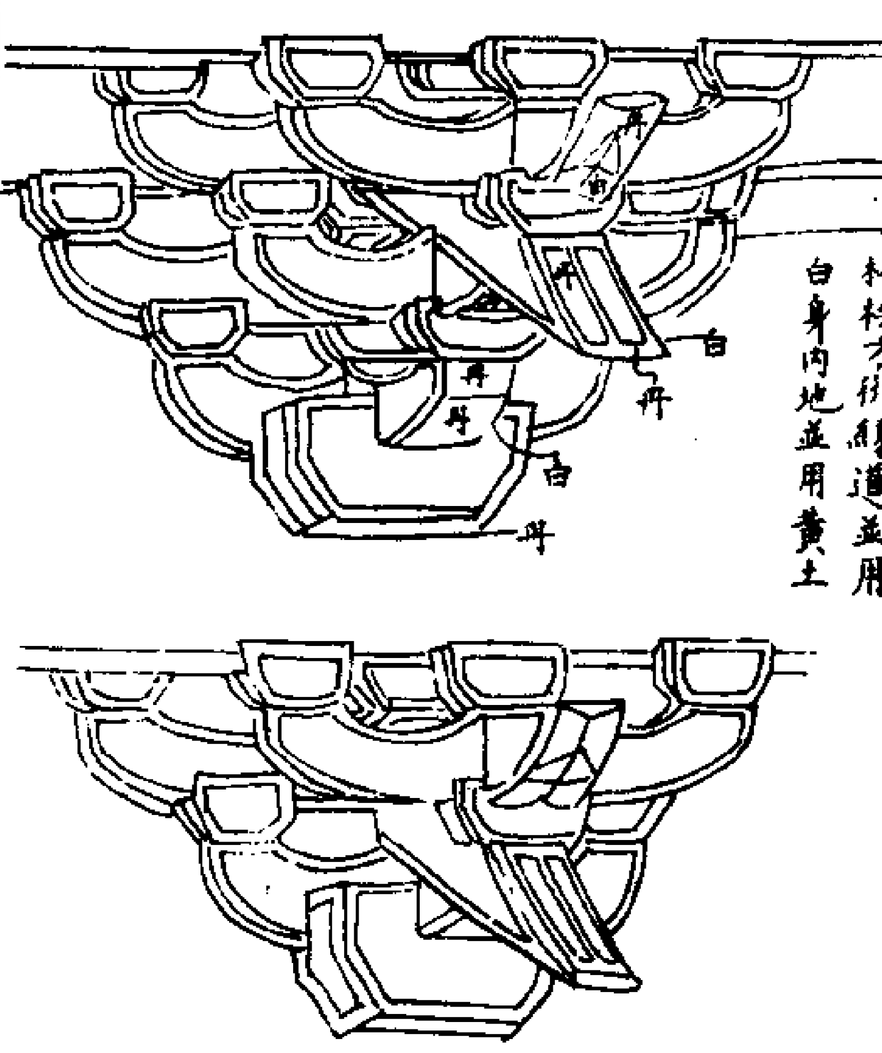


梁椽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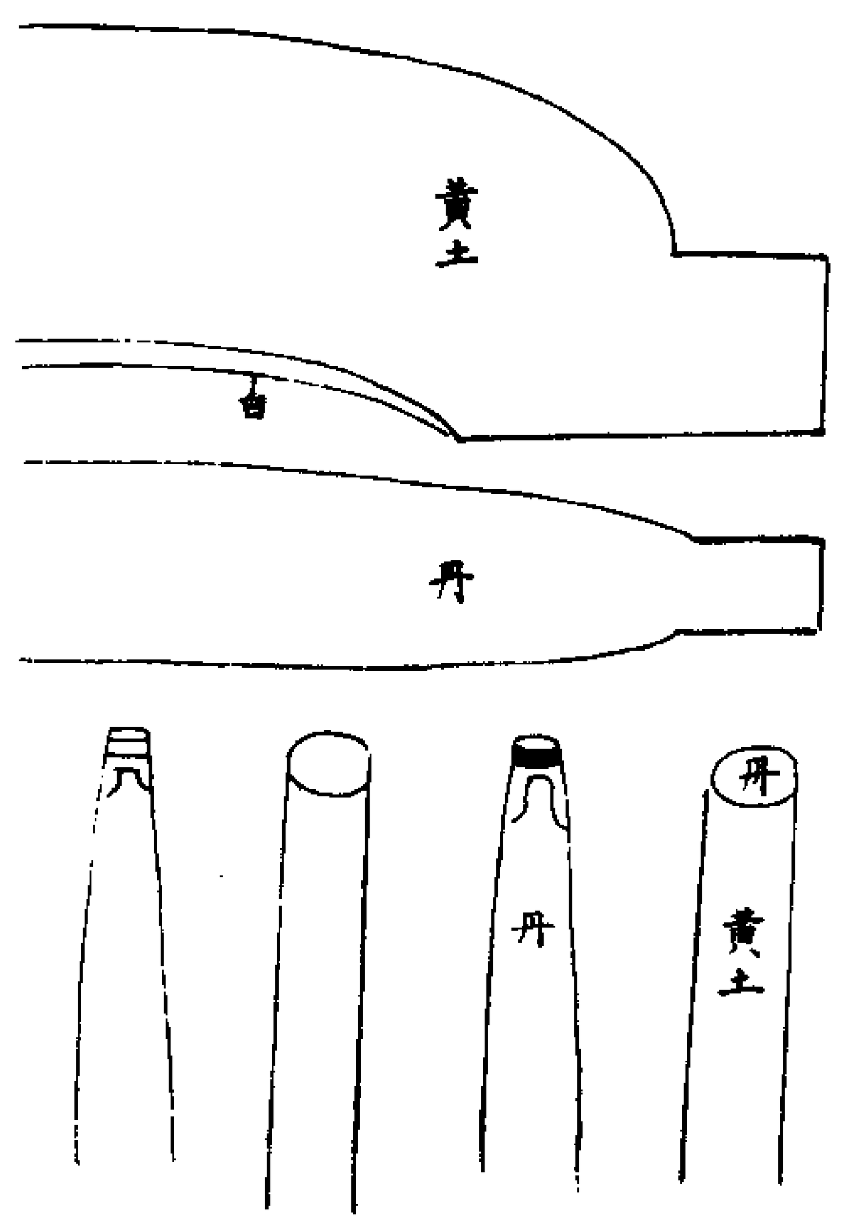


黃土刷飾名件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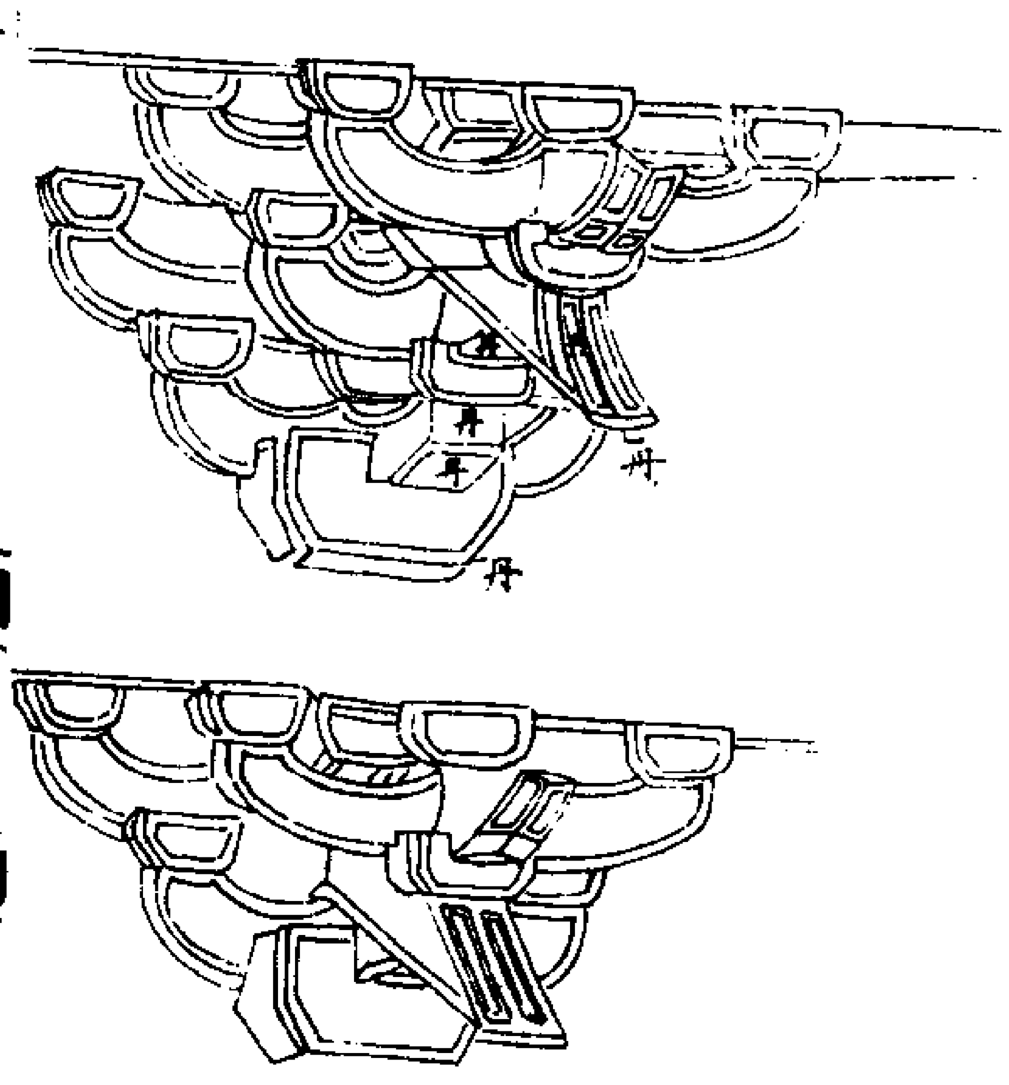
枓栱方桁縁道並用白身內地並用黃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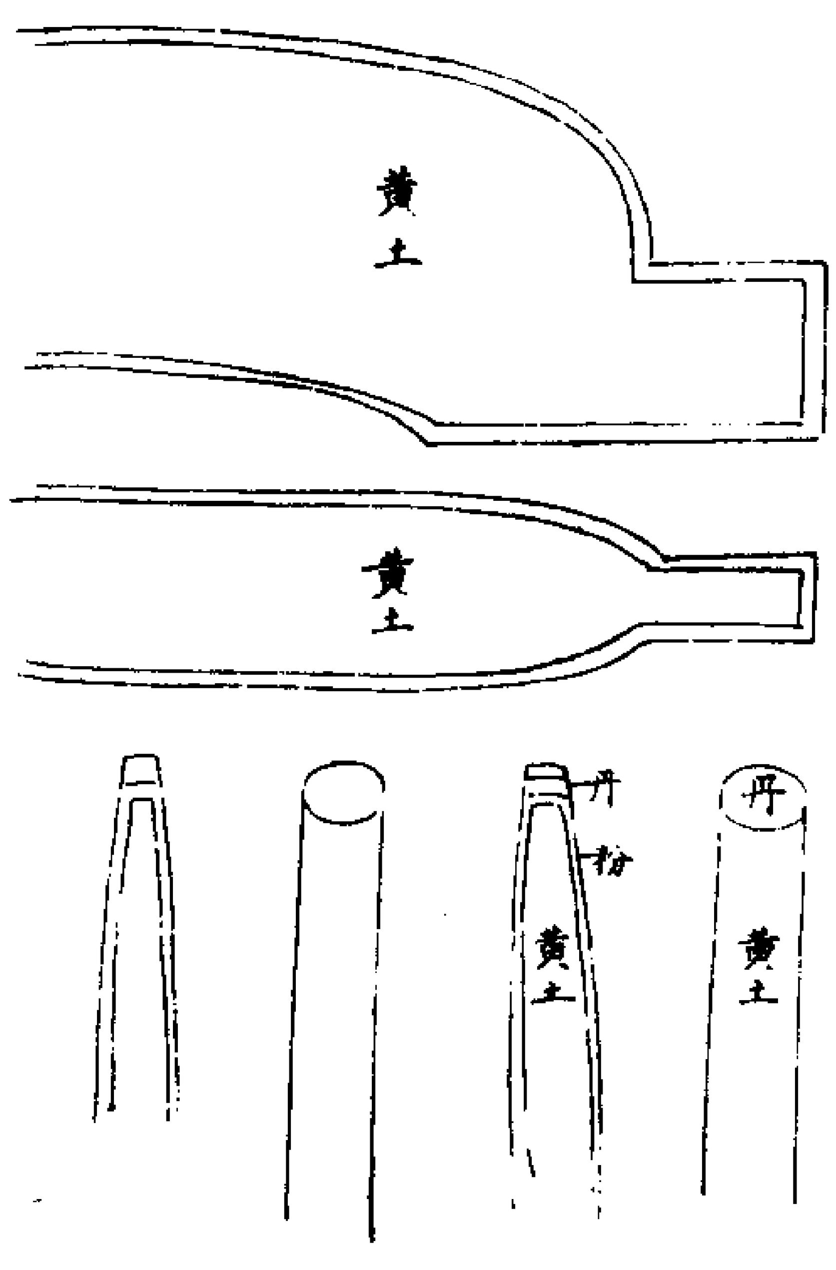
梁椽飛子



黃土刷飾黑緣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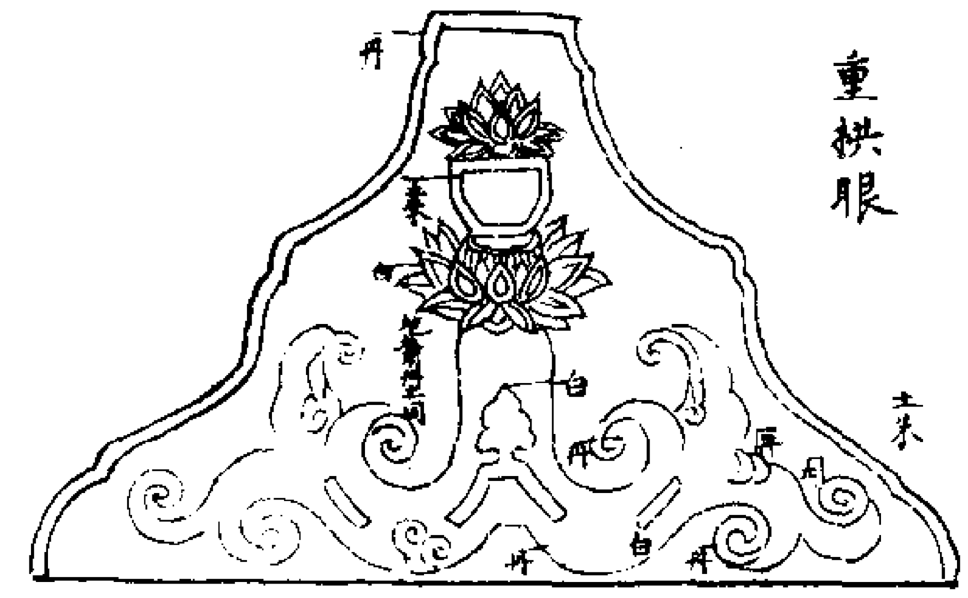


梁椽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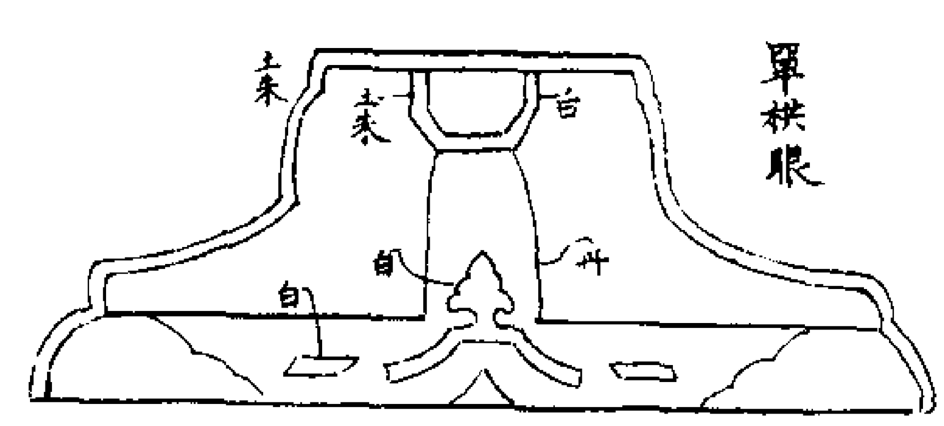


丹粉刷飾拱眼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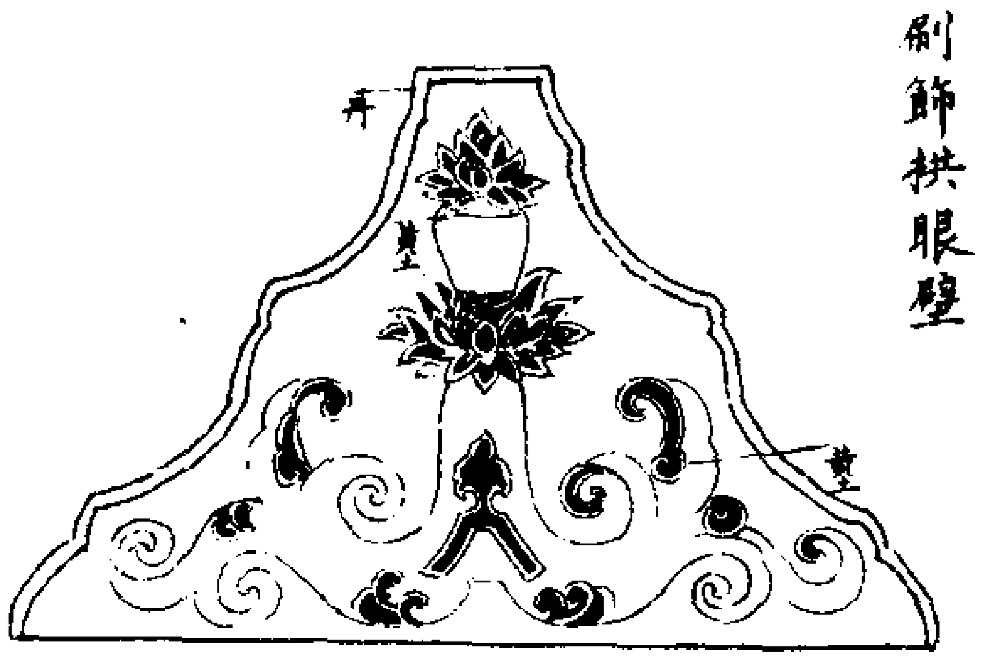
重拱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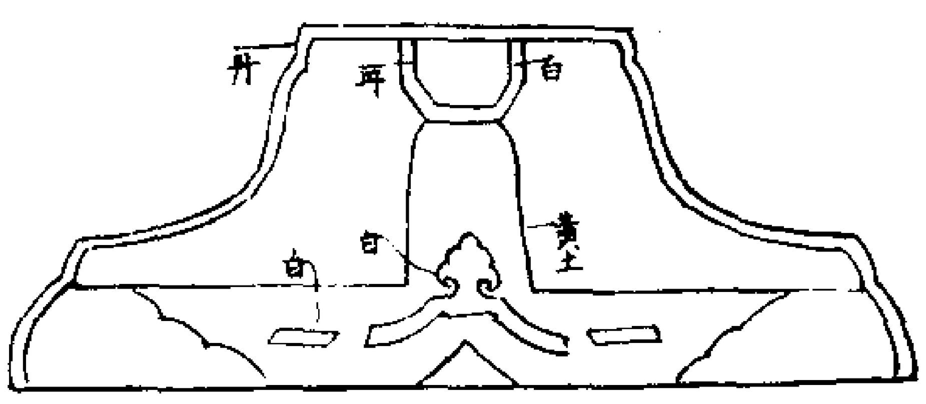


單拱眼



黃土刷飾拱眼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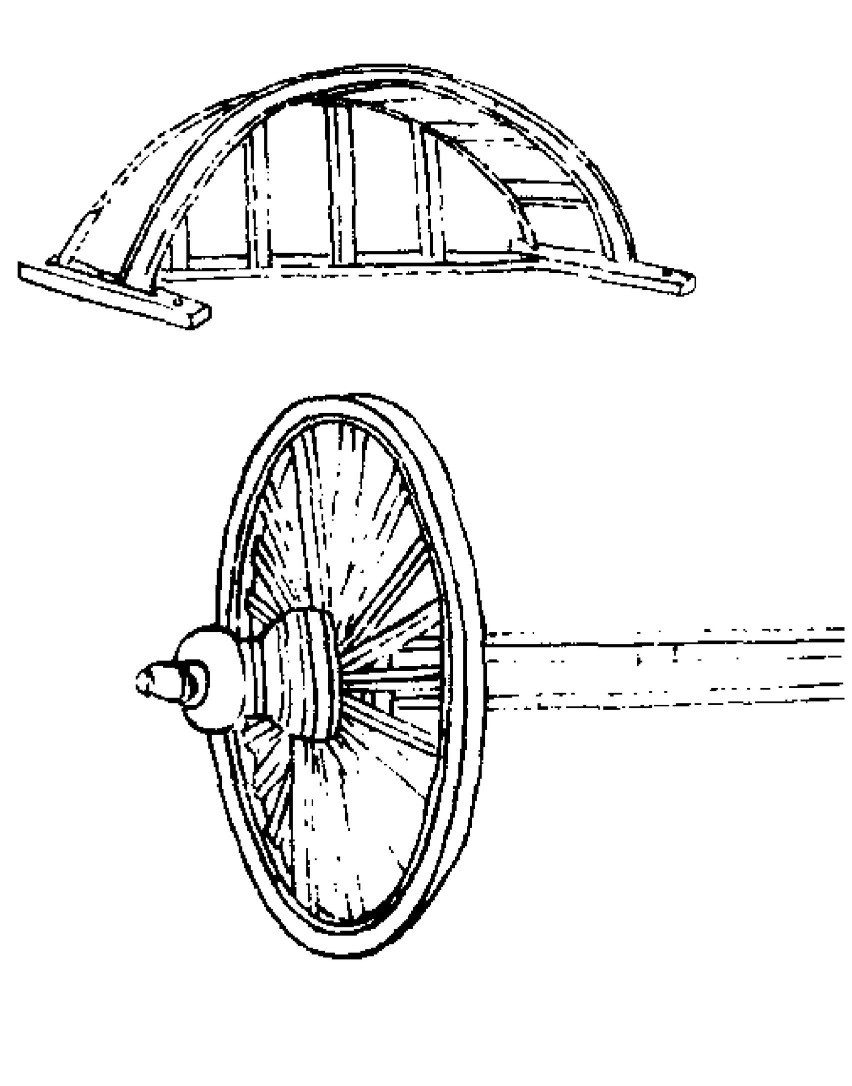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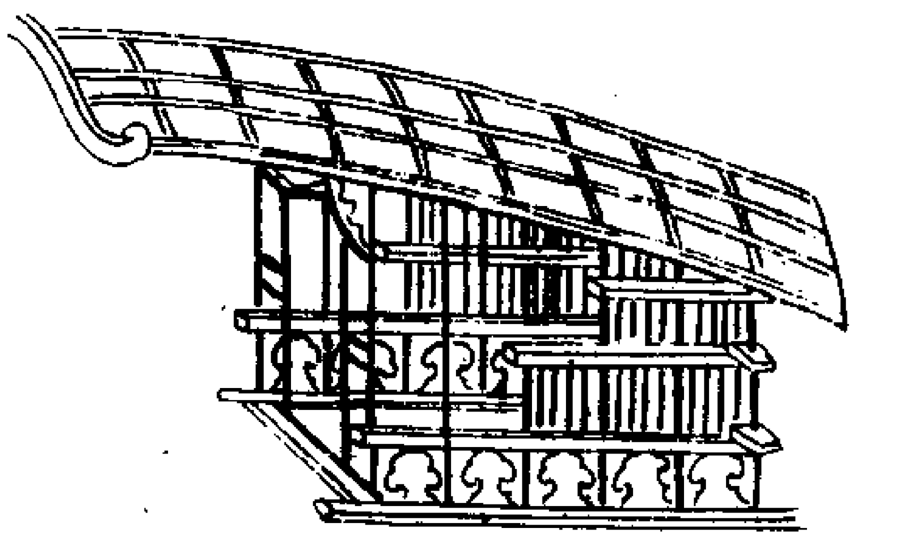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四十五 十八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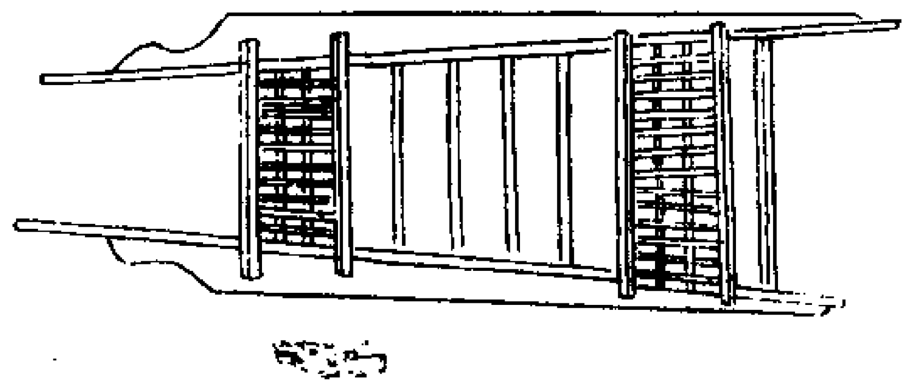
匠

匠氏諸書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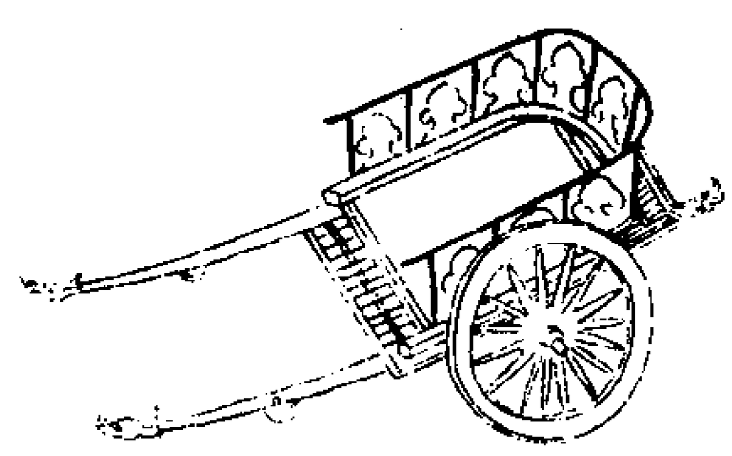
梓人遺制工師之用遠矣唐虞以上共工氏其職也三代而後屬之冬官分命能者以掌其事而世守之以給有司之求及是官廢人各能其能而以售於人。因之不變也古攻木之工七輪與弓廬匠車梓今合而爲二而弓不與焉。匠爲大梓爲小輪與車廬王氏互爲之大者以審曲面勢爲良小者以雕文刻鏤爲工去古益遠古之制所存無幾考工一篇漢儒攈摭殘缺僅記其梗槩而其文佶屈又非工人所能喻也後雖繼有作者以示其法或詳其大而畧其小屬大變故又復罕遺而業是工者唯道謀是用而莫知適從日姜氏得梓人攻造法而刻之矣亦復猶略未備有是石者夙習是業而有智思其所制作不失古法而間出新意砉斷餘暇求器圖之所自起參以時制而爲之圖取數凡一百一十條疑者闕焉每一器必離析其體而縷數之分則各有其名合則共成一器規矩尺度各疏其下使攻木者攬焉所得可十九矣既成來謁文以序其事夫工人之爲器以利言也技苟有以過人唯恐人之我若而分其利常人之情也觀景石之法分布曉析不啻面命提耳而誨之者其用心焉何如故予嘉其勞而樂爲道之景石薛姓字叔矩河中萬泉人。中統癸亥十二月既望稷亭段成巳題其端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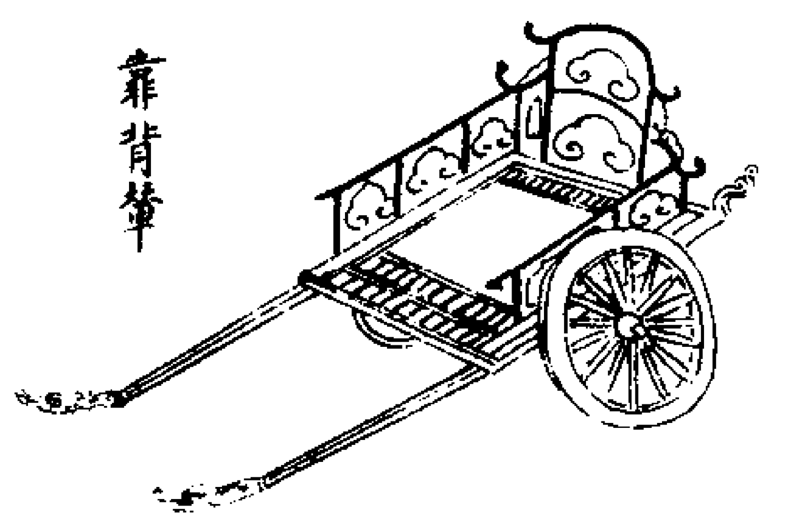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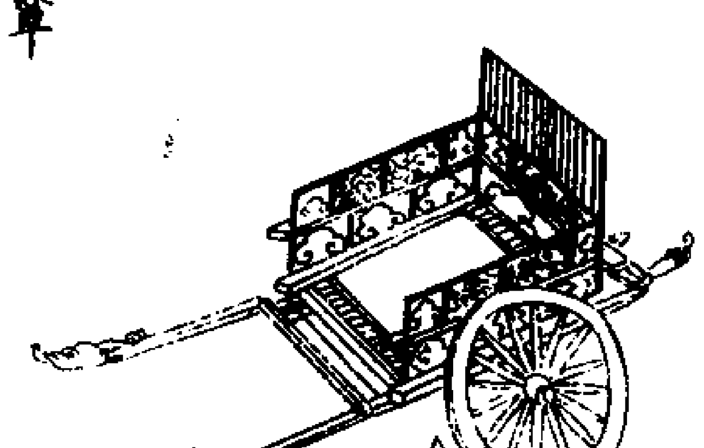
圓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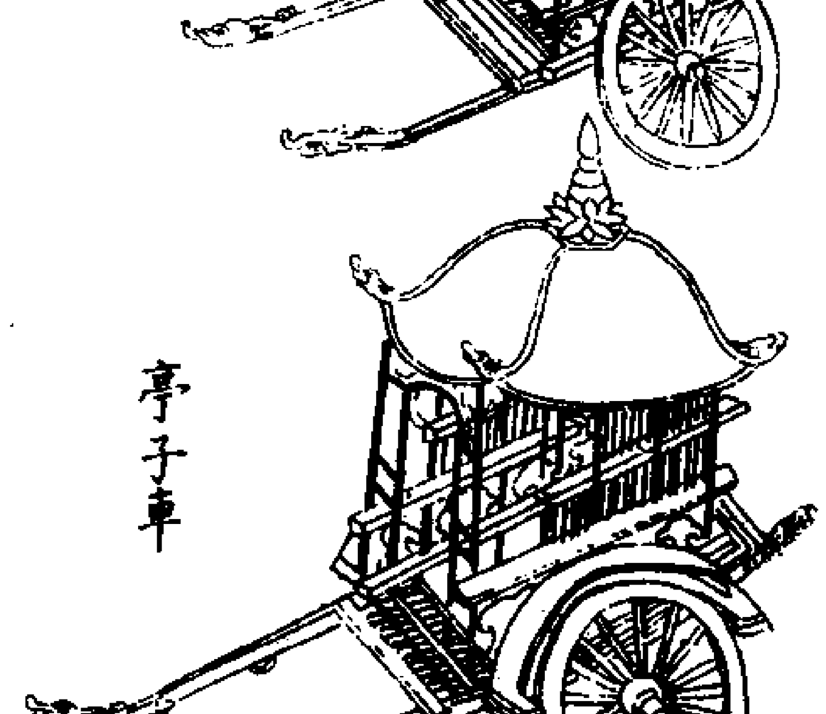
靠背輦



屏風輦



亭子車



五明坐車子　叙事易繫辭云黃帝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蓋取諸隨釋名曰黃帝造舟車故曰軒轅氏世本云奚仲造車謂廣其制度耳周禮春官巾車掌公車之政云云服車乘去聲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棧車不革鞔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鞔脫共拱　周禮冬官考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去聲居一焉百工司空事官之屬於天地四時之職亦遠其一也或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天子諸侯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工百衆言之也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云云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父子世以相教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時寒溫也氣剛柔也良善也云云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七輪輿弓廬匠車梓云云有虞氏上陶舜質貴陶器顯大元惟也夏后氏上匠禹治洪水民降丘宅土卑宮室而尊匠也殷人上梓湯放桀疾禮樂之壞而尊梓周人上輿武王伐紂殘上下失其服飭而尊輿故一器而

工聚馬者車爲多車有六等之數皆兵車也云云凡察車之道必自從也
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先視輪也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
至樸屬堅固貌微至謂輪着地少謂其圓甚着地微則易轉不樸屬無以
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音蹙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輪已庳則於馬
終古登陁也終古猶云常也陁阪也輪庳則難引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
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此以馬大小爲節也
六尺有六寸之輪軹音只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音診與轐音十馬四尺
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故車有輪有輿有輈各設其人　輪人爲輪斬
三材必以其時三材爲轂輻牙也時謂材在陽中冬斬之在陰則中夏
斬之今世轂明術輻以橦牙以橿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
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敝
盡也　輪人爲蓋云云上欲尊而宇欲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蓋主爲雨設
也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庳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十尺其中正也
蓋十尺宇二尺而人長八尺卑於此則蔽人目良蓋弗冒弗紘殺畝而馳
不隊直頓反謂之國工隊落也善蓋者以橫馳於壟上無衣若無紘而弓不
落也　輿人爲車云云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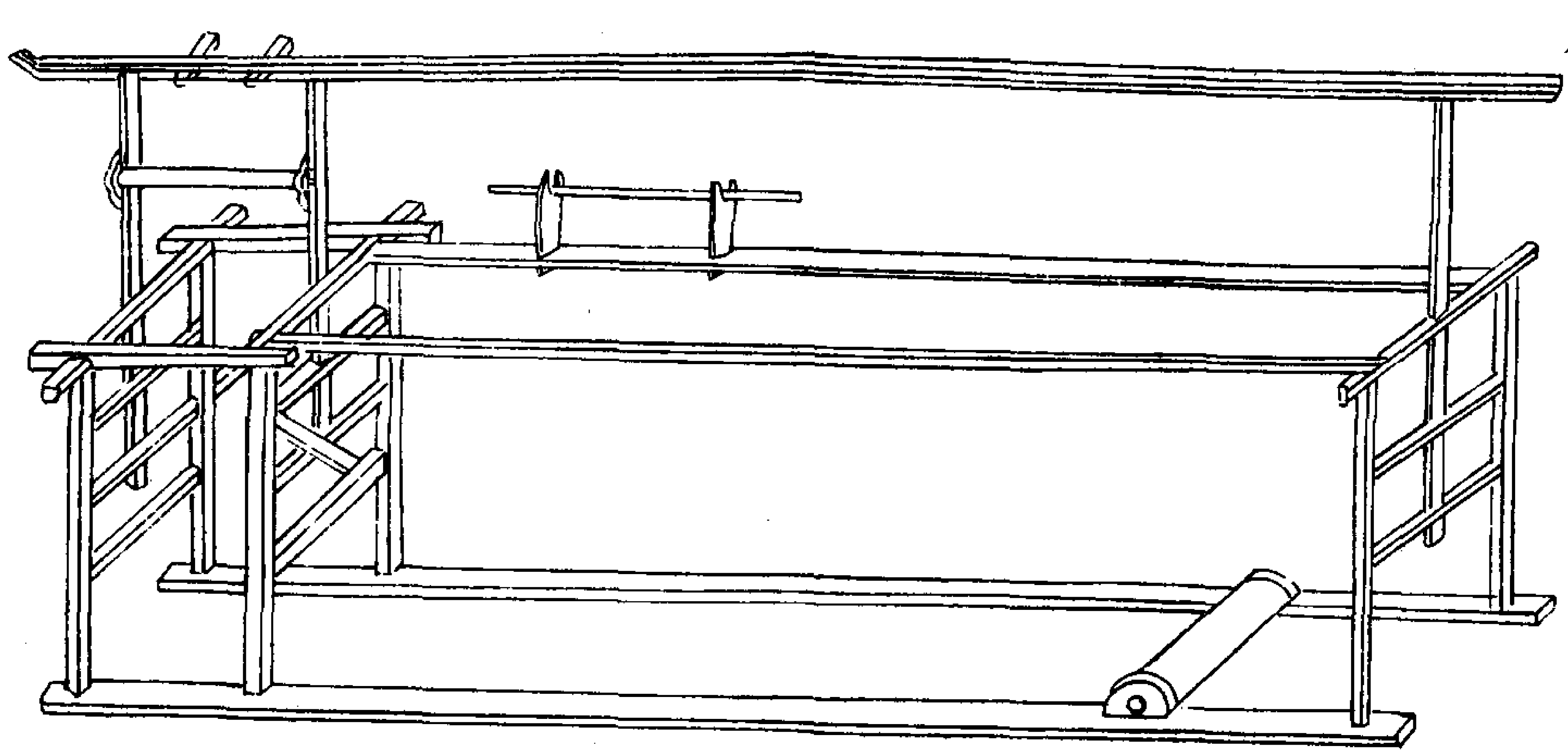
馬繼者如附焉治材居材如此乃善也如坐如木從地生如附如附枝之
弘殺也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并偏邪相就也用力
之時其大并於小者小者強不堪則摧也其小并於大者小者力不堪則
絕也　棧車欲弇士乘棧車飾車欲侈大夫以上乘者　輈人爲輈輈車轅
也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國馬謂種馬戎馬馬高
八尺兵車軹崇三尺三寸加軫與轐七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八尺七寸
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
尺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媺也無節目也二者以爲久也堅刃也三者
以爲利也滑密云云是故輈欲頎典頎音懇典音殄頎典堅刃貌輈深則
折淺則負揉之大深傷其力馬倚之則折也揉之淺則馬善負之輈注則利準利
準則久利其安準作水注則利水謂輈脊上雨注令水去利也一云注則
利謂輈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準則久謂輈之在輿下者平如準則能
久也和則安注與準者和人乘之則安云云行數千里馬不契需契作契
需非畏謂不傷蹄不需道理終歲御衣衽不敝衽裳也此唯輈之和也軫
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
有八以象星也　周遷輿服雜事曰五輅兩箱之後皆用玳瑁鵾翅鵾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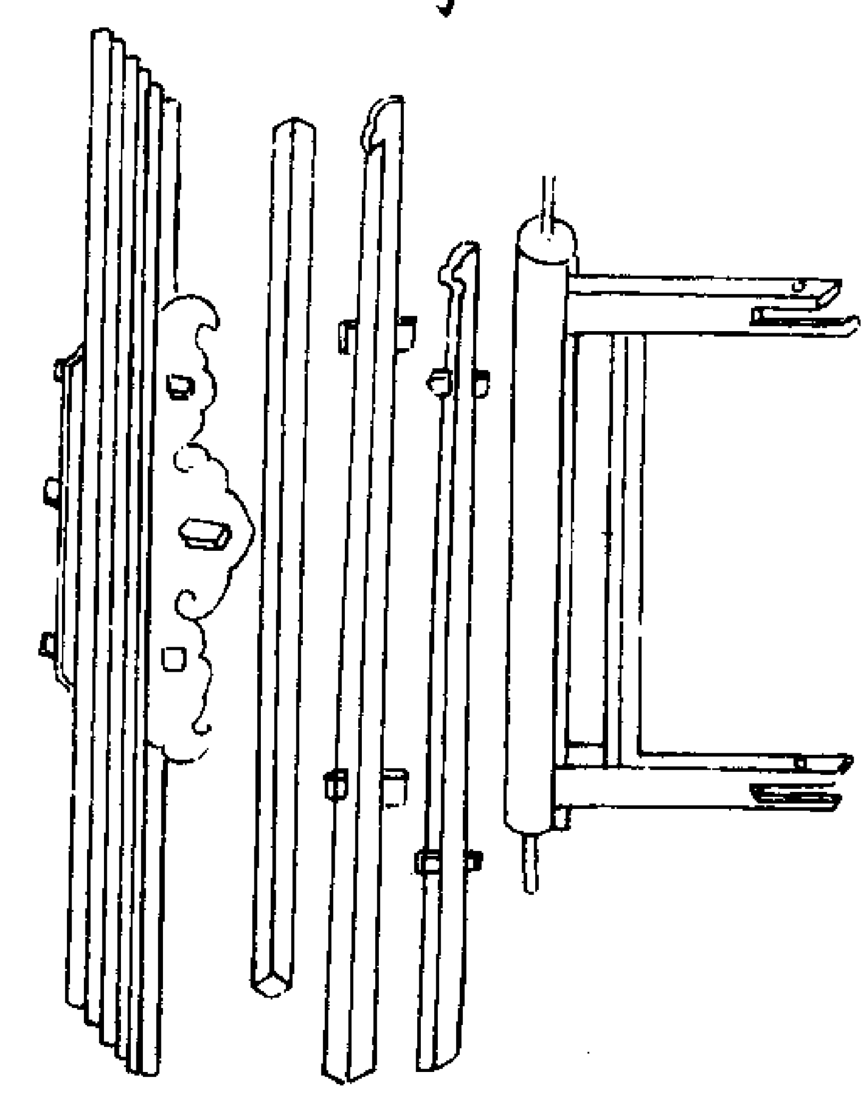
鳥名其羽開　利故　箱象之　石崇奴券曰作車以大良白槐之輻茱
萸之輞　後梁魏玄成車賦云鑄金磨玉之麗凝土剡木之奇體衆術而
特妙未若作車而載馳爾其車也名稱合於星辰員方象乎天地夏言以
庸之服周曰聚馬之器制度不以陋移規矩不以飾異古今貴其同軌華
夷獲其兼利　後漢李尤小車銘云圓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
不相離　車之制自上古有之其制多品今之農所用者即役車耳其官
家所乘者即俗云五明車又云駝車以其用駝載之故云駝車亦奚車之
遺也奚仲作車故云奚車朔方尚云奚車　用材　造坐車子之制先以
脚圓徑之高爲祖然後可視梯檻長廣得所脚高三尺至六尺每一尺脚
三尺梯有餘寸積而爲法　車頭長九寸至一尺五寸徑七寸至一尺二
寸　輻長隨脚之高徑廣一寸五分至二寸六分厚一寸至一寸六分
造輞法取圓徑之半爲祖便見輞長短如是十四輻造者七分去一每得
六分上却加三分　十六輻造者四分去一分每得三分却加一分八厘
十八輻造者三分去一每加前同如是勾三網造者料杖便是輞之長名
爲六料子輞牛頭各加在外輞厚一寸則廣一寸五分爲之四六輞減其
廣如其厚隨此加減　梯檻取前項脚圓徑之高隨脚高一尺軶梯共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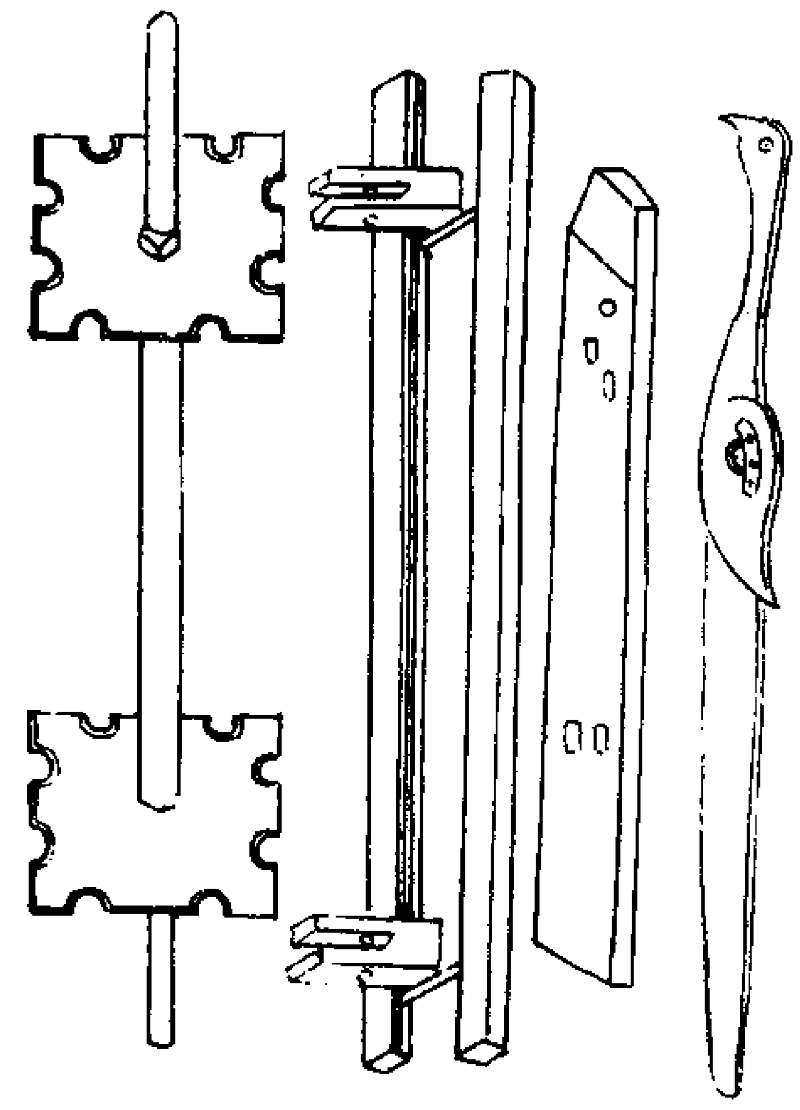
三尺有餘寸安軸處廣三寸半至六寸山口厚一寸五分至二寸二分
山口外前梢於鵝項後梢於尾槐積而爲法　义槐二條或四條長隨梯
檻廣之外桱廣二寸至一分厚寸五分至一寸九分上平地出心線壓白
破混夾卯攛向外　子槐二條或四條隨大义槐之長廣與前大义槐同
厚一寸至一寸二分兩邊各料破混向下上壓白各開口嵌散水檽子兩
頭鑿入大义槐之内　底版槐四條至六條長隨义槐廣一寸六寸至二
寸厚一寸至一寸一分　後露明尾槐長隨梯之内方廣一寸二分至一
寸六分從心梢向兩頭六瓣破混俗爲之奴婢木　底版長隨兩頭裏义
槐廣隨兩梯之内厚五分至六分　耳版隨梯檻之外兩壁槐上廣三寸
至五寸厚六分至一寸前加廣與後頭方停或梢五分八分　樓子地栿
木隨梯檻大小用之材方廣一寸八分至二寸二分厚則減廣之厚長隨
前後子义槐之外廣則與耳版兩邊上同齊或減五分向裏至六分兩下
破瓣壓邊線橫槐夾卯攛向外　立柱一十二條至一十八條徑方廣一
寸至一寸二分圓混梢向上前頭兩角立柱高三尺五寸至四尺二寸後
頭兩角立柱比前角立柱高一尺則減低二寸有餘心内立柱加高爲之
𪓟盖柱　平子格長隨地栿木之長廣隨兩頭橫之外材廣一寸八分至

二寸。厚八分至一寸二分。兩下通混俗呼　荷葉橫杆子又為之月梁
木。徑方廣一寸至一寸二分。完刹在外。　順脊杆子五條隨樓子前後之
長。徑方廣。荷葉杆子同。　遊水版隨兩搘邊杆子之長。廣二寸二分四分
厚五分。　荷葉遊水版。隨荷葉杆子橫之長徑廣厚隨遊水版同。　水版
俗為之招欄板長廣隨立柱平格下用之版。厚四分至五分四周各入池
槽下鑿入地栿木之內。上下方一尺。　箭杆木又為之明白木後　格上
下串透圓混徑廣五分　護泥隨車脚圓徑之外離二寸二分至一寸五
分。廣七寸至八寸。下順者地栿木兩頭橫者靴頭木。又謂之榻子木徑方
廣一寸六分至二寸。地栿木上下立者月版。梘梘之外月版。版前露明者
月圓木。月圓上橫梘木。梘上羅圈版鑿入靴頭木之內羅圈版上兩邊各
壓圈楞枝條木。　托木梘二條條謂之梘條木。長隨梯檻橫之外上坐護
泥靴頭木外。周集徑廣一寸八分至二寸四分厚八分至一寸二分。　車
軸長六尺五寸至七尺五寸。方廣四寸至四寸八分。　呆木三條俗為之
三脚木。高隨前後棘之平。圓徑一寸至一寸二分。　叉杆二條或四條是
柱樓子前盧椽圓徑一寸至一寸四分。　後圈叉子俗為之栒高長廣隨
樓子後兩角立柱之廣。高一尺二寸至一尺四寸。　碑惡圈於樓子門前
用度下是地栿木上是立搘子內用水版四周各入池槽上安口圈木長
隨前月版廣隨樓子前兩角立柱高一尺二寸至一尺三寸。　結頭一箇
長隨前棘稱項鍘之長廣二寸至二寸五分　凡坐車子制度內脚高一
尺則樓子門立柱外向前盧搘引出八寸五分至一尺。其後搘隨脊杆子
之長如脊杆子長一尺則向後搘立柱外引出一寸至一寸二分。增一尺
更加減則亦如之。長一丈引出一尺至二寸　兩壁搘減後搘之一半。其車
子有數等。或是平圈或作靠背輥子平頂樓子上攢荷亭子大小不同隨
此加減　功限　坐車子一量脚樓子梯檻護泥雜物等相合完備皆全
高三尺脚者四十功高四尺者
五十四功五尺者八十七功

華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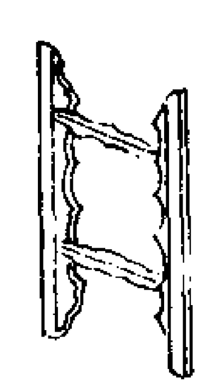
華機子　叙事淮南子云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縷，手經指掛，後世為機杼勝複以便此伯余之始也。伯余黃帝臣，杼音紵　江文通古別離云，紈扇如明月出自機中素。江淹　唐房玄齡授秦王府記室居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郎辦文約理畫初不著藁高祖曰若人機織是宜委任每為吾兒陳事千里猶對語　拾遺記吳王趙夫人巧妙無比，人謂吳宮三絕，機絕針絕絲絕　其機非伯余作止是手經指掛而已後人因而廣之以成機杼傳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麻冕布冠純絲也，吾從衆純布亦自古有故知機杼亦起於上古今人工巧其機不等自各有法式今略叙機之總名耳

用材　造機子之制長八尺至八尺六寸上至龍脊杆子下至機身共高八尺至八尺六寸橫廣樓外三尺六寸　機身徑廣三寸厚二寸六分先從機身頭上向裏量八寸畫前樓子眼合心至中間樓子眼合心二尺二寸中間樓子眼合心至兔耳眼合心四尺二寸兔耳眼合心至後靠背樓子眼合心一尺二寸內樓子眼各長一寸六分隨材加減兔耳眼長四寸　機樓扇子立頰長五尺二寸廣隨機身之厚徑厚一寸六分從下除機身內卯向上量一尺六寸畫下楪桄眼下桄眼上量七寸心桄眼心桄上七寸是上桄眼桄眼長一寸六分上桄上一尺二寸是遏腦內桄長隨廣徑廣隨立頰之厚厚一寸六分遏腦木長四尺四寸廣四寸厚隨樓子立頰之厚上順紋井口又謂之井口木廣厚同遏腦　衝天立柱長三尺四寸下卯在外厚隨遏腦之厚廣二寸下卯栓透遏腦心下兩桄遏腦向上隨立柱量四寸安文軸子軸子圓徑一寸至一寸二分長隨樓子之廣　龍脊杆子長隨機身之長厚隨衝天立柱之方廣樓子合心向脊杆子上分心各離三寸安牽拔二箇　機子心扇心桄合心每壁各量一尺二寸安引手引手各長一尺五寸上是六箇眼子遏腦上紋口向裏兩下各量七寸是前後順楪桄順棖栓透前後樓子遏腦從心扇遏腦上向後順棖上量四寸安立人子一箇立人向後又量二尺更安一箇各長五寸上是鳥坐木內穿特木兒　卷軸長隨兩機身橫之外徑三寸四分兔耳隨機身之厚徑廣四寸上訛角　卧牛子長三尺六寸隨機身橫之廣徑廣六寸厚五寸　是立人子至卧牛底面樓上通高三尺徑廣三寸厚二寸六分立人子頭上向下量五寸開口子二分中取一分立口口子合心橫鎖寨眼上安利杆利杆長八尺立人子開口與筬框鵝口廣同卧牛上隨立人子向上量三寸安楪桄一條廣二寸。筬框用雜硬木植長三尺六寸廣二寸四分厚一寸二分內安斗子其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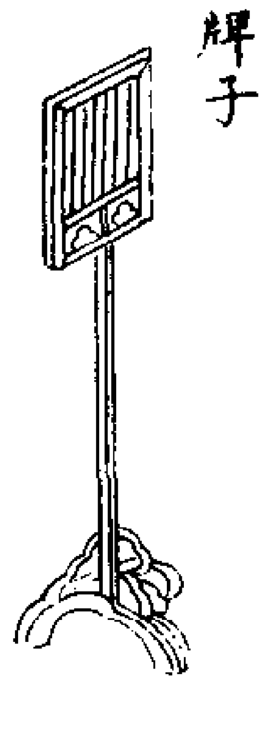
子內二尺八寸明邊高五分筬口上下離八分至一寸。斗子上是鵝材長三寸六分方廣二寸闊口深二寸四分橫鑚寨棖子　特木兒長三尺四寸版廣二寸四分厚八分從頭上棖子至心翅棖子量九寸五分是心內棖子圓七分心內棖子至後尾棖子二尺一寸樓子合心上釘環兒弓

棚架子版長一尺二寸廣三寸厚一寸用拴三條內安弓釘釘上為用弓材長六尺二寸廣一寸厚六分　搊椿子用雜硬木植造材長二尺五寸小頭廣一寸厚六分大頭廣一寸二分至一寸四分厚八分至一寸從小頭上向下量三寸四分畫楳子棖長一寸有餘楳子棖下一尺二寸明外是下楳子棖橫楳子長二尺六寸四分廣一寸厚四分搚子內二尺四寸明計六箇一十二條　䌫椿子長一尺八寸小頭廣八分厚六分大頭廣一寸二分厚八分小頭向下量三寸二分畫楳子棖向下一尺二寸外下楳子棖廣與搊同楳子各長二尺八寸內二尺四寸　拔楳長隨兩引手之廣長二尺八寸徑方廣一寸計六條鑚棖子與引手同　白踏椿子長二尺六寸上廣二寸厚六分下廣二寸二分厚八分從頭上向下量三寸二分心內鑚圓棖子再從頭上向下量四寸二分邊上鑿楳子棖一箇楳子棖各長一寸一分上棖子下楞齊向下更畫楳子棖一箇下棖下量九寸四分外下是雙楳子棖從下倒向上量二寸八分合心又鑚圓棖子一箇　楳子長二尺八寸廣一寸一分厚四分　滕子軸長三尺八寸方廣二寸兩耳內二尺四寸明耳版厚一寸四分至一寸六分方廣一尺至一尺二寸　凡機子制度內或織紗則用白踏或素物只用搚子如是織華子什物全用其機子不等隨此加減　功限　機身機樓子共各七功臥牛子一箇一功　筬框一副全一功五分　特木兒六箇八分功棚針弓一功二分　搊䌫各一副一十二扇全造三功二分　拔楳六條四分功　滕子一箇一功二分　利竿二條三分五厘功解割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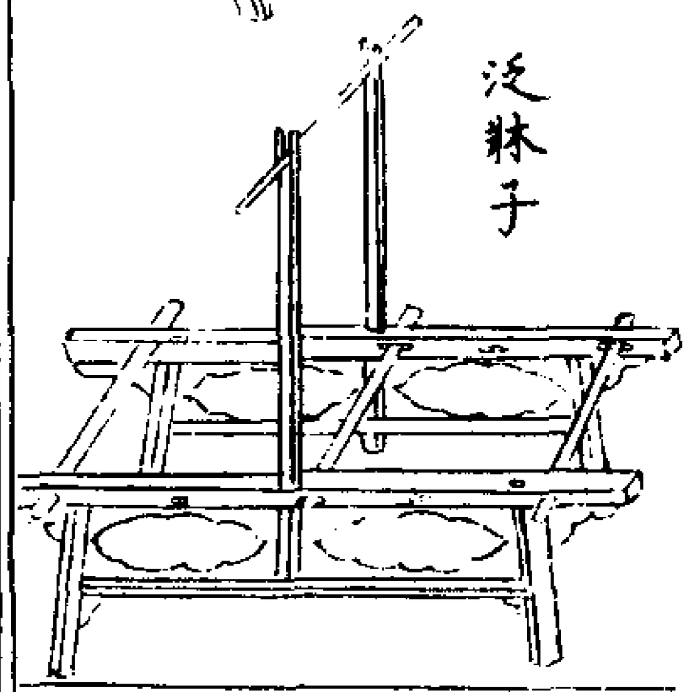
邊篗子



經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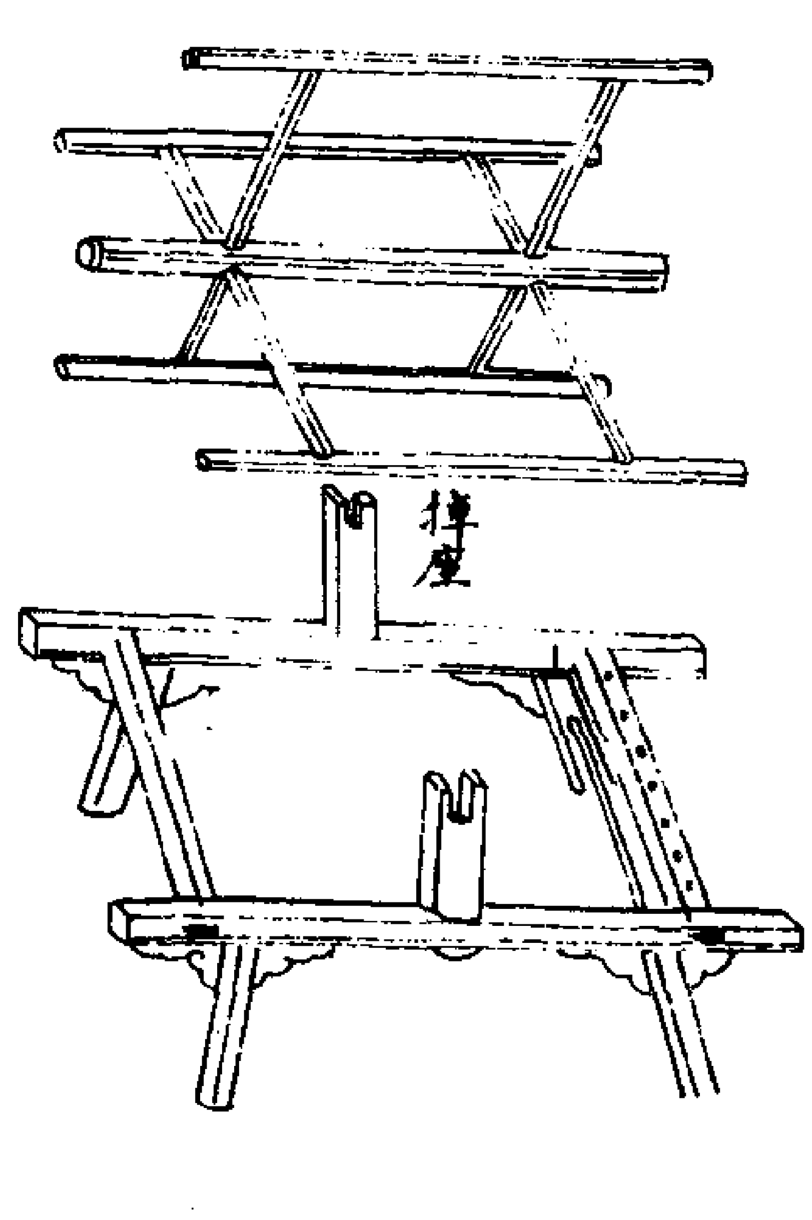


泛牀子



用材　造泛床子之制上至立人子頭下至泛床子地共高二尺一寸三分兩邊長與高同　邊係楷之柱長二尺一寸三分廣一寸六分厚八分先從邊頭上量一寸邊上留三分向裏畫第一箇楳子棖楳子棖長二寸三分第一箇楳子棖外空二寸二分畫第二箇楳子棖棖長一寸八分第二箇楳子棖外空三寸畫第三箇楳子棖棖子長一寸此棖外楞上側面鑿立人子棖立人子棖長八分廣五分第三箇楳子棖外空三寸三分畫第四箇楳子棖棖長一寸八分第四箇楳子棖外空一寸四分畫第五箇楳子棖棖長二寸三分前後楳子棖長則不同各廣三分　脚子稷上高九寸二分廣一寸三分厚同邊脚除上卯向下量三寸畫順楳梘棖　立人子邊向上高一尺二寸廣與邊同厚八分上闊口子深五分下卯拴透楳梘　順楳梘隨脚順之長廣隨脚之厚厚一寸三分　楳子長二尺六寸廣一寸厚三分五厘用三條雜硬木植　凡泛床子是華機子內白踏搊䌫搚子打繒線上使用隨此準用　功限　一箇全造完備一功五分　如有牙口二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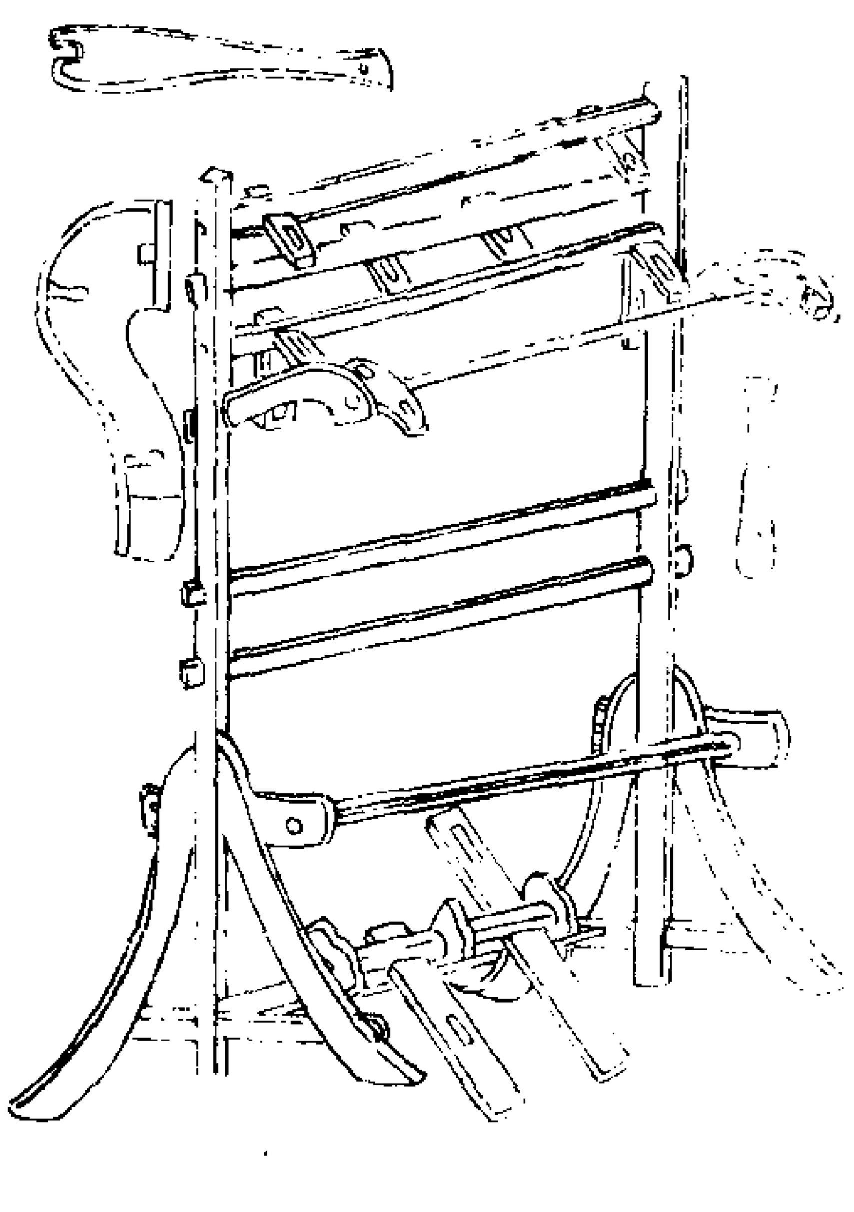
捍篗



捍篗座　用材　造捍篗之制長三尺廣二尺一寸上下高六寸兩梘已裏一尺三寸明心內安立人子　邊長三尺廣二寸厚一寸五分　橫兩當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二分　脚稷上高六寸廣厚與邊同立耳子下除卯向上高七寸上闊口子深一寸廣厚同邊　篗軸長隨兩

耳之内徑方廣二寸四分。從軸心每壁各量七寸外安輻四枝或六枝。减短 輻枝長一尺六寸廣一寸二分厚一寸 簑枝長一尺七寸廣一寸二分厚一寸。 凡掉簑是打紵絲線經上使用隨此制度加减 功限 掉簑一箇全造完備一功一分 如是上有線子牙口造者三功五分

立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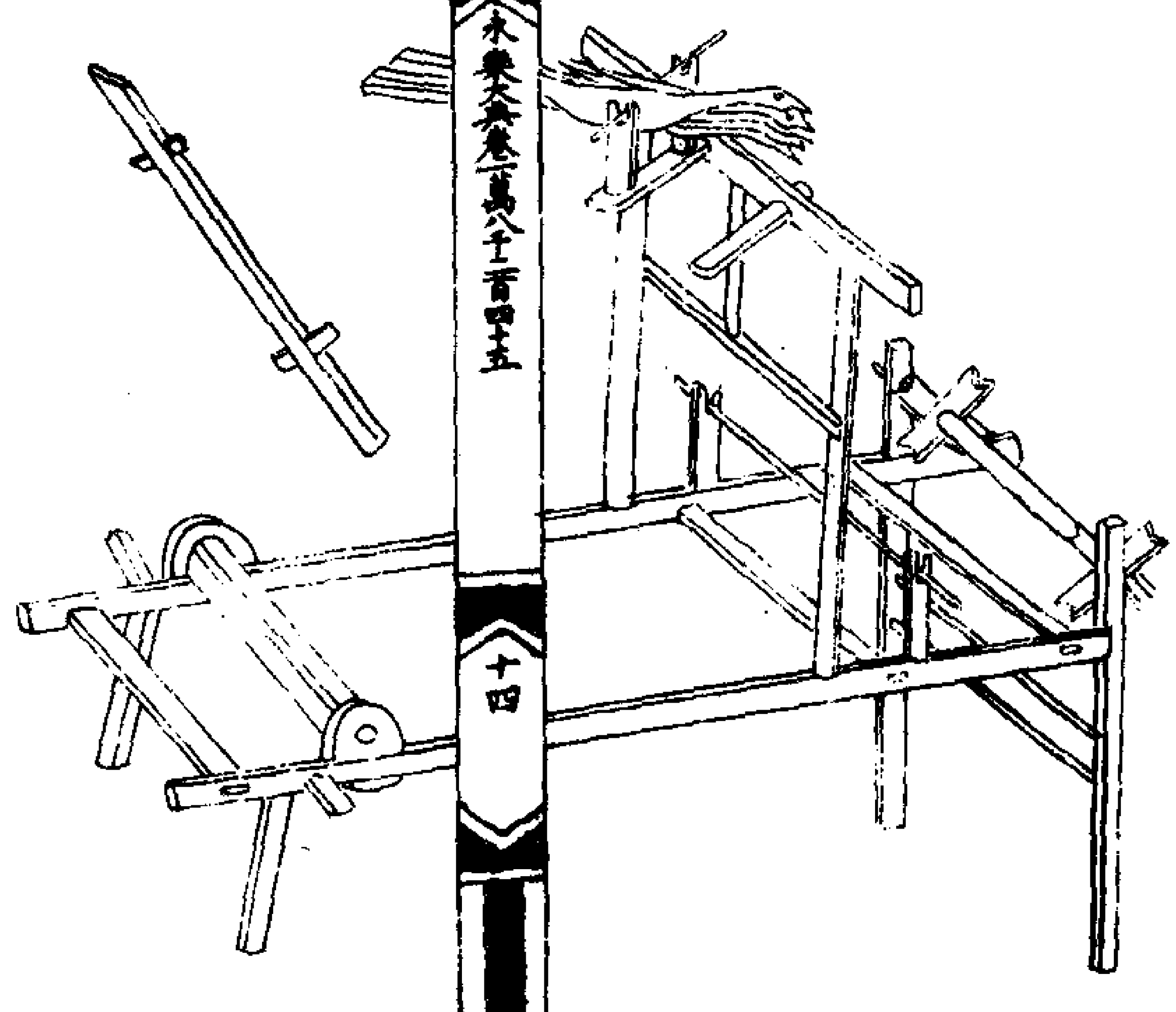


立機子 用材 造機子之制機身長五尺五寸至八寸徑廣二寸四分厚二寸橫廣三尺二寸樓外先從機身頭上向下量攤卯眼上留二寸向下畫小五木眼眼子方八分小五木眼下空一寸六分橫榥眼眼長一寸八分橫榥眼下空一十六分大五木眼眼方圓一寸大五木眼下順身前面下量二寸外馬頭眼眼長二寸馬頭下二尺八寸機肔膝眼眼長二寸五分機肔膝上馬頭下身子合心橫榥眼或雙用單用眼一寸八分肔膝眼下量六寸前後順栓眼眼長二寸順栓眼下前脚柱下留七寸後脚眼下留四寸前長後短身子後下脚栓上離一寸是脚踏五木榥眼眼長二寸心内上安兎耳各離六寸前脚長二尺四寸後脚減短二寸 馬頭長二尺二寸廣六寸厚一寸至一寸二分機身前引出一尺七寸斫鑿在内除機身内卯向前量二寸二分鑿豁絲木眼方圓八分主豁絲木眼斜向上量八寸鑿高梁木眼前同高梁木眼斜向下五寸二分鴉兒木眼都主眼子畫 大五木長隨兩機身外樗齊徑方廣二寸二分兩頭除機身内卯向裏量一寸畫前掌手子眼下是垂手子眼相栓五木後除兩下卯量向裏合心却向外各量三寸外畫後頭引手子眼眼子各長一寸八分 掌手子通長九寸廣一寸八分厚一寸二分除卯量三寸四分橫鑽寨眼

順鑿口子口子各長二寸四分 垂手子長一尺二寸六分廣厚前同除卯七寸四分鑽寨眼開口子與掌手子同 後引手子長廣厚開口子與前同除卯量七寸六分鑽眼子 小五木隨大五木之長廣一寸六分至一寸八分厚一寸二分掌手眼與大五木同長加六分 機肔膝長一尺五寸厚一寸二分機身向前量六寸外畫捲軸眼方圓一寸後卯栓透機身兩脚 捲軸長隨機肔膝外之齊徑方廣二寸上開水槽長二尺二寸掌滕木長一尺六寸廣二寸厚八分上開口子深一寸五分下除一寸鑽寨眼隨上下掌手子取其方午 高梁木豁絲木約繒木三條隨兩馬頭内之長徑廣一寸六分各圓混 鴉兒木長九寸方廣二寸三分心兩兩壁各量三寸四分鑽寨眼各從心殺向兩頭梢得一寸六分順開口長二十四分。 曲肔肘子長二尺二寸廣一寸六分心内厚八分從心分停除眼子外眼子圓八分前量七寸後量八寸鑽寨眼前安鴉兒木上後安垂手子上 懸魚兒長一尺廣一寸八分厚八分下除圓眼子離六寸鑽寨眼安於鴉兒木上 長脚路長二尺四寸廣二寸厚一寸四分從後頭向前量二寸二分口子内合心橫鑽寨眼寨眼口順長二寸四分寨眼向前量六寸轉軸眼圓八分 短脚路長一尺八寸廣厚長脚同從轉眼向前量五

寸。寸橫鑽寨眼開口子與長脚同。 兎耳長六寸。廣二寸四分厚一寸。心内一箇厚二寸下除卯向上量一寸六分。是轉軸眼 下脚長二尺二寸。至二尺四寸栓上兩機身之上 滕子軸長三尺六寸方廣二寸或圓八樗造滕耳徑長一尺廣三寸厚一寸二分滕耳内二尺二寸明 布稍箴框長二尺四寸廣一寸四分至一寸六分厚六分内鑿池槽長二尺一寸四分明寨箆眼在内寨眼各長五分 梭子長一尺三寸至四寸中心廣一寸五分厚一寸二分問口子長六寸五分至七寸心内廣鑿得一寸明兩頭梢得五分中心鑽蚍蜉眼兒 凡機子制度内或就身做脚或下栓短脚或馬頭上安高梁豁絲木或掌滕木下安羅牀榥曲木其豁絲木所不以同就此加減 功限 機身機榥各一功 大五木小五木二功三分 脚路五木并捲軸一功二分 馬頭曲肔肘子二項八分功 懸魚鴉鴉兒木八分功 滕子箴框一功八分解割在外

羅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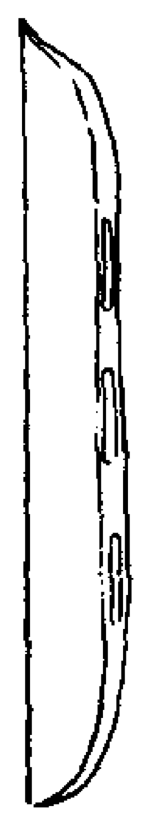


泛椿子

文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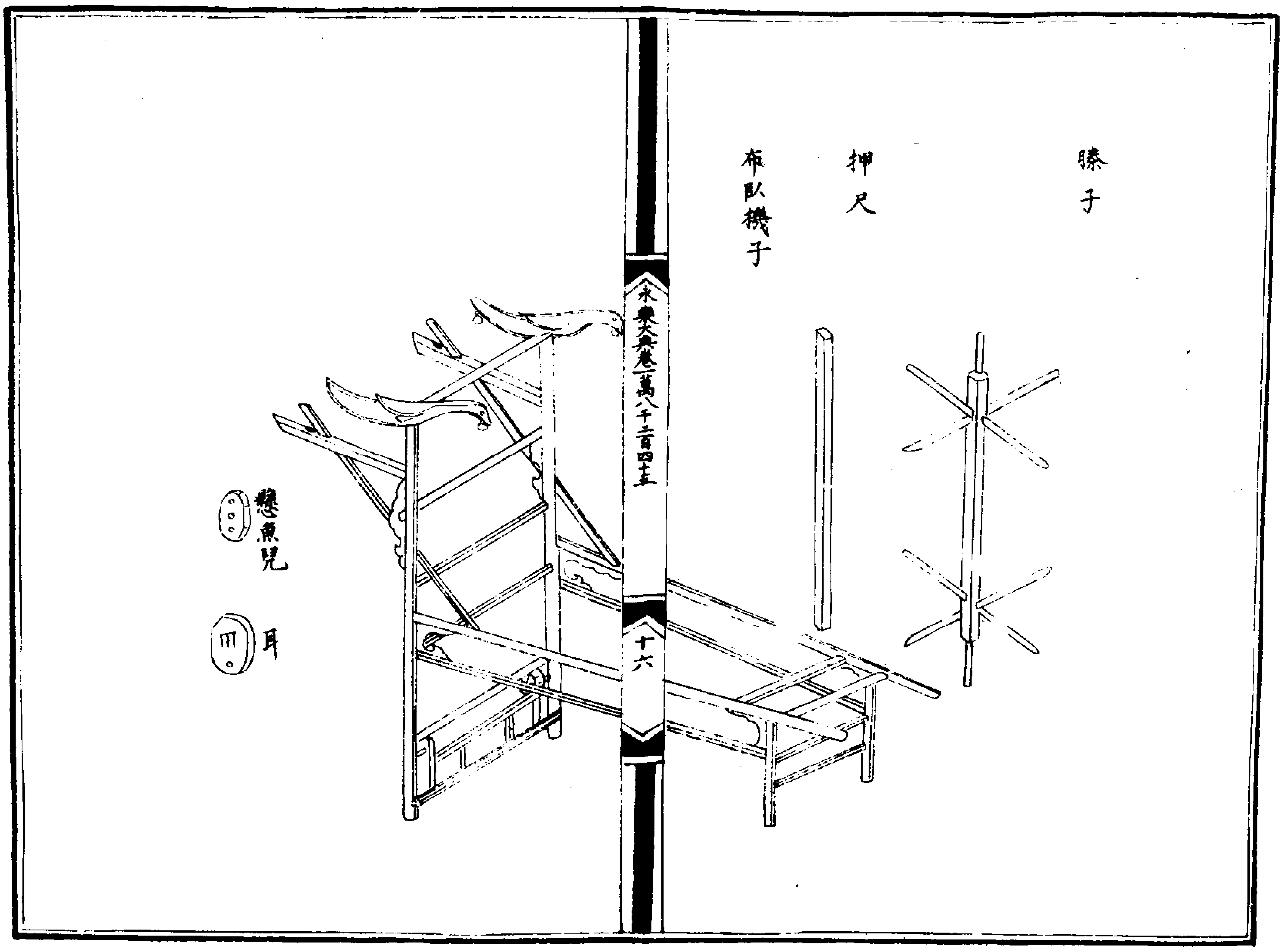


斫刀



羅機子　用材　造羅機子之制，機身長七尺至八尺，橫楻外廣二尺四寸至二尺八寸。材廣三寸，厚二寸。先從機身後頭向前量四寸，畫後腳眼，眼長三寸。後腳眼畫前量五寸二分，畫羌耳眼，眼長三寸六分。羌耳眼畫前量二尺二寸，畫機樓子眼，眼長一寸六分。機樓子眼畫前量五寸，畫橫掍眼，眼長一寸六分。橫掍眼畫前量八寸六分，立人子眼，眼長一寸六分。立人子眼畫前量八寸，側面畫橫掍眼，眼長一寸六分。橫掍眼畫向前量五寸，畫高腳眼，眼長三寸。　機樓子立頰長三尺六寸，廣二寸，厚一寸六分。下除機身外向上高三尺三寸，上除過腦卯向下量七寸，是橫檁掍眼，眼長八分。檁掍眼合心上下，立串眼，栓透過腦。　過腦廣三寸，厚同兩立頰。過腦心內左壁離六寸，是引手子眼，眼長一寸八分。引手子上是兩立人子，上是烏坐木，上穿鵝兒引手長一尺二寸，立人子高七寸。　前腳高三尺八寸，廣厚同。　機身上引出卯七寸，卯上開口安滕子，卯下一尺五寸，雙檁掍後腳廣厚同前高三尺。　捲軸長隨機身之廣，徑廣三寸四分，圓混，上開水槽。　立人子高九寸，徑廣一寸五分，上是高檁木，下是豁絲木，長隨兩機身廣之長。　特木兒長隨機子廣之心，材子廣一寸八分，厚六分加減。　大泛翁椿子長二尺四寸，小頭廣八分，厚六分，大頭廣一寸四分，厚八分，從頭上向下量三寸四分，畫眼子，眼長八分，上檁子眼至下檁子眼楻外通量一尺二寸。　小扇椿子小頭廣六分，厚四分，大頭廣八分，厚六分，上下楻檁子眼外一尺二寸，橫廣二尺四寸，明前後同。　斫刀長二尺八寸，廣三寸六分至四寸，厚一寸二分，背上三池槽各長四寸，心內斜鑽蚍蜉眼兒。　文杆隨刀之長，大頭圓徑一寸，小頭稍得八分，出尖。　凡機子滕子長隨機身廣之外，軸材方廣二寸，耳長一尺至一尺二寸。制度內，或素不用泛扇子，如織華子，隨華子，當少做泛扇子。

功限　羅機斫刀并雜物完備一十七功，如素者一十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四十五

小布臥機子　用材　造臥機子之制立身子高三尺六寸臥身子與立身子同徑廣二寸厚一寸四分立身子前頭㮰外横廣二尺四寸後頭闊一尺六寸先從立身子上下量攤卯眼上鵝兒口在內立身子頭上向下量六寸盡順身前馬頭眼眼長二寸二分前斜高向上五分後低五分馬頭下五寸四分後是豁絲木眼眼圓徑八分安在機身之後豁絲木眼下量三尺二分後横桄眼眼長一寸四分横桄眼下離一寸六分是臥機身眼眼長一寸八分機身下離二寸順身小樘桄眼眼長八分小樘桄眼下離二寸後横樘眼横樘桄下離一寸二分脚踏閑子眼眼子圓徑一寸臥身子除前卯向後量二尺五寸後脚眼與前脚同後脚眼上分心兩壁順身各量二寸盡横樘桄眼横桄上嵌坐板　馬頭上一尺三寸廣二寸厚與機身同除卯之外離九寸開滕子軸口上更安主滕木厚一寸　脚踏子長隨機兩身之廣㮰外闊六寸內短串二條徑各廣一寸二分厚一寸　後短脚㮰上一尺二寸廣厚機身同下安横樘兩條廣一寸厚八分棍軸長隨機兩身之廣徑方廣一寸六分圓混　豁絲木長隨機身外楞齊圓徑一寸四分破混前同　鵝兒木長一尺四寸廣二寸厚八分兩頭各留一寸已裏釘鏍兒中心安鵝兒木　滕子軸長隨機子兩馬頭之外徑方廣一寸六分滕耳內一尺七寸明耳子長一尺六寸廣一寸二分厚六分　筬框長二尺二寸廣一寸四分厚六分　攀膊鏍兒長三寸廣二寸厚一寸二分又謂之耳　棍軸耳子長二寸四分厚八分又謂之懸魚兒　凡機子制度內或三串拴馬頭造或不三串機身馬頭底用主角木有數等不同隨此加減　功限　臥機子一箇滕子筬框棍軸共各皆完備全五功七分如嵌牙子內起心線壓邊線更加一功五分　解割在外

狀

謝狀三

唐劉賓客集汝州上後謝宰相狀。　朝議大夫使持節汝州諸軍事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某。右某自領吳郡仍歲天災上稟詔條下求人瘼地苞藪澤俗尚剽輕悉心撫綏用法擒擿事繁才短常積憂虞忽蒙天恩稍移近郡家本滎上籍占洛陽病辭江干老見鄉樹榮感之至實倍常情印綬所拘不獲拜謝瞻望德宇精誠坐馳無任感戀之至。　蘇州上後謝宰相狀。　朝議大夫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柱國劉某。右某今月六日到州上訖某山東一書生濛倒跡開在少壯日猶不逮人况今衰遲智力愈短相公哀憐不遇擢授名邦實荷弘獎慙非器使伏以當州縣大寖之後物力蕭然飢寒殞仆相枕于野誓當悉心條理績具奏論才術素空憂勞方始懼無聞問忝負恩知不任瞻望懇迫之至。宋錢塘韋驤集到任謝監司狀。　右某言念叨奉恩除誤膺郡寄消辰惟謹始視事以屬精胃厎云初竊撫躬而知幸茲焉依仰至矣情誠恭惟某官德量淵宏材規高遠副九重之東顧振二浙之風聲持節此方具盡光華之實挺能不日佇躋清近之班某尸職海瀕馳心節下未遂參承之願且通悃愊之勤傾向攸深叙陳罔既謹具狀謝謹狀

滁倅到任謝監司狀。　右某伏奉勑差前件差遣已於今月十八日到任訖非材佐郡方虔視事之初高位鈞仁固識託庥之幸恭惟某官聰明生照德誼內充表儀群吏之端振舉百城之治某乍顓職守仰奉聲輝未能聽教於門闌第用馳誠於音驛　謝省主韓端明狀　縻軀漕局曠迹計庭望德茲深與時浸永方貢誠而未㪅遽拜教於不圖祟慰雖多跂瞻愈切伏惟經畫餘暇福休迭來恭以某官識洞淵源器函方格奮身胄族之貴平步鼎科之雄公忠久荷於倚毗材術累更於踐歷對煩眷旦肅天邑之浩穰任重此時贍邦財之用調未遂鈞衡之用尚淹廊廟之資而某夙被獎知日蒙庇賴既貫行於戒命且善頌於聰明願觀當軸之榮躋以快輿情之竊議伏望上為邦社精調寢興　轉也田謝監司狀。　右某伏蒙恩授前件官累日序遷公朝之必信非材冒進志士之所羞自惟拜命之初深積省躬之愧反思所及推致有繇此蓋伏遇某官盛德兼容深仁均暨遠俾迂踈之品坐逃瘝曠之愆遂忝陟明可非驚寵懼於虛受顧充稱服之為魁在益恭竊慕循牆之戒庶幾補報仰答吹噓。　謝運判奉議狀　右某叨奉綸言誤參漕計已涓辰而視事幸聯職以依仁恭以某官器業淵宏材猷高邁蚤致身於膴仕蹔持節於遠方積粟阜財一歸於善畫寬民未更久著於休聲佇膺不次之恩少慰至公之論某秉裝兼道不日趨風方圖馳懇之勤遽辱飛文之貺感慙彌甚敷諭奚周　謝提刑朝議狀　右某叨奉恩綸誤參漕計視事剛辰之吉竊輝華使之餘恭以某官植操端方秉心沖厚以學術濟通識以德量持高材遠方實賴於宣風要部復繫於剸劇此時閩粵髮頃攬轡之清不日朝廷即有封軺之召某依仁茲始通謁未跡方馳懇款之勤遽辱緘題之貺其為感怍罔罄指陳

謝泉州知州陳大夫狀　右某叨奉恩綸誤參漕計涓辰視事猶在於秉行走介枉書遽承於厚意伏以某官學窮道奧識照幾先久播休聲蚤膺遴選榮持使節已豐湖外之財遠剖州符雙撫泉南之俗尚稽通謁第切傾風更冀保調以符瞻視　謝諸州知通狀　右某誤膺宸命叨貳漕權雖瞻覿之尚賒在誠情而預慰伏惟某官悃愊固守謙厚自持光形誨牘之勤如拜風規之茂感慙彌甚敷諭奚周謹奉狀謝謹狀　謝瀘南畢撫句狀　右某比者御命之官涓辰視事方竊依於鄰庇尚稽致於郵書先承翰墨之華愈重情誠之愧伏惟某官受材通敏執節端平久參使幕之雄行遂延恩之渥佇期還馭即款高標更丐珍順以符善禱謹奉狀謝

賀謝梓州路運使秦朝散狀　右某伏審光膺宸詔榮領使臺宣揚王休慰釋民望恭以運使朝散材猷高遠術學宏深累更要寄之勞久著聲華之盛再煩杖節出臨左蜀之雄即聽封軺入踐清途之要顧惟衰迹幸遇高風在馳慶以未遑還貺音之先及感慙彌甚敷敘奚周　謝新興元知府蒲大夫狀　右某伏審光膺詔檢出領藩條千里傳聞同辭相慶伏惟某官材猷高遠器度博深嘗持節於此邦率術遺惠懃承流於盛府盡愜光聲在馳慶以尚稽還貺音之首及感慙固甚敷諭奚周　謝益憲莊朝奉狀　右某比者叨奉宸恩誤膺使指揣薄材而非據涉遠道以徒勞夫何天幸之深獲遇鄰光之盛况眷存之有素在嚮往以無窮方圖馳懇以上塵敢謂貽書之先及悚若芒背泚然汗顏恭以某官德性宏深誠心純固涵養粹和之氣從容澄接之餘念舊物而不遺誘愚衷而加勉飛章論薦已銜昔日之恩誠禮見容更荷此時之賜伏詔既拘於營職瞻風第切於馳情伏望上為廟朝精調寢餗　謝前海門徐主簿狀　右某久闕緒言積勞思而無算向緣同事忻際遇之有涯旋審見星之行遂虛披霧

之願弦朔易改音郵莫傳幸單介之遷來荷尺書之遠及伏承俯就禮制載安寢興宿學周才雖久淹於栖隱脩途清貫佇仰聽於飛翔會晤尚賒保調是請　謝成都許龍圖狀　右某比者叨奉宸俞誤膺使指跂輝光而甚邇圖謁伏而未緣方馳嚮仰之情遽拜誨音之辱恭以鈐轄知府內翰材包經濟學極淵源高文首出於時英偉業久淹於法從出持旌節雖安遠俗之心入秉鈞衡始慰四方之望不日佇承於趣召惟時當遂於走迎伏祈上爲廟朝精調寢餗　謝雨鈐轄狀　右某叨奉宸恩誤膺使指想風規而甚邇圖謁侯以未緣伏惟鈐轄皇城材畧素高謙勤自損枉緘勝而先及荷誠意以彌深悚刻不忘敘陳奚既　謝秦鳳憲喻朝奉狀　右某叨被宸俞濫膺使指雖獲鄰於部境尚阻造於門墻先辱誨音倍欽睠意感慚罔甚敷諭奚周　謝權梁山王朝奉狀　伏審消辰已諧視事辱長牋之見及荷勤意以彌多知郡朝奉術學素深材猷兼茂臨事肯達於中道長民必懷於輿情佇聆惠政之傳以慰鄙懷之俟尚遂覿晤更祝保調謹奉狀謝　謝賀王安撫轉運判再任狀　右某伏審光膺宸命重綰使權顯矣遥麾之榮優哉連任之寄愧馳誠之尚緩荷貽翰之特先伏惟安撫鈐轄作坊材器素高聲華夙振投筆蚤當於遴選擁旌靜鎮於遐方俄治譽之藹聞致恩輝之被及輕裘緩帶風威頗類於祭軍增秩賜金寵異果符於漢表未緣謁慶但切忻愉謹奉狀陳賀兼謝謹狀　謝新知全州王左藏狀　右某伏審光膺宸命榮綰郡章伏惟慶慰竊以知郡左藏學通儒術智達兵機久據將領之能果陟承宣之任方圖馳慶先辱枉書欣感尤深指陳莫究　謝高麗國王送遺狀　特損緘題曲垂惠贐文犀飾帶知遠物之可珍寶匣將儀見深誠之相契勉受勤渠之意益增感作之情　謝監司狀　比者恩綸從請符竹叨榮方祇命以就遷遽消辰而視事幸親高庇殊愜深悰伏以某官器識淵宏材猷超遠出領外臺之寄上分肝食之憂總治有方均被列城之福陟明伊邇佇聞三節之揚圖脩謁以未緣第欽風而彌極伏祈爲國自壽副人所瞻　謝轉司農上提轉狀代陳少卿　卿官立蔵居者固難其才帝澤優賢得之尤足以責俯伏拜命驚惶失圖何則朝廷清明國家閒暇正臣當軸端士吉猷臺閣聚精神軒墀多蹇諤爵祿之器安有假人車服以庸未嘗濫賞或越等倫而催其事業或累歲月而不及顯高灼然黜陟之行甚若丹青之著倘求者罪所以激貪夫恬守者榮所以嘉清節盡出至公之道復還治古之風在冠冕之班班宜忠良之一一而某衰遲晚節偭俛外藩分符積年剸劇無

效昨代歸於泗水因得請於光山腹背之毛分不增於遠翮口耳之學聊自養於微軀咫尺鄉閭優游物尚作蹤閑之身計期終畢於天年豈謂聖聰尚回周行引重不使廢去未諳私謀旋領職於富川仍遷曹於右棘而况司農繫乎重寄歷代謂之大官竊省匪能曷臻斯地此蓋某官借名特甚推庇殊深天幸雖至而不敢自盈官責愈高而第知加懼戒存肺腑何必備墻事極慮恩願忘閒閻仰荅生成之賜俯全按舉之威懇款所潛指陳奚究　廷評謝授官狀　右某啓伏蒙聖恩授前件官仰冒寵靈就安里落皆自吹噓之力戴華衰朽之蹤愧荷所深指名奚究　清江三孔集到任謝執政狀　越從支郡吏刺大州受任踰涯撫躬知懼伏念某志雖好古才不逮人偶於患難之餘獲從英俊之後叨塵近列愧負明恩屢請爲藩亦圖自效尋上宣城之綬稍揚章浦之舲盡涉江圻值秋潮之漲溢少休官舍當歲事之豐穰已與吏民共安職業此蓋某官以研覈致用之學輔繼聖配天之功甄叙衆賢一於公義顧瞻雅俗臨以從官遂令不敏之資亦肩長人之寄器有小大方懼於顛躋政貴中和亦期於勉強誓殫蹇淺仰荅陶鎔　代太守謝許推官狀　竊審令似妙年射策精選中科驤動家庭美騰士論某官潛心於學飾吏以文及時欲立於功名教子不忘於詩禮餘風及後已成新美之才便殿傳名遂預俊賢之第仕將行道椽亦逮親足明經術之脩不負義方之訓首承推借良切感藏　謝得解秀才狀　嘗謂方今之士類最盛諸郡之歲貢甚廉擇之以倉猝之成落者有紛紜之衆負材而黜則自足取後效無藝而中則何以弭群言是非赴舉者之重輕實繫主文者之榮辱故夫端毫定次盥手剸封見一有望之人以爲玄涯之喜如得在己相慶以言伏惟其人以勤勞之心輔明敏之性浩乎學問之精華矣議論之高如某荒薄之資何以當考校之柄惟其自勵不敢少輕譬弋者之張弓忽逢鴻鵠猶釣夫之垂餌遽獲鯨鯢出於偶然非其力也而蒙曲垂謙德首賜長緘歸功於不肖之躬用何報甚盛之意春官覆實天陛程能冀餘勇之必先當大敵而不衄璠璵被采卞和見刖足之憂騏驥見收伯樂無失鑒之誚實心所望指日以須丈同丹淵集　謝運使按迎狀　右某近煩使節遠按州麾薄領猥叢綱條棼弛重勞撿詰悉覽譏訶豈惟不肖之蒙休抑亦群僚之甚幸此蓋運使少卿寬於臨下誠以接人念其閒有所未周蓋於理實亦可恕使新後效與齋嚴威高軒遥還長途正熾計神明之所祐想福履之尤佳某限守郡符阻趨賓閫其諸感佩莫盡宣言謹奉狀起居兼謝謹録狀上　謝成都運判大博

狀。右某伏審被宸衣之褒章領藩臺之副節嶠領之下豈獨幸提封之
吏民涪江以東實大慰同黨之親友用才而當聞命皆懽伏惟運判太博
發有令名共推遠器學問淹博才謀敏明歸按新書已馳平允之譽上陳
美績果妄將諭之權恩除初行衆望殊快何未道於鄙樸忽先辱於音題
佩服謙辭銘藏陋府未皇贈賂徒切傾依謹奉狀賀兼謝謹錄狀上。謝
鳳州都監供奉狀。右某去國十年守蜀三郡居常渴德坐失爲書比奉
疾鄙之來忽承累幅之惠過蒙存錄深負悚惶伏惟都監供奉才辯而文
性和以毅向聞詿誤偶滯騫翔顧昭洒之既明當選掄之甚邇勉期善養
用對優恩贈賂未皇企延徒切謹奉狀謝。謝西鄉西縣中舍狀。右某
近被中除復還前列豈謂眷存之厚特形慶賀之深感佩良多摛載罔既
謹奉狀謝。謝慶州焦推官狀。右某伏審較能省部賛畫戎藩脩禮未
皇飛文見及蒙此厚眷亟於鄙悰伏以推官秘惕儒術通明吏事擅敏蚤
伏士論尚淹賓筵暫事云初光書以既過相存錄深用感銘未遂贈依所
期將護謹奉狀賀兼謝。謝三泉知縣贊善狀。右某比者祇膺朝檢移
領郡章已試薄才輙臨庶務方馳誠而往謝忽遣介以見存伏惟某官出
忠孝之家稟禮義之教夙誠懿德休有令名尚綰邑符固淹與論下眷僻

藩之守特脩鄰土之歡佩荷惟深紀銘曷盡謹奉狀謝。謝曾鞏元豐類藁到
任謝職司諸官員狀。右鞏比者祇命守邦消辰視事維是孤蒙之質幸
依庇冒之餘竊念鞏材不逮人學多泥古久備官於兩府徒竊食於累朝
茲假使藩實緣私請伏遇某官體仁爲任充美在躬素自結於主知方出
宣於使指歛時利澤猶在東南籍甚休聲洽於中外顧忝屬城之任實諧
德宇之依尚阻參承但深欣抃。強祠部集代謝運使工部保舉狀。某自
少也賤寔今之愚學弗名家力徒稽古一竊科第久靡祿鍾間關四紀之
餘忝冒數州之寄唯臨淮之陋壤乃汝汴之要區自領一麾僅踰朞歲事
獻未革民瘼尚留日廑官痾以底吏責豈謂某官曲矜儒介特賜甄揚捲
其跡短之才謂可劇繁之使親形封奏上達冕旒感積于中望踰於始昔
者楚諺珍季氏之諾不啻得金曹經尊仲尼之褒有踰贈衮竊較幸會迥
越舊聞敢不佩服攸藏周旋乃事天幸雖至而不云之喜官句是身而靡
營其它永矢捐軀仰酬知己。代謝施侍制狀。昨以它郡寓家使塗祇
任子居虔命之署冷甚廣文之官豈謂曲諒愚衷過垂恩惻俾沿臺牒往
促漕舟階緣公爲協遂私欲獲享賤累畫歸巨麻此蓋某官畫物以誠任
仁於己永言感服曷究揩名。代謝二司狀。某到郡累日監州無狀講

書弗整官庫少嚴製錦致傷雖強學而安可血指爲斵蓋不能之使然承
攬轡之按臨欲望風而引去不時斥罷盡出優憐知無不爲力圖拙者之
效死而後已誓答仁人之恩近阻高明諒臻禧福伏望順節自壽協時所
聽。代謝兩府狀。被恩至渥冒職如初俯伏拜嘉兢慚失措伏念某早
緣曲藝竊綴茂科逢辰寡資累日取進鄰領漕權之重往當河朔之雄方
彈鄙才思稱繁使而所屬列郡非良長人致狂仵之不戚嬰孤城而自守
不能應事而先摘徒爾傾忠於己詎賴廟算之萬全破冠巢於一舉私心
佚黜恩與從寬止奪使麾尚叨守紱雖頻年易郡未始滿期而南服按刑
僅諳累月豈圖明命復眷孤蹤就改外臺俾還舊物蓋伏遇者欲功之勉
嘗失者知得之榮靖言忝塵厥有緣自此蓋伏遇某官代天敷化當軸均
仁匠物謂無於可棄器人容有於不備卒令駑瘁仍玷龍光敢不究悉事
權激昂志尚少圖拙者之效庶答大鈞之私。代到任謝兩府狀。右某
比者就蒙細劉移領善邦望闕非遙候麾何幸竊念某本縣平進親遘盛
期累日而取官資固無它術應宿而居郎位誠玷茂恩而復頻更左符幸
遇喬木唯泗封之故郡寔淮服之會區曷稱衰遲輒當繁要此蓋伏遇某
官代天敷化與物終仁界分外補之榮曲盡大鈞之賜敢不周旋乃職庶

勉在公永矢捐軀仰酬知己。某下情無任感懼激切之至。代謝諸官狀
茲以短才猥當煩使蔡然財賦之供億乘以薄書之冗紛徒耳傾風杳
由奉記豈圖情媦首既音勝意在遠而備親禮由謙而益厚仰銜勤抑第
切銘藏默濤云初採儀尚遐勉綴寢餘前對寵榮。代謝轉官狀。帝饗
告成德音申諭泛均洪澤施及冗員被寵匪叨拜嘉知愧伏念某本緣曲
藝進冒茂科早緣惧廷寢踐閒籍止圖累日之效以致積星之勳豈謂禮
訖總章慶覃列位或講求曠典之舊或侍從嚴祠之勞此而例遷固匪虛
授若茲忝擢良自負緣此蓋伏遇某官業勗胄期致階榮漸至令駑猥亦
玷龍光敢不加慎操脩益思樹立上酬天造次答己知捨是而它不知所
措。代謝二司狀。露章易郡得請還朝獲遂私誠將違公庇怔惶承命
喜懲羹懷伏念某往尋外麾徘徊末路力圖爲政之效日抱療官之虞重
以迎侍安輿阻違故里雖竭晨昏之奉殊乖羞膳之宜然君父之命已行
弗宜數改而人子之心未嘗固用上陳豈謂睿慈俯從愚款此蓋伏遇某
官業推大惠曲軫孤蹤贊行終物之仁使就養親之便永惟感幸曷究揩
名。代謝兩提刑及王工部狀。近值崇車出臨屬部伏惟逆幕之景守
在會衛之邪屏事弗精療官是懼尚繫寬假不汝本非去德未逞佩思良

極仰惟福履擧集休祺恭以某官才爲史師名重物論行飄風績驟被褒
華　代得替謝上司狀　銜短事叢地卑郡要加廷閣之奉養有風土之
乖殊弗使旨甘遂形懇請願除使郡以就私誠露章方聞諭詔隨下猥適
更書之代將違蔭宇之釀得先官療辛以理去靖言所自厥有繇然此蓋
伏遇某官早借題評俯矜朴直靡充庶務之贖曲示兼容之優獲解守麾
俯行體之入覲回膺恩館惕感涕之無從　代謝提刑狀　近以露章宸
晃卜兆親塋因緣畫室之還將就乘舟之便爲謀弗熟引日固多值使旆
之往行呼萬工而詰問仍移牒命俾述事端雖勉開陳尚虞擧劾豈謂靡
充既往之過特寢必行之文此蓋某官量極兼容仁推再造念效官四紀
粗守於謹廉使竊寵一麾獲全於榮幸欲報知己敢辭捐軀　兩制謝狀
祗奉明綸就叨寵寄京畿近服邦漕重司併集茂恩驟加膺品竊以爲
國領計須官得人餽輸中都不朘民而厚上登序庶位不簡賢而附驥具
是兼長乃名宜職苟容竊吹昌拜公言某效局無堪瘝官有素江淮易任
曹廨寧居金穀主謀悅述舊習豈謂浩繁之委不遺孤冗之蹤此蓋伏遇
某官言味借優褒華引重振拂污滯矜憐介愚寖聞當宸之聰遽復外臺
之命敢不周旋乃事恪慎厥脩永矢捐軀仰酬知己　代謝王舍人狀

逖阻風猷寖更年所日爲薄領之關掌坐致音塵之闊稀方切傾賢邃家
占教感與忭會情鈞禮優恭以某官風練善經薦揚驟仕沉毅有略不發
臺歌之懽嘶聚自潛已絶往浦之警果凝顯烈驟陟榮班　代謝許倅運
狀　某一竊科籍久縻祿鍾累日而耿官資國微他術應宿而居郎倅誠
玷茂恩向叨郡紱之榮越隸使臺之屬罄殫拙效訖乏最稱逮秩滿以還
朝仍使麾而假守靖言忝冒厥有階繇此蓋某官爲容有光增價之倍辛
令篤褒亦被龍光敢不佩服攸箴周旋乃事庶幾一得云補萬分永矢捐
軀仰酬知己　謝經過諸處官員狀　近沿臺牒獲道治封上謁肩除廛
遺賢規之粹講讙宴組過家主禮之優還局而來息肩未暇復往推於詔
獄因驟奉於音塵尚賴寬明弗以庇吝伏惟歆炎貫序福履餐和諧款襮
遵傾麋曷既益綏燕起前對褒陛　代謝王副樞答書狀　近者伏聞某
官光膺徽用參掌繁機增天子得賢之稱副大臣行道之實幅員億姓咸
託於鈞陶藩翰下寮竊形於距躍因傾愚悃上浼台光豈謂公輔量寬廟
堂政暇自忘絶禮回既鈞函拜讀以還耗榮失據伏惟緝熙帝載翕受天
祺恭以某官王佐偉才民靈先覺高文大冊蚤冠於雋科華貫嚴遴薦揚
於聖世備紓賢業自結主知審侍清光益隆體貌禁局視草久歷將明之

資樞惺暢謀聊分宥密之寄行明綸之登進職上衮之凝嚴副國倚毗協
時髦屬　代謝許州柏公狀　頃在三川屢爲屬吏第疲駑而自守微銖
兩之足觀伏家矜憐介愚終始振拂預郎垣而竊寵忝俠閣之亞麾訖賴
曲成敢云自致孤生之幸怵論報之無指仲氏之愚復託蹤而得地出入
材館質遷歲簡辭藝荒蕪濫肩下客之列禮遇優厚率荷上台之仁會還
印於宰廷方建麾於京輔首録門下之賤俾綴仕階之榮露章上聞諭命
隨降弗由稽古之效遽有進身之基靖言載惟厥有攸自此蓋伏遇某官
大鈞播冶煦律吹枯匠物謂無於可捐器人容有於不備是令茂渥輒及
鄉儒宗■徽生畫沾雨露之澤鵷鷺翱品皆緣汲冀之恩永矢縻軀仰酬
知己　代謝中書狀　濫被恩俞出司憲職語能且薄荷責惟憂竊以國
家傳尚主仁衮矜庶獄治刑之吏或舞於深文抵罪之氓間罹於密網因
重按章之選俾澄濫罰之源宜得敏材以當繁使伏念某肯靈非粹學古
不優早從朝弁之華寖冒書林之目以至分守符之寵寄備王府之泛員
罄竭鄙才記微善狀優游一郡忠全懶放之懷董按列城本非平素之望
靖言塵玷厥有階繇此蓋伏遇某官翼亮天工運平帝緯器人容有於不
備匠物謂無於可捐坦然至公施及無意敢不周旋乃事恪慎厥脩誓堅

一介之勤少答大鈞之賜　代謝李兵部狀　比緣厚幸得備屬官向因
愚悃之傾輒黷使威之重豈圖柔轉給之豐暇忘爵德之逾尊俛顧下僚
特逮尋誨仰佩一謙之美弟增三復之勤恭以某官元精所生盛德之後
早躋纓繪之貴自結旒纊之知總漕節之劇司方圖顯效復相門之遠蹈
行被茂恩　謝蔡學士狀　忝冥士狀洎沒于時向補獄官寄備掾屬轉
駒局趣貲建議之弗明市狗悲號或賞音之閒及洎冗曹之滿歲會卓馬
之還朝無何孤蹤亦旅上國天銓待次殆困東方之飢酒正之負遽叨北
海之屬靖言篤保昌稱覲揚此蓋伏遇某官興勸官能助聞公道不遺薦
復之舊力提管庫之微敢不佩服攸箴周旋乃事謹材六物寅守於舊聞
第課三年庶成於微效　謝范陽軍司理狀　官舍接種日磨高垣客車
過郡特剡美聲思清暗以未厓遂珍題之爲貺恭以某官才獻膺敷方格
淳脩一命開榮尚淹於遠躔上臺交薦行蹈於亨塗信傾節宣少平頌願
代謝文相公答書狀　竊以孤單素叨獎遇託被大鈞之賜叟戴外麾
之榮拔去門墻浸逾歲月一身銜感困盤叙於悃悰恭惟潰奠惶自貽於
罪戾豈謂王公之量曲惟犬馬之情弗闕猶遺親形誨諭拜嘉至渥論章
無涯伏惟靜鎮大邦具膺景福恭以某官天元間氣王佐偉才以忠誼結

主知以道德爲己任豈一之歌既作休有成規太平之業略行翕臻主治
儀運宰印出剖使符幅員蒼生望晉公之再入旦夕徽网副周尹之具膽
代謝兩䆠狀　某天資庸滯冑系羈平早挾片文脫屣一第脫略名場
之田閒關仕路之勞旋歷方州適居要地鮮嘗坐司多所抗塵閒參決於
薄書訖無裨於課最然廉自信單瑣誰容豈圖經世之才方重按章之選
夙夜重寄品裁庶官隨器而任人市骨而圖駿以某外岳脩於邊幅內粗
守於廉隅諒其介愚謂可甄拔特程露奏上達遼疏坦然主公施及無意
靖言惟度厥有階緣此蓋伏遇某官樂育興懷兼容成德輕於慰薦錄此
孱庸敢不持前所存覲後有立縻軀以報知己難酬　代謝何龍圖狀
伏蒙特抗辟書俾從藩服匪才被譽自度於何勝成命未行預虞於弗稱
惟治朝之故事付帥府之要權得舉賢材以備官屬眷乃題輿之請最居
排難之先贊行教條關決政務講兵民之利疚致風俗之便宜當取經通
之流以光慰薦之首如某者冑從寒薄性得顓愚局若轅駒固遠明之無
所欣如蠟贅第竊忭之爲多伏遇某官爲本光容來對下體將令駑猥亦
玷龍光懍卯巽生成護縣於恩館則頂踵酬報不後於衆人　府推謝學
士狀　自去京都亟來淮服馳心魁館之下回首長安之遠仰企高風信

增勞臆恭以某官德家業巨行潔文醇由妙年而取甲科不累日而踐華
貫早被溫書之召入登祕館之遊贊劇治於神藝勢非久淹暢辰猷於禁
署議所同歸顧輔粹襟行光寵數使惟瑣亞信百他倫　謝李兵部狀
近以驟遠崇威懼遺孤迹媿向重知之地尚懷未滿之心固貢賤函仰通
凡格縣誠計之迫遽致言詞之誇張謂歷將命之嚴必胃瀆尊之咎終朝
自省博媿難安易圖大漕之崇弗間冗曹之細益恢全度曲究下情謂夫
以賤干貴者蓋有欲言由初及末者方能成物特寬罪斥親占教音事絕
舊聞幸踰始望惕焉拜賜藏以爲榮恭審順履時暄提膺景福恭以某官
蚤紓賢業自結主知言施當世而可行名揭本朝而甚白遠更重柄未害
生厈之溫方總外臺行被詔函之趣還台衡之舊柄光史冊之新書庶俾
孱庸託繫埏冶　代謝二漕狀　換縣于茲字人未就官薄弗整民瘼尚
留與錦使裁雖強學而安可血指爲斲誠不能之使然聞攬轡之按臨欲
望風而引去不時謦斥盡出優備究悉寸心譬殫拙者之技周旋巨屛庶
免官瘝之虞方速使歲第馳愚悃恭以某官才兼數器名重本朝綱紀列
城之風雙光主寄發揮當世之務行暢賢圖伏望上爲邦家精調寢餗恭
以運使舍人直清不倚莊重自居名聳薦紳道東當屡然外臺頃使誠曰

籍才之司而嚴署詞臣決非久次之地　代謝舉陞陟狀　尸官下邑才
微分寸之長被薦上臺恩甚丘山之重事渝望表感剖愚衷伏念某孤平
之蹤汩沒古狀語能分齒於俗吏行己恐羞於古人一竊祿鍾偶逃於官
牘再污縣綬復避於親嫌鄉從淮服之遐易宰江濱之陋而且歲饑相接
民訟繁稀鞭扑牒訴之罕闕懷賦租料斂之易爲力顧何治績足稱褒章
此蓋伏遇某官興勸官能助開公道諒其懦介謂可甄揚特屈知人之明
俛形躐等之舉敢不周旋乃職佩服攸箴永矢縻軀仰酬知己　謝知府
少卿狀　長無寸才寒有餘地百里自效職頗俾於不脩二天誤知衆遴
疑其可取近具版謁前從府趨詹恭戟之甚嚴覺筋骸之如束伏蒙甫寬
苛禮爲霽嚴顏損邦侯之達尊加國士之優遇以至均惠公庖之品許陪
燕俎之讌千騎雍容下臨所舍十日駭愕相顧爲榮事信越於舊聞心深
藏於厚賜下邑歸去尚戀卿雲之濃終朝度思益知恩地之重恭以某官
稟氣間傑爲時老成朝廷渴賢方念元龜之舊廊廟虛位佇增顯爵之光
孤生馬依四海僉屬　謝通判國博狀　某託庇歲餘發蹤門下散木成
器繫公輸之光容駑馬爲良始伯樂之回首近白史事任趨恩闈方守闕
之通名已倒屣而垂接斂板長揖爲寢揩揮之常虛襟相容不知州縣之

賤以至燕賜延勞騶御枉臨泥塗生光僚友改觀守在民社未敎吉還屬
言軒墻猶有餘戀伏惟協班寬詔坐擁繫禧恭以通判國博器宇道醇性
潔文妙雍容倅乘之任豈曰盡才韻韻書林之遊此其宜職伏望爲國自
壽以時考祥　謝越州知府侍制狀　蚤聽諸公之論竊伏盛德之光位
貌閒殊情禮疎絕怵自進之古路第仰高之有年遽被上臺之符俾論會
府之秀鋒殫愚效曷裨勸駕之勤比託事繇方適拜塵之願而大賢不自
貴重一介亦加米收以至燕組將恩餞壹申況遠路盛遇增劇丹悰伏惟
訟牘晝空道環天粹恭以某官器函剛實才貫藝深允蹈古人之直清善
言當世之利疚旋躋延閣之祕自結嚴宸之知東南請麾已諧均佚之尚
旦夕被詔亟對登庸之休四海爲依孤生非倖　謝楊直講狀　近並諸
君繆程多士曹是辭才之短介於孟季之間而甘辛好殊臧否鋒起人執
一見誰將適從寔繫定鑒之精與決群言之惑辛多彼彥之在選獲寘有
司之弗明終朝虔恩受賜深矣傻緣賤子之跡嘗出先公之門槍其頑蒙
陰有憐獎逮軍車之亟引儷翹館以增勞伏惟贊行寬條翕受純福恭以
某官薦紳碩望名世偉才學造聖賢之微文經邦國之要貳東南之巨屛
猶欝群聽陟左右之嚴塗乃云宜職伏望爲國自壽副時所傾　謝陳秀

才狀。　發詔犀唆令鄉韡材伏審一德妙文旋中異等遠蹤此始私心竊
驪首貽長賤尤識厚誼陳君即先輩氣得秀粹學探本原諒切祿鍾之榮
勉從貢部之式華歲方盛致身其時青雲在前舉足可到水言欽頌　謝
通判國博李熙狀　降屈貳車之尊挾臨屬邑之陋若乃薄領之夫謹日
門榜之成闕丈庚丈有斗升之差館人愬什物之備適在爲令責將任譴
豈圖爲霽風霜之威更閱河海之量捲而弗問許其退思方蔭宇之焉依
會行麾之亟引再惟單賤之跡最倚煦濡之恩猊如嬰兒驟奪慈母藟若
疲馬敢忘故軒屬展氣之作寒顧順序而自重　謝富丞相狀　比者祇
被恩書與持計節寵戟於肩分夫其安伏念其偏席世資周通時用介恩
既定於所稟矯揉雖勞而莫移刻棗足於冗塗囿絕心於要路向會高明
之當國一隨長短以取人緣是孤孱亦叨獎拔承財闕之官乏何所建明
佐神司之治經終然暗拙懸求外補止覬小麾昌圖造物之仁弗顧假人
之議遂以煩使屬之短才既假漕臺之劇權又分淮服之近地無桂玉之
窘足以數舉家之溫飽有海陸之產足以奉偏親之旨甘寔私懷之便安
第官責之深重挨列城之吏狀要在澄清龍一道之地財抑資幹濟當竭
愚慮以酬誤恩戴惟單跡之生成率自大鈞之終始即具舟檝益進門墻

叙感臆以無從企台光而增戀恭惟其官器包民極勲濟王塗扶重計以
尊本朝復正德以儀庶位三辰以軌百化其凝公路倚平暢偉謨於當世
親闈棄養纏巨痛於終天愈隆注意之私屢降奪情之召雖力祈終制靡
備方進之故常而久鬱具瞻深致晉公之再入伏望節哀順變祗復考祥
上副廟朝之依下平海寓之願云云　謝筌賜酒食狀　僕馬瘏勞楚逆
寧居之適酒肴豐旨兼蒙餼賜之加戢感良深諭言悲悉　謝館燕狀
竊冒使華肅將君命屬征驂之稅鞅即候館以肆筵祗服恩勤第增感負
謝合食酒菜狀　邦家脩睦慶歲禴之屆端肴核優賓參壺漿而申既
仰承嘉惠增戢愚衷　謝春盤幡勝狀　歲功適起春物滋榮製妙飛幡
動鏤花於剪綵珍蔬多品錯絲菜於雕盤併此拜嘉惕然莘感　謝生餼
狀　車馬少休方諧定館餼牽並賜迥越授餐匪頒之禮既優荷戢之懷
良劇　謝射弓御筵狀　燕儀示惠過蒙折俎之私射禮序賓曾乏主皮
之善其爲愧幸無諭感銘　謝餞筵狀　輕軺載飭將事于征嘉豆旅陳
遽叨式宴良厚使擅之眷特加祖軷之勤祗佩弗忘數論罔既　燕京謝
酒菓狀　遠駕單車甫經別司特念行人之至重煩使者之臨均沾玉斝
之清酤兼雜秀林之珍實仰承優貺增戢鄙懷　謝兩制狀　猥被恩綍

出提憲府材輕責重寵至憂深竊惟庶獄之原動繫生民之命雖詔條所
約深慎於吏文而州縣之間或違於上意因精使者之選以董刑獄之艱
必得周才乃名宜職竊念某職非經遠品不及中聚鈆槧之遺芬粗求寸
效究簡書之深意都諳舊聞軌領僻官尚虞瑕職刻在淮州之劇尤稱仟
獄之繁此而稽章誠曰假寵情猶忝冒敢有階緣此蓋伏遇某官言味借
優寵華引重振拂污滯矜憐介遇綏閽當袞之聽俾預外臺之寄敢不持
存平允獎察濫寃永矢糜軀上酬知己　謝燕王召赴筵狀　適假使塗
甫休定館辱枉占書之況俾參置醴之權感篆并懷文陳非諭　副使
出持瑞節來舍戲都猥辱溫函許陪盛集祗承佳命增劇鄙懷　謝燕王
餞筵狀　夙駕單車薦經會府特置餞觴之禮曲爲行軟之輝厚意所加
媿懷尤劇　副使　六轡載馳適首塗而云邁百壺中餞復供帳以加勤
誠匪名言可諭感媿　回謝中京留守狀　方獲遠道甫庚中畿首蒙尺
牘之治良極寸襟之感永言欣慰曷究指云　副使　行人將命方託於
後車管記占書猥加於末介感銘之劇談悉非終　謝中京留守召赴筵
狀　使軺入境竊聽於風聲主道優賓首詒於音誨俾參高會併戢下懷
副使　幸繇治境甫会征鞅猥蒙誨牘之臨俾預燕觴之集仰銜厚意

第剡卅衷　謝中京留守餞筵狀　甫就征驂敢諗馳驅之役特開餞帳
以爲行邁之輝祇佩勤私不忘中戢　副使　即馳行馭猥肆餞筵曲紆
道塗之勞備曾原隰之耀仰承勤眷內真感悰　謝中京留守攀迎狀
欽擅使命假道言歸遽辱榮緘備形勤意其爲感篆莫罄敷諭　副使
比訖慶儀復驅歸傳適次封圻之近猥煩緘牘之先感戴以還悚惶罔切
謝諸州攀迎狀　出疆已事驅傳云歸薦歷治封首煩誨檢仰服謙勤
之意愈深銘著之懷　副使　聘節成儀歸驂假道首矜溫教備認謙懷
感幸兼深丈陳奚究　謝請赴筵狀　控節還朝休車就館俄蒙珍教特
抗佳招感篆攸深指名悉悉　副使　出參使華歸復君命方臨近境首
積珍函祗佩殊私曷勝丹悃　龔茂良集除洪帥謝陶憲　叢思出使未補
毫分被命爲藩遽叨甄擢即原隰馳驅之地撫江湖襟帶之邦避免無從
恇營失據餘瑜蘊其借重孤蹤恃以爲安過此頒條居然仰德共惟某官
淵微獨得正直自將考古驗今嘆張華之博物律貪敦懦畏楊綰之清名
乘軺久滯於嶠南持節促臨於江右公曰度止民胥翕然高達尉之闈將
流芳於後裔第甘泉之頌即入侍於明庭眷此非才每蒙異顧十連有率
未知稱塞之方千里牧民正在察乘之下　范太史集謝兩府狀　祗奉命

書獲群官鑰慝容就棄寵程在庭雖辭秉鎮之隆尚忝維師之拜縉紳聳嘆閭里光榮竊念某被遇三朝服勞累紀迭居二府歷拜五公騈珪組以褒崇懋鼎彝之勳伐自縱心而請老無虛歲以告歸荷異禮之眷留示至仁之厚賜詔書益几帖軒接迹以及耄期始諧夙志天惟從欲俯矜一物之誠相亦有終遂繼前人之美極臣鄰之榮遇實今古之罕倫此蓋某官登翼皇猷布昭元化人惟求舊義不忘勞紓廊廟之失謨贊聖神之軫慮閔其衰邁許遂佚休猥以華顛應茲殊渥方棲僻陋退屏塵紛荷德至深諷言奚既　謝訪及狀　伏蒙尊慈特垂寵訪拙疾為梗造謁未遑感悚之深不任下懇　金正叔集代人謝王學正狀　竊以惡上帝圖書之府為天子禮樂之司羅獵英豪里重墳典自漢延熹而下迄唐開元以來其主代生譽髦間出有文德文林之盛森厥群書有集仙集賢之名號為清選逮夫周季革戈鋌之暇聖朝騰日月之光若稽堯舜之典章沛舉漢唐之風懿得人以富視古為優惟其賢才任以文事恭以某官發揮靈氣泮渙而有其文修飾令儀柔嘉而繼其則非鳳祥麟之族則叢著木草之英端我聖辰媚于王國蚤自副宸衷之親選耿天下之顯名官聯廷尉之平任居刺史之責治最歲上詔言天臨入告大猷不褻小務尚書給札大夫之志

可觀藏室紬書文士之榮圖重行見光輝賢業藻潤帝謨反是俗醨而為醇使斯文粹而不刹天衷是簡時望攸歸通賀記之未皇俄飛文而先及仰荷一謙之益猶周十請之恭藏去為榮鑲銘何斁　代人謝兩府省主中丞狀　竊念某緒風奇薄器範微卑逢吉於聖辰偶濫肩於仕綴甘心冰蘗居懷百補之虞勉力駑鈆近效一官之智旋進膺於煩使獲經贊於外司徒施將較之勞安出阜民之策揮筭較之小智曷濟於遠謀搜畫地之虛聲已浮於實效敢謂朝言孚允天命涣臨還加使節之光華仍領計臺之事任循涯溢幸端已知歸此蓋伏遇某官獨運鴻鈞導揚和氣旅庭備物細何間於羽皮考室掄材一無遺於榱桷致茲孱品亦被均恩謹當益勵愚冥勉圖錙銖上補乾坤之造次酬坯冶之仁　代人謝歐陽龍圖狀　伏念某氣不甚靈智亦非卓竊名鄉品之末從事賓筵之初任也未優學其將落徒欲企蹤賢人之事業莫知所裁潛心夫子之文章庶幾有立近以被符計漕假道化封焰接浙以及郊甸聞名於將命幸偶某官方以鄒魯之道大於洙泗之間動惟名教以周旋思得英材而樂育及階與進許侍於坐隅焉豆有知飫承於均禮屬奔趨於吏役遽邂逅於省禁仍錫誨言以圬朽素拜貺之辱在謙則鳴伏惟坐棠陰而改成對秋鏡而

體格立軻聖哲儕見忌於旋鋒光舜聰明獨倚回於民聽即膺詔席歸秉國鈞某遠阻師承徒飛鬼懇惟祈為國實尚以時節宣　代人謝林學士狀　竊惟封六經之大源得五帝之至要作而為事業言而為文章見用於時坐進此道則可以美教化而移風俗安社稷而序民人與之太寧疇此鴻業歷代所以勞於詰訪寵以詳延若崇文麗正之庭天祿石渠之閣在此選者時惟賢哉方今得人監古為盛近視皇質追還唐文不有大才之家盡登華麗之貫恭以某官言辯而古儀華而新造天人事物之淵如禮樂情文之際飛步高陟策名上科秩宗之職典未修載筆雅識史氏之遺文可考雅為儀才時方圖賢議者僉德某遠業存亮須營翹依不圖損德之愈光緘以長牋而為遺論觀及再藏去為榮仰祈副中外之僉言重起居而事福　謝昭文相公狀　伏念某志雖自勞才實難強若漸鴻之無應未始安棲同溧井之不汙誰其見惻凄然寒窗茂爾先游豈有致身冢宰之尊論道巖廊之暇狂誨函而馳既被鈞寵以過優聞激塵裳煇光囊橐黃鍾之應既先於幽潛齊璧之來可消於災孽此蓋昭文相公協贊助華之際周回伊呂之間秉鈞陶民使皆成君子之器豈已侍士惟恐失天下之賢頗雖介善之微亦被一言之賜竊惟踈拙無補消埃徒堅勵鈍

之心有祟仲知之地戴恩之重仰止高山圖報之誠有如皦日　謝定州部署李防禦狀　伏念洒然寒宦仰止思開自遠德輝浚邇弦肽暫歸學於鄉里承方老於遷亭以于役之憚勞尚未馳於謝懇敢期鈞嗎遠損珍牒仰荷謙光特銘心蘊恭以某官英聲勳盛德日隆朝廷倚重於才謀天下想聞其風采尚淹後望出鎮列藩佇贊召節之來別迓齋壇之拜惟茲孤遠永誓依歸　謝鈴轄太保狀　伏審榮被宸綸總司戎律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壯猷閑清妙略淵通奮奏膺公喧聞於聲績蒋膺寵數進重於事權適修慶之未遑賦飛文而先及俅名忻抃交集于中　謝黃河都太李崇班狀　嚮者竊審寵被俞恩就遷要任是窮邊而鮮暇馳慶削以未遑不謂謙光首貽緘甓載惟緘照使刿心銘恭以某官沉毅含章端良植操暫領河防之重佇聞歲最之成別諸寵光用符瞻頌　謝府界提點趙舍人狀　伏念邈遠賢範戚易歲霜不圖謙德之光容損珍膝之貺書閒羅道撫奥天和恭以某官植操端良虛襟澄粹暑要任謫著休聲即膺諧討之命別遷寵榮之寄更祈寶輔膺副翹瞻　謝瀛州機宜殊狀　竊伏聲華未覿賢範不圖異德枉被珎滕承受署之云初惟對時而享祐恢銘茲劄忻慕殊深恭以某官達辰淑清毓德明茂延俊游於茂府允藉

才謀馳慶譽於朝端別迎嬋渥致祈寵衛膺副翹瞻　謝州縣諸官狀獨承恩問特荷勤渠裁謝後時悚慚增劇邇惟履道無忝天和更覲寵珍前近榮渥　謝信安軍通判馮國博狀　近偶緹輿過從閭里緒言閒激塵慊豁清邇圖建仁餞而決日豈圖損德之重特枉好音之貽承郡政之優餘實哲躬而慶裕忻瞻愧荷交集于中　謝通判職方狀　伏念嚴嚴之表久鬱愉瞻懇懇之誠曠焉修問不圖撝抑猶賜齒存枉珍翰之見誠若話言之入耳拜貺之辱實懐敢忘恭以某官量引百川材兼數器遠民蒙福喧馳敏政之聲清議推高行副急才之召蕭辰柔落福履粹和尤覲寵珍以需榮渥　謝瀛州鈴轄禮賓狀　伏審祇膺宸眷榮總戎權伏惟雖慰恭以某官風聲悚時才智周物素蹤詩書之將衆推帷幄之謀屢奏膚公已騰於為望懋司師律允籍於通才果被俞恩寵陞要任方圖修慶遽枉飛文悚荷忻瞻牢凝塵慊　謝瀛州王總管狀　竊高盛名殆茲有日欽挹俊表邈焉無階方從事於塞垣幸聚休於戎府敢圖撝抑寄損牋封荷隆禮之過勤銘蒙襟而增愧恭以某官忠貫金石望高嵩衡才出十人之英世蹤一時之傑運籌決勝素韜堂上之奇投壺雅歌自有軍中之樂佇陞邇最別奉恩俞敢覲寵珍用符瞻頌　謝知原州朱六宅狀　獨

自邊亭之別俄驚歲籥之遷脩問弗稀翹心徒切敢謂勞謙之德薦貽天簡之文仰服勤渠弟增愧悚恭以某官忠貫金石望重嵩衡出守名藩茂疑於風績入歟還最行被於恩華敢覲珍頤用符欽禱　謝隣近知州狀
黍遊仕進素高於碩望竊伏隣壤未覘於光儀矧託蔭之甚穠第傃風而增慕恭以某官才宏器博義峻仁溫帝所寵嘉實廟中之寶鎮時方倚重爲天下之金城行奏最於嚴宸別蹄榮於要任敢祈珍寵前迓榮光
代人謝王待制狀　最爾沉蹤栖然寒宦自竊名於仕綴要聞誼於朝端伏況盛德日隆英聲畯動逮辰結主朝野共高其才謨獎善育材士人專識其風采孤危無似忻慕徒深然附驥以馳無因而致執鞭而事猶謂之榮幸爾書緣適於顧望近獲趨於樂壤得侍謁於精光貴然謙德之鳴照以善言之墣寵加鈞盼感極愚衷違離之日未多繫往之心已甚　謝曹比部狀　竊趨樂國獲奉精光邈然而南俄已彌月雖審覲於壤制阻前侍於賓榮恭惟順宅高明搢紳弗棣伏況某官美化之漸振起於疲氓和風之翔均休於遠俗顧惟愚闇實在恩麻繫往之心瞻依莫及　謝杜寺丞狀　伏審錫命楓宸疇榮棘寺伏惟懽慶恭以某官政有達惠行無小疵升聞最績之成俄被懋官之寵庇之大邑可盡通才光辱飛文豈勝感

抱　謝運使王司勳狀　伏念越去恩宇屢更歲篇璧吏畝之阻遠上記文而寂闕敢圖撝抑猶賜齒存飛教見貽悚銘何數恭惟某官通才器博義峻仁溫超躋郎署之榮歷櫽計臺之重足兵足食密贊於邦經來旬來宣一蘇於民瘼佇聞騁召別進龍光某遠此庇身無階省侍惟祈上體宸眷實經哲躬　謝知郡狀　伏念某道緣吏役之閒經從樂壤伏謁賓榮之下密奉愉顏貴然謙德之鳴照以善言之暖隆禮斯及寘懷敢忘違越去於坐隅早淹移於弦駐欽懷賢範鎮怒翹悚伏惟某官表峙輕淮羽投餘地坐業陰而訟息順秋餞而氣寧僉論已同召節非晚顧膺福履以迎天暉徒誦歸依弗護誠素　謝隣郡得替知州狀　竊伏隣封獲庇賢人之德遠聞詔節入承天子之光騁淑插之啓行想勞心而如疚不圖異德深損遁函侂戀既深悚銘增極　代人謝知諫院余舍人狀　竊以舜臣九人稱重納言之任周官六太序分司諫之職蓋言牘其職則無以襄帝謨諫缺其人則不能聞過事繫實是賴監古而然況復惟命是宣將以為天下法有闕則補然後見忠臣心苟非哲人曷副深蕳恭惟某官量碩且儼德華而溫氣凌虹蜺名動朝野游文經術之際劇談王教之端入告大猷不棄小務判主知之固孚果召節之密頒入對龍光榮陞省署郡望德

德上心簡能濟知綸如綍之言蓋資遠識領司聰司明之寄佇藉通才某介守郡藩慶聞寵擢大廈成而燕賀實慰於睹依雕虎嘯而風生慣忻於氣類不圖異德首墜珍牋言推實而鎮浮誠發中而形外敢不拜貺永以寘懷爲頌之懃遽數冀悉　謝祈州馬侍禁狀　洵邊徼峙縣易候蔦才傃德之增深辱飛文而先及欽詳婉意彌慰翹誠適惟鞶幹局以優詳聽計儲而豐茂允綏寶緩膺迓天光冬序正嚴風期邈阻順膺之素宜繹異周
代人謝李端明狀　鴻儀清遠久此遐瞻湔繹遺蹤曠焉修問興懷自視醜目宜多宣圖府政優餘謙光垂照染矢筠之秀積副刊玦之新文發自溫誠惠然來及拜嘉已往藏去爲榮恭以某官騰日月之貴名抱珪璋之全德朝家寶器儒者宗英佇當天心入副柄用願加重愛少副頌言
謝浮梁知縣狀　久欽蘭芬未覲巖峙不圖損德之重先枉翼函之音紫若誠群藏諸心蘊侵聆緹軾將戒梓封當拜德之有期預傃風而增抃才茲矢嫭宜在局調延詠所深溥尉奚鬢濫良貴黙戒居士集謝王運使落致仕討及狀　伏審光奉宸恩載通仕籍纏而後可雖高志之少違用之則行稽僉言而大慰伏惟某官溫恭立德肰介持身視富貴如浮雲之輕於出處得斷金之義叢求致事慷慨不謀於親交今復入官論薦忠由

於禁從惟是進退可爲表儀長待盡倚廬欽聞成命既慶朝廷有用賢之舉又喜君子得行道之時敢意謙沖先垂貺訪念阻趨於墻仞徒望掾於心旌伏義高明備膺鑒寐張守貺陵集謝土物狀　伏以雙佰程禮獲蒙郊迎之禮遂頒藉蘊分需庭實之餘祗沐多儀益知厚意兹爲銘佩曷既敷陳　伏以輶軒授館循使節之光華聘幣達庭分土毛之珍厚愧無以報義不獲辭感愧之誠名言曷諭　回謝請大排狀　伏以貢琛遠番良多衛涉之勤宴豆肆陳敢後獻酬之禮祗積薄具少奉清塵既辜爾以仲辭辱惠然而肯顧更貽尺牘備敘寸心　又　伏以航海奉琛仰使華之勞勤侯邦致館接燕語之從容特枉高軒祗斯菲具更蒙謙德而示華緘荷意良深喻言罔既蓋公大全集致仕謝守倅寄居狀　特勤杜駕備慶參車傲掛衣冠阻趨榮戟餘皆作者具爲愧感罔既敷宣　謝趙守門送上冢狀　竊以兵救下車將禮神而夙駕州民上冢乃飛蓋於晨門佩謙德之加隆激儒衷而增愧　又　歲時掃墓是爲野老之常車騎塞塗乃屈邦君之重不皇拜辱但劇懷慙　慶禮賜粟帛謝太守狀　特枉前驅敬宣上賜昭二聖交歡之慶示九重優老之恩榮幸良深敷陳罔既

復少傅謝監司狀　某祗奉新綸寵還舊秩敢過省罪仰自聖君之仁嗟枯吹生外由膚使之助賦書先聖感臆增深　益國夫人喪奉謝守倅狀　自頃悼亡追兹送往疊勤朋奠仍製蘊歌前驅遠出於郊闉厚禮倍光於阡陌永言感愴罔盡敷云　謝林尉秀狀　郊居甚僻賓謁猶稀禮尚枉於來既毋辱高軒之過出無僕馬復未皇下澤之乘惟慨感之交懷非名言之可盡　謝寄居通判狀　老而不死方永慨於物貿變之欽生乃曲形於發惜務清風而作誦祈黃者之維祺製群玉於西崑病眸空拭餅大鏞於東序俗耳循驚愧感交懷敷宣罔既　謝路鈐路分狀　生我劬勞方切蓼莪之感錫公純嘏過勤黃髮之祈高誼重於丘山正楷指於金石務清風之誦固知鴻筆之有餘投明月之珠所愧衰蹤之弗稱但深銘佩莫究紋陳　謝顏守狀　老逢初度循追感於親庭誼篤鄰居乃寵貽於樂府槧然新句貴比衰蹤誦周雅之清風永懷何已歌楚人之白雪寡和固宜　謝太守楊秘書方初到訪及狀　竊以榮戟初臨身隸棣於德宇衣冠已掛迹久掃於公門敢期貴老之仁不責致恭之禮枉推旗於嚴戶實慚杜甫之才置蓮水於漢陽空致任棠之意其爲愧感罔既敷宣　太守初到任謝訪及狀　竊以單車填道徼秦刺史之惟轎蓋及門首討野人之室荷撝謙之有甚念枉拜之無從愧休交懷敷宣罔既　謝傳宣

撫問并賜銀合茶藥狀　右臣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傳宣撫問并賜臣銀合茶藥者兔陵送往魏闕勞還寵之尉藉之言貺以珍良之賜拜恩深厚揣分競慙伏念臣祗率故常暫從行役繄勲隆於聖孝致昭格於天心況親賢宣總護之勞且郡邑勵恪承之志禮無違者臣何力焉伏遇皇帝陛下至德奉先深仁待下既充褒於鉅典爲加惠於庶工不遺尸素之臣亦溥寵光之施莫知報塞惟誓糜捐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謝慶禮支賜奏狀　右臣承吉州遵奉今年八月二十六日慶禮詔書致仕文武官七十以上依格支賜羊酒粟帛曾任太中大夫以上仍與倍賜長吏致禮差官就賜臣已望闕祗受訖臣無任趙孟堅彝齋文編謝安吉史君黃寺丞先生京狀　孟堅伏準照帖舉孟堅明敏有文採毅不撓光改官親民任使者京洛識韓一見已蒙於厚顏輔藩薦稱三生即信於良緣恩惠彌天謝誠蹈地伏念孟堅家爲好直祗欠學圃獨奮孤寒頗歷風霜於早歲自期節義類爲砥柱於頽波凡是素心不入時樣徽知字畫循考偏旁寓在吟哦亦關風教以此移於吏事斷乎不肰私心當綉使之行臺借階抗議勸大家之發粟力救時荒甘食檗以守廉求濕薪而馭吏蘭薰同臭渭湜殊派不圖木路之榮獲遇知音之舉載惟合穎尤

重常員判分京選於天淵頓生功名之羽翼揫陳力之未久便刮目以誤知縣被尋常誰其特達茲蓋恭遇某官超然遠覽卓尔達權自專衡鑑之公取於尺度之外屬方建府首急楊材第慚借譽之言敢於許可之過斐狂有作正虞所擇之未精操守無移或病執古之太甚文乎何有敏又妄能被寵耽耽持心惕惕在春風之下同桃李之無言歷歲寒而觀期松筠之勁節　謝發運權憲節齋先生京狀　孟堅伏準照帖舉孟堅志尚博雅才能卓異靖共自勉職業可期改官親民任使者歷事霜臺夙蒙鑑賞一封露刻遂稽吹揚終昭衡鑒之公倍感孤寒之跡況光寵於臨發中勉竊於將來示意玉成戴恩天大竊以脫選須五奏剡在今號甫登科屬吏百十員誰無異望閱歲一二舉得甚艱難於常員已自不輕刲職司所係尤重合淮浙而分部豈英俊之如林求者非止一人之懇祈得之可定半生之榮悴允非細事豈易畀人如孟堅者涉世殊蹤信書過甚抓分獨立凄其寡鶴之無群周張貴詞疑於畫蛇之添足粉飾脩治了無時樣嘵巖屼嶂惟有古心出手辯冤獄之誣活數命於垂死歷階抗部使之議獲一願以回榮是皆拙計之勞身第相冷笑之冰齒誰分鼠璞自瞭龜藏濡木忽被於丹青爨桐獲調於律呂茲蓋恭遇某官道德純一識見昭融禮樂

詩書容止可度文學政事體用兼該挽不濁而澄不清言有法而行有則
作屏壯維城之勢飛剪著騰槽之謠雖遊刃之恢恢惜寸陰而亹亹果腆
已歌李峴衆既傾心迓衛行相姬公即歸調鼎俟叔蒐瑣預備使令嗟人
心好尚之殊有衆口鹹酸之異不隨愛惡以石轉重增感激而涕零重念
孟堅奮身艱勤立志豎榮齠年家事窘無營之屢空子夜書聲惟短檠之
相守雕鏤肝肺收踐科名擣心素危行已應謹弟為任直而磊鲊不覺或
越乎準繩仰冀包荒少加容養庶數展布有所報酬孟堅敢不棗蹇忘疲
磨緇尚白期無行已之玷上負知人之明史君忽敢其朽株鐵於輕予忠
臣孟彰於勁草請驗將來　謝安吉謝史君養浩先生京狀　伏準照帖
舉孟堅吏事敏強風猷清雅明於折獄多所平反充改官親民任使者古
心推尚素云臭味之同春首薦員不由分紹而得自知歷歷叙謝拳拳伏
念孟堅朴甚不華直而無倚柢招譏誚於流俗敢望榮達於今時第貧便
親來厠猥豫我心不轉恨未學圓橫目何如烏能識直忽遭逢於舊識米
牧守於輔藩預知屈蠖之得伸嘗作薦鶚之忘想然讞議論難如諫諍而
爭是非而聽受春容若父子之相唯諾已多寬假況望明揚雖嘗持莛扣
鍾敢必取蔚下體春風委曲亦到山家寒谷暄和頃有生意豈茲寅幸信

有原由茲蓋恭遇某官見與世殊道同古契高飛遠舉寧同燕雀之啾啾
表端開祥即振鳳鸞之翽翽有大用之斯在豈小試之足紆粜角春牧規
模甚廣生令幺麼亦竊生成敏事安能正恐囊錐之嫌露清猷知慕衙向
蛾眉而效顰孟堅敢不力守恪誠永堅報效斟椒花之酒已欣運歲曆之
新入藥籠之儲今的在門生之列　謝泉使貫秋壑先生京狀　伏準照
帖舉孟堅持身廉謹治獄詳明充改官親民任使者千薦崇臺蘇謗施於
測海蔡員未豫蛙遷辱於投金不煩介紹以知己之深預定揄揚故先期
而與念抓寒而備至感恩紀以尤多竊以知人惟難當熟察於平時薦士
有權貴自決於獨見故聖門持著聽言觀行之訓在近世始有因人成事
之譏匪移集以權勢之臨則假借於交朋之助甚至未嘗覿面若何盡識
操心舉之者非所樂為受之者亦不知自取與己乖於理義報酬何有於
功名此舉世以皆然獨先生而不爾燒玉三日滿歷驗量才拔茅連彙徑
皆由定見如孟堅太史末裔苦節癯儒面墻獨學於窮鄉艱辛備至食蘗
自清於宦路純白無緇凡著微勤夙蒙洞鑒篤湖詩社蚤儕蠡趯之鳴識
灣幕許旁照蓮生之直薄知釆下體於葑菲敢為撼大水之蚍蜉一千薦
塗轍被衮字是謂歲寒有高節兇見春風不世情衆稱公舉之無私孰識

知音之有素茲蓋恭遇某官心同古契見與世殊視富貴知浮雲惟衆魚
績拔才猷於脫穎共赴功名闢明堂之丕基取朽木之寸料圖府已恢於
國用化鈞行運於台司職吾素昭陶鎔應傳第膺遇響循切摩賴孟堅最
不偏訓如規困褒知戒守廉愈謹畏楓宸之四知繳辭加詳重唐宗之三
覆誓然如始報德與恩蘋末起秋風行快蒼鷹之翥逝梅邊問春信果占
鴻造之無私　謝倉使吳荊溪先生京狀　伏準照帖舉孟堅文學自將
智能兼茂充改官親民任使者上介克纂曾微纖助首秋薦須僅為合尖
寧遺平昔之心知特了孤寒之身事彌天恩大蹐地謝深竊以五刻回重
於攢花寸祿尤難於及戌待遠次者動淹數歲非勢援者則坐過千艘未
聞辟置於達月之間便即纏累具腱選之事況無介紹自出生成信為卯
翼之恩殆多覆幬之造茲為幸遇奚既頌稱孟堅直無蓋藏朴不汶飾信
情而往幾樞值以直行矢口而談不瞻前而顧慮眾參采於幕畫每取誚
於時流幾欲採裁然鈦率鹵拳曲擁腫可憐難入於準繩容受包荒幸從
下求於葑菲得於異望之表倍增感激之私茲蓋恭遇某官哲鑑冥昭公
衡平一來從蓮苑益振文風翩鸞綱輪凜蛙吏習為矜烏哺之至念委飛
鶚薦以充戚惠挽西風而馳王田東道者日劉崇褒詡更傳品題獨學而

猶文何由進無能守樸智又奚長孟堅敢不勿勉修為事加警省期於有
立無負隆知悠悠歸程少緩朝天之闕歩陰陰桃李廉纖指日以成蹊剩
有輪囷之情尚嗣再三之謝　孫燭湖先生集謝留丞相到任狀　觀闕岩
岩望吳大其已遠江山重複知蜀道之信難身許國以奚辭用漁涯而自
擢若為豪髮可報陶鈞伏念某本起書生丈名俗吏遇清明之首政業汲
引之公言嚴有列於高華迄無功於獻納田園歸老寸圖遂於初心岳牧
用人忽濫將於隆指惟益梁之重地實江漢之上游古稱富饒今可歎息
法張弓而不弛書掣肘而難工況夫弄兵之變甫寧採災之事方急雕資
繕濟莫釋頗憂云何氣病之餘誤此光華之遣茲蓋伏遇某官法語八柄
慮周四方有其全而受人才之偏為於靜以制天下之動謂出力事世宜
不擇於內外而視邪選使過莫重於西南不忘父老當時之去思欲宣聖
明在上之德意特加鞭策俾致馳驅某敢不仰企前規精思本務受牛羊
求芻牧尚惟廊廟之主盟為保障非繭絲庶亦國家之後利少安孤迹當
丐餘齡　謝執政狀　立朝無補方深上足之恩奉使非才猥玷光華之
選驅馳萬里涉歷三時初布詔條少安官次伏念某質本下下竟徒區區
老更憂患之餘分絕功名之想蒙上簡拔致身清華獻納論思已孤中外

之責望皆謂謀慶更寄西南之顧憂臨遣以來回皇自失厥惟蜀道最遠君門號名雖重於中權體統似乖於本旨圖於無事既常掣肘而難為展及未然不亦寒心而可畏剗狂凶之新定復賑救之急先蹟非有威風知大體之人豈稱命將師衛中國之意若為勉強不負吹噓茲蓋伏遇某官文武憑耶忠嘉錫賞主盟公論推轂群才不遺千慮一得之愚謂堪五爵十連之用諗于淵聽加此誤恩某敢不率義而行量力所至或容集手少裨天地之全功仰恃寸心素辱廟堂之異盼過此以往未知所裁冀客考

逢璃文堂集謝小官狀　右某戴睎長道已及近封辱枉華緘良欽厚意

謝本路監司書狀　右某鄉風有素承教未緣茲假守符獲遂親依之幸送體使節戢仲祝頌之誠恭惟某官宇量恢崇猷為宏遠風揚賢業帘結主知凜然高世之規卓爾佐時之望百城象軌共瞻原隰之華三節遙臨別逞絲綸之寵某尚逢覲止輒叙頌言伏冀仁慈特垂照察鄉風有素淨教未緣肆違已久馳仰增榮

洪適盤洲集謝人投所業狀　此辱光臨寵詒雅製抽琴命操詎知山水之音下筆成章有睨瓊琚之報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四百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四百三　十八漾

狀

謝狀四

宋李綱李集謝衛參政差校正書籍狀　小材出位頗踰朱墨之勾稽大府量能留備鉛槧之點勘少振塵埃之冗傳勤校讎之陶鎔以三館文書固遴鑒正編摩之選諸侯賓客率多獄訟財賦之司寧有同候公卿之門更容休息篇籍之圃憐韓愈之非職俾就閑官期呂蒙之讀書非為博士沫濡紉鐵承抱鶴翎使養是氣而塞天地之間將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知花於見根之始乞槃有得酒之恩求之古人重在今日伏念某少諳平闕長識偏傍不深石室之紬僅睫金根之繆遺經弱抱未辨豕渡河之三良史特觀粗知馬與尾而五有時北窗高卧之秀頗思東觀未見之書三神在於海中五鬼難驅於坐上插架三萬軸但富守郡侯之書家集二百篇幸皆是撫州之窩然作吏此事便廢亦有命焉惟投閑乃分之宜傷哉貧也又留戲下宜在遼中遂冒膺朝廷之除使某行祕書之職茲蓋伏遇某官榮分湘閫並用楚材又員值插各安所施駑駘之弟獲根閣店楔惟器是適無一藝之不庸試黃閣之規模收碧油之人物至如狂簡之小子亦勞玦兆之大鈞某敢不祗此簡書申其佐畢瑣細分映已妝下體之菲葑給札登瀛願備一株之桃李

代趙撫屬汝謙謝衛安撫狀　山木流行又汗芙蓉之幕岸花飛送漸達桃李之蹊重感眷留倍深銜戀更栽四六少謝萬分伏念某再當妄庸一何使倖當大參政十乘啓行之日適小丈夫三年垂滿之時推其樂莫樂兮相如是以達之遠而又久教拖畚受更無假於先容前親後推真不遺於餘力居然穿縞之末遠成合穎之誅感溢概量功歸爐冶乃瞻衡宇情已迫於忻奔及吉油幢回數勤於時睞謳將滿百群不充多今蒙慨然允為幸甚鵬鵬水擊張希萬里之圖馬鵲月明深結一枝之戀恭惟某官東郊道洽西陝化成展長沙千里之平民無道便對宣室半夜之問王曰適歸允今日毛髮綠衆之才皆他時構艫侏儒之用欲作大鈞之問又虞小器之盈敢陳探謝之詞更致依投之悃常擬報一飯未何曰首於南山可以觀四方自此馳神於東閣

代章監倉謝衛安撫狀　下士代耕之祿僅守積倉上臣事君以人忽將薦檄攜其出自於幽谷使之陟彼之高岡愧在盧前感從隗始增以莧庫七十家之舉古道久衰法筵第一義之觀今聞允譽有嚴十乘所部九州風翼龍

鱗毹不希於攀援斗渡馬瀏宵有望於蓋藏及下車之云初乃推數於基
賤其為衒我實借籌是伏念某質疏寡奇材庳莫抗服藉以走渠儀滿脛
之黃鍾接銅無困誰肯先容於白璧強折腰於為米眞眯目於簸糠今某
需章可使升秩父書是讀果何有於家傳兒事已癡豈眞堪於世用二字
之褒已過兩喜之溢何多伏遇某官以社稷臣為詩書帥興入不求備收
毛髮絲粟之微嘉善矜不能無絲麻蒯菅之間有如頑頓首辱既蒯九叢
之魚鱗射御遠歸於周室千里之馬駃騠會交獻於燕庭某敢不增所未
能修其可願常為委吏已叢蕪菲之收寘彼周行尚辛兼葭之采　代李
總幹伯長改任御史丞相狀　回馬首於豐亭不良擇地護鼠牙於粟廩
有湮自天富趑趄將進之間拜玦北無艰之賜誇爲孤賤辱此一陶猶惟
京口之積倉實切塗頭之仰喃總司創閫裹糧兼坐甲之司堂選掄材為
印致閫時之久蓋戰德戰謀之際惟去兵去食之難為米折腰雖不離於
祿仕巖棲眯目易有採於軍須必為官而擇入屢因能而任職伏念某一
寒無挾百拙有餘伯父取之庭階補以京秩弟兄習乎弓冶志在世科偶
尺寸之蹉跎漫半升之貴餔中嬰家難後諸吏銓夷海為盜妄欲供富媪
之役無甦作餅或謂非巧婦之能況當避嫌不免易斛自笑黏魚之上竹

何翅羝羊之觸藩一指之不若人撥動伯氏之請臣夫之夫其所亦關遠
物之情追念倉庫氏之除全出先範門之遠恭惟某官鼎乘家學社稷世
臣聖賢之聯亞威不但底王家之乂伊陵之紹伊尹眞足格上帝之心雖
九德敦艳功不遐遺而一門小大先蒙器使為鵠遠樹真同椎末之壯蛙
牛羊求牧乃肯發機於雞鼠某敢不修其可願鉄乃攸司錢穀甲兵関於
廐堂當職士大夫之職標閫居楔成其室屋無忘明宰相之功　代衛撥
宜謝樓提舉　恭惟某官昭代儒宗清朝壽俊精神灑落光風霽月之標
翰墨淋漓時露含風之華自三年之傳士盡旬月以封侯行矣為乎王留
去執如於公猛雨錯慨懼文游康鼎之職大寧委遙遠訪義之之宅獻積
倉於南畝蘇涸轍於西江皇華奪文於馳驅清切即司於獻納　帥到任
謝新參政　顧天運卯甫闢五嶺之妖易地剖符遂得三湘之勝將母圖
遷於安便捐躬但愧於叨逾貫再傳而弗衰知一陶之有自恭惟某官才
弘而毅器傳以風駿偃無言贊一日萬機之運柔嘉維則贊大服章群之
曉人固料代何之用參上亦如安劉之必勃兩地碧宴之暫駐既厚仔肩
九天皇道之安行坐膺頻面某守藩弗績席蔭終更所願歸田徑返林烏
之喧敢期易鎮竟為播燕之留惟一重一掩號淳古之江山而九辦九歌

餘芬香之草豈小材之能任由大造之曲成謂國小不足回旋此豈為
我筆而設使政平而無愁嘆庶不為門下之羞　通判到任謝參政狀
滿神園之祠黨無纖粟貲夫夷之長成偶及瓜題輿佐岳以安能戊幅實
河之有愧鄭哉小績必謝大鈞伏念某全抱迂疏平沉庸俗使有過愧六
九年之歎尚何扶搖三萬里之圖頃由掌政之官猥分盧貴之教大風有
隧然電掃以雷驅古井無波幸爾水清而石見時升治中之任俾從才
外之游雖時郡采之區乃昔聚爨之境歲租仰於永郡峒寇接於辰沅先
和遣兵應其置魁而立伍崇寧升郡循未建牧而立參蓋一歲止萬石之
租而四郡無百金之子然而事簡鷹鸞之左右亦稀況已食淫蜻蜥之有
無何計償水火不交於百姓則風月亦足以平分此蓋伏遇某官術亮天
功平章人品謂柳子而在臺省未必如司馬之可傳使趙溫而果丈夫又
何患郡丞之能伏況點東鄙呼之已晴有湖南清絕之可親使自謀之何
以過此某敢不謹修厥職勉既厥心思曹王躥騎之功無羞宗泳戰社老
化觀之句更問詞源　榮州到任謝丞相狀　佐黔巫之東鄙甘半刺之
翱翔守巴僰之南榮累一麾之任治幕府十年之未久角巾兩火之可逃
聞闕半春辛苦萬狀南益領事幸爾載暖伏念某才不喬人學侯泥古招

諸生於館下載毀于隨虔別駕之治中無材可展姑俟及瓜之代式遄行
李之歸敢圖分銅歎之符猥使展石蠱之郡惟和義之解褒實先廟之潛
藩升軍開府獨未沾恩視邦選侯率多就近蓋民田歲租止五千石而公
使年計僅六百緡財匱兒輸全仰作鹹之潤郡資井養詎堪蜩澤之漁比
緣花破於息香今遂草蘿而赤立欲俾尋常之外頓增十萬之輸數吾入
也奪保四郊之無擾後弩射市但嗟薄命之先穿上下交征公私可痛弗
獲於上不可治矣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恭惟某官師保萬民弼亮四世天
欽吾君繼壽皇之聖帝賚我公紹忠定之勳函以功卑以謀適全絶德綸
之果雀之勇抑又餘收不惟垂紳正笏而措泰山之安且復守志厲操而
抗浮雲之節勤勞二紀無寸晷之敢休懇避三公至累年而不受戒謹恐
懼之如此職昌者艾以困然周公仰而思之不逮勤教伊尹聖之任也尤
務孝招肆慨思儒來就涸郡尚念某進退維谷競戰覆冰思麼民所以安
恐有負十行之賜得一事可自罷庶幾免百論之盈無修謝上之職併控
由中之悃　代李制幾得祠謝丞相狀　暮府牧思猥蒙重剡公朝有過
特畀真祠感無地以寄言德如天而難諭伏念某才固無似命亦不偕門
戶百年難問庭前之雀科名二紀眞同竿上之魚幸且安百里之子男誰

使作諸侯之賓客既叨賛畫安敢隱情堂上之兵未可屈人於不戰幕中
之辯具乃以我而傾怨因水蠏之移狀竟池魚之及言如綸綍國疑乍佞
以乍賢法循權衡寧先則筆而則削奪其兩柄條已朞年適逢肆青之恩
輙動問鈞之請賜之大知之至前感已多閔其窮案具慈茲恩尤厚過蒙
復玷時賜祝釐疾雷震霆於物無存全之理祥風甘雨乃今有慶賚之功
恭惟某官社稷世臣鼎彝家業以一二日萬幾之無曠乃十五年獨力而
有餘得伊尹以格皇天亦既俘三朡之寶玉開鄭僑而披輿地行將貢萬
國之貢琛琮欲四海之會同益思九德之咸事則惟撫迹夙累一陶鎔加
収拭之仁殆有發生之漸某敢不銘心圖報沒齒銜恩桃李盡在公門豈
終使一株之慘淡葑菲無以下體尚希發寸草之華滋　謝丞相書考狀
補上佐於黔嘿偶書下考貢空函於黃閣莫報實恩偶暫攝於竹符允
倍希於幾蔘志其喋喋布此倦倦伏念某碩學疏蕪涉道短淺青泥盤足
每思戟我之馳驅白雲滿頭寧復初心之邂逅進之犬鷄之鼓退從鹿豕
之遊辱埏冶之一陶俾翱翔於半刺梓栒為橄雖非監蜂蠏之州蟹鈲見
容偶免菜蘇觀之觀竹齋藥寵不礙雲山芰製荷衣無違風月適挈瓶之
缺守又越俎而代庖胡膺爾庭人國疑其鵠突此非于坐自亦愧於豢環

所祈新尹之疾驅庶遂陳人之退身明年今日固可歸三逕之荒萎兩寰
風尚合假萬閒之芘恭惟某官得聖之任為帝者師衡毓毓綻增鼎鉉九
九之重莫衆弓冶攜秦階兩兩之符行由紀席之尊徑陵難垣之峻人主
職踰一相具將抛面之專太傅府有三才詎棄竹頭之細所祈全度非莫
超遷某敢不補拙以勤理終如始深懲往轍蹐分寸而落千丈之強雖踵
常塗視九十為行百里之半其為歸倚用既教宣　大守謝史丞相狀
伏以朱紫隱之障才幸於吏分通義之待濫叨詳試適值賓賢而觀國又
令主試於坤文既徹棘闈遂趨爪戍伏念某賦資蹇淺觸事坎壈學術荒
畢弗知深造之以道技能識薄又非適用之謂才出幕十年一登文石奉
祠三載半判武岡曾未滿秩之間條奉專城之寵騁犍牂之徼令與仡𤞤
求牛羊之芻心勞政拙得以理去不自意全丙穴雅曲徑欲歸耕於谷口
庚書傳置顧令改牧於嶽首惟是四蜀之封疆重在三蘇之鄉國然好文
而慕權勢至今餘西漢之風其事守如古君臣逆世異北籌之記此縣兵
漬轉覺民流瓶既獻賢能之書甫及理愁恨之嘆彼女誰守循幸滴傳之
宴叔超領乞路孰念玉關之人老莊蓋伏遇某官莫衆輔弼社角君臣精
神峻喬嶽之瞻談笑回狂瀾之倒大鈞播物實細别於九流直柄當權亦

曲成於萬物有念一寒之蹇剝以成十著之睽離更以一麾試之再扶棊
敢不種固封守宣布中和前江陵後洪慶詎能及劉寵之政治化南陽如上
恭仰在中召父之規　大守到任謝丞相狀　竊以邊郡貳丞愧何功
於涉筆中朝改秩命以次而投麾雖時暫以從權亦日虞於非據重感大
造陶鎔之賜敢屢小吏卑晴之恭伏念某全抱迂踈倍勤扶拭賁大爐鞲
既保全茅屋之歸半判翱翔又滅縮葵丘之代無賢易嫌於監郡不羨於
望於封侯方圖下考之書怖布中消之期日君之使政侯攬轡以疾驅夜
枕不安新君懷章而未上動廟堂之矜念慮獄市之擾吾姑令副貳之車
且獲方寸之印鵜兮胡膺於不撰焉也詎可以守閫正使五日京兆之閥
亦有十里宅生之嵜科瑣邊吏非蒙真漢楫之知中畫郎所安得戕齊王
之命茲者伏遇某官得聖之任為帝者師萬億年欲天之休豈止書郇中
令之考五百歲名世者出蓋欲傳孟軻氏之宗更新紹炎之初允邁選神
爵之良吏攬及邦必立之丞旅正欲克虛幸腎郵未遂於兹丞不妨借德
雖小人柔器終於必奪然大鈞播物允矣無垠某敢不三思而行一日必
葺雖愁尸祝越尊俎而代庖人之勞當藉吏名封府庫以待將軍之至
代趙主簿命於謝衛參帥辟撫蜀狀　黃綬抗塵幸蒙恩而受代碧幢率

貴辱判奏以充員雖未占天閒之秉酬豈不假人言而後得項踵皆歸於
持達肺肝倍激於輪囷伏念某名為皇宗實本素士先人仔趾嘗首列於
儒科九男樹頭猶必成於宅相遺家多難欲仕無津蹐角攫登輕別家園
之松菊懷鉛抱槧甘休學舍之齏鹽偶爾登名漫而試吏會計而已初無
出位之思名實未加濫竊代庖之譽不堪位置何足控搏恭惟六符忽擁
旌麾而至明堂一柱不遺居楔之徵曲假存全優令任使及瓜而代詎希
東閣之留繞木何依空結南枝之戀不圖裁鑒忽辱薦揚雖之處橐中初
無見穎羅而致幕下欲伏空群重惟戢爾之官奠之蚍蜉之後一齊衆楚
豈能回莊岳之音九舜十充不軼望隆冬之救知賢而舉惟斷乃成縱寄
峽閒閩之風未知利鈍然銘心恭華之石豈易銷磨伏遇某官四海真儒
三朝舊褟大章有種再見武公之賢招選無遺一洗將軍之陋自无戎十
乘之餘至長沙千里之平苟有寸長悉入大鈞之播不遺餘力復収小子
之狂欲令奔走於顏行力借吹噓而送上萬一所請或不見卻舜常之恩
豈可並言某敢不銘佩異知激昂晚節將毋來誇身雖未可以許人懷德
惟寧士固不伸於知己　代衛太社僕除東州通判謝丞相　徽恩伏務
誼難社下之留乞關農覲許侍治中之次川藪容藏其汙疾帡幪函覆共

震凌。終始生成，後先超躐。全出大鈞埏丸之造，詰陳小子狂簡之章。伏念某天巧素慳，地寒寡扶，父書是讀，領載績於世科，門蔭可叨，空覺僭於計吏。崎嶇三仕，蹤跡七階，獨蒙公相之憫憐，不翅子娃之覆育。燕巢子幕，才欣得近於樓臺；魚潛在淵，敢望上汙於池沼。乃辱綴太常之寶蓋，全戢小宰之銓計。技平生推髮，冏難於數罪，蹐拳分寸，吹毛宜速於求疵。牽牛自分於奪牛，失馬敢期於得馬。過嚴君之引疾，從神圃而視璧。懷春戀庭闈之情，欲甘嚶啟頻出宰山水之縣。火僕及爪，忽蒙一陶之仁。超陞半刺之任，宜叨多勝，蓋其見韓昌黎之詩，爾來得賢，亦足考李泰伯之記。詎應伐輻，猥玷題輿。拔之沸湯烈火之中，分以清風明月之寄。子來幾日，我有二天。伏遇某官心契禹皋，道侔伊呂。書汾陽二十四考，事才半於古人；取河朔一百餘州，功已高於今日。璇璣密運，而霽璐豐穠，寶玉來歸而重見泰平。時惟萬世永賴之功，尚恥一夫不被其澤。老老幼幼，皆重賁於保全；子子孫孫，將書焉而報稱。某敢不銘恩鏤髓，圖報誓心。肉骨之卵翼之，可坐須於泥軾；吹噓是披拂，是尚終托於化鑪。

代衛機宜謝陳知府狀

恭惟某官天韻凌明，風猷偉碩。早參諸彥，孰如袁■之華；偏閱後生，不起積薪之嘆。民膺既茂，朝蹟亦高，居然專城，尚此欲惠田疇之成，子產既永歌

之，朝廷之知，弱翁行且召矣。

代盧尉仲高謝諸司辟知資興縣 姜楚

塵埃之微福，偶幸代更，蔗藉保障之謀人，猥勤特辟，載使天之私覆，借材地以中魁，惟義挪援楚之上流，而資興號晉之古縣。數百年兵塵之迹，猶有劫灰；五六戴鋒鏑之餘，肇稱新邑。俗多鼠竊，財乏鬼輸。欲其責細以實牛，相與抱孫而歌犢，是在撫字之職，宜得通練之材。歷數部封，何限囊中之穎；豈期庸妄，遂蒙送上之噓。雖未占天門之果，酧然敢不呈言而風。駕伏念某起於寒遠，特是空疎。三年飲壁露於湘濱，一念綻落霞於滕閣。下車攘臂，敢嬰搏虎之嘲；學道愛人，難奉割雞之笑。不虞製錦，輒使代庖。此蓋伏遇某官大鈞無垠，小善必錄。恥納清不被其澤，欲惠遠黔。出推轂有味之言，不遺寒素；或者封囊之露，許還假印之真。借以聲光，寬其嚮某敢不力學調俗，盡布教條。不鄙夷其民，當使鳥言夷面之俗，事茲惠之師如在熊析金節之前。

代衛機宜謝陳寒

贊員內幕漫為寸祿之謀，受泰外臺，忝預一人之數。可無罕嘖，自達姓名。伏念某學未知方，仕非能信。伸其呻畢，頗不後於衆人；觀我朵頤，終未聞於大道。晉能有志，畫虎何功；變無欲清，邊強隨於計吏。貲不中度，竟見出於儀曹。姑求筦庫之官，以慰倚門之望。敢圖中令，復使主書。臺皇枕夷夏之交，有嚴屏翰；庭戶得湖

山之外，亦簡文書。姑從容膝下之惟，日增益胃中之學。幸孰大此，端有由然。恭惟某官器宇汶明，風猷凝遠。自其不辭小官於州縣，已其可以大受之規。撰毀宅於南交，累馳聲於北闕。帝念江右，俗近嶺陬，非得持斧之繡衣，莫職弄兵之赤子。濡轡甫驅於駱馬，埋輪已警於豺狼。翠雨浮雲，使作絳宮之想；紅旗破賊，即觀黃紙之除。某愧伐檀之官，莫施種草之力。尚微餘芘，愚及闡曹。子弟亦何預人，聊復爾耳。孝友是亦為政，幸卒教之。

再辟制幹入蜀謝丞相狀

遐日而夫長安，幾穿破履；登天而攀蜀道，忽得售蹤。知埏丸之無垠，雖趑趄而不進；鯫修贄見，併吐謝衷。伏念某耽耕古奇，雕肝有志。一科不補，隨身清濟之來；常萬物皆塵，妄意簡編之尺寸。録頃年之從辟，抵中道而遭艱。跨海涉湖，痛尤未定；捫參歷井，夢不敢忝。致因祥除，甘就部闕。適於西清之衆論，許為東閣而一言。遂令索米之人，或動之焚之興。嘗璞而售，乾璞推適為客，魁材以待大材。汝非所及，猶頼益州之元德，尚忠吳下之阿蒙。羅而致之，兆足行矣。幾并魚腹，圖嘗回孝子之車；又過羊腸，益合叱忠臣之馭。切聞殿西之顧頗，及雲南之師。是四蜀之可憂，殆匪一端而遽止。雖托重圖任詩書之帥，然拔尤宜得文武之才。置渚鄙枝之間，盖有禕允之仕。豈應庸下，可在選中。伏遇某官身佩

安危，功存開濟。獨揮九日再為天地以立心，八表一雲，復令山澤之通氣。行欧如彼，其大樂不伴焉。當今捨我其誰，聖之任也。粤從更化，專務調元。三階既平，元首有股肱之喜；五胡方擾，中國□赤癬之憂。然欲折千里之衝，是必開衆正之路。得人朝廷，得人幕下。寧有重輕，誠死城郭，誠死封疆。要加儲養，如有所試，俾勉此行。某敢不體認一陶，攀緣九折。堪其事者謂之力，藉其酬相國之知，遠而伏之，觀其忠，詎敢作衆人之報。

代謝帥座狀

塵埃委吏，風依夏屋之萬間；造化全功，遂拜春風之一紙。受知褒積，懷感輪囷。竊以山巨源之念遺孤，吾聞語矣；柳子厚之記元反，誰實圖之。非遇逢於拯死之八珍，則淺淺於蘇枯之一溉。有如念故人之子，推之於筦庫之中；成始成終，不進不止。以此稱於天下，豈當求之今人。伏念某竊嘗職卑，挈瓶知小。備太史牛馬之走，終覺駑庸；續先人料斗之藏，卒無袁似。羌為貧而出仕，奮將母之違倚門之望。既深對床之歎，亦廢鶺鴒爭食難。釬侑者之懷，烏鵲無枝，漸作歸歟之計。豈謂判潭之衆，坦首求纏轂之石，洪總角丱兮，憐其進拜於床下，厥齒長矣。不應曳尾於塗中，假之寵靈。長其光價。遂從數月，卒獲四章。譬如為山，實易虧於一簣；志在流水，誰能寫之五弦。忽逢公車之交，遂合浮圖之穎。父書是讀，累何有於家聲；兒事

已病豈真明於吏治伏讀八字足華一生卵而翼之所謂知天之福我頒之季矣未知何地以報公此蓋伏遇某官藩屏重湖準繩百吏映北播物大鈞運於無垠建瑑成章小子至於有造備宣孟之無復撫叔敖以如生衰華衰之一言篤堵木於萬乘遂令長往之興亦入考招之儲重惟此恩將何以謝某敢不恪共爾位惟既厥心我有二天已幸到七十家之舉士更三日猶希與八百吏之除

謝盧帥揭尚書狀

蠶城受察已感託身帥閫荷條更叨舉首得國樂於春外愧有玷於牘端嘗觀七篇之包羅頒考五人之名獸齊王為都之知罪惟孔距心獻子取友之難志必樂正子使下駟或當於上駟則後無或請於前無翼其不才舉世所鄙坐刀田之瘠地脉近不逢年欲養生以息天默未能絕粒得郡豈嫌於如斗蹊田適值於奪牛有土此有財賓於近鹽改井不改邑窮乃無錐不幸千里之旱可哀竟無斗升之水以活叢祓弗勝其賀賀細凊疲覺其累累抹大暇問大人只得焦頭而爛額無麵欲為巧婦但知剜肉以醫瘡思飢實自於己飢恙痛雖思於方痛非恙其聲也實關鄉人孺子之心何足之節分固賴方伯連帥之恵鶴膝蜂腰尚未全復牛溲馬渤何足兼收此蓋伏遇某官德與春融氣如秋肅閻闔之開黃道夙高北闕之星辰斧鉞之下青冥暫

養南山之霧雨七年可印戎矣乞戮以公歸分觀察急於賊刺史私於氏凋如委折今夕飲者思來日接者法未思舉行閱其存活數千之羸羸以洽平第一之薦然饑饉剝虐之甫定熙洽謂何且文詞學問之文荒待深安在尚書技十得五矣才康閑一知義耶德不待於成身士固伸於知己甚歡不懲羹吹沸求救與貧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無使飢餓於吾土國士遇我報以國士敢忘佩服於斯言衡荷推深教宣同暨

帥到任謝任參政

與橧喻嶺才管三徑之謀鼓枻浮湘又玷十連之寄在相國知之至矣昭鄉人善者好之材涖事之云初宜修辭其敢後恭惟某官人令而心古氣勁而執和學問淵源得尊主庇民之道緒餘上直為開物成務之才自朔輔於天樞還規恢於土宇晉參大政益播壯猷天將降任是人肅釋高文之宿債予惟堯遇乃訓其觀周召之同心某分閫圍功歸田已幸秋意驕班於廷閣更令承恵於价藩惟是清淑扶輿之區尚多愁恨嘆息之俗嚴窮已甚奴負罪堪必先達之士為之前焉既感衷言之賜有刺史之榮無其難者尚祈終恵之私

榮州到任謝桂制置狀

假守三榮叨塵統部韋江萬里既見吏民叱審奏託以徽名復敢修辭而謝上惟和義之斗絕寔夜郎之全隈事簡地偏舊稱道院吏貪俗悍令類法場蓋一歲止五千石之經粗而諸司近八十萬之折估郡資井養財賦充輸贍田權攝之多馴至網羅之獸壯哉雀鼠公肆侵牟網欲鷸鵰交騰喧譟致違帥括三井之美為蠹癖代兩稅之輸上關關制之聽聞下指吏胥之專擅去其螟螣始云欲此以錫民信及脉然今則改之而備塞其非王事内是邦財默其蠹藉其垣正足為參元之害馬君羊金若粟初何與張具之案不才之某嘗仕於蜀亦知風寒之數處何止日費於千金與其捐潤下之鹹徒滋他族孰若助攻苦之決以張吾軍然一郡四邑之間有百孔千瘡之費得斗勺之水斯活矣麼逃涸轍之枯無尺寸之膏不變馬費恐剝床之及恭惟某官弘深而淵括簡要而清通後勁中權文武作萬邦之憲外鎮內附精神折千里之衝定不奪牛於蹊田但欲捕蝗之害祿有憐薄命值當轟膺福之釋式孚寬征使乳復零陵之穴已從舊額以惠疲甿具啟不施遺寬條布宣隆指修條但恵利之實銷愁恨嘆息之聲可以言未可以言默亦恃有仁人之在上哀之命不哀之命也更惟怨懟者之多辭歸倚惟深教宣同既

通判到任謝啟

海館下之諸生夙蒙采菲補黔中之止任茲迷及瓜搞弱念以易盈撫窮途而致感伏念某學不聞道才無癖人貧求為親飽困悲於布泊折薪無子賊亦覺其有涯傾平生癖祿以代

耕乃三歲貴文而求活頃中以柳易播之請遂志得濱望蜀之嫌愧在其肝脹莫追於駟馬言提其耳甘來味於孫雉既待牧豚詎容展驥茲出回天之力竟諧維地之謀纔叔不以我為貪傷哉貧也伊尹耻匹夫不獲真若雖之公豈謂長吏之有材僕固愛國士之遇我茲蓋伏遇某官矣邦良弼輔世真儒欲立立人所學實資於孔蓋匪求求我此心脗合於義文然韓魏公自恨用明允之太遲而歐陽子亦愧知聖俞而不薦雖昔何如今令何如昔願公之求士甚士之求公魔皆有突兀大夏之權斯不但為鑿小人之腹甚獸不俯安嗚伏仰任為飛文儒申申詎能巫播之公韓武岡播播尚及見江左之夷吾

謝董制置辟充成都幹辦狀

薄領摧擾自笑湘濱之樵悴歸帥幢辟為許令蜀道之攀緣初無待於題祈便力為之振拔請載四六火謝萬分切觀我宋帥蜀之臣無若後趙前張之鉅忠定之薦辟必才廉恬退之人清獻之奏揚皆骨鯁敢言之士欲濟其美在簡乃像伏念某頭學不豐聞道尤淺恃於為養強營三釜之謀拙不適時竟負一科之恭謂雷龍之可學又畫虎之不成孫賓安得目高且樓繼屋王昀能令公喜佩傳韓門其實出來入墨之材於非泛綠依紅之罷戲從臣之出牧指導還以見招我猶未免鄉人因應累陶鎔之造翁真善幹國事

何至須斗筲之材聞已賤閭閻之風欲共泛瞿塘之水成都萬事封毋歎
誰能委瑾帶之詩長沙千里乎恐發忍着主衣裳之笑進退維谷傴僂循
墻及見文移不容控避鮑叔真能知我他復誰知政身未可許人直為公
許恭惟某官含弘光大明允篤誠親結冕旒進儀筆橐晝日三接而天心
默契然歲九遷而人望尚鬱一節使燕言面無戲微之見三刀夢益氣色
歸號令之明欲擇擯賓必先朝序況幾兩戲驅而出定多驥尾之攀何一
琴一鶴之餘亦取鶴翎之短以識字有數為敵賤淹該之學以多言數窮
為貫穿通達之材自視歉然公言過矣然已入朝取良馬之數難更作夕
避長蛇之疑其敢不潔雪此心敬膺所學銘諸肺腑惟國士遇之國士報
之借以盡才乃執事事也執事責也縱使盡無用於世亦將求不辱其門
狀李生何辭嘗謹佩愛直之贈為董公從事豈但陪合樂之嬉　代秘丞
林郎中謝丞相得祠祿狀　老而妄動自速煩言罪以疑輕尚沾微祿重
惟疎謬倍費保全戴洪造之難名撫孤蹤而增感伏念某猜弗諧世戇猶
愈人少而恥有道之賤貧妄希干祿壯始悟不義之富貴亦足辱身固當
把江海之鹿惟不顧冰山之倚甫遂猶徹便入林泉食神圃之祠九五大
任煩香埋之刃幾十九年自量叔夜之不堪任笑仲連之強作毋友不知

已者乃師教之以義強委重為則君命也自惟羊之反肆即殺馬而毀車
誰誤聽聞忽加援擢念士非其招而往孔子奚取焉苟微無所恃而行釋
愈亦人耳抗辭有罪引疾為欺冒然扶憊以奉承識者逆憂其顛沛瀆班
難僭顧再轉而為丞素行久愆非一鳴而輒斥既云欺世安所避刑竊欽
無往而非疑聚鐵不容於鑄錯作賢作佞身已釁於三期偽行偽言誅何
逃於七日投荒已幸續食謂何豈老芋之似茯神元非周市而遠志之為
小草失在出山無墜諸淵姑予之釜鬵而召毀而去聖則何心吉之先動
之微汝曹不悟致勤大播如此曲成伏遇某官謙虛受人坤厚載物謂士
非梁冀之賓害纆與招徠至人言盧杞之姦邪固難覆護恕猶疑其溢惡
殺寧失之不經疾雷震霆於物無存全之理蓋天容地乃今知寅亮之功
見大德之好生豈匹夫之受賜某仰荷庇己過頻蘇再升之活波匪圖
貪舊物七十而致君事正在新年與其身後重作偽之愆不若生前瀝祈
哀之悃惆悵林懸之無盡悔不可追鐘鳴漏盡而不休行將焉入得反初
服實出大鈞小人之過必文何嗟及矣君子之愛以德願卒成之　代林
運幹謝丞相狀　千大播於一陶俾登戲幕積小成於三考獲進遐階頂
踵歸坎孔之功肝膽極輪囷之感敢因推謝更叙依歸伏念某材無爲人

學未聞道半世寒牕之燈火中年太學之虀鹽篆刻雕蟲覺兎毛之欲禿
銜枚戰蟻偶鷄口之先鳴遂爭魯芹出樂是竹未滿成爪之代忽纏家棘
之悲隙駒之制易終林烏之哺益切上書光範初無蟠木之先容得附長
安乃辱采葑於下體竭來半載何有寸勞夏屋督工粗逃曠敗春闈考士
獲厕使令及大庭開魁三之傳則本房有薦貳之數然雖有依紅之樂尚
未霑破白之章七十偏親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斗升微祿時乎為養時乎
為貧茫然寸步之謀甚矣分陰之惜鼠肝蟲臂固難躁進以妄圖馬渤牛
溲或恐兼收而並蓄恭惟某官鼎彝家學袞冕世臣撫五辰於泰階之平
戴萬物以坤元之厚復文武之境已昭元老之壯猷歸鄆讙之田足見真
儒之已效然益寄招於俊乂欲令聚在於闕庭致九棘衆之材未始嗣音
之棄尚念某亢身無累仰首自鳴挑李成蹊自合安不言之分據壹近水
詎能忘先得之情　代察判徐謝史丞相狀　補京兆之掾曾微贊畫長
文公車之章茲拜成終之賜自匪載驅於四牡何由一發而五豝毫髮不
假之他門項踵皆歸於化冶有言難淺進謝敢稽伏念某才乏線長力乏
綿薄十年太學身嘗百戰之鏖一第集英袍已半霜之葉非終素歸重累
洪鈞泛綠依紅使近長安之日草玄尚白誰肯賤閭閻之風始為一鶚

之飛繼以來鴈之集再而衰三而竭孰與點睛二之下四之中正須合穎
況當百里九十之半更覺分寸千丈之強忽叢雷電下取之勞遂有埃風
上征之路何物不由於洪造此身獨拜於全功茲蓋伏遇某官八柱世臣
三槐家學方當納麓過庭之際已傳虎拜稽首之心更化十六年無匹夫
不被其澤開國數千里復寧王有指之纏蓋關翕受之規不廣李杞之意
里仁為美似怜桑梓之偶同樂能其官特取蘋蘩之可薦感一力挈提之
厚增寸心銘鏤之私某敢不勉自激昂圖惟報稱雞犬舐鼎雖更千點化
之功鼴鼠飲河當自覩承流之效感嚴不盡敢述異彈　代吳省名謝丞
相　貧累清特許守漢倉之粟老須遠次忽臨齊戍之瓜此風出於大鈞
於義宜伸於小牘伏念某身勤事左意廣才疎家世占寶唐之濱學問皆
環溪之訓少而有志頗欲執傳習修禦之科壯則無奇亦嘗玷德行道藝
之貢歲不我與命與仇謀烏帽黃塵九五排於禮部青衫白首又兩進於
計臺終然蹉跎成此蹇漫作兵廚之隱聊為薄宦之依青天烏道之棧
脅雖嘗蒸辟白水魚竿之入幕何敢疾驅如此頭顱澆然腳色奚敢作堂
除之夢猶難千京局之除時方張更化之弦公實攝造化之柄冒為治躍
便辱甄收使守九年之儲令待四政之閱鑢梨揣柚大非老人所重之寅

藉權侏儒偶在宰相衆收之列聊裝鋪虜歸老林泉不謂俟河之清乃咸縮地之脉洛中覩舊書傳犬耳之黃吳下官曹事報烏頭之白僮奴欣悸里巷驚疑高下在心只合避賢者之路進退維谷反恐負相國之知尚堪一行不遠千里然非恃無垠之坱圠亦寧免將進而趑趄恭惟某官清任以和直方而大手麾九日太陽行黃道之中坐鎮八年微物出洪鈞之播雖風霆不言流形之利然天地能服許國之心外撫四夷內燕百度收毛髮絲粟之細入竹頭木屑之藏晉卿之奉七十家不遺蒐庫祐甫之除八百吏皆是舊知肖焉而來恃此無恐其敢不靖共爾位洗濯其心却日揮戈收效在桑榆之景消辰擁篲奉身歸桃李之門　代饒運幹謝史丞相

幹若事於畜敞妄求易地贊漕輸於湘浦竟辱回天俾依青草之湖廉先黃茅之瘴此恩渥甚何感循之伏念某樸學無奇散材不器蹈撫半世幾隨炙日之黃柔藻十年似守烏頭之白偶叨終秩未及問鈞五嶺間其皆炎初無去志諸公怜其獨冷誤有辟書元戎欲處之油幢之中真宰遂寘之茗寮之末等勤大播從合疲驅惟是孤絮之蹤寸勇尺懦實閒疲癃之地十室九空率爾陳情期於避禍媒身無策雖空冀北之士夫換骨有方乃綴湖南之賓客獲避飛鳶之跕姑從搆燕之留茲蓋伏遇某官秉國

之鈞熙帝之載更政化富更之擧瑟續聖賢難續之鼎彝益贊禹而格苗誕布舞干之化尹相湯而伐夏迄垂典寶之書然猶恥溝中之推必欲濟天下之溺印趣銷而趣刻足躡從善之仁衣跂造而跂為益表好賢之意某敢不敬其可領欽乃攸司緣水紅蓮已感移栽之惠青芝赤箭尚希並蓄之恩　代董侍郎謝史丞相　六年百謫託大造以全生一旦異恩録微勞而贖過盡復官階之舊仍沾祠廩之新毫髮不出於他人頂踵皆歸於化地伏念某夙無操拱積有愆逾州縣常才既蹶從甘泉之橐藩垣重寄更濫分益部之符循心頓報於寵光量力終牽於分量體廟謨安靜之意何敢動兵承宣司減汰之餘又難增戍然盡地而守之策亦無日不討諸人會殘虜欲竄身於三秦聚重兵專垂涎於四蜀計我師之籍無八萬人分邊面之屯幾二千里上藉朝廷之威德下憑將士之忠誠首殄渠魁既奏皂郊之一鼓繼殲群醜不留蟠冢之隻輪偶興元偏帥殞於桃兵致散關諸卒潰而挺盜雖在彙皐去鎮之後難逃孔門既秩之辜投畀四山甘作語溪之老適逢沛澤遂叨汝水之歸茲遇飛龍之御天曲念病駒之篤地錄其尺寸跡許復於鷹門活以斗升潤足蘇於鮒轍孰主張是遂濟登茲此蓋伏遇某官柱石九廷網維八極談笑洗咸池之日從容封函谷

之泥傅陸之益戶萬七千詎足報伊周之烈汾陽之書考二十四自愿補青晉之功方蔵疾以匡瑕偽世而磨鈍復其官為子孫之計見此恩乃父母之心某敢不仰佩殊私益磨晚節誘我松桂未敢勒北山之移收之桑榆庶幾補東隅之失　代王支鹽謝丞相狀　投先範之書方委身於鑊鑊從吳蕩之辟許效役於宰盆既無待闕之淹又有使家之樂小人甚饜足以行矣大鈞坱圠於是見之伏念某赤城迂儒白屋賤士壯歲從觿湖之學難強附於同門中年題恩之名偶適逢於當軸然雖生三台之下未及望六符之光供薄四方師友粗稱其原懇貳令一邑臺府過謂之廉勤其如通籍之章難及守株之士百拙自安於到部諸公或勸其干堂馬泐牛渡妄作焦收之想龜毛兔角理無速就之期姑安轅下齷齪之蹤往守海瀕廣年之擁頗聞此職本亦遴選之間偶遂爾私茲出曲成之賜有感孚甚無謝可乎伏遇某官世濟王勲家傳相業從容而鈺百度談笑而羈四夷斷度收羅細捕大袤之各得滌灌刻峡精金積礫之自分無隨物以賦形常量能而授職俾具之沆水依紅之賞始其賛熱決出棗之司庶美地征無棗天產某敢不謹司倉廩平用權衡舉膠鬲於魚鹽之中獸忘希於尺寸活槃瓶於鮒轍之內當知感於斗升　代林提管謝五府狀

抱管権之文書真成為米守踐更之歲月有幸及瓜帲幪曲免於褰裳川藪窑蔵其汙疾孰主張是遂濟登茲良勞大造之鈞陶敢蔑小夫之草牘某其衷有緒筆硯不靈勤牽盤珊僅脫身於選穽嶔崎歷落姑累足於縣灘盍求泥軾之榮却落銅官之冗聚鐵成錯未能羡泉府之泉餔糟獨醒宜善會酒人之酒冒依行欵聊復坐曹二親高年一則以喜而一則以懼三釜微祿時乎為養而時乎為貧誰為元帥之謀載復步兵之餘歲處月費不共桂玉之爨炊冬煖年登未辦布䋷之邑裹有懷覲省屢傾汰歸日食太倉之陳亦皆常力人言長安之樂豈為我曹不自意全遂得善罷伏遇某官彌綸天緯涵養人材揆閑店楔各得宜興其進也風雨霜露無非教我者培之福遂及於客容考亦書於下下某自非木石亦有肺腸烏獲力足為氣足拖雖其時矣伯樂遇不睨過不顧亦有命焉　代謝衛參帥狀　浮食畫墁又上芙蓉之幕飛章推轂遂依桃李之門請栽小子狂簡之章火謝大鈞坱圠之賜伏念某地寒無扶天巧亦悭膺落窮廬莫繼忠宣之衣鉢力扛洪鼎又慙文惠之箕裘徒籍義方獲沾世祿鉢章挂名於秋賦未能得雋於春闈盤旋州縣之贅祗慄簡書之畏偶於墨綬獲近岩幢適秦皆六府之光擁元戎十乘之寄生匠石之閫長伯樂之廐固可卜

其終身挹浮丘之袂拍洪崖之肩復自拾其九貫聊作斗升之活敢希分
寸之攀况西山行地之仙有八百輩而拔宅陽同日之舉僅十二人不應妄
膺亦預推薦茲蓋伏遇某官三朝元老四海真儒魁下兩星付察進於素
定胃中五色補造化而不言靡辭三命之滋恭要立四方之維翰自洪移
福辦香續派於南豐由蛩入京夾道寄聲於司馬閭閻林歌於來暮吳儂
莫切於去思陝而東陝而西方欽弘周召之化洛之南洛之北務多收溫
石之材包荒得尚于中行采菲何嫌於下體致茲孤進亦累一陶甄敢不
退自激昂勉圖報稱滕王閣之合賓佐既辱異知翹村館之招賢人應無
棄物　代謝茶湯司狀　需次揩丘敢圖內乘贊員油幕使致裹言財茲
服役之初敢發脩辭之敬竊惟中興重藩宣之寄故於職事置書局之官
當建炎羽檄之交實許陪於賛畫迨紹興鑾輿而後始無預於文移雖日
閑曹然亦異數如某者志難自好學未知方爲異爲裘亦自勉家傳之業
不符不備居然承世祿之恩未敢荒蕪硯之耕然已負懷綳之愧一行作
吏甚安吴庫之卑萬里待親忽有從軍之命張蹇浮食使典內籌幸雖出
於天然然有爲之地者恭惟某官氣資凝遠風調浚明黃鍾爲宮散作人
間之和氣大玉不琢中藏天下之至文肯爲入蜀之星賓卜擒胡之月周

爰咨度暫頃四壯之靴薄言旋歸卽護六飛之馭凡叨氣類俐沐吹噓致
令疵賤之蹤獲錄走趨之數某敢不靖共爾位洗濯其心詩禮聞於過庭
敢修可願孝友施於有政增益未能　代陳帥撰謝衛參帥　細書成大
蒐實材於公舉大鈞播物挈冗吏以名聞雖審備於使令初無堪於選錄
况受及瓜之代難徼采菲之恩不謂三人之占乃使四夫之被一陶異甚
再者瞿然伏念某碩跡之資浮沉於世塵容俗壯累何有於詳華綿力薄
材宜真能於絃濟門蔭只宜於平進閒儌自合其宜勞粗奉文書無可言
之功狀非有方略難曲盡於事宜是真常鱗凡介之匹儔何許乘鳧雙鳧
之多少翔入幕之日淺而歸袖之風披三匝彷徨不識棲藤之意一封蒯
緣忽聞推轂之言得之駭然望不及此既非請謁而得是謂特達之知公
求士甚士求公文無是事子生孫復孫生子雖報此恩伏遇某官直大而
方清和且任與人不求備此心卽孔孟之心乃言底可行所論合禹皋之
論暫甘棠之美名卽淇澳之相周雖俊乂始入於旁招而巧拙咸容於雜
進逢令遯尾之客亦入綦頭之章某敢不銘刻鴻私鞭磨駕鈍指使百無
違於世亦有一回顧之榮指心圖報於品題滕口難論於報效然稱於天
下曰知己今者非耶使遇以國士報衆人天厭之矣　代袁子固謝縣宰

萋斐之下何求知難全璧縲絏之中非罪迄就罰金敢不持咫尺之書少謝
寬一分之賜惟越人之相攻擊蓋其俗然而長安之群毆傷各有主者况已
過都而歷塊誠難被髮以纓冠儒者好高未免爲役而恥役隸也不力又可
與言而不言但催科未動是閑人宜期會不報爲大政所謂行人失者乃使
吾身親之方入聞言恆之弦忽使受曾參之杖主人讀未知主人罪也自悔
其頑天下寶當爲天下惜之誰興此念惟體膚受之父母而衣冠恥在圜
家爲近腐刑何面上先人之墓孫臏刖足快心躡上將之單故滕公釋韓
信之囚而小白解夷吾之縛知其不可復續所以寧失不經向使當時溢
及善人安得異日報以國士如某者詩書門戶蠻大生涯非其職矣千乘
之邑百乘之賦切願學焉惟是受滕一廛敢辭于役然且去齊三宿難疾
其驅偶隣境之晉戕生家人之失吉鶴非有祿徒以鶴鶩之失期屬或不
爲要亦鷹奴之有罪不虞投足卒禍及身業已逮於桁楊勢難逃於棰楚
自度受李日知之杖又當變余安道之名然使持之市朝得無傷於冠帶
無小人無君子宜玉石之俱焚有里胥有大夫豈薰蕕而同處伏遇某官
克挨俊德周家懿親粹然麟角之祥屈此牛刀之試謂重去所以重國要
當體朝廷長育之心知察徵先於察情又宣容胥吏上下其手况聞設學

校才將馴化於鳴梟則愛惜人才何忍鞭笞於鸞鳳致此變餘之棄亦從
金作之刑某敢不策群內之功名勉皮膚之學問痛懲臨難之苟免益思
學道以愛人僅許國之可期當措刑於不式自此不復蹟矣安用以揵記
之鞭宵越而立威名既知勉於東海出郤陽而爲上客尚有望於梁園
謝精制置安撫領賀辭召不允狀　漕水未解敢希全璧之歸戍壘將更
誤玷手環之寵伛僂再三而引避感頗咫尺之難違此非左右之先容孰
與吹噓而送上伏念某志隨學落氣與年凋虛譽空悲皆信書而成誤航
梵漫解覺行道之猶非自舟泝於岷江已九鎖於巴火奉法循理素倡而
莫隨節用愛人愧行之未盡每覺匹雛之無力敢言四壯之有功招大夫
以旌豈爲我設越小臣諸節亦厠孝招未敢隨召駟之塵但乞返箸羊之
肆詎期異禎莫返渙揚此蓋制置某官以禮樂英爲詩書帥七十年千城
之底績數百戰尊俎之折衝迄屬二矛重弓之盛俾無疋馬隻輪之返草
尺書而招賛肯聞已請降獎三軍而定中原卽觀奏凱每借箸籌之餘論
不遺毛髮之譾材致茲無用之人亦有同功之奏此蓋總領某官世濟會
公家傳遠略卿月高升於金掌帥雲連接於玉關智運木牛師不憂於左
次權衡名駿貢爭致於右車佇積勳庸徑登駿假每借籌才之重不遺毛

卮之微致此理淪許令教奏其教不益加惡勉復某駕膺錐無治聲塞海
内寨二之問頓陳民隱當雲中第一之歟　代石僉判到任謝丞相狀
執事學道偶得代於瓜期造化爲工俾克負於蓮幕待闕之日既淺陪京
之地甚雄儒艱有就養之難數口無啼飢之苦孰主張是遂濟登茲全出
大鈞鑪錘之功敢廢小夫芊牘之獻伏念某祖勤家學尚缺世科擢材僅
可以叢供涉世敢萌於厚望惟當人之乃祖乃父與先生則非故非親辱
收夫袋之姓名力加論薦元今慷綢之晉寔出挈提家世受知已四十
年兄弟蒙恩非一二數茲偶償百里之債亦欲千半判之除然而母老家
貧雖需文次别是望輕資淺當避驛流適閒僉樣之虛輒致減詞之請丞
案中入非有囊言爭承維東維肉之頃又沐載笑載色之過由衷所請如
響之從人或謂分寸之晴攀何異麋也自不翅三百之距踊惟恐失之捧
檄而歸倚門亦喜伏遇某官相邦哲輔經國元勲喬木有臣既世襲格天
之業泰山若礪將代膺裂地之封惟元老克壯其猷故人兵不戰而屈寧
王遠寶復還受命之符匈奴奉珍行納稱藩之欵諒深綢繆牖戶之計不
發牧蓄樹檀之材有如龍蟠虎踞之邦豈但魚泳鳶飛之樂因其祖吏於
民事使之往贊於藩條某敢不滌濯其心靖共爾位石生羅致於幕下已

叨從欲之仁越王貽養於國中終冀元身之賜　代董通判除知惠州謝
丞相　佐州東輔偶計日以合符乞郡南荒忽何天之從欲雖云小壘亦
出大鈞諸栽狂簡之章少荅生成之造伏念某蠹書淺學腐瞀末科自從
掾吏之塵始習癡兒之了依違何有屢到於公卑種秫既登政偶安於
田里冒昧題輿之座聊息吾槃瞬后越祖之庖偶調衆口頗需章之上冀
漁涯之留中人豈不自知耶小才未容於大用仕者行其義也分憂亦所
以近君輒從五嶺之間乞乘一障而去路陰儀鳳鵷自分於退飛跕跕墮
鳶鳥何辭於復毂絕域赳大窮究淵深飽惠州之飯讀淵明之詩茲亦奇
矣使泐海之民沾宣帝之化所願學焉恭惟某官佐王經邦量能授職雖
馬泐牛溲兼收並蓄何所不容然蠅營狗苟驅去復來莫其爲政凡千內補
意與外除求仁得仁我則異於是以德報德公其許之擬某尚遠戍期敢
忘政案一麾乃出实執非大丞相之恩庶民所以安願課良刺史之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四百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吳子像
圈點監生臣喬承華
臣包淅林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十六

二十二勘

蘸 洪武正韻莊陷切以物淬水中許慎說文蘸以物沒水也此蓋俗語从艸未詳斬陷切顧野王玉篇側陷切以物內水謂之蘸揚桓六書統脈母蘸从聲蘸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脈監切以物沒水中使出也此蓋俗語用新通此續字且从草無甚意義从𤍽聲不諧韻會定正字切脈監脈真體蘸 篆書蘸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蘸六書 隸書蘸六書統 草書蘸並張錦溪 蘸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霮 莊陷切顧野王玉篇阻減切水也

齺 莊陷切顧野王玉篇竹減切鹹也陸法言廣韻陟陷切鹹多也揚桓六書統脈母 篆書齺六書統

齺 莊陷切顧野王玉篇丁陷切司馬光類篇陟陷切揚桓六書統脈母齺从齒占聲齺隸字滲博義齺同上

篆書齺六書統 隸書齺六書統

霮 莊陷切陸法言廣韻子鑑切以物內水中出音措楊桓六書統脈母霮說見單韻林母字滲博義阻減切 篆書霮六書統

覱 莊陷切陸法言廣韻子鑑切司馬光類篇側銜切避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子鑑疾陷二反覱儼高危貌也徽音許鑑反韓道昭五音類聚側鑒切選也揚桓六書統脈母覱从見斬聲覱隸 篆書覱六書統 隸書覱六書統

𩈎 莊陷切陸法言廣韻子鑑切長面貌又作三切揚桓六書統脈母𩈎說見單韻从母 篆書𩈎六書統

泹 莊陷切陸法言廣韻陟陷切江岸上地名也宋重修廣韻地名出活州記揚桓六書統脈母泹从水从土从口岸間土口也𣳚同上泹非 篆書泹泹並六書統 隸書泹六書統

站 莊陷切陸法言廣韻陟陷切俗言獨立又作㚷丁度集韻站或从人作佔釋行均龍龕手鑑知陷反站立也揚桓六書統脈母站久立也餘見韋韻知母佔同上餘見盟韻端母字滲博義並竹感切坐立不動貌 篆書佔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站佔並六書統

站赤 丹墀獨對站赤 孟子曰速於置郵而傳命註曰郵馹也即今之驛馬也如漢五里一置也 左傳楚子乘馹會師如漢以約留天馬而征荒夷唐以荔枝而通嶺海之貢傳車之交且若星火是也元設立水站馬站其馬足給負皆係品從非理乘驛者有禁應合給驛者有程 正官宿頓分例米一升麪一斤羊肉一斤酒一升柴一束油鹽雜支鈔三分從人每米一升經過皆減半 選保站官長官提調法至良也然利祇應體覆消乏意至美也天曆詔站戶消乏仰廉訪司依例體覆明白隨即補養諸衙門營私馳驛就使料冶 佛家奴奏世祖龍興為驛傳不可不講遂有站赤之置其設法也有馬站有水站有車站有江船站水站馬站則通客旅車站江站則通貨則養馬一匹則為田三千畝水站江站車之比方諸站則驗華高之多者應之南方諸站則驗田畝養之每十五里為一郵亭每六十里為一候館上有通政以挈其綱下有郡縣以贊其力而又有脫脫禾孫以驗使命之真偽北方諸站則置驛令南方諸站則設提領凡百戶人夫庫子庖丁廝養供有定額蔽廢則備於帳幔器什則

悉於乞牒除留谷粟滋生鵝鴨以為使官之供上都大都大駕經行每遇巡幸則先給官資未嘗不為站戶惜也元史兵志站赤 元制站赤者驛傳之譯名也蓋以通達邊情布宣號令古人所謂置郵而傳命未有重於此者焉凡站陸則以馬以牛或以驢或以車而水則以舟其給驛傳璽書謂之鋪馬聖旨遇軍務之急則又以金字圓符為信銀字者次之內則掌之天府外則國人之為長官者主之其官有驛令有提領又置脫脫禾孫於關會之地以司辨詰皆總之於通政院及中書兵部而站戶闕乏逃亡則又以時僉補且加賑卹焉於是四方往來之使止則有館舍頓則有供帳饑渴則有飲食而梯航畢達海宇會同元之天下視前代所以為極盛也今故著其驛政之大者然後紀各省水陸凡若干站而遼東狗站亦因以附見云 太宗元年十一月敕諸牛鋪馬站每一百戶置漢車一十具各站供置米倉站戶每年一牌內納米一石令百戶一人掌之北使臣每日支肉一斤麪一斤米一升酒一瓶 四年五月諭隨路官員并站赤人等使臣無牌面文字始給馬之驛官及元官皆罪之有文字牌面而不給驛馬者亦論罪若係軍情急速及送納顏色絲線酒食米粟段匹鷹隼但係御用諸物雖無牌面文字亦驗數應付車牛 世祖中統四年三月

中書省定議：乘生驛馬長行馬使臣從人及下文字曳剌解子人等分例。乘驛使臣換馬處，正使臣支粥食解渴酒，從人支粥，宿頓處正使臣白米一升，麪一斤，酒一升，油鹽雜支鈔一十文。冬月一行日支炭五斤，十月一日為始，正月三十日終住支。從人白米一升，麪一斤。長行馬使臣齎聖旨令旨及省部文字幹當官事者，其一二居長人員支宿頓分例，次人與粥飯，仍支給馬一匹，草一十二斤，料五升，十月為始，至三月三十日終止。白米一升，麪一斤，油鹽雜用鈔一十文。投呈公文曳剌解子，依部擬宿頓處批支。五月，雲州設站戶，取迤南州城站戶籍內選堪中上戶應當馬站戶馬一匹，牛站戶牛二隻，於各戶選堪當站役之人，不問親驅，每戶取二丁及家屬，於立站去處安置。　五年八月，詔站戶貧富不等，每戶限四頃除免稅石，以供鋪馬祗應，已上地畝，全納地稅。　至元六年二月，詔各道憲司如總管府例，每道給鋪馬劄子三道。　七年正月，省部官定議，各路總府在城驛設官二員，於見役人員內選用。州縣驛設頭目二名，如見役人即是相應站戶，就令依上任事，不係站戶，則就本站馬戶內別行選用。除脫脫禾孫依舊存設，隨路見設總站官罷之。十一月，立諸站都統領使司，往來使臣，令脫脫禾孫盤問。　八年正月，中書省議，鋪馬劄子，初用蒙古

字，各處站赤未能盡識，宜繪畫馬匹數目，復以省印覆之，庶無疑惑。因命今後各處取給鋪馬標附文籍，其馬匹數付驛吏房書寫畢，就左右司用墨印印給馬數目，省印印訖，別行附籍發行。墨印左右司封掌。　九年八月，諸站都統領使司言：朝省諸司局院，及外路諸官府，應差馳驛使臣所齎劄子，從脫脫禾孫辨詰，無脫脫禾孫之處，令總管府驗之。　十一年十月，令隨處站赤直隸各路總管府，其站戶家屬令元籍州縣管領。　十三年正月，改諸站都統領使司為通政院，命降鑄印信。　十七年二月，詔江淮諸路增置水站，除海青使臣及事干軍務者，方許馳驛，餘者自濟州水站為始，並令乘船往來。　十八年閏八月，詔除上都、榆林迤北站赤外，隨路官錢不須支給，驗其閑劇，量增站戶，協力自備首思當站。　十九年四月，詔給各處行省鋪馬聖旨，揚州行省、鄂州行省、泉州行省、隆興行省、占城行省、安西行省、四川行省、西夏行省、甘州行省，每省五道。南方驗田糧及七十石者，准當站馬一匹。九月，通政院臣言：隨路站赤三五戶共當正馬一匹，十三戶供車一輛，自備一切什物公用，近年以來，多為諸王公主及正宮太子位下頭目識認招收，或冒入投下戶計者，遂致站赤損弊，乞換補站戶。從之。十月，增給各省鋪馬聖旨，西川、京兆、泉州十道，甘州中興

各五道。　二十年二月，和林宣慰司給鋪馬聖旨二道，江淮行省增給十道，都省遣使業免亦增二十道給之。七月，免站戶和顧和買，一切雜泛差役，仍令自備首思。十一月，增給甘州行省鋪馬聖旨十道，總之為二十道。十二月，增各省及轉運司、宣慰司鋪馬聖旨三十五道，江淮行省十道，四川行省十道，安西轉運司分司二道，荊湖行省所轄湖南宣慰司三道，福建行省十道。　二十一年二月，增給各處鋪馬劄子，荊湖占城等處本省一十道，荊湖北道宣慰司二道，所轄路分一十六處，每處二道，山東運司二道，河間運司七道，宣德府三道，江西行省五道，福建行省所轄路分七處，每處二道，司農司五道，四川行省所轄順元路宣慰司三道，思州播州兩處宣撫司各三道，都省二十道。四月，定增使臣分例，正使宿頓支米一升，麪一斤，羊肉一斤，酒一升，柴一束，油鹽雜支增鈔二分，通作三分。經過減半，從者每名支米一升。經過減半。九月，給阿里海牙所治之省鋪馬聖旨十道，所轄宣慰司二處，各三道。　二十二年四月，給陝西行省并各處宣慰司、行工部等處鋪馬劄子一百二十六道。　二十三年四月，福建、東京兩行省各給圓牌二面，與脅赤出使交阯，先給圓牌二面，今再增二面，於脫歡太子位下給發，南京行省起馬三十匹，給圓牌二面，别立三處宣

慰司，給劄子起馬三十匹。　二十四年四月，增給尚書省鋪馬聖旨一百五十道，并先給降一百五十道，共三百道。五月，揚州省言：徐州至揚州水馬站兩各分置，夏月水潦，使臣勞苦，請徙馬站附併水站，一處安置，馳驛者白日馬行，夜則經由水路，況站戶皆是水濱居止者，庶獲官民兩便。從之。七月，給中興路陝西行省、廣東宣慰司、沙不丁等官鋪馬聖旨一十三道。　二十五年正月，腹裏路分三十八處，每年銷祗應錢不敷，增給鈔三千九百八十一錠，併元額七千一百六十九錠，總中統鈔一萬一千一百五十錠，分上下半年給降。二月，命南方站戶以糧七十石出馬一匹為則，或十石之下，八九戶共之，或二三十石之上，兩三戶共之，惟求稅糧僅足當站之數，不至多餘，卻免其一切雜泛差役，若有納糧百石之下，七十石之上，自請獨當站馬一匹者，聽之。世祖紀，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己卯，以江南站戶貧富不均，命有司料簡，合戶稅至七十石當馬一匹，並免雜徭，獨戶稅無七十石，願入站者，聽合戶稅不得過十戶，獨戶稅無上百石。五月，增給遼陽行省鋪馬劄子五道。十一月，福建行省元給鋪馬聖旨二十四道，增給劄子六道。　二十六年正月，給光祿寺鋪馬劄子四道。二月，從沿海鎮守官綦澤言，以舊有水軍二千人於海道置立水站。世祖紀，至元二十

六年二月丙寅尚書省臣言行泉府所統海船萬五千艘以新附人駕之緩急殊不可用宜招集乃顔及勝納合兒流散户爲軍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十五站置船五艘水軍二百專運番夷貢物及商販奇貨且防禦海道爲便從之三月給海道運糧萬户府鋪馬聖旨五道四月四川紹慶路給鋪馬劄子二道成都府六道龍興行省增給鋪馬聖旨五道太原府宣慰司及儲峙提舉司給降二道八月給遼東宣慰司鋪馬聖旨五道大理金齒宣慰司四道九月增給西京宣慰司鋪馬劄子五道江淮行省所轄浙東道宣慰司三道紹興路總管府給降二道甘肅行省所轄亦集乃總管府沙州肅州三路給六道十一月增給甘肅行省鋪馬聖旨七道　二十七年正月增給陜西行省鋪馬聖旨五道二月都省增給鋪馬聖旨一百五十道江淮行省一十五道六月給營田提舉司鋪馬聖旨二道九月江淮行省所轄徽州路水道不通給鋪馬聖旨二道　二十八年六月隨處設站官二員大都至上都置司吏三名餘設二名祇應頭目攢典各一名站户及百者設百户一名七月詔各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依軍户例兼管站赤與魯非奉通政院明文不得擅科差役十二月增給省除之任官鋪馬聖旨三百五十道　二十九年三月命通政院分官四員於江

南四省整理站赤給印與之　三十年正月南丹州洞蠻來朝立安撫司於其地給鋪馬聖旨二道三月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增給鋪馬聖旨起馬五匹五月給淘金運司鋪馬聖旨起馬五匹大司農司起馬二十匹六月江浙行省言各路遞運站船若止以六户供船一艘除苗不過十四五石力寡不能當役請令各路除苗不過元額二十四石自六户之上或至十户通融僉撥從之八月給劉二拔都兒圓牌三面鋪馬聖旨一十五道十月增給濟南府鹽運司鋪馬聖旨一道　三十一年六月給福建運司鋪馬聖旨起馬五匹　成宗大德八年正月御史臺臣言各處站赤合用祇應官錢多不依時撥降又或數少不給遂令站户輪當庫子陪備應辦莫若驗使臣起數實支官錢所在官司依時撥降令各站提領收掌祇待毋得科配小民以爲便益詔都省定議行之　十年從江浙省言命站官仍領祇待選站户之有餘糧者以充庫子止設一名上下半年更代執准本户里正主首身役　武宗至大三年五月給嘉興松江瑞州三路及汴梁等處管民總管府鋪馬聖旨各三道　四年三月詔拘收各衙門鋪馬聖旨命中書省定議以聞省臣言始者站赤隸兵部後屬通政院今通政院怠於整治站赤消乏合依舊命兵部領之制可四月中書省臣又言昨奉

旨以站赤屬兵部今右丞相鐵木迭兒等議漢地之驛命兵部領之其鐵烈干納憐末憐等處蒙古站赤仍付通政院帝曰何必如此但令羅通政院悉隸兵部可也閏七月復立通政院領蒙古站赤八月詔大都至上都每站除設驛令丞外設提領三員司吏三名撥囊路分衝要水陸站赤設提領二員司吏二名其餘閑慢驛分止設提領一員司吏一名如無驛令量擬提領二員每一百户設百户一名從拘該路府州縣提調正官於站户内選用三歲爲滿凡濫設官吏頭目人等盡罷之十一月給中政院鋪馬聖旨二十道　仁宗皇慶二年四月增給陜西行臺鋪馬聖旨八道六月中書省臣言典瑞監掌金字圓牌及鋪馬聖旨三百餘道至大四年凡聖旨皆納之于翰林院以金字圓牌不敷增置五十面蓋圓牌遣使初爲軍情大事而設不宜濫給自今求給牌面不經中書省樞密院者宜勿與從之　延祐元年十月沙瓜州立屯儲總管萬户府給鋪馬聖旨六道　五年十月中書兵部言各站設置提領止受部劄行九品印職專車馬之役所領站赤多者三二千少者五七百户比之軍民體非輕細奈何俸祿不給三年一更貪邪得以自縱令擬各處館驛除令丞外見役提領不許交換從之　七年四月詔蒙古漢人站依世祖舊制悉歸之通政院十一

月從通政院官請詔腹裏江南漢地站赤依舊制命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州縣官勿得預　泰定元年三月遣官賑給帖里干木憐納憐等一百一十九站鈔二十一萬三千三百錠糧七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石八斗北方站赤每加津濟至此爲最盛　四川行中書省所轄陸站四十八處馬九百八十六匹牛一百五十頭　水站八十四處船六百五十四隻牛七十六頭　雲南諸路行中書省所轄站赤七十八處　馬站七十四處馬二千三百四十五匹牛三十隻　水站四處船二十四隻　甘肅行中書省所轄三路　脫脫禾孫馬站六處馬四百九十一匹牛一百四十九頭驢一百七十一頭羊六百五十口經世大典站赤者國朝驛傳之名也凡站（舊書作蘸）陸則以馬以牛或以驢或以車水則以舟其應給驛者皆以璽書而軍務大事之急者又以金字圓符爲信銀字者次之其符信皆天府掌之其出給在外者皆國人之爲官長者主之他官不得與也馬數多寡視官品高下公事大小止則有館舍頓則有供帳饑渴則有飲食事畢則以符信歸諸所受之府不敢三日稽也祖宗之法至如今守之其官爲驛令小者皆設提領又置脫脫禾孫於都會關要之地以詰其姦僞總之以通政院中書兵部站户有闕乏逃亡者則以時而僉完周卹之

我國家疆理之大，東漸西被，暨于朔南，凡在屬國，皆置驛傳，星羅棋布，脉絡通通，朝令夕至，聲聞畢達，此又總綱挈維之大標也。遼東犬站亦附見云。　太宗皇帝元年己丑十一月十五日，聖旨戒飭諸牛鋪馬站，大意若曰：若有起驛馬者，驗之，如無牌面文字，其始初給馬之驛官徒二年杖七十七，元差官斷按答奚罪，有文字牌面而不給馬者，驛官亦坐罪，除顏色絲綠酒米官中段匹係官物外，不得與驛馬事件，每一百戶站置漢車一十具，各站俱起米倉，站戶每年一牌內納米一石，每令百戶一人，用車牛送與商賈作客之人，勿騎驛馬，違者斷按答奚罪，如有送絲綠顏色物料并外國使臣將禮物段匹及有急速勾當來者，應付鋪馬，如各驛馬牛闕少，本百戶規措。　是月制曰：上天眷命，錫皇帝之徽名，大蒙古國衆寡小大，罔不網會，訓之曰：一乃心力，其樂云。凡我國內黎元，其聽朕命，循先訓，舊業績用弗成者，其罪當死，爾等凡漢衆官暨降民凡若干，先來服役，忠貞者有之，諂妄者有之，以宿舊之故，委用信任，一切不須詰問，爾等自以不經詰問，乃謂諂妄者當如是，爾勿存是心，轉加恣橫，如此明諭，其或不悛，爾等罪戾，何逃之有，皇帝訓諭下項。　一使臣不經由鋪路往來者，斷按答奚罪，戾無牌子有文字往來者，亦斷按答奚罪，將帶隨投下牌子文字

往來人等，強要鋪馬，取要口食者，仰收捉枷禁，挪逐根脚來歷明白端的緣由，至時免放，似此使臣人等，不為收捉，却稱彼中騷擾，如此奏告來者，官員亦斷按答奚罪，委係朝廷差去使命，有牌子文字者，若不聽從之人，亦斷按答奚罪，戾仍處死。　一使臣人等，每人日支肉一斤，麵一斤，米一升，酒一瓶，仰如數支破，州城官員人等，為係使臣，如自須饋獻些小禮物者聽，不得附餘多索，仍不得強行乞取，如違者，斷按答奚罪，戾據上項物件，不得於係官課程稅石科差內支破，其差去使臣，若依理可當迴日，朝廷約量給賞。　四年壬辰五月二十五日，聖旨諭隨路官員并站赤人等，如使臣無牌面文字，為始給馬之驛官徒二年杖七十七，元差官斷按答奚罪，有文字牌面而不給馬，亦徒二年杖七十七，若軍情急速事件，及進納顏色絲線酒食米粟段匹鷹隼，但係御用諸物，雖無牌面文字，亦仰驗數應付鋪馬車牛，如不應付，亦依上斷罪。　六月十六日，聖旨節該：西京下水弘州三處，置立馬站，仰各站不得令來往馳驛使客，因而將隨站馬匹打過，如有過越者，仰各站當管官司，倍償馬匹，據三站合用馬匹，仰照依本路見在戶計，一例科着，無得分毫違錯。　五年癸巳二月五日，聖旨：據太原路達魯花赤塔塔不花等奏：太原府內見有達魯花赤并久住使客諸

投下人等，取酒肉米麪數多，每年該羊一千四百餘頭，塔塔不花等情願自備糧食，不關祗應等物，如此百姓似為容易，準奏，宣諭太原路舊嘗有旨，令課稅所官二員支糧，餘官不曾令支，今後往來使臣，依先例應付，餘者盡行罷去，其管民管匠達魯花赤，若有己身糧食者放支，如無，每人日支米一升，如有依前亂行取酒肉米麪之人，并斷按答奚罪，仰塔塔不花等抄錄御寶文字，差人齎擎，就便行移十路，依上一體施行。　七年乙未三月二十四日，聖旨諭管站乞里合台并隨處站赤，若曰：據邊關急速公事，使臣爾等何故有徒馬不與，令其乘車，今後不得如此，若依前給車遞悮公事，定是斷罪，可令諸站驛人知悉。　六月十七日，聖旨：據燕京咸得不奏告每年進呈御酒，沿路官司為無御寶文字，不肯疾早應付鋪牛，以致遲滯，到闕事，今降御寶文字，前去，仰元來送酒人石抹神撒堆剌兒等收此，仍仰經過去處，即便應付與鋪頭口，者不得遲滯，若因別事起要頭口，並斷按答奚罪戾。　九月六日，聖旨：據濟南府張榮奏告，經過使臣不肯令驗降去御寶文字，即取鋪馬，準奏，如聖旨到日，除軍期急速事物并進呈諸物人等，依驗物件應付外，不以是何使臣，若不令看過元降文字，即取鋪馬者，開具姓名，開奏治罪，若看徇不驗，輒給驛馬者，亦罪之。　二

十一日，奉旨：關出太子軍前使來，沿路驛站斷絕，令咸末兒赤剌溫等往諭西京應州崞縣忻州太原及太原至潞州的中地，又潞州撫子城懷州各立一站，馬各二十匹，黃河岸令劉甫立一站，馬三十匹，西京應州令塌端躬往建立，太原州城八哥，潞州撫子城秀才，懷州合思迷里，各躬往建立，黃河渡口劉甫專一勾當上項站馬，別用火印烙記，止令潤出太子軍前使臣騎坐，其餘並不得應付，如有別使欲騎給者，受者並斷按答奚死罪，每站須管立有心力能幹官一員提領，勾當如法養飼，不得死損，如死遜損補數，若上項委官差故，仰各人名下見在官員準上勾當，若有違慢，並斷按答奚罪，單前來使，若過不選是何作甫貫回回人等，可拿馬馳驛，不與者，亦斷按答奚罪。　九年丁酉八月二十三日，奉聖旨，若曰：閣各路往來使臣，在城別無公事，不經站路走遞，稱有牌劄，索取祗應，有公事使臣到城，走馬二匹或三匹，却領不干礙十人二十人，及牽私己馬匹，取祗應草料，應付豬牛馬羖䍽等肉，不肯食用，須要羊肉，纔與羊肉，却又稱瘦，回回使臣到城，多稱不食死肉，須要活羊，又不肯於館驛內安下，止欲於達魯花赤管民官家內止宿，如此刁蹬，公事了畢，推稱事故，不肯起發，除正使臣應付與鋪馬外，其餘親隨鋪驢車牛遞送，須要鋪馬，若到前路站

赤又不交替遞送及有長行車具到城又要倒換新車及取繩索如此騷擾聖旨到日今後如有朝廷差去使臣齎把御寶文字之人依分例日支米一升麪一斤肉一斤酒一瓶其餘親隨并隨投下諸衙門差去人催糧絲線顏色官吏人員支米一升如無牌劄不得應付公事了畢若得鋪馬不得捎廋倒換若到前路站赤即便交替及不得倒換長行車具取要繩索無事不得入城若有多索酒食活羊馬匹草料之人仰達魯花赤管民官差人一同前去斷事官折證治罪施行仰宣德州達魯花赤管民官收附遍行諸路一體施行　十年戊戌六月二日聖旨諭扎魯花赤大官人胡都虎塔魯虎斛訛魯不等節該目今諸路應有係官諸物及諸投下宣賜絲線匹段並由燕京宣德西京經過其三路鋪頭口難以迭辦今驗緊慢定立鋪頭口數目驗天下戶數通行科定協濟三路通該舊戶二百一十七戶四分着馬一匹新戶四百三十四戶八分着馬一匹舊戶一百六十九戶二分着牛一頭新戶三百三十八戶四分着牛一頭聖旨到日仰就差人與各路差去人一同前去所指路分着緊催促驗數分付各路收管者見得以南路分馬匹牛畜艱難今約量定立到每馬一匹價銀三十兩每牛一頭價銀二十兩仰各處皆驗燕京酌中時估折納輕齎匹段紗

羅絲綿絹布等物用鋪頭口轉遞交付却令三路置庫收貯明附文曆支銷回易諸物於迤北民戶內遂旋倒換頭口用度若各路自願計置頭口分付者聽從民便不得因而刁蹬抑勒多要輕齎只令一次諸路協濟已後止令三路遂旋補數其各鋪所置頭疋仰三路各差本處州府司縣官一員專一提控轉差官一員專一管勾其草料於三路各驗民戶多寡均科應付若非理死損並勒提控官親管勾當官均陪若因病倒死即仰作急貨賣皮肉遂旋補買不得闕數若使臣非理騎坐死損者仰依條令使臣陪償若蹉程死損者每三次罰馬一匹與被蹉之鋪充輔馬用度除各路另給御寶文字外據協濟路分仰欽依作急應付施行　十一年己亥十月十五日奉旨驛傳勿給懷駒牝馬如違給者乘者各杖五十使臣若無急事令乘牛車　十二年庚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奉聖旨據燕京路達魯花赤禿魯別迭兒管民官鋼疙疸奏過往使臣多有無牌劄及增乘驛馬多索分例祗應草料之人乞禁約事準奏仰禿魯別迭兒鋼疙疸等委人辨驗過往使臣有無牌劄增乘驛馬及不合起馬之人并據合得分例祗應照依已降分例支遣兼有長行馬匹草料自十月一日草枯時為始放支至向前四月一日住支每馬一匹依準大軍体例支料三升草一秤

若十匹以上不得支遣本處如有官中勾當公事使臣依例祗應如無勾當許令應付一日次日不得支遣如違照依大札撒將犯人枷鎖前來斷罪出軍之人不在此限　十二月十三日聖旨據李朴斛都魯班等奏告前來奉降札撒據運酒米中站內諸人不得經行今來却有不合經行人等於站內經行及射野物事聖旨到日仰將射野物人等隨逐塔海欠不出軍者若不曾射野物於中站經行人等據應有頭口內各斷一半沒官

甲辰年三月朝命節該據東平府路萬戶總管軍民長官嚴忠濟奏隨城郭居住別投下開鋪營運之家不肯協濟本路祗應準奏仰照依元降大札撒協濟祗應如違治罪　世祖皇帝中統元年五月奉聖旨於望雲立一站又於榆林望雲之間酌中處立一站　五月二十一日中書省官忽都不花奉旨縉山至望雲速取徑道於海青站者中書議差斷事官亦捏哥等赴宣德州置縉山靜邊望雲三驛撥榆林站肥馬五十匹與縉山雷家店站馬四十匹與靜邊宣德州站馬四十匹與望雲就令各站頭目馬主備馬脚滋子使臣飲食等具近者二日期遠者三日期達于新站當役違者以失悞軍期論罪仍從宣德州擇能幹官一員充脫脫禾孫除遞傳諸侯王哈必赤來使外餘不得給其榆林雷家店宣德州三站增補馬

各二十五匹每匹支價鈔元寶鈔二十貫總計三十定貫備訖　是月奉聖旨今後使臣官員除軍情急速公事有海青牌者入望雲站直截前來其餘使臣仰榆林站官楊字樂斛詢問如無急速公事海青牌者不得縱令縱由望雲止令入大站如違治罪　七月劉天麟奏告故劉權府元受先帝聖旨賽典赤處關鈔一千錠規運利息專與燕京置買在城使臣騎坐小鋪馬除已納訖乞換授事準奏給降聖旨付天麟照依已前體例從長規劃不得違錯　二年二月奉旨大名等路宣撫司所管州城諸色人匠織造到係官段匹雜造到應用圭渀并採捕到皮貨翎毛鷹鶻及年例應有進呈事物起發來時依例分應付脚力者仰宣撫司照依舊例斟酌物件輕重即出給鋪頭口文面不得遲住今後若無宣撫司文面州城站赤不得一面應付脚力違者治罪據出給入站文面迴程時却令赴本司繳納若各管頭目已有奉到許令入站聖旨并各投下令旨亦仰經由宣撫司照依各得體例應付與鋪車頭口如有不應開具緣由申省聞奏仍下所屬去處照會　四月中書省奏宣撫司若遇緊要并機密公事須當赴朝省計稟即來坐鋪馬走遞如是尋常公事止令入遞轉發除降去起馬劄子外本司不得別給　宣撫使起馬五匹副使四匹　委差官令史

等三匹。又宣撫司官及頭倅以來權依使臣分例批支。　五月十九日奉
聖旨節該南合奏也里海牙所轄州城宣使軍馬多索祗應民户至甚苦
之定到分例每人日支肉一斤。麵一斤。米一升。酒一瓶。已降聖旨事準奏。
今後無得分外取索騷擾。違者治罪。　十二月聖旨。諭濟南濱　益都路
宣撫司。節該已前體例隨路管軍官。管民官。朝見來時俱各騎坐自己馬
匹。往來今官員有朝廷勾當。將引一行人吏。不計匹數。盡行騎坐鋪馬。以
致站赤因乏。今後除有聖旨宣召人員。自有定去鋪馬數目外。據朝見官
員須合來者。仰計稟過本路宣撫司。騎坐自已長行馬匹前來。不得乘騎
鋪馬。　三年三月。中書省奏。旨今後但發鋪馬劄子。皆從蒙古文字。已經
欽依給降及追收各處漢字劄子。凡遞運驗物重輕。應付頭匹押運之官
物少者。起馬一匹。酌中者二匹。多者不過三匹外。又為西京等路宣慰司
鋪馬瘦弊。擬令押運官坐車騎驢。奏奉聖旨。今後隨路車運官物止令押
運官坐車騎驢。不須給馬。都省欽依遍行照會。　四月聖旨。諭開平路達
魯花赤管民官并榆林營站官。節該今後但有騎坐鋪馬使臣人等。仰照
依已降聖旨不得於望雲取直道上經行。拿要鋪馬。止令經由撫州宣德
府正站。若有軍情急速公事。海青使臣徑直望雲鵰窩路上經行。若元騎

鋪馬因乏。依例倒換。如馬不乏。並不得強拿人馬。因而騷擾百姓及過往
客旅。七日中書省奏。蒲元圭鎮戍邊城。凡有急務遣使赴朝。已給降海青
圓牌鋪馬劄子。奉旨可與海青牌一面。鋪馬劄子一道。　十日中書省奏。
蘭州路當衝要。又是邊城。當站頭口勞斃。百姓逃徙。誠可矜憫。乞給孳畜
白金。以振其民。奉旨可委陝西行省斟酌與之。　十二日聖旨。諭元帥阿
朮。據管下應管軍官元關海青牌面。今差官前去拘收。如到除阿朮元帥
府。許存留海青牌三面外。據管下軍官。在前應關訖海青牌面。並仰收拾
盡數分付差去官收管。前來繳納。毋得漏落。　萬户怯烈二面。　也速解
兒二面。　興元、成都、潼川路都元帥鐵的等牌三面。　閬蓬廣安、順慶、夔
府等路都元帥欽察三面。　二十日聖旨。諭各路宣慰司。節該據管下總
管府。先為計稟軍情緊急勾當。俱有關降海青牌面鋪馬劄子。即目軍民
分踏。凡有民間公事。委付宣慰司。通行管領。已後仰就便申覆宣慰司。據
元關海青牌面鋪馬劄子。今差官前去拘收。如到除將宣慰司先關訖鋪
馬劄子。許令存留。若有海青牌面。盡數分付差去官。外其餘管民總管府
應有海青牌面鋪馬劄子。亦仰盡數分付差去官。收管前來繳納。毋得漏
落。　順天、真定、大名、河間等路。　陝西行省。　東平、濟南等路。　北京開

元等路。　西京平陽等路。　河南路。　山東路。　四年三月。中書省定擬
乘坐驛馬。長行馬使臣從人及下文字曳剌、解子人等分例。劄付左三部
遍行遵守。乘驛使臣換馬處。正使臣支粥食。解渴酒。從人支粥。宿頓處正
使臣白米一升。麵一斤。酒一升。油鹽雜支鈔一十文。冬月一行日支炭五
斤。十月一日為始。正月三十日終住支。從人白米一升。麵一斤。長行馬使
臣如齎聖旨令旨及省部文字。幹當官事者。其一二居長人員支宿頓分
例。次人與粥飯。仍支給馬一匹。草一十二斤。料五升。十月為始。至三月三
十日終止。白米一升。麵一斤。油鹽雜用鈔一十文。投呈公文。曳剌、解子。依
部擬分例。宿頓處批支。　四月二十八日聖旨。諭中書省節該來奏開平
站路斷絕。有礙使臣客旅行程。乞安置事。今命此中講究到立站去處。并
合該户計牛馬數目開寫前去。所據站户。或令隨路減下牛站人户充當。
或於附站隣近州城摽撥。遂為從長擬定。今差去霍木海即使安置。仍仰
本省亦差能幹官一員。與霍木海一同勾當。欽此。外據合用走遞牛馬。若
令新撥站户使行收買。唯恐生受遲滯。除已別行定奪。令歲不令出備。候
至新年正月內。照依各站已定數目。全要置買入站走遞。　怙里站。　南
口牛站一處。二百五十户。牛五百隻。為新店地近。設置馬站。　北口牛站

一處。二百五十户。牛五百隻。　土墓牛站一處。二百五十户。牛五百隻。為
榆林近下不設立馬站。　搶杆嶺一站。五百户內。馬站二百五十户。每
二户半養正馬一匹。貼馬一匹。共計二百匹。內將雷家店馬站。存留一半
雷家店走遞摽撥一半馬匹并户計搶杆嶺走遞。餘上不敷。貼撥就數。所
有牛站依舊應當。　牛站二百五十户。牛五百隻。鵰窩站一處。五百户。內
馬站二百五十户。正貼馬共計二百匹。　牛站二百五十户。牛五百隻。
下項七站。依鵰窩站一體設立。　蝦蟇嶺。　赤城。　河察兒八眼。　撒赤
古。　桓州　李老站九處。專一搬運段匹雜造皮貨等物。每一站一百五
十户。內馬户五十户。正貼馬共計四十匹。牛户一百户。牛二百隻。　宣平
一站。於宣德州見設馬站內摽撥正馬二十匹。并合該户計入宣平站走
遞。牛站依舊應當外。據宣平新增牛站。依數摽撥。其餘八站。照依今定户
計牛馬數目差撥安置。　五月十七日聖旨。諭隨路宣慰司。節該上都以
西隆興府道立李老站。上都以南望雲道立車站。并馬站。隆興府以南望
雲道偏嶺以南至燕京漢地。合設站赤。令漢人站户應當。西路隆興府以
北及南路偏嶺以北至上都。令達達貼户應當。漢民津貼。據偏嶺以南隆
興府以南起移前來立站户三千七百户。令差斷事官阿昔鐵木兒。宣使

紀忙兀爵前去興宣慰司一同於隨路馬站內驗中書省坐去均定合起
戶數揭照各站籍定文冊依驗丁多及富强戶內選揀堪中上戶其外數
目仰於步站內亦依上例選揀堪中上戶馬站戶馬一匹車站戶牛二隻
於各戶下選擇堪以當站好人不問親軀每戶止取二丁同來人家屬起
移前來於指定立站去處安置住坐仍就於各站元設官吏內亦行選揀
堪充站戶官吏管押前來據選揀到戶數定立到頭目并其餘不該起移
津貼步站人戶各另開坐花名丁口事產呈省聞奏　河東西路　西京
等路　十月十一日聖旨諭中書省節該據隨路到隆興府雲州道上遞
南立站人戶令起蓋房舍準備來年當站除依例應付站鋪頭口首思外
仰經過使臣軍馬人等毋得於站戶處非理騷擾取要飲食及奪要一切
物件各住地面所屬官司亦不得分毫騷擾如有違犯之人其各站頭目
於總管隨路站赤達魯花赤霍木海處說知令轉行中省究治外有站戶
元住處家屬仰各路宣慰司嚴行禁約管民官司及元管頭目既是各家
前來應當站赤身役並不得科取錢物侵擾不安違者治罪　五年五月
七日樞密院據成都四川等路行樞密院參政呈劍關係田元帥所管地
面乞於劍州置司摘軍看守劍門更於人頭山添設驛站庶省鋪馬不致

失悞事情奏奉聖旨准　八月九日中書丞相線真等奏站戶貧富不等
每戶可限四頃除免稅石以供鋪馬祗應用度已上地畝令全納地稅上
之　是月聖旨諭中書省節該所奏隨處漢地站驛宜屬州府親管其使
臣起數鋪馬強弱合無令霍木海提領事準奏據隨路站赤仰照依已前
體例止令各處管民官親行管領使臣起數鋪馬強弱霍木海常切提領
子細詢問往來使臣人等除依例合得鋪馬首思外無得分外取要飲食
諸物霍木海各站內並不得添差頭目如已有委付之人並行革罷管民
官亦不得於站戶處擅便科差侵擾不安仍仰點視鋪馬加意喂養須管
肥壯不悞走遞　至元二年正月六日中書丞相線真塔察兒平章阿合
馬等奏雲州見設站戶乃遞南州城遠來之人別無田產宜令近縣人戶
交換應當乞召集各州縣官吏齎民戶見當包銀丁口鼠尾文冊前來品
答定奪上曰此輩何可委付其令來此從卿等區處可也　閏五月六日
中書兵刑部據西京路總管府申渾源弘州等處不係立站驛程順天真
定德興等路使臣往來皆道經行索換鋪馬乞照驗本部申奉中書省劄
付行下各處站官令兀剌赤等今後引送往來使臣止由正站走遞毋得
徑行不立站驛之處倒換鋪馬　是日管領諸路蒙古漢人甲匠阿昔寒
言各路額造皮鐵衣甲應期送納及關撥物料供各給驛庶免遲悞省部
准擬遍行諸路如遇阿昔寒所管局分送納衣甲及關撥造甲物料往來
驗數遞運仍給押運人鋪馬　二十三日丞相塔察兒等奏奉聖旨四川
鋪馬祗應從行省從長規劃今後遇有往來使臣止用雞猪魚鴨祗應閑
具四川定立站馬匹祗應等如後　四川總四十一站舊有二十五站新
增一十六站　馬站二十九　驢站一十二　馬一千八十八匹　牛二
百五十七頭　種田及馳馱用驢一千一十三頭　祗應和買猪雞鴨鈔
七十二定三十五兩長生孳畜就支每月造酒麴米麥二百九十八石
是月大明等路工匠府言起運常課只孫段匹至洺州路總管府不應付
押運官鋪馬乞明降事都省議令兵刑部下隨路照會如遇各局送納係
官段匹照依舊例應
付押運人鋪馬二匹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十七　二十三勘

站　站赤二

經世大典中統三年四月三日中書右三部奉中書省判送斷事官只八兒忽解送南公差回還言沿途鋪馬數少不繫於處頭目人等多不在站至甚不整仰行下各站今後須令如法養飼驛馬常存合用之數在處以備走遞其頭目人等亦須常川在站無致失悮　四月五日制國用使司奏準聖旨計置驢車三十輛春月運物赴上都至夏拘車在官驢令佃戶飼養以助耕力秋來肥健取發於中都遞運官物　六月制國用使司言河南府路推課稅每歲差吏赴省計撥稅糧總管府不準給驛乞區處事省部定擬今後每年勾集科撥絲綿糧稅總管府轉運司人吏來時許給鋪馬三疋行移合屬照會施行訖　八月九日丞相安童伯顏等奏納鄰站鋪馬使臣經過本路州城來索諸物臣等議使臣若無城中公事不得輒入索物者亦不得應付上從之　十月中書右丞相安童等奏西涼甘州莊浪等處增站事今議除甘肅瓜州其閒合立站赤俟阿沙來時區處

外就令鳳哥斟酌到中興西涼肅州甘州信鬼漆設站可用馬一百三十五疋牛六十八隻驢六十頭於官錢內買置奉旨準　十月二十三日中書省奏近以西夏之西近川黃兀兒于量站塔失八里站攬出去站此三處闕鋪馬奉旨令塔察兒奔羅不膽與都省制國用使司馬匹處增置之今已定擬合增羊馬牛之數委麻合馬航木里等如從買備奏取聖裁上從之　黃兀兒于量站令阿木干尉馬民戶出騗馬一百五十疋牡馬五十疋牛五十隻外增買走遞騗馬牡馬二百疋孳生牝馬一百五十疋　塔失八里站元存羊一百二十口外增買走遞騗馬牡馬二百疋孳生牝馬二百疋羊一百八十口　攬出去站增買走遞騗馬牡馬二百疋孳生牝馬二百疋羊三百口　四年正月十四日祿眞脫歡等傳旨送荼速禿之地至無乙裏刱立驛館一十四處國本與中書省令與制國用使司官岡議規劃驛船鋪馬人糧之數續奉旨每站給羊二十口粘糧三十石乳牛九隻犍牛一隻其價與買驛馬錢共斟酌支給制府欽遵放支鈔四百定下陝西等路轉運司於五月內和買給付各站去訖　荼速禿至無乙裏立十四站　拽船牛二百二十隻驢二百二十頭馬二百二十匹孳生羊二百八十口粘糧羊四百二十口乳牛一百二十六隻犍牛一十四隻船五十六艘人工二千名備三月糧常役水手二百二十四人今兀剌赤一百一十人遞送小站者七十人計四百四戶　四月中書省遣忙古時鎖赤等賷奉御寶聖旨諭阿出鳳哥東勝達魯花赤等官及八令迷兒朵魯不將納鄰站民仰從應理下至東勝站十所用水手二百四十人驛船六十艘宜令應付者　五月二十一日中書省擬西夏中興等處宣撫司呈東勝合立三站本路合立七站除從權以東勝見在船二十一艘散給各站行用外未造船三十艘擬用已伐到大通山木植其餘物料計該價鈔四十餘定及工匠糧食合無令轉運司應辦又忙古解回稱只打忽等處舊有船三十六艘合令修整　七月一日中書省奏準新造船三十艘修整舊船三十六艘一切物料口糧鐵木之工官為應付據水手二百四十名內擬令各投下差撥一百六十二名中興府民戶內差撥六名西京抄海所管水手內差撥七十二名每站給牛一十隻祗應羊一百口起置館舍棄椅操撥種養之地劄付制府及西夏中興等路宣撫司施行訖　七月十七日都元帥也速解兒言乳山口守城千戶忽特木兒申南兵船隻往來必合隄備其鐵哥等各千戶行營相離帥府九百餘里並無站道凡有急使請令經過州城換易鋪馬庶不失悮軍情省府以乳山口之地屬益都

路即墨縣相去海口三里也速解兒見於萊州等處行營事宜應撥劄付右三部行下所屬今後如委有邊報軍情急務海青使臣仰經過州城倒換鋪馬其餘常事沿站經行不得指例背驛乘傳　五年二月制國用使司言拘收翎根納官除應付綱運外其押運之人合無乘驛馬事都省令右三部行下合屬應付鋪馬一匹　三月四日中書右丞相安童奏霍木海呈中統四年奉命總管諸路站赤至元元年改革漢站令各路管民官掌管霍木海提領使臣起數鋪馬強弱勾當事理似不歸一誠恐兩就臣等議得止合依至元元年定制上從之　六月十九日中書左丞相安童等奏濟南濱[illegible]投下所出物貨勞民遞送有司請以蒙古戶計立站外有二站已差撥本投下漢民設立臣等議得事關大體別無此例上曰塔察大王漢站其始如何定立可再議聞奏　十二月二十四日樞密院官奏萬戶黃忽荅兒言也孫扎非理起移托鉢地界站赤合無遣使前去只令依舊置立奉聖旨且曰令黃忽荅兒差人去者　六年二月御史臺呈奉中書省定擬司官廻歷合屬如無馬站去處就命州縣官馬匹依例更換為例施行　是月御史臺定擬憲司遣官詣朝廷計事合依總管府例約量差起鋪馬每道給鋪馬七匹劄子三道計一十二道發下各司遣守施

行 三月制國用使司據運司申為制府所屬合用鋪馬就本路總管府
出給劄付恐本司有故違使總府不準應付事制司議行下合用鋪馬除
就發常行劄子外若有不敷斟酌可用數何依舊例關總管府取給 五
月十二日中書右丞相安童平章政事忽都荅兒奏中都至上都站赤以
聚會故遞運係官及投下諸物數多滯不能發至甚勞苦臣等與樞密院
制國用使司御史臺宣徽院及四怯薛官同議洪贊至獨石四站各增車
驢三十具榆林站增牛驢十具總計價鈔一百五十六定自大你赤為始
至上都蒙古四站於四怯薛內差撥牛畜助運一月官給路費似為便益
奉聖旨準 六年六月西京路申驛使到站往往不知姓名又不明示起
馬劄子及所幹之由乞下隣境官司開析文字照會事省部準申行移各
處官司今後起發印信關文應付鋪馬施行 十一月制國用使司言巡
驛官吏弓手舊例每名官支米一升馬粟三升芻一束雖多不過十人草
青之時不支芻粟今所支多於元定之數擬合轉運司課稅所今後差官
出巡明給公文具人馬實數令所至官司依上應付都省準擬 十二月
河南道提刑按察司言河南兩路鋪馬前都元帥四萬戶統軍司等泛濫
給驛事河南行省移咨軍前行省各令照會都元帥及總管四萬戶河南

統軍司沿邊監戰萬戶今後遇有給驛申省斟酌緩急起馬毋得擅行其
河南兩路總官府轉運司并遞北差來南京軍前計事者亦驗緩急應付
各官司毋容輒準給發 七年正月十一日中書省臣阿里傳旨若曰內
外諸處往來使臣須憑印信文字給驛無文憑而起馬給馬者皆有罪都
省劄付右三部遍下合屬欽依施行 二月中書省據左三部呈與右三
部議擬站赤事理下項 一總管府在城驛設官二員就於見役人員內
擇有根腳經事者任之直隸總官府不得用私已人 一州縣驛設頭目
二名如見役人即是相應站戶就令依上任事不係站戶則就本站馬戶
內別行選用 一府州司縣官站官皆不得借乘鋪馬影占站戶及擅科
差發侵擾仰總管府常切體究違者治罪 一從站戶自買肥壯齒小無
病馬匹喂養走遞有司及諸人無得結攬 一站赤合供報文字總管府
依例行下合屬縣分取勘申報 一除脫脫禾孫依舊存設換隨路見設
總站官截日革罷於內若有祇受聖旨今旨中書省劄付及歷事年深別
無過犯者保申合干上司區用 一照依舊例經過使臣開具各位下姓
名并鋪馬數目責擎是何官司起馬蒙古字劄子從某處前往某處幹辦
是何公事各站每季遣冊申報總管府不過次月初十日以囊申部 六

月十二日達古兒赤明安荅兒對中書省臣奏京兆府營葺館驛不令使
臣止宿却於民家安泊豈不擾民奉旨若曰院有使臣驛舍不令安止乃
宿民家騷擾百姓安有此理省部欽依遍行革正訖 二十日樞密院奏先
奉體例禽獲走小路賊人并細作人所有南貨一半充賞一半沒官臣等
議得札撒限會時宜以沒官物充使臣飲食之費從之 七月九日益都
路言各位下使臣給驛各齎令旨起馬本路合無再出劄子其馳運物貨
鋪馬未審如何應付乞明降事省部照得舊制段匹皮貨例從車運至如
各位下進納海青鷹隼人員要有印信文字所起鋪馬與見納堪中鷹隼
數目相同本路不須再給劄子若實起鋪馬比元文數少令各路明具關
文相沿倒換 八月省部定擬都元帥府統軍司招討司遇有蒙古軍人
與民相關及軍前公事從本府遣使就乘長行馬於差劄上明具人名馬
數公事之由給限應付分例其餘萬戶千戶不得指例如非軍前公事及
無印署文憑者皆禁止之 九月二十八日大理鄯闡金齒等處宣慰司
呈準差來立站使臣帶木斛亦只里等文字該與帖古斛相接立站畢司
即便和買到鋪馬一百五十匹并察罕章分到站戶五百戶已於西番小
當當地起立馬站畢外擬大理寺等一十四處見令鋪馬闕少站戶消乏

為此本司大小官吏出私己錢買到馬二百匹官錢和買八十匹乞照驗事
都省移咨尚書省照驗去訖 十月二十六日司農司言四道巡行勸
農官乘驛勸課所過無站之處合無從按察司巡歷體例乘坐馬匹請區
處事都省準擬依上施行 十一月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言河南轉
運司起納課程除馳鈔鋪馬外止合差官一員起馬一匹不應多起庫子
馬一匹事收銀庫呈若止差庫官一員難以照略申奉河南等路行尚書
省擬送本司今後起納課程差庫官庫子各一名就用元降本司劄子起
馬二匹 是月九日始立諸站都統領使司兀良哈斛斡脫哥欽奉聖旨
專一管領站赤公事來往使臣令脫脫禾孫盤問無聖旨牌面起馬者栽
減之非急務則應付牛驢事速則馳驛一切整治委命兀良哈斛斡脫哥
霍木海三人主之有不聽其號令致鋪馬倒死首思失誤者罪之 八年
正月二十五日中書省議鋪馬劄子初用蒙古字其各處站赤未能盡識
仰繪畫馬匹鑄造小印於劄子年月日之後墨印馬匹數目復以省印覆
之庶無疑惑因令今後各處取給鋪馬標附文籍具馬匹數付譯史房書
寫畢就左右司用墨印印給馬數目省印印訖別行附籍發行墨印左右
司封掌 四月陝西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言書吏書吏奏差元例給鋪

馬一匹。似為不敷。御史臺議擬每道增給鋪馬八匹。如書吏書表奏差侍官巡按量地之近遠。事之閑劇。給馬不得過二匹。回日繳納。照會為例施行。　五月。御史臺言。監察御史、各道按察司巡按體察公事。合乘鋪馬。呈省出給劄子。不惟遲悞。亦有事涉機密。如劄國用使司、樞密院建依俱自出給劄子。合無依例就便斟酌出給事。都省準呈。下尚書兵部遍行照會。

六月一日。東路都元帥也速解兒軍馬南征。經莒州莒縣宿頓。憑樞密院劄付。坐下千戶一員。日支羊半口。重一十五斤。取於縣司。既而本縣照議。先欽奉聖旨。出征聚會軍馬經過本處宿頓。每千戶一員應付羊半口一十斤。今所支過多。遍申省部區處。戶部照得至元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中書已擬千戶宿頓。支羊半口一十五斤。仰照驗施行。　八月六日。御史臺言。據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申。體知在城館驛。多為有司官占居。卻令使客於民家安下。聞得本路館驛四條。為達魯花赤同知已占其二。理體不宜。舉司除已行移本路起移各官外。申乞照詳。　十二月。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言。各路官員乘驛品秩或同。起馬卻有多少。乞區處事。兵部照擬。隨各路官員。若奉特旨或省部明文。以急務乘驛者。依舊例三品五匹。四品五品四匹。六品七品三匹。八品以下止給二匹。仍申事例如後。

一隨路總管府官。監捕蝗蝻。達魯花赤總管起鋪馬三匹。同知治中府判二匹。　一運司每季差押運官一員。庫子一員。赴都納課。元給劄子起馬二匹。今運司既罷。總管府依例送納。　一各路交鈔庫子庫官赴都關支鈔本。解納昏鈔。從各路總官府就給劄子起馬二匹。　一隨路局院起納段匹。雜造軍器等生活。各路就起劄子。應付押運官鋪馬一匹。　一隨路府運司等。每歲計撥稅糧。考校課程。人吏。今運司既罷。各路依例。就給劄子。起馬三匹。　一隨路係官局院差人赴都。及於他處關撥物料。起馬一匹。上年不曾馳驛。不在此限。　一隨路差人根檢急遞鋪遺失損壞文字本路就給劄子。起馬一匹。　一隨路差人押運進呈御膳野物。本路給劄子。起馬一匹。　一隨路運司馳運鹽引。驗斤重給馬。今既立都鹽使司。亦依例應付。　是月。中書省據御史臺呈。軍中差人辦事。及取發年銷紙劄。要官各處歸問軍民詞訟。并出征人員。合無給劄子起馬事。送兵部議得。沿邊萬戶。遇軍情急務。差人飛報。各許給鋪馬一匹。又統軍司都元帥府差官直赴朝廷。計會軍情事務。合乘鋪馬。不過二匹。並從統軍司都元帥府給劄子。至如差官各處歸問軍民詞訟。取發年銷紙劄。別無乘驛之理。其軍官出征。自有征行馬匹。難議馳驛。遍行為例。　九年五月。中書工部差委造甲官馳驛。引領作頭等人。前去隨路指使造甲。送戶部定擬分例。所至應付羅役住支。知會造甲官宣德府甲局。劄應日支白米一升。麪一斤。肉一斤。鹽油菜炭等物。作頭一名。日支白米一升。麪半斤。肉半斤。油鹽菜等。　八月。中興等路提刑按察司言。五品以上長官俱得進表稱賀。止令乘己馬預期來上。照得中興等路行省。每遇聖節元日。差人進表。俱各乘驛。早司相去朝廷。不啻萬里。今後合無依行省例。馳驛進表。一就赴臺計稟公事。似為便益。省部議得。各路計稟公事。及押送諸物人等。尚得馳驛。其賚擎表章人員。皆以臣子赤誠。若由常行馬匹。於禮未安。擬中興等路道途迢遠。今後遇天壽聖節元日。差人捧表詣闕稱賀。擬合起馬一匹相應。所據各道按察司并隨路總官府五品以上及直隸省部官署。一體施行。移文遍諭遵行。　是月。西京路脫脫禾孫昔班盤詰詐使忽賽因及無劄子起馬之人。劉璘親乘鋪馬。押送二人。赴諸站都統領使司區處。西京路言。昔班乘驛非法。都省下本司推問。昔班引據舊制云。脫脫禾孫盤問下使臣夾帶物貨。許從鋪馬押送。今次已曾白於西京路達魯花赤等官。今遵先例送上。以故起馬。非我罪也。諸站都統領使司議。昔班因公馳驛。初不為過。省部準擬。今後脫脫禾孫。若有公幹合行馳驛。即於本路官司

出給劄子。方許起馬。照會各路依上施行。　又諸站都統領使司言。朝省諸司局院及外路諸官府。應差馳驛使臣。所賚劄子。從脫脫禾孫辨詰。無脫脫禾孫之處。令總管府驗之。各站明白相關所差之由。如干軍務急速公事。依例走遞。事苟細緩。而非理馳驟。所過州城。探親飲酒。留滯及至上馬兼程走驟傷損鋪馬者。當治罪勒償。相應。都省準呈施行。　十一月。河間路備滄州、會川縣言。本縣路當山東益都淄萊濟南等處衝要。卻無設立站赤。不時驛使經過。索換鋪馬。除將官吏己馬應付外。又復邀奪船隻。客旅及坊郭軍民馬匹。乘傳騷擾不安。因而死損民馬。多致訴訟。合無令自大都迤南并益都淄萊濟南站赤。凡往來起馬人員。令後並由站路經行。嚴諭各站官吏及回馬之人。須令引送前路立站去處換馬。毋取小道似望商民安便。省部準擬。行下合屬。依上施行。　十年五月。陝西提刑按察司僉事董奉議言。至元九年十二月。至太原介休縣。見蒲元帥一行起馬二十匹。又至平陽霍州站。見合剌統軍起馬三十匹。為數太多。乞定奪事。都省照會樞密院。議擬到軍官合騎鋪馬數目。行下合屬。遵守施行。四川行院長官起馬八匹。次二官起馬六匹。次三官起馬五匹。次四官起馬四匹。　軍官萬戶起馬五匹。餘者馬三匹。　六月十六日。中書省議。令

後達使回日須將元給牌面鋪馬劄子隨即繳納違者究治遍行中外照會施行　十八日兵刑部侍郎伯朮奏失呵兒幹端之地產玉今遣玉工李秀才者採之合用鋪馬六匹金牌一面上曰得玉將何以轉致至此對曰省臣已擬令本處官忙古䚟拔都兒於官物內支脚價運來上曰然則必得青黃黑白之玉復有大者可去其瑕璞起運庶幾驛傳輕便　九月中書兵部議諸官府出使事非急速往往在路停止及至上馬兼程奔馳違將鋪馬損斃今立程法遍行遵守　一驛使到站先驗起馬劄子其事干軍務急速即仰如數應付良馬毋得停滯如係緩慢公事當日行過三站後欲起馬或無劄子不得給行　一依驗劄子應付正馬外其元來兀剌赤已給馬者騎無馬者徒步引送許乘正馬以回仍關前路照會　一馳驛使臣合祗應飲食分例不得闕供若有長行官員雖賫上司文字令應付飲食者州縣與之站赤毋得擅給　一諸府州縣官迎送官員不得差人乘驛馬　一今後除朝廷軍情急速公事之外毋得擅差鋪馬亦不得亂行前路文字　一今後使臣人員乘前站馬匹過晚到站不可還者仰本站依例遞相飼秣毋得闕悞　一站內槽前鞍轡絨索一切什物須要完備仰各處提調官每日照視毋令短少馬匹不得瘦弱闕役　十月

中書省所委監照站赤斷事官亦捏哥呈擬便宜二事其一謂隨路總管府差人馳驛不計事之緩急輒起鋪馬三匹兀剌赤馬一匹此時軍務方劇竊恐所起數多馬匹疲瘦久而失悞公事宜令今後以軍情要務遣使者量起鋪馬一二匹餘事止乘己馬相應省部準擬其二謂隨路差人吏赴省部照筭稅課送納軍糧者自始發及回日不論緩急日夜奔驟走損鋪馬又於站赤取索鞍轡雨衣不得動致弊壞合無令乘驛人吏自備鞍轡雨衣應限到部事畢依程從緩還役省部議得驗載係官文字當從站赤應付苫韂餘令人吏自備本路承受部符之日即合起遣應限毋致遷延至期致令人吏兼程馳驟事畢亦須依緩還家　十二月諸站都統領使司言本司品同部院各路總管府合聽指揮今總管府視臨站赤本司係總要上司換隨處站戶同軍戶奥魯擬屬元籍州縣外其立站去處合無革去州縣一重官府止令徑隸總管府依樞密院例並聽使司指揮易為貢辦二十一日省部照擬站戶同軍戶奥魯擬屬元籍州縣外換立站去處止令直隸總管府仰總管府並聽使司指揮遍行照會　十一年五月諸站都統領使司言朝廷遣使幹辦諸事每員鋪馬不過三匹此常制也今省院諸司凡差人員往往起馬四匹乞區處事省部議得除奉使遠

方及非常例事干急速者隨時斟酌其省院臺部諸衙門常例遣使馳驛多不過三匹仰依上施行　十月十二日益都路總管府言先奉諸站都統領使司照會立站去處革去州縣一重官府直隸總管府並聽本司指揮續奉禮部符文卻該諸站都統領使司各路總管府並聽指揮別不曾云立站去處直隸總管府請明降重省部照擬得隨處站赤止令直隸各路總管府外站戶家屬擬合元籍州縣管領仰依上施行　十二年二月七日中書省奏奉聖旨增給東西兩川鋪馬祗應中統鈔二百錠　是月河南等路宣慰司言各路押軍及運兵器人員每人起馬三四匹以致站赤消乏事都省議下南京路今後若有差遣押軍及運兵器者起發鋪馬不過二匹河北諸路亦從此法施行　三月七日中書省奏并州所管長行站納憐站其站戶多有投託各投下者以致見當站役者貧乏又批支不敷站中常闕鋪馬程役使臣勞苦臣等議乞差人往問果是站戶悉令還之奉聖旨準　十二月中書平章政事阿合馬張右丞奏諸王只必帖木兒所置三站之糧來請接濟臣等議每站二十人計六十人一年之食以羊準支其久遠口糧每人給乳羊五十口奉旨準　六月中書省所委照站斷事官臧里吉䚟吉隨路計撥撫糧考校司吏初非急切之事往往

走縣驛馬乞禁約事省部準言遍行禁約　十一月二日中書兵刑部據濟寧路備兗州曲阜縣言本縣路當達海徐沂等州本非驛道使臣之來當換鋪馬稍或分辯動遭棰罵今年自春及秋泰安州滕州鄒縣數送使客經行縣司慮失公事程期未免以官吏弓兵之馬及驅逼居民過客所騎馬匹以代驛傳常有死損竊照省部定例差委官員須經正站乞區處禁約事省部議下合屬今後無令兀剌赤人等引送使臣人員無站去處經行　是月河南等路宣慰司言蒙古千戶百戶俱有常俸而所過宿頓復需飲食分例騷擾不便中書照會樞密院照擬得蒙古萬戶千戶百戶遠近出征經過及聚會去處合用飲食令有官署州縣照依定例應付如鎮店村坊人煙稀少之地不合取要相應都省準呈下合屬照會施行　十三年正月十五日諸站都統領使司言伏自大元立國以來軍站為重至元七年上命設立本司掌管漢站凡良哈䚟輪脫哥霍木海三人同事照依樞密院例委各處達魯花赤管民正官兼管遇有裁決不定事務止申本司乞更官署之名省部行移翰林院擬改為通政院奏奉聖旨何用此名回奏為行移公文之用上曰既爾與之可也十八日都省命降鑄印信改立通政院訖　七月中書省議時當暑月道途泥潦諸官府不分

事之臣細緩急泛濫給驛今後各路官司及諸色人員過事須申上司臣
處給驛朶有急務就便起遣毋致泛濫遍行遵守　十四年二月七日中
書左丞捌合伯平章政事阿合馬奏永昌路山丹城許速土怗里臧土大
郎各站請給立站錢六十定又乞以鈔千定令其規運息錢補增五站祗
應不致失悞又諸王只必帖木兒言永昌府站户一百二十戶當役困乏
鬻其妻子地產先奉上命賜賓鈔五十定贖還又用三十一定買馬八十
匹當站止存一十九定贖其妻孥尚闕三十一定乞矜恤給賜之臣等議
得依數支給供奉聖旨准　十五年二月諸路皮貨都提舉司言舊制拘
收皮貨人等合乘鋪馬皮毛脚力亦當應付乞臣處事都省下兵部仰照
舊例驗物輕重應付脚力遞運　是月中書省定擬隨路站赤官為應付
祗待羊口皮毛納官頭蹄肚臟等折計斤兩羊肉支用送兵部依上施行
五月六日中書平章政事哈伯等奏中慶路至烏蒙賽典赤所管之地
立訖九站烏蒙北五站不得立烏蒙土官稱使我屬賽典赤則可立站臣
等議差人諭塔里不罕能主張立站則立之不能則委賽典赤領其地以
立站又烏蒙北至叙州若造船立訖水站則陸路七八日程順水一日可
到使立訖來由水由水路去者使由陸路為便並奉聖旨准　是月益都

路淘金總管府言十三年設立官署於淄萊路萊州置司歲辦金課除於
淄萊路取給驛馬馳載及押運官乘驛赴上進納外毎例起解并考校人
吏合給鋪馬預乞區處事省部照擬除考校課程人吏別議聞定納課乘
驛數目仰益都路遵守應付施行府官一員關端赤馳馱馬共三匹　收
金庫官馬一匹　馳金馬一匹　六月十五日承旨大魯火孫等奏耳州
宣慰司呈欽奉只必帖木兒王令旨在先接濟站赤給降鈔一千定兎兒
干站以不曾奏聞不得乞依山丹城等五站例與鈔二百六十定奉聖旨
准　七月河南等路宣慰司言今後除朝廷大官蒙古使臣及不食死肉
官員依例應付羊肉活雞餘者給猪肉　又泰安州言屠户供備羊肉官
債有虧無可從出省部議依河南宣慰司所擬一體應付行移合屬依上
施行　十月中書兵部照得諸衙門尋常差委之人站赤亦同朝省大官
蒙古使臣一例應付猪羊肉分例或一名起鋪馬三匹全支分例復需酒
饌常行馬易乘又不於館舍安宿以此細度除朝省大官蒙古使臣及不
食死肉官員與隨朝尚書等依例應付外其不相干官府所差之人驗差
劄應付正人分例食以猪肉宿於館驛如無許給常行馬易乘文字不得
應付行下合屬照驗施行　十二月大名路滑州内黄縣言此者有人自

稱校尉需求分例却無許支文字憑本縣路當驛程常有似此之人難辨虛
的今後若有校尉承差乞給文憑事省部依準劄付宣徽院但差校尉依
例令當該部分出給文憑於合屬應付飯食仍遍行照會若有似此無文
憑者不得支給　十六年正月南京路言速忽都公主至許州命取盃酒
已於官務應付外設有不測朝省蒙古漢人大官似此需求無可應付又
保定太原等路大都庫給司各言如上位及諸王位下使臣祗應盃酒合
無設立官務醖造供給兵部議得祗待使臣官員盃酒合照依舊例醖造
祗待呈奉都堂鈞旨送本部斟酌施行　二月中書省所委照勘南京等
處稅課官馮八兒言東昌路押拿民車運載金銀至在平縣不為交換官
司遞運明出官錢和顧民車或差撥站車豈有奪拿百姓車輛之理都省
送兵部遍行各路禁約施行　四月大都路脫脫禾孫言濟寧府等路差
來使臣所賫起馬劄子雖寫蒙古字却云漢語又且字有差訛乞下合屬
路分改正書寫蒙古字譯通政院具呈省部照擬得濟寧路別無蒙古譯
史以此不能如法擬合令翰林院先發譯史於各處就役然後改正書寫
遍行各路今後凡遇差人起馬劄子書寫蒙古語言字樣仍取問見役譯
史是否翰林院所發人數呈省　五月二十日臨洮府脫脫禾孫塔察兒

言臨洮鞏昌通安等十站富者出錢貧者充役比年災傷闕食驛馬倒斃
數多官政逼追不充鬻妻賣子以至逃亡或有投充諸王位下昔寶赤怯
憐人匠等户規避站役者至元十四年十五年伯荅罕土里叛亂人不聊
生官司又復拘收馬匹及倍程乘坐車馬過站科差和買雜役站户難以
存止乞照詳事是日中書平章政事合伯御史大夫王速鐵木兒樞密院
官朶兒朶呵孛羅通政院官兀良哈解等集議定一十五事塔察兒對付
奏告俱奉聖旨准省臺欽依下合屬施行　一言先奉上命除帶新圓牌
聖旨外凡以公文遣使者鋪馬勿與令諸王及諸官府因公移文遣官如
何給驛臣等議得軍情重事擬帶圓牌此外不以是何公事諸官府行以
公文若阻滯之竊恐不宜　一言總帥所轄城邑有站户三百四十户今
皆投充諸王只必鐵木兒駙馬愛不花投下户臣等議依先例回當站役
一言只必鐵木兒王位下使臣已給鋪馬祗應外其長行馬匹復索芻
粟宿頓等物今後似此者勿得支與　一言臨洮府站赤元有牧地今只
必鐵木兒王令旨令海陰充昔剌陳鐵木兒不花三人為主臣等議令當
實回付站赤　一言僧俗之官把執諸王鋪馬令旨者有之臣等議得合
行追收　一言民户及諸王布施之物有給鋪馬行者今議諸王布施許

起鋪馬其餘備人毋得給驛　一言諸王位下細茶飯五戶絲及軍人錢
物如何給驛將送臣等議得此係已先所行不宜遽罷　一言斡脫息錢
合無收拾給驛令議如舊制　一言總帥總管府按察司官給驛合無減
省臣等議得果有軍情急務許由鋪馬經行此外站赤不得給驛其干民
事者州城有司應付起遣　一言諸官府邊轉往來官員合無減省給驛
今後鋪馬不與　一言諸王作佛事寫經等取運物色合無減省給驛令
議並依已行　一言諸王所過民間不置行幕卻仰站赤行止今後若有
急務須乘鋪馬餘者準備宿頓之所迤邐前來　一言黃水站有乘舟使
換鋪馬者請減省事令議似此一次二次可省者從之　一言土鉢地差
去使臣除元來鋪馬定數外後將大王國師鋪馬文書物件以行臣等議
得元來鋪馬文書已上不令增給　一言都省樞密院御史臺通政院王
相府以公文起發鋪馬合無減省臣等議得諸公事在先擬從鋪馬辦集
豈可罷之但依先例施行　是日中書平章政事合伯御史大夫王速鐵
木兒等奏臨洮府脫脫木孫塔察兒阻過隴右河西道提刑按察司巡按
人員不給驛馬臣等謂總帥府總管府按察司等官因公起馬固不可省
奉旨若曰此等果有軍情急務合給驛馬餘者則不得給其干民事者經

由城邑以行　二十七日中書省臣奏奉聖旨往來使臣人等或無文憑
輙於沿路站赤取給飲食馬匹多異今後皆勿與欽此都省下兵部遍行
合屬照會　是日中書省奏斐不花所治州城議立二十三站合用牛三
百隻車二百輛牛價就彼支鈔及令西京準備車輛奉聖旨準　二十九
日中書省臣桑哥等奏李陵臺管站官吏侵盜祗應官錢科取百姓物色
事發詞伏計贓二百三十二定已追二百定未追三十餘定且如一站追
至此數其餘似此者多矣臣等議令通政院官李樂解等追理仍遍行禁
治如有侵盜之人自首於官者免其罪奉聖旨準　六月三日中書省奏
西域之人有自河西來者往往假公營私每於諸王只必鐵木兒府告給
驛馬不得則求於宣慰司遞傳以來合無戒飭宣慰司今後詰其所由可
者遣來其不可者勿從其請奉聖旨準　九日中書平章政事合伯參政
耿仁參議禿烈羊阿等奏臣等與乃良哈解阿合馬等議禾八剌沙所言
達達四站事榆林站元僉一千二百七十戶洪贊鵰窩獨石等三站每站
止僉八百戶今自西川姑蹶河西等處乘使皆由此三站若比榆林站戶
之上又增八十戶每站一千三百五十戶三站總計五千四百戶方為得
宜又在先四戶養一馬今擬五戶養一牛猶慮新僉站戶事未慣習於舊

站內差一百戶新撥二百五十戶每站三百五十戶以充車牛之役舊站
一百戶卻以新撥戶補之外一千戶充養馬之役選差廉幹頭目以董其
事今宣德府西京北京三處差撥二千七百戶近裏城邑差撥二千七百
戶以充新撥之數每站增置馬一百五十匹牛二百隻車具全每馬一匹
價鈔一定二十五兩車價一定數內達達車二百輛漢車五十輛如此規
劃未審可否上曰達達站赤如何區處乃良哈解對曰容臣再議數奏
是月大名路申使臣蚕酒在前定到萬戶日支酒三十瓶千戶二十升百
戶十五升使臣人員一升為不見單馬宿頓斟酌合支多少都省參詳密
院議定萬戶日支酒三瓶千戶二瓶百戶使臣例同日支一瓶見出征軍
人下各路依上應付仍定每瓶準酒一升為數行移合屬照會依上施行
七月五日兵部侍郎忽都答兒奏先嘗有旨謂來往使臣除食待外餘
物鋪馬上勿載如有從脫脫禾孫搜取之令使臣凡有所將悉為脫脫禾
孫之利江南使客實多恐無此理上曰朕未嘗言之今後毋令搜者省部
欽遵為例施行　是年漳州行省以公事遣傳總把者馳驛由南京路站
道經行為所乘馬步驟不佳在途奪乘本站回站馬奔走倒死省部議合
陪償咨漳州行省施行　十七年二月上都留守司言每歲支持糧斛全

籍北京枚羅民力運送官民勞費不便又興州道站赤相接北京路豐臺
站歲運迤東高麗耽羅東京等路進獻御鷹隼諸物往來官吏頻數人
馬闕乏莫若將放羅牛群頭等四站蒙古戶計徙至興州道上立鐵道兗
七箇營蒙古兩站卻以鐵道兗等漢人站戶分立尖山新店湯泉三站每
站擬設三百戶除舊戶四百二十八戶外合擬北京路附近相應當差四
百七十二戶總九百戶應當站役與蒙古站接連遞運似為官民兩便設
如力有不迨量顧民丁終是省費請區處事是月四日玉速鐵木兒朵兒
朵合等奏取聖裁上從之都省欽依劄付兵部北京宣慰司通政院施行
訖　九日通政院言宣州林原等站並無分例食羊止憑站戶捕獵野物
祗應使客今奉聖旨禁斷軍器拘收弓箭無可採捕失悞祗應四月二十
五日中書省臣孛羅等奏奉旨射野物者許執弓箭可也　二十八日平
章政事阿合馬奏和州言民戶祗應往來使臣首思以致困乏請為奏聞
優增物力庶獲休息臣等議得鋪馬首思已從中書斟酌與之奉聖旨準
是年春江淮行省言各處安置水陸站赤遞送使臣事干軍情急務則
給馬援者乘舟卻有毆逼站官必須馳驛者往往損斃鋪馬失悞站赤除
已增補水站船隻及令馬站約量存留驛騎外今後擬令本省宣使人員

無問緩急止從水驛來往自朝廷以至諸王公主駙馬省臺樞密院差來使臣亦請一體於劄子上該寫自邳州為始應付站船遞送遞南委是使益都省劄付通政院呈擬水程八十里增立一站依例撥户官支口糧和買船隻各馬站斟酌存留馬匹以備剷務走遞除照勘增置水站地方及存留馬數別行具呈外都省議得今後除海青使臣軍情急務方許馳驛餘者自濟州水站為始乘船往來所給劄子明白該寫相應遍下合屬依上施行 四月三日左阿剌太子位下來使鐵赤速都𡨋奏臣等馳驛至豐州站待至日暮無祗應者遂問得州官言往者有司管站未嘗若此怠慢今無人鈐束故也奉旨若曰今後使臣赴上計事似此怠慢失悞必奏其與中書省言之都省欽遵劄付西京上都站赤戒飭官吏從朝至暮不得擅離及差官點視如有違慢一次者斷罪再犯者點代之 十五日中書參政耿仁等啟皇太子曰去年五月臨洮府脫脫禾孫塔察兒奏奉聖旨遠轉官已後毋得給驛今年正月御史臺奏南方及河西西京京兆府差去官員不能自達定議二千里之外乘驛二千里之內者備已力以行令旨嘗可其事今管民之職似此遠行合無依御史臺所奏一體施行奉令旨準 七月十二日中書參政耿仁尚書阿里等奏白宣慰書大江南

北各站多有消乏合無定議江南行省各道宣慰司總管府萬户千户除奉上命赴朝外若以公事歷本境之地者止乘已馬果有軍情急務則遣使往來馳驛臣等以為諸官被召及樞密軍務置從行省遞運乘傳其朝見及言利便者止乘已馬或妄說官中公事而給驛者罪之奉聖旨準 十八年二月少府監呈年例召集各路放還人匠沿途合用飲食脚力請應付事都省下兵部照驗如是起到人匠前來照依年例應付粥飯脚力施行 二十三日樞密院奏重慶至荊南府二千里水站凡十四處其間多闕站船若於夔府之下巳東之上巫山縣增立一站復以峽州白沙站移至下流黃牛廟前安置似為便益今蠻夷宣撫司郝漢傑言有亡宋養種户三百乞斟酌撥充站户臣等議得種田户勿與以鈔二百定與之奉旨準本院具呈中書給降鈔數差官點視自叙州至荊南府各各水站除舊有一十九站一千四百一十八户船一百二十九艘外新增站夫六百八十二户船七十三艘四川南道宣慰司領巫山縣一站與荊湖北道宣慰司所領歸州萬流一站總計二十一站二千一百户船二百一十二艘 四月二十九日御史大夫王速鐵木兒樞密副使孛兒朵海僉樞密院事暗伯中書省左丞耿仁等奏諸王阿只吉舊站消乏不能增新站物力乏賜矜憫依先例津濟只令遞運租賦上曰彼處站赤乃茶合解兒所立今朕增與物力專令遞運租賦除朕以急速事遣使外不以是何昆弟使臣此站勿得行 五月十七日尚書何里奏先嘗奉旨造海青牌每一面或兩面造成即遞撫送上一人不得納須令兩人蓋防盜之也令大都中書省臣阿合馬等議合無令因公差去之人就使附納庶省鋪馬取自聖裁上曰阿合馬之言是也有誠實之人可就致之不必特送 六月十六日省部定擬下益都路等處今後凡遇起運官物令元發官司於差劄上具押運官姓名所乘人物斤重可用船車防送人數預定起程所至日期行移前路官司驗憑別無詐偽附帶依數應付遞送仍令經過去處季申遞送車船起數到部 七月二十九日中書左丞耿仁奏汪左丞四川分省請給圓牌用備馳傳奉旨準給 八月八日尚書阿里左丞耿仁等奏隨路祗應官吏數年以來多有姦弊侵盜官錢臣等今議立法繩之奉旨若曰此乃卿等之職其自裁處之 閏八月中書省定議隨路站赤祗應奏奉聖旨此乃中書所職之事卿等處之 二十四日都省遍行各路諸寺監宣慰司欽依施行 一中書省以下諸官司所差使臣今後推故遠慢追陪元支祗應治罪 一諸使不得將引家屬需求飲食及常行馬匹衆除

軍務急速不拘程限餘事各計往廻幹辦公事小大程期明書差劄令所過官司站赤辨驗其無故走死鋪馬或違限遷延行程多支祗應無省部許支文憑取要家人飲食常行馬匹衆者並勒陪償治罪 一諸驛擇有家業廉謹之人充站官月具支過省臺部院等來使分例起馬之數各因是何公事申報省部通政院及元差官府勘會 一除上都榆林遞北站赤外擬隨路道元撥官錢不須支付驗其閑劇量增站户協力自備首思當站 是月二十五日張右丞郝左丞等奏隨路管站官吏賊魁使臣祗應多書文藉及冒破常行馬匹芻粟罪不勝紀臣等議令樞密院御史臺行省并諸官府凡差遣使臣逐月報省仍令驛站亦具數目兩各查勘其弊自見庶幾後人懼罪懲戒奉旨曰善其行之 九月通政院言東平路在城站連年死損站馬蓋因馳運重物損肋破脊不堪騎乘合無定擬凡係解納沉重之物以舟車昇載似為便益都省準呈仰依上施行 十一月通政院呈應運重物所在官司應付疾使脚力既費官錢和買又且驛授車户請區處事都省送兵部過有合運官物驗緩急依例遞運施行 十九年正月中書省奏奉聖旨腹裏飛放鷹房子人員可與分例須移文有司行之都省欽依送兵部遍行合屬照會 三月二十一日脫鐵木兒

判真等奏自鴨池地經過塔兒八合你其道可以立站奉旨準都省欽依移咨雲南四川行省欽依施行　四月九日參知政事阿里奉聖旨朕聞拓跋之地多有持都省劄子而乘驛者對曰宜惟拓跋諸官府皆然臣等凡以錢糧庶務遣使並乘鋪馬或與一二常川劄子者有之行省給劄子來往者亦多有之上曰自行省來者聽之今後中書勿與鋪馬文字給降聖旨可也　十九日又奉旨凡公差人齎去牌面聖旨回日不即於該吏處繳納者有罪該吏見而不拘者笞決都省欽依施行　二十三日中書參知政事阿里奏江南省臺按察司宣慰司路府官署但凡遣使就給鋪馬劄子又使臣不食豬肉魚鳳鵝鴨等必須羊肉江南羊價每口計鈔七八十貫實害站赤奉旨可即移文省諭每令出給鋪馬劄子使臣到館有豬肉則與之無則與飯其地必多魚亦可與之無則亦不必與至如羊肉鵝鴨飛禽等不得與之此二事遂令截日罷去　二十七日中書左丞耿仁參知政事阿里等奏先嘗奏旨謂省臣不當妄給僧人使臣鋪馬劄子於吐蕃來往數多騷擾百姓今驗於公文皆從功德使司傳奉聖旨給驛每侍上命趣行何敢不與上曰朕言南有妄傳者何況都省文字卿言是也今後不得朕言慎勿與之　五月二日中書左丞耿仁參知政事阿里

等奏貴赤中有乃蠻解者今赴和林管課種田請給驛馬四匹奉聖旨可與之　九日中書參政阿里等奏準各處行省給降鋪馬聖旨五道如本省有使在朝就令齎去無者遣使送致之其時斟酌增給　揚州行省　鄂州行省　泉州行省　隆興行省　占城行省　安西行省　四川行省　西夏行省　甘州行省　每省五道內五匹四匹三匹各一道二匹二道　二十二日樞密副使孛羅中書右丞劉散奏通者石宣慰言南方驗田糧及七十石者準當站馬一匹富人多有隱匿糧數取貧下者副之就執馬役請覆驗之已嘗奉旨若馬兀字溫公事畢時與之議抄籍今石宣慰請給鋪馬五匹以回候馬兀字溫至日議行奉旨令回去者　九月十二日通政院言隨路站赤三五戶共當正馬一匹十三戶共車一輛自備一切什物公用逾年以來多為諸王公主及正宮太子位下頭目識認招收或冒入投下戶計未嘗考究版籍一槩給換出役驛離站赤復有省部行下或承令旨補換戶計新者未得舊役已除三二年不能勘會補完以此站赤損弊漸不可支今後乞擬換補站戶俟本院勘會事完已補新戶入役然後舊戶聽歸所屬相應都省準擬遍行為例　二十四日四川行省言鴨池之地經由塔八合你而來嘗奉上命於道上立站從本省出

馬僉戶置納隣小站近差成都府同知李庭筠雅州知州趙文貴相視其地李庭筠買中瘴毒而死從塔八合你至相公嶺一百六十里三月為始每龍瘴氣生發九月方息犯之者致疾以死竊恐立站之後損傷使客又兼見差站戶皆是遠來貧民勢不可以久居請議更革事通政院具奏奉旨有煙瘴處勿住何礙立站欽此回咨四川省施行訖　是月兵部言隨路驛舍冬無暖室夏無涼所飲食器皿床榻鋪陳之屬俱不整齊不惟虛費官帑當館者得以怠肆擬令各路州縣長官不妨本職專一提調委按察司常切計點若有似前怠慢者責問任滿於解由內開寫相沿交割庶望稍成次序仍令隨路出榜曉示使臣人員不得因而騷擾省準遍行為例　十月中書省體知蒙古人員因公出外民間不與飲食安宿剳付兵部遍行合屬今後遇有隨朝蒙古人員因公在外經過去處依例應付粥飯安宿房舍其人卻不得非理擾民　二十四日中書右丞相火魯火孫等奏前者西川及甘州中興京兆泉州五處行省各降鋪馬聖旨五道今來俱言數少臣等定議西川京兆泉州三處繁劇各增給十道甘州中興各增五道聖裁上從之　十一月二十九日中書右丞相火魯火孫奏每年各路進獻果食藥品今為不給鋪馬劄子無從給驛以致不來上曰彼以諸物來貢卽是鋪馬
願驗省部欽依施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吳仁
圈點監生臣林士松
臣曾仲魯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十八

站

站赤三

經世大典中統二十年二月十二日中書省議近令民間應付過往怯薛歹蒙古人員粥飯安宿今閒百姓仍舊不與致有爭訟不便再下兵部遍行合屬丁寧省諭府州司縣村坊道店人民今後過有怯薛歹蒙古人員經過去處依理應付粥飯夜則止宿毋致爭訟如蒙古人歐漢人不得還報立證訴於有司其違犯者嚴行治罪施行　十五日丞相火魯火孫等奏和林宣慰司答木丁乞降差使鋪馬聖旨臣等議給二道奉旨準　三月二十一日中書省奏為官之人考滿自來求仕既已注授則稱地遠皆請給驛臣等集議似此一槩準給驛馬既損且不能遍給宜定其制除西川福建兩廣遠地給以驛馬此外勿從其請奉旨此議是矣從之　五月四日殿中侍御史沙的等奏江淮行省官闊闊你敦言元降鋪馬聖旨數少請增給事都省議以起馬一疋聖旨十道給之又鄂省亦為往來遣使繁多乞增發起馬一疋聖旨二十道上可其奏　七月中書省劄付通政

院議各路站赤戶計自備首思免其和買和顧雜泛夫役有無使益事本院行據大都路良鄉等驛申站戶自改法應當雜役官降首思以來困乏尤甚蓋有司復令站官闕錢祇待不能應辛往往假貸於民使站赤重負逋息煩紊官績理訴實繁如將和顧和買鹽折草車牛丁匠社長主首行例等役奏免仍令站戶自備驛使下馬日首思似為便益通政院以為大都上都站赤係天下之總舊制官降首思非他路之比雲南甘肅陝西四川等處皆是邊遠江南新附州郡難同腹裏合從行省官司從長議擬今權擬大都路一體自備經過使臣下馬日首思如各路站赤妻若祇應不前合擬增戶庶得官民兩便是月二十四日通政院使懋刺哈兒副使也只列參議中書省事明里不花等奏準聖旨除免站戶和顧和買一切雜泛差役仍令自備首思省部欽依通行合屬照會如使臣經過已支當日首思次日以公務未行者仰管民官司於年銷祇應錢內依例應付每季具站戶自備及官支分例正從之數申報　十月二十二日丞相火魯火孫右丞阿難答等奏與魯赤桃河運糧令自海道以來其餘官物取東阿至御河立陸站以致之誠為順便上曰御河朕曾見所議是也又奏濟州運南譚口站從於新開河邊魯橋鎮置立使臣無急務者從此一站令由

水驛則創一馬站又具直捷上曰是也今從水站行者十一月二十日右丞相大曾大孫等奏準增給甘州行省鋪馬聖旨十道通前共計二十道先月彰德真定等路言聞有使臣乘長行馬劄驛者亦於站戶處支取當日下馬分例伏應未應合無從官應付省準 十二月五日右丞相大曾火孫等奏揚州荊湖四川福建行省及四川轉運司分司湖南宣慰司各言元降鋪馬聖旨不數請增給事臣等議斟酌各處辦事之緩急分增鋪馬聖旨三十五道奉旨準江淮行省增給起馬一疋者五道二疋者五道四川行省增給起馬二疋者五道一疋者五道安西轉運司分司增給起馬二疋者一道一疋者一道荊湖行省所轄湖南宣慰司增給起馬二疋者一道一疋者二道福建行省增給起馬二疋者五道三疋者五道 二十七日丞相火曾火孫等奏雲南隨站般運一切官物已設人夫今過往使臣却令扛運驅馱人數不敷又於民間起點乞自今除進呈上位官物諸王物令見設人夫般運外其餘使臣驅馱不得差起民夫奉聖旨是矣過往使臣勿令多將驅馱欽此 二十一年二月九日中書右丞相火曾火孫右丞麥術丁奏軍前賞興尊高去官合無乘驛或於幹脫見在馬疋內與之奉旨宜給驛馬令去 十日參議中書省事明里不花學士阿難

答等奏準事理 一荊湖占城等處造舟運糧供給占城之役合增各官司鋪馬如左本省增起馬二疋劄子一十道荊湖北道宣慰司增起馬二疋劄子二道所轄路分一十六處每處增起馬一疋劄子二道總三十二道 荊湖北道澧州路辰州路沅州路靖州路河南道全州路衡州路道州路柳州路桂陽路永州路 廣南西道邕州路肇慶路容州路橫州路海北海南道廉州路化州路 一山東運司辦課甚重行鹽之地數十里及宣德府所合準備車駕納鉢北平王掃里各擬增給鋪馬山東運司增起馬一疋劄子二道河間運司增起馬二疋劄子一道一疋劄子六道宣德府增起馬二疋劄子一道一疋劄子二道 一江西等處行省增給起馬一疋劄子三道二疋劄子二道 一福建行省所轄路分每處給降起馬一疋劄子一道二疋劄子一道總計一十四道內一疋七道二疋七道興化路泉州路南劍路建寧路邵武路汀州路漳州路 一司農司掌隨路斷沒財產人口孳畜也因供儲事甚繁重擬給起馬二疋劄子二道一疋三道 一四川行省所轄順元路宣慰司及思播兩處宣撫司擬給鋪馬順元路宣慰司給起馬三疋劄子一道二疋劄子二道思州播州兩處宣撫司各給起馬一疋劄子二道 一都省增給起馬二疋劄子一十道三疋劄子一十道 十七日通政院奏譯史阿散來自女直之地據信站戶告言打捕鷹房官忽都魯者由川路回過本站見在之肉不食必需活羊烹之復來者若復做此實難供給上曰此站何遞而與之今後見在有肉則與之與而不食雖水勿與可也 二十九日伯哈納塔魯忽解揚同僉等奏昂吉兒言謂如頒降聖旨諸官具公服迎送今使臣賚捧鋪馬聖旨所過未嘗具禮漢人南人得無輕視是皆阿合馬所使然也請更其制令省部臺院各出鋪馬文字給驛臣等議往時以濫乘鋪馬故罷除各衙門文字令復其舊於理不宜奉旨若曰非阿合馬之謀也朕實行之其諭昂吉兒令守口供職可也 四月陝西漢中道宣慰司言使臣分例內每員油鹽菜等支鈔一十文市易不敷乞增給事省部定議正使每員油鹽菜等日支增鈔二分通作三分通行合屬照會施行 是月通政院言使臣分例乳酪柴炭灯油似無定數都省照得正使油鹽菜等鈔數每員增作三分其首思已有定例如每月乳酪於分例酒肉內準折應付正使宿頓支米一升麪一斤羊肉一斤酒一升柴一束油鹽雜支鈔三分經過減半從者每名支米一升經過減半 閏五月濟寧路言大清河漕運南糧却有行省所差押綱頭目亦稱宣使所過強需飲食擾民不安乞禁治

事省部議咨江淮行省凡差押綱運糧并乘長行馬疋公幹之人明給文憑開具正從合支分例仰過經官司依例應付如無憑驗妄需飲食及馬疋芻粟者所在官司就便追究施行 是月御史臺言內外官府出使人員每至城邑持威挾勢頤指風生一身而支分例二三名或從者同正食又或嗜味索饌命妓縱酒無所不至會計祗應文籍不過常制蓋是有司委曲包容寖民媚上若上禁止官民俱受其弊今後莫若定擬內外大小出使人員除正從外不得多餘支取分例及廣需精饌計諸人告言各道按察司嚴加體察犯者抵盜官物罪追陪元數取與同坐似望管站出使之人各知懲戒蠹弊可除都省準呈定擬今後遣使從本衙門定其正從之數始自脫脫禾孫及站官印署公文遞報前站依上祗應如有多取者職官具其姓名來上餘人就追賞之管站人員亦不得過當應付飾名虛破官錢違錯劄付御史臺及遍行合屬照會 六月六日襄陽路言竊見雲南四川諸部蠻夷進獻馬疋諸物經過於內多有得代及因事赴都官員移無來歷文憑詐冒需支飲食馬疋芻粟凌轢官府動擾百姓乞區處防禁事都省議得今後遇有進呈之物本處官司驗數斟酌明書差劄關文行移前路應付脚力遞運至交割之所飲食草料依例施行下合屬照

驗訖。十五日中書參知政事老哥尚書答失蠻等奏阿諦迷來朝覲自乘已馬到京令馬已損斃乞依信苴日例給鋪馬其從者給鋪車而回庶見優邺奉旨準。八月二十九日中書右丞相火魯火孫等欽奉聖旨諸城毋得與錢衹應使臣皆爲站官所使盜來使二三人或書作二三十令後使臣止令站戶衹應蓋物從已出不致多支若有諸侯王知滅里千差來時明以官錢應付可也。九月十六日火魯火孫等奏乞給阿里海牙所治之省十道鋪馬聖旨內起馬三疋者五道二疋者五道又所轄二處宣慰司每處給起馬二疋劄子三道上可其奏。十月四日火魯火孫等奏前者奉旨令蒐吉剌關閘出二人從脫歡太子出軍令已至矣若由已力而行竊恐遲悞合無令同阿里海牙來使乘傳前去其人有馬七疋始置于此卻令阿里海牙照數給與之奉旨準。十二月十日丞相不魯迷失海牙參政拜杭等奏火魯火孫在省之時欽領鋪馬聖旨一百七十三道因公給發一百五十八道未回令及年終見議差官疎決罪囚復有其餘庶務必伏鋪馬劄子馳驛乞給發事奉旨與之。二十五日中書參知政事撒的迷失帖木兒等奏鄂州行省言元領鋪馬聖旨內阿里海牙賫去者有之以他事遣使者有之伏慮分張不敷請將起馬三疋劄子五道回易一疋者五道二疋者五道上曰與之。二十二年正月七日樞密院副使吟荅等奏諸侯王阿只吉言請於別失八里立站以便使客來往奏准道政院欽依以是年立別失八里站赤置馬六十疋牛驢各二十五隻歲支首思羊一百口解渴酒一千五百升各給價鈔仍與鈔六百錠規運息錢以供後來之費都省准擬。四月二日中書右丞相不魯迷失海牙等奏陝西行省并各處宣慰司行工部等處請給鋪馬二百三十二疋從之總給鋪馬二百三十二疋計劄子一百二十六道。一陝西行省起馬五十匹計劄子一十九道內五匹者三道四匹者二道三匹者四道二疋者五道一疋者五道。一各處宣慰司每處起馬一十疋計劄子七道總計八處起馬八十疋劄子五十六道甘肅宣慰司成都路宣慰司湖北道宣慰司江西道宣慰司浙西道宣慰司燕南河北道宣慰司河東山西道宣慰司山東東西道宣慰司。一行工部每處起馬一十疋計劄子七道內二疋者三道一疋者四道總計三處劄子二十一道浙江行工部江西行工部荊湖行工部。一大司農司起馬一十五疋計劄子八道內三疋者二道二疋者三道一疋者三道。一廣元都提舉腊都剌昔思之任馬四疋計劄子一道。一濟寧漕運司起馬五疋劄子四道內二疋者

一道一匹者三道。一順元路宣慰司增起馬三匹劄子三道。一上都留守司增起馬六匹劄子六道。一遼陽道宣慰司回易所收闊元宣慰司鋪馬四匹劄子三道內二疋者一道一匹者二道。一雷州總管田任之任七十餘里以遠遠故許起馬四匹劄子一道。一玉速帖木兒大夫接下全州達魯花赤禿忽魯等之任鋪馬九匹劄子二道全州路達魯花赤禿忽魯馬四疋縣達魯花赤二員馬五疋。一丞相相威江淮行省之任馬十五疋劄子一道。一董參政江淮行省之任馬七疋劄子一道。是月中書省準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咨中慶路申至元五年間前宣慰都元帥寶合丁設立站赤時將各戶合著差發補買馬疋所種地畝稅糧就充往來使臣人員衹應米麪杯酒并鋪馬料粟等自收自支用度本省所轄路分民戶散漫每歲差發課程數少及有拖欠不能盡實到官即目雲南王領兵征緬所用軍需支持浩大尚自不敷緣腹裏站戶止免各戶差發自備鋪馬官給支應合著地稅卻赴官倉送納此間站戶差稅除免自收自支即與腹裏事體不同如準依舊止令站戶將合納稅粮就充衹應官民皆便準此撒里等奏奉聖旨準中書省回咨雲南省欽依去訖。十一月六日剌迷奏在先赴雲南有二道事不急者由水站急者取道建都令一切使臣皆往建都道站中鋪馬十匹二十匹多者止三十匹使臣既多站赤消乏四州建都雲南站馬乞增作五十六十七十匹差人前去措辦奉聖旨準。十二月三日中書參知政事禿魯花鐵木兒桑哥等奏舊制遠方之任官員許給鋪馬可否乞聖裁上曰與之。二十三年四月四日參政禿魯花鐵木兒奏也先鐵木兒鐵木兒不花兩界其間烏蒙地可立站一站用馬十五匹可也奉旨立站則是但肯從其言立之乎如何則可立可與共論之是日中書省奏準事理。一福建東京兩行省各給兩牌二面。一奧魯赤出使交趾先給圓牌二面今再增二面於脫歡太子位下給發。一南京行省起馬三十匹給圓牌二面。一朔立三處宣慰司合給劄子起馬三十匹。六月十二日中書平章政事阿必失哈忽都等奏納速剌丁拏家之官請給鋪馬二十匹奉旨與之。二十八日通政院奏過者隨路拘刷騙馬都省定擬令站戶每人存留馬兩匹餘者皆拘入官一戶兩馬當站竊恐不敷臣與玉速鐵木兒等官議每戶存馬三匹餘者入官奉旨三匹尚少增之可也對曰令存四匹足矣奉旨準。七月三日通政院奏大都上都兩路當站者吉言在先和顧和買不料站戶止令自備飲饍衹待使臣去年改定官給衹應令站戶例當和顧買之後有

司又復欺隱官錢，全不支與，是以困乏。請從先例，站戶出備祗應，與免和顧和買及其餘差役，庶俾官民兩便。奉旨準。　十三日，御史大夫玉速鐵木兒、中書平章政事忽都等奏：和林宣慰司言，諸侯王使臣經過者多，請給祗應首思錢五千錠。奉旨勿與之，食粥可也。　八月二日，江西行省遣宣使魏義翼等解實鈔一十萬錠、金銀諸物，限九月終至都。來咨已違，官物不到。部省移準行省咨，該竊慮所過水陸遠程，應付脚力遲滯，是致耽悞。既而魏義翼等押物赴官收貯。外省部議，得各處行省宣慰司，每歲起納錢物數多，其經過官司，為無統攝，不即應付脚力，停滯來使五七日，方得起行，耽悞未便。通行合屬，今後如承前路官司公文，遞運官物，即仰本處正官一員，措備水陸車船，隨時接運，毋致留難。如押運人員到部告言稽滯去處，罪在當該正官首領官吏。　九月十九日，中書平章政事薛徹干、左丞鐵木兒等奏：前者省臣阿合馬等定擬邊遠官員，憑省劄乘傳。既而火魯火孫奏給起馬聖旨，今來議得劄子文字既定其名，比至回納，恐不可復用，莫若以省庫所存劄子一百道，須給遠方庶官，於省劄書上其姓名，將來回納劄子，又可別給。奉旨準。　十二月十一日，中書左丞鐵木兒奏：起補馬者已降給聖旨，其從水驛乘舟者，若例與聖旨，竊恐太多，宜令

中書省移文起遣。上從之。　十三日，大兒赤塔里牙赤等奏：闊闊你敦、令赴哈剌章行省請給鋪馬，往者脫鐵木兒去時，給馬三十匹，數涉太多，乞與二十匹。奉旨準。　二十四年閏二月二十八日，平章政事桑哥、右丞阿魯渾撒里等奏：前者八兒思赤為馬兒來自河西務，為無驛傳，奪乘民馬，以此奏準聖旨，議立站赤。今乞令通政院官分撥鋪馬或十匹、或二十匹，於河西務伺候，不須立站。上從之。　三月，中書省會驗各處站赤鋪馬瘦弱，司驛者不得其人，館內鋪陳什物闕損，祗應首思失悞，蓋是已委正官怠於提調，以致此弊。劄付兵部，遍行合屬，督責已委正官，照依累行事理親行提調，點視完備，仍選信實之人當館，從朝抵暮，專一祗待使臣，依例應付首思，毋致除剋冒破，仍令本道宣慰司，即便差官往來點勘，如有失悞急慢去處，取提調官招伏，關部呈省，其餘人員就便斷罪。　四月二日，參知政事忻都等奏：先給尚書省鋪馬聖旨一百五十道，即令發遣已盡，請增給一百五十道。奉旨準。遂給起馬五匹者五道，四匹者五道，三匹者三十道，二匹者五十道，一匹者六十道。　十八日，怯里馬赤阿散奏：腹裏州城軍民官，每日迎送往來使臣，曠失公事，合無令都省定擬，移文省諭，凡降聖旨至某處城邑，開讀其本處軍民官，須令迎送，其餘往來經過，免

令迎送，似為便益。聖旨若曰：諸使臣復令迎接，見於公文者，書其姓名來上，都省欽依移咨各省施行。　二十五日，尚書省定擬廩給司久館使臣分例，令通政院兵部一同分揀起數，行移合屬，依例支給。　廩給司支八起。　一拜八千戶子母二人。　一阿魯渾大王下使臣寄住馬，奉聖旨賜亡宋宮女朱氳氳等三人及從者一名。　一回回太醫也薛哈欽四人。　一熬沙糖倒兀等二十七名。　一海都大王位下小云赤二人。　一蒙古生員三十名。　一高麗公主下王挨等四十人，內親屬三十四口，驅六口。　一賽因不花大王遣下唆郎哈真等四人。　戶部支鹽糧五起。　一織佛人匠李元傑等二十人，內大一十五口，小五口。　一回回砲手閃里吉思等八人。　一太史院鄂子龍田椎詔等三十二人。　一日本國引道人烏馬兒答剌沖近先等四十一人。　一日本國引道葉茂盛等五人。　分令各衙門區處八起，宣徽院二起，照御花園子例。　一栽種蒲萄阿亦伯下剌真普蘭等四人。　一栽種沙糖的等八人。　太醫院二起。　一編修本草劉仲思正從各一名。　一編脩本草潘嚴杜章王彬等三人。　詹事院四起。　除學生隸國子學外，同本投下怯憐口。　一學生蔣武子一名。　一彈絃子八的魯四等四人。　一細人馬馬撒等五人。　一細人撒蠻

答速等一百四十人。　住支　一回回陰陽人阿倫一名。　一闊硬弓八里學一名。　是月，濟州泗汶漕運司言：催運南糧人員，合給站船差劄二道。事下通政院，謂鋪馬站船即係一體，合降御寶聖旨為便。中書省照擬站船，從省劄發遣。已有奏準定制，除依上出給站船差劄二道，各船一隻，仰發濟州泗汶漕運司收用施行。　五月十一日，省臣桑哥奏：西京豐州亦剌真站廢弛，有司請給鈔整治。臣等議，得支錢買馬，宜不遲悞。已從都省通政院差官前去西京，於剛到馬牽內，支六十匹當站，似為便益。上從之。　十二日，尚書省奏：大都館驛久留使臣數多，請罷祗應，各與來粮。奉旨準。都省欽依分別人數放支訖。　十三日，丞相桑哥奏：揚州省忙古䚟言，徐州至揚州水馬站，兩各分置，夏月水漲滿道，鋪馬使臣勞費，又因屯田修築堤堰，四渰聚水之地甚多，請從馬站附併水站，一處安置。馳驛者白日馬行，夜則經由水路。況站戶皆是水濱居止者，庶幾官民兩便。可否取裁。制可。　七月二十四日，參議中書省事阿散等奏準：應付雲南、四川、甘肅、福建、兩廣之任官員鋪馬，遍行照會。同日，阿散復奏：尚書省平章政事桑哥言：中興路、陝西行省、廣東宣慰司，沙不丁等官，未給鋪馬聖旨，以是來請。臣等令議與之。奉旨準。沙不丁馬馬兒各給起馬二匹劄子二道。一

匹者二道。廣東市舶司一匹者五道。鳳翔府一匹者一道。中興路一匹者三道。　十月六日。平章政事赤哥等。奏去年和林宣慰司請給諸使王使臣祗應錢五千錠。上令勿與。止令食粥。令北安王甘麻剌太子大王駙馬復請祗應。奉旨勿與之食粥可也。　是月尚書省定議。高麗老公主下王傒以下親屬三十三名。奴六口。內正十名。擬支羊肉五斤。其餘依元定減半。驗月日支付親屬三十三名。日支總計羊肉五斤。奴一十六斤半。粳米一斗六升半。柴一十六束半。鈔七錢。奴六口日支米六升。　二十五年正月。兵部據各路申近年以來。田禾不收。百物踊貴。及有剏立水陸站赤去處。祗應繁重。已撥額鈔不足支用。以致科借於民。其呈都省。照得腹裏路分年銷祗應錢不敷。已擬增作鈔七千一百六十九錠。至元二十三年為始。分上下半年預期關撥去訖。令據見申。既是元降額鈔七千一百六十九錠。委是不足祗應。令驗驛程緩急。從新增鈔三千九百八十一錠。自令年為始。周歲總定額中統鈔一萬一千一百五十錠。仍分上下半年預期撥降。合屬從實銷用。年終通筭。不得科借於民。總計三十八路。直隸省部四路。保定路周歲額撥中統鈔八百錠。元額四百錠。令增四百錠。河間路周歲額撥中統鈔七百錠。元額五百錠。令增二百錠。平灤路周歲額撥中統鈔二百三十錠。元額一百八十錠。令增五十錠。隆興路周歲額撥中統鈔三百五十錠。元額鈔三百鈔。令增鈔五十錠。　南京等路宣慰司所轄五路。南京路周歲額撥鈔九百錠。元額鈔五百錠。令增鈔四百錠。河南府周歲額撥鈔一百三十錠。元額鈔一百一十五錠。令增一十五錠。歸德府周歲額撥中統鈔二百五十錠。元額鈔一百五十錠。令增一百錠。南陽府周歲額撥鈔一百二十錠。元額鈔一百錠。令增二十錠。襄陽路周歲額撥鈔七十錠。元額鈔五十錠。令增二十錠。　燕南河北道宣慰司所轄九路。真定路周歲額撥鈔一千八百錠。元額鈔一千錠。令增八百錠。順德路周歲額撥鈔一百三十錠。元額鈔一百錠。令增三十錠。廣平路周歲額撥鈔一百五十錠。元額鈔一百錠。令增五十錠。彰州路周歲額撥鈔一百錠。元額鈔八十錠。令增八十錠。衛輝路周歲額撥鈔一百五十錠。元額鈔一百錠。令增五十錠。大名路周歲額撥鈔一百二十錠。元額鈔七十錠。令增五十錠。恩州周歲額撥鈔二十五錠。元額鈔一十九錠。令增六錠。懷孟路周歲額撥鈔七十五錠。元額鈔五十五錠。令增二十錠。冠州周歲額撥鈔一十錠。　河東山西道宣慰司所轄三路。西京路周歲額撥鈔一千五百錠。元額鈔一千錠。令增五百錠。平陽路額撥鈔八百錠。元額鈔五百錠。令增

三百錠。太原路周歲額撥鈔七百錠。元額鈔四百錠。令增三百錠。　山東東西道宣慰司所轄一十二路。東平路周歲額撥鈔二百錠。元額鈔一百五十錠。令增五十錠。濟寧路周歲額撥鈔二百錠。元額鈔一百二十錠。令增八十錠。益都路周歲額撥鈔一百七十錠。元額鈔一百五十錠。令增二十錠。濟南路周歲額撥鈔一百錠。元額鈔八十錠。令增二十錠。東昌路周歲額撥鈔一百錠。元額鈔六十錠。令增四十錠。般陽路周歲額撥鈔五十錠。元額鈔四十錠。令增一十錠。濮陽周歲額撥鈔四十五錠。元額鈔三十錠。令增一十五錠。高唐州周歲額撥鈔三十錠。元額鈔二十五錠。令增五錠。德州周歲額撥鈔三十錠。元額鈔二十錠。令增一十錠。曹州周歲額撥鈔三十錠。泰安州周歲元額鈔三十錠。寧海州周歲元額鈔五錠。　遼陽等處行尚書省所轄五路。東京路周歲額撥鈔一百八十錠。元額鈔一百三十錠。令增五十錠。北京路周歲額撥鈔八百錠。元額鈔五百錠。令增三百錠。安撫高麗總管府周歲元額鈔三十錠。瀋州高麗總管府周歲元額鈔一十五錠。遼東道宣慰司下開元路。周歲元額鈔二十五錠。　二十五日。通政院奏。阿藍哈迭言。中興府朵兒滅站。麻沙應去里也孫帖里溫五站。富戶為鷹房捕獵官牧等戶。隱占者多。已議差官追理。據合該補買馬匹。其見戶雖稱不費官錢。自可應當。緣五站倒斃鋪馬。計二百有五匹。先例每年省降官錢補買。乞定擬。比及拘刷隱占站戶以來。預給價鈔補買。庶使站赤不致凋廢。上曰。然。可遣人去者。都省通政院遣使與甘肅行省。委官體覆各站倒死鋪馬。就於本省參政迷兒火者收買馬內應付二百五匹。　二月。尚書省奏。陝西行省言。所屬道通哈剌章緬國亦奚不薛之境。諸王公主駙馬使臣。經過頻數。馬多勞瘠。雖委各路官提調。而州縣無職此者。自令請擇一員兼董之。臣等議得。各站遠離總管府者。誠有之。合令州縣達魯花赤長官提調為便。上曰。可。　是月。尚書省奏。畏吾兒撒里言。南方置立馬站。每十戶七十石苗稅者。出馬一匹。免其一切差稅。有司容私。搬納粮一百石上下富戶。以當站役。又或有一戶之稅。八石九石而令當站赤。所有餘稅將以他役及之。往往倚稱站戶。因而辭避。轉及下民。是故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乞立法選委廉幹更事之人。與各路正官一員協心分揀。以粮七十石。出馬一匹為則。或十石之下。八九戶共之。或二三十石之上。兩三戶共之。惟求稅石僅足當站之數。不致多餘。卻免其一切雜泛差役。若有納糧百石之下。七十石之上。自請獨當站馬一匹者。狀條為便。如此似望江南賦役惟均。窮民不致失所。奉旨準。移文江淮行省。通

政院欽依施行　五月十三日丞相桑哥等奏遼陽行省元降聖旨起馬二十匹今言所屬地廣軍民事繁請增給鋪馬事臣等議增起馬二匹劄子五道與之奉旨准　是月尚書省參議哈散奏江南站赤內軍民官託事止宿以鋪馬多乘飼養長行已馬似此者多上曰不以何人勿容安下違者記名奏來都省通政院遍行照會　六月河東山西道宣慰司言晉陽驛久留使臣常食正從分例實費官錢開具到各各起數請區處事省部定議今本從下官錢內自支應付　一王府官宋獨解等正六人從五人鋪馬十匹自至元十四年三月二十日到館　一苫徹下等正二人從一人鋪馬三匹自至元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日到館　一闊興等正一名從二名鋪馬三匹自至元二十五年四月十四日到館　一奉不花等正三名從一名鋪馬四匹自至元二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到館　一脫忽撒等正二名從一名馬三匹自至元十三年到館　一十三年一塔察兒正一名鋪馬一匹自至元二十年到館五年　一脫歡察兒正二名從一名鋪馬三匹自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十八日到館　十四日通政院奏塔兒解言最者棄牙合赤位下千戶仲思伯八叛驛道不通國使行遠坊州始達其地尋常計程不過三日乃遲一月之久是故軍政失誤令一千戶之

叛者悉已降附請以其民就使立站少則合戶補之未知可否上曰塔塔兒解之言是也可令彼省官同議立站事通政院欽詳彼方叛擾方寧難俾站戶自備牛馬擬從官給價鈔和買應付後有倒死令站戶補買都省准擬　十七日忽剌忽兒等奏令春為馬站消乏曾遣斡羅棻兒前去整點及令柴言站戶飢餒者衆仰給富戶孳畜乳食乞津濟物力今議於闊里吉思城邑支兩月口粮以濟飢者其怯薛解合添物力依已前各千戶分揀官乏例差人給賜之已降聖旨宣諭事上准都省劄付戶部放支訖　是月兵部定擬平灤路行用庫副將引庫子赴省關撥鈔本一千定合令本路應付鋪馬一匹都省準呈　七月尚書兵部會計各路祗應過諸王親行分例內有續添人數亦支其食及不遵照宣徽院元定明文過餘應付鷄鴈宴略果木茶食等物自保定迤南路分所支羊酒米麪諸物多於良鄉等驛多破正從人數復有不同呈奉省劄分例之外多破正從支訖飲食擬就判置官吏追徵償官　是月中書平章政撒里等奏哈剌所轄汝州蠻官自言歸順之後歲書四川造船木板至元二十一年為省官使害故闕貢賦今來願貢氈衫四百領又四十六個阿樓落冒高州上羅計下羅計等蠻官皆言每年共入氈衫四百領各請給驛臣等議氈衫八

百每歲輸納合應付鋪馬一匹奉旨準　九月四日廣東道宣慰司月的迷失言撫州至潮州經由汀梅徑道一千六百餘里比之福建近便七百五十餘里若於汀梅徑道立站官民利便事行省謂福建江南廣東地面已嘗差官約會相視可立站赤去處繪圖連咨請區處事都省議得既經相視汀梅徑道一十七處準擬回咨如委便當就於附近緩慢站內量撥驛馬安置若有不敷差撥相應戶計充之　十一月福建行省言本道地遠庶官難於往復雖給驛赴任考滿回還則以己馬長行合無令沿路館驛應付飲食芻粟請於恤區處事十三日尚書省奏準聖旨欽依定議任回官員人馬之數咨福建行省今後給憑書其官品人馬數目所過城邑每起止支正分例一名餘給粥飯仍應付長行馬芻粟如至所止即於所在官司繳納元憑解部且如左右三品之上正從不過五人馬不過五匹四品五品正從不過四人馬不過四匹六品至九品正從不過三人馬不過三匹令譯史通事宣使人等正從不過二匹　十三日丞相桑哥奏元給福建行省鋪馬聖旨二十四道今為遣使繁多起馬不足伏請增給起馬二匹劄子六道上從之十九日丞相桑哥等奏前者奏除暗普充和林宣慰副使與哈剌斡脫赤共董廩粟之政今言合用鋪馬請給降聖旨事

臣等議與起馬二匹劄子二道一匹者二道六匹者四道可否取裁上曰可　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丞相桑哥等奏光祿寺合給鋪馬今乞給撥劄子一匹者三道三匹者一道與之奉旨準　二十八日通政院欽奉聖旨咸平府至聶延立一十五站本院官與塔出同赴尚書省會議每站置馬二十匹給價和買奏奉聖旨就令塔出安置之都省移咨遼陽行省欽依施行　二月十六日尚書省奏泉州至杭州陸路遙遠寓外國使客進獻奇異物貨勞民負荷鋪馬多死今有知海道者沿海鎮守官蔡澤言舊有二千水軍合於海道起立水站遞運充勞百姓又可戢盜可否取裁上從之事下江淮行省欽依施行訖　是月中書省據御史臺呈按察司官於輪迴按遍歷所管地面如無馬站去處就乘各州縣官員馬匹依例更換不得違悞都省準擬　又台州路達魯花赤剌剌言江南之任官遐通不侔已罷乘驛之例至於兩廣福建江西湖南浙東等處遠者數千里梯山航水況谿谷之間素無邸店居民聞馬嘶輒閉戶驚竄不免宿於空屋人馬飢困或遇盜賊輕則掠背裝重則致傷人命今後乞令之任官員宿頓館驛給賜人馬食粟庶免盜賊之害浙東海右道提刑按察司以其言迤聞都省議得今後應赴任之官徑之任所自起程官司辨驗各官新授

宣敕許於館驛安下。驗坐去品給實有人口應付粥飯，仍行移前路官司，依上施行。已準給驛者，不在此例，遍行各路施行。　三品不過五人。　四品五品不過四人。　六品至九品不過三人。　三月二十日，尚書阿難答等奏給海道運糧萬戶府鋪馬聖旨五道，起馬五匹，奉旨與之。　四月二日，尚書阿難答奏準事理。　一四川紹慶路給降鋪馬劄子二道，每道起馬一匹。　一四川成都府給降鋪馬劄子六道，內一道起馬三匹，二道各起馬二匹，三道各起馬一匹。　二十六日，平章阿魯渾撒里等奏準事理。　一龍興行省起運米糧縑帛衣甲，及以軍情馳驛者多，增給鋪馬聖旨五道，起馬五疋。　一太原府宣慰司及備峙提舉司所供新城靜州及沙井軍粮公事，給驛實繁，擬給鋪馬聖旨二道，起馬二匹。　五月五日，中書省議擬整治站赤，劄付兵部施行如左。　一據察院札魯忽赤御史臺及各處行省遣使給驛，比之都省起馬居多，今後量事省減，毋令多附行李。越次遞馬，非急速事不得馳驛。　一常使并回程者，走損鋪馬，已嘗禁治，今後非軍情急務馳騁鋪馬損斃，仰驛官具姓名申上，以憑追究，仍分別回使之閑慢者，從水驛舟行。　一管站人員凡在官者，不得承攬站戶當役馬匹，取斂芻粟錢物，違者罪之。　一路府州縣提調正官及諸在官者，多以駑鈍馬疋換易站馬，致令人戶消乏，今後犯者，嚴行追斷。　是月，中書省摽撥大都成東北無主荒地五十六頃三十畝，付大都站，以充鋪馬芻牧之地。　又兵部尚書崇哥言：因公自良鄉站回還，據站官告稱，諸使臣到站，皆需羊肉，不食豬肉，倘不如命，動遭箠詈。秉奉都堂鈞旨，除隨朝出使人員及諸王駙馬大官經過，應付羊肉，餘使各支豬肉，行移遍諭，依上施行。　六月三日，丞相桑哥等奏：李陵臺站赤官吏犯贓追鈔二百三十二錠，合無就以此錢令通政院給付本驛，以供使臣祗應之用。奉旨準。　七月十二日，都省所委官都漕運副使馬之貞呈：聞臨清等處河道已通，先於二十三年九月，省委兵部員外郎添置宿遷呂梁沛縣濟州至東阿水站，每一大站置五十料船五十艘，遞運物貨，遠者相去二百餘里，兩大站之間，又立二小站，各置二三十料船六七艘，遠者相去八九十里，近者六七十里。今新河已成，擬將亭子站船一十七艘，徙置固賢村，東阿站船十艘，徙置周家店西，每處增三十料船二艘，該一十戶，五十料船五十艘，每艘該七戶，計三百五十戶，二料號船總用三百六十戶，及於清平縣界曲呂店西南立一小站，置三十料船一十七艘，從臨清大小站船四十隻，於草廟兒安置，革罷臨清站車王輛六十五戶，擇其近上者以充船戶，就

以官降車驟價鈔回易增置站船，祗應起蓋館舍，比及完備，預將亭子東阿站船，移於小固賢村周家店安置，以應卒用，開具改移添補水站地里船數，請照詳事，都省準擬，與通政院差官下合屬摽撥安置訖。　八月二十八日，尚書阿難答等奏準。　一給遼東宣慰司鋪馬聖旨五道，各起馬一匹。　一給大理金齒宣慰司鋪馬聖旨四道，內三道各起馬一匹，一道起馬二匹。　是日，阿難答參議中書省事阿散等奏：遼陽行省闕少圓牌給驛，請撥兩面與之。奉旨：不須給，今後但遇齎牌定制，酌量公事地理，隨數起馬，就憑印信省劄行之可也。　九月二十五日，尚書忽都答兒等奏準三事如左。　一西京宣慰司至元二十三年已領鋪馬聖旨起馬一十五匹，今言闕少，擬增劄子五道，各起馬一匹。　一江淮行省所轄浙東道宣慰司增給劄子三道，各起馬一匹。　一江淮行省所轄紹興路總管府給降鋪馬劄子二道，各起馬一匹。　是日，又奏甘肅行省所轄亦集乃總管府、沙州、肅州三路遣使頻繁，未給鋪馬聖旨圓牌，令乞給鋪馬劄子六道，各起馬一匹，圓牌不須應付，奉旨準。　十月，尚書兵部查照至元四年，各路報到宿頓使臣周過分例數內，有規運本投下官錢，并醫工校尉還家取妻娶婿道降香抄化，及齎遠年文憑之類，其有本投下催取稅租使臣人員，即係公差，合無準算，或止準正三二名，餘皆準作粥飯，具呈照詳，都省議得，此等已支數目，難以準算，其各投下公差人員支訖分例，依準本部所擬，止準正三二名，餘皆准作粥飯，今後諸王令旨公差乘坐長行馬使臣，每起應付正一名，從不過二名，行移合屬照會施行。　十一月二十一日，丞相桑哥等奏：遠方赴任例給鋪馬聖旨，即今差遣實繁，劄子闕少，乞頒書起馬二匹劄子二十五道，三匹劄子二十五道，以備給撥邊遠赴任官員之用。奉旨準。　是日，丞相桑哥等奏準，增給甘肅行省鋪馬聖旨七道，各起馬一匹。　十二月，兵部據泰王府典食司言：為管領河南等路打捕鷹房魚泊水陸地土山場洞冶提舉王興所辦精鎈裹豬魚鮓馬鞍鷹鷂等物，啟奉按灘不花太子令旨，令河南宣慰司依例應付鋪馬，本司照得，至元二十二年二月，王興進納本位下物色，已經陝西漢中道宣慰司下南京路應付起運，今請依例事，本部照得河南等路宣慰司呈：陝西地里別無站車，但凡遞運腳力，必須支用官鈔，況至元十四年二十五年，運物腳錢，卷內又無應付過王興運物腳力，呈奉都省定擬，令本位下提領人員自備起運，移河南等路宣慰司照驗施行。　是年，帖里干亦乞列速哥察兒以至哈兒撒脫坤等二十七站消乏，通政院呈擬每站增馬

十疋和買達達車十輛都省準擬給散乞達達車八百一十輛該價錢中統鈔四百五十一錠二十二兩馬二百七十匹　又濟寧路申站戶丁哇兒元係軍丁事初丁哇兒父丁善係滕州滕縣民籍戊午年僉充正軍以張文貼役已未年丁善年老子幼盡以田產孳畜付於張文為主當軍哇兒未嘗津貼錢物至元元年丁哇兒徙居魚臺縣七年收作見戶當差十二年僉充胡陵村站役不謂張文於至元八年收繫哇兒姓名入於軍籍兵部議得張文既承丁善物業當軍其子丁哇兒又経別籍僉充站戶兩無所事合準已籍為定各當軍站都省準擬遍行合屬照會　二十七年正月十日通政院按圖呈奏南京至正陽站杞縣睢州等四十站中年鄭州等四站唐州鄧州等四站一歲之間除按察司巡歷刷卷過者一二餘無使臣往來令乞罷去增置南京至蔡州站車却以剩餘站戶馬匹撥付東西水站添辦站船似為便益奉旨是矣且從之中書委官將革罷馬站二千五百二十六戶增撥入歸德等處水站汴梁等車站入役外有餘戶六百二十五戶收係為民　十二日丞相桑哥平章政事鐵木兒等奏陝西行省近為運輸甘州糧儲和買馬匹等事給驛實繁請增起馬聖旨一十道臣等以為所請太多乞降劄子五道各起馬一匹奉旨準　二月

六日參政阿散等奏都省遣使實多鋪馬劄子闕少請增起馬聖旨一百五十道內一百道各起馬一匹五十道各起馬二疋上從之　十二日尚書阿難荅參議阿散等奏準增給江淮行省鋪馬聖旨一十五道內十道各起馬一疋五道各起馬二疋三月甘肅行省言請於因塔蘭之地暫置腰站和買駱駝三十隻馬二十匹接應走遞都省準擬回咨施行　四月四川行省備右丞耶律禿滿荅兒言竊見烏蒙迤北土獠水道險惡覆壞船隻黎雅站道烟瘴生發所過使臣艱難人馬死損本省南接雲南所管普安路見立馬站東建辰沅靖州站赤已嘗令總把孟皋直抵雲南湖廣兩省立站地界相視得普安路迤東羅殿貴州葛龍俱係歸附蠻夷隸屬四川省管下可以安立四站接連湖廣省所轄新添地面安立一站至黃平鎮通辰沅靖州常行站道以達江陵路觀其山勢少通道徑平穩又係出馬去處比之黎雅烏蒙驛路捷近二千餘里如將雲南站道改由江陵路遍行若有綱運輜重物貨依舊於烏蒙水站遞送四川站赤稍得蘇息却以黎雅等處羅閑鋪馬五百餘匹站戶一萬五千餘丁屯田納糧或充鹽夫辦課誠為便益　二十七日中書參政剌真參議哈答等具奏且乞遣使諳雲南湖廣行省詳度可否然後施行奉聖旨準都省欽依遣使

諸各省會議去訖　六月二十四日丞相桑哥等奏僧哥必剌蠻二人泉州得希奇物貨進獻有司不給鋪馬以是來請臣等議乞進送物貨從本處官司斟酌頭匹遞運移文遵守奉旨準　三十日參議阿散等奏見立營田提舉司管領江南僧寺錢糧事凡有遣使必須乘驛請給鋪馬聖旨二道各起馬一匹奉旨準　七月通政院言出使人員到站非理捶辱站官頭目人等致令惧避因而逃惧擬令使臣到站站官失惧鋪馬首思取招呈省申院科罪無故不得毒捶站官仍鈐束管站人員常切在站祗應行省路府就便行移禁約都省準擬遍行　八月一日遼陽行省所轄澄州站戶李小三金龍伊自言貧乏不堪當役有司移準按察司体覆相同行省議於相應戶內補換都省送兵部議得既経憲司體覆宜準行省所擬僉戶補換令李小三等為民當差都省從之　是日尚書阿難荅參議阿散等奏陝西行省言前者委田忙古䚟提調採取斗子鹽歲進一千斤來上所執馱鹽鋪馬一十三匹聖旨上書其姓名今田忙古䚟以罪被黜而按充倫卜實代之比及運鹽起朝請更名區處事臣等議得田忙古䚟既有罪按充倫卜二人名字合換聖旨使之運送相應上從之　又奏甘肅行省言甘州兩経抄籍站戶計一千六百戶中統元年直渾都海軍興

逃散及僉充禿魯花并僧人諸色隱占外實有一百六十二戶當站竊見幹魯思納憐脂城三處俱係邊遠沙磧之地即目遞運軍器米糧數多請照寧夏府伯伯阿立八即奏準定制將各投下及諸人隱占站戶回付當站似望官事協濟奏旨若曰前者朕令傳命收拾已行文書聞於屬吏可知矣都省欽遵移文施行訖　又奏真定路管祗應首思人崔祐告言因公借訖民錢六千四百七十八錠穀四萬三千五百三十五石應付祗侍不蒙上司給付以致鬻產償納猶且不敷去年上位御幹魯朶北王旬中其人告奏聖旨中書省果無錢令桑哥與之今中書議真定路官吏百姓遞員係官錢糧頗多又是阿合馬當國時所行事他路似此借貸錢糧皆無回與之例若擬回付恐有做效又況錢物數多不支為愈奉旨勿回與之　十七日尚書阿難荅都事別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魯䚟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馬八兒往阿魯渾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內九十人已支分例餘七十人聞是諸官所贈遺及買得者乞不給分例口糧奉旨勿與之　九月都省議下通政院行移各道宣慰司總管府令提調正官親詣各驛整點馬匹須要肥壯鞍轡苫氈繩索舘舍陳設並須完備有不知法或失惧驛傳祇侍騷擾站赤者當該及提調

官吏皆有罪。十一日，丞相桑哥等奏：江淮省所轄徽州路水道不通，合
給鋪馬走遞，請降聖旨二道，各起馬一匹。奉旨：准。十一月十一日，丞相
桑哥等奏：閭里吉思扙下單士於眞定府飛放，徵取站赤飲食芻粟，撒里
蠻奏奉聖旨拘執前來，食訖之物勒其償納，令其人合無發還閭里思扙下。
奉旨：陪償之後，可諭閭里吉思知之。十二月二十六日，丞相桑哥等奏：
只兒哈忽言前年秋以忙古兒㢠之揷里牧地，給佃歲賦粟麥四百二十
石，今彼處站赤人馬闕乏粮斛，
請以所賦地租與之。上准奏。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十九

站

站赤四

經世大典至元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雲南行省言：中慶經由羅羅斯通
接成都陸路，見立納憐等二十四站，其相公嶺、雪山、大渡河，毒龍瘴氣，金
沙江烟嵐，自建都、武定等路外立站赤，夏月人馬不能安止。中慶至烏蒙
路結吉舊路，陸站一十一所，山路脩阻，泥潦難行，業稍填水至叙州四站，
江河險惡，舡隻不可進。本省差官歷視得中慶由必畔至烏蒙結吉站路
平且近，可設七站，須為措置定立。外土獠蠻道通烏蒙路地面，筆帖監井
必撒老雅乙抹外立陸路四站，又接連叙州管下，慶符縣合立陸路一站，
無問冬夏，使臣馳驛前來雲南，別無烟瘴險阻，比之納憐舊站便捷多矣。
俟開通之後，卻將大渡河羅羅斯舊立納憐站赤約量存留，實是便益。得
此，都省照得二十七年四川省右丞耶律禿滿答兒所言之事，併令撒里
蠻剌旦等官按圖呈奏前事。奉旨若曰：既圖中道路便益，可依所議安立
之。都省欽依移咨各省施行。是月，江淮行省備行泉府司言：蔡澤始陳
海道立站，摘撥水軍，招募稍碇，差設頭目，準備每歲下番使臣進貢希奇
物貨及巡捕盜賊，且省陸路遞送之勞，以此奏準設置。令本省再令知海
道人慶元路總管府海船萬戶張文虎講究得：下番使臣進貢物貨，蓋不
常有，一歲之間，唯六七月可以順行，餘月風信不便。莫若將福建海站船
隻撥隸本處管軍萬戶府，其在浙東者隸於沿海管軍上萬戶提調，聽令
從長區處，以遠就近，屯住兵船，遇有使客進貢物貨，自泉州發船，上下接
遞，以致杭州，常加整治頭目、軍器、兵仗、船舶，於沿海等處巡邏寇盜，防護
商民，暇日守鎮陸地，俱無防礙，公私順便。所據海站，不須設置。都省準擬，
奏奉聖旨，令罷去之。又山東東西道宣慰司呈：乞禁治出使人員於不
設站赤去處換乘鋪馬，取要祗應事。都省準呈，送刑部適行。若出使人員
於不設站赤去處經行，無得應付馬匹飲食，如違，即仰具名來上，以憑科
罪。二十五日，尚書省定擬：見欽奉詔書內一款，差出使臣飲食，已有定到
外例，在前官司給降錢數不足，其間官吏又有剋除，致令社長大戶輪番
祗待，百姓深以為苦。今後合該鈔數，以時從實給放，毋得斂及百姓。欽此。
除至元二十八年春夏二季鈔五十五十錠已支外，今續支中統鈔五千
五十錠，照依坐去事理施行。一，見發鈔數，驗驛程緩劇，均散，毋致耗減。

比及支盡預期中請。不得科斂於民。一祗應合用諸物。預須趁時準備務省官錢。一司祗應者。月報元收已支之數。若有不應。即勒當該人償官。一司祗應者多餘破用。及使臣橫取者。具名申上司區處。仍從按察司糾彈。一支銷之外。見在數目。從本路正官常加檢照。 五月十七日。中書平章政事麥朮丁不忽木等。奏近除朶兒赤為甘肅行省左丞。本官自福建遣人乘驛先期而來。附獻至元鈔三百錠。為東平府脫脫木孫拘糾。何以處之。取自聖裁。奉旨可令回與。 是月兵部呈保定路至元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祗應錢糧。借支民間鈔三千三百六十錠三十兩五錢。米二百六十五石二斗六升一合。草三千三十九束。未曾撥降給主。事。都省議得隨路亦有自此錢糧。俱不撥降。送兵部照會。 六月漢中道按察司言延州綏德州米脂葭州神木府谷縣等。俱非驛程。亦無站赤祗應。其往來使臣不由驛路。取徑經過。威逼官司。取給鋪馬分例。站戶因而消乏。所合禁約使臣。今後毋令於僻路州縣經過。庶望官吏無擾。人戶稍安。臺省準擬。遍行禁約訖。 是月監察御史察知昌平等站濫設站官。百戶司吏提控總把庫子等人。御史臺呈省區處禁革。都省議得隨處站官擬設二員。大都至上都置司吏三名。餘設二名。祗應頭目攢典各一名。站戶及百者。設百戶一名。俱要詢衆公選廉慎行止。不違犯相應人員補充。其餘濫設人數。截日悉革。爲例遍行訖。 七月二十一日。通政院奏隨路站赤。雖令達魯花赤總管府專一提調。而州府司縣官司。又復擀配站戶和雇和買雜泛差役。比之民戶尤甚騷擾。莫若令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依軍戶體例兼管。站赤具奏。非奉通政院明文。不得擅科差役。任滿俱解中院。似望營民官撫安站戶。奉聖旨所言誠善。其行之。具呈都省。欽依遍行訖。 二十四日通政院言肅州站赤係邊遠之地。比年田禾不收。屢役頻併。請除站戶和雇和買雜泛差役。都省議得和雇和買已有定例。雜泛差役。毋令科取。送兵部行移合屬照會。 二十五日。中書省據御史臺呈體知雲南行尚書省見欽領差使鋪馬御寶聖旨三十七道。鋪馬一百二十九匹。又欽領雲南王令旨一百七十道。馬二百九十五匹。通計馬四百二十四匹。數多。若不呈納。雲南行省往往差遣任滿罷閑求闕官員。因幹私己。妄當指稱別項差使。濫給鋪馬起數。以致各處站赤鋪馬祗應生受得此。都省議得除元降差使鋪馬外。據雲南王令旨擬合拘收。移咨雲南行省拘收去訖。 是月徐邳州脫脫木孫言朝省諸衙門遣使乘驛多裝行李。若有私己物貨。未敢驗視。通政院定擬。令後各處行省。凡有起運諸物於押運官差劄內。明白開寫起運物色。裹索數目。似望防禁私弊易為盤驗。都省準擬遍行訖。 八月二十五日。刑部呈差委差赴擅州審問。來常行馬匹。開兵部應付飲食。本部以為別無呈準都省明文。難即區處。緣遣使宿頓。合用粥食。理宜應付。庶免稽滯。乞照驗。都省送兵部行移各部。若有必合公差人員。呈稟以行。 是月通政院奏省劄兵部呈擬大都站戶自備首思。即與關撥係官祗應錢糧。站赤上下承接。合通行照算事。都省議得既是站戶自備首思。本部不須會計。令通政院移文各站。但凡祗應使臣。置曆書計。本院嚴加檢察。毋致頭目人等多科侵貸作弊。違者究治。 又通政院言大都站戶。自備首思。合無從本院會計。都省議得站戶自備首思。不須理算。但令置籍附寫。從本院檢察頭目人等。毋得多取侵借。 九月十五日。中書平章政事不忽木等。奏也先鐵木兒言黃河東南站赤四五戶共備一馬。黃河西北安西府等處。每一戶養馬四五匹。誠有偏負。歷年既久。人戶告之。請依例增戶。免致站赤凋廢。且以為在先立站。不知如何區處。合無差官與陝西省官。覆實分揀定擬整治之方。至日別奏奉旨準。且曰站赤毋令斷絕可也。 二十日月兒魯孛羅解哈荅晴伯。奏奉聖旨令中書省官定擬於乞里吉思以至外剌之地。起立六站。數內乞里吉思帖烈因允慈哈那思外剌四處。各設一站。元兒速設二站。每站各置騎馬三十匹。牝馬一十匹。羊五十口。令該價錢與之。中書省欽遵移文通政院兵部施行。 二十三日。中書省據御史臺呈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僉事暢師文言。體知諸官府出使與元人員。多係土居營搆。馳驛到家託故逗留。遷延歲月。每日支取正從分例。繫鋪馬。假既貪圖無恥。所司又不究劾。濫用年銷官錢。有違諸路通例。今後凡有此等出使人員。本處有家不居館驛者。止合支下馬祗應。次日不須應付。如式過取濫給。追陪還官。日會不足。歲計有餘。亦省費節用之一端也。緣干諸路。為例事理。遍聞于朝。請區處事。都省準擬劄付兵部遍行合屬依上施行。 十月五日丞相完澤平章政事不忽木。奏江淮行省言行泉府司。見收圓牌二面。復有鋪馬聖旨。合無拘繳圓牌。奉旨拘收可也。 是月尚書工部呈擬。令後隨路提舉使副正官。每季押運段匹等物。乘驛馬二匹。下次人員依先例給降一匹。省部議得各路司院起納段匹雜造軍器等物。既令司院提舉使副正官。每季親押前來。合給鋪馬二匹。若差下次頭目人員依例給降一匹。行移合屬依上施行。 十二月二十九日。丞相完澤等奏準增給省除之任官鋪馬聖旨三百五十道。 二十九年正月七日。中書

省奏福建宣慰司官高興言本道每年遞運泉州貢賦及外國來使赴上皆仰民力綱運重勞苦之。令沿途遞亡之屋甚多。民可哀憫。竊詳遠近驛貢驛傳。為先請於建寧路建陽縣崇安縣各立馬站一所。遞運至鉛山州車盤站。至汭口下船直至大都。每處用夫二百五十人。所以放罷亡宋運銅錢。及諸兵充站夫。又於福州懷安縣水口南劍。各置水站。以達建寧。似望官民便益。奉旨若曰。亦黑迷失沙不丁曾至其地。可再問之。都省欽依詢於亦黑迷失沙不丁。皆以為便。差官與江浙福建行省。從宜設置。差擬人夫。比之西路饒州等處驛道。計省五站。且近七百餘里。　十五日通政院言先為衛輝大名彰德三路站船數多。運物繁多。船弊畜喪。站戶貧困。擬合每站增作站船三十艘。於當差相應戶內僉撥站戶。或將大失不花取勘脫閑車站戶內。擇其有物力者。以應前役。呈奉都省劄付。照得車站戶。令歲料出中統鈔三十兩。津貼消乏站赤。外從本院區處。令奉聖旨準行。若於汴梁等處。取勘到車站戶內。取其可役者。以充水站戶。官為計置站舟驢畜。復有損弊。都令備補相應。兵部從之。都省定擬。車船驢畜。令站戶買備。全免合歲己料津貼鈔數。餘準部擬。　大名路元設船一十五艘。令增五十料船一十五艘。撥站戶一百五戶。　彰德路元置船一十艘。量增七十料船一十艘。用戶一百戶。五十料船一十艘。用戶七十戶。　衛輝路元設船一十艘。本驛係御河上源淺窄。擬增三十料船一十艘。用戶五十戶。　又五十料船一十艘。用戶七十戶。　三月二日。中書平章政事不忽木。參議暗都剌等。奏通政院言整理江南站赤。合立行院。臣等議謂不須別立官署。從通政院分官四員於四省整理。各給印一顆。於事為宜。上從之。　是日又奏大都至上都。沿途站赤消乏。及東平府之地。常役一萬餘戶。置立車站。在後開河遞運車站罷去。今歇役之戶約八千餘。合令出備物力津濟河間保定以北。上都以南站赤。如此整治。庶幾便益。奉聖旨準。　十四日平章政事不忽木等奏。真定路管祗應漢人崔姓者。累嘗經御吉言阿合馬。當朝之時。於民間借貸鈔六千四百八錠。乘四萬三千五百三十五石。以充祗應。已回給訖。前者省官不準回付。臣等議得阿合馬在政時。各路似此借支者多。虛實難信。在後桑哥居省忻都等。打算有理無理。聚取民財。不可數計。今若準給此一路借過錢糧。則援例者多矣。不與為便。奉旨可回諭其人。　十七日中書丞相完澤等奏。近者令江南造舟至御河運糧。舟雖增而輓漕者少。復有南人在內。每歲倍償折耗官糧窘乏莫甚。若釋之。以東平府所罷車站戶內沿河家居者。二千戶供牽船

之役為便。上從之。　二十一日中書參知政事暗都剌等。奏南京省來言錢糧之廣。揚州為最。請自本處至淮西立十站。又至歸德府立兩站。河南府立三站。以便輸運。臣等議得淮西立十站用民實多。未易輕舉。歸德河南則當置立。取自聖裁。上從之。　四月御史臺備燕南廉訪司言東平路驛傳。至元二十八年。官撥中統鈔二百錠。祗應不敷。以致借貸錢物。今年二月將終。猶未支除。本路正當南北衝要。所轄水陸七站。使臣絡驛。祗應實繁。官不支錢。何以為具。況司縣官吏俸祿微薄。已且不贍。焉可給人。除借之弊。因不能革。省詳年銷祗應錢。自省部撥降。以至宣慰司路府州縣。循給而下。轉發勘合放支。往往愆期。不及於用。今後莫若令各路就於課程錢內際留。謂如至元三十年。合撥官錢於二十九年冬季課鈔內際留。發付有司買辦銷用。有餘則準下年見在之數。累若不敷。先斯申請。如此庶使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已明降事。都省準擬。自至元三十年為始。依上施行。　五月十六日。中書平章政事剌真不忽木。奏黃河迤南站赤。三四戶養馬一匹。而京兆之地。一戶養馬三四匹。為役不均。宜加整理。蓋當體究京兆立站之始。與他方不同。每地一頃為一分。一丁亦為一分。總十四分當站馬一匹。今議姑從其例。但增三分。一十七分。當站馬一匹。庶幾得中。奉聖旨準。　六月四日。濟寧路差委朶魯赤赴都呈稟續據。為元降鋪馬聖旨他使齎捧未回。輒給差劄於本府驛內起馬一匹。令朶魯赤前來通政院為有定制。諸官府不得就出劄子。遣使馳驛。濟寧路即是違錯。除究治外。定擬今後似此擅給差劄騎坐鋪馬。必合通行禁治。都省準擬送兵部施行。　是月中書省。委濟州高麗總管府蒙古教授明安荅兒管押劄紙入站。遞運赴遼陽等處行省交納。令兵部行移應付沿途粥飯以行。　閏六月二十日。通政院官平章剌真同知通政院事斡羅司等奏曩者以雲州獨石站道遠。冬月人馬困乏。奉旨於兩道之中增置一驛。令中書省臣議。先攻襄陽時。取保定至大名路迳道立一十四站。混一以來。前站已廢。若以此罷閑站戶於雲州至獨石中間剏置一站。餘戶增撥入真定至大都消乏站赤。允為便益。奉聖旨準。　是月中書兵部照得隨路遞運官物官支腳價。近年戶部考校得運物斤重。與鄰接路分所報多寡不同。其始知二萬斤。終增至三五萬斤者有之。或押運附帶己物。各官司作弊者有之。將欲究竟。反滯於事。已定擬隨處遞運官物。自始發處正官一員。對物權其輕重。申命總府佐二官。復實封印。然後和雇腳力支價運行關報前路。及押運官差劄各書諸物斤重。稱盤體覆官姓名。若相接官司

覆出多少罪其初委之官仍追多破少支錢數遝官給主其實用價鈔每
李備抄文憑申除知此非惟除弊事實便宜都省準擬遍行合屬依上施
行　七月中書刑部呈戶部高奏差歐擊昌平站供馬人王連等又奏差
楊德秀走死站馬一匹事除歐傷罪已追斷外議得楊德秀元乘鋪馬已
回至站於四月二日五更方死似難追陪都省準呈為例施行　八月二
十七日丞相完澤平章政事剌真奏淄萊路今改為般陽路元給起馬兩
匹聖旨宜易郡名而與之奉聖旨倒換與之可也　九月懷孟路言遞運
官物車戶腳力官價不敷資費切照本路至衛輝路清河唐村馬頭二百
七十餘里官有水站私通客旅今後若將寶鈔金銀嬿帛及急需錢物從
陸程和雇腳力起行每歲合起麤重物貨卻自陸程以至衛輝清河站船
接遞赴上可省官錢八百餘錠官民兩便省部准擬下合屬依上施行
十月二十八日中書右丞相大魯大孫等奏江南漕運官物以無驛傳故
奪民船車不便合將官有船車脩理立水陸站赤官民兩便上從之　是月
遼陽行省咨慶雲至哈里賓之地酌量可立二十八驛每驛用三十戶每
戶官給馬一匹牛二隻計用八百四十戶除用舊戶外尚少一百四戶請
區處事都省議得鋪馬不須制備但每站用戶二十鋪牛三十隻漢車五

輛以充遞運自水達達八站三萬戶以至哈里賓之界別列怯里舊站三
萬戶以至女直接境又自女直經行道上各令計程置立奏准聖旨回咨
遼陽行省放支牛價欽依起立去訖　十一月御史臺呈江東建康道肅
政廉訪司言宣慰司別無鋪馬聖旨差官乘驛今後除進上有顯驗物色
欽依聖旨事意施行外其餘出使人員合令欽賫聖旨乘驛抽應都省准
呈遍行照會　是月通政院言至元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二十三年十
一月四日二次奏奉聖旨站戶自備首思除免和雇和買一切差役今又
欽奉聖旨節該百姓消乏其和雇和買不分軍站民戶並令均當切照站
戶既備首思又當和雇和買差役妄涉重復請區處事都省議得大都上
都站戶多係遼南路分僉撥前來當役相去寫遠供給頻勞擬依元降聖
旨令站戶自備首思除免和雇和買一切雜泛差役行移合屬照會依上
施行　十二月六日丞相完澤等奏東京路今改為遼陽路其元降起馬
一匹聖旨兩道宜易郡名而與之奉旨准　二十二日丞相完澤等奏樂
實掌往站赤無問是否濫給鋪馬問之則言見狀令旨四道各起馬一十
五匹況從總管府及治下兩處官員軍官與魯官等皆有鋪馬令旨似此
准憑各投下大王附馬所行是致站赤消乏臣請與月兒魯撒里蠻答失

蠻等共議定額奉旨若曰誠是也前者亦嘗言此馬速忽置而不舉今可
為之定論　三十年正月十日丞相完澤等奏去年南丹洞蠻來朝已立
安撫司於其地今省官答剌罕等言彼中往役辦集官事合給從臣鋪馬
聖旨且等議與聖旨二道各准起馬一匹奉旨准　二十三日中書省奏
非曾奉旨肇州至豪懿州置立站赤今且等議於其地分置七驛每驛備
遞運牛五十隻委伯帖木兒司之候至今秋買備上從之　三月五日平
章政事帖哥等奏兩淮都轉運鹽使司言所轄出鹽地廣乞增十匹鋪馬
聖旨且等議乞給半給降奉旨準　十二日通政院言比因遣使至雲州
取馬於龍門口赤城站參詳今後馳驛使臣出離站道幹辦官事宜令所
過州縣應付馬匹都省定議馳驛人員以公事遠背站道者所過州縣換
馬送兵部行移通政院照會施行　四月十三日中書平章政事不忽木
參知政事暗都剌等奏雲南行臺言自哈剌章建都之地來者一從本處
驛道一自禿僚蠻境二者烟瘴遠險惟烏撒芒部有一徑道近可千餘里
既無瘴毒又皆坦途往者為其民植茶三百里且有禿禎為亂故不之知
今已安靜請改設站赤臣等議謂便益之事宜從其請奉旨若曰斯言至
矣其從之　是月監察御史言河南府湖城站馱運葡萄酒實為正馬六

十二疋押運官及行李元剌赤等復乘馬四十九匹通計一百一十一匹
蓋因元發官司不謹其初致令多冒夾帶若定擬今後合起物貨斤重數
目封記發遣明見於文約量起馬所過從脫脫禾孫檢視相沿給傳元剌
赤徒步以從如盤獲過餘物貨追沒入官押運人與初發官司各有罪如
此庶革前弊站赤不致困廢都省兵部照擬得舊制出使除隨身衣衾兩
衣外餘物不得附帶又除進上有顯驗物色欽依聖旨事意施行其餘出
使人員合令欽賫聖旨馳驛此乃已行之法令御史臺申言前弊禁革相
應後有違犯元發官司與脫脫禾孫亦當同坐准呈遍行照會禁治訖
五月十四日中書平章政事帖哥等奏淘金運司官馬合麻木哈里請給
聖旨起鋪馬五匹蓋緣所轄六路出產金銀合無准給奉旨與之　是月
又奏准給降大司農司鋪馬聖旨起馬二十匹　二十一日通政院言良
鄉涿州驛當通道內外運轉必由於此比之他路繁劇勞苦莫甚其使客
到站往往威逼官吏多取物色或羅織間罪捶撻站赤不便切見口北榆
林站以路當通道故設脫脫禾孫二員詰驗繆偽而燕南保定往者亦為
充貫正南泉興至大名西南慶都至真定兩路設置脫脫禾孫二員以莅
之即令泉興大名之驛已罷所掌惟保定至真定一道而已若將此處脫

脫木孫徙於涿州治事。似望約束非違。官民兩便。中書省奏准聖旨遷置訖。 是月通政院。言各處之任官員。係於河間真定起馬。今有宣撫忽里哥赤。赴長河西之任。未審如何應付。請區處事。都省定議遠方之任官員合起鋪馬。職定數目。如通水路止給站船。陸路則自河間真定為始。如數應付。行移合屬。依上施行。 一品元定八匹。今擬五匹。 正從二品元定六匹五匹。今擬四匹。 三品四品元定四匹三匹。今擬三匹。 五品已下元定三匹二匹。今擬二匹。 六月江浙等處行省。言平江路申遞運站船。若止以六戶供船一艘。除苗不過十四五石。力寡不能當役。且今池州安置遞運站一所。未有定擬。請今各路除苗不過元額二十四石。自六戶之上。或至十戶。通融僉撥相應。都省准擬。行移合屬依上施行。 七月司天監答木丁。自言慣識江南行船之便。頗知漕河水勢。近用區船運米十七石。已至上都八都兒倉。則知水利有益於國。十一日近臣奏奉聖旨。此誠美事也。可諭省院官舟楫之利其即治之。都省令答木丁。驗其船製計用軍人水手一萬三千人。立五十八站。船一千八百七十八艘。請給半年之食為米二萬三千四百石。不五閱月。可致粮七萬五千石。省臣以為事涉繁重。不宜輕舉。候回大都區處。奏奉聖旨。不須急於候復議。 八月二十日。參知政事暗都剌等。奏准給發劉二拔都兒圓牌三面。鋪馬聖旨一十五道。 九月十三日。平章政事不忽木等。奏南京蔡州。改為汝寧府。乞換起馬二匹聖旨與之。奉旨准。 是日又奉田家國。改立宣撫司。乞換起馬二匹聖旨與之。奉旨准。 是月中書兵部呈。今後給驛之始。令站赤驗所內官司差劄分正從人員。移關前驛祗待飲食。如無關文。不許應付。仍罪夫行官司。都省准擬。 十月八日。中書省議通惠河已開。擬於李二寺安置水站。用船三十六艘。除舊有外。以通州車站戶楨充站戶。官為應付安立訖。 十四日參知政事暗都剌等。奏准增給濟南府鹽運司。起馬一匹聖旨一道。總前共起馬七匹。 十一月二十九日。中書平章政事剌真等。奏遼陽行省所轄武平路。已改為大寧路。元降鋪馬聖旨二道。合起馬一匹。令合吏部名換給之。奉旨。卿其裁處之。 是月山東道廉訪司。言濟南路投下總管府所管人戶。既於本路額內應當係官差稅。別無擅科祗應錢物體例。已下本道取問。照勘見在鈔數追收聽候。至如公差使臣人員。祗應合從有司應付憲。省部照得諸王令旨差使乘坐已馬使臣。每起應付於例正一名。從不過二名。已有定例。所管戶下科取祗應。事屬不應。今後本投下使臣人員。若有事關本路者。驗所責文憑別無詐冒。依例官為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四百十九　八

應付。毋致科歛於民。下合屬依上施行。 十二月大都路。言管轄河西務楊村馬頭闕少館驛鋪馬事。通政院議楊村河西務每處擬設正馬一十匹。合用戶計。於附近河間清滄二州相應戶內僉撥。關部呈省準擬。就令通政院差官與有司官措置起蓋館驛。及標設什物人夫祗應。完備開具站戶。住貫丁產館舍間坐地畝鋪陳什物。各各數目。鄰接站赤路里。繪圖繳申都省。 是年保定路慶都站。立本驛路當衝要。無時官使往來。供給繁重。鋪馬勞苦。緣立站之時。馬價多不過十兩。豆粟斗直三二分。比年旱澇相仍。諸物騰踊。馬價少者八九定。又直收刷無從市易。豆粟斗直一兩有餘。比於初立增多。何啻數倍。站赤疲弊。職斯之由。切照每歲葡萄酒。醂油。水銀。西天布碟黃。西番儧皮擁馱子青麥蠻貨等類。每運馬八九十匹。歲計千餘匹。上項諸名件。乃平例出產職貢。難同馳驛急索之例。令後合無自初起程。如通水路從舟起運。果值陸程隘道。以馬接運。及至平川復以車力濟之。且如車一輛用馬六匹。可以抵乘馱馬一十五疋。及牽引馬八匹之力。省馬一十七匹。以備馳驛之用。一年之內。可減起馬八百餘匹。如准所言。庶幾站戶鋪馬俱得寧息。都省議令兵部照勘所屬各路站赤。可減馬匹。增設車船。兩通政院以為摘減鋪馬。增設車站。似為重復。省部准擬。行移通政院。照會施行。 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平章政事剌真帖木兒等。奏楊賽因不花。求差使鋪馬聖旨。臣等以為如賽因不花之派。不曾給與。若與之他人必援例乞如。繳之。奉聖旨准。 是日平章剌真帖木兒等。奏給福建運司鋪馬聖旨起馬五匹。 十二月四川等處行樞密院遣河東陝西萬戶府千戶李琇。起補逃亡事故軍役。責本萬戶府起馬一匹聖旨一道。其差劄內卻照遼陽行省先奉聖旨。不須給牌。但憑印信文書起馬措例為據。令李琇通起鋪馬三疋。遞運至廣平站。為本府所糾事上通政院。議得前事。即係違錯。省部就令本院行移取問。遍行合屬依例禁約。 是年中書省。議各道宣慰司。各路總管府。年例照算收支鈔錢粮。首領官先行。止令經手人吏赴省。所責文卷依例應付站船遞運。其餘不得擅給。送通政院兵部為例施行。 成宗皇帝元貞元年正月二十日。丞相完澤等。奏去年緬國上言。其邊界百姓漸入金齒國者甚多。乞遷其民。顧言九站。先皇帝聖旨從其所請。令人言止得九十戶。其餘未遷。不曾立站。雲南省卻洛立站之地。側近無居民。不可設置。今也先不花新除雲南稱侍。身到其地。相視可立與否奏來。臣等亦以其言為然。奉聖旨准。 二月陝西行省。備陝西等處諸站總管府申。鳳翔府扶鋼站赤官不關本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四百十九　九

府照驗等設站官人等。將公選定岐山站官。祗受通政院劄付人李進玉暫辦未當。合無提調官選用。或從本府斟一區處設立。先是中書省定擬各處行省站官。提領受行省劄付。三年爲滿。副使從通政院。於站戶內差設。常令在職。至是中書省議陝西站官。擬與各處行省。一體施行。 閏四月十一日。河南行省言蘄州路經歷興用。赴省考較錢粮。回至陽羅站爲脫脫禾孫所搜拿訖貲用不盡銀四小錠。銀光盞八枚。絹五匹半。羅三匹。白鐵一鋪。猴嚸一副。鞋一對。木梳六枚。若准設官久而爲例。實非長便。都省送兵部議得興用盤費衣服等物。盡爲脫脫禾孫搜去不還。此例一開。以後出使之人受害。況兼脫脫禾孫中間豈無循情不搜之人。若令搜與不搜。聽從所欲。誠恐非便。如蒙欽依至元十六年聖旨不搜事意。給還相應。都省准擬。遍行照會施行。 是月江西行省言至元二十五年。龍興路。樵舍等驛站船不敷。增置九艘。該僉正貼水夫二百九十一戶。總計粮田二百一十六頃八十四畝。至元二十六年。吉州路。五雲遶口二驛。增置船一艘。僉水夫四十六戶。總計粮田四十六頃七十三畝。 二十七年。贛州路。水西攸鎮二驛。各增船二艘。僉水夫八十二戶。總計粮田九十六頃各站人夫當站數年。税粮未曾免除。如依本省元定則例。以地三十畝差

夫一名。依例除粮相應。都省下兵部通政院議得。若從江淮省例。除粮僉夫。誠恐更張動擾。擬依江西行省已擬開除已僉入站田地相應。都省准擬施行。 六月七日。丞相完澤等。奏雲南驛站臺官張閭上言。別有便道。因改立站。雲南省官也先不花等。卻言無益。以此奏遣普顏怯里迷失往視其地。今回稱張閭所言立站之地險惡。馬匹傷損。已復舊道立站訖。奏旨准。 九月丞相完澤等奏。哈兒賓地界。舊立狗站一十二所。前者安寧之時。當站粮石出於百姓。然其地不事耕稼。數年以來。站狗多死。至站無以交換。又赴前站轉致損乏。站戶苦之。臣與哈散議。每戶以鈔十錠爲率。准賜物貨。聞其俗用青珠。已相兼與之。奏旨准。 十二日丞相完澤。平章剌真等。奏甘州省咨本省。先領起馬一匹。聖旨七道。上寫尚書省。今尚書省廢。已換寫中書省字。別給臣等議。已行移各省。似此聖旨。盡令獲來。一例倒換。奏旨准。 十八日中書右丞相完澤等。奏江浙省咨福建泉州路。上言朝廷差來及過海使臣。每至泉州。不居官驛。宿於民家。不計有無文憑。雖從者亦需正名分例。又過海舊制。速俵預支二年分例。近者一歲令不問遠邇。例求二年之給。請降聖旨。臣等謂其言有理。但細微何煩聖旨。但從都省申明舊例。移文戒飭之可也。奉旨曰善。 九月兵部言下番

使臣多係欽奉聖旨差委。其所支分例。本部無憑照勘。合移咨行省。劄付通政院照依下番人員合起馬數分揀應付相應。都省議得今後下番使臣。經由都省分揀正從。行移合屬應付。其有不經都省。徑於通政院取給鋪馬及到行省者。亦仰就便分揀應付相應。遍行照會依上施行。 十月三日丞相完澤等。奏雲州出白金。初給聖旨起馬四匹。續增三道。令又來言出產金銀之地尚多。已增鋪馬十匹。臣等議得追收續增聖旨。別給起馬四匹。聖旨從之。 十二月五日。平章政事剌真等。奏出伯言哈班的妃子入朝乘巳馬長行。度其力不能回。請於沿途秣飼。別給鋪馬赴都。回日卻乘巳馬。似爲便益。奉旨准。 二年正月七日。降聖旨宣諭內外。不得隱占站戶。上都大都兩路站戶。免其和雇和買。各站草地。諸人不得侵占。使臣到站。不得揀擇驛馬。從通政院奏請也。 七月二日。中書兵部准吏禮部關。奉中書省劄付。御史臺呈。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副使商中順言。福建行省所轄八路。每遇朝廷遣使。領降聖旨詔條前來本省。必須經由建寧南劍二路。亦有就開讀者。次至福州行省。其興化漳泉汀州等路。不係使臣經由去處。例從行省差人開讀。今体問差來使臣。每每自福州親至興化泉州開讀。方回赴江西者。經過邵武。亦就開讀。汀漳二路。未嘗親去。且

泉至漳。係是隣境。相離四站。驛程不及三百。捨而不往者。蓋有其由。泉南乃舶貨所聚之地。不無希望。汀漳係烟瘴幽僻之方。遂俾其行。漳在正南。汀居西北。行省差人。必須各別。去漳州者。又復經過興化泉州。不惟鋪馬首思重併。抑亦有失奉使大体。今後如遇使臣領降詔旨。福建開讀者。除經由處得許就開。其餘不係經過路分。合從行中書省。欽依選官前往隨路開讀。來使不應往而往者。理宜禁止。若本宗事。必合親赴泉州開讀者。不拘此限。都省准呈。遍行依上施行。 六月丞相完澤。左丞相吉丁等。奏雲南福建行省言。赴任之官。雖準給驛。然得代而還。則自備鞍馬。且役故者妻子不能得出。誠可矜憫。臣等議得任回庶官。在陸途則乘巳馬。及至水路。官給驛舟送之。奉旨准。 三年正月七日。通政院使只兒哈忽。中書平章政事剌真等。奏木憐等九站。去年起馬頻數。多致羸斃。又兼田禾不收。以是來請。臣等議已差人前去分別馬匹強弱。於附近燕只哥赤斤地田粮內應付芻粟。奉聖旨准。遂差怯薛解也里坤詣各站。給散子粒四百五十石。 大德元年四月。太原路脫脫禾孫。言本路站赤。東接真定。南至平陽。四達之路。時有雲南四川甘肅陝西等處往來之使。及諸王朝省官員經行。比年鋪馬損斃。站戶困窮。其西番僧使馳馱。重者二三百斤。輕者

不下百五十斤又瓦剌赤馬後附物常行馳驛令後乞從脫脫禾孫及站
官量定每馬許載百斤非急務不得馳走庶望站赤少甦都省準擬遍行
合屬依上施行　五月中書省據通政院呈婺州路言福建任回庶官乘
坐站船須求分例若使應付恐後追徵省部照得飲食草料已有定例站
船亦嘗定擬一品二品給三舟三品五品給二舟六品至九品令譯史通
事宣使等給一舟身故官妻子驗元受品職與先擬任回官一體應付外
仰依已擬施行　一議擬到下項官吏止許應付正分例一名餘皆粥飯
并馬匹草料三品以上正從不過五人馬不過五匹四品五品正從不過
四人馬不過四匹六品至九品正從不過三人馬不過三匹令譯史通事
宣使等正從不過二人馬不過二匹　六月一日通政院據靜江路脫脫
禾孫申本路接鄰豐洞廣海極邊重地路里遠於雲南福建其任回官員
或故官妻子俱求站船分例若使應付慮恐違錯請區處事省部議得海
北海南兩廣四川任回及歿故官員家屬即與雲南福建一體仰依奏準
例應付站船分例相應　七月中書省奏前者各投下幹脫營運為不應
給驛已嘗奏準拘收鋪馬聖旨已後營運買賣各從已馬常行今聞各投
下諸王駙馬又給幹脫戶公文乘傳搔擾百姓理體不宜合無依先制拘

收給驛文書奉旨可拘收省部欽依下合屬施行仍令脫脫禾孫遇有此
等給驛者就便拘收去訖　七月桓州昌平等十一站達魯花赤泊灤陽
站官言各站額設車馬正站人戶內有富實者擅將弟男分房家口呈獻諸王
投下或投充人匠校尉等戶規避站役止著見戶應當若不別僉補替或
追復避役之人誠恐久而不放損廢站赤　二十二日通政院官只兒哈
忽剌木真八剌沙等奏請與各投下頭目分揀之眾奏上命者勿論如有
自獻之人乞懲捷仍令當站奉旨可重捷之回與站赤本院欽遵關兵禮
部遍行訖　十二月二十六日中書平章政事賽典赤剌真等聞奏三事
一奏前者嘗令站赤人吏每歲貴祗應文卷赴省會計至今不廢臣愚
以為百姓稅賦課程年終固當赴上考校蓋爾分例何足算也今後若令
各處廉訪司所至照刷祗應文卷有理無理隨即整治似合中道宜罷會
計之政　一奏上都至大都及宣德府等一十三站在先站戶出備祗應
首思免其差發去年下議和雇和買軍民站赤均當遂令管民官應付各
站分例令站戶兩有所出誠為重困又有司所委幹辦祗應者非其人不
無耽誤使臣首思若除免一十三站和雇和買之役仍舊令站戶自備祗
應似為便益　一奏外路使臣首思管民官以物賤時營僱擘畫令民生

養似此殊省官錢而廉訪司糾其動擾百姓且如去年真定婉八兒思修
葺官舍置立水磑碑益祗應使臣往來實類之本道廉訪司亦以為非臣
等議得隨處管民官若有營私害民受賦入已合從廉訪司體察有如省
減錢物從長規劃有益之事憲司合置之並奏旨準　閏十二月中書省
會驗腹裏諸路年銷祗應錢糧除額撥外民間多有借貸之數蓋額少不
數官吏或致侵剋每歲赴都照筭其各路官先期追集府州司縣及驛傳
人吏名曰置局查勘因以遂其姦利深為未便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奏準
聖旨除上都大都隆興大同四處歲用錢糧數多難以定額以下半年放
支其餘路分斟酌合增錢糧自大德三年為額於大德元年稅糧課鈔內
支撥若有不敷差人赴都關取仍委官從長規劃祗應務在足用毋致科
斂擾民官吏人等亦不得營求私利若有諸王駙馬親行合用祗應等物
卻於各處支持錢內應付　二年二月中書省準陝西省咨王相府咨該
準安西王令旨四時朝會嘗奉上命省賦鋪馬令王府常行鋪馬令旨乞
咱令拘收又札忽真妃子懿旨本位下遣使乘驛辦事多不反命又且擾
民今奉聖旨分揀鋪馬可將此處所執令旨拘收前來今令捌思八許都
事二人與安西府行中書省共議擇人拘收之敬此除差人拘收外咨請

照會驗都省準上遍行拘收仍行移各投下總管府依上施行　三年十
一月十三日丞相完澤平章剌真等奏江浙省言下海使臣未及去期先
到行省比及行時日騎小鋪馬食分例間居七八月又正從不分但差下
海必給一二年祗應多廢錢糧今後合分正從斟酌合去時月相近遣來
庶幾省減祗應鋪馬事臣等議得其言有理乞今後分揀正從人數斟酌
時月明白發遣使當該官司知之奏聖旨準　四年九月中書參知政事
馬哈麻等賚奉詔書巡行各路問民疾苦據保定等八路言道居衝要驛
程每過各省及西番僧使進納官物必經所屬接運遂將槩管各縣車戶
編立牌甲輪派勾集在府伺候起運去住資費每輛用鈔二三百兩官定
腳錢端實不敷未免科歛借貸歲計不下千百擾民為甚請區處置立車
站馬哈麻等以其言上於中書從兵部通政院議定就內丘縣安置車一
十五輛每輛於編民實有物力戶內酌中僉差一十二戶隨其高低合配
當役元出差稅依例除免其車輛繩索初年官為照依時估收買應付整
點完備已後若有死損站戶補置委設馬站提領兼管其事九月四日回
據順德路申已僉內丘縣車站戶四百六十八戶共當車役　十二月二
十一日通政院使只兒哈忽哈只等奏致用院官沙不丁言所職採取帝

奇物貨合從本司公文乘傳進上先嘗有旨於附近行省斟酌應付鋪馬
令請遵行此制今行省宣慰司官量所運物貨輕重給發站船鋪馬奉旨
準省部行移鎮江通政院及各處欽依施行　五年正月十一日太傅右
丞相完澤等奏羅羅斯土人亦明言雲南站道經四川地界過㐫徐蠻形
勢險惡宜改立一十二站事白梁王及雲南省官遣人相視亦言其便具
以聞臣等議先是忙兀禿魯迷失怯來張閭各言改站之便以其道出三
省之境三省之人恐及其地各欲自私其論不一若準此說即令改立恐
不能定不若降旨令都省選人與雲南使者及建言土人及各省所委之
人親身遍歷凡所言改立之路相視何處可立即當改立託故不立者罪
之制可乃賜亦朋等二人各裘帛一從者半之遣還　二月遼陽行省大
寧路言諸王位下送納鷹隼高麗王位下押運物貨馳馹及回官等走驟
日三五站欽將鋪馬損斃今後合無令送納鷹隼回還人員并押運物貨
者里車遞送省部照擬如不係急速宜從所擬相應回咨照驗施行　四
月省委點站官苗好謙言檀州等處一十一站提領百戶人等結攬站戶
身役通取傭錢是致被害困乏擬合禁治及憑籍應役都省照得已於大
德元年四月定擬內外水陸站赤須令正身應役管站官吏結攬者除科

罪外工價追沒提調正官取招申呈送兵部依上施行去訖　六月御史
臺備監察御史言伏惟國家設置站赤本以幹辦急務布宣號令古人所
謂置郵而傳命者也其所乘駟騎皆站戶所買凡遇倒死責限隨即補完
在國家所係非輕在百姓所關不易竊見各處行省宣慰司等任滿得代
官員前來求敘或闕人經營私事往往囑託營求差使主者看循不問緩
急可否即請因而馳驛又事體可以並行以私意而分行或文字可以入
遞以私意而馳驛起數頻煩疲以奔命去留縱意走驟任情以致馬匹羸
斃站戶逃避又一日走五七站來大都者指公務為名經營已事將御寶
聖旨於客館頓放不慮疎失比回已十數月亦有經年者本處遇有應合
給驛為無鋪馬聖旨耽誤官事深為不便合行立法禁治仍令各處廉訪
司監察御史常加照勘鋪馬起數但有違犯究問斷罪警戒其餘如此則
站戶可以蘇息憲臺具呈都省遍行照依累降詔旨事意禁約去訖　七
月御史臺準監察御史上言都大都站赤多有使臣妄需長行馬匹芻豢
稍若違慢箠詈站赤人員略舉洪贊站四月十七日永挨不答失里公主
位下闊闊解來驛到站將長行馬一匹需求芻豢管站者稱定例四月一
日住支遂遭鞭撻應付芻豢車輛而行似此違例又無文憑理宜禁止今

後若有犯者聽站官申覆合屬上司追價治罪本臺具呈都省送兵部依
上行移禁約　九月通政院欽奉晉王令旨封緣狼于女兒火者饍食在
先用幹耳朵馬駞起運今年兩次倒死頭疋可令通政院應付驛馬本院
移咨河東山西道宣慰司於民戶內遞運關兵部照驗本部以前件米麪
腳力在前不曾應付具呈都省照得大德二年正月六日奏準諸王駙馬
位下合關五戶絲軍器歲賜段匹官為起運其餘諸物初無運送之例通
政院不應輒擅行移河東宣慰司於民戶內遞運送兵部行移欽依施行
　是月隴北廉訪司僉事梁承事言亦集乃路所管七站除在城至川口
二站山外口至本路五站係官和買鋪馬或三十五十以付站戶飼養秋
夏牧以青芻春冬取粟官廩其人復侵食之設若倒死官司又議補買蓋
是物不干己致罹此弊今後合令本路正官分輪提調有損斃當該官與
站戶補買果如走遞病死者申覆上司覆驗補買如此庶省官錢站赤必
奉職省臺準擬下合屬依上施行　又四川道宣慰司都元帥府言兩廣
海北海南身故軍官遣下家屬例給站船起遣四川亦合一體省部照擬
得四川宣慰司都元帥府身故軍官拋下老幼比依入番等處一體斟酌
應付站船腳力回還相應咨陝西行省施行　十月兵部奉中書省判送

宣徽院照磨崔用查勘出柴炭提舉司多有未支柴薪廩給司多有未支
羊酒米麪等物俱作已支按月申報擬合收作見在立法關防送兵部查
照到未支柴薪羊酒米麪等物移準通政院關上項物色各倉庫急無見
在使臣飯食除緊急人員廩給司措借應付緩慢者收執花關直候物到
纔能支付似難議擬本部議得廩給司支待鈔定米麪柴薪等物今後每
上下半年通政院預為申關撥降差人收管遇有出使人員合支物色就
撥花關勘合隨即支付年終通行照算若有銷用不盡數目收作見在下
年支用所據查照出未支物色擬合追徵還官已撥花關五日內不行支
取者不許放支庶革前弊具呈照詳都堂準呈遍送依上施行　十一月
保定路定興驛言本站見鈌車一十五輛輪流遞運不曾少休今夏水潦
驢出餓死者五十餘頭站民千禾傷澇朝不謀夕雖貧若此亦已勉力補
買驢畜當站略舉八月二日至二十三日御位下來使及茶忽真妃子怯
下鈔車應付過一百餘輛於內轉雇民車四十四輛適負鈔錠卒無所措
又有西番送布施回車七十五輛涿州續運方去西番送布施車五十餘
輛即令應付不敷非徒悞事誠恐站戶逃亡隳廢驛運乞區處事都省議
除不敷站車別行僉撥外委官自定興縣真定路點視各站應有合運諸

物先儘站車挨次盤運。果若不敷，令本路官司於見在係官錢內，依例和
雇長行脚力起運施行。　是月，遼陽行省，臧較定擬到周歲祗應可用錢
糧顆數，都省准擬，依上施行。　一遼東道宣慰司，中統鈔一百錠，白米三
十石。　一大寧，中統鈔一千六百錠，白米四百石。　一遼陽路，中統鈔一
千錠，白米二百石。　一瀋陽路，中統鈔一百三十錠，白米四十石。　十二
月，湖廣行省，備播州宣慰司言，近摘撥湘川驛馬前赴城洞重萬麻峡等
站供應軍事，走遞征收八百媳婦，又值新增站赤馬少，以所摘鋪馬什物
趕過貴州不還，除令八戶勉力補置外，若復出備祗應，誠恐重困。已於本
司見支木盡鍾鈔內，斟酌支銷，本省亦為播州經值供億軍馬征討八百
媳婦、宋隆濟，使臣頻數，劄付本處宣撫司，於係官錢糧內，係正官一員提
調祗應，請照驗事。都省回咨本省，依上施行。　是月，通政院備當家站等
驛言，先蒙奏準站戶，自備首思，除免和雇和買，今欽奉聖旨節該，各州縣
各投下軍站匠人等，並依先行聖旨，皆令供應和雇和買雜泛。似此當役
重復，具呈都省，照得大德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已經奏準聖旨，上都、大
大都及宣德府等一十三站，除免和雇和買等役，依舊令站戶自備首思
欽遵施行訖。令據前因，遣送兵部，就行合屬審實，如委係自備首思站戶

欽依元奉聖旨事意施行。　又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言，杭州路在城驛，近
承接使臣答术丁等，欽賫聖旨懸帶虎符，前赴馬合答東番國，徵取獅豹
等物，往回應付二年外例，不受山羊，不需北羊首思，及過求禁屠一百五
十日肉食，又愛祖丁等使四起，正從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兒地取豹子希
奇之物，往回應付三年外例，各官亦需北羊肉價，本路申言，首思祗應，累
有聖旨約束，北羊本非南地所產，雖或有之，其價甚貴，今年正月時估北
羊肉價每斤中統鈔一兩五錢，山羊肉每斤一兩，準用此則，周歲省鈔甚
多，站赤使益，本省參詳，除答术丁等，俱係欽奉聖旨出使人員，令本路權
支北羊肉外，今後下番使臣，如準杭州路所擬，應付山羊肉價，庶望省減
官錢，即係為例事理，請區處事。都省送兵部議得，北羊既非南地所出，宜
準行省所擬應付相應。　六年正月二十日，通政院使充滿答兒、哈只等
奏，諸官府遣使至隆興府，所委公事，住滯卻乘小鋪馬妄行，合無禁止之
奉旨，今後也忽里提調小鋪馬，勿得給與，具呈都堂，送兵部欽依施行。
又通政院官奏，諸僧使臣每將重物裝乘，以致鋪馬倒斃，乞依舊制，馳馱
一百斤以上者，不許裝載，奉旨可，令宣政院各分揀之，欽此。都省遍行照
會訖。　二十二日，通政院使察乃等，奏請使及西番僧人所過站赤，既乘

鋪馬，復將常行已馬需求芻粟，合無禁止，聖旨勿與之，可也。省院欽依移
咨行省施行。　是日，通政院使察乃、哈只同知通政院事撒的迷失等奏
各站在逃戶計，前者不曾定罪，止令依舊入役，今臣等議得，似此逃戶，杖
七十七，追納合該差稅，可否，取裁，奉旨，卿言是也，其行之。　又河南行省
備汴梁路脫脫禾孫言，襄陽、南陽等處遣使部押稅課，除欽賫聖旨起馬
外，亦有以差劄起馬赴省者，比其返也，仍復給驛，不審可否應付，省部議
得，今後除進上有顆驗物色，欽依聖旨事意施行，其餘出使人員，合賫聖
旨給驛相應。是月，陝西行省言，諸官府及西僧給驛頻數，馱物太重，令後
請禁止濫給鋪馬，及長行馬芻粟，但有進呈物色，自起程權其輕重，不過
百斤，差劄內明書經過去處，許脫脫禾孫盤詰臧，卻具押物官姓名申上
懲戒，通政院官奏準聖旨，令宣政院官分揀之，省部欽依施行。　又打捕
鷹鷂官薄得信言，至元二十三年，欽奉聖旨，打捕鷹鷂，每歲秋季七月十
五日入海，本處官司給食，採得鷹鷂，乘坐鋪馬到館，每鷹一連日支鷹食
肉四兩，至九月十五日出海，大德五年，站赤止給鷹食，而本處官司以無
省部明文，不與粥飯，乞區處事，兵部參詳，薄得信等下年捕鷹時，比依脫
擱沙例，應付粥飯相應，省準依上施行。　又中書下兵部，安置站車，初大

德四年六月，都省照擬大都至西安，沿路未立車站，遞運官物，往往科擾
於民，於當月十五日奏准聖旨，差官前詣各路與正官斟量，僉戶安置車
站。回據所委官兵部郎中答里必等呈，保定至河南閿鄉縣安置車站一
十六處，同整點得彰德迤北諸路，運物輻輳，站車不敷，其押運人員科起
起民家車牛，無者出錢轉雇，体究每站不過一百八十戶，卻當向日一路
差發減為勞苦，請議增設相應。　又河南府新安縣車站至峽石一百八
十餘里，山路險惡，如值泥潦，一去十日不迭，若於澠池增設一站，庶得通
濟，既而保定等路申，每站置車十五輛，遞運不足，未免轉雇民車，每輛用
鈔七十八兩，似此重併，請量增車輛事，至是省部定擬安置如左。　一各
處合起錢物差人管押，須於差劄內明書運物斤重，可用車數，所至驗實
應付，不得躐越過站，及半途增索車力，允物至衛州，從本路提調正官依
驗差劄，除金銀寶貨鈔帛急需之物，載以車輛，其餘麤重闒慢物色，以舟
運之，若無求文武所書不明，又非站車合運之物，其押運人及所在官司，
並不得用小帖子口傳言語起給車輛，管站人亦毋得應付，前有恃勢挾
推者，具名申部。　一各處行省并腹裏瀕河路分，應入水站物貨，依例船
運外，不拘河道去處，擬自涿州至宜溝一十站，量擬再增不須車輛，每輛

許僉一十二戶。同力應當。除其差稅、差去官與各路正官照籍於酌中戶內。僉取高下、分配供役。合用車輛驢畜繩索等。官為買備。已後死損、站戶補償。　涿州至宜溝車站一十處。除見設外。量添下項車輛每輛須載二千斤。驢一十二頭。　涿州十五輛。　定興十輛。　保定一十輛。　中山一十輛。　真定在城一十輛。　趙州五輛。　內丘五輛。　臨洺五輛。　磁州五輛。　宜溝五輛。　一見設車站元係馬站撥領兼管。今改擬不隸馬站。從差去官與本處管民官一同詢衆。於車站戶內選差諳練官事二人充提領管領站戶。飼養驢畜。仍委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提調成就。　一車站戶數。即與馬站無異。雜泛差役。已有定例。仰一体照會施行。　一在都設立車站日久。整治條格。從兵部就便照勘依例施行。　一河南府新安縣至峽口。路險且脩。今於澠池增設一站。置車一十五輛。照得汴梁南至黃州襄陽兩道站車。除先撥付河南府管下站赤安置外。其餘車數已盡革罷。人戶未曾收差。咨河南行省。依例僉撥安置。　二月江西省咨廣東道德慶府判官合麻因病作闕。宣慰司照依任回官員例應付站船出廣。廣州路副脫脫禾孫。言其難同得替任滿之例。本省看詳病患作闕。終是到任人員理宜應付。都省準擬依上施行。　八月廣平路。言近蒙朝廷差來官及通政院所委官整治站赤。計點館內闕少鋪陳什物。立限增修祗待。已經定擬到合增物件。申通政院照驗外。若於本路大德五年。額撥祗應錢內放支買置。緣已銷用無餘。擬候大德六年撥降官錢置造。請區處事。兵部照擬得各路館舍鋪陳什物損壞去處。正官相驗是實。計其物價。令不干礙官司体覆。於年銷錢內從省收買修補。中間若有情弊。廉訪司糾察。已有定例。今據所申擬合各路於逐年額撥年銷祗應從長規劃息錢。逐旋修置。不惟於民無擾。抑不省官錢相應。呈奉省準依上施行。　又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言嘉興等路逃亡消乏站戶一百餘戶。合無從廉訪司體覆補換。省部議得逃亡消乏站戶。合令親管州縣保勘。具申總管府。委不干礙五品以上管民官。體覆是實。開具元僉增損。目今實有丁產。申覆省部區處。從監察御史廉訪司體察。但有不實。將保勘體覆官等驗戶多寡責罰。標附過名。任回降等遷敘。主典吏人。勒停行移合屬照會施行。　十一月三十日。通政院使允滿答兒察乃咎只等。奏塔察兒脫脫木孫。言諸使臣非有公事不過站道。經由秦中鞏昌府、鳳翔府等處城池。於理體若不相似。奉旨若曰。果有公事。則從城邑經行。無所事而自過城邑者罪之。欽此。具呈都省施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朱賦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　二十三勘

站

站赤五

經世大典大德七年二月十九日中書省奏軍上諸王駙馬不審事之緩急一槩遣使及萬戸千戸與無干礙之人並給鋪馬差劄以故站赤乏思輩應役困乏臣議得乞今後諸王駙馬元帥萬戸千戸若有給驛之事不經出伯議者不得行今既委命前去至當站赤消乏之際但凡不急之務就令出伯較計奏聖旨準　三月河南行省備汝寧府言通政院每歲差官於補換站戸名下追徵津貼鈔赴上都通政院交納止給驛鈔鋪馬其押運官自備騎乘不迭程況有起離之後尋復計搆回還虛準差遣有妨公務竊見省府樞密院差官馳驛前來催取諸翼軍人封裝追徵數足仍付來官收管乘驛以送止差弓兵防護站需即與封裝無異又本府至上都往復六千餘里徒勞押運乞比照封裝事例今後令通政院差來官就交站戸役鈔乘驛前去有司應付防送弓兵誠為便益都省準擬行移合屬依上施行　五月二十八日中書省奏追甘肅隱占站戸依舊當役

初大德六年甘肅行省言甘州甘泉站戸役充僧人充魯花軍匠答黑下牧羊等戸窺避站役負損見戸等事中書省奏準聖旨同樞密院宣政院遣使至甘肅行省追勘得六十年前立站之時撥戸三百四十八即今當役者止存一百七十六除實逃亡事故四十六戸外隱占投下計一百二十六戸隨時復役者已二十五戸尚餘一百一戸係初定站籍見種贍站地土部屬各投下戸計請區處事都省送部議擬合改正依舊當站以此於是日奏奉聖旨依鄉等所擬令當站役劄付各處欽依施行　六月行通政院言兩浙行宣政院僉院吉祥判官劉伯顏等給鋪馬赴杭州之任又浙東宣慰使答吉孫都運等起給船馬赴浙東平江之任為無通例乞都省定擬送兵部照得至元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尚書省奏準雲南四川甘肅福建兩廣赴任官員許給鋪馬其餘去處難擬應付呈衆都堂定擬除各處運司官員如委急關辦課之任鋪馬臨時斟酌應付餘準部擬施行　九月管領諸路打捕鷹房總管府言打捕達魯花赤蔡禁鍾德元歲備鵝鴇合用載綱索竹竿站車及打捕人飲食依例出給部字事兵部照擬去年為採捕野鴨頭目人等粥飯部字議除軍民自願充役及支請衣糧戸計不須應付其除差不請衣糧者依例應付都省已嘗準行今捕鵝鴨戸宋秀張子能等每歲宣徽院照依鷹房昔寶赤例驗實有家口支請五箇月糧及衣裝布帛不闕即合依例往支粥飯其載綱索站車別議施行今後似此打細人戸如是支請衣糧一體住罷相應省準依上施行　十一月江浙省宣使呂從善等承差馳驛押送金銀貨物到都事畢當回通政院不給鋪馬擬以驢畜應付其人以為大都至杭州五十餘站約行兩月餘今之回也難同禮任官員納物回程庫子閑慢之比赴省陳訴都堂議得閑慢使臣給驢本革泛濫之弊各省宣使事畢回還聽差難同閑慢人員回日依例給馬除軍情急務無得走驛日行不過三站宿頓去處於起馬關文上明白該寫某站起程至第三站止宿若違站官宣使各笞二十七再犯罷役連送兵部行移通政院依上施行　八年正月御史臺備監察御史言各處站赤合用祗應官錢多不依時撥降又或數少不給遂令站戸輪當庫子陪備應辦又預定周歲額數先支其半規畫祗待有司往往抑配行鋪收市諸物尅期取息利已害民所支官錢十不及一今後若驗使臣起數實支官錢所在官司依時撥降令各站提領收掌祗待毋得科配小民濫差庫子頭目似為便益及江南湖廣等處奉使宣撫言巡歷歸州澧州等路每以站赤祗應官錢妄數行鋪科取擾民宜

令所司每月赴路關領從實銷用庶革害民之弊都省送兵部照擬規畫祗應之事累經奏準聖旨整治及都省定議長便施行其弊終不能革蓋因給驛冗濫糜費錢糧且如增給支持局若本源省事合從都省減節諸官府各投下出使人員禁約假公冗食之害果有不敷合議增給所據減價抑配虧損百姓一節宜令各處提調上司預撥州縣各該鈔數從長規畫驗做中實直乘賤和買祗應諸物立法關防從公銷用若或官吏剋剝抑配作弊令廉訪司隨事糾治任滿於解由內標寫以憑黜降除諸衙門省減出使已於整治站赤事內別議施行至於祗應不便事理乞劄付御史臺依上體察相應都省議得各處站赤祗應合用錢糧預為撥降州縣官司果有不行從長規畫減價科民一切不應事理依已行從廉訪司體問究治仍依期照例餘準部擬施行　三月二十八日中書省奏在前為諸王駙馬各枝遣使事畢不回久占鋪馬於例遂奏定限期大事七日程小事三日程出此限外不及鋪馬祗應後廉訪司以為太嚴奏令再議未果今陝西行省咨謂知各枝下使臣以軍情錢糧及干有司之事比及完備請依舊制應付鋪馬祗應相應大都省臣議果有如此公事合依元例給與若或事畢託故不回者鋪馬祗應不當再給如各枝下催徵斡脫錢

債地租造作興管民官無相關係之事。則從已定條例與之。臣等以為不立限斷事涉施雇合無定擬有軍情及干民訟者限以半月令行省與各路提調官。不以是何投下早究其事。若不係管民官司。大事八日。小事三日許久鋪馬祗應限外不得再給。奉聖旨準。　四月大都路總管千奴言。見問訴良人等於內多有轉發河南腹裏。必須差人遞押。已令經過去處應付粥飯。兵部議得經官轉發之人。擬合令經過官司驗前路公文。從實應付粥飯。官吏人等。不得多冒支破官錢其監押者亦不得遷延擾民。違者各治其罪。都省準擬。依上施行。　六月陝西道奉使宣撫言五臺僧濬提點者賫隨關出太子令旨又索羅察兒賫諸王阿只吉令旨欲赴大都於官司取求飲食芻粟防送弓手前路關文。竊詳此等出使人員宜令合干上司明給公文。書其正從人馬芻糧之數。行移有司應付。但有不應。則於元給文憑官吏追償抵罪都省送兵部議得各位下投下。除軍情急務。已有應付鋪馬首思定例其乘已馬人員事因出使擬合經由省部。驗事開寫可畢日期。給之公文於所過取給飲食。限滿赴部繳納。仍嚴加禁約。不得擅自取與遞行照會相應。都省依上施行　七月陝西道奉使宣撫言諸官府遣使頻繁鋪馬倒死。太原路管下站赤年例首思錢一千餘定。

科配人戶。減半買物不便。省部照擬年銷祗應。已令各處從長規畫。內外官府濫差使臣。亦於整治站赤事內禁治。乞惟各處行省任滿得代無祿之人。或因起納諸物。或指計稟公事濫起鋪馬赴都。因而求仕。直至得除馳驛回還。不惟虛費首思。實恐害於站赤。以此定議今後任滿得代無祿之人。不許差使赴都。如違定將當該首領官吏究治。移咨各省劄付御史臺體察。及下合屬依上施行。　又御史臺備山南廉訪司言。荊湖一道路府州縣年銷祗應。自大德五年。撥降規畫官錢祗待。至今三年。不見接支。亦無增給鈔數。加之。有司不遵原行規畫。收買米麵羊酒雞猪等物。銷用但將鈔定科配屠沽店肆之家。存本取息。出物供待。會計到今。息過於本者數倍。略舉江陵一路祗待錢散科所屬司縣百姓買養豕猪六百隻。每隻官給價鈔一十兩。計官本一百二十定。半年一次抽分猪一隻。限重五十斤。周歲抽分猪一千二百隻。如無本色。徵鈔一十五兩。計取鈔三百六十定。如此害民不便。請懲革事。兵部擬令河南行省照依都省原行事理。令宣慰司各路周歲預為額撥。州縣鈔數。從長規畫。驗依中實直趁賤時月兩平收買祗應。立法關防。從公銷用。年終通行查勘照。刷相沿交割。若有不為用心規畫。減價椿配。虧損人民。徇私動衆。促使入已者。令廉訪司

隨事體察究治。任滿解由內明白開寫。以憑黜降。庶得省減官錢。民不被擾。都省議得各處祗應鈔數。每年依額撥降。廉訪司依時照刷。餘準部擬。　九年八月三日。陝西行省咨平章政事明安答兒言。在先諸王駙馬各投下差遣使臣與各路有司相干公事。當時應付鋪馬祗應。初無程期。近者中書省奏準聖旨。諸王駙馬遣使事干軍情及關係管民官司者。限以半月。其餘大事八日。小事三日。許久鋪馬祗應限外。不得再給。除欽依外。伏見諸王駙馬。多係邊藩鎮戍。其所遣使乃為軍需營造期會錢糧之務。間有卒急不能成就者。所司無問事完與否。驟過程期。即依新例。不給鋪馬祗應。使其人市食步趨辦事。且如朝廷出使與州郡所差人員。無分內外。一體應付。何獨宗室之使。計其程期非所宜也。況今迤北土哇等遣使入覲。馳騎往來。儻若揚聞于外。誠非國家柔遠人懷萬邦之良規也。今後若定擬諸王駙馬使臣經過驛程。除常例外。若有各路相干公務。欽依前例當該總司并各路委官提調催督其事。果有未完。亦合照依舊制應付鋪馬祗應。事畢止載似為長便。丞相阿忽台平章政事賽典赤八都馬辛等奏奉聖旨準其所言。都省欽依施行。　十一月五日。中書省奏準事理行移合屬。欽依施行。　一奏前者太原等處地震田禾不收。百姓闕食站

戶自言去年諸王阿只吉使臣給驛者七百五十餘起。今年春夏凡三百四十餘起。尋常無此頻數。困乏不支。蓋者聚會之時雖嘗奉旨令大投諸王量事遣使。毋致冗亂。猶尚如此。今合以此緣故言於阿只吉及諸王駙馬。咸使聞知。奉聖旨。鄉言是也。可諭之。　一奏諸王駙馬分地城邑。及其餘事務委命達魯花赤等官。各給常行鋪馬令旨。其人以已私。不以遠近輒乘鋪馬往還。站赤消乏職此故也。乞拘收此等鋪馬令旨。令後各投下命官遣使。常行起馬之制。一切禁止。奉聖旨準。　閏十二月二十一日。丞相完澤等奏。去年怯來上言雲南經由亦奚不薛改站道乎。又提水路二十餘站。令賽因不花郤言若改此道經由已地其民即目差稅軍站猶且勞苦。若又重立此站。民不能存。臣等謂賽因不花私其民之說。如此。若果順便。其言可聽。今乞令雲南湖廣兩省各差一人。同往相度。合改與否。擬定上奏。至時決之。奉聖旨準。　十年正月二十日。中書省奏外路為官者多因已事託故。令近行人員奏請給驛赴上。貪其所職。便私入覲。擾廢事務。乞定擬令後如此託稱事故近行人員。不得奏請。省諭禁約之。奉聖旨準。　三十日宣政院使沙的同知宣政院事桑哥答思等。奏帖木解兒前者傳奉聖旨。諸王駙馬非奉上命。毋得遣使西番。欽此。今各投下出使馳

驛者多擾民尤甚上位嘗有旨乞依先制給降聖旨二道諭寧河臨洮府脫脫禾孫禁止奉聖旨準奏院具呈都省欽依施行　五月十日通政院使察乃言迤西站赤不便自大德九年至十年正月西番節續差來西僧八百五十餘人計乘鋪馬一千五百四十七疋至甚頻數竊照大都至衛輝二十二站若將此等回程西僧從水驛以達衛輝人則換馬物則行車從本院官吏相提調起發脫脫禾孫所至辯驗庶幾減省鋪馬站戶少甦又站車每輛載物一千斤馬負不過百斤令使臣載物過多壓損頭畜各處脫脫禾孫他心曠職曾不之察宜定黜降之罪以繩不追眾能奉公者驗功陞賞庶有激勸省部照擬馳駅車輛舊制已禁重載所言脫脫禾孫守法不嚴合從所擬斷罪黜降仍令各處達魯花赤正官常切提調毋致害於站赤十四日以察乃所陳奏準聖旨通行合屬依上施行　七月通政院廩給司言東西館使客合用柴薪宣徽院三年不支使當館人夫出備兵部呈奉都省議得宣徽院柴炭局見收柴薪供給內府不敷擬使臣人員合用柴薪量擬每名日支中統鈔三錢呈準日為始耗於已降廩給司支持錢內通行除破施行　又河間路言江浙行省納物回使哈答辛百戶王宣使等非理走死鋪馬六疋兵部議得合咨本省取招追斷隨處馳驛納物回使宜準通政院以擬應付站船適行照會相應都省準擬施行　十一月遼陽行省備諸王阿只吉令旨言在世祖時女直哈里賓水達達等處每年進送鷹鶻給驛傳值乃顏叛亂站赤因廢令來合無依舊應付鋪馬進送鷹鶻赴上通政院議得大德十年五月十八日奏準聖旨非軍情錢糧急務必合乘驛者其餘毋得濫給呈奉省準欽依施行　是月河南府路申昨為晉寧冀寧地震站赤被災困乏朝議出使人員十分為率以六分經過河南四分經由平易太原即今地震已寧乞依舊例給驛似不偏負兵部照擬平陽太原未經地震之前與河南府路均給使臣驛傳合自大德十一年依舊例中半應付相因都省準擬依上施行　是年冬江浙行省咨松江府嘉興路水驛常有兩浙運司官吏及行都水監人員存坐日支分例又鎮守嘉興邳州萬戶府出鄉巡捕私鹽盜賊已有哨船復乘驛舟有妨遞運本省擬得兩浙運司及行都水監官吏乘坐站船所至即令回船合支分例於元倒驛內關取及至事畢預關前站隨時應付船隻以行其萬戶府巡捕私鹽盜賊止乘哨船相應省部準擬回咨依上施行　又言大德七年五月十一日兩浙奉使宣撫與本省講究規畫祗應錢糧每歲預於春首支撥均給各州縣從長規畫趁賤買物孳生遞旋

撥付各站收管將民間差設祗應頭目庫子裁罷去令站官管領祗候合用收支庫子就於站戶餘粮內差設二名就準本戶里正主首身役上下半年更替至大德八年二月中書下令比依江南倉庫攢司例於司縣及巡尉司吏內選差祗應庫子二歲為滿發補各州司吏已下各處依上施行外近者福建道宣慰司呈小吏管辦祗應多係無籍之人攜家營食其弊多端及據杭州常州等路申亦言不便至有快於應辦遣臨人命者竊詳站赤之設事甚繁劇來使知理猶且庶幾有知化外諸番人員不諳法禁過求飲食稍有違忤動遭箠撻令司縣猾盜小吏素無抵業惟務貪饕預領官錢必致侵尅逃竄無從追理既失官錢又誤祗應誠為不便如蒙照依元擬令站官管領祗待選差站戶之有餘粮者以充庫子止設一名上下半年更替就準本戶里正主首身役允為便宜都省準擬回咨本省依上施行　武宗至大元年正月江西行省咨撫州崇仁縣元僉雲山馬站貼戶楊汝玉入站田土六頃七十畝七分九釐兌粮四十五石二升因當站困乏節次出賣田產不堪應役委官體覆相同若令得業人通行津貼卻計二十餘戶地里遙遠田粮畸零不便止於得業人內照勘陳成之趙嗣琮二名其人又係在城站戶以所買之數及下戶餘粮併得四十五石二升抵承楊汝玉當站本省看詳若不準令得業人當站恐致倒斷站赤劄付本路令陳成之等當站外各路亦有此等消乏站戶保勘體覆是實合無令得業人應役惟復別僉即係違例事理咨請照詳都省送兵部照得站戶消乏例合覆實替補如楊汝玉初賣地土委曾經官告據令本管及不干礙官司體覆端的消乏開坐本戶元僉目今丁產擬定咨省僉補相應今後若有似此戶計亦合一體施行都省擬江南站戶賣乞地土先令所買之家隨地納稅餘準部擬　三年五月八日尚書省奏徽政院言嘉興松江瑞州三路又汴梁等處管民總督府凡有錢粮公事合來計稟者俱無鋪馬聖旨啓過太后懿旨每一路起馬二疋者與一道起馬一疋者與兩道臣等議從所請之數與之上曰可依太后之命與者八月十一日詹事月魯鐵木兒呆將奉皇太子令旨站赤隳廢凡火者欲取站車悉勿與之敬此仰籍錄敬依施行　十一月河西隴北道廉訪司言按治色目應當站赤比因給驛頻繁補置鋪馬因而破家蕩產典當親屬子女為驅不得完聚乞矜憫區處事省部議得管站頭目典賣站戶親屬已曾欽奉詔書給親完聚其權豪勢要人等典買站戶兒女為驅即係違法罪經釋免合改正給聚完追元價至如河西站戶消乏官為賑恤相

應。四年二月六日，通政院察乃朶耳等啓：於皇太后、皇太子曰：完澤篤皇帝暨曲律皇帝登寶位時，各處使臣有營己私事，託言進鷹來者，合無禁約？懿旨曰：鷹堪好者，給驛前來，其不堪者止之。令旨曰：此何必言，除海青之外，餘鷹皆勿進。各處可差人喻之。又特奉懿旨、令旨，令百官庶民亡歿及娶婦送女者，皆起鋪馬而行。今後似此，皆可禁止。　三月十三日，樞密院特奉濟邸聖旨，各處行省并各衙推稱事故，給驛來者多有之，此間各衙門推稱事故給驛差出者亦有之，因此站赤消乏。今後似此之人，罪之。又具主張押與文字官員姓名以聞，當議責罰。可行移遍諭各處。欽此。

十八日，欽奉詔書內一款：站赤消乏，蓋由使客繁多，夫於撿察。除海青外，應進獻鷹隼犬馬等物，並令止罷。各處歲貢方物，有司自有額例，其餘非奉宣索，不得擅進。應有執把聖旨、令旨，畫行拘收。諸王駙馬投下及各衙門鋪馬聖旨，仰中書省定擬以聞。諸貢物為驗者，今後無得給馬。不應差使，營幹己私，罪及給馬判署正官。監察御史、廉訪司常加糾察。欽此。中書省部契勘內外諸司，設立宣使、奏差，蓋為幹辦公事。其各處行省、宣慰司等衙門，比年以來，置而不遣，致委府州司縣正官或無職役營私不應之人，託以軍情錢粮貢物為由，驗其品職，多給鋪馬，道途之間，源源不絕。

是致站赤消乏，滌為未便。擬合遍行各處，今後凡遇押運官物，計稟公事，必合遣官給驛，雲南、甘肅、四川、和林差使給馬二疋，其餘行省給馬一疋。量立程限，結罪于官。令在都諸官府，如承此等未便，亦仰依期發遣。庶幾事無壅滯，省減鋪馬。移文合屬，依上施行。　二十三日，中書省奏：前者站赤隸兵部，後屬通政院。今通政院怠於整治，站赤消乏。擬合依舊令兵部管領。奉旨准。　四月二十四日，中書省奏：昨奉旨以站赤事屬于兵部，令右丞相鐵木迭兒等議：漢地之驛，令兵部管領。其鐵烈干、納憐、木憐等處蒙古站赤，仍付通政院管。上曰：何必如此，但令罷去通政院，悉隸兵部管領。　三十日，中書省奏：腹裏江南起運官物，浮河而來，自李二寺水站入閘河，通還起都，往回四五旬，不得達上下，驛程不檢事，妨停滯。乞將李二寺遞運之舟，分撥通州垻河安置，有餘船隻，令作站車，以車船戶撥充垻夫，官蓋頭房，使之就役。奉聖旨准。　五月十一日，中書省奏準聖旨，拘收元與各官司鋪馬聖旨，據都水監言，汴梁分監平例，分摘官吏壕寨人等，於都省欽領起馬劄子，前去巡視黃河、御河，修築堤堰，至十月還監，隨即繳納。及河道提舉司，亦無鋪馬劄子，外惟東平路景德鎮分監一所，自開河以來，中書省給降鋪馬聖旨二道，內起馬一疋一道，起馬二疋一道，每

自埋城兗州下至金溝沽頭，以達臨清，往來一千五百餘里，乘驛巡視河道、堤堰，催運船隻，值有衙次，即便修理，未審合無存留。請區處事。兵部議得：都水分監元領鋪馬聖旨二道，合給差使，似與在都官府不同，宜令依舊收掌，仍將差遣起數，每季開部，以憑稽考。相應。省准依上施行。　十二日，中書省奏：在前管首思官與通政院官同事，今請依舊隸于兵部。上從之。　是月，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言：省院委官與高唐州、劉州判至夏津縣補僉，吳賊充榆林站戶王仲充夫，八兒充站戶，吳成隱匿人丁二口，地一十二頃三十畝，住宅牛羊資產，結攬官吏，以所擬榆林站役，改更王仲夫八兒充名次，事敗詞伏，外照得所僉籍冊，已申上司，請依例改正事。下通政院、兵部前後擬議不一。都省照得吳成始初僉為站戶，隱漏人產，致令王仲告發，又且物力居高，山東憲司已取元僉官吏不應改換招伏，及吳成承管應當榆林站役，擬合改正，送兵部照會施行。　六月，通政院言：昌平驛見置鋪馬一百三十七疋，接應乘傳，常無二三十疋在站。令尚書省委官六人起馬十疋，監視篦山工役，相去大都不及二十里，徒占驛馬首思。兵部議得：今後篦山工役及抽分羊馬、攔截營帳等官，合令自備常川馬疋，所在官司應副首思芻粟，相應。呈奉省准，依上施行。　是月，赤

城驛言：瑞雲寺有西溫湯，凡遇諸王、后妃、公主、駙馬、西僧、朝省內外出使人員到驛，往道源滄多支分例，損斃鋪馬，雖經禁約，終無畏憚，合無奏定罪名，出榜懲治，庶望站赤少甦。中書省奏準聖旨，除上命及貴省部公文前去外，其餘人員鋪馬首思，皆不得給，敢有違者，依例科斷。都省欽依，備榜下本驛禁治訖。　又李好謙言：驛道不量緩急，來往馳驛，死損鋪馬，驅逼車丁，及將站官搥撻，多取分例，合議裁減，誠為便益。行下通政院及兵部議得：宜從都省劄付宣政院、集賢院，分揀差遣，令御史臺糾治。若有不應給者，罪及元分揀官司，至如走死鋪馬，毆撻站官，已有累降詔條禁治，相應。都省準擬，依上施行。　又甘肅行省左右司郎中揚傑言：各處站官侵剝站戶，放富差貧等事。兵部定議，合從提調官治罪，重者罷役，使臣經過，騷擾站戶，擬合禁治。仍令監察御史、廉訪司體察站官，額設已定，以次濫設人員，革去，相應。呈奉省準，遍行合屬依上施行。　又中書省據兵部呈：高州民匠總管所於至大三年正月十八日，僉人戶呂忠充榆林馬站戶，抵替貧難趙松戶役，僉華秀充夫，八兒充牛站戶，補代逃亡馮進當站。其呂忠累詞訴於本路及省院官，謂忠元係陝千戶所管邊民，與元僉夫八兒充牛站戶劉敬、馮進同籍，二人逃亡，後本管官司已令忠充納大德

十一年。至大元年。站赤錢物。節合以忠抵補馮進戶役。理所當然。若華秀者。乃民匠總管所戶計。榆林站貧難戶趙松。元從本所僉定。其華秀人丁物力。又在忠上。以之抵補馬戶趙松。於事公當。今乃更互僉撥不便。事經高唐州體勘得華秀比元僉供報丁產時餘地一頃七十二畝。牛四隻。羊五口多於呂忠物力。已取各人承伏華秀入於榆林。呂忠復於夫八兒禿如此定擬。改正申奉通政院及兵部前後所議不一。都省擬呂忠籍面男子十名。內成丁七名。不成丁三名。俱是親男。華秀戶下男子七名。內賓二名不成丁一名。比呂忠丁數不及。華秀雖曰地多。其差發絲料華高產業所爭不多。僉籍既定。不須更改。送兵部就便施行。　七月一日中書省奏遼陽省左丞教化的言行省官內。各有提調公事。故給鋪馬聖旨圓牌。令或侍衆不得預不詢同僚而輒差人者。先嘗有旨以圓牌董督軍情急務。餘事不得發遣。合無自今定擬。似此元與鋪馬聖旨圓牌。並追收之。但凡庶務。詢于同僚明以文字施行。庶不紊亂。臣等以其言為然。乞依上拘收。奏聖旨准。　十四日中書省奏通政院既已罷去站赤事歸兵部。今兵部言各處站赤路官提調。惟蒙古站前此通政院官提調。每歲車駕還幸大都通政院官分住上都。今當還幸之時。乞定擬木憐站自察罕尼椰溫欽里千站自失兒古魯以東。令上都留守司官提調察罕尼椰溫夫兒古魯以外至杭海站赤。令和林省官提調。又隆興路西京宣慰司就提調管內站赤。甘肅行省提調納憐站。如此區處。庶不悞事。上從之。　是月中書兵部呈通政院併入本部事宜歸一。而各處提調之官。尤為切要。若不從新委自各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提調整治。則恐勞逸不均。輕重失倫。都省照得至大元年正月十九日。已經奏准聖旨。令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提調站赤。仰兵部行移合屬。欽依提調人馬船車鋪陣什物舘舍。須令一一如法。或不測差官點視。但有不完。決罪標附驗輕重黜降。　又于忠信陳言。隨處軍站出鞍馬。備物力服役於千萬里之外。其民良苦。今外路進納鷹鶻者。來驛馬食官祿。又知西番河西高麗動以赴上拜見為辭。遣使馳驛。不下百餘疋。其間裝馳己物。以營私利。每馬所負或二百斤。損斃之故若此。今後莫若除送獻海青人員外。其餘進納諸王公主駙馬鷹鶻之人。自備腳力。致之。若西番等使遵法。將物脫脫禾孫管站提領知而不舉。許本管站戶赴省陳告。於決官錢物內一半付告人充賞。庶望官民便益。兵部議得所言事理。擬合欽依累降詔旨。禁治相應。呈奉省準。　閏七月十九日。兵部呈近奉省劄。各處水站安置年深。除差官馳驛從宜拯治

外。照得通州至臨清水驛。近者二百里。遠則三百里。通會通河以至揚州。不過七八十里。使臣往來。止經一站。則換舟。其綱運官物。必越三四站方至交換之所。卒無見在站船。未免又過數程。有旬月不得回者。以此各處滯積官物。搬運愆期。合令已委官取勘各站船分別遞運船料例稍水人丁數目。逐一點視。若有不完。即令補置。仍責有司設法關防。毋致似前關悞。具呈照詳。都省準擬行移。已委官及各路提調官。依上施行。　又都省復奉聖旨。復立通政院管領達達站赤。　八月五日兵部呈大都至上都站赤。每歲車駕行幸。諸王百官往復給驛頻繁。與外郡不同。除設驛令丞外。設提領三員。司吏三名。腹裏路分衝要水陸站赤。設提領二員。司吏二名。其餘關僻驛分止設提領一員。司吏一名。如無驛令。量擬提領二員。每一百戶設一百戶一名。從拘該路府州縣。提調正官於站戶內選用三歲為滿。將濫設官吏頭目人等。盡行革去。據行省所轄站赤。令各省依上選保相應。都省準擬施行。　九月陝西行臺監察御史袁承事呈。甘肅等處驛路係西邊重鎮。定西會州平涼涇邠通驛臨洮土番東西往來之使。日逐起馬不下百疋。晝夜未嘗少息。常見鋪馬不敷。停留使客。或有非法選馬。箠詈站赤。及州縣官吏站戶被害。蕩產破家。賣及子女。誠可哀憫。往者經由寧州慶陽站赤。自環州至寧夏萌井站。以至永昌道路。盡皆沙漠。遙遠艱阻。四無人煙。驛使自負首思。露宿野食。馬之芻粟如此。奔馳數日。是致人瘦馬斃。又許速都兒松等驛。俱是蒙古河西人戶當站。所致闕少馬疋。祇應站官人等避匿。使者往往停滯。蓋因直隸永昌王傳提調。因循苟且。失於拯治。今後乞減省起發鋪馬。將許速都等蒙古站赤。責令所屬總管府提調。增置寧夏站赤。命通政院常加整治。誠為官民便益。事省部議得定額給驛。提調整點之事。累奉詔旨施行。今據前言擬合常加檢察。仍於河南陝西甘肅行省。及腹裏懷孟河中府東勝州等處黃河渡口。提調止截。毋致泛濫。其許速都兒松等驛。令王傳與永昌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從新整治。其路遠增設站赤等事。未經行省議擬。移咨各省。依上施行。

十月十四日。樞密院據東平路諸軍奧魯總管府言。見奉江浙行省差官馳驛前來。各路取發至大四年。鎮守福州路亳州萬戶府軍人封裝鈔定。即欽應副鋪馬。部緣欽奉詔書節該。諸貴物為驗者。無得給馬。誠恐差池。看詳軍人封裝鈔定。所以供給衣襖急用之物。若使有司應副腳力。中間差池。展轉擾民。況慮軍需。合無以鈔為則。五十斤之上至一百斤。應副鋪馬一疋。馳運五十斤之下。令差來官順附前去。實為官民兩便。乞明

降事。知院月魯鐵木兒。同知樞密院事鐵木兒脫買驢等。奏準聖旨。依上
施行。既而陝西行省亦言安西路進到四川省軍人封裝依例應副鋪馬
省部議得軍人封裝各處行省差人催取既有欽賚聖旨。據馳鈔鋪馬擬
合欽依應副施行。　二十三日御史臺奏監察御史自各省來沿路經過
驛傳得站戶之言。謂皇帝登寶位罷進鷹犬希罕物貨革通政院而任兵
部比之前時使馬少肥戶亦獲安已後若不更改止令兵部管領則吾曹
感恩永得安寧。臣等不敢不聞上曰言之是矣。只依已定之法行之。又奏
監察呈說各站往來西番僧人尚多。伏望憐憫站戶。令宣政院及西番官
府凡此往來者。研究分揀果有德行僧人則來。餘者禁止。馬上囊橐毋令
過重省惜鋪馬之力。誠為便益。奉聖旨準　十一月十一日。中書省奏。令
春拘收各衙門鋪馬聖旨時中政院亦已拘收。奏準別寫與之。乃者脫脫
木兒等傳皇后懿旨。謂在前中政院給與四十道。令還依數與之。或減元
數取裁奉聖旨寫與二十道者　是月中書兵部照得諸官府凡遇遣使
赴部給發鋪馬。合詳緩急之宜。於蒙古字別里哥文字上以漢字書其正
從及元剌赤人數然後發遣。令腹裏行省諸官司所給差劄前路關文多
以從作正揉寫元剌赤在外似此濫給鋪馬若不拯治惟恐害於站赤擬

合移文行省及腹裏諸官府今後事當遣使須於差劄上明書正從及元
剌赤人數不惟革去泛濫之弊亦可省惜官錢優卹站赤。都省準擬依上
施行　又中書兵部照擬今後進賀表箋各道廉訪司如舊例腹裏路分
差官馳驛赴都。其餘司屬及隸省部官司附納各路來上行省宣慰司都
元帥府宣撫司轉運司各路總管府五品已上官司止赴所隸行省總府
通行類咨差人馳驛赴中書省樞密院呈貢。不許別行給驛。都省準擬遍
行各處照會施行。　十二月江浙行省備衢州路總管朱嘉議言鎮守軍
官。每取封裝貯以荊笥中間多附已物壓損鋪馬。已以站船腳力應付便
益。省部議得今後凡取軍人封裝者令各路正官權其斤重用印關防。依
例應付鋪馬。脫脫禾孫嚴加檢察若有附帶物貨沒而罪之行移合屬依
上施行。　是月御史臺奏薛禪皇帝在位時。御史臺行臺廉訪司官之任
二千里之外者。驗品秩給驛。今已照依舊制就於啓行之處給與鋪馬。奉
聖旨準。本臺呈省送兵部。欽依施行。　仁宗皇慶元年二月十一日中書
兵部照擬至元二十八年三月四日奏準聖旨各處來使省給鋪馬斟酌
今去。又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都省定擬減定遠方之任官員鋪馬數
目。如通河路給以站船。非水站則自備腳力。至河間真定然後官為應付

鋪馬。令內外諸司差使浩繁京畿站赤難於供給。合遵舊制減定數目施
行。都省準呈。　一品元定八疋。今擬五疋。　正從二品。元定六疋五疋。今
擬四疋　三品四品。元定四疋三疋。今擬三疋。　五品已下。元定三疋二
疋。今擬二疋　是月中書省準四川行省言。舊制任回官員水程給船。陸
途應付長行馬芻粟。今改前制以人夫腳力送之。差及百姓不便。請依舊
制應副。又江浙行省咨任回官員每船一隻陸路更給站轎一乘。人夫二
名。今二品與廵尉人員。一體得船一隻。尊卑失序。擬合欽依已定品給應
付相應。湖廣行省又言八番順元等處任回及身故官員家屬相離大都
七十餘里。若與河南腹裏官員一體自備物力優恤不侔。又據御史臺備
各道廉訪司言。雲南福建兩廣等處赴任官員歷涉險阻。度越荒僻。及至
任滿或身故者。家屬往往無力回還。合無欽依先奉聖旨應付站船。庶不
負朝廷優恤遠臣之意。各言如此。送據兵部照到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十
三日都省奏準聖旨定擬應付福建任回官飲食常行馬疋芻粟之制。三
品以上。正從不過五人。馬五疋。四品五品正從不過四人。馬四疋。六品至
九品正從不過三人。馬三疋。又元貞二年七月八日。奏準聖旨定擬應付
雲南福建任回及身故官家屬站船之制。一品二品船三隻。三品至五品

船二隻六品至九品令譯史宣使等船一隻。令來參詳遠方任回官員及
身故家屬。合依前制陸路應付長行馬疋芻粟水路站船出還本貫相應。
都省準擬施行　又兵部議擬各處差官押運諸物。如站船未得交換。止
於輳集要津。或州府都會處存止。仍咨行省。今後量程責限須要依期赴
都。不許縱打舡隻。行下合屬禁約。都省準擬施行。　又禮部呈何元闓陳
言。諸有司提調站赤錢糧園岸水利打捕急遞鋪道路橋梁等事。往往委
付子弟吏卒無役之人。不時計點侵漁為害。令後理合禁止令各官親詣
為便。省部議得隨處站赤及諸庶物例。合職官親行提調若差無役之輩
不時計點求取錢物。宜準所言禁止。令後關會總司公同連署躬親計點
相應。遍下合屬依上施行。　又大都路驛言。近起馬遞送土番宣慰司使
臣監藏兀即等至良鄉驛。所發馳馱鋪馬四疋。俱約重二百斤。及其回程
腰脊損傷至今不能當役。令後如遇僧人出使西土。合令當該脫脫禾孫
與宣政院官眼同監視。權其馳馱斤重。方許起馬。庶幾便益。省都議得分
揀西番給驛禁約馳馱過制。已經奏準聖旨。行移宣政院及諸有司欽遵
訖。今據前言可照已令事理施行。　三月七日。河東山西道宣慰司備冀
寧路申。諸王鈇木兒不花差曲里參思等二人。乘驛往赴忻州等處閱讀

令首和買湯羊扨無坐到數目。止從差人多寡為則。情弊難明。又不見各枝下境內買物給驛通例。已定擬遵守。事兵部參詳。今後如遇本位下合用湯羊。從王傳官明白開寫數目。移文本處總司下合屬依例兩平收買。既不出境。不須給驛。都省准擬就行合屬依上施行。　十月通政院奏。在先除軍情外。其餘不急軍上來使。令太師月赤察兒分揀。經由和林之使令丞相荅剌海分揀。令朝廷遣使出外不急者。乞令臣等分揀軍上來使令迭里哥不花鈌木兒不花忽剌出等分揀。除軍情急事外。不令乘驛。奉聖旨准。　二十九日參議中書省事。禿魯花鈌木兒郎中欽察等奏。近者或有官員亡歿。官為出殯。蓋搭路祭於百姓之家。科取諸物。至甚搔擾。復令鋪馬遞送靈櫬者有之。似此理宜革罷。奉聖旨是也。今後此等皆令住罷。勿得再行。都省欽依施行。　五月十三日。中書省奏。去年罷通政院時以失兒昔豐迤北蒙古站赤。令和林省掌領。近南者上都留守司領之。既而復立通政院。管領蒙古站赤。漢地者隸于兵部。皇帝行幸上都。諸王駙馬使客蒙古兀魯思各千戶及軍上使臣來者。乞令通政院應辦宿食之事。以鋪馬屬之兵部掌管。奉聖旨從之。　是月中書兵部照議。近據監察御史言。寶雞鳳翔等處令人戶顧貸腳力。應付雲南四川之任等官。又雲南

右丞阿忽已來鋪馬復需車力。每輛令百姓出馬十疋。陝西行省平章哈剌孫之任。該起正馬九疋。兀剌赤三疋。多起馬二十四疋。雲南四川之任官員。從大都應付站車至安西興平分道。別無更換。科取於民。每車一輛用馬八疋。或驢一十六頭。擾民不便。自皇慶元年二月為始。四川廉訪使夾谷之任。撥畢昌總帥府達魯花赤闊闊木例。於都省請給站車一輛。又節次應付之任站車不一。以此參詳。雲南甘肅四川之任官給驛已定品秩之制。所據裝載行李家屬車輛。別無定到通例。中閒品職不同。多寡無定。本部何以遵守。況兼此事。又似泛濫。將恐害於站赤。深為未便。今後擬除行省平章應付站車二輛。左右丞參政一輛。餘官皆是外任。不須應付。呈奉省準依上施行。　六月良鄉縣提調站赤達魯花赤迭里火者等言。至大四年十月七日。有陝西四川甘肅行省驗運鈔本。用鋪馬一百二十五疋。為馬數不敷。於押運官處稟說用馬七疋。貸車七輛。拽車用馬四十九疋。通計五十六疋。遞運前去。省減鋪馬六十九疋。皇慶元年四月二日。甘肅省和糴粮鈔三運。每運用馬六十三疋。回馬二十一疋。計八十四疋。欲行前策不暴到。將鋪馬損傷。今後裝運鈔本。若容依前用馬一疋。顧車一輛。載鈔一十五駄。用拽車馬六疋。每運可用馬二十八疋。省減馬五十

二疋。實為官民使益。省部準擬行移合屬依上施行。事若急速。不拘此例。　八月十六日。監察御史哈散沙奏。回回地界取駱駝西馬騾子虎豹藥物之人。無非徼功幸賞。乘驛美食。而行買賣之私。宜罷此等。勿令前去。又自彼方貢獻虎豹等物赴上。至此給馬館穀。有逗遛一二年不去者。合並遣之。奉旨若曰。題說甚善。來者遣回。此間亦無令人去。　是月中書省準陝西行省咨。奉元路脫脫木孫呈。亦都護高昌王位下差都事雷澤宣使朶兒只二人。起馬二疋。賚本位下王傳差劉前去大都進賀表章。若使應付。慮恐差池。送兵部議得。今後出使人員。如無欽賚御寶聖旨圓牌。毋得給馬。都省準呈。　九月十五日。兵部尚書脫忽解奏。昨日寬徹院使及阿魯傳旨。兀曾兀解探寶骨殖無力出殯。令省部斟酌給驛。緣今春省官奏言。整治站赤。已嘗奉旨禁止鋪馬出送靈櫬。可否取裁。奉聖旨毋與之。令後似此去送靈櫬諸人。皆不得給鋪馬。朕雖令與。卿亦回奏可也。　十一月十八日。中書省奏。樞密院官鈌木兒不花言。所隸軍士至脫火赤之地。凡三十站。每站倫騎馬二百疋。扎馬五十疋。首思羊二百口。帳房二十。陳設之物。不等皆軍人之物力也。其始以民戶立站。首思並降官錢。今軍站之役。皆自己出。安有不困乏者。乞令軍人出倫當站馬疋。其餘首思羊

二百口。及陳設什物。依百姓例支與官錢。臣等議。當存恤官為應付鋪陳。以彼方抽分羊肉。每站各支二百口。充首思。更或不敷。從此給鈔。令行省買與之。又奏。去年西面川兩接界地。令軍當站。至甚貧乏。往者軍站各別。乃蒙立站赤之役。已嘗遣使至甘肅行省。督令追復元戶。有闕則僉補百姓。未見回報。令諸王寬徹暨司徒闊闊出太傅鈌哥塔失鈌木兒知院等。會議川地東西兩界所置驛站。預宜斟酌給錢買與馬駝。仍於近境官羊內支撥供應。以濟軍站物力。儘用之外。或遇諸王駙馬及使臣往來數多鋪馬不足。則令附近軍人增置。至於闊徒蒙古站戶。從行省與諸王南忽里寬徹委官追收。以復初役。至日具奏。上悉從之。　是月江浙湖廣行省言。本省凡起運諸物。每運乘舡七十八艘。經涉江河。裝換盤載。必用人戶注來管視。設如所委人員在途病患。失於照應。事係利害。比之甘肅雲南四川和林行省事體不同。今後押運諸物人員。請量給鋪馬二疋。似為便益。都省議得。江浙江西湖廣河南陝西等處行省。公差宣使押運官物赴都。斟酌所運物色。獨員不能照略者。許給從人鋪馬一疋。其餘使臣依舊例應付施行。　十二月二十八日。中書省奏。諸王公主駙馬各官投下。先為撥與江南田地。有請給驛徵收子粒者。已嘗奏準禁止之。令忽勝海妃

子之女班丹公主亦欽差人江南催租將元降付鋪馬聖旨來請給驛以此私務恐違治體乞禁止仍拘收所執鋪馬聖旨奉旨皆令拘收者　是年中書兵部照議雲南四川之任回還官員脚力不便事今後照依行省官之任車輛通例如過不通站車去處所在官司驗各官實有家口行李斤重每車一輛和顧驢六疋知無以馬四疋來接遞遲仍約束禁治多餘取與科擾就令監察御史廉訪司官嚴加糾治如蒙劄付御史臺移咨四川雲南陝西行省照會相應都省議得雲南四川行省之任官員鋪馬已有定數合得脚力車輛除設置站車去處依例應副如過山路不通所在站赤每車一輛例給鋪馬四疋餘準部擬施行　二年正月十五日參議中書省事不花特奉聖旨朕來郭完者篤之言謂往來使臣妄捷站赤其民良苦中書其移文整治毋令站赤被害欽此省部移咨行省及下宣慰司各出文榜曉諭出使人員毋得輒將管站官吏人等非理笞撻管站之人亦不得因而息慢失悞鋪馬首思違者究治　二十六年知樞密院也禿鐵木兒等奏福山海牙新除雲南萬戶自都至雲南一萬餘里乞依管民官赴任例三千里外軍官亦與鋪馬奉聖旨卿等言是矣軍官比民官允為奉旨可諭省官但是軍官赴任依例給馬　是月和林總管府推官

張泰圳母喪丁憂本省已經斟酌應付脚力外兵部議得嶺北和林乃邊遠酷寒重地別無旅館除阻艱辛不可勝言特與他方不同除張推官起發去訖今後本省及所屬官員親喪丁憂即係以理去官若令自備脚力出還中原跋涉良費量擬應副站車一輛都省準擬依上施行　四月七日御史臺奏陝西行臺咨前者奏奉聖旨增設監察御史四員察院書吏四名其差遣鋪馬聖旨合增八道計馬二十疋臣等以為既增監察書吏鋪馬亦宜增給奉聖旨可增與之　二十一日中書省奏樞密院言軍官之任請依民官例給驛兵部謂各處鎮守軍官承襲父兄職事初無應付鋪馬定例難同流官之任奉聖旨如兵部所擬軍官之任不得給驛　二十九日御史臺奏中書省總領百司御史臺扶持眾務在前為省臣等不達此意惟圖沮抑臺察使不得行其政謂如阿合馬桑哥阿忽解三寶奴等專權擅政是也今聖天子在上事無似此之人來此之際臺察之政有不便者合更新之使政行事治百姓又安前者有旨令臣於中書省議事臣嘗言三事窒礙臺察者其一風憲用人多是清苦無力之士赴任之間相去二千里以上者許給驛雖少百里不及即不得給是致因滯莫前各處常是闕官不能狀助政事且亡金一小國耳其委付臺察官員不以遠

近皆與驛馬蓋以其司存於國於民有益故也乞自今後臺察之任官員不以遠近往回咸許給驛奉聖旨準　六月七日御史臺又奏臺察之任官員往回咸許給驛其始行則從此給降起馬聖旨到任之時仍復繳回設如任滿得代及有事合赴闕庭者不可於此再給乞令賫照各官所受宣勑為之憑驗所司依元去驛馬數目給據應付似為便益奉聖旨準　二十二日中書省奏諸王妃子公主駙馬及千戶各枝人員有事奏言輒起鋪馬或乘已馬前來大都害於站赤縻費芻粟乞照在前之例諸有事奏言者以夏月草青之時令至上都奉旨準且曰若不奏知勿令輒入大都都省欽依施行　是月江浙行省咨福建宣慰司言庶官致仕者寄食遠方風土異宜懷歸無力比之任回身故官員家屬亦合一體優恤應付脚力省都參詳任回及身故官員家屬已有定例其遠方以理致仕官員擬同一體應付脚力照會各處依上施行　九月中書省奉旨扎剌兒台昌童已死可斟酌應付鋪馬送至其地欽此尚書脫火解員外郎闊闊出奏曰扎剌兒台昌童之死上命給驛送之曩者嘗奉旨似此遞送骨殖者勿與鋪馬今昌童乃老臣也何以處之上曰然則勿與是也都省可移文諸官府今後不以何人但送骨殖者勿得給驛欽依遍行訖　十月十四

日中書省奏近年以來諸王位下使臣初無給驛定額每起一百疋之上沿途站赤困乏到部盡費錢粮臣等曾議於脫火赤八禿兒寬徹之地擇廉慎人充脫脫禾孫合賜物力津遣令擬選拜住怯薛內扎撒孫唐兀解充迤北脫大赤脫脫禾孫武倫寺阿八赤充寬徹脫脫禾孫副之者各一人識會文字吏二名鑄給印信斟酌物力發遣可否取裁奉聖旨準　十五日兵部呈見欽奉聖旨印訖普賢行願品踈抄科經文分散諸路使者合起鋪馬五十一疋照得別無欽賫起馬聖旨呈省給降都省照擬至大四年三月十八日欽奉詔書拘收應有執把聖旨令旨諸賫物為驗者毋得給馬不應差使營幹己私罪及給寫判署正官欽此自至大四年十月至皇慶二年七月功德使司及提調印經官節次遣使送經計四十五起給馬二百七十八疋載經站車一百七十六輛事誠冗濫今次所差人員多因探家營私初非公選必致擾亂僧俗侵損站赤合令各處回使就便押經俵散不惟省減鋪馬首思抑且僧俗無擾今後上命布施經文從提調官照斟所指去處關發合干部分呈省依上發落便益於十九日奏準聖旨依上施行　二十三日中書省奏唐兀解阿八赤等各充脫火赤寬徹地脫脫禾孫之職前去所據起發物力唐兀解阿八赤各與鈔四百定

其副二人。各與鈔三百錠。史四人。各與鈔二百錠。衣服畜皮弓箭鞍轡家
屬口粮。斟酌津遣。稍借一年俸鈔。鑄給從三品都脫脫木孫印信宣命。仍
給鋪馬聖旨。每一人一疋二道。三疋二道。奉聖旨準。 是月朶解充堅不
花奏。臣自五臺往復。據站戶告言。嘗有使臣四五輩。白日通站食訖。首思
羊。世祖皇帝聖旨使臣白日經行飲以馬湩解渴。夜宿則給首思。似此若
何。奉旨若曰。可依薛禪皇帝已降聖旨定例。言於中書省施行。且令通政
院整治之。若不遵行。乃通政院官怠慢之罪。 十一月浙江省咨會福院
為玉山普安寺。大護國仁王寺。闕少供具。本院官安普就杭州給價令兩
浙都運朶兒只置買奏啓。聖旨皇太后懿旨。令江浙行省應付站船遞運
會福院。徑咨本省及朶兒只呈。索遞運船三十隻。本省照擬為會福院。不
經都省。徑直行移。於例未應。若候移文咨會。緣奉上命成造物件。應副船
隻事意。會福院差官守候起運。除下杭州路會計物數應副外。其事干繫
站赤通例。又有續起船數。移咨照詳回示。都省照得皇慶二年九月三日。
奏準聖旨。但是干礙省部公事。毋得徑直移文各處。令普安等寺。供具什
物。既奉上命成造起運赴都。別難議擬。所據會福院不經省部。徑咨行省
應付站船一節。若便取問。卻係奏準已前事理。下兵部就行會福院照會
施行。 十二月嶺北行省檢校官李廷玉母喪丁憂。本省應副鋪馬一疋
站車一輛。兵部照議嶺北省。及所屬官員親喪丁憂。例合應副站車一輛。
中間品級尊卑不分。今來參詳。合無比依至元二十五年。元貞元年。奏準
福建雲南任回官員品級站船定例。一品二品車三輛。三品至五品車二
輛。六品至九品令譯史通事人等車一輛。應付回還。其任回官亦從此例
似為便益。據李廷玉丁憂。腳力不應濫給鋪馬事已往矣。今後若復似前
違錯。當該首領官吏。取招議罪相
應。都省準擬下兵部依上施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一 二十三勘

站

站赤六

經世大典延祐元年。二月十一日同知通政院事燕鐵木兒元普思不花
奏。乃者木憐等三十二站消乏。故議遣使賑給鈔二千錠。米二千石。今聞
闊闊出拂憐之外。六站困乏尤甚。貧戶之粮。力不能致。乞令站戶之有牛
駝者為之運送。奉聖旨準。都省給降鈔米。從通政院遣使給散去訖。 二
十五日中書省奏。闊闊解傳旨。先立中政院時。曾與鋪馬聖旨。在後革罷
中政院。其聖旨盡行拘收。尋改立典內院。復給起馬聖旨。今中政院既復
立。前將典內院鋪馬聖旨。於都省送納。以前時拘收聖旨。回付中政院。欽
此。竊照先立中政院。計與一百一十三疋。共四十道聖旨。典內院減半。給
與五十六疋。二十道聖旨。今將典內院名字所與者。拘收別寫中政院名
字。八十疋聖旨與之。若何。奉聖旨準。 是月保定路言。定興等驛。至栢鄉。
皇慶二年旱災。人民至食木皮草葉。路當南北衝要。使客繁多。車力不敷。
鋪馬損斃。站戶當役不前。逃竄者衆。若不補換賑濟。誠恐隳廢站赤。都省
議擇良鄉至栢鄉。馬站一十二所。車站六所。每馬一疋。支鈔粟錢中統鈔
三錠。車一輛。支鈔六錠。總支六千三百錠。以賑之。奏準聖旨。差官馳驛同
各處正官點視各站實有車馬數目。欽依給散。所據在逃人戶。督勒合屬
招諭復業。馳鈔腳力。依例應付。 三月十五日中書兵部準提調印經官
闊欽奉聖旨。已印經文。選速古兒赤王安童寶兒赤脫火赤等前去江西
江浙等處散施。請給驛事。又都功德使司闊奏準杭州所進品次錄等經
文。委毛法師徒弟二人送至李王朝漢河西僧寺。合用站車鋪馬。省部應
副。都省照擬去年差官齎路送經者四十餘起。猶有未回。保定等站。因值
水旱之災。人戶逃徙。其送經人員。多因還家營私。既非公選。必擾僧俗。一
則郡縣迎接。妨廢公務。二則出無定處。恣其所向。三則事無程期。經年不
迴。站赤消乏。皆由於此。二十七日奏。聞者遣使降香念經。所過行省路府
州縣。迎接。科斂僧寺錢物。以此之故。嘗奏所差者。每至城邑。與行省官閱
經焚香。纔畢即回。及將印訖經文。就命各處行省來使因便附去。今提調
印經官復奏畢。使前去。臣等議得各處似此送經者太多。人踏迎接科斂
之弊。今後宜令提調官。明具經數所散何寺。從中書省公差有職役之人
送至行省。轉遞散施。似為便益。奉聖旨準。都省欽依送兵部施行。 閏三

月二日崇祥院使野訥等奏所管平江鎮江兩路常住錢粮各設提舉司幹辦每處請給常行鋪馬二匹站船二隻奉聖旨鋪馬令翰林院書寫聖旨給與站船取於江浙行省本院欽依先咨江浙行省及翰林院出給站船鋪馬劄子後關兵部照驗本部呈上項提舉司係外路五品未有給降鋪馬站船劄子通例似難議擬宜從都省移咨江浙行省并劄付崇祥院拘收照會翰林院欽依禁止相應都省檢會諸衙門不得隔越中書省奏事之制送兵部欽依施行　六日中書省奏寬徹言塔失之城立站去年奏準支給騍駞一百隻馬三百匹以充轉送隨有使臣自哈兒班答來進豹子耆盡數起發鋪馬其時馬駞方從遠來脉力未充過川其間斃者太半未死將軍人馬匹當站今存者又無幾矣臣等議謂死損鋪馬不可不補買之如今行省官驗其倒斃之數給價和買補置庶幾使當上從之又奏哈兒班答也先不花等使臣進送葡萄酒來者實頻驛傳勞費乞諭與酒之官今後如何較量供送與都護府官議奏裁處奉聖旨準　是月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言本省總轄兩浙江東福建四道地廣且重使客頻繁近據杭州路照勘到在城馬站見在使臣五十三起日支分例計中統鈔八錠一十五兩有餘皆是各位下差來印經蓋寺成造供器催徵田粮

等事每起給馬三五匹驛舍充滿僦賃民居動經年餘不還日乘小鋪馬一百二十餘匹常支羊肉分例馬無停閑戶多死徙蓋是各位下及在內官府不經都省徑直遣使給驛以致斯弊又有於所起馬內轉移摘撥換易關文武衲增死判赤等馬匹因循不便宜從都省立法關防給驛優恤站赤省部議得各位下及諸官府除軍情錢粮急務量事給驛禁約出使人不得於所起馬內轉行摘撥衲添死判赤馬匹行移徽政院及合屬依上檢察禁治施行　又大都驛及舊運粮提舉司步站所言各站驢馬倒死人戶逃竄今年旱澇闕食乞接濟事都省以大都之驛繁劇甚於他處量擬每馬一匹日支陳紅粟五升舊運粮提舉司步站所機車驢每頭日支粟二升接濟兩月大都驛馬九百八十八匹每匹日支粟五升兩箇月粟二千九百六十四石驢二十頭每頭日支粟二升兩箇月粟二十四石舊運粮提舉司車五百八十九輛每輛驢七頭計四千一百二十三頭日支粟一升兩月支粟二千四百七十三石八斗步站所車一百九十四輛每輛驢八頭計一千五百五十二頭兩月支粟九百三十一石二斗　四月三日中書省奏給中統寶鈔一萬錠賑濟西番站赤初皇慶二年十二月撒思班武靖王令旨言於宣政院請為思藏朶甘思朶思麻三路站赤

近年以來馬匹病死人戶貧乏請聞奏賑濟事本院啓奉皇太后懿旨令與都省同議賑濟之宜檢會得至元二十九年元貞二年小只災亦伯朶甘思烏思藏等站經值寇擾中書亦嘗給降馬牛寶鈔差官接濟令烏思藏等除小站七所勿論其大站二十八處遞送西番布施來往之使實繁人戶數少驛程近者不下三五百里年深未曾給恵省院公議依例接濟又為在京錢物不敷定擬二十八站各給中統鈔三百錠總計八千四百錠若或不足就於宣政院所轄西番課程錢物內斟酌增給都省官啓奉皇太后懿旨宣政院官暗普等言前站重困非增多賑濟不可宜支鈔一萬錠以與之至如西番出產物貨及供奉於我者亦可增與整治站赤欽此奏奉聖旨準上給降賑濟去訖　七日中書省奏通政院言脫忽脫大王位下撥出鐵里干站自闊幹兊至小只凡一十驛今春值風雪沙土鋪馬多倒死站戶乏粮衹應無從所出若不少加接濟愈見困乏今議每站各與白米百石中統鈔百錠令上都留守司通攴院差官給散之上曰可　五月八日中書省奏功德使司言奉旨遣各里馬失里等前詣杭州儀靈等寺降香請給鋪馬臣等議得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歲時降香固當乘傳將命其餘小寺院或所不宜合無罷行上曰答里馬失里勿去省差宣

使一人可也對曰此等寺院非大剎上位如此致香恐不宜上曰朕實命之但勿令僧司遣使從爾差宣使賫行今後似此令人降香爾再奏者又奏杭州所進八藏經文前者月魯鐵木兒奏令送至河西之地移文省部遞旋發去今又奉旨復送六藏經文前去所慮大都遞西驛傳遞送西番僧人舍利往返頻數困乏莫甚請俟六藏經俟秋收之後徐議發去奉旨令姑止之俟秋收量各站氣力遞旋遣送　十七日中書左丞相阿散等奏保定真定二路所轄定興至栢鄉十站去歲值災田禾不收站戶貧乏逃徙者多有之若不整治誠恐隳廢風憲有司屢書陳說今擬至大四年已前逃亡消乏站戶於相應民戶內僉補委真定路總管馬思忽保定路總管教化二人提調毋令動衆其在皇慶元年已後逃徙者招誘復業　六月十二日中書省奏御史臺言奏準行臺及廉訪司官之任令後不以遠近往回咸許給驛其去也則從此給降起馬聖旨回時驗所受宣勑但令所受宣勑但令所司依元去驛馬數目給據應副臣等議得遠方地面之任回還合與驛馬船隻已有定例乞只依先例行之奉聖旨準　二十二日中書省奏在前典瑞監除掌金字圓牌外復有鋪馬聖旨三百餘道至大四年將此聖旨納于翰林院以此金字圓牌遣發不敷續已奏請增置五

十面自去年以來但干細務并商價之事皆佩圓牌而行至今未收入者有之蓋圓牌遣使初為軍情大事而設宜可濫給自今餘事求給牌面不經中書省樞密院者宜勿與上曰卿等先取勘數目安有此理今後只令軍情公事差使者　二十三日中書省奏先為西邊過川兩界軍人馬匹傳送頻數物力消乏已嘗奏准各與馬三百匹駱駝一百隻以當站役尋值風雪勞斃丧馬一百九十九匹駱駝二十四隻今甘肅行省來請補買臣謂彼方川石之地馬駝之斃可知若不補買必損軍力宜令行省隨所闕者補之不較之數卻用軍人馬匹添助上曰可　七月十八日中書省奏前者以西邊川地軍人當站消乏奏准令甘肅行省買馬駝應副支遣仍追復蒙古站戶當役今本省回咨欽遵上命追究元當站蒐吉剌準行哈等戶仍令復役及於曲尤沙州瓜州上戶內僉補一百戶以充察巴站役既而諸王納忽里執把聖旨云屬本位下種田戶有司不得侵犯於所僉站戶內指揮位下戶計者取去咨請照詳臣等謂元降聖旨止以百姓數目屬之豈可不令當站合依元僉民戶仍復其役奉聖旨准　是月中書省奏過者議將元僉站戶發還答失蠻當站數內有四枝滅吉憐氏或稱屬阿八赤昔寶赤因以避役者據諸王南忽里來文稱當時百姓衆多

放充阿八赤昔寶赤今百姓數少合令當站此議誠然又滅吉憐民有散居各處者宜從彼省與南忽里差人收聚悉令當站奉聖旨准　十月十九日中書省奏整治遼北軍力令開鐵里干站地草生計時合給戍軍錢物須籍站力遞運公議自大都至李陵臺漢地之站各與鈔一百錠鐵里干至和林蒙古站各與鈔二百五十錠桓州灤陽兩站各與鈔七十五錠總支鈔一萬錠前去給散上曰可　二十四日中書省據御史臺備西臺監察御史言甘肅納憐驛係蒙古軍人應當專備軍情急務其餘非關緊要但懸金銀圓牌往往取便經行若不禁止不可下兵部通政院議令後除懸帶金銀字牌面遞報軍情機密重事使臣使行納憐站道其餘一切出使人員俱合元嘗思兩道漢站遞送及葡萄酒依在前年分令駱駝般運至漢站接遞赴都誠為便益都省準呈　二十七日中書省奏乃顏叛亂時水達達女直等站皆廢續為進呈海青欽收聚舊來站戶及僉撥闕元路編民乃顏戶計同當站役已經奏準世祖皇帝聖旨但是已當定站戶諸人毋得替換今遼陽行省來言開元路官以王雪兒等驛程遥遠擬於水達達萬戶內撥一十五戶累代王雪兒等共當站役蓋緣前站乃世祖皇帝定制毋得替換是則水達達戶內不當差撥止合王雪兒等依舊

當站奉聖旨准　是日中書省又奏西番僧乞剌思八班等六人元起鋪馬十一匹赴都令欲回還止有三人復索元來馬數兵部止給八匹駝駄過重行至涿州為監察所劾每駄稱斤一百七十事下刑部詞伏擬杖六十七宣政院官俺普言于上曰是僧遠來所將橐橐乃上所賜物也以此過重請增鋪馬三匹速令回去奉旨準　又奏西番僧人駄子定制一百斤之上勿令負載今所駄過制多索鋪馬三匹罪當六十七臣等以為僧人推擬免罪多索鋪馬不可復給若有御賜之物則從驛傳每駄不過一百斤其餘餽贐之貨不得以官力行上曰可　又奏沙瓜州立屯儲總管萬戶府掌在屯田公事請給差使鋪馬聖旨內起馬二匹者二道一匹者四道奉聖旨與之都省送兵部行移翰林院欽依譯寫給發施行　是月兵部呈為保定中出真定等處站戶消乏西僧給驛繁數人馬被害宜從都省劄付宣政院行下土番宣慰司都元帥府移咨陝西行省令臨洮府等處脫脫禾孫欽依累降詔書分揀禁約毋致泛濫重載及令御史臺照會廉訪司查勘各站遞運使臣糾其非違都省準擬施行　十一月二十六日翰林承旨滅怯禿等奏諸府官各枝遣使先定鋪馬別里哥來索起馬聖旨從之則為數過多不與則慣違上命令後乞依都省定例隨其

品秩出給鋪馬無品級怯薛人員給馬四匹以下本院擬書四品以上者奏又其餘官府不經都省照會求起馬聖旨者亦乞止之奉旨若曰卿言是也可移文都省遍行諸官府知之　十二月三日中書省奏通政院言納憐一道二十三站人戶闕食請接濟事臣等議得當站之人各與三月口粮近倉者給以米粟去倉遠者量價給鈔上曰可都省遣使與甘肅省委官親詣二十三站取勘戶數每戶五口為則少者從實大口月支二斗小口月支一斗接濟三月口粮就於各處附近倉分見在粮內支給去倉遠者照依時值準支官錢支訖米三千七百六十七石四斗鈔五千二百七十三錠二十兩　是年冬通政院準也可扎魯花赤口千僉通政院事那懷言木憐站遞衆告鹽泊至鄒哈站令歲天旱禾苗不發戶口饑饉鋪馬羸損凡有使客靡不失悞所以賑濟人馬易粮者院官其圖之又據興和路脫脫禾孫申苦鹽泊至燕只哥赤斤等四站經值霜雹阿察大都至寬迭憐不刺等五站自春至秋旱暵無雨禾草不生站戶消乏尤甚皆請接濟粮料本院關兵部照九站實有戶口馬匹接濟米粟似望不致廢斷本部以前站即與川中察罕憨赤海等一十七站接運彼既接濟此亦一體具呈中書省區處都省奏准每站各與粮一百五十石令通政院差官

同河東宣慰司寬前去體勘。分別端的。貧下站戶。就與附近官倉支付。去倉遠者。驗時價給鈔賑之。　二年正月。翰林院欽奉聖旨。撰寫諸王沙藍黨川起馬四匹聖旨。除欽遵外。錄連漢字撿目呈省。都省尋議拘收。行據本投下。隨路民匠總管府申。年例五戶絲於大都關支。其陝西奉元路所拨打捕鷹房民匠總管府。掌位怯憐口戶。辦納軍器皮貨物色。及河南府路人戶賦税。每年差官欽賫起馬四匹聖旨。前去各處催徵。於八月內持奉聖旨。令沙藍大王赴遐北耦海住冬。去訖。即目春首。方當催辦。如蒙照依前例給降鋪馬四匹聖旨備用。似不失悞。令賫元降起馬四匹聖旨一道回納省庫收貯。省部議得本位下元給起馬聖旨。既以拘收。今後果有合行差使鋪馬。從本府申部呈省應副。　二月二十四日。宣政院奏。諸出使西番者。自京兆臨洮府。附帶碧甸子。銅鑼。挽構。靴。徑裝。馱鋪以營市利。如此冗濫。今令京兆臨洮府。洮河所。投脫脫禾孫提調檢察。果有商販之物來使針罪。其貨沒官。奉旨準。　是日。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等奏。諸王公主駙馬頻數遣使前赴西番之地。以故站赤困乏。若不奏聞。恐宣政院隅越中書遣使。乞令省約奉旨可。委臨洮府能幹脫脫禾孫一員提調。　二十七日。中書省奏前者翰林院奏奉聖旨。令後依都省定例隨品秩出

給鋪馬無品秩怯薛人員給馬四匹以下。本院區處四匹以上奏。臣等已準來文。今議依元例。諸王駙馬。并蒙古各千戶。合給鋪馬聖旨。翰林院議之。除此之外。諸官府庶務遣使。乞依舊制。令白於中書。然後行之。制可。　是日。中書省又奏。去年典瑞監爲差使金字圓牌不敷。增造五十面。當時曾奉聖旨追究。往前已發未納之數。且謂今後非軍情事。不得差使。未幾典瑞取勘初置圓牌。總二百七十二面。自至元十五年以後。給付諸人。未納及值諸王失列吉要木忽兒等叛亂。賫帶前去。或爲亢魯思隱占行使者有之。難以窮究。以此世祖皇帝。不用舊來牌面。新置此項圓牌。及造小圓書鈴印馬數以爲記驗。今請依前旨。金字圓牌。除軍情大事外。不令差使。似爲便益。奉旨是也。宜令追之。都省欽依行。移各處照會施行。　是月嶺北行省咨。任回官員脚力。止依品級應副站車。邊方酷寒重地。實比雲南福建風土不同。若依舊制應副。元來鋪馬站車回還。應見優恤。省部照擬元行舊例。職官依驗元去鋪馬站車數目應副。令譯史宣使人等。元給鋪馬二匹。內量減一匹。卻就站車一輛回還相應。回咨嶺北行省。依上施行。　三月二十四日。通政院準木偰阿夫不判察罕忽魯渾察罕慈赤海三站。言從壬子年至今天旱。芻草不生。去年遞運軍器。雖曾給散鈔物。皆以銷用。自冬徂春。連值大雪。黑風飄散積草。鋪馬缺食倒斃。所存不過二三十匹。以供走遞。大率羸瘠。亦將死損。馳驛者既已失悞。遞運又且住滯。站戶及妻子往往饑餓衰乏。乞救濟事。本院關部。議得川中阿夫不判等三站。接連嶺北一道。通報軍情緊急重事。擬合斟酌接濟。具呈中書省。議得每站增給馬五十匹。催支價錢中統鈔三百錠。從通政院委官關領前去。同河東宣慰司官。給付各站買馬當役。仍接濟米粮各一百石。以給貧下站戶。就於靜州等處倉內放支。其去倉遠者。驗時直準鈔與之。於四月十七日。奏奉旨准。　二十六日。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左丞相阿散等。啓於皇太后。行幸之時。沿途納鉢。常令準備車輛。或先期一月之前。賫車牀馬僕倂。致令頭匹損瘦。又拿衆時。臣等今議起發之時。合於各枝合與車輛。就此應副。其沿途納鉢增索之數。不須與之。已奉聖旨準奏。故再啓請。奉懿旨勿與可也。都省欽此。送兵部依上施行。　是月。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言。平江路站赤。多有各投下差來使臣。催徵撥賜田粮。日乘鋪馬坐食分例。動經半載不去。其田既有差設莊官。合無定擬。不須差官。就令莊官將收到粮斛變鈔起解。實省鋪馬祗應。請區處事。省部議得所言出使人員。乃在都徽政院等官府所遣。而各處俱有所屬之司。回咨江浙行省。照勘差去官。委有所屬司存。照依定例。大事應付

首思鋪馬八日。小事三日。餘外不許支給。其無所屬。及各投下人員督責。有司欽依至元新格程限。早完其事。發遣以行。　五月。武備寺言。蒙古行營甲匠戍遣到皇慶二年皮甲一十九副。照依年例。於保定路取給鋪馬一匹。站車一輛。本路敎化總管爲押運人。別無欽賫聖旨。不準應付。有礙起納。本寺御闕闕出等奏。奉聖旨軍器乃大事也。何故阻之。可移文都省。下各路。今後納皮甲鋪馬。毋得阻當。請欽依施行。兵部以武備寺隅越中書奏事。干係政務。上項皮甲。即係年額之物。若押運人員。欽賫聖旨。依例應副鋪馬。如無則以快便脚力起發。以此議得。今後軍情急務。起發軍器等物。押運人員。果合乘驛者。於本路已降差使聖旨內。就便給發相應。呈蒙都省准擬。遣送兵部依上施行。仍關武備寺回奏。　六月二十日。中書省奏奉旨。遣朵䚟也先帖木兒亦納失里往五臺散齋齋。給鋪馬一十五匹。又遣闊兒魯班丹等至五臺山開讀藏經。給馬八匹。欽此。擬給金字圓牌二面。左丞相阿散。以爲舊制金字圓牌。乃軍情大事所用。今讀藏經散齋齋。恐不宜給。二十二日。尚書乞塔。以其言奏聞。奉旨權宜令去。今後軍情公事外。其餘毋得行用。中書省送兵部欽依施行。　二十五日。平章察乃。通政院使寒食等奏。哈思哈那元一十四站廢絕。奉聖旨。每站各與馬一百匹。每匹價鈔六錠。計鈔八千四百錠。都省欽依給降。委

通政院判帖木兒不花。前赴各站給散訖。　是年冬。湖廣行省。備興國路判官朱承直言。江南赴任。及任回官員。宜令鎮守軍官。巡尉捕盜官。相參防送。所至於官舍宿泊。量給粥食。庶便往來。且免盜賊刼掠之患。中書兵刑部議得。鎮守巡尉司弓兵。本以禦賊盜。若令防送往來官員。有妨警捕。加之各處年銷錢粮不敷。難議供給粥食。宜令所在官司。驗所撥宣勅文憑。止宿官舍相應。都省準擬。　三年。正月十四日。都功德使輦真乞刺思站班奏。奉聖旨。撒思羅師父門徒唆南監藏者。欲回朶甘思之地。本僧每年率三十衆。為朕起建具送好事一月。其令省部斟酌應副鋪馬以行。兵部議得。所索鋪馬。別無欽賚御寶聖旨。具呈都省給降。　四月十二日。丞相阿散。平章李道復兀伯都刺等奏。班吉幹節兒講主之下。三丹講主有疾。奉旨令同輦真乞刺思師父回還西番。三丹及其徒共四人。起鋪馬四匹。又撒思羅師父徒弟唆南監藏等六人。起馬六匹。都省見存鋪馬聖旨不敷。若與此僧。亦難拘收。合無定擬西番回僧。令翰林院斟酌撙節譯寫聖旨與之。奉旨準。都省欽依施行。　二十六日。通政院言。納憐二十三站消乏。除晃忽兒月良九站已濟舄粟外。哈溫至東勝一十四站。未有與甘肅行省非奉都省明文。率不津濟。令每站有馬二百匹。去年天旱無草。靡不羸瘠。設有單情給驛。豈不失悞。都省遣本院通事徹里。前去甘肅省等處給散料粟七千九百九十六石七斗。　二月二十二日。武備寺言。于中書省。本寺統領各處局院。催督軍器。舊制上都大都各給鋪馬聖旨八道。去年拘收入省。嘗以軍器公事為重。奏奉聖旨。累次移文兵部請給不至。今來軍器趣起。難候兵部取撥。請依已降聖旨。早賜給降。事都省送兵部。照得皇慶二年七月二日。已經奏準聖旨。除樞密院御史臺宣政院徽政院也可扎魯花赤外。其餘衙門鋪馬聖旨。皆令拘收。若議再與。似成偏負。如武備寺果有差遣。移文都省給驛。除欽遵外。合令武備寺。依上施行。　六月十一日。將作院使哈撒不花。傳奉聖旨。朕聞諸王駙馬。各枝兒遣使至五臺降香。及西番僧人。指以降香遊五臺為名。乘占小鋪馬站車。多取分例。使堅州臺州兩處官司。百姓被擾。其令殊祥院分揀各枝來使僧人。有事者。量給鋪馬分例。無事者。三日之外不得給。從彼赴都之人。亦分可否給驛。中書省。宣政院。功德使司。皆令移文照會。欽此。殊祥院移關兵部。依上施行。　九月。湖廣行省。備廣西道宣慰司言。遠方之任官員。父母亡沒。奔喪丁憂。因病作闕。卻令自備脚力。跋涉江河。若貧薄無力。留滯邊遠。有失親喪。誠可憐憫。兵部參詳。合準行省所擬。照依已定品級。陸路長行

馬匹。舄粟水路斟酌應副站船出還。相應。都省議得。見任遠方官員。因病作闕。難準所擬。奔喪丁憂人員。照依任滿得代。一體應副脚力出還。移咨行省。及下兵部。依上施行。　是月。江浙行省咨。差撥祗應庫子。令各路照勘正貼戶。實有餘粮。除下戶外。下至十石。多者積算。通融計日應當。周歲輪流一次。請照驗事。都省準擬。回咨依上施行。　十月。衛輝路言。于河南道奉使宣撫。及本道廉訪司。本路車站正當衝要。所設車一十五輛。遞運不敷。竊照鄰郡彰德路。宜溝站額置車二十輛。即與本路一體。兼本路水站置船三十隻。人丁二百五名。雖備而少用。奉使與廉訪司公議。摘除站船一十隻。人丁六十名。每船二隻。丁一十二名。改設站車一輛。總增五輛以備遞運。官民皆便。呈省請區處事。省部議得。既經奉使宣撫及本道廉訪司。定論準擬。依上施行。　四年。正月九日。通政院使木吉等奏。昔璧泊至迭連不刺九站。消乏數內寬迭連不刺喃塔兒兩站。馬戶為叛戶所奪。來請接濟。臣等議得。彼處答吉倉見貯官粮。其間七站。已各與米一百石。可自取之。寬迭連不刺喃塔兒兩站。各與一百五十石。就令答吉倉佃戶送致之。仍委都事完者帖木兒給散。奉旨準。總計給米一千石。　二月一日。通政院使塔海忽都魯。太僕寺丞。幹羅思奉使回奏整治帖里干站。自阿蘭至小只一十六站。給散馬五百八匹。駝二百五十五隻。先是上命幹羅思馳驛拘刷民間馬匹。以給帖里干站。如無。則與係官馬駝。及於阿木哥擇兀阿思罕憨刺哈兒等。斷沒駝馬數內支給。至是返命。既而太師中書右丞相帖木迭兒。平章政事兀伯都剌拜住等。又奏。前者以帖里干站消乏。故遣塔海忽都魯接濟馬駝。令閱各站頭匹。又復瘦損。太后懿旨。嘗令整治之。請就上都庫支鈔五千錠。遣通政院使撒台乞兒海牙二人。前去買馬接濟。奉旨準。都省給降鈔五千錠。買馬八百三十四匹。分給帖里干三十站當役訖。　十四日。御史臺奏。行省官之任。除合給鋪馬。又復應副車輛脚力。今西臺赴任官。合依前例鋪馬之外。大夫給車三輛。中丞侍御二輛。治書一輛。以後為例。奉旨可。移文都省施行。都省照議行省之任官。除合起鋪馬外。丞相平章例給站車二輛。左右丞參政。車一輛。令次御史臺奏準行臺之官。站車俱為通例。不同。劄付本臺就便回奏。下兵部依例應副施行。　是月。中書兵部。照得遼陽行省。懿州不應支過皇慶二年使臣上馬分例鈔四十七錠。三十二兩六錢四分。已擬減駁追理。令本省咨請出使人員上馬分例。擬合減半支付。所據前鈔係延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已前減駁之數。伏請欽依革撥。已後減駁數目。着落追徵。本

部議得出使人員經過止宿已有祗應通例既已上馬又需當日分例似涉重復合咨遼陽行省更為照勘減駁支過分例如委係延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赦已前事理依准所擬欽依革撥已後不應支過數目著落當該人員追徵還官相應呈奉省准依上施行　九月大都路良鄉驛言自閏正月二十五日涿州驛送到晉王位下來使鎖禿等四人又西番大師加兒藏卜等七人到驛各索走鋪馬匹提領百戶皆被鞭箠越次選取驛馬供給二月一日復有西番僧短木察罕不花八哈失等二十一人起正馬三十二匹回馬十匹需求走驛馬匹箠撻站赤恃威選馬無所控訴竊照本驛置於輦轂之下南北衝要供給浩繁似此被害何以堪命乞禁治事省部照擬得國家設置驛傳所以通達情備急務近年以來諸官府給驛繁數站民匱乏至於今歲尤甚且大都南北六道站赤比之各省又重當之朝廷每加優恤今此所陳良可哀憫若不嚴行禁約誠恐遍臨站戶逃竄廢絕站赤深為未便都省出榜諸站及下各路依上施行仍咨行省一體禁治　十月甘肅行省言本省地在極邊往來經涉沙漠官吏人等之任已蒙給驛任回則備己力人拂路迴所過艱險比之嶺北荒懸尤甚如準已擬除所轄居住人員不須應付其得代出境者照依嶺北省

例官為給驛回還使庶官得受均惠無回顧之憂誠為合義兵部參詳本省道遐不通舟楫如準所擬本處土居人員不須應副其餘任回官員腳力照依嶺北省例職官驗元去鋪馬站車應副令譯史宣使人等止給鋪馬一匹站車一輛身故家屬一體應副回還相應都省議得甘肅行省任回官吏除犯贓解任者不給外餘人並依元去腳力回還餘準部擬移咨甘肅行省依上施行　是年中書兵部言各站設置提領止受部劄行九品印職專車馬之役所領站戶多者三二千少者五七百比之軍民體非輕細得其人則戶安事集非其人則民困事隳奈何俸祿不給三年一更貪鄙得以縱私廉能無以激勵站赤消乏職此之由今擬各處館驛除令丞外見役提領不許交換贓事者依例追斷停罷廉能者雖歷三載聽民舉留庶望所任盡職站赤相安都省準擬遍送兵部依上施行　五年二月十五日中書省奏帖里干站赤老溫哈剌至察罕曲律阿答出等一十站馬駝損斃今議各站給與駱駝二十隻每隻價錢中統鈔二十五錠委官前去收買給散各站相應奉旨准都省差通政院經歷伯都前去買給駱駝二百七十二隻　十二月二十六日通政院使察乃失剌脫端僉通政院事八的兒等奏世祖皇帝時給發圓牌聖旨驗差劄起與鋪馬令來

官府書立印信文案驗方準給馬致急使住滯失悞公事奉旨可依舊制給與使臣圓牌聖旨各驛驗差劄起與鋪馬不須立案　六年正月十日宣政院使月魯帖木兒八剌脫因答兒麻失里等奏馬思忒納憐速古兒赤宣慰司言往者烏思藏等站赤消乏嘗奉上命每站與馬一百二十匹準支價錢今來各驛消乏尤甚雖議於曾充富民之家抽分馬匹應副恐不能濟已津濟物力又奉帝師法旨烏思藏撒思加答籠宋都思亦思答四站無營盤數年田禾不收頭匹倒死至甚消乏藏卜八國師等并宣慰司數次移文上言在先世祖皇帝成宗皇帝時以此數站消乏曾令官給物力今宜依先例濟之臣等議今不賑濟直至斷絕卻行翔立愈見費力乞依先例賑給奉旨准欽此本院具呈都省於三月四日奏四站各與五十匹馬價每匹六錠上從之總計烏思藏撒思加等四站每站馬五十匹該價錢中統鈔三百錠計一千二百錠盤撒思加答籠宋都思亦思答　四月中書兵部承奉中書省劄付通政院官稟說帖里干站道內伯只剌慈赤海兩站頭匹倒死失悞走遞又苟赤人也速答兒以己馬七匹與伯只剌站添力事於三月二十九日參政燕只哥通政院使禿魯哈帖木兒等奏每站各與馬五十匹接濟奉旨準又奏也速答兒回賜表裏奉聖旨可

賜銀一錠以勸後人欽此遼北收買騸馬每匹給中統價鈔六錠欽奉前因都省議得上項馬匹委上都留守司達魯花赤只兒哈郎留守賀開府不妨司事提調與通政院官照依官定價直就便從宜欽依收買堪中馬匹責付各站走遞毋致失悞其收買交付訖馬數日期用過價錢通行呈省所據回賜也速答兒銀一錠於係官銀內支付依例除破　七年四月四日參議速速以丞相帖木迭兒之言上奏前者為諸王駙馬乘驛聚會之故整治東西兩道站赤與訖物力今諸王欲各歸鎮地當此站赤消乏之時經過徵求分例草料乞各與鈔二百錠奉旨准　二十九日參議速速奏昨奉旨令寫進通政院兵部所管站赤緣由沿革來上今謹進呈上覽畢曰世祖皇帝時達達漢人站係通政院管領今可依舊制悉歸之通政院　五月十一日中書右丞相帖木迭兒平章政事拜住等覆奏上曰可依前旨令通政院領之　九月十四日通政院判官伯帖木兒奉旨赴木憐站取勘貧富站戶數目呈省區處　十月十七日奏請接濟貧戶上是而從之都省委官與本院同知不顏前赴木憐三十一站給散訖中統鈔三萬八百錠糧五百石　十一月通政院官字樂解等奏奉聖旨節該世祖皇帝時腹裏江南漢地站赤例從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近年命

州縣管領。似此站赤受害。今可依前例。皆令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州縣官勿得預。省部欽依遍行。照英宗皇帝至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納憐道哈剌兀孫脫脫木孫。客減拙觧言。哈剌溫至哈必兒哈不剌一十四站。初無田土可耕。自薛禪皇帝時。官給馬匹草料。站戶口糧。延祐七年。八月以來。雪重草死。官無芻粟。以致馬匹瘦弱。遲悞驛傳。請接濟事。都省差通政院宣使桑兒赤。赴甘肅行省。河東宣尉司。給散訖粟料三千五百六十四石。　二年通政院言。近年諸官府遣使。皆執聖旨。及差劄起馬。中間泛濫。無憑稽考。今後除樞密院。御史臺。也可札魯花赤。宣政院。徽政院外。其餘遣使給驛者。合遵至大四年。已降聖旨事意。經由省部。關會本院應副。省部準擬依上施行。　三年正月一日。中書右丞相拜住。左丞速速等奏。和林之南。沙蘭禿等六處馬站。連年經值風雪。芻草不生。人馬瘠乏。合無差官取勘戶數。每戶接濟中統鈔三十錠。奉旨準。都省差同知通政院事亦憐真馳驛。至沙蘭禿等站。給散訖鈔六千二百錠。疋匹折鈔三千一百錠。　泰定元年。三月一日。中書右丞相旭邁傑。左丞相倒剌沙等奏。帖里干木憐納憐站赤。因諸王駙馬。在店薛地聚會。頻取物力。以致消乏。臣等以為站赤乃當時之急務。一次整治有法。站戶累歲獲安。今令通政院

分別貧富等差。其有馬駞及二十。羊及五十者。是為有力。餘無此數者。官給中統鈔五十錠。補買與之。及支半年口糧。下年孳畜蕃息。可為久計。奉旨準。都省欽依委官分道馳驛前去。給散訖鈔二十一萬三千三百錠。糧七萬六千一百四十四石八斗。　木憐道三十八站。鈔八萬四千五十錠。糧一萬六千九百三十三石二斗。　納憐站道二十四站。鈔四萬一千七百五十錠。糧八千九百二十石八斗。　帖里干五十七站。鈔八萬七千五百錠。糧五萬二百九十石八斗。　三日通政院使察乃脫兒赤顏等奏。世祖皇帝時。漢地站赤。從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在後又令州縣官領之。既而站戶受害。依舊從各路正官提調。州縣不預。至治三年。英宗皇帝行幸五臺之時。左丞速速同知不顏復奏。令州縣提調站赤。今站戶告言。既隸通政院。又屬州縣官。於已誠有不便。臣與右丞相旭邁傑等共議。但凡政事並依世祖皇帝定制。已嘗詔告天下。今次站赤止合從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毋令州縣官領之。奉旨準。　六月十日。詔書內一欵。軍國之務。站赤為先。除達達站戶消乏。已令接濟外。春秋車駕經行處所。使客比之他處繁多。大都上都。自備首思者。每站給中統鈔二千錠。興和宣德㩀該漢站。各一千錠。驗戶接濟。仍仰中外諸司。各務撙節。不許濫行給驛。遣者。依條治罪。中書省下兵部通政院。照勘到合接濟一十六站。給降中統鈔二萬九千錠。遣尚乘寺丞脫脫。通政院都事哈剌章文散訖。　上都至大都昌平等一十三站。支鈔二萬六千錠。　興和路三站。支鈔三千錠。　二十一日。通政院使察乃等奏。春秋往來上都。各供帳內馬駞有闕。全仰站車以行。隨駕官府。及各枝人員。每年起發鋪車。站戶苦之。今將起離上都。回還大都。各供帳所須鋪車。欲乞矜憫。住罷。令中書省應副車輛頭匹。其餘各枝官員。悉令自備物力起行。可否取裁。奉旨準。　二年六月。兵部侍郎劉秉德言。諸王駙馬。各枝下。給驛實繁。及隨朝諸官府。多有未拘鋪馬聖旨。凡遇遣使。假公行私。徑赴通政院給驛。擬合從新分揀。諸王駙馬。各枝下鋪馬劄子。撙節與之。不許似前泛濫。除樞密院。御史臺。也可札魯花赤。宣政院。詹事院外。其餘官府。應有鋪馬聖旨。盡數拘收。果有公事給驛。移文省部應副。不經省部者。不得給。從監察御史廉訪司糾察相應。省部準擬施行。　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中書右丞相塔失帖木兒等奏。京畿道奉使宣撫言。昌平縣站戶差役頻數。自備祇應。以致物力消乏。漸致逃徙。臣等詳照往年。其地田禾不收。又為路當衝要。驛傳倍繁。累嘗奏降鈔定津濟。今國家雖乏錢糧。亦宜賑恤。設若隳廢。愈難整治。請發鈔二千錠

委官驗貧富多寡給散之。奉旨準。　又奏驛傳所以通報國家急務。近年以來。西番僧。及工匠之徒。泛濫給驛。是致站赤疲弊。今後此徒。凡有不切之務。乞禁止給驛。事果急速。三分車馬之數。應副一分以行。仍準當該官司公文起遣。似為允當。奉旨準。　四年。五月十五日。通政院使脫亦納失龍灰等奏。上都周遭草地。及各站牧馬地內。舊例馬牛外來者。執之以供驛傳三日。後回付畜主。羊口入禁。沒為館食。今議若畜主不出識認者。合無作不闌奚數收係之。奉旨準。　是年。兩浙江東道奉使宣撫言。站赤消乏。兵部議得。各處水馬站赤消乏。例合有保勘不干礙五品官體覆。監察御史廉訪司體察。依例僉補。然行移之間。爲無所立程限。往復淹延。民受其害。今擬從申舉日為始。至監察御史廉訪司體察畢。定期一歲完備。違限者。從監察御史廉訪司糾察。省準通行。　明宗天曆元年。九月。通政院言。方今海宇混一。庶務浩繁。百色所需。全藉鋪馬轉輸。近因遼北軍馬。將薊州。夏店。昌平。良鄉。涿州。通州。古北口。榆林。洪贊。雷家等站。闊散。焚劫。畜產房舍殆盡。今稍平定。諸王駙馬。各枝朝賀使客頻數。供給日繁。若不拯濟。恐致失悞。請以各路刷到馬疋。量給各驛。走遞事。都省準擬。一十站總撥馬八百四十七匹。大都驛。馬四百一十七匹。良鄉馬五十匹。涿州馬五

十匹。昌平馬五十匹。榆林馬五十匹。洪贊馬五十匹。雷家馬五十匹。夏店馬五十匹。薊州馬五十匹。通州馬三十匹。　十月二十四日。太保左丞相别不花。郎中牙不忽等。特奉聖旨。河南。江西。湖廣。三省。打捕天鵝。乘驛進送頻併。站赤甚苦。今後斟酌進一兩次。其餘加意鹽淹訖。以驛舟進來。令都省移文諭之。欽此。是月。兵部奉中書省劄付。行省腹裏。凡起運金銀鈔錠匹帛諸物。俱有定立程限。近來往往違期不到。以致河水結凍。舟楫不通。都督拘該有司差倩民車。和雇脚力搬運。不唯破費官錢。重勞民力。其間弊病多端。蓋因各處官司。不爲用心揀人押運。或至站所。不即給船。停滯遷延。於事未便。都省議得起運物色。各處提調正官。首領官。須要照依元定程期已裏。差能幹人押運到都。如依前違限。定將押運官。庫官。庫子等痛斷。及取當該首領官吏招伏究治。拘該站所。運物至彼。劃時給船。若遷調怠慢。刁蹬停滯者。亦行斷罪。仰依上施行。　十一月十日。右丞相燕帖木兒。平章政事欽察䚟。通政院使寒食等奏。昌平。榆林。洪贊。鵰窩。赤城龍門。獨石。失八兒禿。昔寶赤。李陵臺。桓州。灤陽。雷家。宣德。西驛。白草。澗若蠻泊。小寨兒。乞兒撒禿。哈兒慼赤忙吉兒禿。夏店。薊州。遵化等二十三站。經值兵戈消乏。使臣頻數。站户甚苦。乞賜矜憫。每站各與鈔五百錠。奉旨

準。都省欽依委官。同通政院使幹綽。同知通政院事香山。欽依給散訖。二年。三月九日。中書省奏。木憐帖里干。站赤消乏。臣等議消乏甚者。與鈔一千錠。次者與五百錠賑濟之。奉旨準。數内帖里干。木憐兩道。消乏之甚者。亦乞烈等一十六站。每站各與一千錠。其忽蘭赤斤七站。各與五百錠。都省委官同通政院副使出出判官禿帖木兒。馳驛前去散訖。　四月十四日。左丞相帖木兒不花。亦都護。右丞徹里帖木兒。參知政事王結等奏。通政院言。納憐四十七站消乏。每站擬乞與鈔五百錠。臣等議得消乏甚者。各與鈔五百錠。餘站四百三百錠與之。奉旨準。都省差官。與通政院都事哈散同詣二十四站。給散訖鈔一萬一千三百錠。哈必兒哈不剌一十八站。每站五百錠。計九千錠。渾禿等五站。每站四百錠。計二千錠。兀迷禿一站三百錠。　十五日。中書省判送兵部。據大都申。大都至上都。一千里路。起運伯亦幹耳朶顔料。并竹地席。和雇車輛脚價斤重。依例支付。覆實司提舉揚奉訓。體度得大一統志内。大都至上都。止是八百里路。合依典故改正。本部議大都至上都。里路跋涉山嶺。險阻崎嶇。車程搬運。難同坦途。若依典故一槩定擬。似涉偏執。況無此例。循行已久。合依大都路已擬相應。　二十七日。中書省准甘肅省咨。鎮南管卜岐王位下。大兒忽禿紅城

兒兩站與荆王位下。蒙古七站。一路接連。見准都省咨文。接濟馬料。本投下二站。若蒙依例應副。似不偏負。送兵部擬。合比依前例。官爲應副冬季三箇月料粟相應。都省準擬。至天曆三年。正月。兵部别卷内。照得天曆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甘肅省言。先爲荆王也速不干位下。蒙古七站。求接濟。量擬支撥冬季三箇月料粟六千三百石。爲無見在。泰定四年折支價錢。致和元年。又行呈索依例支付。今照得元奉都省咨文。止是量擬撥泰定四年冬季三箇月料粟。即非常例。本位下自有設置倉敖。歲收税石甚多。況荆王位下槩管軍民最爲富庶。若以常例官爲支付馬料。實是費耗官錢。本部議上項七站。既甘肅行省言料粟自世祖皇帝以來。不曾應副。本位下多有錢糧。軍民富庶。知過天災流行。站赤生受。合依行省所擬。從本投下自行接濟相應。都省準擬。今照得鎮南管卜岐王位下。大兒忽禿紅城兒兩站告求接濟。已蒙都省準擬。移咨甘肅行省放支三箇月料粟。其本位下與荆王位下站赤。卽係一體。既荆王位下。蒙古七站。已經呈準。例從本投下自行接濟。其岐王位下兩站。元準接濟三箇月料粟。擬合止當相應。宜從都省移咨甘肅行省依例施行。　是月。兵部奉中書省劄付。中書右丞徹里帖木兒。郎中也孫脱奏。鷹房總管府言各路打捕户。歲貢天

鵝鴟鶻準備進赴上都。及影堂祭供。兵部自正月不給驛馬。今乞自用總管府鋪馬。聖旨差人各路依先例起解。奉聖旨準。欽此。都省仰欽依施行。　六月二十六日。中書右丞闊兒吉思等奏。陝西省言。奉元路在城并臨潼同官等二十三站。四年蝗旱。田禾不收。人自相食。若不接濟。即見廢絶。每站乞與鈔四百錠以賑之。奉旨若曰。百姓消乏至此。徼惠何能得濟。聞來使之言。謂站户饑荒。太半逃亡。於已擬各站四百錠鈔之上。議增給之。仍啓于皇太子。就使差人前去接濟。然後奏聞。既而中書復奏。每站增給鈔總爲五百錠。上從之。都省委官。同通政院僉院變台。馳驛至奉元等站。給散訖中統鈔一萬一千五百錠。　八月十三日。右丞相燕帖木兒。平章政事欽察䚟。參知政事阿榮趙世安等。特奉聖旨。站赤消乏。省中可與物力整治。閑濫騎鋪馬者多。若不仔細提調。將愈致消乏。今省官内。令阿榮趙世安兩人提調。除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其餘大小衙門。不以是何公事。差人乘驛者。令通政院稟過提調官。必合馳驛之事。仔細分揀。過省中附簿。斟酌與之。不合馳驛者勿給。通政院每月糞馬多少。明白開寫。關部呈省。可通行文書諭之。欽此。　十一月二十七日。通政院使定住。寒食。同知通政院事羊蹄。通政院副使出出等奏。八哈赤僧人等。無宜政院文字。

自索驛馬者多。今乞有宣政院印信文字。合與者。仔細分揀與之。奉旨準
欽此。關兵部轉呈都省施行。 是日宣政院使兊堅帖木兒脫因公哥猍
吉林伯顏也不干相哥失里。同知宣政院事左吉等奏。諸王駙馬。及各衙
門無宣政院文書。於通政院泛濫給驛。差人赴西番者多。以此沿途站赤
甚是消乏。今乞無宣政院文書者。不令應副鋪馬。奉聖旨是矣。拘該衙門。
可行與文書。 又奏西番三路宣慰司等官。推稱起解講主呪師大醫荅
魯赤。亦爲私己之事。來者多有。若聽其如此。站赤辛苦。若用此輩人。朝廷
往取之。令後無聖旨。無宣政院明白文書者。乞不許來上。仍令臨洮府。寧
河脫脫禾孫。加意提調。如此乘驛來者。勿給驛馬。計稟宣慰司官奏來。奉
聖旨從之。 三年正月十七日。通政院使寒食言。至元七年。設立諸站都
統領使司。十三年改陞通政院。管領蒙古漢人水陸站赤。至大四年。以漢
站隸兵部。本院止領蒙古站赤。延祐七年。又併董之。大德至大年間。爲各
處站赤消乏。差官僉補。不失元額。又屢奏聖旨整治撙節。迄今六十餘年。
未嘗廢弛。去歲兵興。通政院首先准備補馬。欽迎皇帝於江陵。使臣接踵
馳驛至都。關登大寶。干戈未息。東至千民鎮。盧兒嶺。北至虎北口。居庸關。
西至白羊峪。紫荊關等處隘口。軍兵守把。應用軍器糗糧等物。並給站車

輓運。計用四千餘輛。以軍情起馬一萬七千餘匹。起洪贊榆林雷家三站。
於昌平立黃花鎮。石槽站。搞馬走遞。大都驛馬紛奪不數。稟奉都堂鈞旨。
摘撥良鄉。涿州。新城。雄州。河間站赤鋪馬赴都協濟。本院官吏晝夜供給。
未嘗頃刻輒離。亦無分毫失悞。平定之後。站民之家。室廬焚蕩。人馬喪亡。
無聊甚矣。幸承恩命賑濟。以寧。畧舉大都。通州。薊州。夏店。蓮化。昌平。榆林。
洪贊。雷家。良鄉。涿州。易州。淶水。馬步等站。并北口蒙古站赤。接濟訖中統
鈔一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五錠。糧四千六百四十六石八斗。馬一千二
百六十匹。駝五百隻。 又護都忽皇帝還自朔漠。豫王太平王荅剌罕太
師右丞相迓寶。本院官吏前去迤北蒙古站赤。排辦鋪馬。及差官赴陝西
奉元路等二十三站賑饑。每站給散中統鈔五百錠。計一萬一千五百錠。
奏乞知之。 二月二日。兵部奉中書省劄付。刑部呈。奉省判江浙省咨。宣
使阿散起運福建運司鹽課銀赴中書省交納。天曆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辰時。至保定路雄州驛。令人等俱不在站。久之李驛令張提領等。帶酒引
百戶等二十餘人來至。不肯照前站閘文應副馱銀馬匹。牽馬人夫。但索
差劄聖旨辨驗。意恐催督。恣行罵詈。拽阿散至州衙。知州首領官。亦不助
力成就。既俟至申時。仍前不肯應副。就令牽馬人騎馱銀馬。起運至二十

三日到富寧庫寄收。阿散已於天曆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具呈中書省。省
撥下通政院取問外。本省歲辦一應錢糧軍器段匹。并計置横造進呈諸
物。俱有定立程限。每年不下五六十運。實爲繁重。全以宣使押運赴都。設
置站赤。專一遞運官物。雄州站官不以官物爲重。故肆兇暴。凌辱使人。有
司不肯助力成就。若不嚴加懲誡。遍行各處禁約。慮恐已後做此。看同泛
常阻滯未便。都省送刑部議。上項事理。係在天曆二年八月十五日已前。
擬合欽依詔赦革撥。宜令通政院遍行禁治。站官人等。今後敢有違犯。痛
行斷罪相應。都省準呈。 是月。兵部奉中書省劄付。御史臺呈。江南行臺
監察御史言。朝廷設立驛站。陸則乘馬。水則備舟。照僉籍民。俾充站戶。具
船馬。備什物。恐致廢弛。令有司親臨提調。廉訪司常加點視。此誠良法也。
近年以來。各處官司。雖有所掌主鈔本。數少不能充用。又差人出使。合減
省而不減省者有之。不當給驛而濫給者有之。差出之人。擾擾站赤。毆打
官吏。需索錢物。有司提調之官。視爲泛常。廉訪司出巡之際。置于度外。是
致站戶靠損。馬弱船漏。什物廢壞。卑職近因公差赴都。竊見河間。保定。南
北站赤。多有廢弛去處。馬畫瘦損。不堪走遞。詢其所由。蓋因兩淮起解鹽
本鈔本。一運不下四五十匹。駝馱甚重。如一站馬匹不數。則轉遞前站。是

致靠損。況今使臣往來頻併。若不整治。恐遇軍情急事。遲悞關繫非輕。行
臺看詳。諸處站赤消乏。積非一日。況河間保定。東西會于涿州。直至京師。
至爲辛苦。泛濫給驛。雖有禁條。然法行自貴近始。當此之際。尤宜撙節。今
後在都應有給驛。除軍情重事外。如有宣喚官員。非朝廷知識急用人才。
必合乘驛者。從中書省開奏。減省。庶使站赤稍甦。事關緊切。不致少悞。餘
準監察御史所言相應。御史臺具呈照詳。本部移準通政院關。立站之由。
本以宣布政令。通報軍情急事。近年以來。各衙門不體事之緩急。泛濫給
驛。及兩淮起運鹽課鈔錠。靠損馬匹。令後除軍情重事。必合乘驛外。其餘
緩慢細事。不許泛濫給驛。兩淮等處起運鹽課。擗撰既通。合依舊例用船
遞運相應。準此。會驗到大元通制內一款。大德八年七月。中書省照得各
處行省。不依都省元行。往往泛給鋪馬。雲南四川尤甚。中間多有任滿得
代無祿之人。或因起納諸物。或指計稟公事爲名。馳驛赴都。因而求仕。直
至得除。馳驛回還。不唯虛費官司分例。實恐遞漸消乏站赤。深爲不便。都
省議。今後任滿得代無祿之人。不許差使赴都。如違。定將當該首領官究
治。移咨各處。及劄付御史臺體察。又一款。至大四年二月。兵部契勘內外
諸司。設立宣使奏差。蓋爲幹辦公事。其各處行省宣慰司等衙門。比年不

行差遣欸安州縣正官并得代不應差使營幹己私之人或以軍情為重
或以錢糧為大或以貢物為急驗其品職多起鋪馬道途之間源源不絕
站赤消乏蓋因於此若不整治深為未便擬合遍行各處今後凡遇押運
官物計稟勾當應合給驛之事須遣宣使奏差人員量立程限仍取甘罪
文狀在都諸衙門如遇各處起納官物計稟公事之人依期發遣事無壅
滯省減鋪馬都省准呈今奉前因本部議擬到逐項事理具呈照詳本省
議得近年以來各處饑荒站赤生受蓋因拘該官司泛濫給驛使客繁多
中間假公營私往來沿途住滯及不詳事體緩急一槩走驛倒死鋪馬若
不定立程限從宜撙節深為未便今定擬到使臣日行馬程里路禁治事
理仰遍行依上施行　三月九日中書兵部準通政院關天曆二年八月
十九日欽奉詔書內一欵節該站赤消乏比及僉補以來其令中書省撙
節冗濫名件除中書省樞察院御史臺及一切軍情緊急重事外諸衙門
應給鋪馬必須經由省部通政院毋得濫行給驛欽此本院乃京師輦轂
之下四方會同之所置郵傳命飛報軍情邊關緊急不為不重除中書省
樞密院御史臺及一切軍情緊急重事欽此給驛外其餘諸王公主駙馬
行省路府州縣并各處納物回還者往往赴院倒給站車船隻驛馬別無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一　〈八〉

所守通例未審合無應副宜令合干部分定擬明白遵守相應本部議得
在都諸司應給鋪馬除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外其餘衙門并諸王公主
駙馬欽依詔書並須經由本部斟酌所辦事務撙節定擬合騎馬數移關
通政院應付外據行省路府州縣各處稟事納物回程合給鋪馬站車船
隻如元來差劄前站關文及納獲米鈔并差委公事回文明白於例別無
冒濫爭差不應者從通政院照勘就便給付相應呈省準擬　十四日太
師太平王答剌罕右丞相燕帖木兒對通政院官傳聖旨近者奏詔書除
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外其餘諸衙門差人無省部文書勿給驛今若候
省部文書公事必至遲悞奉聖旨今後其餘諸衙門不必經由省部徑直
移文通政院給驛本院子細分揀斟酌與之欽此本院關兵部欽依轉呈
都省照詳連送本部就行欽依施行　是月中書省準江浙省咨監察御
史言江浙江西湖廣三省水陸站赤供給繁重祗應錢物不敷以站戶餘
糧內差充庫子貼備祗待似為靠損合照依舊例於巡慰司見役司吏內
差充二歲陞州吏一歲陞縣吏本省看詳各處庫子元擬餘粮站戶內輪
日應當尚且失悞今改巡尉小吏管辦關領官錢中間不無侵漁姦是不
便如依舊例相應送兵部議得江浙行省水馬驛祗待庫子既與腹裏事

例不同合準本省所擬餘糧站戶內差撥上下半年交替就準本戶里正
主首身役相應呈省準擬又太師右丞相燕帖木兒平章政事欽察觧阿
禮海牙趙世延右丞撒迪參知政事和尚蔡文淵參議中書省事忽都海
牙等奏兵部言以站赤消乏之故不應給驛者省官分揀見於皇帝登寶
位之詔在前賜田收穀身故送喪之人不曾給驛令各衙門官員為營私
事不肯遵守法度搬取家屬收拾子粒遷葬娶妻送靈嫁女泛濫給驛以
致站赤消乏臣等謂站赤本為轉達國家政令通報邊境軍情而設今後
似此但凡私事奏乞驛馬者禁革一切不應給驛者依詔書體例分揀為
宜奉聖旨卿言是矣可移文各處勿
令泛濫給驛欽此都省遍行照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一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一　〈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朱鉞
明熙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輅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二

二十二 勘

站

站赤七

經世大典至順元年六月二十六日知樞密院事太保伯顔燕不倫撒敦等奏行樞密院官薛怯解首領官掾史人等至與鎮馬之地有合到城池已依在前行省官樞密院官例應副常行馬疋奉旨准欽此本院呈都省欽依施行八月兵部奉中書省劄付河南省咨河南道廉訪司言河南府路車馬站一十五處西軍刼掠又值天旱人民闕食馬無草料宜比陝西省奉元等站例接濟一月料粟口粮都省仰依上施行差委宣使燕只哥與河南府路録事司判官郭將仕親詣各站整治馬疋所轄州城連年不收西軍刼討站戶比之陝西尤甚若候都省明文接濟切恐因而斷絶驛道失悞走遞利害非輕本路遞西七站闕少馬料於河南府路見在粮內量撥二千一百石每站三百石及放支脚價中統鈔二百五十定令本路委官提調驗地里遠近分派各站從便顧脚搬運前去先儘遞西站赤令有司提調置立文簿收貯遞旋放支團槽秣養新安澠池二站闕少馬

草量撥中統鈔一百錠每站五十錠亦令有司提調收買稈草差人馳驛前去河南府路委提調官趂賤收買同運去粮斛設法關防依數放支闕咨照詳送本部呈元呈依陝西省奉元路已給各站料粟例每馬一疋支料五升草十斤車驢一頭日支料二升草五斤人夫每名日支米一升接濟一箇月令河南行省比准都省咨文每站先已接濟訖粮料雖比元擬不同既已支付站民合准所擬宜從都省移咨河南行省照會相應省准十一月兵部奉中書省劄付山南江北道廉訪司言撿會大元通制內皇慶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中書省奏先奉旨差去各處使臣并回外路官員自索葡萄酒并酒都剌稱上位所賜似此當加意計較臣等謂今後上位知識在外官員賜葡萄酒并酒者令宣徽院與兵部印信文書都令兵部官與送酒人印信別里哥文字憑此前去無兵部別里哥者沿路脫脫禾孫盤問止留標記姓名奏裁斷罪奉旨准欽此即目站赤係通政院提調近年以來差使人員就賫御酒不見通政院曾無准到宣徽院印信公文有無別里哥憑驗各處脫脫禾孫不為用心盤問中間真偽難明今後外路官員如蒙上位賜葡萄酒并酒擬合依例出給印信別里哥文字付所差人收執至本處如無別里哥憑驗經過脫脫禾孫不為用心盤問或有

情受賄故縱因事發露取問明白驗事輕重斷罪黜降今監察御史廉訪司體察庶革僞濫之弊本部議恩賜官負酒醴擬合申明皇慶二年中書省奏准聖旨事意憑准宣徽院印信公文本部行移通政院出給別里哥依例給驛庶革泛濫之弊具呈都省仰依上施行 大都陸運提舉司世祖皇帝至元十四年於真定河間保定濟南平灤德州恩州七處當差戶內僉撥到站車七百八十輛每一十三戶當車一輛計一萬一百四十戶管領僱運糧斛在後都省奏奉聖旨設宣授金牌監運糧儲達魯花赤三員提領案牘一員 十六年戶部呈承奉省判續撥站車一千輛設立新運糧提舉司管領將本司改作舊運糧提舉司先爲大都上都支轉糧斛浩大續添站車設都提舉司選擬到官員管領其間事務浩繁不同其他擬從五品印信額設官吏二十一名所管車七百八十輛除畸零貧難并逃戶實有站車五百八十九輛每輛一十三戶計七千六百五十七戶自來不曾增減改革陞降官達魯花赤一員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吏目一名司吏八名委差四名祇候五名戶七千六百五十七戶站車五百八十九輛司屬四處自立提舉司以來設到提領所四處至元二十一年中奉中書兵部符文又奉中書省劄付給降從九品銅印四顆真定路站海王

莊置立提領四名戶二千八百六十戶站車二百二十輛濟南站魏家莊置立提領三名戶一千八百七戶站車一百三十九輛河間站七里鋪置立提領四名戶一千六百九十戶站車一百三十輛保定站臈八莊置立提領三名戶一千三百戶站車一百輛 十七年省部將新運糧提舉司撥屬京畿漕運司運糧卻將舊運糧提舉司撥屬中書兵部專一短搬在都係官一切營造物件并行省諸路辦納金銀段匹貿鈔應有官物春秋供奉車駕行幸酒麵生料及一切所須之物 二十四年各衙門并各位下及西番僧等口傳言語取索站車頻併冗濫車戶往往逼迫在逃消乏當時驗實在戶數合併作站車五百八十九輛蒙都省立法凡有諸處合用站車須於都堂稟說過出給印署文貼附簿令提舉司憑準應副如此稍革前弊二十八年已後諸處依前口傳言語差取站車並無所載物件斤重中間夾帶己物亦曾事發到官爲此兵部議得近年以來站車輸運之物實是繁多憑準各處公文猶或詐冒如口傳言語一槩應付詐僞不無諸衙門并各位下各枝及作好事僧道傳奉聖旨懿旨法旨立便取索站車不敢不與及取會到尚食局生料庫羊圈聚食擠馬諸處好事遞項常川占使站車四百七十四輛見在止有站車一百一十四輛倒班走遞

晝夜未曾停歇致將驢畜瘦弱倒死車夫消乏又各路連年災傷人民闕食逃竄訖五百六十五戶參詳舊運糧提舉司所管站車因爲差役頻繁驢畜死損全藉站戶供給氣力近年多有逃亡以致闕悞若不作急整治慮恐積久之就廢壞失悞官事除本部合區處與決者就便別行外必須呈稟整治合行事理逐一條陳議擬于后具呈都省定奪付下遵奉約束相應 元僉站戶一萬一百四十戶站車七百八十輛 事故逃亡戶二千四百八十三戶 實在戶七千六百五十七戶站車五百八十九輛 真定路戶二千八百六十戶站車二百二十輛 濟南路戶一千八百單七戶站車一百三十九輛 河間路戶一千六百九十戶站車一百三十輛 保定路戶一千三百戶站車一百輛 成宗皇帝大德九年八月中書省委官呈舊運糧提舉司係五品衙門設官三員吏目一名司吏六名委差四名祇候五名兵部內置司文明門外安置車站提領四所俱有廨宇見行使從九品印信若將舊運糧提舉司革去銷減俸錢都省送兵部照擬連呈部議車站四所提領頭目人等俱係車站當車戶計擬合將舊運糧提舉司仍舊設立四所提領截日革去每車一十輛詢衆保甲頭一名提舉司親臨管領添設委差六名舊有四名通作一十名令有司從新

選委都省準擬兵部下舊運糧提舉司將四所提領盡行革去追到元使印信關發禮部收管 仁宗皇帝延祐四年正月中書吏部承奉中書省劄付延祐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奏改舊運糧提舉司爲大都陸運提舉司新運糧提舉司爲京畿運糧提舉司今上皇帝至順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兵部奉中書省判送本部員外郎劉承務呈奉省判大都陸運提舉司取勘到真定路等處在逃車戶差委馳驛催督各路提調正官躬勒拘該有司從實取勘體問有力者依舊當役如委逃亡消乏各開元僉增損目今貲有丁力議擬開呈依上前去取勘体問到逃亡消乏等戶各各花名開呈照詳送本部照擬得大都陸運提舉司車戶除見當役外在逃貧難戶絕五百三十五戶既省委官與真定保定二路提調官一同從實體覆保勘明白若擬差官僉補緣係被災之處擬合委自各處正官一員提調行移廉訪司體覆明白依大德九年例於相應戶內僉補品荅丁力就發各各車頭應役具實僉訖村莊花名造冊呈報在逃人戶元拋事產召人租賃別向起解如後業依例給付收差外據籍後照不見四戶即目歇役亦令依上體覆是實就便僉補及重役周立一戶擬合照依已籍爲定應當站戶相應呈奉都堂鈞旨陸運提舉司元申逃亡消乏之車戶依準部擬體

覆奄楠外據用立星役更爲県勘明白依例應從迷本部就行依上施行

中書省所轄腹裏各路站赤總計一百九十八處。陸站一百七十五處。馬一萬二千二百九十匹八分。車一千六十九輛。牛一千九百八十二隻。驢四千九百八頭。水站二十一處。船九百五十隻。馬二百六十六匹。牛二百隻。驢三百九十四頭。羊五百口。牛站二處。牛三百六隻。車六十輛。直隷省各路站計一百一處。陸站九十二處。馬七千三百九十八匹五釐。車九百八十九輛。牛一千五百三十二隻。驢四千九百八頭。水站九處。船五百五隻。馬一百一十六匹。驢三百九十四頭。大都路所轄站一十五處。陸站一十三處。馬二千三十五匹。車三百四十七輛。驢二千八百八十八頭。水站二處。船一百一十隻。驢七十八頭。陸站一十三處。在城站二馬站馬一千三百三十四匹。驢二十頭。牛站車二百二十輛。驢一千七百六十頭。遵化站二馬站馬六十九匹。車站車九輛驢九十頭。薊州站二馬站馬九十一匹。車站車一十五輛。驢一百五十頭、通州站馬四十匹。車五十輛。驢四百頭。昌平站馬一百二十七匹。車五十三輛。驢四百二十四頭。良鄉站馬一百二十三匹。驢二十四頭。涿州站馬一百匹。驢二十頭。代馬一十匹。夏店站馬九十七匹。

玉田站馬二十八匹。豐潤站馬二十六匹。水站二處。通濟鎮站船一百隻。驢七十八頭。通州站船一十隻。上都路所轄陸站一十八處。馬一千九百三十六匹。車六百輛。驢二千二十頭。牛一千三百四十隻。桓州站元設馬一百五十匹。車五十輛。牛二百隻。續添馬五十八匹。車三十輛。牛一百二十隻。李陵臺站元設馬一百五十匹。車五十輛。牛二百隻。續添馬五十八匹。車三十輛。牛一百二十隻。察罕腦兒站元設馬一百五十匹。車五十輛。牛二百隻。續添馬五十八匹。車三十輛。牛一百二十隻。牛群頭站元設馬一百五十八匹。車五十輛。牛二百隻。續添馬五十八匹。車三十輛。牛一百二十隻。獨石站馬一百匹。車四十輛。赤城站馬一百匹。車四十輛。驢四百頭。龍門站馬九十六匹。車四十輛。鵰窩站馬一百匹。車四十輛。驢四百頭。洪贊站馬一百五匹。車四十輛。驢四百二十頭。榆林站馬二百五十匹。車四十輛。驢四百頭。雷家站馬七十匹。車二十輛。驢二百頭。宣德府站馬一百匹。車二十輛。驢二百頭。湯泉站馬二十五匹。辛店站馬二十五匹。凌雲站馬二十八匹。蒙古三站。懷道土站馬三十五匹。牛二十隻。七箇嶺站馬三十五匹。牛二十隻。尖山寨站馬三十五匹。牛二十隻。保定路所轄馬站六處。馬六

百七十六匹五分。本府站元設馬一百七十六匹。續添馬二匹。雄州站元設馬六十匹。續添大名路長垣縣馬一十五匹。定興站馬一百一十八匹。慶都站馬一百匹五分。白塔站馬一百一十四匹。新城站元設馬七十六匹。續添馬一十五匹。真定路所轄馬站九處。馬五百四匹七分半。在城站馬一百三十二匹。中山站馬八十二匹。新樂站馬八十五匹。獲鹿縣站馬四十八匹。欒城站馬四十八匹七分半。栢鄉站馬四十八匹半。趙州站馬四十八匹。晋州站馬七匹五分。蠡州站馬五匹。大名路所轄站五處。馬站四處。馬一百二十四匹。水站一處。船一十五隻。驢四十頭。馬站四處。在城站馬三十九匹七分半。臨河站馬二十八匹。内黄站馬二十八匹。中寺站馬二十八匹二分半。水站一處。濬州站船一十五隻。驢四十頭。高唐州所轄馬站一處。本州站馬六十匹。濮州所轄站二處。馬一百四十六匹。船一百隻。驢九十頭。馬站一處。本州站馬三十匹。水站一處。會通站船一百隻。馬一百一十六匹。驢九十頭。曹州所轄馬站四處。馬九十六匹七分半。在城站馬三十六匹七分半。武城站馬一十八匹。楚丘站馬一十二匹。禹城站馬三十匹。泰安州所轄馬站二處。馬三十五匹。在

城站馬一十匹。長青站馬二十五匹。德州所轄馬站二處。馬八十五匹。在城站馬一十匹。平原站馬七十五匹。平灤路所轄馬站四處。馬一百七十匹。車一十二輛。牛七十二隻。在城站馬八十匹。車三輛。牛一十八隻。七箇嶺站馬三十匹。車三輛。牛一十八隻。建昌站馬三十匹。車三輛。牛一十八隻。上灤站馬三十匹。車三輛。牛一十八隻。廣平路所轄馬站六處。馬二百六十二匹。在城站馬三十七匹。磁州站馬六十匹。廣平站馬二十匹。邯鄲站馬四十七匹、水洺站馬四十八匹。井陘縣站馬五十匹。順德路所轄馬站二處。馬一百二十四匹。本府站馬七十三匹。内丘縣站馬五十一匹。彰德路所轄站三處。馬站二處。馬一百四匹。水站一處。船一十隻。驢九十六頭。本府馬站馬七十五匹。宜溝站二與衛輝路共設各備馬二十九匹馬站馬二十九匹。水站船一十隻。驢九十六頭。衛輝路所轄站六處。馬站五處。馬二百八十匹。水站一處。船一十隻。驢九十頭。馬站五處。在城站馬一百四匹。淇州站馬七十一匹。宜溝站馬二十九匹。八柳樹站馬二十匹。獲嘉縣站馬五十六匹。水站一處。在城站船一十隻。驢九十頭懷孟路所轄馬站三處。馬一百六十三匹五釐。本府站馬七十二匹

八分。承恩站馬四十五匹二分乇 孟州站馬四十五匹。隆興路所轄馬站三處馬二百四十七匹車三十輛牛一百二十隻。本府站元設馬七十匹車三十輛牛一百二十隻續添馬四十五匹。天城站馬五十二匹。保安站馬八十匹。河間路所轄站九處。馬站六處馬四百五十匹。水站三處船二百六十隻。馬站六處本府站馬一百匹。任丘站馬六十八匹。陵州站馬七十八匹。蓚縣站馬六十八匹。獻州站馬六十八匹。阜城縣站馬六十八匹。水站三處清州站船一百隻。東光站船八十隻。陵州站船八十隻。恩州馬站一處馬一十五匹。河東山西道宣慰司所轄各路站五十四處 陸站四十七處馬三千三百六十五匹車八十輛牛四百五十隻 水站五處船五十隻馬一百匹牛二百隻羊五百口。牛站二處牛三百六隻車六十輛。大同路所轄站二十六處。陸站一十九處馬二千四十六匹車八十輛牛四百五十隻。水站五處船五十隻馬一百匹牛二百隻羊五百口。牛站二處牛三百六隻車六十輛陸站一十九處。從道子站馬二百二十八匹車四十輛牛二百隻。窟堝村站馬一百六十二匹車二十輛牛一百五十隻。吳鸞村站馬二百一十匹車二十輛牛一百隻。上泉站馬九十六匹

廣武站馬一百二十四匹。安民子站馬一百二十匹。西安莊站馬一百三十六匹。六十戶村站馬二十匹。淨州七里村站馬三十匹。鄧草站馬一百八十匹。馬四寨站馬一百八十匹。永定寨站馬一百七十匹。榆林村站馬一百八十匹。常樂站馬三十匹。相公寨站馬三十匹。八撒站馬三十匹。永興站馬三十匹。永寧站馬三十匹。曳剌真站元設馬三十匹續添三十匹。水站東勝五處只達溫站船一十隻馬二十匹牛四十隻羊一百口。白崖子站船一十隻馬二十匹牛四十隻羊一百口。九花站船一十隻馬二十匹牛四十隻羊一百口。怯竹里站船一十隻馬二十匹牛四十隻羊一百口。梧桐站船一十隻馬二十匹牛四十隻羊一百口。牛站二處下水站元設牛一百三十隻車二十六輛續添車五輛。白登站牛一百七十六隻車二十九輛。平陽路所轄馬站一十四處馬六百八十四匹。河中府站馬六十匹。臨晉站馬五十二匹。泓芝站馬五十三匹。聞喜站馬五十三匹。絳州站馬五十四匹。相里站馬六十匹。府西站馬九十匹。苗村站馬五十七匹。霍州站馬五十四匹。仁義站馬六十九匹。靈石站馬五十四匹。潞州站馬八匹。澤州站馬一十匹。冀氏縣站馬一十匹。太原路所轄馬站一十四處馬六伯三十五匹。同戈站馬五十一匹。賈令站馬四十九匹。鴈門站馬四十一匹。大安站馬四十二匹。平遙站馬四十七匹。義棠站馬四十七匹。臨汾站馬七十二匹。栢井站馬四十二匹。王潭站馬四十一匹。芹泉站馬四十一匹。成晉站馬三十七匹。原平站馬四十一匹。鳴謙站馬四十五匹。九原站馬三十九匹。山東東西道宣慰司所轄各路站計四十三處。馬站三十六處馬一千四百四十六匹七分五釐。水站七處船三百九十五隻。東昌路所轄站三處。馬站二處馬八十八匹。水站一處船一十七隻。馬站二處本府站馬二十匹。茌平縣站馬六十八匹。水站一處船一十七隻。濟寧路所轄站一十處。馬站七處馬三百四十七匹。水站三處船二百四十四隻。馬站七處本府站馬二十五匹。鄆城縣站馬三十三匹。石横站馬二十匹。濟州站馬九十匹。魯橋站馬六十匹。胡陵站馬六十匹。沛縣站馬六十匹。水站三處本府站船一百一十二隻。谷亭站船二十隻。沛縣站船一百一十二隻。東平路所轄站七處。馬站四處馬二百六十二匹七分五釐。水站三處船一百三十四隻。馬站四處本府站馬八十八匹。東阿縣站馬六十七匹。汶上站

馬八十七匹。陽穀站馬二十匹七分半。水站三處荊門站船一百隻。開河站船一十七隻。壽張站船一十七隻。濟南路所轄馬站二處馬八十八匹。在城站馬五十八匹。濟水站馬三十匹。盤陽路所轄馬站五處馬六十匹。本府站馬三十五匹。萊州站馬一十匹。登州站馬五匹。黃縣西黃山館站馬五匹。福山縣孫大川站馬五匹。益都路所轄馬站一十六處馬五百九十六匹。本府站馬一百二匹內官降馬二匹。金嶺鎮站馬六十八匹內官降馬二匹。昌樂站馬三十四匹內官降馬二匹。莒州站馬一十六匹。沂州站馬四十四匹。幸王莊站馬二十六匹。下莊站馬一十六匹。密州站馬一十六匹。膠州站馬二十六匹。崔官人站馬五十六匹。濰州站馬五十四匹。盤陽站馬二十八匹。高陽站馬二十八匹。司馬站馬二十六匹。葛溝站馬二十八匹。關店站馬二十八匹。寧海州馬站一處馬五匹。

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一百七十九處。設一百九十六站。陸站一百六處馬三千九百二十八匹車二百一十七輛牛一百九十二隻驢五百三十四頭。水站九十處船一千五百一十二隻。直隸省六路計站八十二處。陸站五十八處馬二千二百五十三匹車一百八十

七輛。牛四十二隻。驢五百三十四頭。水站二十四處。船二百七十七隻。
汴梁路所轄站三十二處。陸站二十處。馬八百五十三匹。車一百三
十三輛。水站一十二處。船五十七隻。汴梁站馬一百一十匹。車一十
八輛。延津站馬七十匹。車一十一輛。米遷站馬五十匹。車一十八輛。
尉氏站馬五十八匹。車一十輛。鄢陵站馬五十一匹。車六輛。襄城
站馬四十二匹。車三輛。許州站馬四十六匹。車三輛。洧川站馬四十
匹。車三輛。屯溝站馬四十七匹。車八輛。清水站馬四十九匹。車八輛。
辛寨站馬三十五匹。車七輛。上蔡站馬四十八匹。車七輛。蔡州站馬
四十匹。車八輛。馬鄉站馬三十五匹。車八輛。真陽站馬三十八匹。車
八輛。淮河站馬三十八匹。車七輛。中牟站馬一十匹。鄭州站馬一
十匹。杞縣站馬一十八匹。睢州站馬一十八匹。水站一十二處。
汴梁站船三隻。通許站船四隻。崔橋站船四隻。常平站船四隻。
陳州站船五隻。項城站船四隻。大和站船五隻。潁川站船六隻。
夷陵站船六隻。潁上站船六隻。正陽站船六隻。界溝站船四隻。
南陽府所轄站八處。馬三百一十七匹。車二十四輛。牛四十二隻。驢二百
三十四頭。本府站馬五十三匹。車三輛。驢三十九頭。葉縣站馬四十

四匹。車三輛。驢三十九頭。裕州站馬三十九匹。車三輛。驢三十九頭。
保定站馬四十匹。車三輛。驢三十九頭。博望站馬三十八匹。車三輛。驢
三十九頭。九店站馬三十四匹。車三輛。驢三十九頭。新野站馬三十
六匹。車三輛。牛二十一隻。黃渠站馬三十三匹。車三輛。牛二十一頭。
歸德府所轄站九處。馬一百九十八匹。本府在城站馬二十九匹。夏
邑縣二站。王村站馬二十匹。城子站馬一十六匹。寧陵縣在城站
馬一十五匹。永城縣于山站馬二十匹。徐州二站。興里站馬二十
匹。張村站馬六十匹。鄧州二站。本州站馬一十三匹。愛賢站馬
五匹。徐州所轄站一十三處。陸站六處。馬三百匹。車三十輛。驢三百
頭。水站六處。船一百九十六隻。徐州站二。陸站馬六十匹。車一十
輛。驢一百頭。水站船一十六隻。新安站二。陸站馬六十匹。水站
船一十七隻。城安站二。陸站馬六十匹。水站船一十七隻。宿遷
站二。陸站馬六十匹。水站船一十七隻。呂梁站二。陸站車二十
輛。驢二百頭。水站船一百一十隻。房村馬站馬六十匹。溜溝水站
船一十九隻。河南府所轄站一十一處。馬三百六十一匹。本府站馬
六十九匹。鞏縣站馬一十七匹。新安站馬四十匹。陝州站馬四十

匹。硤石站馬三十五匹。湖城站馬三十匹。閿鄉站馬三十匹。靈
寶站馬三十匹。澠池站馬四十匹。偃師站馬二十二匹。雖磨站馬
八匹。襄陽路所轄站一十處。馬站四處。馬二百二十四匹。水站六
處。船二十四隻。馬站四處。本府站馬七十匹。候塘站馬五十匹。
沙河站馬五十匹。清州站馬五十四匹。水站六處。楚城站船四隻。
新安城站船四隻。周口站船四隻。西孟站船四隻。破河站船四
隻。蘇家湖站船四隻。淮東道宣慰司所轄三路。計二十七處。三十八
站。馬站一十五處。馬六百四十匹。水站二十三處。船八百七十五隻。
揚州路所轄站一十八處。馬站九處。馬三百二十匹。水站七處。
遞運站二處。船三百八十七隻。揚州在城站馬一百匹。邵伯二。馬
站馬五十匹。水站船四十一隻。瓜洲站三。馬站馬三十五匹。水
站船三十一隻。遞運站船二百五隻。真州五站。在城站三。馬站
馬二十五匹。水站船三十隻。遞運站船六十隻。黃泥灘站馬一十
匹。六合縣站馬一十匹。滁州三站。水口站馬三十匹。仁義站馬
三十匹。六丈站馬三十匹。泰州水站二。本州站船六隻。如皐站
船四隻。通州水站二。在城站船七隻。海門站船三隻。淮安路所

轄站一十四處。馬站三處。馬一百七十匹。水站一十一處。船三百九
十二隻。在城站二。馬站馬五十匹。水站船五十七隻。桃源縣三。
义口站二。馬站馬六十匹。水站船三十四隻。崔鎮站二。馬站
馬六十匹。水站船三十九隻。清河縣清河水站船三十三隻。洪澤
水站船一十隻。淮陰水站遞運船一百六十九隻。泗州三站。在城
水站船一十隻。龍窩水站船一十隻。五河水站船一十隻。安東州
一站。清連水站船一十隻。寧海州一站。在城水站船一十隻。淮
西道宣慰司所轄五路。計二十七處。三十三站。陸站一十九處。馬五百
三十三匹。車三十輛。牛一百五十隻。水站一十四處。船二百五十六隻。
廬州路所轄七處。計八站。馬站五處。馬一百一十六匹。水站三處。
船七十隻。在城站二。馬站馬五十匹。水站船二十隻。定林站馬
三十匹。野馬站馬三十匹。光州二站。在城站馬三匹。光山縣站
馬三匹。鎮巢府水站船二十隻。無為州水站船三十隻。黃州路所
轄站一十處。陸站八處。馬二百八十七匹。車三十輛。牛一百五十隻。
水站二處。船一十二隻。外陽羅關在城站二。馬站馬二十五匹。水
站船一十二隻。陽羅站二。馬站馬四十七匹。水站船。周山站馬

四十七匹。車五輛。牛二十五隻。平楚站。馬四十七匹。車五輛。牛二十五隻。桃花站。馬三十一匹。車五輛。牛二十五隻。漢津站。馬三十匹。車五輛。牛二十五隻。金竹站。馬三十匹。車五輛。牛二十五隻。黃陂站。馬三十匹。車五輛。牛二十五隻。蘄州路所轄站五處。馬站三處。馬六十匹。水站二處。船三十隻。在城站二。馬站。馬二十匹。水站船一十五隻。蘭溪站二。馬站。馬二十匹。水站船一十五隻。武家穴站。馬二十匹。安豐路所轄站七處。馬站二處。馬六十匹。水站五處。船一百四隻。安豐府站二處。在城馬站。馬三十匹。尾埠水站。船二十隻。壽春府。水站二處。在城站。船二十隻。蒙城縣站船二十三隻。和州站。馬三十匹。臨濠府水站船二十隻。懷遠軍水站船二十一隻。安慶路所轄二處三站。馬站一處。馬一十匹。水站二處。船四十隻。在城站二。馬站。馬一十匹。水站船二十隻。雷江水站船二十隻。荊湖北道宣慰司所轄二路五州。計站四十三處。馬站一十四處。馬五百二匹。水站二十九處。船一百四隻。江陵路所轄站一十三處。馬站五處。馬一百四十四匹。水站八處。船三十八隻。馬站五處。在城站馬五十六匹。孫王站。馬二十八匹。公安站。馬二十匹。梁家站。馬二

十匹。新市站。馬二十匹。水站八處。公安站船四隻。柳子站船四隻。石首站船四隻。調弦站船四隻。塔市站船四隻。龍湲站船四隻。白洑站船四隻。枝江縣沠店站船一十隻。歸州水站三處。船三十隻。巴東站船一十隻。萬流站船一十隻。秭歸站船一十隻。峽州水站三處。船三十隻。黃牛廟站船一十隻。夷陵縣鳳棲站船一十隻。宜都縣白水港站船一十隻。荊門州站七處。馬站五處。馬一百七十二匹。水站二處。船八隻。馬站五處。在城站。馬三十六匹。十里牌站。馬三十六匹。鵝牌站。馬三十六匹。利陽站。馬三十六匹。鵝鳴站。馬二十八匹。水站二處。魚科站船四隻。獅子站船四隻。安陸府站六處。馬站一處。馬三十六匹。水站五處。船二十隻。馬站一處。安平站。馬三十六匹。水站五處。在城站船四隻。違石站船四隻。洪礦站船四隻。石牌站船四隻。舊州站船四隻。汚陽府水站八處。船三十二隻。汚陽站船四隻。深江站船四隻。郢州站船四隻。雲潭站船四隻。滄浪站船四隻。棱部站船四隻。寨下站船四隻。王沙站船四隻。信陽路馬站三處。馬一百五十匹。羅山站馬五十匹。倪城站馬五十匹。定遠站馬五十匹。

遼陽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一百二十處。馬六千五百一十五匹。車二二千六百二十一輛。牛五千二百五十九隻。直隸省三路計站二十七處。馬二千四百九十四匹。車二百九十四輛。牛一千七百二十九隻。大寧路所轄陸站二十三處。馬二千三百五十四匹。車二百八十七輛。牛一千六百五十九隻。大姑站馬六十匹。車一十輛。牛六十隻。辛店站。馬六十匹。車一十輛。牛六十隻。來四站。馬六十匹。車一十輛。牛六十隻。耕水站。馬六十匹。車一十輛。牛六十隻。信家營站。馬六十匹。車一十輛。牛六十隻。城子頭站。馬六十匹。車一十輛。牛六十隻。大樹部落站。馬六十匹。車一十輛。牛五十九隻。恩州站。馬五十九匹。車一十輛。牛五十九隻。黃妃站。馬五十匹。車七輛。牛三十三隻。貫道站。馬六十一匹。車一十輛。牛六十一隻。高州站。馬一百一十二匹。車八輛。牛五十六隻。狗羣部落站。馬六十二匹。車一十輛。牛六十二隻。堂臺站。馬一百一十匹。車五輛。牛五十隻。灤陽站。馬一百一十匹。車一十輛。牛一百一十九隻。椰樹部站。馬一百五十匹。車一十輛。牛七十隻。寬河站。馬一百一十匹。車一十輛。牛一百一十隻。神山站。馬一百七十匹。車一十輛。牛一百七十隻。富峪站。馬一百匹。車一十輛。牛六十隻。在京站。馬二百四

十匹。車七十七輛。牛一百隻。岔道站。馬一百五十匹。車一十輛。牛七十五隻。西部滦站。馬一百五十匹。車一十輛。牛七十隻。喬子頭站。馬一百五十匹。車一十輛。牛七十五隻。鹿窖站。馬一百五十匹。車一十輛。牛七十隻。安撫高麗總管府所轄站二處。馬七十匹。車七輛。牛七十隻。在城站。馬四十匹。車四輛。牛四十隻。彰義站。馬三十匹。車三輛。牛三十隻。瀋州高麗總管府所轄馬站二處。馬七十匹。本州站四十戶。馬四十匹。崖頭站三十戶。馬三十匹。遼東道宣慰司所轄。計站九十三處。馬四千二十一匹。車二千三百二十七輛。牛三千五百三十隻。遼東路所轄脫脫禾孫站四十七處。馬一千五百一十七匹。車一千四百九十七輛。牛一千五百一十三隻。慶雲站。馬五十匹。車五十輛。牛五十隻。夾道站。馬四十九匹。車三十五輛。牛四十八隻。韓州站。馬五十匹。車四十六輛。牛四十六隻。信州站。馬四十六匹。車四十六輛。牛四十六隻。大水泊站。馬四十七匹。車四十九輛。牛四十九隻。十八里站。馬四十七匹。車四十七輛。牛五十隻。忽烈出站。馬六十九匹。車六十九輛。牛六十九隻。迭甫站。馬四十三匹。車四十三輛。牛四十三隻。石狄站。馬四十五匹。車四十五輛。牛四十五隻。散迭站。馬四十三匹。車四十三輛。牛四十

三隻。阿也忽站馬四十四匹車四十四輛牛四十四隻。禪春站馬四十四匹車四十四輛牛四十四隻。阿剌站馬三十八匹車三十八輛牛三十八隻。斡木火站馬四十五匹車四十五輛牛四十五隻。桑吉站馬三十八匹車三十八輛牛三十八隻。石迪閒站馬三十九匹車三十九輛牛三十九隻。甫丹站馬二十匹車二十輛牛二十隻。祥州站馬二十匹車二十輛牛二十隻。木羅火站馬二十匹車二十輛牛二十隻。布賢站馬二十匹車二十輛牛二十隻。開元站馬二十匹車二十輛牛二十隻。阿失吉站馬九匹車九輛牛九隻。含站馬九匹車九輛牛九隻。牡丹站馬二十五匹車二十五輛牛二十五隻。南京站馬二十五匹車二十五輛牛二十五隻。蠻出溫站馬一十五匹車一十五輛牛一十五隻。蓮苦站馬一十八匹車一十八輛牛一十八隻。乇良苦站馬一十五匹車一十五輛牛一十五隻。木吉站馬一十四匹車一十四輛牛一十四隻。迭甫站馬一十四匹車一十四輛牛一十四隻。阿剌失可站馬一十二匹車一十二輛牛一十二隻。端州站馬一十二匹車一十二輛牛一十二隻。青州站馬一十二匹車一十二輛牛一十二隻。洪寬站馬一十四匹車一十四輛牛一十四隻。合剌府站馬八匹車八輛牛八隻。瀋州站馬四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第四鋪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斡木火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祥州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斡母站馬四十二匹車四十二輛牛四十二隻。趙州站馬四十二匹車四十二輛牛四十二隻。塔賣站馬四十二匹車四十二輛牛四十二隻。胡里迷站馬四十二匹車四十二輛牛四十二隻。泰州站馬四十二匹車四十二輛牛四十二隻。離怕令站馬四十二匹車四十二輛牛四十二隻。迪石吉站馬四十六匹車四十二輛牛四十二隻。大安站馬二十匹車二十輛牛二十隻。女直水達達路所轄脫脫禾孫站一十八處馬七百匹車七百輛牛七百九隻。

海吳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鹿賣吉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甫丹迷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字牙迷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撫站馬三十九匹車三十九輛牛三十九隻。令歡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吾納忽站馬三十四匹車三十四輛牛三十四隻。胡帖干站馬三十七匹車三十七輛牛三十七隻。吉落站馬四十六匹車四十六輛牛四十六隻。才落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碩站馬三十九匹車三十九輛牛三十九隻。苦

憐站馬三十九匹車三十九輛牛三十九隻。奴達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迭憐站馬三十匹車三十輛牛三十九隻。海里溫站馬三十九匹車三十九輛牛三十九隻。和倫站馬三十九匹車三十九輛牛三十九隻。呆母賣站馬三十九匹車三十九輛牛三十九隻。阿余站馬三十九匹車三十九輛牛三十九隻。遼陽路所轄脫脫禾孫站一十八處馬一千三百四十二匹車一百三十輛牛一千三百八隻。在城站馬九十匹車六輛牛六十隻。驛安站馬一百四十匹車一十四輛牛一百四十隻。熊山站馬一百四十匹車一十四輛牛一百四十隻。驛昌站馬九十匹車九輛牛九十隻。崖頭站馬九十匹車九輛牛九十隻。彰義站馬九十匹車九輛牛九十隻。甜水站馬六十五匹車六輛牛六十五隻。頭館站馬六十五匹車六輛牛六十五隻。連山站馬六十五匹車六輛牛六十五隻。龍鳳站馬六十五匹車六輛牛六十二隻。斜列站馬六十五匹車七輛牛六十五隻。閭州站馬六十八匹車八輛牛六十八隻。湯站馬六十五匹車六輛牛六十四隻。東驛昌站馬六十四匹車六輛牛六十四隻。嚴寧站馬七十匹車七輛牛七十隻。洪州站馬五十匹車五輛牛五十隻。寧昌站馬五十匹車五輛牛五十隻。

益州站馬一十匹車一輛牛一十隻。東寧路所轄馬站一十處馬四百六十二匹。洞仙站馬四十四匹。生陽站馬五十三匹。林原站馬七十三匹。安定站馬三十九匹。雲興站馬四十九匹。宣州站馬三十九匹。靈州站馬四十一匹。狗站。末魯孫等一十五處元設站戶三百。狗三千隻。絕亡站戶一十。狗一百隻。倒死站狗二千六百七十二隻。實在站戶二百八十九。狗二百一十八隻。閥根站戶一。狗一十隻。元設末魯孫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撥魯溫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甫打怜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末里合溫站戶二十。狗二百隻。胡憐站站戶一十九。狗一百九十隻。胡魯八興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斡孫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別烈可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哈剌馬苦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撥兒濱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趙斤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佛朵火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畢里真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可烈兒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末末吉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絕亡末魯孫站站戶一。狗一十隻。末里合溫站站戶二。狗二十隻。別烈可站站戶二。狗二十隻。可烈兒站站戶三。狗三十隻。末末吉站站戶二。狗二十隻。倒死站狗。末魯孫站一百七十九隻。

撥曹温站。一百九十一隻。甫打伶站。一百九十一隻。末里合温站。一百六十一隻。胡憐站。一百八十一隻。胡曹八興站。一百六十六隻。斡孫站。一百九十一隻。别烈可站。一百五十八隻。哈剌馬苦站。一百八十八隻。撥兒濱站。一百八十八隻。趙斤站。一百八十六隻。佛朶火站。一百八十四隻。畢里真站。一百九十隻。可可烈兒站。一百五十三隻。末末吉站。一百六十五隻。實在 末曹孫站。站戶一十九。狗一十一隻。撥曹温站。站戶二十。狗九隻。甫打伶站。站戶二十。狗九隻。末里合温站。站戶一十八。狗一十九隻。胡憐站。站戶一十九。狗九隻。胡曹八興站。站戶二十。狗三十四隻。斡孫站。站戶二十。狗九隻。别烈可站。站戶一十八。狗二十二隻。哈剌馬苦站。站戶二十。狗一十二隻。撥兒濱站。站戶二十。狗一十二隻。趙斤站。站戶二十。狗一十四隻。佛朶火站。站戶二十。狗一十六隻。畢里真站。站戶二十。狗一十隻。可烈兒站。站戶一十七。狗一十七隻。末末孫站。站戶一十八。狗一十五隻。關報胡憐站。站戶一。狗一十隻。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二百六十二處。馬站一百三十四處。馬五十一百二十三匹。轎站三十五處。轎一百四十八乘。步站一十一

處。遞運夫三千三十二戶。水站八十二處。船一千六百二十七隻。浙西道所轄各路站赤。計四十三處。馬站一十八處。馬一千四百四十匹。水站二十五處。船一千一十五隻。杭州路所轄站一十處。馬站四處。馬四百匹。水站六處。船三百四十五隻。馬站四處。在城站。馬一百八十匹。正馬九十匹。貼馬同。廟山站。馬七十匹。正馬三十五匹。貼馬同。新城站。馬七十匹。正馬五十五匹。貼馬同。臨川站。馬八十匹。正馬四十匹。貼馬同。水站六處。在城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三百七十戶。在城遞運官物站船二百二十隻。正戶二百二十戶。貼戶一千二百六十四戶。浙江站船一十五隻。正戶一十五戶。貼戶一百三十五戶。會江站船二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一百八十四戶。赤岸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四百單七戶。長安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三百三十一戶。平江路所轄站六處。馬站二處。馬一百六十匹。水站四處。船三百二十隻。馬站二處。在城站。馬八十匹。正馬四十匹。貼馬同。八斥站。馬八十匹。正馬四十匹。貼馬同。水站四處。姑蘇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吳江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平望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

遞運官物站船二百三十隻。正戶二百三十戶。貼戶一千二百五十戶。嘉興路所轄站四處。馬站二處。馬一百八十匹。水站二處。船六十隻。馬站二處。嘉禾站。馬一百匹。正馬五十匹。貼馬同。崇德站。馬八十匹。正馬四十匹。貼馬同。水站二處。西水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皁林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常州路所轄站六處。馬站三處。馬一百八十匹。水站三處。船九十隻。馬站三處。在城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洛社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新安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水站三處。在城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洛社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新安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湖州路所轄水站三處。船二十隻。在城站船九隻。正戶九戶。貼戶六十三戶。德清站船七隻。正戶七戶。貼戶四十九戶。南潯站船四隻。正戶四戶。貼戶二十八戶。松江府所轄水站二處。船二十隻。在城站船一十五隻。正戶一十五戶。貼戶一百五十戶。風涇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鎮江路所轄站六處。馬站三處。馬二百四十匹。水站三處。船九十隻。馬站三處。在城站。馬八十匹。正

馬四十匹。貼馬同。呂城站。馬八十匹。正馬四十匹。貼馬同。丹陽站。馬八十匹。正馬四十匹。貼馬同。水站三處。在城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呂城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丹陽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建德路所轄站六處。馬站四處。馬二百八十匹。水站二處。船七十隻。馬站四處。在城站。馬八十匹。正馬四十匹。貼馬同。安仁站。馬六十六匹。正馬三十三匹。貼馬同。三河站。馬六十四匹。正馬三十二匹。貼馬同。桐廬站。馬七十匹。正馬三十五匹。貼馬同。水站二處。東津站二項共船五十隻。正戶五十戶。貼戶三百三十戶。遞運便臣船二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一百八十戶。遞運諸物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一百五十戶。桐廬站船二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一百八十戶。浙東道所轄各路站赤五十三處。馬站三十三處。馬八百八十匹。步站一處。遞運夫一百二十戶。水站一十九處。船二百一十七隻。紹興路所轄站一十三處。馬站八處。馬一百三十八匹。水站五處。船七十五隻。馬站八處。曹娥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餘姚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西興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錢清站。馬二十匹。正馬一

十匹貼馬同。楓橋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三界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南明站馬一十二匹正馬六匹貼馬同。壑陽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水站五處。西興站船一十四隻正戶一十四戶貼戶九十八戶。錢清站船一十四隻正戶一十四戶貼戶九十八戶。蓬萊站船一十九隻正戶一十九戶貼戶一百三十三戶。曹娥站船一十四隻正戶一十四戶貼戶九十八戶。姚江站船一十四隻正戶一十四戶貼戶九十八戶。慶元路所轄站四處。馬站二處馬四十匹。水站二處船一十六隻。馬站二處。在城站馬二十四匹正馬一十二匹貼馬同。車廐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水站二處。在城站船八隻正戶八戶貼戶五十六戶。車廐站船八隻正戶八戶貼戶五十六戶。台州路馬站五處馬八十二匹。在城丹丘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天台縣赤城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仙君縣西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戴村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黃巖州黃山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溫州路所轄站八處。馬站四處馬四十匹。水站四處船二十四隻。馬站四處。在城站馬一十二匹正馬六匹貼馬同。樂清縣站馬八匹正馬

四匹貼馬同。瑞興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大荆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水站四處。在城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戶。安溪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館頭站船六隻正戶六戶貼戶四十二戶。樂清站船三隻正戶三戶貼戶二十一戶。衢州路所轄站七處。馬站三處馬一百八十匹。水站三處船五十五隻。步站一處遞運戶一百二十戶。馬站三處。在城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龍游縣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常山縣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遞運步站一處一百二十戶正戶一十戶貼戶一百一十戶。水站三處。在城站遞運使臣船一十四隻正戶一十四戶貼戶九十八戶。般運諸物船三隻正戶三戶貼戶一十五戶。龍游縣站船一十一隻正戶一十一戶貼戶七十七戶。常山站遞運使臣站船八隻正戶八戶貼戶五十五戶。運物站船一十九隻正戶一十九戶貼戶八十二戶。處州路所轄站六處。馬站四處馬一百四匹。水站二處船一十隻。馬站四處。在城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劉山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縉雲站馬四十四匹正馬二十二匹貼馬同。胡陳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水站二處

在城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弋溪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婺州路所轄站一十處。馬站七處馬二百九十六匹。水站三處船三十七隻。馬站七處。在城站馬六十八匹正馬三十四匹貼馬同。蘭溪站馬七十匹正馬三十五匹貼馬同。孝順腰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義烏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龍祈腰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武義芰道站馬四十四匹正馬二十二匹貼馬同。永康縣站馬四十四匹正馬二十二匹貼馬同。水站三處。蘭溪站船二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一百八十戶。金華縣通波站二處。遞運使臣船九隻正戶九戶貼戶六十三戶。般運諸物船八隻正戶八戶貼戶四十戶。

江東道所轄計五十九處。馬站四十一處馬一千六百七十四匹。水站一十八處船二百五十六隻。建康路所轄站一十一處。馬站七處馬二百六十匹。水站四處船八十五隻。馬站七處。在城站馬八十八匹正馬四十四匹貼馬同。東陽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老鸛觜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下蜀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江寧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溧水縣站馬

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溧陽縣站馬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水站四處。在城站船一十九隻。龍灣站船二十二隻。天城港站船二十二隻。東陽水站船二十二隻。寧國路所轄站五處。馬站四處馬九十匹。水站一處船六隻。馬站四處。在城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橫岡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寧國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胡樂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水站一處。在城站船六隻戶四十八。廣德路馬站一處。在城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太平路所轄站六處。馬站三處馬一百六十匹。水站三處船六十五隻。馬站三處。在城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曾港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荻港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水站三處。采石站船二十五隻正戶二十五戶貼戶二百一十五戶。曾港站船二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一百八十戶。荻港站船二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一百八十戶。饒州路所轄站九處。馬站六處馬一百五十四匹。水站三處船二十隻。馬站六處。在城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楸子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石門站馬四十四匹正馬二十二匹貼馬同。餘干縣站馬四

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瀾波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安仁縣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水站三處。在城站船一十隻餘干站船五隻。安仁縣站船五隻。徽州路所轄馬站二處馬四十匹

在城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績溪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池州路所轄站一十一處。馬站八處馬三百八十匹。水站三處船六十隻。馬站八處。順安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查家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石壘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荘山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黃山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藍橋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

北欄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黃牛沖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水站三處。池口站船二十隻。大通站船二十隻。

李河站船二十隻。信州路所轄站一十一處。馬站七處馬三百匹。水站四處船二十隻。馬站七處。在城站馬八十匹正馬四十匹貼馬同。永豐縣沙溪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玉山縣在城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玉山縣草萍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　弋陽縣在城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四匹貼馬同。弋

陽縣丫毅站馬二十四匹正馬一十二匹貼馬同。方柱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四匹貼馬同。水站四處。在城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玉山縣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弋陽縣在城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貴溪縣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鉛山州馬站三處馬一百七十匹。在城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車盤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石溪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福建道所轄站赤計一百單七處。馬站四十二處馬一千一百二十八匹。轎站三十五處轎一百四十八乘。步站一十處遞運夫二千九百一十二戶。水站二十處船一百四十九隻

福州路所轄站二十二處。馬站八處馬三百一十二匹。轎站六處轎三十三乘。水站六處船五十隻。遞運步站二處遞運夫六百四十戶。馬站八處。在城站馬七十匹正馬三十五匹貼馬同。皇田站馬三十四匹正馬一十七匹貼馬同。水口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水若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白沙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四匹貼馬同。大田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宏路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蒜嶺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

轎站六處。在城站轎八乘正戶八戶貼戶同。皇田站轎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同。水口站轎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同。大田站轎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同。宏路站轎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同。蒜嶺站轎[illegible]乘正戶五戶貼戶同。水站六處。在城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二[illegible]一十二戶

皇田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三百八十四戶。水若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二百九十五戶。白沙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二百四十三戶。大田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二百一十六戶。大義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遞運夫站二處。蒜嶺站夫四百一十戶正戶八十戶貼戶三百三十戶。宏路站夫二百三十戶正戶八十戶貼戶一百五十戶。漳州路所轄站五處。馬站四處馬六十二匹。轎站一處轎五乘。馬站四處。在城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彰浦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雲霄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甫詔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轎站一處。在城站轎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同。汀州路所轄站一十處。馬站五處馬三十四匹。轎站五處轎一十七乘。馬站五處。臨汀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館前站馬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石牛站

馬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清流縣站馬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玉華站馬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轎站五處。臨汀站轎五乘正戶五戶貼戶二十四戶。館前站轎三乘正戶三戶貼戶二十一戶。石牛站轎三乘正戶三戶貼戶一十戶。清流縣站轎三乘正戶三戶貼戶五戶。玉華站轎三乘正戶三戶貼戶五戶。興化路所轄站六處。馬站二處馬八十匹。轎站二處轎一十乘。遞運步站二處遞運夫六百七十四戶。馬站二處。在城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楓亭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轎站二處。在城站轎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同。

楓亭站轎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同。遞運夫站二處。在城站夫四百一戶正戶八十戶貼戶二百六十七戶。楓亭站夫二百七十三戶正戶八十戶貼戶一百九十三戶。邵武路所轄站一十一處。馬站四處馬一百二十匹。轎站四處轎一十四乘。水站三處船九隻。馬站四處。杉關站馬二十六匹正馬一十三匹貼馬同。杭川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樵川站馬三十八匹正馬一十九匹貼馬同。麻沙站馬二十六匹正馬一十三匹貼馬同。轎站四處。杉關站轎二乘。正戶二戶貼戶同。杭川站正戶五戶貼戶同。樵川站轎二乘正戶二

戶貼戶同。麻沙站。轎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四戶。水站三處。杭川站
船二隻。正戶二戶。貼戶五十八戶。桃川站。船四隻。正戶四戶。貼戶一百
二十戶。水口站。船三隻。正戶三戶。貼戶六十七戶。泉州路所轄站一
十二處。馬站五處。馬一百五十八匹。轎站五處。轎二十七乘。遞運夫
五百二十六戶。馬站五處。在城站。馬七十匹。正馬三十五匹。貼馬同。
惠安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康店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
匹。貼馬同。同安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深青站。馬一十六
匹。正馬八匹。貼馬同。轎站五處。在城站。轎七乘。正戶七戶。貼戶同。
惠安站。轎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同。康店站。轎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同。
同安站。轎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同。深青站。轎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同。
遞運夫站二處。在城站。夫二百六十五戶。正戶八十戶。貼戶一百八十
五戶。惠安站。夫二百六十一戶。正戶八十戶。貼戶一百八十一戶。南
劍路所轄站一十八處。馬站八處。馬一百四十六匹。轎站六處。轎二
十二乘。水站四處。船一十八隻。延平站船未報。馬站八處。玉臺站。馬
八匹。正馬四匹。貼馬同。雙峰站。馬八匹。正馬四匹。貼馬同。三華站。馬
八匹。正馬四匹。貼馬同。白蓮站。馬八匹。正馬四匹。貼馬同。湖溪站。馬

八匹。正馬四匹。貼馬同。武步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延
平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茶洋站。馬三十六匹。正馬一十八
匹。貼馬同。轎站六處。雙峯站。轎三乘。正戶三戶。貼戶九戶。三華站。
轎三乘。正戶三戶。貼戶闕。白蓮站。轎三乘。正戶三戶。貼戶闕。明溪站。
轎三乘。正戶三戶。貼戶闕。延平站。轎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同。茶洋站。
轎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同。水站四處。雙峯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
四十五戶。三華站。船三隻。正戶三戶。貼戶二十七戶。延平站。正貼戶
闕　茶洋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四十戶。建寧路所轄站二十
三處。馬站六處。馬二百一十六匹。轎站六處。轎二十乘。水站七處。
船七十二隻。遞運步站四處。站夫一千七十二戶。馬站六處。在城
西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莒呂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
馬同。建陽縣南站。馬三十二匹。正馬一十六匹。貼馬同。葉方站。馬四
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大安站。馬三十六匹。正馬一十八匹。貼馬同。
緑男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四匹。貼馬同。轎站六處。莒呂站。轎
三乘。正戶三戶。貼戶二戶。甌寧縣城西站。轎三乘。正戶三戶。貼戶同。
葉方站。轎三乘。正戶三戶。貼戶同。建陽縣南站。轎三乘。正戶三戶。貼戶
同。崇安縣南站。轎三乘。正戶三戶。貼戶同。大安站。轎五乘。正戶五戶。
貼戶四十戶。水站七處。元設短站五處。續撥遞運站二處。莒呂站。船
一十六隻。元設。正戶一十六戶。貼戶一百七十戶。甌寧縣城西站。船九
隻。元設。正戶九戶。貼戶七十一戶。葉方站。船九隻。元設。正戶九戶。貼戶
九十三戶。建陽縣南站。船一十隻。元設。正戶一十戶。貼戶一百五十一
戶。崇安縣南站。船八隻。元設。正戶八戶。貼戶七十六戶。建陽縣南站。
船一十隻。續撥。正戶一十戶。貼戶一百九十三戶。城西站。船一十隻。續
撥。正戶一十戶。貼戶二百一十戶。遞運夫站四處。水西站。夫二百三
戶。正戶五十戶。貼戶一百五十三戶。建陽縣水南站。夫二百七十九戶。
正戶一百戶。貼戶一百七十九戶。寧安縣南站。夫一百八十六戶。正戶
一百五十戶。貼戶三十六戶。大安站。夫四百
四戶。正戶一百五十戶。貼戶二百五十四戶。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二

站

站赤八

經世大典江西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一百五十四處。馬站八十五處。馬二千一百六十五匹。轎二十五乘。水站六十九處。船五百六十八隻。直隸省各路站赤八十九處。馬站五十處。馬一千六百八十三匹。水站三十九處。船三百四十九隻。龍興路所轄站一十一處。馬站五處。馬三百五十匹。水站六處。船六十七隻。馬站五處。在城站。馬一百二十匹。正馬六十匹。貼馬同。土坊站。馬五十四匹。正馬二十七匹。貼馬同。進賢站。馬五十六匹。正馬二十八匹。貼馬同。烏山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新城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　水站六處。章江站。船二十隻。正戶一百六十戶。貼戶五百三十八戶。樵舍站。船一十隻。正戶八十戶。貼戶一百七十戶。吳城站。船一十一隻。正戶八十八戶。貼戶二百七十一戶。樵陂站。船七隻。正戶五十六戶。貼戶一百九十七戶。金城站。船九隻。正戶七十二戶。貼戶二百七十三戶。市汊站。船一十隻。正戶八十戶。貼戶二百八十二戶。吉州路所轄站一十一處。馬站六處。馬二百三十匹。水站五處。船三十八隻。馬站六處。螺川站。馬四十六匹。正馬二十三匹。貼馬同。南嶺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西昌站。馬三十八匹。正馬不開。貼馬不開。灘頭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　五雲站。馬三十六匹。正馬一十八匹。貼馬同　造口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　水站五處。府城站。船八隻。正戶六十四戶。貼戶一百七十戶。白沙站。船八隻。正戶六十四戶。貼戶一百一十九戶。淘金站。船八隻。正戶六十四戶。貼戶一百五十五戶。浩溪站。船八隻。正戶六十四戶。貼戶七十七戶　五雲站。船六隻。正戶六十四戶。貼戶一百一十九戶　瑞州路所轄站五處。馬站四處。馬八十八匹。水站一處。船三隻。馬站四處。在城站。馬三十八匹。正馬一十九匹。貼馬同。高嶺站。馬二十四匹。正馬一十二匹。貼馬同。華陽站。馬一十二匹。正馬六匹。貼馬同。上高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水站一處。在城站。船三隻。正戶一十八戶。貼戶二十四戶　江州路所轄站一十二處。馬站八處。馬二百六十六匹。水站四處。船八十隻。馬站八處。潯陽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赤湖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瀼溪站。馬四十六匹。正馬二十三匹。貼馬同。三山站。馬四十六匹。正馬二十三匹。貼馬同。蒲塘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新安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舊縣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四匹。貼馬同。楊梓站。馬二十六匹。正馬一十三匹。貼馬同。水站四處。九江站。船二十隻。正戶一百六十戶。貼戶九十戶　湖口站。船二十五隻。正戶二百戶。貼戶一百七十戶。彭澤站。船二十隻。正戶一百六十戶。貼戶一百五十二戶。城子站。船一十五隻。正戶一百二十戶。貼戶一百七十戶。撫州路所轄六處。馬站三處。馬一百二十匹。水站三處。船二十一隻。馬站三處。在城站。馬四十八匹。正馬二十四匹。貼馬同。滕橋站。馬三十六匹。正馬一十八匹。貼馬同。雲山站。馬三十六匹。正馬一十八匹。貼馬同。水站三處。孔家渡站。船七隻。正戶五十六戶。貼戶七十九戶　石門站。船七隻。正戶五十六戶。貼戶六十四戶。清遠站。船七隻。正戶五十六戶。貼戶六十九戶　臨江路所轄站六處。馬站三處。馬一百一十二匹。水站三處。船二十六隻。馬站三處。在城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官洲站。馬三十六匹。正馬一十八匹。貼馬同。峽江站。馬三十六匹。正馬一十八匹。貼馬同。水站三處。在城站。船一十隻。正戶八十戶。貼戶二百六十戶。官洲站。船八隻。正戶六十四戶。貼戶一百單一戶。峽江站。船八隻。正戶六十四戶。貼戶九十五戶。袁州路所轄站八處。馬站六處。馬一百匹。水站二處。船八隻。馬站六處。在城愛棠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　亂石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上載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黃廟塘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西村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黃華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水站二處。秀江站。船四隻。正戶二十四戶。貼戶一十九戶。分宜站。船四隻。正戶二十四戶。貼戶三十三戶。南康路所轄站四處。馬站二處。馬七十匹。水站二處。船三十隻。馬站二處。在城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脩江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水站二處。在城站。船二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一百八十戶。圍山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贛州路所轄站五處。馬站三處。馬八十五匹。水站二處。船一十四隻。馬站三處。在城站。馬三十七匹。正馬一十七匹。貼馬二十匹。南田站。馬二十四匹。正馬九匹。貼馬一十五匹。桂源站。馬二十四匹。正馬九匹。貼馬一十五匹。水站二處。水西站。船八隻。正戶六十

四戶貼戶一百單三戶攸鎮站船六隻正戶六十四戶貼戶一百單九戶興國縣站三處馬站一處馬一十匹水站二處船一十八隻馬站一處在城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水站二處在城站船三隻正戶三戶貼戶二十一戶富池站船一十五隻正戶一十五戶貼戶一百單五戶又權設站六處馬站三處馬三十五匹水站三處船六隻馬站三處雩都唐村站馬一十匹正貼不開會昌縣下官站馬一十五匹正馬一十匹貼馬五匹瑞金縣站馬一十匹正貼不開水站三處雩都縣站船二隻正貼不開會昌縣下官站船二隻正貼不開瑞金縣站船二隻正貼不開南安路所轄站七處馬站三處馬八十五匹水站四處船二十六隻馬站三處橫浦站馬二十九匹正馬一十四匹貼馬一十五匹在城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八匹貼馬一十匹水溪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三匹貼馬一十五匹水站四處在城站船七隻正戶五十六戶貼戶一千一百八戶小溪站船七隻正戶五十六戶貼戶一百七十七戶南康站船六隻正戶五十六戶貼戶一百七十九戶九牛站船六隻正戶五十六戶貼戶五百五十三戶建昌路所轄站五處馬站三處馬一百三十二匹水站二處船一十二隻馬站三處在城站馬六十六匹正馬三十三匹貼馬同藍田站馬四十四匹正馬二十二匹貼馬同南豐州在城站馬二十二匹正馬一十一匹貼馬同水站二處在城站船八隻正戶六十四戶貼戶八十五戶南豐州在城站船四隻正戶三十二戶貼戶三十八戶廣東道所轄各路站計六十五處馬站三十五處馬四百八十二匹轎二十乘水站三十處船二百一十九隻廣州路所轄站一十五處馬站七處馬一百二十八匹水站八處船八十八隻馬站七處在城站馬三十六匹正馬一十八匹貼馬同清遠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李石岐站馬二十六匹正馬一十三匹貼馬同郭堂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烏石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增石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胥江站馬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水站八處在城站船二十隻正戶一百四十戶貼戶四百五十八戶清遠站船一十隻正戶七十戶貼戶八十七戶橫石磯站船八隻正戶五十六戶貼戶一百三十七戶胥江站船一十隻正戶七十戶貼戶一百五十三戶金利站船一十隻正戶七十戶貼戶一百八十七戶泥綠站船一十隻正戶七十戶貼戶一百六十戶黃家站船一十隻正

戶七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韶州路所轄站八處馬站四處馬一百匹水站四處船三十六隻馬站四處平圃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府門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蒙里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英德州門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水站四處平圃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二百戶府門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二百戶蒙里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二百戶英德州門站船六隻正戶六戶貼戶九十九戶南雄路所轄站四處馬站二處馬六十匹水站二處船二十隻馬站二處在城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黃塘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水站二處在城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二百戶黃塘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二百戶惠州路所轄站一十四處馬站六處馬六十六匹水站八處船二十八隻馬站六處在城站馬一十二匹正馬六匹貼馬同沙河站馬八匹正馬四匹貼馬同平山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平政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平安站馬一十二匹正馬六匹貼馬同海豐縣在城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水站八處在城站船六隻正戶六戶貼戶四十二戶平山站船二隻正戶一十六戶貼戶一十四戶蘇村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水東站船四隻正戶四戶貼戶二十八戶苦竹派站船五隻正戶二十戶貼戶二十三戶河源縣站船二隻正戶九戶貼戶一百二十一戶義合站船二隻正戶八戶貼戶六十五戶藍口站船二隻正戶八戶貼戶四十一戶潮州路所轄站一十處馬站八處馬八十四匹轎二十乘水站二處船二十二隻馬站八處在城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轎四乘黃岡站馬八匹正馬四匹貼馬同姚山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轎四乘潮陽縣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轎四乘武寧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轎四乘北山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轎四乘大陂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東海窖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水站二處在城站船一十三隻正戶一十三戶貼戶一百一十八戶三河站船九隻正戶九戶貼戶四十五戶循州路所轄站六處馬站三處馬一十六匹水站三處船七隻馬站三處龍川縣站馬八匹正馬四匹貼馬同長樂縣站馬四匹正馬二匹貼馬同興寧縣站馬四匹正馬二匹貼馬同水站三處龍川縣站船三隻正戶三戶貼戶一十五

戶。長樂縣站船二隻。正戶二戶。貼戶一十戶。舊縣站船二隻。正戶二戶。貼戶一十戶。梅州所轄站三處。馬站一處馬八匹。水站二處船一十二隻。馬站一處。在城站馬八匹。正馬四匹。貼馬同。水站二處。在城站船八隻。正戶六戶。貼戶四十四戶。梅溪站船四隻。正戶六戶。貼戶四十三戶。南恩州所轄馬站二處馬一十匹。在城站馬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恩平站馬四匹。正馬二匹。貼馬同。新州所轄站三處。馬站二處馬一十匹。水站一處船六隻。馬站二處。在城站馬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獨鶴站馬四匹。正馬二匹。貼馬同。水站一處。在城站船六隻。正戶六戶。貼戶三十戶。

湖廣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一百七十三處。陸站一百處馬二千五百五十五匹車七十輛牛五百四十五隻坐轎一百七十五乘卧轎三十乘。水站七十三處船五百八十隻。直隸省站赤計五十一處。馬站三十八處馬一千一百一十六匹。水站一十三處船一百三十隻。鄂州路所轄站一十二處。馬站七處馬三百一十六匹。水站五處船五十五隻。馬站七處。在城站馬七十匹。正馬三十五匹。貼馬同。官塘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咸寧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

同。港口站馬四十二匹。正馬二十一匹。貼馬同。蒲圻站馬四十四匹。正馬二十二匹。貼馬同。三陂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東湖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水站五處。城下站船一十五隻。正戶一十五戶。貼戶一百一十一戶。石頭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二戶。金口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六戶。江口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戶。鬪埠洲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二戶。岳州路所轄一十二處。馬站七處馬二百四十六匹。水站五處船四十五隻。馬站七處。岳陽站馬四十六匹。正馬二十三匹。貼馬同。迎瑞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永平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雲驥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長安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臨江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清平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水站五處。城陵站船一十三隻。正戶九戶。貼戶一百五戶。鴨欄站船九隻。正戶九戶。貼戶一百五戶。鹿角站船九隻。正戶九戶。貼戶一百三十戶。小渡站船七隻。正戶七戶。貼戶一百一十八戶。黃家元站船七隻。正戶七戶。貼戶八十九戶。常德路所轄馬站五處馬一百四十八匹。和豐站馬三十四匹。正馬一十七匹。貼馬同。大龍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桃源縣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四匹。貼馬同。鄭家市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四匹。貼馬同。新店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四匹。貼馬同。澧州路所轄馬站三處馬一百匹。清化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蘭江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順林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辰州路所轄馬站六處馬一百五十六匹。在城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寺前站馬二十二匹。正馬一十一匹。貼馬同。辰溪站馬二十二匹。正馬一十一匹。貼馬同。楊溪站馬二十二匹。正馬一十一匹。貼馬同。馬底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界亭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靖州路所轄馬站二處馬二十八匹。會同站馬一十二匹。正馬六匹。貼馬同。靖安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沅州路所轄馬站八處馬一百二十二匹。在城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白牛堡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盈口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竹基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便溪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晃州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平溪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竹鄞站馬

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歸州所轄水站三處船三十隻。建平站船一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八十戶。巴東站船一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八十戶。萬流站船一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八十戶。湖南道所轄各路站計四十二處。馬站二十處馬七百三十匹。水站二十二處船二百二十三隻。潭州路所轄站二十五處。馬站一十二處馬四百一十匹。水站一十三處船一百三十九隻。馬站一十二處。在城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依田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栢塘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中路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飛羊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太平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醴泉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雙牌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南山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新安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馬安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白馬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水站一十三處。在城站船一十五隻。正戶一十五戶。貼戶一百三十五戶。遂流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同。都石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泗州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象石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

九十戶。洲頭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聉港站船一十
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同安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
戶。筀竹岐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磊石站船一十隻
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皇華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
營田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遞運官物站船一十四
隻。正戶一十四戶。貼戶八十戶。衡州路所轄站六處。馬站三處。馬一
百二十匹。水站三處。船三十隻。馬站三處。在城站馬四十匹。正馬二
十匹。貼馬同。路口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排山站馬四十
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水站三處。城下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
戶七十六戶。辛塘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六戶。七里站
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六戶。永州路所轄站一十一處。馬
站五處。馬二百匹。水站六處。船五十四隻。馬站五處。光華站馬四
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陳青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東
鄉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三吾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
馬同。熊羆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水站六處。石期站船
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戶。湘口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

七十戶。歸陽站船八隻。正戶八戶。貼戶五十六戶。白水站船八隻。正
戶八戶。貼戶五十六戶。方朔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戶。
三吾站船八隻。正戶八戶。貼戶五十六戶。廣西道宣慰司所轄各路站
赤。計五十一處。陸站二十六處。馬四百七十一匹。黃牛一百四十五隻。
轎七十乘。水站二十五處。船一百三十八隻。靜江路所轄站一十八
處。馬站七處。馬二百一十匹。水站一十一處。船六十八隻。馬站七
處。安興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靈州縣站馬三十匹。正
馬一十五匹。貼馬同。桂林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遠江
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大石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
貼馬同。三里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橫塘站馬三十匹
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水站一十一處。小水站船七隻。正戶七戶。貼
戶七十七戶。白雲站船七隻。正戶七戶。貼戶七十七戶。大龍站船七
隻。正戶七戶。貼戶七十七戶。東江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一百
一十戶。雞停站船七隻。正戶七戶。貼戶七十七戶。古祚站船七隻。正
戶七戶。貼戶七十七戶。蘇橋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三
里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大石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

三十五戶。橫塘站船四隻。正戶四戶。貼戶二十八戶。舊縣站船四隻。
正戶四戶。貼戶二十八戶。柳州路所轄馬站四處。馬六十匹。牛六十隻。
洛容站正馬一十五匹。貼牛一十五隻。東泉站正馬一十五匹。貼牛
一十五隻。馬平站正馬一十五匹。貼牛一十五隻。平興站正馬一十
五匹。貼牛一十五隻。容州路所轄站六處。陸站三處。馬四十六匹。轎
一十乘。水站三處。船一十五隻。陸站三處。永寧站馬二十匹。正馬
一十匹。貼馬同。大洞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轎一十乘。山
口站馬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水站三處。繡江站船五隻。正戶五戶。
貼戶七十戶。自良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九十三戶。寶圭站船五
隻。正戶五戶。貼戶六十戶。象州路所轄馬站四處。馬五十五匹。黃牛五
十五隻。遞恩站正馬一十五匹。貼牛一十五隻。來賓站正馬一十五
匹。貼黃牛一十五隻。寘豐站正馬一十匹。貼黃牛一十隻。古望站正
馬一十五匹。貼黃牛一十五隻。邕州路所轄站四處。馬站二處。馬三
十匹。轎三十乘。水站二處。船一十隻。馬站二處。在城站正馬一十
五匹。貼轎准馬一十五乘。定興站正馬一十五匹。貼轎准馬一十五乘。
水站二處。寧江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黃范站船五

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梧州路所轄水站二處。船一十隻。州門
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五十五戶。龍江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五
十五戶。潯州路所轄水站三處。船一十五隻。州門站船五隻。正戶五
戶。貼戶三十五戶。大湟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烏江站
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烏江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
五戶。橫州路所轄水站四處。船二十隻。州門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
戶三十五戶。永淳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水埋站船五
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烏巖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
賓州路所轄馬站三處。馬四十匹。在城站馬一十匹。正貼不分。平
田站馬一十五匹。正貼不分。如利站馬一十五匹。正貼不分。鬱林州
所轄馬站三處。馬三十匹。黃牛三十隻。轎三十乘。在城站正馬一十匹
貼馬准黃牛一十隻。轎一十乘。富陽站正馬一十匹。貼馬准黃牛一十
隻。轎一十乘。高橋站正馬一十匹。貼馬准黃牛一十隻。轎一十乘。海
北海南道所轄各路站赤。計二十九處。馬站一十六處。馬二百三十八
匹。車七十輛。黃牛四百隻。坐轎一百單五乘。卧轎三十乘。水站一十三
處。船八十九隻。雷州路所轄站六處。馬六十匹。車六十輛。黃牛三百隻。

生輪六十悉卧輪三十乘。在城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車一十
輛。黃牛五十隻。生輪一十乘。卧輪五乘。桐油站。城月站。將軍站。
英利站。𥶄磊站。已上站赤各色並同前站。化州路所轄站二處。馬
二十匹。車一十輛。黃牛三十隻。輪一十五乘。三合站馬一十匹。正馬五
匹。貼馬同。車一十輛。黃牛三十隻。輪一十五乘。新恠站馬一十匹。正馬
五匹。貼馬同。瓊州路所轄馬站二處。馬八匹。黃牛四十隻。在城站正
馬五匹。貼馬二匹。准黃牛二十隻。白沙站正馬三匹。貼馬二匹。准黃牛
二十隻。全州路所轄站八處。馬站三處。馬一百二十匹。水站五處。
船五十隻。馬站三處。咸水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兆陽
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黃沙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
同。水站五處。建安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戶。江口站。
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戶。水南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
戶七十戶。山角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戶。柳浦站船一
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戶。封州路所轄水站一處。府門站船五
隻。正戶五戶。貼戶二十五戶。肇慶路所轄水站二處。船一十二隻。府
門站船八隻。正戶八戶。貼戶四十戶。新村站船四隻。正戶四戶。貼戶二

十戶。德慶路所轄水站二處。船七隻。府門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
三十五戶。新村站船二隻。正戶三戶。貼戶一十七戶。貴州路所轄站
六處。馬站三處。馬三十匹。黃牛三十隻。輪三十乘。水站三處。船一十
五隻。馬站三處。樂水站正馬一十匹。貼黃牛一十隻。輪一十乘。康
和站正馬一十匹。貼黃牛一十隻。輪一十乘。王洲站正馬一十匹。貼黃
牛一十隻。輪一十乘。水站三處。東津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
五戶。香江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在城站船五隻。正戶
五戶。貼戶三十五戶。

陝西行中書省所轄八十一處。陸站八十處。馬七千六百二十九匹。
水站一處。船六隻。安西路所轄馬站一十三處。馬一千四百五十三匹。
本府站馬二百五十三匹。咸陽站馬一百四匹。興平站馬一百三
十六匹。武功站馬六十九匹。乾州站馬一百三十五匹。永受站馬
一百三十一匹。華陰站馬一百四十二匹。華州站馬一百二十匹。
渭南站馬一百一十九匹。臨潼站馬一百三十五匹。龍橋站馬三十
九匹。耀州站馬三十五匹。同官站馬三十五匹。鞏昌路所轄站一
十九處。陸站一十八處。馬一千九百三十三匹。水站一處。船六隻。

通安站馬二百八十九匹。文盈站馬一百四十匹。伏羌站馬一百四
十匹。臨洮站馬二百三十匹。首陽站馬一百四十八匹。赤莆站馬
八十匹。定西站馬六十匹。蘭州站馬四十八匹。會州站馬一百匹。
金州站馬五十匹。平灘站馬二十匹。關成站馬五十四匹。南寨
站馬五十九匹。朝井站馬一十九匹。蘭泉站馬六十六匹。秦亭站
馬一百六十二匹。咸宜村站馬一百二十八匹。臨汧站馬一百四十
匹。水站一處船六隻。鳳翔府所轄馬站九處。馬九百一十二匹。鳳
鳴站馬二百匹。岐山站馬一百一十一匹。東河橋站馬一百三十七
匹。草涼樓站馬一百匹。扶風站馬一百一十五匹。寶雞站馬一百
匹。汧陽站馬四十五匹。麻夫鎮站馬四十匹。百里鎮站馬六十四
匹。延安路所轄馬站八處。馬七百六十六匹。本府站馬一百五十四
匹。甘泉站馬六十八匹。鄜州站馬六十六匹。三川站六十八匹。
中部站馬六十六匹。龍安站馬一百四十匹。宜君站馬六十四匹。
塞門站馬一百四十匹。平涼府所轄馬站二十處。馬一千九百一十六
匹。環州站馬二十四匹。伏羌站馬六十八匹。秦州站馬一百五十
四匹。杜樹平站馬一百二十匹。上都站馬一百三十匹。大寨站馬

一百一十八匹。故關站馬一百二十匹。汧陽站馬七十匹。隴州站
馬一百四十匹。崆峒站馬一百五十匹。泉站馬一百匹。瓦亭站馬
一百一十四匹。清州站馬一百二十匹。宜祿站馬九十四匹。邠州
站馬一百一十匹。寧州站馬三十匹。慶陽府站馬三十匹。鎮原站
馬四十四匹。龍安驛站馬一百匹。席家堡站馬八十匹。興元路所
轄馬站一十二處。馬六百四十九匹。朝天站馬五十九匹。鎮寧站馬
五十六匹。羅村站馬五十八匹。金中站馬五十七匹。沔陽站馬五
十五匹。漢川站馬二十一匹。褒城站馬五十六匹。馬通站馬五十
六匹。清水站馬五十六匹。柴關站馬五十八匹。三岔站馬五十四
匹。鳳州站馬六十三匹。

四川行中書省所轄陸站四十八處。馬九百八十六匹。牛一百五十隻。
水站八十四處。船六百五十四隻。牛七十六隻。直隸省各路站計一百
二十六處。陸站四十八處。馬九百八十六匹。牛一百五十隻。水站七
十八處。船五百九十四隻。牛七十六隻。成都路所轄站一十三處。陸
站一十二處。馬四百二十五匹。牛一百五十隻。水站一處。船二十四隻。
陸站。本府站馬六十匹。牛三十隻。漢州站馬四十五匹　德陽站

馬三十四匹。羅江站馬四十匹半三十隻。綿州站馬四十匹半二十
隻。文頂站馬四十匹半二十隻。伯頃站馬四十匹半二十隻。盐泉
站馬四十匹半二十隻。唐安站馬二十匹。白鶴站馬二十匹。百文
站馬二十匹半一十隻。雅州站馬二十六匹。水站。四水站船二十
四隻。廣元路所轄站六處。陸站二處馬一百匹。水站四處船二十
四隻。陸站。寧武站馬六十匹。臨江站馬四十匹。水站。本府閬
津站船六隻。臨江站船六隻。江口站船六隻。石羊站船六隻。保
寧府所轄站九處。陸站五馬八十五匹。水站四船二十四隻。陸站
錦屏站馬一十二匹。懷想站馬一十一匹。永寧站馬一十一匹。
金華站馬一十一匹。劍門站馬四十匹。水站。虎溪站船六隻。南
溪站船六隻。南部站船六隻。新政站船六隻。蓬州路所轄站五處。
陸站四馬七十匹。水站一船六隻。陸站。蓬萊站馬三匹。普安
站馬五十五匹。蘆溪站馬一十匹。集賢站二匹。水站。洲子站船
六隻。順慶路所轄站七處。陸站六馬七十五匹。水站一船一十二
隻。陸站。青居站馬二十五匹。東龕站馬一十匹。東關站馬一十
匹。白馬站馬一十匹。寶峯站馬一十匹。廣府站馬一十匹。水站

一處船一十二隻。廣安路所轄站二處。陸站一。郭渠站馬八匹。
水站一。石牛子站船五隻。梁山軍所轄站二處馬七匹。在城站馬
五匹。高梁站官降馬二匹。遂寧府站馬四匹。武勝軍所轄站三處。
陸站二馬五十匹。水站一船六隻。陸站。平灘站馬三十匹。嘉
平驛站馬二十匹。水站一處船六隻。合州路所轄站四處。陸站一。
馬四十匹。水站三船二十四隻。陸站。合陽站馬四十匹內官降二
十匹。水站。金沙站船八隻內官降二隻。荔枝站船八隻內官降二
隻。雲會站船八隻內官降二隻。潼川路所轄站三處馬五十五匹。
本府站馬二十五匹。白馬站馬二十匹。中江站馬一十匹。重慶路
所轄站一十九處。陸站三馬三十四匹。水站一十六船一百四十二
隻。陸站。古渝站馬一十五匹。伯節站馬九匹。白慶站。陸站馬
一十匹。水站。白慶水站船一十隻。朝天站船二十五隻。石門馬
蒙站船一十七隻。漢東站船七隻。赤崖站船七隻。應埧站船七隻。
僊池站船七隻。桃市站船七隻。安馬站船七隻。木洞站船六隻。
落濕站船六隻。桃花站船五隻。忠州烏蒙大站船一十隻。岸溉
站船六隻。州既站船五隻。涪州站船一十隻。涪州路所轄水站一

處船一十二隻。開達夔府等路所轄站六處。陸站一處馬四匹。水
站五處船五十九隻。陸站。咸淳站馬四匹。水站。瀼雲根烏蒙大
水站船一十一隻。梅沱小水站船六隻。萬州站船一十六隻。雲陽
站船一十六隻。巫山站船一十隻。紹慶府所轄水站四處船八隻。
在城站船二隻。新灘站船二隻。關灘站船二隻。辛酉灘站船二隻。
開州所轄站一處。盤山站官降馬二匹。瀘州路所轄水站十處船
七十三隻半三十二隻。本州站船七隻。古縣站船七隻半四隻。麻
熙站船七隻半四隻。清溪站船七隻半四隻。燕溱站船七隻半四隻。
黃龍灣站船七隻半四隻。神山站船七隻半四隻。滴溪站船七隻
半四隻。史填站船七隻半四隻。烏蒙站船一十隻。敘州等處諸蠻
夷宣撫司所轄站一十三處。陸站三處馬一十七匹。水站一十處船
七十四隻。陸站。敘州站馬九匹。慶符站馬四匹。定川站馬四匹。
水站。敘州水遞運站船六隻。綱運大站船九隻。橫江站船一十
隻。喁口站船七隻。月波峯站船七隻。宣化站船七隻。真候站船
六隻。南溪站船七隻。常寧軍站船一十隻。落雲站船五隻。嘉定
路所轄站一十二處。陸站一處馬一十匹。水站一十一處船六十五

隻。牛四十四隻。陸站。陵雲驛站馬一十匹。水站。眉州站船四
隻官降牛四隻。石佛站船六隻官降牛四隻。青神站船四隻官降牛
四隻。峯門站船六隻牛四隻內官降二隻。平羌站船六隻官降牛四
隻。南門站船九隻牛四隻。趙埧站船六隻官降牛四隻。三聖站船
六隻牛四隻。淨江站船六隻牛四隻。犍為站船六隻官降牛四隻。
下埧站船六隻官降牛四隻。長寧軍所轄水站三處船一十六隻。烏
蒙大站船一十隻。銅鼓站船三隻。武寧站船三隻。敘州宣撫司所
轄水站二處船二十隻。敘州站船一十隻。橫江站船一十隻。四川
西道宣慰司所轄一處。長寧軍水站一處船一十隻。四川南道宣慰
司所轄四處船四十隻。瀘州水站一處船一十隻。重慶路水站二處
朝天站二十隻。石門站船一十隻。涪州路水站一處船一十隻。
閬蓬等處宣慰司所轄一處。咸淳府水站船一十隻。
雲南諸路行中書省所轄站赤七十八處。馬站七十四處馬二千三百
四十五匹牛三十隻。水站四處船二十四隻。羅羅斯宣慰司所轄馬
站二十九處馬一千二百七十一匹。本司所轄馬站六處馬二百四十
匹。大渡河站馬四十匹。西番站馬四十匹。邛部州站馬四十匹。

瀘古州站，馬四十匹。建昌府瀘州站，馬四十匹。定昌府法山站，馬四十匹。武定路馬站十處，馬五百匹。明慶站，馬五十匹。大龍站，馬五十匹。滄川站，馬五十匹。黎溪站，馬五十匹。姜站，馬五十匹。環州站，馬五十匹。盧仁站，馬五十匹。勒站，馬五十匹。和曲站，馬五十匹。利浪站，馬五十匹。中慶府站，馬六處，馬三百一十一匹。本府在城站，馬一百五十匹。嵩明府楊林站，馬三十匹。晉寧州站，馬二十匹。安寧州站，馬三十七匹。路品站，馬三十七匹。祿豐站，馬三十七匹。仁德府與龍站一處，馬三十匹。曲靖路馬站六處，馬一百九十匹。陸涼站，馬四十匹。龍馬站，馬三十匹。不魯吉站，馬三十匹。火忽都站，馬三十匹。蒙古都站，馬三十匹。法納河站，馬三十匹。烏撒宣慰司所轄站四十九處。馬站四十五處，馬一千七十四匹，牛三十隻。水站四處，船二十四隻。本司所轄馬站三處，馬九十匹，牛三十隻。烏撒站馬三十匹，牛一十隻。必畔站，馬三十匹，牛十隻。阿都站，馬三十匹，牛十隻。烏蒙宣撫司所轄站九處。馬站五處，馬一百五十匹。水站四處，船二十四隻。烏蒙結吉站，馬三十匹。雪山站，馬三十匹。合者剌站，馬三十匹。羅佐站，馬三十匹。業楨堪站，馬三十匹。

水站四處。業楨堪站，船六隻。華鐵站，船六隻。鹽井站，船六隻。瀾頭站，船六隻。麗江路馬站三處，馬六十匹。立吉莊站，馬一十匹。係軍人等參剌八站，馬三十匹。義都站，馬二十匹。大理路馬站一十四處，馬四百一十匹。鄧川縣站，馬二十二匹。觀音山站，馬一十五匹。鄧川州站，馬一十五匹。大理府在城站，馬二十三匹。河尾關站，馬六十匹。建寧縣站，馬四十匹。雲南站，馬五十匹。普棚站，馬一十三匹。樣備站，馬四十一匹。打牛坪站，馬一十三匹。永平站，馬三十三匹。沙磨和站，馬二十五匹。永昌府站，馬三十匹。騰衝府站，馬三十匹。威楚路馬站五處，馬一百三十八匹。砂橋站，馬三十三匹。祿葛站，馬三十三匹。路甸站，馬三十一匹。捨資站，馬三十一匹。威楚在城站，馬一十匹。徵江路馬站一處。江州縣站，馬二十匹。臨安路馬站六處，馬一百二十匹。寧海府站，馬二十匹。建州站，馬四十匹。蒙自縣八句站，馬三十匹。娘句站，馬一十匹。矣馬間站，馬一十匹。落捉站，馬一十匹。廣西路馬站五處，馬四十六匹。亘溫站，馬一十匹。馬者龍站，馬一十匹。吉輭站，馬一十匹。猶勒站，馬一十匹。茶起站，馬六匹。普安路馬站三處，馬四十匹。塔剌迷站，馬二十匹。南夢站，馬

一十匹。磨溪站，馬一十匹。

甘肅行中書省所轄三路。脫脫禾孫馬站六處，馬四百九十一匹，牛一百四十九隻，驢一百七十一頭，羊六百五十口。中興路馬站一，野馬泉站，馬一百匹，牛三十隻，驢三十頭，羊一百五十口。永昌路脫脫禾孫馬站三，馬二百五十一匹，牛八十九隻，驢一百一十頭，羊三百五十口。本府站，馬七十一匹，牛二十九隻，驢五十一頭。馬連泉站，馬一百匹，牛三十隻，驢三十頭，羊一百五十口。辛記川站，馬八十匹，牛三十隻，驢三十頭，羊二百口。甘州路脫脫禾孫馬站二，馬一百四十匹，牛三十隻，驢三十頭，羊一百五十口。本州站，馬六十匹。青寺站，馬八十匹，牛三十隻，驢三十頭，羊一百五十口。六條政類咸平府至宋瓦江立站。至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遼陽等處行尚書省咨：近據遼東道宣慰司申：准宣慰使塔海奉國關照目當職欽奉聖旨，領軍遼東出征，遇有軍情緊急差使人員，若無站赤，走遞切恐遲慢。擬於咸平府至宋瓦江，斟酌安立五站，用元當站戶并見在官馬內，每站差撥人八名，馬八匹，權且安立守等走遞。史委鮮辦頭目專一照管。准此，擬元撥三百戶內，每站差撥人八名，計四十名，用元降馬四十疋走遞。其餘二百六十戶，均供給各站使臣人員飲食等物，相應。乞照驗事。本省照得，近有遼東道宣慰司同知忻都察憐遠，因為站赤公事，赴上閒湊去來。今已迴還，不見如何安立，行下本司，就問本官明白，申省去後。迴擬申該移准同知忻都察憐遠牒該：當職看詳，上都與丞相白哥官員商議，闊里台官人來曾領軍出征，即目有撒里台，欽奉聖旨，領軍沿坊州前去遼東征進。去訖，若不依擬咸平府至宋瓦江安立站赤，切恐失悞緊急軍情公事。牒請轉申定奪施行。准此，本司參詳，若依已擬安立五站相應。申乞照詳事。本省依准宣慰司所擬，權且依上安立。咨請照驗，希咨迴示。准此，都省准擬，迴咨遼陽等處行尚書省，就便安立施行。雙城等處立站。至元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遼陽行省咨：闊元路達魯花赤八兒禿滿申：照得本路所轄元設女直站赤，有賊軍盡行討虜了當。所有驚散本管人戶，前來合懶雙城等處住坐。若有緊急軍情稟奉大小公事，沿高麗國站赤前去計稟，往復遙路遠窵，遲悞公事。合無於高麗國王并合懶雙城等民戶內，斟酌撥戶於雙城西京兩其中，三百里地內，設立三站走遞使客。似為緊急公事早得幹辦，官民兩便。未敢自擅，乞照驗事。本省參詳，哈丹賊軍入境，見於瓦江地面作耗。其八兒禿滿守把隘口，東隣高麗，若准所申，於雙城西京中間安立三站，就

命高麗國摘撥人戶馬疋走遞以接軍情急務請布咨迴示都省准擬移
咨迤陽行省就便行移征東行省安置施行及劄付通政院照驗施行
信州等立站赤　至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七日中書省准江淮行省咨據
驍騎衛上將軍行尚書省叅知政事行福建道宣慰司呈近於至元二十
八年三月內欽授宣命充前職前去福建開司之任為見驛路百姓房屋
十室九空訪問耆老人等俱稱因為遞運官物拖夫挑擔拿船遞運不能
存住俱各逃移山林卑職想着海外諸番進呈的官物都把這福建地面
裏從北去為不曾立起遞運水旱站赤所在官司囬而差夫科擾以致百
姓不能安居為此議擬福建泉州諸番船隻稍泊馬頭去處為頭設立水
旱站赤接高過分水嶺江淮行省地面鉛山州管下車盤立旱站一處於
汭口立水站一處隨路依上設立經由江東道饒信地面直至真州遞北
赴大都下卸專一遞運官物驛路居民不致逃移生受已經移咨福建道
具呈江西行省移准中書省咨該除已移咨江淮行省相視議擬外仰差
官相視堪可設立去處畫圖貼說擬定呈省奉此除福建地面依上差官
相視議擬外於十月二十八日有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差來福建起發滅
里財物宣日斑就賫擎都省咨江西行省咨文該欽奉聖旨宣喚赴闕朝

覲卑職自福建至鉛山信州路就便省會講究前事據各狀申若依上設
立水旱站赤委為便當得此照得水旱站赤公事若候各處講究到來却
緣即目沿路民戶差夫擾攘不能作活委是生受呈乞照詳移咨就令卑
職賫帶前赴都省講究施行得此照得先准江西行省咨亦為此事累經
劄付江東浙東道宣慰司委官相視講究議擬可否備細畫圖貼說官吏
保結呈省去後未見呈到欽催間今據見呈本省議得若依高叅政并信
州路等處所擬實為官民兩便今將信州鉛山兩處丈解似本抄連在前
咨請照驗定奪布咨迴示准此至元二十九年正月初七日忽都荅兒怯
薛第二日紫檀殿裏有時分火兒赤禿忽魯速古兒赤伯顏叅政察罕不
花必闍赤明里帖木兒兀賽昔寶赤木八剌沙折吉兒月兒干舍兒伯赤
帖歌等對這的每完澤丞相不忽木平章咱喜魯丁平章暗都剌叅議狗
兒叅議等奏過事內一件自泉州不揀甚錢物將的往這辟來呵更海外
來的使臣每出來呵交經過的百姓每般運呵百姓每限生受有泉州至
福州旱路立三站福建至鉛山州立六箇水站那其間旱路上更立一兩
箇站這辟到真州更立六箇水站呵百姓每也不生受官司每當也不悞
了麼道說有俺也道有體例的一般有這裏差將人去與那裏干礙的省
官人每一處立呵怎生麼道奏呵便當呵那般者如今亦黑迷失也來有
沙不丁也這裏有他每那裏當行來的人每有他每根底問者麼道聖旨
了也欽此就問得亦黑迷失平章咨呈并沙不丁狀供如蒙依上設置水
旱站赤使當都堂圍議得既亦黑迷失等官咨呈設立前項水旱站赤便
當欽依奏准事意劄付通政院差官前去福建江浙行省一同於合立水
旱站赤去處設置據船隻站戶斟酌合用數目依例差撥將置立訖站赤
畫圖貼說同撥訖戶數開坐備細咨呈一安立訖水旱站一十六處水站
六處旱站一十處泉州路旱站二處在城站一處惠安站一處興化路旱
站二處楓亭站一處在城站一處福州路水站三處大義站懷安站水口
站旱站二處蒜嶺站宏路站南劒路水站一處建寧路水旱站六處水站
二處水西站建陽站旱站四處水西站建陽縣站崇安縣南站大安站
河南立站　至元二十九年三月中書省河南行省咨照得汴梁東南相
接淮西管下安豐路元設馬站一十一處并河南宣慰司所轄迤東相接
歸德府設站二處迤西相接河南府路設立三站計一十六站并其餘腹
路站赤俱係上司元設在後為係閑慢去處及兩淮宣慰司隸屬江淮行
省管領於至元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前河南宣慰司准尚書兵部關

承奉尚書省劄付通政院呈奏奉聖旨將前項站赤俱各革罷將站戶二
千八百五十九戶內除撥充車站水站戶計外見在停閑站戶六百二十
五戶即目聽候收差淮西淮東兩道宣慰司并兩淮鹽轉運司撥屬本省
見辦鹽課錢粮最為重大凡遇幹辦事務別無相接站赤不能前去必須
添置又照得汴梁迤南直至鄂州大江北岸陽羅堡一千四百餘里設立
二十一站南貫湖廣江西福建諸處行省海外諸番正當衝要緊急去處
數內自汴梁至仝塚站一十一站係汴梁安置每站設馬上至五十疋下
至四十疋迤南相接羅山站直抵江北岸一十餘站每站止設馬三十疋
元係江西湖廣兩處行省差設到江南新附戶計其各站馬居深山離家
窵遠絕無火煙及所設馬疋不敷頻併走遞往往逃竄委官專一提調不
能禁止常是斷絕站赤若不添補整治不便此係通政院視管擬合摘委
本院正官一員并都省差官前來與本省官一同驗此中事勢緊慢可以
去處斟酌添補安置慣那了畢造冊咨省不然倘悞軍期緊速走遞關繫
利害咨請照驗至元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忽都荅兒怯薛第三日荅
蘭不剌裏四角殿裏有時分火兒赤兀渾察阿魯灰馬馬速古兒赤伯顏
叅政也里審班馬合謀沙塔魯忽歹月赤徹兒宣徽亦昔博赤馬合謀塔

剌思必闡赤答失蠻扎撒兀孫充滿脫帖木兒不花脫脫充忽𠡠火者充
滿充古思剌達的要晴都剌參政狗兒參議等奏過下項事理欽此都省
議得上項五站要站擬設正馬一十疋從本省於附近相應戶內差撥與
通政院所委官一同安置外據羅山等一十站移咨河南江西湖廣三處
行省并劄付通政院委官一同相視若是那價有無動搖從長講究端的
如何便益擬定咨來一件孛羅歡伯顏等南京省官人每交乞失馬失里
說的數件勾當來有一件俺管的錢粮勾當多在揚州有至淮西立十一
箇站至歸德府立兩箇站至河南府的立三箇站呵怎生麼道說將來有
俺商量得至淮西立十一箇站呵多用着民戶有如今且交聽候着至歸
德府的兩箇站至河南府的三箇站交立呵怎生商量來麼道奏呵那般
者麼道聖旨了也一件荊南府宣慰司管的路分江南壁的前者奏了交
湖廣省管了也江北的路分在江陵府迤北有行勾當呵往迴生受有江
陵府宣慰司移的襄陽府裏來呵怎生麼道說將來有俺商量得江陵府
是一壁緊的地面有麼道聖旨有來如今且則交那裏呵怎生麼道奏呵
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安置龍門站　至元二十九年六月通政院呈
赤城站南至刁窩北至獨石各九十里中間山路窄狹河水數多比之其

餘站赤地里遠窵委實生受因而站戶逃竄倒斷站赤為此於龍兒年二
月初一日洪禧殿裏有時分剌臣奏火你赤說有上都大都十箇站有其
間裏一箇站添呵喫便當有那般奏呵疾忙立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本
院參詳擬合於龍門口北舊立站地面內再行添插一站於上都附近宣
德府等處當差戶內差撥人戶却將赤城站起移赴赤城店安立相應具
呈照詳得此本省照得赤城隣站各設正馬一百匹車五十輛若用一千
餘戶若是𥝖添一站附近去處戶數不敷為此議得保定路象興站為頭
經由大名至汴梁南北一道站赤元為圍困襄樊安立即非衝要驛路江
南歸附年深即目湖廣江西經行真定路江浙福建由河間站道往來所
據前項大名一道站赤委是閑慢實為虛設擬除大名在城站斟酌存留
馬疋外其餘站赤盡行減罷却將近上站戶摘撥添立龍門口北一站餘
剩戶數於真定一道站赤消乏去處添補走遞深為便益咨請照驗更為
可否聞奏施行至元二十九年閏六月二十日也可怯薛第三日失兒斡
曾朶裏有的時分本院官剌臣平章斡羅思同知昔寶赤同僉火你赤院
判等奏雲州至獨石其間裏站遠的上頭交間站喫生受有中間裏添一
站麼道先奏來教放者麼道聖旨了來如今省家官人每商量了呵俺根

底說將來在先攻打襄陽府時節保定路至大名路教使臣每抄直的上
頭一十四箇站立來如今那站道上使臣不行有閑有把那站罷了那裏
頭將來雲州至獨石兩其間裏一箇站添放者別箇的真定至大都站家
二三年田禾不曾收者氣力喫消乏了那站裏添放呵怎生麼道說將奏
道那般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都堂因議得擬於奏准放罷站戶
內以遠就近標撥一千戶從通政院所擬起遣撥換戶計於龍門口北立
站餘上戶馬除大名路在城斟酌存留外依驗真定至大都站赤委實消
乏去處分俵走遞差委前廣東道按察副使李中順騎坐鋪馬二疋與通
政院所委官并各路正官一同標撥安置外據館舍鋪陳什物令通政院
就便行移上都留守司應付仍劄付御史臺體察施行　添立站赤　至
元二十九年閏六月十九日中書省咨通政院呈赤城站南至刁窩北至
獨石各九十里中間山路窄狹河水數多比之其餘站赤生受遞臨站戶
逃竄倒斷站赤為此於龍兒年二月初一日洪禧殿裏有的時分剌臣奏
大你赤說有上都大都十箇站有其間裏一箇站添呵喫便當有那般奏
呵疾忙立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本院參詳擬合於龍門口北舊立站地
面內再行添插一站於上都附近宣德府等處當差戶內差撥人戶却將

赤城站起移赴赤城店安立相應得此本省議得若便定奪緣前項站戶
貧富高低勞逸不等通政院判大你赤深知備細咨請摘委本官前來講
究定奪准此又准中書省咨議得保定路象興站為經由大名至汴梁南
北一道站赤元為圍困襄樊安立即非衝要驛路江南歸附年深即目湖
廣江西經行真定站路江浙福建經由河間站道往來所據前項大名一
道站赤委是閑慢實為虛設擬除大名在城站斟酌存留馬疋外其餘站
赤盡行減罷却將近上站戶摘撥添立龍門口北一站餘剩戶數於真定
一道站赤消乏去處添補走遞深為便益咨請照驗更為可否聞奏如蒙
准奏請就委通政院判大你赤安置准此據通政院呈備准大都通政院
咨本院官與火你赤一同赴省講究立站事理奉都堂鈞旨燕南保定路
象興站至大名路濬城一道站赤在前為是攻打襄樊立來若是摘撥一
半存留一半兩處都不得濟去也則把這一道站全罷了將那戶馬於上
都赤城添插一站餘上若有剩下底戶馬於大都路站內及西驛真定一
道東驛河間一道站生受的站裏用者奉此咨請議擬聞奏事准此於至
元二十九年閏六月二十日也可怯薛第三日失兒斡曾朶裏有的時分
本院官剌臣平章斡羅思同知昔寶赤同僉火你赤院判等奏雲州至獨

石其閒裏站遠的上頭冬閒站哏生受有中間裏添一站麼道先奏來教
放者麼道聖旨了也如今省家官人每商量了呵俺根底說將來在先玫
打裏陽府時節保定路至大名路教使臣每抄直的上頭一十四箇站立
來如今那站道上使臣不行有閑有把那站罷了那裏頭將的來雲州至
獨石兩其閒裏一箇站添放者別箇的真定至大都站家二三年田禾不
實收來氣力哏消乏了那站裏添放呵怎生麼道說將來這般奏呵那般
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奏時分火兒赤阿失速古兒赤也先帖木兒塔兒
忽歹沙沙寬只禿昔寶赤只兒哈忽速吉兒等有來具呈照詳得此咨中
書省劄付通政院欽依施行　水達達田地立站　至元二十九年十月
中書省遼陽行省咨慶雲站至哈里賓地面安立二十八站該八百四十
戶除儘用舊站戶外短少一百零四戶并走遞馬牛請照驗事准此施行
間又准蒙古文字譯該中書省官人每根底判真哈散言語塔海的使臣
蠻賓奏塔海奏將來在先從水達達田地裏海青鷹鷂皮貨出來的一箇
道子從女直每的郡書根底來的一箇道子從黑龍江來的一箇道子遠
三箇道子的站戶每的數目要呵七百三十六戶有從哈兒賓民戶每的
邊界至遠辟站邊界站斟量呵二十八箇站有每站三十戶家每戶一箇

家馬兩箇家牛與了立站呵怎生奏將來有麼道奏呵判真平章奏俺商
量來鋪馬不立每站二十戶鋪牛三十隻水達達的八箇站三萬戶的那
辟至哈兒賓民戶每的邊界交立別列怯里去的站戶每根底三萬戶的
這辟女直站戶每根底接着交立又女直田地裏行的道子上編排着交
立站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移咨遼陽行省欽依
聖旨事意安立施行劄付兵部行移通政院照會施行　鎮遠至岳州立
水站　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湖廣省咨八番羅甸宣慰司呈先
管地面相接雲南交趾溪洞諸國正係衝要驛路相離本省往復七千餘
里但過使臣頻併站馬不敷今擬自岳州西抵鎮遠府設立水站二十四
處料例不等總置船一百二十五隻差撥水夫八百單三名除緊急使臣
乘騎鋪馬外據赴北朝見蠻官進貢物貨并緩慢使臣應付站船實爲便
當請照驗事今蒙都堂鈞旨圍議得依准本省所擬廻咨仍劄兵部行移
通政院照會總計六處二十四站計船一百二十五隻水夫八百單三名
　鎮定府二站計大桐槽船一十隻每一隻合用駕船夫四名計夫四十
名并館驛雜使人夫一十名　就大田馬站船五隻計駕船夫二十名館
驛雜夫五名　添立青浪站船五隻計駕船夫二十名館驛雜夫五名

沅州路水站八處用大桐槽船四十隻每一隻用夫四名於四百畝戶內
差撥應當計用駕船夫一百六十名外據館驛雜使夫四十名於丁多無
地戶內差撥除免各戶一應雜泛差役　就馬站七處　平溪站五隻計
駕船夫二十五名駕船夫二十名館驛雜使夫五名　便溪站夫二十五
名駕船夫二十名館驛雜使夫五名　晃州站夫二十五名駕船夫二十
名館驛雜使夫五名　在城站夫二十五名駕船夫二十名館驛雜使夫
五名　盈口站夫二十五名駕船夫二十名館驛雜使夫五名　竹寨站
夫二十五名駕船夫二十名館驛雜使夫五名　黔陽縣站夫二十五名
駕船夫二十名館驛雜使夫五名　初立一處　銅安站夫二十五名駕船
夫二十名館驛雜使夫五名　靖州路初立上洑岸一站用桐槽船五隻
計夫二十名外館驛雜使夫五名於丁多無地戶內差撥除免本戶差役
　辰州路合該初立站計船三十隻每船一隻用駕船夫七名計夫一百
八十名并館驛夫三十名計二百一十名以地一百五十畝以上二百畝
以下差撥應當今准本路關該縣管納稅人戶田畝除當馬站外止有三
萬七千三百畝內差設站船三十隻每船一隻以地一千五百畝爲則止
設置站船二十四隻稍夫一百六十八名外餘站船六隻稍夫四十二名

別無地稅可差本路另行作詞申覆省府照詳外今擬設立站船三十
隻計夫二百一十名本路有地稅戶合併到船二十四隻計夫一百六十
八名無地可差船六隻計夫四十二名　敘浦縣站夫三十五名　辰溪站夫
三十五名盧溪站夫三十五名本州河岸站夫三十五名北溶站夫三十
五名清浪站夫三十五名　常德路初立六站船三十四隻料例夫數不
等計用駕船夫二百三十九名并館驛夫三十四名計夫二百七十三名
俱以地一百五十畝之上二百畝之下差撥應當　高都站船五隻夫三十
七名五十料三隻夫二十一名七十料二隻夫一十六名　故鄉站五隻
夫三十七名五十料三隻夫二十一名七十料二隻夫一十六名　延泉站
五隻夫三十七名五十料三隻夫二十一名七十料二隻夫一十六名
本府河岸六隻夫四十五名五十料三隻夫二十一名七十料三隻夫二
十四名　龍陽縣站五隻夫三十七名五十料三隻夫二十一名七十料
二隻夫一十六名　武口站八隻夫八十名八十料四隻夫四十名一百
料四隻夫四十名　岳州路初立明山一站船六隻料例夫數不等計夫
四十五名以地一百五十畝之上二百畝之下差撥五十料三隻夫二十
一名七十料三隻夫二十四名　毫鐵州立站　至元三十年正月二十

三月。准蒙古文字譯該中書省官人每根底剌真懂兀兒言語。伯帖木兒哈剌拔都兒兩箇根底肇州來的至到也速州立站者。麼道聖旨有來。俺商量了立七箇站裏。教五十箇家牛呵。怎生商量來。站裏坐的人。伯帖木兒放者種子農器與今春交種田禾者。站裏使用的牛根底比及到秋買與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今蒙都堂議得。移咨遼陽行省欽依安立站赤。外據牛隻種子農器。付戶雜房就便定奪應付。劄付通政院照會施行。

哈兒必立站　至元三十年四月。只兒哈忽剌真暗都剌蒙古文字譯。該水達達的哈兒必這譯相立着的站每裏又各添二十戶做着四十戶在先的躰例裏牛站也當着。又水裏船站也當着麼道聖旨了也。道合添的各二十戶。百姓根底道家奴的收拾了的。七百七十戶內交放者麼道聖旨了也。又從不答迷至到趙州交立三箇站者這三箇站的。各二十戶也。道家奴的收拾來的百姓內。交放者這站每的各站裏五箇家船交放着。麼道聖旨了也。欽此。都省移咨遼陽行省欽依施行。

秦隴站馬　至元三十年八月。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申。秦州正當衝要去處。往來使臣頻併。自至元二十三年。改移站赤。前去平涼等處安置。本處並無存留鋪馬。但遇使臣經過。捉拿百姓馬疋。更行取要鞍轡苫韆繩索。因馬人夫。稍有違慢。便將官吏凌辱弔拷。脫剝衣服。西至鞏昌。東至隴州。盡係山路。但過差遣不下半月。方得廻還。雖設脫脫禾孫。必不能當。可將平涼一帶站馬。分減一半。依舊秦隴州地面置立。實是官民兩便。具呈照詳。送兵部照擬。行移通政院。照得至元二十三年八月內。承奉中書省劄付。便宜都總帥府達魯花赤忻都呈奏過事內。一件站赤。平涼府道子徑直行的車子。更好水草。將站改移在那裏立呵。怎生奉聖旨差使與你每一處觀者。那裏立者。欽此。依上施行。外看詳上項站赤。即係欽奉聖旨。改移安立。似難議擬。合從陝西行省。命拘該脫脫禾孫。止當使臣人等經行。已立站道相應。都省除已劄付御史臺。咨本省照驗。依上施行。

通惠河水站　至元三十年十月。通政院呈。通州水旱站。見設二十料小船一十隻。每隻四戶。計四十戶。內在逃四戶。見有船九隻。供遞使臣站車伍拾輛。每輛一十三戶。共六百五十戶。內在逃八十七戶。見在四十三輛。陸路自大都東接薊州。遞運繁冗。今擬薊州車站。元設車數。存留車一十五輛。餘止車戶改作船戶。總合添船九十一隻。不敷戶計。於大都河間兩路。附近州縣當差戶內僉撥。所據合該船隻。擇船頭足。即係初立站赤。擬合官為應付。內車戶就用元有驢畜擇船。外據新添戶計。合該船隻并擇船驢畜初年官為令行應付。已後船隻損壞驢畜倒死。站戶自行置買相應。又據都水監呈委邊監丞與通政院王都事一同踏遍得通州李二寺倉東瀕河可以安立水站等事。奉都堂議得。不敷船五十四隻。近後定奪外。準擬於李二寺安置水站擬撥站船四十六隻。內除元有船九隻外。就用通州車站戶該船三十七隻。付稅糧房。於劉燦所管船內依數應付。下兵部行移通政院依數關支就便安置施行。

靜江等處水站　至元三十年十月。湖廣省咨。本省僉省高正議咨議。擬廣南西道站赤便益事。內一項。靜江在城旱站至理定縣橫塘站。元設四站。為係經八十里山地面嶮惡。馬疋難以走遞。因此有蘇橋大石三里至橫塘。又設水站四處。使臣順水來坐站船至橫塘。卻行騎坐鋪馬旱路前去。廣南若自靜江為頭設立水站。至江口分路。西抵慶遠。南至邕州。凡有前往廣南使臣。順水而下。乘坐站船辦事。若廻還事務關得軍情緊急。許令騎坐鋪馬。其餘閑慢差使。依舊乘坐站船。不致虧損生受。移准本省右丞咨。與本道宣慰司委官踏視議擬得委是便益。本省看詳。若准所擬。似為便益。咨請照詳。准此。送兵部行移通政院議擬。當院照得靜江為頭添設水站。係隸行省所管地面。合從本省所擬添設遞運相應。本部看詳。若准通政院所擬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移咨本省。如委便益。准擬施行。

福建站赤　至元三十一年五月初四日。福建行省咨。福州路管下白砂小箬二站。山嶺陡峻崎嶇。若將兩站馬疋撥與福州路在城等站。卻於白砂小箬添船。又建寧路麻沙站撫川站山路窎遠。一百餘里。走遞頻併。倒死馬疋。添設腰站等事。便當。如准所擬相應。請照驗事。准此。移准中書省咨。於至元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奏過事內一件。福建那地面裏。白砂等處馬站。水站。添的減的。併的。那裏的省官人每。合這般安置廢道說。將來有。依着他每的言語行呵。怎生商量來。奏呵。那般者。聖旨了也。欽此。移咨中書省。欽依施行。

一福州路管下白砂小箬二站。山嶺陡峻。路石犖确。俱係近年創開棧道緊臨江岸。羊腸盤折。崟路百餘里。兼懷安至水口。水勢平坦。並無灘料。各站俱有設置站船。遇有朝廷往來使臣。不肯乘船。只要起馬。其經磨天嶺山路高峻。上如登天。下如入井。鑿山成路。石如釘判。如值陰雨。坡峻路滑。馬力不加。脚失跌於山澗。輕則損傷馬疋。重則致傷人命。站馬走遞一遭。不死即病。至甚不便。又福建極邊煙嵐重地。不係產馬去處。每馬一匹。不下中統鈔二十錠至二十五錠。此間新附人民。不一養馬法度。又且地熱嵐瘴易生疾病。頻併倒死。每戶遇歲買馬數匹。揭借錢債。重出利息。先債

未還後利後生遍追站戶典賣田產是致消乏若不更張久而靠損站戶
倒斷站赤試為未便今議得擬將白砂小若兩站鋪馬二十二匹並行減
去除白砂站船五隻通運外將馬八疋撥與福
州路在城站及撥四疋於武步站添貼走遞餘上馬八匹內二匹改船四
隻蒿一十乘撥與懷安水站船四隻蒿五乘在城站蒿二乘武步站蒿三
乘外六疋以遠就近償撥卻將馬六匹改船一十四隻蒿一十乘內延平
站添撥與蒿三乘王臺順昌等站水程順便已行減去馬疋王臺站添船
六隻蒿五乘順昌站添船三隻蒿二乘富屯創立水站一處添船五隻所
據淮安水站相離福州城二十里若有使臣乘船到站關馬騎坐於福州
路在城站撥鋪馬一十匹赴懷安水站聽候走遞每月一次輪番交替使
當若有福建各衙門赴北人員緊急公事擬自淮安站上船至水口站起
馬其餘閑慢使臣至不過舟揖去處起馬外朝廷差來使臣自北起馬經
由江浙省過分水嶺至崇安站由江西經過杉關至光澤縣杭川站供各
水站順便擬合乘船下流比之馬程實然快便今將各站元有改撥實在
馬匹船蒿開具于后 福州路在城站至延平站元有馬一百四十三疋
船七十五隻蒿二十八乘 在城站馬三十六匹船五隻蒿八乘 懷安

水站船一十隻 白砂站馬一十四匹船一十隻 小若站馬八匹船一
十五隻 水口站馬二十匹船一十隻蒿五乘 皇田站馬一十七匹船
一十隻蒿五乘 武步站馬一十三匹 茶洋站馬一十七匹船一十隻
蒿五乘 延平站馬一十八匹船五隻蒿五乘 減除馬二十二匹白砂
站馬一十四匹小若站馬八匹 改撥馬二十二匹內除馬一十匹每匹
該米一百石計米一千石以遠就近從便償撥改換船蒿外有馬一十二
匹撥與在城站八匹武步四匹船二十六隻內建陽站償撥到船三隻并
武步站償到馬匹改換船二十三隻每船一隻該米四十石計米九百二
十石除撥與王臺順昌富屯三站船一十四隻外船一十二隻撥與懷安
站船四隻白砂站五隻延平站三隻蒿二十乘每乘該米四石計米八十
石於前項償撥馬匹餘剩米內改換除撥王臺順昌站蒿七乘外蒿一十
三乘撥與在城站二乘懷安站五乘武步站三乘延平站三乘在城站馬
八匹蒿二乘 懷安水站船四隻蒿五乘 白砂站船五隻 武步站馬
四匹蒿三乘 延平站蒿三乘船三隻 今次改撥定實在馬一百三十
三匹船八十七隻蒿四十一乘 在城站馬四十四匹內撥鋪馬一十疋
於懷安水站聽候走遞每月輪番交替船五隻蒿一十乘 懷安水站船

一十四隻蒿五乘 白砂站船一十五隻 小若站船一十五隻 水口
站馬二十匹船一十隻蒿五乘 皇田站馬一十七匹船一十隻蒿五乘
武步站不拘水路馬一十七匹蒿三乘 茶洋站馬一十七匹船一十隻
蒿五乘 延平站馬一十八匹船八隻蒿八乘 一據邵武路申講究得
建寧路建陽縣水南站至麻沙站九十餘里麻沙站至樵川站山路崎嶇
豈止一百餘里相去窵遠馬匹走遞頻併倒死若於建陽縣東風鎮添設
腰站及將麻沙站移於邵武縣管下六都林墎排設立地面寬廣水草便
當站戶不致靠損往來使臣甚便今議得麻沙站移於林墎排設立卻於
東風鎮務添腰站一處除林墎站就用麻沙站正馬七匹并樵川站馬一
匹外據建陽葉坊站水路順流比之上下站亦馬匹船隻數多擬於建陽
站減船三隻償與延平站并減馬一匹及葉坊站減馬一匹計二匹與麻
沙站元有餘剩馬六匹計正馬八匹擬付東風站走遞便當今將各站元
有改撥實在馬匹船蒿開具如后 大橫站北至大安站西至麻沙站元
有馬一百五十一匹船五十四隻蒿二十三乘 大橫站馬一十五匹
太平站馬一十七匹船一十隻蒿三乘 城西站馬一十八匹船一十一
隻蒿三乘 葉坊站馬一十八匹船一十一隻蒿三乘 建陽站馬二十

疋船一十四隻蒿三乘 興田站馬一十六匹船四隻蒿三乘 崇安站
馬一十六匹船四隻蒿三乘 大安站馬一十八匹蒿五乘 麻沙站馬
一十三匹減除馬一十五匹船三隻係償撥與延平站 建陽站馬一匹
船三隻 葉坊站馬一匹 麻沙站馬一十三匹改撥馬一十六匹內係
樵川站撥到馬一匹外實就用麻沙等站正馬一十五匹 東風站馬八
匹係新立站赤內就用麻沙站馬六匹葉坊建陽站馬二匹 林墎站馬
八匹係麻沙站改移內樵川站撥到馬一匹外實就用麻沙站馬七匹
今次改撥定實在馬一百五十二匹船五十一隻蒿二十三乘 大橫站
馬一十五匹 太平站馬一十七匹船一十一隻蒿三乘 坊西站馬一十八
匹船一十一隻蒿三乘 葉坊站馬一十七匹船一十一隻蒿三乘 建
陽站馬一十九匹船一十一隻蒿三乘 興田站馬一十六匹船四隻蒿
三乘 崇安站馬一十六匹船四隻蒿三乘 大安站馬一十八匹蒿五
乘 東風站馬八匹 林墎站馬八匹 一福建赴北水陸驛程明有兩
路建寧去江浙邵武去江西今出使人員多由江浙不行江西又兼南劍
路王臺站至邵武路光澤縣杭川站水陸俱通下流順便南劍路順昌站
西至汀州路白蓮明溪一帶站赤即係僻路使臣稀少比至邵武路水口

水站八十餘里水口至樵川站一百餘里地里窵遠今議得既是南劍路順昌站取水口至樵川站地里窵遠擬將水口站移於拏口設立仍於富屯刱添水站一處南劍路王臺順昌兩站乃係水程順派將樂白蓮明溪三站亦係僻路擬合各減馬一匹計五匹改換船一十隻轎二十五乘內添與創立富屯水站船二隻轎五乘拏口站船五隻轎五乘杭川站船二隻轎一乘樵川站船一隻杉關站轎一乘將樂站轎四乘白蓮明溪順昌站各轎三乘外水口元有船三隻撥與拏口站及將武步站馬匹改船五隻撥與富屯站遞運外據樵川站馬比之別站數多又兼與新立林鄒站相接擬合於本站減馬一匹撥與林鄒站走遞甚便　王臺站北至杉關站西至臨汀站　元有馬八十四匹船一十九隻轎三十八乘　王臺站馬四匹船二隻　順昌站馬四匹船五隻轎三乘。水口水站船三隻樵川站馬一十九匹船四隻轎五乘。杭川站馬一十五匹船二隻轎二乘　杉關站不拘水路馬一十九匹轎二乘　將樂站馬四匹船三隻轎三乘　白蓮站至臨汀站不拘水路馬四匹轎三乘　明溪站馬四匹轎三乘　王華站馬三匹轎三乘　清流站馬三匹轎三乘　石牛站馬三匹轎三乘。館荷站馬三匹轎三乘。臨汀站馬五匹轎五乘減除馬六匹內撥與新杉林鄒排站馬一匹外馬五匹每匹該米一百石計該米五百石船三隻　樵川站馬一匹　順昌站馬一匹　將樂站馬一匹　王臺站馬一匹　白蓮站馬一匹　明溪站馬一匹　水口水站船三隻改撥船二十七隻每隻米四十石計米一千八十石內武步站馬改換償過船一十四隻并杭用水口水站元有船三隻外順昌等站改換船一十隻該米四百石。轎三十二乘每乘米四石該米一百二十八石內武步站馬改換償過轎七乘外順昌等站馬改換轎二十五乘該米一百石。王臺站船六隻轎五乘。順昌站船三隻轎五乘。富屯水站係新立站赤船七隻轎五乘。樵川站船一隻。拏口站係水口水站改移船八隻轎五乘　杭川站船二隻轎一乘。將樂站轎四乘。白蓮站轎三乘　明溪站轎三乘　杉關站轎一乘。今次改撥定實在馬七十八匹船四十三隻轎七十乘　王臺站馬三匹船八隻轎五乘　順昌站馬三匹船八隻轎八乘　富屯站船七隻轎五乘　拏口站船八隻轎五乘　樵川站馬一十八匹船五隻轎五乘　杭川站馬一十五匹船四隻轎三乘　杉關站不拘水路馬一十三匹轎三乘　將樂站馬三匹船三隻轎七乘　白蓮站至臨汀站不拘水路馬三匹轎六乘　明溪站馬三匹轎六乘

王華站馬三匹轎三乘。清流站馬三匹轎三乘。石牛站馬三匹轎三乘。館荷站三匹轎三乘。臨汀站馬五匹轎五乘。一先据通政院呈福建元立兩處站道先隸江西行省時分止行西北驛路即今福建立省出使人員多行東北杭川站道俱於建陽縣相合若將信州路脫脫禾孫那去建寧路建陽縣設立盤驗分揀兩路往來使臣乞明降事行據建寧路申若將信州脫脫禾孫移於建陽縣設立使益為此照會本院依上施行至今未到今照得福建往來使臣若往江西赴北里路近便除福建各衙門出使人員本省就便分揀經由江浙江西兩路往來如至水路來坐站船外朝廷往來使臣合令涿州脫脫禾孫亦行分揀須由兩路而來如至水程坐船下派庶可省減馬力緣朝廷公差使臣行省難以區處合從都省禁止如此似望兩路站赤差役均平不致偏負。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掾事官臣梅元鳴
圈點監生臣馬宗孝
臣黃道第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四

二十二勘

站

站赤九

元朝典章斷例	站赤免罪	罰俸	二十七	三十七	五十七	六十七	七十七	一百七	處死
詐騎鋪馬	決二七第三站官不當起問馬劄子例換與鋪馬		馬頭不當盤問起馬劄子應付與鋪馬站官決	直日管站官決	脫脫禾孫盤問後縱令在逃決		站司決	詐稱大王位下使臣例換鋪馬既要飲食決	詐稱使臣文字騎鋪馬及詐傳聖旨正犯人
借騎鋪馬		品官借騎罰俸一月。諸人決二七				騎鋪馬底人決			
背站馳驛	經由兩站。不係正路。量情決四十七下。				在逃站戶。	逃去了站戶。爭時來。打七十七。欠下差發交納。			
失去鋪馬劄子	元劄赤背着宣匣內。不見了劄子一道。打九十七下。				站赤偷盜官物。	偷盜本站頭段係官布疋。分屍各站曉諭。			

使臣驛內安下。　中統二年。欽奉聖旨。節該據往來使臣。城子裏沒勾當的休入去。如有勾當入城去的。使臣。仰於並下的使臣館驛內安下。省會員民戶每的房子裏休得安下。這般聖旨有來。今再行省諭。經過使臣。今後照依已前聖旨體例行者。若城外立站。在城別無勾當公事。仰速便倒換合騎鋪馬前去勾當。並不得輒入城中。遷延逗滯。若委是城中合有勾當。仰於係官館驛內安下。並不得於官員民戶舍內安下。如違。治罪。仍仰站赤人等依理驗視。應付鋪馬。祗應如違。亦行治罪。無得違犯事。欽此。

立站赤條畫。　至元　年　月。中書省奏奉聖旨。六部併作四部。欽依別行外。據別路站赤鋪馬數目。仰本部常切檢校。令遂一區處。　一。諸站鋪馬。大槩一體走遞。其間或有馬疋參雜瘦乏病患氣力生受去處。雖因走遞使然。亦由站間不得其人。及本路官司有失照觀。今後委自本路管民正官督勒管站。常川計點草料槽具。各站戶人等。將所養馬疋依時飲喂。須要肥壯。無令瘦弱。若是不禁走遞。頻頻倒死。驗數補買。不唯有損站戶。抑亦失悞隣站驛程緊急公事。省部不測差官前來檢校。若有似此站官。就便斷遣。　一。四戶養馬一疋。若有倒死。又索補買。一歲之間。所費甚重。今知得諸處站赤。不卹站戶疾苦。中間因事作弊。妄行科歛錢物。百般掻

擾。仰各路總管府。常切體察。或有人告首到官。取問是的。依條重斷。追贓還主。別差好人代替。　一。站戶多有影占近上人戶不麥供馬。止要出備錢物以益私己。若不禁治。切恐久而業損。其餘戶計令後有人告發。或官司察究得知。痛行治罪。諸人結攬者同。　一。元奉省劄。站戶依驗使臣分例上應付當日首思。若使臣有勾當住呵。官司應付者。今體知得諸處站赤例於馬戶處冒行攢斂羊酒米麪首思等物。除使臣分例食用外。多有耗落數目。今後委自總管府斟酌。各站緊慢使臣起數扣算。必用首思數目。令本站於馬戶處依理計置。明附文簿。排日依分例支銷。總府每月照刷。如有冒破及不應者。勒本站官陪償。　一。元奉省劄。總站許設頭目三員。其餘站驛量設二員。額外不許濫設。仍具管站頭目姓名申來。　一。今後站戶如遇買馬。仰本管先行相視過。然後立契成交。須要根實年少肥壯無病耐騎坐者。無得聽從站戶止圖價少濫買年老有病瘦弱馬疋。日下雖有些小馬價。不久倒乏。官司兩不便當。　一。管站官不得私騎站馬。及令航驛諸物。如違痛行治罪。　一。遇有使臣經過。管將起馬劄子辨驗無偽。即便應付鋪馬。毋得止驗來站關子倒換。亦不得非理刁蹬停留。

一。諸站元有牧馬草地。仰管民官與本站打量見數。插立標竿。明示界畔。無得互相侵亂。亦不得挾勢冒占民田。如有種田與人收到子粒。附簿收貯。不得非理破使。　一。使臣經過起數。仰總府取會。每季不過次月初十日已裏申部。仍開使臣姓名并鋪馬數目。賚擎是何官司。起馬劄子來往去處勾當公事。　至元新格。　諸事應差人給驛者。雖有元降起馬聖旨。皆須置曆開附。每季申報合屬上司。有不應給驛馬而給者。隨即究問。行省差遣起數。咨省。雖不給驛。其不須差人可辦之事。凡於所屬官司。毋得因而頻擾。　品從鋪馬例。　至元八年三月。尚書兵部承奉尚書省劄付。先據御史臺備山東東西道按察司申。照得各路官員。應起鋪馬自行出給。有品同。起馬多少不一。別無定例。乞通行定奪。送本部。議得除有下項定例足數。止合依舊乘騎外。隨路官員若奉持旨。或省部明文。及急速公事。應給驛者照依舊例。三品五疋。四品五品四疋。六品七品三疋。八品以下止給二疋。省府准擬。除已劄付御史臺照會外。仰遍行合屬。依上施行。

一、隨路總管府。監捕蝗蝻鋪馬。戶部元行達魯花赤。總管二疋。同知治中府判二疋。　一。隨路運司。每季差押運官一員。庫子一員。赴都送納課稅。驗元給劄子起馬二疋。既運司革罷。總管府依例送納。　一。各路交鈔庫官庫子赴都關支鈔本解納昏鈔。鋪馬已有定例。各路總管府就給劄

子。起馬二疋。　一。隨路局院起納段疋雜造軍器等生活。各路就給劄子。應付押運官馬一疋。　一。隨路府運司衙門。每歲差發計撥税粮考較課程人史。各路就給劄子起馬三疋。今既運司併入總府。亦合依例騎坐。

一。隨路係官投下局院。每年差人赴都及於他處關支物料。起馬一疋。上年不曾馳驛者。不在此限。　一。隨路差人根挨急遞鋪遺失損壞文字。本路就給劄子起馬一疋。　一。隨路差人押運進呈御膳野物。本路就給劄子起馬一疋。　一隨路運司馳運鹽引驗斤重給馬。今既改立都鹽使司。亦合依例應付。　站戶不便。　至元十六年九月。通政院據臨洮府脫脫木孫塔察兒。備臨洮鞏昌通安等十站申。該先蒙官司設立站赤。時供係采買人戶。於內差設軍匠等戶。都將貧難人戶補充。內有無田地營運事。必與人種佃為活。又值累年田禾雹雨旱霜薄收。闕少口粮。草粮艱得。走遞頻併。倒死馬疋數多。蒙官司勒令補買。應當不前。所有些小家產折解。貨賣盡絕。枉究無辜人戶。大半在逃。及投充諸王位下昔傳赤怯怜口人匠等事。不肯應當站役。以致通臨站戶。將男女與雇賣與他人。得到鈔數。補馬草料口粮等用度。至元十四年。十五年。二次伯眷半上里作亂。人事不能作活。又蒙官司拘收訖馬。每疋不下八九十兩價鈔。其隣站倒死。致將鋪頭疋車杖順帶過站及本處官司臨站戶。與民戶一體科斂和買和雇。一切大小雜役人夫長行。馬疋草料等件差使。委實難擋。見在人戶消乏。難以存止。申乞照詳事。得此。於五月二十日。行宮內哈伯平章等官并本院一同奏準。臨洮府脫脫木孫塔察兒奏告下項事理。具呈中書省照詳。欽依聖旨事意施行。　一件。除帶上位新圓牌子聖旨底文書裏行底使臣。鋪馬休與者麼道。明白聖旨有。諸王并諸衙門勾當裏。着圓牌子行底文書裏行的。怎生麼省着行麼道奏。有這底軍情勾當。衙付來底官人有。除這的已外。不揀甚麼勾當。諸衙門行底。若遞當呵不宜麼道。這般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總帥管着底城子裏出來當站有來底。二百四十戶站戶。只必帖木兒大王根前。諸王根前。愛不花駙馬根底頭下有麼道。不當站有麼道。奏有這底只依在先體例裏面。有站家則交當站者。這般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只必帖木兒大王位下使臣。騎着鋪馬喫祇應。更長行馬根底草料要了宿頓呵。奏呵休與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臨洮府站家從在先放頭口底田地。只必帖木兒大王令旨裏。海青先昔判陳帖木兒不花三个撒土有麼道。奏有這言語是實呵。交回與者。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

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民戶底官人每根底和尚每根底常川拿着行底
諸王底鋪馬令旨也有這般底怎生麼道奏有這般體例裏令旨收拾呵
怎生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諸王布把鋪馬
裏行有麼道奏有諸王底布把鋪馬裏行者麼道商量了也別个和尚每
根底鋪馬裏休行者這般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諸王位下細茶飯五戶納與軍人根底錢物鋪馬裏將去有這的怎
生麼省着行麼道奏有這底從在先行來底若罷了呵不宜也者這般
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脫脫錢債利錢收拾
鋪馬裏行有麼道奏有這的省着行呵怎生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
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總帥底總管府按察司底官人每不揀甚麼勾當
裏鋪馬裏行有怎生省着行麼道奏有這的有忙軍情勾當呵鋪馬裏行
者除外站家裏鋪馬休得行者有民戶勾當呵民戶裏州城省行呵怎生
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諸衙門遷轉官員來底去底官
人每鋪馬裏行有這般的怎生省着行麼道奏有這的令後不與鋪馬呵
怎生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大王每好事底
勾當寫着裏的頭所用底物取去呵鋪馬裏行有怎生般省着行麼道奏
有諸王行也者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大王
每來的時分去的時分民戶裏不交納鉢站家鋪馬裏行有麼道奏有這
的有忙勾當呵站家鋪馬裏騎者無忙勾當呵民戶准備鉢納鉢着來呵
怎生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黃水站家爲驛
曳勾當裏鋪馬行有這底行底一番兒兩番兒有着行呵怎生商量了也
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土蘇田地裏差得去的使臣根
腳鋪馬之上大王每根底斷師根底官人每根底得了鋪馬文書來底物
件將着行有麼道奏有這底根腳裏鋪馬以上不着添着這般商量了也
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省樞密院御史臺通政院王押
府諸站這的每文書裏鋪馬裏行者怎生麼省着行麼道奏呵這的不揀
甚麼勾當裏從在先鋪馬行宛俗勾當來有來這的罷了呵不中也者則
依着那體例裏行呵怎生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行
御史臺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剳付據通政院呈備臨洮府脫脫木孫
塔察兒臨洮掌昌通安等十站回牙牒狀走逃頻併鋪馬倒死站戶在逃
及狄光諸王位下昔傳赤怯怜口人匠等事過臨洮站戶典雇男女補買
馬疋等事五月二十日通政院官元良哈歹等及脫脫木孫塔察兒一同

奏准站赤內事理一十五件呈乞照詳都省除已剳付王押府欽依聖旨
事意施行 諸衙門不得給鋪馬剳子 至元十九年六月中書省奏過
下項事理仰欽依聖旨事意施行 一奏江南行省行臺按察司宣慰司
各處總管府諸衙門官人每差使臣呵他每出給鋪馬剳子有奏呵使行
文字省諭休教行者聖旨了也 一奏江南做官去來的一箇漢兒人說
有江南行底使臣每與猪肉魚兒鷄鵝鴨喫不肯只要羊肉喫有那田地
裏每一口羊用七八十兩貫有這般呵教站赤生受的一般奏呵若有猪
肉呵與者無猪肉呵教與飯喫者魚兒教廣也者與魚喫者無呵休與者
羊肉鷄鵝鴨等飛禽休與喫者這一件事并行省行臺宣慰司各總管府
按察司諸衙門不得出馬剳子差鋪馬行的兩件公事一處疾忙行文字
省諭將去截日罷了者聖旨了也 使臣與印信文字 至元二十九年
行御史臺劄付據監察御史呈量事緩急給降府信文字施行移准御史
臺咨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十七日奏過事內一件行臺與將文書來去年
拿了長哥後頭上位差底使臣每沒御寶聖旨沒官人每底印信文字口
傳聖旨人根底要罪過底人也有有罪過底人根底放了底也有封了人
房子斷沒底也有這般呵真底假底分揀不得這其間裏做賊說謊底有
去也俺商量得今後不揀誰上位奏准差使臣呵合與聖旨底與御寶聖
旨省臺院不揀屬那箇衙門底交與印信文字者這般呵使當麼道奏呵
那箇人那般來聖旨有呵咬剌也奴伯顏察兒兩箇口傳聖旨放了人來
麼道奏呵是有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咨請照驗 休揀擴行馬例 元
貞二年月日欽奉聖旨通政院官人每奏站戶每不揀誰休隱藏者爲上
都大都兩路站戶根底和雇和買不揀甚麼差發休重併要者差去的使
臣擴行馬休揀騎者站家單地每不揀誰休占了來呵回與者麼道薛禪
皇帝聖旨有來如今屬站的站裏差使提避了城子裏官人每根底各投
下裏有站家單地每百姓占了不曾與來的也有麼道奏來如今站戶每
不揀誰交影占者大都上都兩路站戶每根底和雇和買休要者但屬站
的草地每不揀誰占了來呵回與者擴行馬休揀騎者這來這般宣諭了
呵站戶每影占的大都上都兩路站戶每根底和雇和買要的屬站底草
地每不回付的擴行馬揀騎的人每不那甚麼道聖旨俺的猴兒年正月
初七日大都有時分寫來 任回官員站船例 大德元年六月行中書
省准中書省咨來咨奏准福建雲南任回官員旱路裏長行馬裏來到水
路裏應付站船欽此照得至元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准中書省咨奏

准任回官員飲食馬疋草料即令水路站船別無坐到各各品級合得船數莫若照依都省已定飲食草料躰例三品以下與船三隻四品五品與船二隻六品至九品及令譯史通事宣使人等與船一隻行李人數雖多船隻不過此例外據在任已歿官員妻子亦合依驗已死官員品級依例應付飲食馬疋草料水路應付站船實為兩便都省照得飲食草料已有定例今將擬到站船數目開坐前去咨請依上施行准此照得先准中書省咨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奏准福建行省官人每與將文書來俺管底城子裏做官來的人每回地遠麼道不肯來有如今怎生般來的每根底去時分鋪馬裏去了月日滿呵回來時分俺根底要了鮮由文書的每根底自己的長行頭口裏回來呵沿路站裏飲食他每的馬每根底草料交與的道有俺商量得他每的言語是的一般有依着他每說來的站裏安下飲食草料交喫着來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都省今驗任回官員品級議定人馬數內三品以上正從不過五人馬五疋四品五品正從不過四人馬四疋六品至九品正從不過三人馬三疋令譯史通事宣使人等正從不過二人馬二疋今後回任官員就便出給文引開寫見授品級人馬數目起程經過路分每起應付正分例一名餘者粥飯長行馬疋亦仰依例應付草料如所至去處即將元給文引北所在官司繳納解部准此又准中書省咨元貞二年七月初六日奏過事內一件雲南福建省官人每與將文書來那裏赴任去的官人每鋪馬裏去有任滿回來呵長行馬裏來有那般呵騷生受有人又那裏做官人去的歿了呵媳婦孩兒每出來不得說將來有俺商量的這的每出來時節旱路裏長行馬裏來到水路裏呵站船裏來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欽依外移准都省坐到任回官員品級合得站船數目開坐前去仰照驗依上施行一品二品船三隻三品至五品船二隻六品至九品令譯通史宣使等船一隻

投下起給鋪馬例

中書省咨御史臺呈本臺大德二年六月奏過事內一件諸王附馬差着使臣各路州縣開讀令旨文書除先本投下百姓和雇和買理斷公事又不礙本投下寺觀與護持令旨文書動衆迎接多騎鋪馬等事本臺商量來今後諸王駙馬有大勾當呵皇帝根底明白奏過交行者小勾當呵經由中書省行者他每無體例勾當罷了呵怎生欽奉聖旨是也那般者開讀去的人根底有呵和那文書那裏的廉訪司官一處與將來者欽此

禁走驟鋪馬

大德三年十二月湖廣行省劄付據通政院呈近據鎮江路申江浙行省差千戶

烏馬兒前去汴梁等路取勘逃亡事故軍人今到於本路管下丹陽站有本官令兀剌赤潘蒸兒於鋪馬上捎帶私己行李沉重被本官將所騎馬疋走驟及將兀剌赤馬疋沿路催趕以致前項馬疋倒死委官與烏馬兒千戶眼同開剝相視得前項馬疋委因走驟倒死中已照詳事得此取訖烏馬兒不應走死鋪馬明白違錯招伏在官為此照得至元二十九年七月內有福建行省孟左丞騎坐鋪馬五疋赴上位奏稟爪哇出征軍需物料勾當至雄州迎見高平章回還沿路走死楊州界首站馬一疋移准大都通政院咨十一月十七日本院官奏來聖旨節該那馬交陪了要罪過者欽此行據楊州路着落本官追陪訖已死馬價給主外據已招罪犯欽遇赦恩釋免了當欽此行據馬兒走死馬疋着落本人依例追陪馬價給主別行補買好馬走遞外及江浙行省差百戶烏順楊庭玉赴北取發蠻軍別無賫把行省勘合劄子詐坐站船即係違例事理擬合禁治今後各衙門出使人員除軍情緊急勾當其餘公事不許將鋪馬走死閑慢者止令應付站船俱望站赤稍得蘇息為此移咨大都通政院及開中書省兵部共呈都省遍行各處依上嚴加禁約去後今准江浙行省劄付該准中書省咨刑部呈本部參詳上項事理如蒙移咨行省依例禁約施行准此

結攬站赤

大德五年中書兵部承奉中書省劄付通政院呈揚州水站正戶不行當役管站頭目人等結攬轉雇諸人替當損壞船隻瘦損頭疋不夫悞遞運都省議得除站戶雇人當役事理聽從民便站官頭目人等不應結攬依已行禁約遞運船隻須要堪中若有損壞塵動修理除外仰就行合屬依上施行奉此遍行照會去後回准通政院關該本院議得即與元行禁約不同又兼車馬水旱站赤先為站官頭目人等與站戶并別管人戶私下結攬當役不行依例走遞屢常禁約弊猶難除更若縱令雇攬非惟勞佚不便又恐因而倒壞站赤又准戶部關奉中書省判江浙行省咨宣使怯列呈管押木綿到陵州停滯一十餘日隨處站船人夫俱是替名不係當站正戶却將船隻於避靜溝港灣泊都堂鈞旨送戶部行移合屬就便究問施行又奉省判前札魯花赤都事茍好謙呈因差經由山後桓州等一十一站提領百戶人等貪圖濟己勒令站戶不令親身應當每年馬一疋受雇錢中統鈔二十五錠牛一隻鈔一十六錠攬當所以站戶貧難典賣田宅在逃無可伸訴其餘路分蓋其一也今後合令各站置簿摽附一戶自上而下挨次輪流當役站官每日署押用印關防遍勒攬當馬牛身役之人斷罪罷役仍令監察御史各道廉訪司常切體察上項文

簿。每上下半年與其餘巻宗一體照刷。革去前弊。奉都堂鈞旨送兵部照擬連呈。奉此。移准通政院關照得大德元年四月承奉中書省劄付御史臺呈監察御史察知大都馬站官劉亨等結攬闊禁等馬疋代替走遞。要訖工錢。若使進斷。終無所守通例。伏慮差池。送兵部。擬將劉亨結攬站役工錢追沒。罪犯量情斷決。今後內外水旱車站馬疋等。須要正身應當。管站官吏結攬者。工價等鈔追沒。痛行斷罪。仍取提調正官招伏申呈。仰依上禁約施行。奉此。遍行禁約去訖。今准前因。除已行下揚州等處依上禁約外。關請依奉都省劄付內處分事理禁約施行。准此本部參詳宜從通政院所擬相應。覆過。奉都堂鈞旨送兵部依上施行。

站赤
罰俸　二十七　三十七　四十七　五十七　六十七　七十七　八十七　一百七

詐稱位下使臣騎坐鋪馬
當日站官　脫脫禾孫　在逃　令
站司
正把人　配役
官吏貨中站馬
驗馬疋當時實直追徵沒官計餘利依枉法論罪仍給本主

背站馳驛兩路　決
元割赤失去鋪馬劉　決
走死站馬
借騎鋪馬　借騎人決
違例應付鋪馬馳馹　宣慰司首領官脫脫禾孫　宣慰司令史
夾帶從人　笞一十七
多騎鋪馬
多取分例　笞一十七
私帶官物　決口別行求仕

使臣須要站道經過不得於僻路徑直取過
取招斷罪追陪馬價給主補買
禁約借用鋪馬劉子起馬
使臣多餘取要分例職官具名申部呈省無職人員就便追斷

極治站赤　至大元年五月。江浙行省中書省咨。於至大元年正月初九日奏准下項事理。都省除外。咨請欽依施行。　一件。國者使臣頻併上頭。

站赤每根底生受有。良鄉站裏去年九月至十二月四箇月。其間起至一萬三千三百餘馬來。各處差的使臣內無體例的并多騎去鋪馬的人每多有。依着至元二十八年完澤丞相爲鋪馬生受的上頭也曾奏。奉世祖皇帝聖旨。將大都應有諸處差來未回去的使臣分揀來。俺如今也好生分揀。有體例無體例的。緊的慢的分揀了。不合與的不教與。多要的鋪馬教揀了。不緊的使臣每教水路裏相合回去。這般行呵。無體例多濫騎鋪馬的人每也怕也者。奏呵。奉聖旨那般者。　一件。外處差出去的使臣每打拷站赤。取要錢物。多要鋪馬。又騎坐鋪馬越至幾路不便換打。沉重馳馱的都教這差將去的人每問者。他每合斷的。就便要罪過者。他每問不得。記了姓名文書裏說將來。又管站官外。脫脫禾孫站頭目每作弊壞了站的也有也者。那般的人每也都交遣差去的使臣問了。自脫脫禾孫以下。就便要罪過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要付好人做脫脫禾孫者。　一件。各處的站赤。在先教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着來。如今臺官人并行省官與將文書來。只教路官提調站呵。離着站遠的。耽悞了勾當的一般者。本處有的路府州縣官就近提調呵。便當的一般。麼道說有。俺商量來。整治站赤的其間。他每的言語是的。一般教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提調呵。怎

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兵部管站赤。　至大四年七月。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至大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奏過事內一件。站赤在前屬兵部管來。通政院官不用心整治的上頭。站赤根底生受有。如今休交通政院管交兵部管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都省除已劄付兵部欽依交管外。咨請欽依施行　長官提調站赤　皇慶元年正月。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兵部呈。檢會到至大元年正月初九日中書省奏過事內一件。節該各處的站赤。在先教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着來。云云見前欽此。照得各處水陸站赤事多干礙有司。除拘該行省宣慰司總行提調外。若是站驛置立在於各路州府城中。正合令本路府州達魯花赤長官親臨提調。其倚郭司縣勿預。若站相離各路府州窎遠去處。合從附近。或所在一州一縣達魯花赤長官提調。各當盡心整治。常要頭疋肥壯。車船修整。走遞均平。一切所須物色完備。撫治站户獲安。倘致逃竄倒斷。必致罪及提調官吏。得此。照得先爲整治站赤。遍行各處。令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欽依提調去訖。今准前因。都省咨請照驗。依已令事理施行。　禁治擾攪站赤　皇慶元年七月日。江西廉訪司承奉行臺劄付。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呈監察御史呈。燕南河北車站人户連年逃竄。有司不肯詰實中報。止

是條配見戶包當其各站提領百戶與拘該州縣通同作弊結攬詭名添
價販賣驢畜營利益己又提點官等總領觀戚遞鬧官吏假借威勢將散
香茶等物勒要錢物致使站戶逃移消乏如今合干部分定擬約束官民
便益送據兵部呈參詳監察御史所言事理擬合遍行禁治及劄付御史
臺令監察御史各道廉訪司嚴加糾治相應具呈照詳都省仰依上施行
使臣　職官占住館驛　至元八年八月　日御史臺據河北河南按
察司申淮南京路𢱢按察事牒體知在京館驛有本路官員占住却令宣
使人等於人家安下就門傳站赤官完顏邦傑具到本路館驛除達魯花
赤及同知占住訖二位外有二位安下宣使人員以此於南京路行移內
照得至元七年八月初八日承奉兵部符文奉尚書省劄付備中書省咨
該六月十二日奏京兆府並下底館驛不交使臣每安下呵却交人家裏
安下擾攪百姓奉聖旨既有使臣安下館驛不交安下呵却交人家裏安
下擾攪百姓那裏有那般體例欽此　禁使臣人家安下　元貞元年六
月中書兵部承奉中書省判送翰林國史院呈准本院直學士陳秉訓牒
會驗先欽奉世祖皇帝聖旨節該往來使臣於館驛內安下者官員民戶
每房子裏休安下者欽此當職自爲入翰苑寄居三年本貫東平有老母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四百二十四　十

并其餘家屬見住宅舍一區近知得本處官司引領使臣人等於內安下
使闔家老幼驚惶無所歸避照得東平館舍非一自有使臣安下去處其
本處官司不遵朝廷典訓輒敢非理擾攪實爲未便牒請照驗事准此具
呈照詳依例施行奉都堂鈞旨送兵部行移究治施行　禁使臣條畫
中統三年三月欽奉聖旨道與諸路達魯花赤管民官衆百姓每據中書
省奏告今體知得出征軍馬往來使臣人等內有不畏公法之人於村下取
要飲食馬疋草料扯拽頭疋擾攪百姓不安乞禁約事准奏年前爲殺退
阿里不哥大軍回程燕京住冬有益都李總管反叛不免降兵征討及令
各處簽軍守把城池皆因反賊李壇致使百姓生受今遂一區處下項事
理　一據征進往來軍馬今後於經過去處每六七十里趂好水草地面
安置營盤一所差蒙古漢兒官員祗待據合與底依例應副軍馬使臣不
得一面輒入州縣村寨店鎮如有不來設置營盤去處故意於沿路宿頓
或村下取要飲食馬疋草料百姓人等並不得應副如有違犯之人於已
委祗待官處陳告與管軍官一同取問得實照依劄撒斷遣如斷不定呵
經由本路達魯花赤管民官教奏說來者　一海青牌子使臣并往來使
臣於過往客旅莊農百姓人等處奪要拽車牽船騎坐頭疋有妨農種及

阻礙客旅經行深爲未便當除舊立站赤添補氣力又椿經直道上朔設
海青新站其餘使臣依舊赴站倒換海青使臣如來到前站沒路倒了一
疋呵換一疋者乏了兩疋呵換兩疋者如是元騎馬疋不乏強行奪要頭
疋不有罪過那甚麼　一長行馬疋草料照依已先體例截自四月一日
爲頭住支不以是何人等毋得鄉下取要馬疋草料百姓亦不得應副違
者省會已後却有強行取要之人寫了姓名於本路達魯花赤總管民官
處陳告取問是實照依劄撒斷遣如斷不定呵教奏說將來者　一近據
和買草料起運諸物雖是官爲支價其搬運腳力百姓亦是生受已後怎
生可憐見咱每不識那甚麼即日正是養種農忙時分據未散雜役人夫
晝行住罷所據和買草料內若有已支訖價錢或准訖諸課數內有拖欠
者依數送納如今已是四月爲頭和買仰趂時分種養毋得失悞歲計
一軍馬經行鎮店村寨百姓人等避怕擾攪時暫趓避令已嚴行禁約不
令擾攪外仰本路達魯花赤管民官多出文榜招集百姓依舊復業寧家
趂時種養使臣住坐者如達魯花赤管民官并委付去底人每有覷面皮
不爲用心勾當亦行斷罪　一諸處軍馬草料截自四月一日住支者
使臣不過三站　至元十年九月河南等路行部見欽奉聖旨供給兩處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四百二十四　十一

行院并上司差遣使臣往來勾當全藉錢馬走遞幹辦照得本部并諸衙
門差出勾當緩慢人員乘騎鋪馬沿路因事停住上馬趂趕程限走驟以
致將馬疋即漸瘦弱倒死若不定立程限切恐站赤生受省部議得今後
凡差出勾當人員出給鋪馬劄付於上驗事標寫緊慢字號除爲軍情急
速勾當不拘此限外據常例緩慢勾當差出人員每日不越三站走遞仰
吏爲照依坐去下項事理行下管轄州縣并站赤依上施行　一各處如
遇宣使人等到站須要站赤官屬覷起馬劄子若軍情急速勾當即便依
數應付肥壯好馬毋得停留如係緩慢公事當日行過三站更要起馬戴
無劄子取要鋪馬不得應付　一今後站赤但有宣使人員到站依驗劄
子應付正馬所據元判赤如元來騎馬者亦教坐馬係步行者止令步行
回馬本站更行關文與前路站赤依上施行　一差出馳驛勾當人員合
得飲食依例應付毋得闕悞如違定是取招施行若有騎坐長行馬疋官
員人等站赤毋得應付飲食草料如有賫奉上司文字合應付飲食者止
令州縣應付如違治罪　一諸府州司縣官探伺迎接官員差人不得衆
坐鋪馬　一今後除爲朝廷急速公事之外毋得擅差報馬亦不得亂行
前路文字　一今後使臣人員騎坐前站馬疋過晚到站不肯回還仰於

所到站內依例迎相對喂草料毋欽闕悞。一站內擅前鞍轡苫氊繩索。
一切什物須要完整仰各處提點官每月赴站點覷毋令短少亦不致馬
疋瘦弱闕乏。 使臣索要妓女 至元二十一年七月行御史臺據嶺北
湖南道提刑按察司申准分司官按察使周通議牒近據管妓樂管勾張
椿狀告崔局長將手帕令椿散與妓女人家取要錢物并差人賫帖子要
妓女三名赴館驛內伴宿了當次後崔局長再來喚妓女三名為是夜深
不曾差撥因此將椿毆打已施行事得此除外追照得管勾張椿掌管差
撥妓女文曆及總管府批帖自至元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至三月十五
日經過使臣索要妓女宿睡內知官職姓名四員余只該不知使臣總差
撥應付妓女八十八人各各開寫姓名并伴宿月日夜數就問得除事故
外妓女三十二名各狀供相同仍審問並不得分文鈔兩令撿會到至元
十四年七月內欽奉聖旨令南宋平定擬立提刑按察司條畫內一款節
該諸出使人員若非理搔擾各處官司因事取要錢物者仰按察司體究
得實申行御史臺施行欽此看詳出使人員只有上司定到飲食分例別
無許令差撥妓女伴宿令出使人員有此污濫不潔若不糾察申覆切恐
所在人民觀聽咸俗此道宦政未易肅清牒請照驗定奪備申行御史臺

照詳施行得此照得欽奉聖旨條畫內一款節該諸官吏入茶坊酒肆者
委監察御史糾察又欽奉聖旨條畫內一款節該察到職官污濫罪犯每
上下半年類申御史臺又一款節該諸出使人員若非理搔擾各處官司
仰按察司體究得實申臺呈省欽此憲臺照得如名不經歷時宣使等四
名即係職官污濫除另行究問外仰照驗今後若有似此污濫搔擾各處
官司之人常加體察禁約施行 使臣不得騎馬入酒肆 至元二十四
年七月燕南河北道按察司承奉御史臺劄付該奉中書省劄付通政院
咨據西京路中豐州站官李子進等告稱本站馬疋雖係倚郭站赤見於
府外一十餘里立站遇有上司差來本府勾當人員供送各人騎坐馬疋
無問勾當緊急緩慢每日須要將馬疋拴繫時常於座子人家茶房酒肆
內或看探親知人等直至打禁鍾時後纔方回站以致將馬疋餓損瘦弱
倒死必須勒令站戶隨即補買切恐因而靠損人戶夫悞站赤事係利害
咨請更為劄付各衙門如有差出人員毋令似前違犯都省除外仰照驗
依上施行 禁使臣打站官 至元二十七年行尚書省劄付准尚書省
咨據通政院呈應出使人員至站無問鋪馬首思曾無失悞便將站官人
等非理拷打還揀馬疋站官人等避怕趕問轉致違悞今後使臣人等到

站若失悞鋪馬首思人等明白取招呈省中院斷罪似為不致站赤生受
行省地面各省就便出榜其餘路分令合屬禁治事都省除外咨請照驗
遍行所屬出榜禁約出使人員無故不得將管站頭目人等非理打拷仍
拘鈐管站頭目人等常切在站聽候毋得輒離站赤失悞支持准此 使
臣拷打站官 至大四年八月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刑部呈山東廉訪
司關至大元年九月十九日有聞讀聖旨使臣忽赤兀歹等為河東軍人
勾當將利津縣尹咸元孝打傷身死勾促忽赤兀歹等到官取問欽遇詔
書釋放了當又使臣五兒等二起到站拷打官員多要羊肉米麵鈔兩等
物本部議得若有差使須差有職役人員無祿之人不許差遣如欺凌官
府擾民重者呈稟聞奏輕者本處官司就便斷罪具呈照詳得此又據御
史臺呈陝西行臺咨漢中道廉訪司申德順州隴安驛等站官郡信等告
至大元年九月內御位下西僧使臣烈思八巴等多起馬疋車輛取要鈔
兩等物打拷站官等事至大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欽遇詔赦革撥今後
內外出使人員似此擾害站赤宜從都省聞奏嚴加禁約實為便益具呈
照詳送刑部議得今後若有差遣出使須要委令有職役人員外據革閑
無祿之人不許濫行差遣除腹裏諸衙門內每月將發起使臣開具給驛

事由起馬數目具申合干部分查勘外據各處行省宜從都省移咨每季
照勘若有冒濫不應人等凌虐官府拷打站官重者呈稟聞奏輕者本處
官司就便斷罪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禁約使臣稍帶沉
重 至元二十九年閏六月中書省據通政院呈照得內外諸衙門并各
處行省出使人員騎坐鋪馬為無馳馱馬疋多於兀剌赤馬上稍帶囊袋
行李皮篋子沉重物貨更有不盡令兀剌赤沿身負帶致將馬疋壓損因
而倒死遍令站戶補買即日馬價比之向日添加數倍委是生受已禁約
事都省議得今後出使人員除隨身衣服鋪蓋雨衣外別不得稍帶其餘
物件除已劄付本院行下各處脫脫禾孫體問外咨請照驗依上施行 出
使筵會事理 大德十年六月湖廣行省准中書省咨刑部呈奉省判
御史臺呈監察御史呈備河間運司書吏嚴士元狀首大德八年四月二
十九日戶部楊司計為催起京兆鹽引蒙本司郭運使等省會立帖子於
陳案贖處借到中統鈔七十五兩買到羊一口馬妳子餅酪及令王三姐
等歌唱筵會了當責得楊元狀招不合依隨高經歷等前去黃伯善花園
內食用訖郭運使等熟羊一口馬妳子等物及樂妓婦女歌唱筵會罪犯
是實本臺看詳司計楊元所招罪犯宜令合干部分定擬外據運使郭浩

等合從省臺已委官一就取問通行議擬相應呈奉中書省劄付送刑部
議得凡出使人員於所至之處若是彼無營求免避之事此無徇私欺公
之實賓主飲食宴樂即古今內外通理恭詳今次取到司計楊元運使郭
浩等招伏詞因雖議坐罪都省准擬仰依上施行奉此照得出使人員已
有日給定例平終兵部依例照算詁聞朝廷使臣并省院臺部諸內外衙
門一切出使人等所到郡縣除日常例外官吏慣其威勢私結情好自下
馬迭路日進賞鋪張筵會所費甚多用過錢物既不出官吏已身又不敢
明破官錢止是詭名作契多端移易非取之官即取之民習以成風公私
並困今後諸出使官吏除正祇應分例外並不得預本處官吏宴會其本
處官吏並不得邀請許提刑按察司體察如有違犯之人計贓定罪設宴
及赴宴之人一體科斷使官府民間並免侵漁非為小補行下合屬體察
去訖又照得至元三十一年七月初四日本臺奏過事內一件在前世祖
皇帝聖旨裏不揀甚麼勾當裏差出的使臣每到外頭非理搔擾各處官
司因事取受錢物更有多喫祇應泛體例交百姓底交俺體察來近間聞
讀聖旨詔赦差出去底使臣每更不揀甚麼大小勾當裏使出去底人每
到外頭城子裏官人每根底要肚皮喫祇應那官人每准着搀已俸錢麼

道就裏動支官錢科斂百姓這般行的也有如今皇帝登寶位這般使見
識做賊說謊底人每根底不整治呵大勾當怎生行得百姓每怎生不生
受底如今俺似這般聞奏過各道行文書禁了呵似這般犯着底人每體
察出來呵重底聞奏了要罪過輕底俺每就斷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
聖旨了也欽此又奏過一件近年以來裏頭外頭不揀那箇大小衙門裏
做筵席呵官人令史俸錢裏頭剋除着出麼道除着他每俸錢卻於官錢
裏頭借要了底也有祇應裏要了也有他每俸錢裏出來底也有為那上
頭養活不得無怕懼無羞恥罪過裏入去底多有如今中書省樞密院不
揀那箇衙門官人每筵席呵自己氣力裏做筵席者他每管着底以下衙
門官吏俸錢根底不交剋除要呵怎生麼道監察每這般說有俺商量來
監察每言語是有更但凡尋道子求仕的人每并所屬官吏每與筵席的
交禁治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省官人每根底說與者麼道欽遵外今
據前因本臺看詳楊元職居戶部司計催起所屬運司鹽貨因事飲用本
司官吏筵會有違禁例罪過元免雖稱賓主宴樂古今通禮若以為例使
出使人員做効侵漁官府誠為未便本部議得御史臺撿會到奏准聖旨
事意擬合欽依禁治外所言出使人員不得預本處官吏宴會設宴赴宴

之人科斷事理今來參詳凡出使人員於所至之處如親戚故舊禮應往
返之人賓主宴樂理難斷絕其餘不應飲用官吏筵會侵漁官府禁治相
應具呈照詳都省准擬請依上禁治施行

脫脫禾孫

脫脫禾孫休搜行李二款

至元十六年七月初五日中書兵部承奉中書省劄付據息都
魯兒侍郎蒙古文字譯該來往底使臣除鋪蓋已外馬裏休馱者馱呵脫
脫禾孫每使臣底馱馱搜呵要了者麼道聖旨有來如今來底使臣脫脫
禾孫站官一處搜呵鋪蓋已外不揀甚麼脫脫禾孫要有江南來底參官
每也多有似較泛體例的一般麼道奏呵我幾時道來今後休教搜者麼
道聖旨了也欽此又至元十六年十月初四日行御史臺准御史臺咨承
奉中書省劄付據樞密院呈七月十六日內裏有時阿里陳左丞使來的
使臣阿萬蠻對本院官奏說沿路上來的阿有隨站脫脫禾孫搜人底馱
馱來拜見西南官每也都搜要了東西奏聖旨先顯言語了來底休搜者
要了東西都回也者欽此具呈照詳欽依聖旨行下合屬照會施行准此
照得先准中書省咨欽此都省已經劄付

脫脫禾孫盤問使臣

至元
五年二月初十日中書右三部承奉中書省劄付欽奉聖旨今後朝廷與
諸王并中書省樞密院制國用使司應副鋪馬使臣人等驗各管官司元

發劄子數目外但有多添鋪馬者仰本處官司就便將元去使臣捉拏步
行差人監押前來及各處脫脫禾孫好生的盤問無鋪馬劄子並無海青
牌面騎鋪馬人等者若無卻將海青牌并劄子并劄子人盤問不着放回
去呵脫脫禾孫不有罪過那甚麼欽此

站官

站官不得離驛

至元
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通政院咨四月初三日忙阿剌太子位下來底帖
赤連都塞兩箇奏豐州底站裏呵站家頭目沒有等候了多時為不來上
頭豐州官人每根底喚將來問呵他每道俺已前管着時分不曾這般怠
慢如今為俺不管着呵他每自由自在底行有麼道俺尋思已後使臣每
來的勾當似這般怠慢遲悞了去也這般奏呵兀良歹根底說者這般聖
旨了也傳奉這般聖旨呵與中書省官人商量奏呵如今這裏差人去若
那站家一番遲慢來呵打了則交他站裏在意幹辦勾當若已在前既曾
怠慢做罪過來呵打了交出去呵擬付會勾當的人這般奏呵奉聖旨那
般者欽此當院除已差官前去取問及行下站赤須要從朝至暮無得輒
離站驛各取甘結文狀保結申覆外咨請欽依施行

站官看守官物

至元十六年十月中書省據通政院呈上都路中夾八兒土囊家歹站木
赤溫僧奴招說偷盜本站頓放係官布疋又招年前累曾偷盜番布皮毯

違礙等罪犯本院官聞奏過已正典刑除將犯人分屍發下西京北京等路隨站轉遞曉諭外如今後官物到站時暫停住於館舍內頓放日夜令本站官百戶人等在意看守無得違犯如違依例處死將站官百戶人等斷罪

詔款站站官不得妨公務　至元二十九年七月十九日通政院欽奉聖旨條畫內一款節該除詔赦迎送外其餘並不得迎送祇待以妨公務欽此照得近年以來諸處官司依前迎接多有擅差站官凡判亦人等騎坐鋪馬迎接預先走報因而損壞馬疋毋得似前違錯

選取站官事理　至元二十三年九月中書省准御史臺呈江南諸路新附站官不曉喂養馬疋本省議擬於有根腳曾歷仕入流品北人內選取提領一員每月俸給一十兩二周歲為滿無過於巡檢內任用副使本處站戶內選差一員常川勾當就當本戶身役請定奪都省議得每站設提領副使各一員提領一員於慣曾勾當北人內選取受行省劄付勾當三周歲為滿若有威欽無過犯者依驗受行省付身例別定奪委用副使於本處站戶上戶內選知官事為衆推服者一名受通政院劄付常川勾當咨請依上施行

整治站官事理　至大元年五月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照得大德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欽元詔書內一款元本詔於大德十一年十

二月二十六日奏過事內一件站赤氣力消乏的上頭這裏差去的人每鋪馬料酌事務計較與鋪馬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依舊從便差使其餘諸衙門但有必合差人出去的公事中書省料酌應付鋪馬各處行省宣慰司轉運司等衙門除急軍情勾當外即便差人報來者其餘不緊的勾當類省一處差人倂入一名鋪馬裏來呵站赤每也省氣力勾當也便益又除大數目鷹房子外其餘不揀是誰為因自己的勾當上頭推送鷹鷂鋪馬裏來的每根底休濫與鋪馬實是堪中上位根底進呈的好鷹鷂有呵有司官親身押驗過分揀了堪中好的教印信文書省部裏與將來者大數目鷹房子送納鷹鷂來的時分行省宣慰司有司親身押驗了堪中的教鋪馬裏送來者不堪的休與鋪馬者到這裏將來的鷹鷂了呵交鋪馬生受費耗支應上面上頭將元分揀來的官人并選將來的人根底要罪過又指稱進呈諸物麼道濫騎鋪馬的馳馱沉重的無體例打拷站赤的百姓每根底科斂首思等一切不便謀戮不盡合行的勾當倚料酌行文書整治呵怎生又站赤頭目卻是通政院行省各路官委付的人有令後大都上都在城站裏於到選雜職人員委付受勑官二員其餘站裏各委付受勑官一員依體例與俸錢以次人員交通政院選者委付這般整治了通政院官專一用心提調各處脫脫禾孫用心盤問別了的人每根底依體例要罪過呵怎生奏呵奉聖旨是也那般者欽此

皇慶元年七月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來咨站戶內選保站官本欲優恤站戶誠為美意卻緣站赤之設通誠朝廷政令達方遠閫事情不為不重廣海極邊新附地面相離本省三十餘里即與腹裏事體不同若比於站戶內選取置惟不諳站赤事務倘有機密公事中間恐非所宜莫若於色目北人內選用相應相參勾當似為長便咨請回示又准湖廣江浙行省咨為前事擬合照依舊例從本省於已設提領內銓注委任百戶從路府州縣提調正官於站戶內選保相應送據兵部呈照得江西等省咨站戶內選保站赤江南腹裏事体不同倘有邊閫軍情機密事務恐非所宜以此參詳合咨各省照勘各站驛令若有急缺或不設去處於相應人內銓注提領一名相參勾當如蒙准呈照會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站戶

禁約差役站戶　皇帝聖旨行中書省官人每根底行樞密院行御史臺宣慰司官人每根底廉訪司管城子的達魯花赤每根底大夫不花奏將來蠻子田地裏有的站戶每說有自立站以來除當站外不揀甚麼差役不當有來如今管民官每重要差役有忙的不忙的使臣每都騎鋪

馬有麼道奏將來如今忙的根底鋪馬裏不忙的使臣每根底牛驢船與者站戶每根底除當站外不揀誰休重科差役者道來這般宣諭了呵不忙的騎鋪馬的站戶每根底重科差役的人每有罪過者聖旨俺的蛇兒年三月初六日奪難歡火夫溫有的時分寫來大德元年湖廣行省劄付據通政院呈本院官奏奉聖旨分院前來鎮江置立整治江南四省站赤除欽遵外後站戶人等往往赴院陳告各路府州縣差充里正主首雜泛差役既惧應當站赤於至元三十年三月初六日奏奉聖旨節該站戶每除當站外不揀誰休重科差役者這般宣諭了呵重科差役底人每有罪過者欽此近據平江路管下水站戶赴院陳告承充里正主首外若不再行移各路欽依已降聖旨事意禁治誠恐其餘路分亦有似此重復差役擾攘站戶日漸靠損深為未便今將元奉聖旨全文重錄在前呈乞行下合屬欽依施行

元簽站戶不替　元貞元年三月二十三日通政院奏站戶在先薛禪皇帝聖旨裏籍冊裏入去了的休交出去者麼道聖旨有來如今有氣力的站戶出去了呵站赤倒斷了的般有氣力呵站戶不交出去依着在先聖旨體例只教當站呵怎生奏呵那般者聖旨了也欽此

站戶別投戶事　大德二年正月通政院准上都通政院咨據桓州王

昌平上站達魯花赤申，照得各站額設車正貼人戶，有近上富實有丁力站戶，避重逐輕，或弟或兄擅自將本戶分房家口，一面呈獻諸王位下隱占，或投充人匠、校尉等戶，不肯當站，止靠見役人戶應當。若不於本處相應戶內剗行抽換，或依舊勾見元簽站戶當役，誠恐久而為例，轉投屬別管官司，至日倒斷站赤，事繫利害。又據滦湯站申，亦為此事。得此。大德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奏過事內一件：站戶每各投下大王每根的、后妃每根底怯怜口裏、匠人校尉裏入去了的，有如今那般入了的，每根底和那各投下的頭目每一處分揀着，奉聖旨入去了的有也者，無聖旨自意入去的打了，交當站呵，怎生麼道，奏呵，重打了回與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分間站戶事。大德二年三月，御史臺承奉中書省劄付，通政院呈：大德元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院官奏過事內一件：漢兒田地裏有的站戶，富的窮了也，窮的富了也，這底每差發覷了，貧的富的分揀當差發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聖旨了也。欽此。

體覆消乏站戶　大德五年五月，行御史臺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通政院呈，照得大德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准鎮江通政院咨，各省消乏站戶，請早為聞奏補替施行。准此。於大德三年正月初七日，聖旨：江南有的塔海為頭官人每，俺根底說將來，在先江南四省管着消乏逃亡站戶每，在先行省官人每替頭裏補與來，如今省家官人每根底說將去，定奪交替頭裏補換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已於二月二十九日具呈都省，行移各省，欽依施行去訖。至三月十一日，准兵部關該：承奉中書省劄付，通政院呈：准江南分院咨，各省消乏逃亡站戶，都省除已移咨各省，委有消乏逃亡人戶，保勘體覆明白，擬定咨省。得此。咨各處行省并鎮江通政院，依上施行去訖。今准本院咨，江南各省逃亡消乏站戶，始初有司體覆是實，隨即於應應戶內簽補，將合該稅糧收除明白，不失官司元額，不惟官民兩便，站赤亦得成就。緣前項逃乏站戶，始自本院奏准，至今捐及二年，未經簽補，如又令體覆明白，至日咨省，見得各處因此遷延，卒急不能成就，誠恐倒斷站赤，事係利害。照得腹裏補戶，須於額內除豁合納差稅，江南補戶，低數替換，收除明白，不失官司限額，擬合令廉訪司疾早體覆，實為便當。院除已移咨本院使塔海通奉等馳驛前赴貴院，咨請早為會議聞奏施行。准此。於大德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奏：蠻子田地裏有的消乏站戶每，猪兒年奏呵，替頭裏百姓每裏頭補換與麼道，聖旨有來。省家官人每，行省家官人每體覆者麼道，文書與將去來。行省家官人每體覆了，合補換有麼

道，行省家與將文書來。如今省家官人每又交廉訪司官人每體覆麼道，有比及體覆回將文書來呵，見彼的站戶每生受，有如今廉訪司官人每體覆的委實消乏是實呵，那每每替頭裏那裏相應的百姓每裏頭補換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站戶餘糧當差　大德六年十一月，江浙行省劄付，據通政院判官忻都承信呈：前來浙西補換消乏站戶，常州等路水馬遞運站戶眾告，路府州縣將富豪戶計放免，止憑鄉司人等供報，多有虛粧或產去稅存，及苗米數少，勾充里正主首，妨悮當站等事。即目各處將站戶不問餘糧多寡，一槩差充里正主首，應當雜泛差役，若蒙詳酌，以站戶餘糧當差者，亦宜定與石數則例，免致一槩差擾，靠損消乏，不便。具呈照詳。得此。照得近准中書省咨，御史臺呈，行臺咨，太平建康路站戶告稱，但有餘糧站戶，不問糧數多寡，一例勾充里正主首，妨誤當站，累欲以餘糧當差者，亦宜明白定與則例，許令有餘糧若干以上石數者應當，若干以下者不當，免致一槩動擾。此係江南各省通例，咨請議擬明白咨省。准此。行移各站講究回申，所據不一，省府議得各處元簽水馬站戶，依驗苗糧七十石該馬一疋，四十石該船一隻，數內有獨戶充當，或數戶合湊應當，若是定立石斗則例，應當主首里正，又兼各處百姓田糧多寡貧富事體不同，似難一體主定石斗則例應當。今擬各處站赤，除當站田糧外，所有餘糧比附本鄉都有田糧稅，不以是何戶計，內照依科糧鼠尾，驗田數多者從上挨排輪流應當，似為均平。移准都省咨該：送戶部照擬得，宜准江浙行省所擬，中間若有不應，令廉訪司糾問相應，咨請依上施行。

站戶簪戴避役　大德十一年九月，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御史臺呈，江南行臺咨，察知杭州路仁和縣土豪沈播善元係籍定站戶，在後簪戴道冠，求充崇德州道判，與妻妾同處，買占良民田土，不當差役，擬合與有妻室僧官一體當差。江南似此甚眾，若不分揀，深為不便。得此。送戶部照得，至元二十八年欽奉聖旨節該：漢兒蠻子和尚先生每修行的体例，離家寺裏坐地者，有如今有一等狡猾疑奸歹人，怕當差發，疑了剃了頭髮，與媳婦孩兒一處住，有自己身不乾淨，怎生吉天，尚先生交做百姓當差。又照得大德八年詔書內一欵：軍站民匠諸色戶計，近年以來，往往為僧為道，影蔽門戶，苟避差役，若不整治，久而靠損貧下人民，今後除色目人外，其願欲出家，若本戶丁力數多，差役不闕，及有兄仲侍養父母者，赴元籍官司陳告，勘當是實，申覆各路給據，方許釋剃，違者斷罪，勒令歸俗。欽此。本部照得沈播善元籍馬站

戶計在後求充通官與害同居而避差役擬合欽依令沈揚善依舊應當
差役相應得此咨請依上施行若有似此人等一体禁治省府除外仰照
驗施行　給驛站　給降鋪馬劄子　至元十九年四月初九日中書省
欽奉聖旨有人說先侍田地裏多有您省家文書裏騎鋪馬的人行有欽
此回奏則不是先侍田地裏省家鋪馬劄子有又俺每催趁課程錢粮一
切公事差人去呵都騎鋪馬有更有一兩箇常川騎鋪馬劄子與了的也
有外前行省家它每自出劄子往來勾當公事的也多有奏呵奉聖旨那
省裏來的來着雖這般呵您商量者今後您省家休與鋪馬文字者這裏
與聖旨者欽此　省臺出給站船差劄　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中書省奏過事內一件如今騎鋪馬根底與聖旨交去有又水路裏去的
站船有與聖旨忒多了有俺省家文書裏交去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
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鋪馬印信文書裏行　至元二十六年閏十月福
建行省准尚書省咨該至元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奏過事內一件這
陽省官人每與將文書來軍情勾當裏使喚人呵在先與的牌子闕少有
再兩箇差使圓牌索將去也俺商量得依着他每索將來的與呵怎生麼
道奏呵牌子不索與您今後但帶牌子的賷奉聖旨的使臣差呵這入根

底這般鋪馬這田地裏爲這般勾當去也麼道騎鋪馬牌子聖旨外拿着
行的您的印信文書裏行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印信文字乘驛鋪馬
至大三年五月行臺准御史臺咨奉尚書省劄付來呈淮西廉訪司申
追照得盧州內爲盖寺造船行卷內至大二年二月十六日有安豐路高
府判馳驛前來報稱本路長押官違限未到蒙宣慰司提調官兒將本路
張經歷鎖索問罪爲此差錄事孫徽事馳驛前去和州催併及差錄判程
貢前去六安州收買生漆應付站馬各一疋照得起鋪馬聖旨二道俱已
差官欽賫出外議得依欽奉聖旨盖寺緊切事理止用本路印信文字應
付鋪馬除已取當該首領官吏招伏若便議擬在前並不曾斷過如此体
例其餘諸衙門亦有似此違例給驛起數擬當該判署正官亦合一體究
問本臺看詳淮西廉訪司所言宜令合干部分定擬仍取問禁約相應送
據兵部呈移准通政院關該令後各處應有差委不出本境催辦公事人
員擬合止騎長行馬疋除准御史臺所擬取問禁約相應准此本部參詳
盧州不應止用本路印信文字差委錄事孫徽事等前去和州等處催辦
公事既係至大二年十月十七日詔恩已前事理别無定奪今後事遇緊
急必須差人馳驛者欽依已降聖旨事意施行毋得止用印信文字乘騎

鋪馬如有違犯取與官司並取招伏驗事輕重定罪不出本境催辦差發
者依准御史臺通政院所擬止騎長行馬疋如蒙准擬移咨各省劄付本
部遍行遵守仍令御史臺体察相應具呈照詳都省仰依上施行　起馬
置曆挨次　大德十年四月湖廣行省准中書省咨兵部呈奉省判御史
臺呈陝西行臺咨西蜀四川道廉訪司申准本道廉訪使曹少中牒切見
四川站戶多係凋瘵貧民三十家應當鋪馬一疋每疋不下中統鈔一十
餘錠又况山路崎嶮每站相去百有餘里其馬馳驟易於困乏死損提調
官司不曾立法恣任站官弄權將富勢之家馬疋作獘影閃其貧弱者違
日差遣以致死損馬疋消乏站戶近因成都蜀川驛站馬倒損數多廉有
此獘體問得本站該馬七十六疋除日逐起送使臣外小鋪馬日差三二
十疋止有走遞鋪馬曆一扇别無差撥小鋪馬文曆凡送使臣站官紊亂
差遣不曾遍輪自三月初一日四月終兩箇月查照得本站馬數每疋有
走至七番六番或四番三番却有止差一二番者如此偏重不均除另行
外省會本站自五月初爲始置總差文簿一扇附寫馬數凡遇起馬照依
元附文簿一扇附寫馬數凡遇起馬照依元附文簿自上而下挨次點差
仍每疋出給勘合印貼一張并置勘合簿一扇於貼簿上該寫某人馬疋

起送是何使臣分付管馬牌頭令各牌依上置曆附寫過責付養馬人夫
收管遍送其站官日逐書押須要周而復始輪流走遞不得越次偏重重
併差遣每旬結附本站官查照憑准元貼從實照勘又小鋪馬亦挨次輪
差三日或二日交換俱要依上置簿附寫每旬結附以備查照近來追到
元置文簿查照得五月至六月終亦該兩箇月元該馬數走遞每疋不過
四番尚有止當三番未差過者小鋪馬每疋不過十三日中間亦有已當
二十日未差過者較之在前未置文簿之前番數減半減得其半而偏重
靠損之獘又恐不實再行差官磨問得委是均平及查照本站元置印貼
文簿相同當職看詳成都府站置立總要去處提調官親臨提調獘且如
此其他各路所屬此獘不無今將查照到本站三月初一日至四月終未
曾置簿之前元差馬疋次數并今次置簿關防之後輪差數目開坐前去
請照驗准此中已明降得此咨請照驗准此本臺看詳若准所言使爲其
呈照詳施行批奉都堂鈞旨送兵部照擬連呈奉此移關通政院依上照
擬去後今准本院關照得前項事理累經行移各處官司常切提調所管
站赤將各該車馬船隻明附文簿輪番走遞不致偏負今准前文當院看
詳若准本道所言遍行照會禁約誠爲允當關請照驗准此本部參詳上

項事理宜從所擬施行照會禁約相應具呈照詳都省除外咨請依上禁
治施行。　禮上官員二十里外騎鋪馬　至元十七年三月行御史臺准
御史臺咨至元十七年正月十五日孛會思荅兒中丞等啓過皇太子事
理內一件俺的按察司上任去時騎鋪馬有來時五月裏荅察兒奏這遭
轉的官人每來去站裏騎鋪馬有令已後休交騎鋪馬呵怎生奏呵那般
者麼道聖旨有來如今俺每商量得畫子田地裏河西田地西川京兆這
般差將去的官人每有自己氣力裏去呵去不一般二十里遠外去的與
鋪馬二十里近裏差去的教長行頭口裏去令旨那般者欽此。　又皇慶
元年五月江南行臺准御史臺咨至大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奏過事內
一件在先薛禪皇帝時分臺裏行臺裏廉訪司裏之任去的官人每二千
里之外驗着他的品從與鋪馬如今上位根底奏了臺裏行臺裏廉訪司
裏之任去的官人每有呵依着在先行來的體例裏就起程處與鋪馬呵
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本臺咨請欽依施行。　乘坐站船
鋪馬例　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初三日御史臺官奏過近日昂吉兒教奏
過按察司官人每鋪馬裏行呵水路裏不行旱路行呵交百姓生受有麼
道奏呵王速帖木兒根底說者麼道聖旨有來俺商量了合水路行底田

地裏水路裏行者合旱路裏行的田地裏教鋪馬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
那般者欽此　之任鋪馬站船　大德三年二月江西行省為兩廣福建
之任官員聽除人員責所受宣勑欲便赴任合給鋪馬站船合無應付移
准中書省咨該照得遠方之任官員如遇河水結凍及不通水路去處都
省給付鋪馬聖旨前去若水路通便劄付兵部行移通政院應付站船至
有不通舟楫地面所在官司依例應付鋪馬咨請照勘明白文憑依例施
行。　使臣起馬數目　大德五年正月日湖廣行省准中書省咨通政院
呈蒙古文字譯該鼠兒年九月二十六日奏上位并各衙門差去的使臣
五箇六箇家鋪馬行有站家鋪馬為那上頭生受有今後兩箇三箇四箇
鋪馬以下官人每斟酌的來的交與四箇鋪馬以上上位不奏了休與呵
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遠方病故官屬回還脚力
延祐七年十一月欽奉至治改元詔書內一款雲南四川福建廣海之
任官員已有給驛定例到任之後不幸病故拋下家屬無力出還窮困遠
方誠可哀憫仰所在官司取勘見數應付元去鋪馬車船仍給行糧遞送
還家如有典賣親屬人口並聽圓聚價不追還永為定式　恤站赤大德
十年五月十八日欽奉整治政化詔書內一款諸處站赤消乏蓋因諸王

駙馬并內外官府不詳事体緩急動輒馳驛以致站戶逃移今後非軍情
錢糧緊急之務必合乘驛者毋得濫差　大德十一年五月欽奉登寶位
詔書內一款蒙古站赤消乏尤甚別行接濟其餘諸站仰通政院定奪優
恤仍禁各投下諸衙門毋得濫給鋪馬　大德十一年十二月欽奉至大
改元詔書內一款諸處站赤消乏蓋因近年以來內外衙門諸王駙馬各
投下濫行給驛脫脫木孫不為用心盤詰有司失於整治之故仰中書省
通政院先將消乏逃亡人戶合併僉補管站頭目因而典買本管站戶親
屬並聽究贖價不追還蒙古站赤并其餘整治事理次第舉行。　至大二
年九月欽奉立尚書省詔書內一款軍站輸役繁重宜令樞密院通政院
察其利病講究舉行以示存恤站戶消乏者体覆是實隨即補替。　至大
四年三月十八日欽奉登寶位詔書內一款站赤消乏蓋因使客繁多失
於撿察除海青外應進獻鷹隼犬馬等物並令止罷各處歲貢方物有司
自行額例其餘非奉宣索不得擅進應有執把聖旨令旨畫行拘收諸王
駙馬投下及各衙門鋪馬聖旨仰中書省定擬以聞貴物為驗者今後毋
得給馬不應差使營幹己私罪及給馬判置正官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
常加糾察。　延祐七年三月欽奉登寶位詔書內一款各處站赤差撥繁

併遞漸消乏仰中書省通政院設法搆裁諸衙門毋得濫設給驛違者罪
及當該判署官吏路府提調官鈐束站赤官人等毋得聚斂侵尅差役不
均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嚴加糾治。　延祐七年十一月欽奉至治改元
詔書內一款站赤消乏蓋因差使頻併今後諸衙門并諸王公主駙馬各
枝兒常加搆節如有必合差人馳驛幹辦公事斟酌應副務從省減一切
關防約束事理悉從舊制脫脫木孫用心盤詰違者隨申本道廉訪司究
問通政院給馬之際若有不應差
人及多餘濫給鋪馬責嚴加斷罪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五

二十二勘

站 驛站一

成憲綱要 驛站
嚴加治罪。
至元二十一年。御史臺中明。內外應出使大小官吏一切人
致有違犯者使
驛

至元十年。省部議。節該站官觀起馬劄子。若軍情急速。即便依數應付肥壯好馬。毋得停留。如係緩慢公事。當日行過三站。吏要起馬。或無劄子。不得應付。 至元二十八年二月。江浙行省所差使臣。奉完澤丞相傳奉聖旨。節該鋪馬勾當用心者。三箇勾當呵。着一箇使臣來呵倘不了也甚麼。其餘納錢物的公事。都交船裏來者。欽此。 至元二十八年三月。中書省奏准。各處來的使臣每的鋪馬。減了斟酌交去。 大德四年正月。欽奉聖旨。節該來往使臣每根抵。扶着脫脫禾孫教盤問者。無聖旨牌

等。俱於館驛內安下。並不得於官員民戶房舍安下。
臣及本處官司。皆以故違聖旨論。
站 通

子。亂行的鋪馬。減了者不忙底。牛驢與者忙底。與鋪馬者。不忙的騎鋪馬的。有罪過者。 大德四年。通政院奏准上位并各衙門差去的使臣。六箇六箇家鋪馬行有。站家生受有。今兩箇三箇四箇鋪馬以下官人每斟酌來的。交與四箇以上。上位不奏了休與。 大德十年五月。欽奉聖旨條款節該諸處站赤消乏。蓋因諸王駙馬公主并內外官府。不詳事體緩急巨細。動輒馳驛。以致站戶逃移。今後非軍情錢粮緊急之務。合乘驛者。毋得濫差。 至大三年。刑部呈准。各路所起鋪馬。除軍情錢粮緊急事務外。其餘公差。或不出境。毋得濫行給驛。 至大三年。兵部呈准。節該事遇緊急。必須差人馳驛者。欽依已降聖旨。毋得止用印信文字騎鋪馬。如有違犯。取與官司。並取

例

根伏驗事輕重定罪。本出本境。惟辦差役者。止騎長行馬疋。 至大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中書省奏。節該金字圓牌。是軍情緊急勾當裏差使。有近年不緊急的勾當騎着鋪馬行的多有。已後不忙其勾當裏不與圓牌呵怎生。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延祐五年。兵部呈准。今後凡遇給驛劄部。當該令史驗元來文書。責赴部官處。公同標寫。合該馬疋。元判赤數目。正從分例。各寫撿目。署押完備。然後移付蒙古房。憑付譯寫別里歌。 泰定改元詔條。節該軍國事務。全藉站赤辦集。比年以來。諸王駙馬各枝兒各衙門。不詳事體輕重緩急。泛濫給驛。各處提調官不為用心整恤。以致消乏者衆。今後非軍情錢粮緊急必合乘驛者。其餘毋得濫給。進獻鷹隼。除海青金才鶻

黑先鶻白黃鷹外。餘並並行禁止。須要常加樽節。務從省減。仍從脫脫禾孫子細盤詰。拘當在都。通政院分揀。若有不應給驛而給驛。或多餘濫給者。嚴行斷罪。監察御史廉訪司依例體察。 通制。大德七年十一月。江浙行省宣使呂從善等連名狀告。本省差委馳驛管押金銀等物到都交納完備。通政院省會廻程。宣使應付驢畜者。切緣從善等雖同闕慢使臣一例應付。都堂議得。闕慢使臣給驢。本革泛濫之弊。各省宣使事畢回還聽差。雖同闕護人員。回日依例給馬。

至元二十九
三十七下
三十七下

省部定到起鋪馬使臣換馬處。正使臣支粥食解渴酒。 閒端亦支粥。 宿頓處。正使臣白米一升。 麵一斤。酒一升。肉一斤。

年壹張布刀　量決
百戶　罷
禁肉取　見任
要鵝隻多　別行
取分例酒　求仕
米麵及將　通行
係官綿被　禁治
私帶前去
延祐五年

祗　應

油鹽雜支鈔　炭五斤自十一月初一日
為始至正月三十日住支　闊端赤不支
酒肉雜支鈔白米一升麵一斤　至元十
五年兵部呈准除朝廷大官人并正蒙古
使臣及不食死肉官員依例應付羊肉雜
兒其餘使臣止應付豬肉　至元十九年
二月通政院奏在城裏使臣每當了呵喫
得秖應宿住行有又這裏站裏喫了茶飯
到那站裏喫不得呵算得鈔要有奉聖旨
兩個日頭茶飯與者如無分當第三日休
與者喫得飽喫不得呵鈔休與者使氣力
要呵寫小名與來麼道欽此　至元十九
年六月中書省奏江南行的使臣每與豬
肉魚兒鷄鵝鴨喫不肯只要羊肉喫有奉聖
旨節該若有豬肉呵與者無豬肉呵交與
飯喫者魚兒欸廣也者與魚喫者無呵休

御史臺呈　罪遇釋
省聞奏使　免與來
臣扎剌丁　的聖旨
貴緣奏奉　抽收遍
聖旨收買　行禁約
藥材不經　從人取
都省倒給　要分例
鋪馬沿路　鈔入己
敺打當站　決遣
人等多要　鈔沒官
分例折收

首　思

與者羊肉鵝鴨雞等飛禽休與喫者疾忙
行文字省會將去欽此　至元二十一年
通政院奏打捕鷹的忽都魯兒在內不肯
要喫活羊喫了奉聖旨節該如今兒在內
有呵與兒在內者若兒在內與呵不喫的
人每根底水也休與者欽此　至元二十
一年六月中書省劄付如使臣夏月心用
孔骼於本名合得分例酒肉准算應付欽
奉聖旨節該夜間宿頓處依着斤兩秤與
肉者從的來的使臣每存留料酌與者白
日間肉首思休與者兵部議得除蒙古站
赤欽依先奉聖旨施行不係蒙古站赤無
馬妳子去處止依舊例應付　通制大德
二年七月御史臺呈陝西臺咨雲南行省
有瘴毒地面祗應依例擬合添支茶蒜兵
部議得雲南係煙瘴炎熱地面出使人員

鈔兩　二十七下
至元二十
年臺斷嘉
興路達魯
花赤弟
侍頻兒弟
路達魯花
赤以巳病

在外宜准所擬添撥茶蒜省准

狀　草　地　喂　馬　差　馬

立站
條內諸站元有牧馬草地仰管民官與本
站官打量見數插立標竿明示界畔毋得
互相侵擾亦不得挾勢買占民田如有種
佃與人分收子粒附簿收貯毋得非理破使
至元十年省部議到事內節該前站馬疋
到站不能迴還所到站內遞相對喂草料
毋致缺悞
大德十年御史臺呈准節該站赤置總差
文簿附寫馬數凡遇起馬自下而上挨次
照差仍置勘合文簿出給印烙付管馬牌
頭各牌依上該寫某人馬疋起送是何使
臣站官日逐書押周而復始輪流走遞不
得越次重併每旬結附憑准元貼從實照
勘

馬換記站　遺犯
內走遞好　之人
馬一疋　驗馬
大德三年　疋當
刑部呈准　時實
站馬倒　直追
死站戶
日行鋪
買若有

中　買　馬　疋　月　季

至元二十一年行御史臺劄付各處官吏
將老弱馬疋添價抑逼站戶收買民力消
耗違悞軍期行移合屬禁治廵按體察
大德元年都省議得節該提調官吏人等
中買站馬嚴行斷罪　大德三年都省劄
付節該凡遇馬疋不堪倒死隨即督勒站
戶補買年小肥壯堪中走遞馬疋令站官
就便相視印烙入站應役提調正官常切
照視若補買遲慢及老病不堪馬疋印烙
入站即將站官痛行斷罪　大德四年兵
部議得站馬倒死令站戶自買就站印烙
每季提調正官照視權豪之家不得高價
中賣廉訪司常加體察

立按察司
條內諸衙門應起鋪馬站船每季具數起
行移按察司內有不應者即便糾察　新

官吏中馬。

解任罷職　六十七下

徵決。官。計餘利依枉法。仍給主。

賑　船　馬

格。節該。諸差人給驛者。每季中報合屬上司。有不應給驛而給者。隨即究問。行省差遣起數咨省。　至大四年。刑部呈准。節該。若有差遣出使。須要有職役人員。革閑無祿之人。不許濫行差遣。除腹裏諸衙門。每月將發起使臣關其給驛事內。起馬數目。具呈合干部分查勘外。據行省宜從都省移咨。每季照勘。若有濫冒不應人等。淺虐官府。拷打站官。重者呈稟聞奏。輕者本處官司就便斷罪。

至元四年。中書省徵斷思州知

官罰俸一月借騎

責　任

至元十年。省部定到事內。樻剳鞍轡苫氈繩索一切什物。須要足整。提點官每月赴站點闕。毋令短少。及馬瘦弱缺乏。　大德三年。都省議得。凡遇馬疋倒死。提調正官常加點視。若補買遲慢。及老病不堪馬疋印烙入站。即將站官痛行斷罪。　大德十

州。提調官輒將鋪馬借與人騎坐前去遂站。

人

大德六年四月。兵部呈准。提調官管站官吏百戶。若有結攬站

諸人告發到官。元要工役錢鈔

提　調

年。通政院呈。每車一輛裝一千斤。鋪馬一疋止馳百斤。餘上斤重無令搭帶。都省議得。仍令各處達魯花赤正官常切提調分間。不致站赤生受。　至大三年。兵部呈。當站人等。將合給車馬。祗應。故行推延。不即應付。提調官取當該人員招伏。嚴加究治。　至大四年。中書省咨。兵部呈。至大元年正月。中書省奏准。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提調站赤。照得水陸站赤。除拘該行省宣慰司總提調外。若站驛置立各路府州城中。止合本路府州達魯花赤長官提調。其倚郭司縣勿預。若站相離各路府州縣寫遠去處。合從附近。或所在一州一縣。達魯花赤長官提調。各當盡心整治。常要頭疋肥壯。車船修整。差遣均平。一切所須物色完備。撫治站戶復安。倘致逃竄。必致罪

戶車輛馬疋。代當走遞者。

畫數追決斷罪。餘聽民便。

及提調官吏。都省准擬。　皇慶二年。兵部呈。節該。站官人等結攬站戶車輛馬疋代替走遞。其管站官吏。往往經斷。循弊弗悛。都省議得。蓋因提調官失於檢察。以致如此。擬合督責提點正官。嚴加禁約。御史臺嚴加糾治。　延祐七年三月。欽奉詔條。節該。各處站赤。差役繁併。逃漸消乏。路府提調官鈐束站官人等。毋致聚斂。使雜差役不均。監察御史廉訪司嚴加禁治。　通制。至大四年七月。中書省議得。各處站赤。今既併入兵部管領。理宜從新整治。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欽依提調人戶馬疋船隻車輛鋪陳什物館舍等項。要一一如法。如或不測差官點視。但有不完。定是取招斷罪。仍於解由內開寫。驗事輕重黜降。站赤除畫節該管站官常切計點草料槽

禁治

禁　草　站　官　人　等

具。依時飲喂。須要肥壯。無令瘦弱。不禁走遞。頻頻倒死。有損站戶。失悞公事。不測差官撿核。若有似此。站官就便斷遣。　至元三十年十二月。江浙行省據通政院呈。各處脫脫禾孫站官。騎坐鋪馬。將引兀剌赤人等根隨探親飲酒。以致馬疋失時喂飲。死損。失悞走遞。除站官告報迎接外。不許騎坐事。省府仰禁治施行。　至大三年。兵部呈准。站官私剝站戶。將富戶取受脫放。及將馬疋靠損。今提調官痛行斷罪。重者罷役。額設已定。濫設以次人員。依例革去。

節次欽奉聖旨。節該。脫脫禾孫好生盤問無鋪馬劄子并無海青牌面騎鋪馬人等。盤問不着。放過去呵。不有罪過那甚麼。都省奏准。圓牌的別里哥與牌子。各另行呵。脫脫禾孫休與鋪馬。明白說將來。都省擬

元貞二年五月都省議借用鋪馬劄子

行院僉書管押出征軍器。借用兩江楊萬戶之任札子。事屬違錯。今後毋致佀前借用違行

脫脫木孫合用事理

到各處起運係官諸物經過。脫脫木孫照視照勘差札。不致夾帶。不為用心分間者。治罪。　出使人員。隨身衣物鋪蓋兩衣。別不得捎帶其餘物件。脫脫木孫體問。　通政院奏准。節該脫脫木孫提調著。諸王駙馬每各官每。行省家的文字裏休與鋪馬。通政院議得脫脫木孫元立。盤驗使臣詐偽。分揀不應馳驛。責任非輕。如遇使臣到驛。脫脫木孫官吏子細用心盤詰。署立案驗每季具申本院稽考。或不用心盤詰。却有透漏。或受賄賂。徇情故縱。從監察廉訪司照刷究治。　兵部呈准。節該西僧人等馳馱粗重。三馱之上用車。若有違呈賫細軟行李。每馱止百斤。脫脫木孫秤盤裝發。但有添答。沿路脫脫木孫就便除減。具數中院。今後除御用緊急之物用馬外。其餘一切諸物並用站船。若有船運之物。却行應付鋪馬。就脫脫木孫取招斷罪。軍官取發封裝經過。脫脫木孫嚴切撿校夾帶物件。江南州郡俱有站船。隨處脫脫木孫用心分揀。除軍情緊急使臣應付鋪馬。其餘閑慢使臣及納物回程人員。應付站船。立站條內使臣。須將鋪馬劄子辨驗無偽。即便應付鋪馬。毋得止憑關子。　至元十九年四月。欽奉聖旨。節該今後省家休與鋪馬文字者。這般裏與聖旨。　至元二十一年御史臺奉中書省劄付諸衙門差去人員。先行擬定正從員數。自起程脫脫木孫及站官署押印信文字行移前站。依上應付分例。如有多餘取要人員。除職官開具姓名中部呈省究治。無職人員合屬官司就便追問。各處祇應人員毋得分外應

付。追行依上體察。　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中書省奏准。節該水路裏去的站船。有與聖旨忒多了。有省家文書交去。　元貞二年五月。中書省咨。戶部議得下海使臣元賫鋪馬聖旨。既於上船處給納到官。合令所在官司出給明白執照回日。行省以憑照用。　大德五年。兵部呈。節該若使臣正從分例。有騎坐長行馬疋人員。驗所賫省部并合給分例。許支明文支付。取明白狀附照算。如無許支明文。不得應付。都省准呈。　至大元年五月。欽奉聖旨節該不揀是誰。鋪馬裏行的使臣他每的。

憑驗

至元二十七年。都省

三十七下

五十七下

七十七下

一百七下

斷阿竹謊賺他人馬疋騎坐到站詐稱大王位下使臣。隨站倒換鋪馬。

當日管決

脫脫木孫盤獲縱放在逃決。

站官給馬鋪司斷

正犯人斷部杖

給驛憑

聖旨觀了。與鋪馬者。諸王駙馬有印信文書行呵。將他的文書咱每根底說來者。　至大四年三月。詔條節該諸賫物為驗者。今後毋得給馬。　皇慶二年七月。中書省咨蒙古文字。該圓牌的別里哥與牌子。各另行呵。交脫脫木孫休與鋪馬。明白說將來他根底要罪過呵。怎生。奉聖旨是有各另行的根底鋪馬休與者。欽此。　皇慶元年。兵部呈。諸衙門差使人員赴部給馬。本部料斷緩急。於別里哥上漢兒字明白該寫正從兀刺赤幾名。然後發落合咨行省過行腹裏諸衙門。今後差人須於差劄上明白標寫正從并兀刺赤名數。庶革泛濫。都省准呈。　延祐五年十一月。通政院奏節該呵。只吉大王這裏來的上頭。嶺北省家無鋪馬聖旨圓牌。他每印著馬兒使着半印勘合。騎着鋪馬來了。似這般哏冗亂去也。今後諸王駙馬每的。各官每的。行省家的文字裏不與鋪馬呵。怎生。奉聖旨。似這般的休與鋪馬者。欽此。　延祐六年。中

馭要欽食。

驗

書省奏：鄧謙㳄聖旨圓牌，只依差宣政院延慶司的印信文字起了鋪馬，奉聖旨：懲宣政院功德司延慶司等衙門裏行文書者，無鋪馬聖旨圓牌騎鋪馬的交住罷了行文書者。欽此。延祐六年，御史臺呈：今後應乘騎鋪馬人員，合令當該官司須給鋪馬聖旨，并委去公事差劄，兩不相離，方許給驛。送據兵部議得：合依御史臺所言，都省准呈。至治二年，御史臺承奉中書省劄付：今後但凡遣使馳驛前去西番地面，宣召官員，取大師父巴哈失西番和尚，合用鋪馬，照依欽賚御寶聖旨圓牌別里哥內馬數，依上應付。其馬思臧等三路宣慰司公幹，并憑准諸正令旨大師父印信文字差使人員，別無欽賚御寶聖旨圓牌，依例禁約。如違，欽依聖旨事意取判署正官首領官并馳驛人員，招伏斷罪。拘該脫脫木孫不為用心盤詰，亦合究問。監察廉訪司嚴加糾治。通制：皇慶二年十二月，嶺北省咨：往來使臣官員，通政院兵部凡給別里哥文字，俱於沿路脫脫木孫處納訖，致使往來和寧本省無憑可照正從鋪馬分例。今後通政院兵部應給別里哥，明白標寫，直至和寧繳納，庶革情弊。兵部議得：宜准行省所擬，今後通政院兵部應給別哥，和寧路繳納，沿路經過脫脫木孫辨驗無偽，背批相同，庶革詐冒。省准。

降等敘用	通制皇慶元年刑部
四十七下	通制大德七年宣政院所委僧
五十七下	通制大德七年河南省宗敘江
六十七下	通制大德八年左書宣慰司犯

解任別行求仕。

鋪陳什物

通制：大德六年，兵部呈：各處站赤館舍鋪陳什物，歲久損壞，實有不堪修理者，必須添置。或有不敷，必借於民，不無騷擾。擬合各路於遞年額定平鋪祗應，從長規畫，別息錢逐旋修置。省准。

增乘驛馬

禁泛差不應人

通制：大德八年，中書省照得各處行省下依都省元行，往往濫給鋪馬。雲南四川尤甚。中間多是任滿得代無祿之人，或因起納諸物，或指計稟公事為名，騎馬赴都，回而別行求仕，直至得除，馳驛回還。不惟虛費官司分例，實恐遞漸消乏，站赤深為不便。都省議得：今後任滿得代無祿之人，不許差使赴都。如違，定將當該首領官吏究治，移咨各省，及劄付御史臺體察。至大四年三月，兵部呈契勘：內外諸司設立宣使奏差，蓋為幹辦公事。其各處行省宣慰司等衙門，比年不行差遣，致令府州縣正官并得代不應差使營幹己私之人，或以軍情為重，或以錢糧為大，或以貢物為急，驗其品職，多起鋪馬，道途之間，源源不絕，站赤消乏，蓋由於此。若不整治，深為未便。擬合遍行各處，今後凡遇押運官物，計稟勾當，應合給驛之事，須遣上項宣使奏差人員，量立程限。仍取甘罪文狀在都，諸衙門如遇各處起納官物，計稟公事之人，依期發遣，事無壅滯。省減鋪馬。省准。

負馳驛

枉道馳驛

通例至元二十四年湖廣省咨本省譯史姚朶魯海押運錢糧起運至高家不由道馳驛卸還地皇慶政府帶家書衣服經由東陽水站還省部省擬決。罰俸

通例皇慶元年河南省常德州路晃晃木赤赤安王衣明驗得應多鋪馱等赴部送納鴨鵝生船二隻枉道前來不行隨前支行應付飲食分例鋪給站馬鋪省擬官吏等罰七下罪過原免。

拘收冗濫執把

夾帶從人

夾帶　騷多　騎鋪　馬一　足隨

夾帶　從令　多騎　鋪馬　足。

大德元年十一月中書省奏節該諸王駙馬各投下分撥到城子裏并其餘的勾當裏委付來的達魯花赤等根底與常川行的鋪馬令旨那人自己勾當不揀那裏去呵騎坐行有不禁約呵不宜將他每與來的鋪馬令旨拘收了呵怎生奉聖旨那般者。大德二年六月初二日宣政院奏節該有的和尚每不干諸王駙馬的他每根底要了常川鋪馬令旨騎鋪馬要飲食草料行有的令旨交收呵怎生奉聖旨是有那般者。大德六年做買賣人推着尋希罕物貨將上位來廣道騎着鋪馬做買賣行有這般鋪馬聖旨也合拘收奉聖旨那般者。至大二年十月欽奉聖旨節該站戶消乏的緣故使臣每多行的上頭消乏了也者去年諸王駙馬每繁冗行的上頭他每別里哥住罷了坐了位次諸王每根底差使的聖旨與來又自從薛禪皇帝時分千戶頭目每根底揀肥瘦的鋪馬聖旨交不闌奚收拾者廣道與來的聖旨根着與來的有者除這的之外不揀誰根底與來的鋪馬聖旨執把着行的與來的聖旨懿旨令旨都交拘收者隱藏的要罪過者。至大四年中書省奏准節該若有軍情緊急勾當交圓牌裏行不忙的勾當帶圓牌騎鋪馬的他每的牌子都交拘收了者。

冒騎鋪馬擾。附過　罷役

位下衙門船馬

延祐元年四月中書省咨來咨平江財賦提舉司申收站船劉子本司官不出本境東坐支請分例送兵部議得若出境者經由本省斟酌依例應付不出境者禁止相應請依上施行。延祐二年九月十二日中政院奏節該中政院管的錢糧差發陝西鈔定在先應付鋪馬站來如今各省交喃每院裏應付有奉聖旨節該這的是我房子裏的勾當為甚麼各省不應付有您與省家文書但屬中政院管的錢糧差發陝西鈔物每年起將來的時分應付鋪馬站船來者。

投下船

治罪　取與之人　並答

至大三年兵部呈准　各投下者　有司給

至元二十年十月江浙省欽奉也不干大王令旨節該忽都魯海牙三箇人四匹馬去也他根底粮食草料依着體例與者移准中書省咨兵部照得諸王百官并怯薛歹官員但遇出外勾當俱係經由都省并字可孫准許文字合經過去處應付飲食馬疋草料得此咨請依上施行。大德二年中書省奏准節該諸王各位下合關五戶絲歲賜段疋軍器搬運呵官司脚力搬運有其餘諸物無搬運的體例。大德二年六月欽奉聖旨節該諸王駙馬差使大勾當明白奏過交行者小勾當經由中書省行者無體例勾當罷了者。大德二年六月宣政院奏准和尚每不干諸王駙馬的他每根底要了常川鋪馬令旨騎着要飲食草料的交拘收者。大德九年中書省奏准諸王駙馬各投下分撥到的城子裏做官的并他每勾當裏行的人每根底常川執把行的鋪馬令旨休與者。大

今古通運

鋪馬者。

仍

令御

史臺

糾察。

馬　首　思

德九年八月，中書省奏節該：明安答兒陝西省官
人說將來，諸王駙馬并各枝兒的使臣每，合當兒
備了不回去。騎着小鋪馬喫祗應住幾箇月也有，
到一年的，因着呵，里題說的上頭，大合當與八日，
小合當與三日。鋪馬祗應者麽道，立定限次來，限
次裏的上頭，使臣每也辨不得，合當俺商量來。諸
王駙馬每的使臣來呵，當該的官人每提調者，疾
早完備與，合當者，他每的合當來未完備呵，住罷
了鋪馬首思也，不宜也者，不立限次催趣了，合當
交去呵，怎生，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至大元年正
月，中書省奏准節該：諸王駙馬各投下銀字圓牌，
軍情緊要，合當裏差的人懸帶，其餘不緊要的，合
當交聖旨裏行。　至元九年，兵部呈准：各投下合
當本位下公事，使臣合用祗應等物，雜於年銷錢
內支破，擬於本投下錢應付。　大德八年，通政院
奏節該：諸王駙馬站裏鋪馬裏行呵，鋪馬裏飛欽

有吏使的伴當每，下站通放鷹去有，奏呵，奉聖旨，今
後諸王駙馬，不揀誰鋪馬上休飛放者。欽此

二十七下	
三十七下	
五十七下	使臣
六十七下	四人，賣特賜使臣。臺察
七十七下	臺察
八十七下	臺察
一百七下	臺察
	鋪馬

延祐六年六月，都省奏准，臺察院使臣累的立使臣受人役之數，馬責把鋪馬四疋，帶引前去

臺　察

中書省議得：按察司官分輪巡按，遍歷所
管地面，如無馬站去處，仰就騎州縣官員
馬疋，依例倒換。　至元十七年正月，啓過
皇太子事內節該：按察司差將去的官人，
有自己氣力裏去呵，去不得一般，二千里
迤外去的與鋪馬，二千里迤裏交長行頭
口去呵，怎生，欽奉令旨，那般者。　至元二
十三年三月，御史臺奏節該：近者昂吉兒
奏，按察司官鋪馬裏行呵，水路不行，旱路
行呵，交百姓生受，俺商量了，合水路行底
田地，水路裏交行，合旱路裏行的田地，交
鋪馬裏行，欽奉聖旨，那般者。　至元二十
五年四月，御史臺咨：四川道賓巡按鋪馬
九疋，聖旨一道，擅起馬八疋，北臺題說公

使所句當，四程又受客人鈔定布疋，以馱物為由，剋里并起馬三十五疋，馳載客人行貨，并私己貨物，及起元剋奪馬二十疋，沿路倒換，違胃起鋪馬三十四疋，住四央，帶一十三人。

脫脫禾孫　罪　不印　鋪馬　決。

脫脫禾孫　臺　拘收　先　鈔八　兩係　經濟　無祿　例。　除名　不敘。

從人　二人　合轄　馱　馬一　察　決。

合行　馬三　察　決。　臺　從人　斬　馱　馬一　足　決。

驚鋪馬　足四　決。

察　使臣　決。

咨　係四　朝廷　臺之　迎送　監　奉聖　旨，

聚給　貨　特行　整　不應　濫　鋪馬　所以　閑　報　安　追罪　過。

官　文　船　馬

事，還錯不應，議得：各道已有差使鋪馬，不
應於巡按鋪馬內起馬差使，合當。請照會
各道。　至元二十七年三月，浙東道按察
司書吏董清遷調淮西道，係二千里之外，
中奉行臺劄付，仰本道就便給付站船一
隻施行。　延祐元年六月十一日，中書省
奏：臺官人每，俺根底與文書，行臺廉訪司
裏之任去的官員，二千里之上與鋪馬，其
餘每根底不與的上頭，去不得有，不以遠
近，往𢌞一例與鋪馬，奏過，行文書到，俺根
前有，遠方地面裏之任回還，合與鋪馬船
隻等，已有定例，只依先例交行呵，怎生，欽
奉聖旨，那般者麽道，通制，至大四年十二
月，御史臺奏准節該：廉訪司之任官人二
千里之外，驗着他的品級與鋪馬，來依着
在先行來的體例，就起程處與鋪馬。

至大四年，刑部呈准，和林省拔擬來等之任官員，拷打站官人等，多要分例羊口，又用鋪馬來

解見任　過革見　罪比例

軍　官　船　馬

至元八年，兵部呈准：沿邊萬戶府遇有軍情急速差
人分頭飛報，各騎鋪馬一疋，統軍司元帥府必合差
人直赴朝廷省部樞密院，或各處合當軍情要速事
務，合騎馬二疋，所有剳子，止令統軍司元帥府就便
給付，外據差官各處歸問軍民詞訟，取發軍鋪紙劄，
騎坐鋪馬，別無如此體例，所有軍官及出征人員自
有梯己，備到征行馬疋，難擬馳驛。　大德二年三月
二十日，樞密院奏准節該：令後軍每的盤纏，與省裏來
取呵，差廉幹千戶百戶騎坐鋪馬前來取發者。　皇
慶元年正月，兵部呈准：各省差軍官前去腹裏取發
軍人衣裝，各路正官眼同稱盤，實有斤重，用印關防，
依例應付鋪馬，仍令經過脫脫禾孫嚴加撿校，若有
夾帶物件，盡行沒官斷罪。

江南上任下任官員，站

至大二年正月，通政院奏准節該：江南做官去了，滿
了回來時，站船裏來，有站赤生受，今後出來的，自
己氣力裏出來。　延祐二年，中書省咨兵部議得上

寫車輛

○別行　求仕條　附

船宿頓

遠方軍民官

仕下任大小官員合令所在官司驗各人所受宣勑文憑許令官舍宿頓。都省准呈請依上施行。

大德三年。中書省咨。遠方之任官員如遇河水結凍及不通水路去處。都省擬付站馬。若水路通便處。劄付兵部行移通政院應付站船。至不通舟揖去處地面。所在官司應付鋪馬。咨請照勘文憑。依例應付。　皇慶二年。中書省咨議得遠方之任官員已有鋪馬站船定例。若孤身遠赴。老幼在家。雖以存濟許於應得站船就帶合有家口。請依上施行。　皇慶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中書省奏節該遠方之任軍官依民官例與鋪馬樞密院官人每奏了俺根底與文書。俺商量來。軍官爺的替頭裏孩兒哥的替頭裏兄弟。襲替與付有與民官不斷似有不與呵怎生。奉聖旨那般者麼道。欽此。　皇慶元年兵部呈准。今後雲南甘肅四川之任官員所據應付裝載行李老小車輛行省平章應付站

貟之任船馬

二十七下　通制至元

遠

車二輛。左右丞參政一輛。其餘宣慰司。都元帥府廉訪司宣撫司總管府之任官員。俱係外任。擬免應付　通制至元三年。都省議得遠方之任官員如遇水路止令站船起發。不通水路自備脚力。到河間真定照依見定鋪馬數目應付。一品五疋。正從二品四疋。三品四品三疋。五品以下二疋。　皇慶元年。兵部呈雲南四川之任官員脚力。今後照依行省官之任車輛通例。如遇不通站車去處。所在官司驗各官別無夾帶興販物貨實有行李斤重。和雇驢馬搬運。都省議得雲南四川行省官之任鋪馬已有定數。合得脚力車輛。除設置站車去處依例應付外。如遇山路不通所存站亦每車一輛例給鋪馬四疋。合准部擬。

大德四年。中書省四月初四日咨准中書省咨。兵部呈。兩廣若有身故軍官。撇下老小。擬合令本處行省斟酌應付站船脚力。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馳驛

十六年通政院呈潭州省差來總把馬元來鋪馬走陸路遞四馬挨奔騎出奔走倒死擬合陪償省准　皇慶二年滅鐵匠陜西工因納滅鐵生活。來坐鋪馬至渭南縣

方任滿丁憂官吏身

皇慶元年二月。中書省據兵部呈。遠方廻任官員。并身故家屬。如蒙欽依至元二十五年。元貞二年奏准事理。照依已定品級。旱路應付長行馬疋草料。水路站船出還本貫相應。都省准擬。　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奏准做官滿了廻去時分解由文書要了。沿路站裏安下飲食草料交與者。都省議定。今後就便出給文引。開寫見授品級人馬數目。起程經過路分。每起應付正分例一名。餘皆粥飯長行馬疋依例應付草料。如至所止處。即將文引赴所在官司繳納解部。三品以上正從不過五人。馬五疋。四品五品正從不過四人。馬四疋。六品至九品正從不過三人。馬三疋。　元貞二年七月初六日。奏准雲南福建任滿回來呵。長行馬裏來熬生受有。又那裏做官去的沒了呵。媳婦孩兒每出來不得。這的每。旱路裏長行馬裏到來。水路裏呵站船來。都省議定。一品二品船三隻。三品

走死

鋪馬

站選揀擬行馬奔走二十餘里。以致衝驚損傷心肺倒死。部擬皆○追還馬價。　至元二十五年。行臺劄付。使臣來驛倒死鋪馬。明白開寫是何官府差到某人。來騎鋪馬幾疋。錢年月日。甚

故軍民官家屬船馬

至五品船二隻。六品至九品令譯史宣使等船一隻。　延祐三年十一月。中書省咨。議得見任遠方官員。遭值父母喪亡。奔喪丁憂人員。照依任滿得代。一體應付脚力出還。請依上施行。　延祐七年十二月。欽奉詔條節該雲南四川福建廣海赴任官員。已有給驛定例。到任之後不幸病故。拋下家屬。無力出還。窮困遠方。誠可哀憫。仰所在官司取勘見數。應付元去鋪馬車船。仍給行糧。迎送還家。永為定例。　泰定元年六月。欽奉詔條節該雲南廣海八番并廣四川和寧官員。在任身故。不得歸葬。妻子流落者有之。仰所在官司除常例應付脚力行糧外。離鄉千里以上。給中統鈔二十錠。應付家屬。起遣骸骨還家。仍根所屬上司。轉行本貫知會。永為定例。　通制元貞二年。奏准。福建雲南任回官員船隻定驗品級一品二品。車三輛。三品至五品。車二輛。六品至九品令譯史通事宣使人等。

飲食

時到站去　時上馬去　時到於郡　裏行把了　沿□回去　例凡移牒　按察司及　就中合干　上司照詳

二十七下　一十七下　各站　官有　下　決。

至元十六年。刑部議斷　盧息

車一輛及任回官員。擬合一體應付。　大德二年二月。江西省咨。德慶路府判馬合麻因病作缺。省詳患病作缺。終是到任人員。合照任回官例應付站船出廣。都省准擬。　延祐二年。嶺北行省咨。任回官員止依品級應付站車。本省遠方酷寒重地。若比舊例元來鋪馬站車回還。應不生受。兵部議得。本省與雲南福建風土不同。合准所擬比都省元行依驗元坐鋪馬內量減一疋。却就站車一輛廻還。省准。

元貞二年。江西省咨。下海使臣將引諸畜。俱稱貢獻諸物。赴省索要冬夏衣裝鋪馬分例腳力。戶部議得。諸畜人員。如有進呈之物。即同顯驗。若無詐偽所索衣裝腳力。斟酌准除。都省准擬。　大德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都省奏准。節該江浙省與將文書來下海去的使臣來到入去。早來騎小鋪馬。喫祇應。閑住七八箇月。但差的下海去的。必須應付

海使臣衣裝鋪馬

所差人員。將凡剌赤馬疋打作馳䭾。

各將　問各　決。

一二年的祇應粮食。又不分揀正從。今後正從人數。分揀明白合入去的時分相近。交衆呵省撥祇應有。今後這裏分揀了正從人數。斟酌時月教去。　大德七年。江西省移准都省咨。下番使臣裝卸處所。已有奏准分例。其不由正路。别遠郡邑。索要衣裝。不係裝卸去處。毋得應付。　大德四年十二月初三日。中書省奏准。節該海裏做買賣的人每。將着寶貨等物。指稱呈獻物貨。旱路裏騎鋪馬。物貨於百姓處起夫擔運。到水路裏。站船運將來。到這裏呵。依着時價要錢。又有這裏用不着的麤重物貨。沿路站赤百姓生受。今後可以呈獻希罕物貨有呵。交沙不丁分揀了。斟酌與鋪馬來者。　泰定改元詔條節該。奇珍異貨。朕所不貴。諸人獻已嘗禁止。下海使臣指稱根尋希罕寶物。冒支官錢。私相博易。屈節番邦。深玷國体。亦仰住罷。所給聖旨牌面。盡數拘收。

馳物鋪馬遞

至元二十九年。都省議得。出使人員除隨身衣服鋪蓋雨衣外。別不得捎帶其餘物件。仰脫脫禾孫體問。　大德元年。御史臺呈。西番僧凡有馳䭾。聽從隨處脫脫禾孫并站馬約量。每馬一疋除百斤之外。不許裝來馳䭾。其餘使臣一體禁約。都省准呈。　大德六年正月。通政院奏。和尚使臣每站裏行呵。重馳䭾將着行呵。馬每倒死了有。依着先例一百斤餘上不交馳呵。怎生。奉聖旨。那般者。宣政院官人每分揀者。欽此。　大德八年。都省咨。應有起納諸物。起發官司秤盤斤重。并打夾物料。斟酌每船一隻可載數目。如法裝運。不得多餘占破。仍於咨文差劄上明白開寫所納物色斤重。合用船隻。如違。究治。請依上施行。　大德十年。通政院呈。節該隨處站赤設置車馬。每車一輛例載一千斤。馳䭾鋪馬。每疋止馳一百斤。餘上斤重。無令搭帶累常禁止。各處脫脫禾孫不為用心。從公秤盤。縱

運車船

令使臣夾帶斤重。壓損頭畜。不便。兵部議得。依准所擬。如脫脫禾孫不遵元行。依前縱放。不為用心分揀。治罪黜降相應。都省議得。仍令各處達魯花赤正官提調分揀。　延祐五年。兵部呈准。使臣添搭斤重。壓損鋪馬。提調官并脫脫禾孫盤詰分揀。指名申覆上司斷罪。若有縱放。亦行治罪。監察廉訪司體察究治。　通制。至元八年十月。工部呈。隨路起運人匠所申。脚力馱重不一。本部議得。今後除人匠依例身重九十斤外。行李作伏斤重不等。擬合從公秤盤。多者不過三十斤。少者從實申報。仍令各路官吏井結。如有冒申不實。情願甘罪陪納。省准。

並行究問

進

至元九年八月。兵部呈。今後天壽聖節元日。差人奉表詣闕稱賀。擬合騎坐鋪馬相應。都省准擬。至大四年五月十二日。特奉聖旨。進表時不揀那箇衙門裏差的宣使奏差合來的人每來者。官人每

至治三年刑部呈准	
出使人員	通行
乘坐站船	禁止。

表人員鋪馬報文

首領官每并其餘勾當人推稱緣故休來者來呵當了鋪馬步行回去勾當裏休委付者欽此。至大四年兵部呈近在外諸司指以進表為由泛濫一體差人馳驛今後進賀表箋除各道廉訪司照依舊例外據腹裏路分差官馳驛赴都其餘司屬直隸省部或屬在都衙門擬令所在路分就便附納外據各處行省宣慰司都元帥府宣撫司轉運司各處總管府萬戶府及五品以上衙門應有進賀表箋並赴所隸行省總司通行類咨欽依差人馳驛赴中書省樞密院徽政院呈貢不許另行給驛都省准呈

至元三十年中書省劄付通政院呈江南各道首領官吏年終赴省照算錢糧回東站船往往全夫分例送據兵部照擬得各路考校差發課程定奪戶額都堂議得隨路上司人吏宣慰司令史一名上路司吏二名下路府州司吏一名據起發腳力

復用鋪馬	違例
捧拽	應付。

書人員船馬分例

沿路飲食長行馬疋草料依舊官為應付本部看詳年終勾追各路人吏赴都查勘年銷祗應錢糧所有暨經亦合依考較例放支都省呈准照會合屬了當令江南各道宣慰司隨路人吏赴行省照算錢糧擬合依腹裏一体自備船隻沿路經過去處官員應付米麵都省仰依上施行　至元三十年江浙行省移准中書省咨年例赴省考較照算年終一切錢糧止勾經手人吏據所賫文憑卷宗依例官為應付站船遞運其餘不拘此例無得擅自應付　至大二年戶部呈考較差發課程定奪科差戶額照算年銷錢帛令各道宣慰司并直隸省部去處赴都照勘所勾首領官吏除手照文憑腳力和雇應外經過去處首領官吏司吏每名應付米一升麵一斤長行馬一疋草一束料粟五升館驛內宿頓外據各路所轄州縣人吏赴府照算別無應付飲食分例明文　至元三年六月

至大四年兵部呈准兩淮大軍遠傷多有隨從	
痛加斷罪	

幹脫人員鋪馬

中書省劄付每年如過勾喚科撥絲綿差發稅石總管府轉運司人吏來時一例起鋪馬三疋　至元七年二月尚書省劄付運司人吏照算課程即與隨路打算差發科撥稅石一体依例應付鋪馬大德元年六月中書省奏幹脫每自己尋利息騎着鋪馬做買賣呵無体例有將他的鋪馬聖旨拘收了今後做買賣呵常行馬裏行者奏了行聖旨來如今諸王駙馬幹脫戶這般行呵站赤不宜也者奉聖旨是也拘收者欽此

至元四年八月中書省劄付打捕鷹鶻不應應付鋪馬至元二十七年七月欽奉聖旨節該鷹根底鷹食依例與者送鷹來的人根底與掛者欽此

大德元年五月中書省奏準節該買賣人每推着尋得希罕物貨將上位來麼道騎着鋪馬行有這鋪馬合拘收若有希罕物貨呵那箇省近呵那箇省官人每根底說了料酌物貨與鋪馬交來者

輿駕近侍快薛官員俱已每年捕打魚雁豬鹿雞兎等野物鞦於所在附近站赤起取鋪馬頭疋遞送都下各官食用或詐稱御膳冒濫給驛又按下達魯花赤管匠怯
今後若有私出己物各位下各官宅送納合自備腳力搬載所在官司毋得應付車

進呈諸物鷹犬虎豹等

大德四年樂城縣中每年四川行省土番宣慰司等處差西番大師邑目人員管押進呈馬騾狗隻差賫把差劄止賫前路關文取要黑豆草粟米肉哭馬鹽貨籠頭繩索正從飲食將支持人吏館夫非理拷打中間央帶極多兵部議得今後各省宣慰司等官員遇有進呈諸物所須物色須要經由本處行省剉咨於咨文差劄明白開寫行移該行站道經過官司以憑應付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大德八年四月欽奉聖旨節該大數目裏的諸王駙馬根腳裏掏摸鷹鶻的人戶已有定例交送納來者除外不揀誰為己身勾當使見識休送納來者堪中鷹鶻有呵行省官管城子官人每相驗委實好鷹鶻有呵與鋪馬交送來者不交騎了自意差人的并送鷹鶻來的有罪過者　至大四年三月詔條節該站赤消乏蓋由使客繁多失於檢察除海青外應進獻鷹隼犬馬並令止驛　至大四

怜打術等官梯己物貨茶飯并見諸王公主駙馬指以五戶絲所出段疋粉麪取要站車鋪馬
馬遞者事發判官

船馬分例

年宣徽院奏准節該哈剌火拙根底蒲萄酒遞轉年交站般運有為軍情的當的上頭立下的站有交運呵不中交騾駝每般運又火拙根底西番地面裏做官的每民戶每馱到蒲萄酒交自己氣力的他每識者休教鋪馬裏來　至治二年兵部呈通政院關戲貢方物自有額例其餘物件既無欽賷聖旨圓牌并都省明文擅給鋪馬擬合欽依取判署正官首領官吏招伏斷罪合准本院所擬都省准呈　泰定改元詔條節該進獻鷹隼除海青金牙鶻黑光鶻白黃鷹外除仰並行禁止

鷹鶻豹子肉例

至元八年八月中書省定到合喂鷹食海青光鶻早辰二兩後晌三兩鷹并牙鶻早辰一兩後晌二兩皂鵰北海青等料酌稍多應付食用新肉如無鮮羊肉交救與鵝猪　大德六年戶部據大都運司中舊例豹子每一箇日支羊肉七斤大土豹淨羊肉四斤小土豹淨羊肉三斤自來過夜不曾應付肉貨及折支鈔兩參詳今後如遇起發豹子沿路食肉若准大都運司所申應付相應都省准擬

站馬

二十七下　三十七下

通制至元二十四年延安路同知乞刀不花於站官處借馬匹等頭起用驛會及於經過站官處借馬驛家小已經得替部擬

通制大德七年十二月都省議得

至元二十七年兵部擬各省起運官物並赴水站遞運若有不及從行省雇腳至東河內用站車運至臨清入御河水站將所行前路文字快便腳力語句革去禁約捉拿民船差倩車輛　至元三十年都省議得各處起運係官諸物起程官司將物貨秤盤見數如法打角封記備細數目於押物人差劄內明白開寫驗實起數目可起馬疋并元劄亦料酌緩急分作運次經過脫脫木孫更為點視照勘差劄不致夾帶餘物如有違犯之人同元起發官司一体治罪脫脫木孫不為用心分揀亦行嚴加罪責　大德七年八月兵部呈准江南行省送納蒙山銀定茶芽扁子米賤足皮貨等物每運三四十馱鋪馬遞運棵背兩會打傷磨損以致倒死今後各省起運須要經由水路遞運不通水路去處站車般載如無站車官為雇腳　大德八年兵部呈准行省行臺各道宣慰司各路一切大小諸衙門若有起解諸物令起發官司當該上司脫脫木孫分揀若有合於水路船運之物却行應付鋪馬當該判署正官首領官吏脫脫木孫各取招伏量其輕重責罰斷罪　至大四年兵部呈准各省欽收鋪馬聖旨圓牌除軍情緊急料酌給驛金銀等物若通河路去處止令站船遞運河水結凍應付鋪馬駝運仍令本省常加檢察毋致泛濫　至大四年兵部呈准若有私出己物於各位下各官宅送納所在官司站驛毋得應付車馬違者痛加追斷　至大四年兵部呈今後起運物貨宜從都省行移各省照依已定程限將各起錢帛等物趂送河水通流須要經由水路站船遞運急用物色着緊起發如遇河水結凍令所在官司分揀金銀寶鈔細物緊關支持御膳依例和雇腳力搬運

日行不過三站

使臣除軍情急務外不得走驟日行不過三站宿頓處於起馬關文上明白該寫某站起程至第三站止宿如違站官宜使各斷再犯罪役

決。降凡代本等敘用

至治二年兵部呈准節該

但凡遣使馳驛前去西番地面宣尉官員取大師父巴合失西番和尚合用鋪

如違欽依將判署正官首

取招斷罪

監察廉訪

西

都省准呈　至治二年兵部呈准各省應起一切官物除常行麁重物貨經由水路遞運若有緊急之物必須陸運者從本省料酌應付腳力運送赴都

大德七年宣政院議得西番使臣人等行李騐馱除麁重之類三馱之上用車遞運若有進呈貴細之物并行李衣服每馱不過一百斤從脫脫木孫一同秤盤裝發離驛不許添搭沿路脫脫木孫依上秤盤但有添搭之物或百斤之上脫脫木孫就便藏除具數中院犯人斷罪其物沒官地所裝發官司經過脫脫木孫一體究治　大德十年五月中書省奏准節該西番僧人令後閑慢回程僧人通政院分揀了從大都交他乘坐船隻到衛輝路他每已身料酌與鋪馬重騐馱交車裝遞送將去隨處脫脫木孫來往的使臣每的輕重騐馱交分揀　至大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特奉皇太子令旨

馬照依欽
賫御寳例
子圓牌別
里爿的馬
數依上應
付其馬忠
藏等宣慰
司公幹并
過准諸王
令旨大帥
父印信文
字差使人
員別無欽
賫劄子圓
牌依例禁

領官
吏并
馳驛
人員
脫
脫木
孫不
為月
心盤
詁亦

司廒
加紏
察

僧　船　馬

站赤好生生受有。西番八哈失每無分當的休交
上都去者。好生分揀者。欽此。　至大四年十月。御
史臺奏。節該站裏來往西番僧人尚自多。交宣政
院好生分揀。其實有德行的和尚交來。別箇的休
交濫來。驛馱休交沉重。省減鋪馬的氣力。奉聖旨
節該恁與宣政院文書。交西番田地裏有的衙門
并臨洮等處緊要的脫脫木孫分揀者。合來的交
與其餘無違裏言語交來的。休與鋪馬者。有心來
的交他自已氣力來者。無氣力的步行來者。欽此。
　延祐二年。中書省咨兵部議得西僧泛濫。宜從
都省劄付宣政院行下土蕃宣慰司、都元帥府移
咨陝西行省。令臨洮府等處脫脫木孫欽依累降
語書。分揀禁約。毋致泛濫。驛馱沉重。劄付御史臺
照會。拘該廉訪司查勘各站逓運過使臣起數比
較。若有泛濫不應馳驛人員。就便依例究治。都省
請依上施行。　延祐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宣政院

約

合允
問

九十七下

奉皇太后懿旨。除奉聖旨太后懿旨題名宣喚交
來的外。其餘鋪馬裏休夾帶將來者。　延祐五年
六月。中書省奏過事內。節該秋間起程時僧人每
一時去呵。車輛鋪馬不敷有。今後交宣政院功德
司官提調者。好生分揀。休交泛濫。必合隨駕的僧
人。合騎鋪馬呵。交節續起呵怎生。奉聖旨那般者。
欽此。　通制。延祐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宣政院奏
準。但凡西番地面裏。不揀甚麼勾當裏去的使臣
每。從京兆府臨洮府將青碧甸子銅器撚楪靴隻
等物。鋪馬上做買賣。多要鋪馬。冗濫行有。如今似
那般行的。交京兆府臨洮府泥河根底有的脫脫
木孫提調者。若尋出做買賣的物來呵。使臣每根
底要了罪過。物交沒官。

撥賜田

至大二年六月十二日。中書省奏諸王公主
駙馬僧道等。上位可怜見賜與田地。每年收
那田地裏子粒去呵。騎着鋪馬。坐着站船。喫

兀剌赤夫
去鋪馬

決

上鋪馬

着。首思到那裏呵。更騎着小鋪馬。喫着首思。
狀子粒有。奉聖旨不揀誰根底鋪馬站船首
思休與者。禁了者。欽此。

送骨殖鋪馬

皇慶二年九月十四日。中書省聖旨。節該着
裏立了劄子。各衙門裏交行文書者。今後不
揀是誰送骨殖去的每根底。休與鋪馬者。欽
此。

娶婦送女鋪馬

至大四年二月十六日。敬奉懿旨。今旨一同。
官庶民人每沒了呵。又娶媳婦兒的。送女孩
兒的。鋪馬裏行有。如今似那般行的。休交行
者。麼道。欽此。

押出軍賊人鋪馬

延祐二年正月初四日。也可劄魯忽赤奏准。
節該出軍的賊每。在先鋪馬裏差人交押送
去。有近間交城子裏轉逓送的上將有罪的
人。沿路也有脫脫了的。麼道。如今依先例鋪
馬裏差人交押送去者。

聖旨劄子

長行馬

至元十年。行部議得騎坐長行馬疋官員
人等。站赤毋得應付飲食草料。止令州縣
應付。如違治罪。　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
奏准遠方仕回官員應付長行馬疋草料。
三品以上五疋。四品五品四疋。六品至九
品三疋。令譯史通事宣使人等二疋。　大
德二年。江浙行省劄付。年例取發逃亡事
故軍官騎坐長行馬疋飲食。分例長行馬疋
草料。經過站赤依例應付草料。照依時月
支給。戶部定到每疋草一十二斤。麩料五
升。夏月自六月一日為始。至七月住支。冬
月十一月一日為始。下年三月住支。　大
德六年正月二十三日。通政院奏使臣每
西番僧人騎着鋪馬。將着長行馬疋要草
料有。奉聖旨休與者。麼道。欽此。
至元十九年。都省議得。合騎小鋪馬數目。

要罪過者

大德六年十月。欽奉

有勾當呵。城子裏經過行者無勾當的使臣每。

小鋪馬

令官司臨時分揀。上位差來使臣及有軍情幹辦緊急公事者。依例騎坐。其餘閑慢使臣人等。不須應付。至元二十年。江淮行中書省議得。如遇軍情緊急。必當差人馳驛。自有賚擎起馬聖旨前去。例合應付小鋪馬。若非軍情稍緩。必當索坐站船人員。不須應付。至元二十一年十月。江淮行中書省議得。本省差出人員到驛。如赴公廳理會公事。應付小鋪馬。

州縣

中書省議得。提察司官巡按無站處。就騎州縣官馬疋。依例倒換。至元二年三月。中書省照得處事內。通行省會各處當該土首人等。如遇送城站不到使臣。并怯薛歹官中差要人等。即便應付飲食及宿頓房舍。并但有朝廷差來使臣經過無站去處。如要鋪馬。亦仰應付。若有不應付鋪馬飲食宿頓底人要

城子裏經

并里正人等合應付

罪過。使臣人等卻不得分外騷擾百姓。至元七年。行部議到事內。若有騎坐長行馬疋官員人等。站赤毋得應付飲食草料。如有賚奉上司文字合應飲食者。止令州縣應付。如違治罪。至元二十年十月。江淮省准都省咨。來咨。怨都魯海賚擎也不干大王令旨。不曾經由都省。徑直於百姓處往來。私下取索飲食草料事。戶部議得。諸王百官怯薛歹官員。但遇出外勾當。俱係經由都省。字可孫准許文字。合經過去處應付飲食馬疋草料。上項事理。擬合依理經由准許文字應付。都省請依上施行。至元三十年。都堂鈞旨。馳驛人員。背離站道。寫遠去處幹辦公事。今經過州縣依例倒換鋪馬。送兵部行移通政院照會施行。至元三十年三月。通政院奏。節該行省官人每使臣草賊等勾當去呵。離了站

馬疋車船飲食例

經過底城子民戶裏頭不換。一月四十日來往行。有根腳裏走遞者處道。故有來換呵。怎生。奏呵。奉聖旨。經過城子裏民戶裏換者。欽此。元貞三年三月。湖廣省為往來人員應付官吏馬事。移准中書省咨。行省行院。諸衙門出使人員。賚起馬劄子。馳驛幹辦緊急勾當。經過不曾立站去處。擬合欽依應付。如無鋪馬劄子。不須應付。皇慶元年三月初三日。欽奉聖旨。節該往來的人每。若晚了呵。經過處百姓每他每根底與了宿處。有的粥飯與者。這般依本分與了。倚氣力交百姓每生受的人每。漢兒百姓每休聚衆鬭毆。近呵根底來說者。遠呵交城子裏官人每寫將他每名字來者。不與宿處粥飯的人每。有罪過者。

取招究治

中統三年。欽奉聖旨。節該經過使臣若城外立站。在城別無勾當公事。仰遞使倒換鋪馬

至元二十一年。都省議得。

禁戒

前去勾當。並不得輒入城中。遷延遲滯。若是城中合有勾當。仰於係官館驛內安下。並不得於官員民戶房舍安下。如違治罪。至元二十四年七月。中書省劄付。通政院呈。差來勾當人員每日將馬疋拴繫。時常於座子人家茶坊酒肆。看採親知。直至禁鐘時後。方才還站。以至馬疋餓損瘦弱倒死。失悞站赤。都省仰照驗禁治。差出人員。毋致似前違犯。至元二十五年四月。行御史臺劄付。節該令後各衙門遣差騎坐鋪馬人員。再三省諭。無得非理走驟鋪馬。負帶沉重物件。多餘取要分例。無故毆打站官。若使臣人員乘騎鋪馬倒死。明白開寫是何官府差某人。年月日時倒死。明白移牒按察司。及就中合干上司照詳。但此關防懲戒。仰依上糾察施行。至元二十九年四月。行御史臺劄付。廣東道廉訪

各衙門嚴切禁約，出使人員，須要於站道經過，毋得於僻路取直行速。

如有違犯之人

使　臣

司中。行樞密院真定使等四起，衆為一處，起馬十疋。參詳每站所設正馬十疋，倘或到於前站無馬，必須打通，及至回站，又有使臣復行迎送，則馬疋無可輪流，以致瘦乏倒死。夫係軍情緊急事務，仰禁約體察施行。　大德二年十一月，江浙行省據江東道呈：總統所委王普智貴擊永章赴行宣政院，至大通站天道黑暗，西風大作，將船夫行打，逼令開船，打翻船隻，渰死人夫。其諸衙門出使人員，往往如此，理合禁治，仰行下合屬禁治施行。大德七年，兵部議到事內一節該：一等不畏公法出使人員，往往選揀擇行馬疋，并合得祗應依例應付外，又行索要果木、鵝、水乳酪，及鞍轡損壞，使令各路借整，少不應付，指選馬為名，輒將站官毆打，擬合嚴加禁治，違者斷罪。　至大四年正月十六日，通政院奏，如今

不忙的使臣要馬找車子，有揀擇行馬，有倚氣力要首思嘗，奉聖旨節該：如今各衙門裏，各站裏的整治用着的勾當，嚴切省會者，不用心整治的脫脫禾孫提領裏頭目每，斷七十七罪過者，提領別委付人者，不忙的使臣每要馬找車子呵，揀擇行馬呵，記着他的每名字，文字裏封着，咱根底告將來者，敲了他一箇，後頭又也者。欽此。兵部議得：緩慢使臣要馬找車子，選揀擇行馬者，各站無得應付。若恃勢強取，明立見證，中覆提調官司奏聞，是實，欽依上聞，枉告者反坐其罪。如管站人等將合給車馬祇應，故行推延不即應付，提調官取當該人員招伏，嚴加究治，庶革撫拾阻滯之弊。都省准呈。　延祐五年，中書省奏：兵部備樞底與文書：諸處來往使臣并僧人騎着鋪馬不問勾當緊慢，打着重馳馱走馬，又推稱失了別里哥，慶道添要分例，選揀擇行馬疋，又到赤城站住歇，日不起，騎鋪馬喫首思，往湯頭澡浴，百姓家裏安下，硬要長行馬疋草料，好生擾擾，奉聖旨節該：今後不揀誰騎鋪馬的人每，只與經過首思，鋪馬者，湯頭澡浴去的人每，小鋪馬首休也休與者，既是騎鋪馬呵，長行頭口草料休與者。

站戶　二十七下至二十七下

元貞元年四月，江浙省擬兀刺赤稍工人等，以馬疋瘦損，鞍轡不完，船隻損壞

站官兀刺赤稍

提調正官常切

僉撥水

至元元年十一月，中書右三部區處到馬站元定附籍四戶共當正馬一疋，四戶以上共除地四頃外，餘上地土，依例徵稅。若有四戶之下當正馬一疋者，亦共除地四頃，餘者依例徵稅。　至元二十年，都省差官與江淮行省宣慰司各路官，依驗各路稅糧，於苗米八石之下，二石之上，有丁戶內差撥充水站戶，每站一隻，用站夫八戶，或十戶，周歲除苗米四十石。　至元二十五年，尚書省奏准節該

旨站勾擾擦配站戶。

大德二年正月，通政院奉聖旨：丁力站戶避重就輕，弟兄擾將本戶分房投充

決

工。

鈴束。

自意入去的，打了交當站。

馬遞運站戶

孿子田地裏立馬站，十石糧之下納稅的百姓每的數目不勾十戶呵，八九戶，若不呵兩三戶有呵，稅的數目裏合了七十石到呵，一箇馬養者。站戶不揀多少稅有呵，都交站裏入去者。剩下的數目，休交落後，又一百石糧之下，七十石糧之上的，納稅的百姓每裏頭，若獨自一戶自願當站一箇馬的，差發納呵，那般人每根底交站裏入去。　至元二十九年，都省依准福建省擬，福建遞運諸番進獻官物，站戶苗米五石之下，四石之上戶，僉補船戶，依站船例湊合苗米四十石。　至元三十年，都省依准江浙省擬，遞運站戶，每船一隻，不過苗米二十四石，於六戶之上，或十戶通行差撥。

館

至元三十一年，江浙行省移准都省咨送兵部議得：江南看館人夫，於抄定戶籍內照差

剗實。	
夫例	丁多近下戶計應役。合該差稅衆戶均納。腹裏看館人各於包銀四兩之下戶內選差相應人當役。擬各戶差發稅石。衆戶均納。
選祗應庫子（取招　究治）	延祐三年十月。江浙行省爲站戶內差撥祗應庫子。移准中書省咨送兵部議得參詳上項事理。擬合照依大德七年兩浙奉使宣撫與本省一同講議。於餘粮的酌中戶內每站止差一名。上下半年交替。准本戶里正主首身役。具呈照詳。咨請依上施行。
大德六年。兵部呈准逃亡下消之站戶。令親管州縣保勘具中總府。委不干礙五品以上管民正官親行體 降等 追叙 擬發 御史 應該 司體 驗佐 有不 實持 保勘	站戶雇人當役事理。聽從民便。站官頭目人等不應結攬。依已行禁約。延祐六年三月。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御史臺呈。備行臺咨江南站役逃漸消乏。逃竄者靠損見戶。宜令合干部分講議僉補。得此送兵部呈。照得皇慶二年二月。奏准減繁事內一件。各處行省腹裏路分。逃亡消乏之站戶。依例保勘體察完備。事干行省者。本省
勒停（四十七下）	
覆是實。開具元僉增損目今實有丁產。中覆省部定奪。 體覆 官吏 驗站 戶多 寡貧 到採 附過 名任 從。	逐旋開坐咨省。腹裏路分通類開呈。差官僉補。又照得至大二年九月。欽奉詔書內一款節該軍站輸役繁重。宜令樞密院通政院察其利病。講究舉行。以示存恤。消乏者體覆是實。隨即補替。欽此。咨請依例施行。
主典	
吏人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六　二十二勘

站　驛站二

析津志大都東西館馬步站。　欽惟聖朝。一統天下。龍節虎符之分遣。璽額駁奔之貢奉。四方萬里使華往來。可計日而至者。驛馬之力也。本驛上隸朝省。下達萬邦。乃車書輻湊之所。供億叢劇。馳傳實繁。服役者有鬻家之憂。居貧者有逃家之苦。無能伸訴。亦云久矣。云云　國初驛站有諸部統領使司。尋改陞通政院。皇慶初院革屬夏官。親站則有驛令提領之職。較站赤於軍民鼎峙而不可偏廢也。然宣朝廷之政。達邊徼之警報。俾天下流通而無滯。惟驛爲重。至元七年。裕宗之在東宮也。諭諸路如前規。大德五年。通政院奉令旨。各路牧地造轄。諸人毋得爭奪。云云　牛站　至正二十年五月十九日皇上御延春閣。大臣平章塔失迭木兒等官奏。因為近年調兵。軍儲倉廩不敷。若不各處措備呵。怎中。俺商量來。陝西所轄延安路。與東勝州相近。有令後專委陝西省官一員。延安路所出粮斛內斟酌交和糴。運赴東勝州收貯。儹運入京等事。制曰。可。　至正二十年七月十五日。觀音奴怯薛第一日明仁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八都帖木兒。雲都赤塔海帖木兒。殿中納哈出。給事中哈兒八占等。有衆省官每商量可失列門平章普賢奴都事。直省舍人馬兒答沙等奏。即目各處調兵之際。全藉饋餉供給。已經差官於延安等處和糴粮斛。就於彼處創造船隻。徑由黃河運至東勝州權且收貯。儹運入京。若不驗其陸路遠近。整治站赤。誠恐臨時失悮。俺商量來。而今東勝至白登伍處。元設牛站并使牛人戶。除見在外。其餘不敷人戶。差官僉補。所少車輛牛隻布袋等物。收買成造。夏永園朔設車牛站一所。合用站戶。除軍站外。委兵部官於附近州縣相應人戶內僉。權且應當。事寧之後。各歸元役。每站設驛令一員。專一提調一應事務。仍將各站人戶除免雜泛差役和雇和買。怎生麼。道太子根前啓呵。聖旨識也者麼道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牛站所　東勝　陸家村。　下水　木大祖。　豐州　三莊。　八撒　徒道子。　上泉　白登縣臺頭。　夏永園。　兩家店。　通一十四處　駱駝站。　寧夏運粮。即延安粮運入東勝所造船隻順流而下　站赤。　大都驛。　元額馬一千三十七疋。　驢二十頭。　目今見在馬二百單九疋　驢五十二頭。　陸運提舉司。　元額站車五百八十九輛　目今四十七輛　大都步站所　元

顆站車一百九十四輛，日今六十五輛，舟站、駱駝站、牛站、車一
駕幸灤京往還見國朝歲紀。
天下站名　大都西東四十里至通州，六十里至夏店，一百
蘇州，一百二十里至此分四路。一路正東至遵化轉東北至北京　一
路東南至上山東北行至永平。正北至北京。一路東北行八十里至
遵化，九十里東北。灤陽，六十里。富民，一百二十里。寬河，一百里。神山，一
百里。富峪，北京，今大寧。至回，正東八十里。豐閏，七箇嶺，八十
里。永平，正北五十里。建昌，四十。上灤，八十里。大姑，九十。新店，七
十。木思，六十里。鋪水，六十里。家店，七十里。城子，八十里。大部
落。北京，至北分二路。一路正北至阿木哥大王所。一路正東行至驛安。
大寧，北京八十五北。恩州，八十里。花道，八十里。狗牽，東北三十里。
高州，正北。阿木哥大王府，正東一百里。又道，一百十里　西部落，七
十五里。播子站，東南七十里。廣寧，一百二十里。榔樹部落，一百二十
里。驛安，至此分二路，一路東北行至西洋州。一路南行轉東南至
瀋州
驛安，東北百五十里。洪州，一百二十五里。寧昌，二百二十里。慶雲

永樂大典卷萬九千四百二十六　二

正東偏南，成平府大安，正北一百十里。貫道鋪，正東微北一百一十
里。韓州。信州。大水濼，正東百二十里。十八里。九十。胡里出，東北
百二十里至西。一路東行至塔海萬戶。洋州至北分三路。一路正
北肇州轉東北至吉荅。一路北行轉東至吹吉。西洋州，正北。斡毋。
百二十。肇州，正東北三十里。塔豊，東北百四十里。泰州，百二十。雖
怕合一百。迪失吉，正北一百。吉荅，至北分二路。一里東行至大實
赤萬戶。一路西行至吉失溫，其西接阿木哥。
吉荅，正東。牙剌，百二十。撚站，百二十。苦怜，八十。奴迭，百三十。
失憐，百四十。扣倫，百一十。海里。捏來，一百。阿余站。失實赤萬
戶　吉荅，正西。吾憐。謀丹。招安。吹哥。斜哥。吹吉。納的。杉
里迭　極端吉　回引。忙剌。吾失溫，其西阿木哥。
西祥州，正東。賓州一百一十。韋口鋪，百二十。斡朶火，百一十。上
京　海哥七十。麻哥，八十。撚站七十　不牙迭，二百。撚站，百八十。
哈歡，百七十。吾納苦，百三十。忽帖罕。塔海萬戶　正南，八十。特
甫　建州東南一百。石鼓，二百。散迭，正東一百。阿忽，一百。禪春。
一百　阿毋，一百二十。阿剌，二百二十。吹吉，正此分二路。一路正東

微北至永明城。一路正東南至合懶府。
吹吉，正東微北百二十里。石迪，正東北五十。甫丹，百一十。東洋州。
百二十。土羅大，百三十。希田，百二十。聞元，正東。字迷。祿毋。
字吾。阿失吉。舍站。永明城，其東大海。東南，百一十。謀丹，百一十。
南京，百一十。鑾出海，七十。蓬苦，百三十。乜速苦，百二十。本吉，百
一十。迭甫，百四十。阿剌可失列，百四十。瑞州，百二十。青州，百一
十。洪寬，百二十。合懶府，高麗後門，其東海。
驛安，正南百二十。懿州熊山，百一十。驛昌，一百。崖頭，正東百二十。
彰義，自北分二路。一路正東至瀋州。一路正東偏南至洞仙。
彰義，正東。瀋州，正南百二十。東京，南東六十里。頭館，正東六十五。
鋪水，正東微南六十五。連山，七十。龍鳳，七十。斜烈，七十。開州，六
十　陽站四十。驛昌站。誼州，六十。靈州，九十五。宣州，九十。雲
興，百二十。安信，九十。都獲，九十。肅州，八十五。安定，六十五。東
寧，六十。生陽。洞仙，其東海，其北接合懶府。
大都，正北微西。昌平，西北八十。榆林，西行至鴟峯分二路。一路北
行至上都。一路西行者。雷家站，九十。宣德，一百二十。夏永國，正

永樂大典卷萬九千四百二十六　三

南九十。天成六十。白登，六十。牛皮嶺，正西五十。大同，西南九十
五。西安社，九十九。安艮子，七十。廣武，七十。太和嶺，正南偏西界。
鴈門，九十五。原平，正西南。九原，正南偏西六十五。成皆，正南八十
里，冀寧，一路自夏永國不過河直。正北一百里石嶺關。又正北四十
里忻州。又正北八十里崞州。又正北偏東八十里。鴈門代州在東
十五里。又正北一百里廣武。又正北偏東安銀子正北八十里。洪贊。
正北轉東八十。鵰窩，正北偏東八十。赤城，八十。獨石，東北八十。
牛羣頭，六十。明安，六十。李陵臺，正西三十六站入和林。桓州，至上
都
上都，正東北二十里。上道，百三十。七箇營，百二十。尖山寨，正東偏
南百六十　湯泉，正東百二十。新店，至北分二路。一路正北偏東十
五里至松州。一路正東偏南一百一十里至吳家莊與駒牽道合。
西南七十。良鄉，六十。涿州，七十。定興，六十里。白塔，六十五。保
定至北分為二路。一路西南行九十由慶都至真定。一路正南行由
義州至大名。至北分為二路。一路由定興至保定。一路正南由新
城新迭東南行至陸州。慶都，六十。中山五十五。新樂。真定，自北

分二路。一路正西行由覆厥至平陽。一路正南由灤城直至懷孟。保定正南五十

蠡湖七十五。安平六十。蕭州六十。南橋六十。冀州七十。寧化七十。清

河七十五。曹仁五十五。館陶五十五。南館陶九十。大名至北分二路。

一路正南至開至汴梁杞縣。一路西南至內黃至汴梁。孟岡。開州。中丹

黑岡。韓陵。杞縣至河南通許。真定正西八十。獲鹿。井陘。栢井七十五。

平津七十。芹泉七十五。太安八十。鳴嗉。冀寧。正南七十五。灤城。

四十五。趙州七十五。栢鄉七十。內丘正南偏西五十五。順德七十五。

臨洺七十。邯鄲七十。磁州七十。彰德七十。宜溝七十。洪州六十。

衛輝正西。獲嘉九十。承恩九十。懷孟。

冀寧正南偏西七十。同戈七十五。洪善七十。賈令八十。義棠八十。

靈石正南。仁義東南六十。霍州西南。茴村。平陽至此分二路。

一路西南由絳州至河中。一路東南由冀氏至懷孟。正北八十　咸皆

正北偏東六十五。九原正東北路。平原九十五。鴈門。大和嶺東北

七十。廣武七十。安銀子九十九。西安梓九十五。大同。平陽正東

二百三十。冀氏東南三百三十。潞州正南偏東二百三十。澤州正

南偏東百四十。懷孟西南七十五。西北七十五。絳州正南八十。

聞喜西南九十。泓芝七十。臨晉正南偏西五十。河中。大名西南

內黃七十。臨河正南偏西八十。中灤七十五。史向九十五。汴梁。

涿州正南七十。新城正南微東七十。雄州六十。任兵六十。河間

六十。獻州七十。阜城八十。景州六十。陵州九十至北分三路。

一路東南由平原渡河至徐州。一路正東偏南至益都。一路正南偏

西由東昌至歸德。平原九十。高唐。茌平東南九十。東阿九十。

石櫃一百四十。東平正南偏西。濟寧東南七十五。魚臺七十五。

津口七十五。胡陵九十。沛縣。揚家場。秦溝。

徐州正東六十自北至淮安水站。呂梁東南一百。邳州。阜河　宿

遷。崔鎮。張思忠六十。耿朱沙六十。大清口。淮安。

陵州正東。德州正南百二十。高城東南一百二十。濟南正東偏南

百二十。明水一百。淄萊七十。金嶺七十五。益都至此分二路。

一路正東由昌樂至寧海。一路正南由朐陽至莒州。

益都正東七十五。昌樂五十五。濰州百五十。崔官人一百一十。

萊州一百二十。黃山百二十。登州百四十五。孫脊七十五。寧海

東至海。正南七十。鼓陽九十。關店八十。高橋正南微東九十。

司馬九十。莒州正南九十至此分二路。一路正南由沂州至邳州。

一路正東由莒州至寧山。沂州九十。新莊正南。邳州。

莒州正東　莒州　密州　滕州　寧山東海

陵州正南偏西百二十。東昌正南　陽穀百二十　曹州正南東九十。

歸德至北分二路。一路正南由亳縣至濟州。一路正東由于山至徐州

歸德東南百二十里　于山一百。下邑九十。蕭縣六十　梢蘭至徐

州　正南　杏岡　亳州東南三百三十　蒙城二百。懷遠一百　濠州

徐州陸路正南由梢蘭至揚州　水路由呂梁邳州平河宿遷張思忠耿朱

沙大清口至淮安　梢蘭　三村正南偏東　靈璧正東偏南　虹縣

青陽　泗州八十　臨淮正南偏東　平原東南　石梁　馬塘　甘泉

揚州

汴梁正南四十五里。至此分三路。一路正西由富陽至河南府。一

路正南由朱遷達里東南至蘄州。一路東南由杞縣至壽州。一路西

南由清川至襄陽。朱遷鎮五十　崔橋正南微東七十。鄢陵四十五

屯溝四十五里。清水六十　新寨七十　上蔡七十　蔡州　左塚

真陽　銅鐘　羅山東南　臨崖　定遠七十五　黃陂五十　金竹三十

正正麻城二百。漢津正南偏東六十　桃花正南五十五。平楚四十

正　周家山五十里　陽羅東五十　蘄州東南至黃陂二百其光州。

黃州正東七十。蘭溪七十。蘄州七十渡江　江州北江西界。

杞縣正南偏西過許西南。崔橋東南。太康九十。陳州一百。項城

七十　界溝七十。太和八十　穎州正東稍南八十　正陽　壽春正

南　臨蘭微東六十　兎埠正東六十。定林六十　廬州六十　馬野六

十　和州正東偏南六十。六丈東南七十五。仁義　水口。六合

真州。

淮安水站正南馬站。寶應　高郵。邵伯至此分二路。一路水路正

東由泰州至海州。一路正南由揚州至瓜步揚子江入浰。泰州。如

皋。通州　海。

汴梁崔橋正西六十。洧川西南一百五里。襄縣六十五。葉縣六十。

保安六十　裕州六十。博望六十。南陽正西偏南六十。兒店六十

新野九十　安營正北七十　鄧州西南。襄陽。懷孟西南七十。孟州正南

八十。河南正東七十五至此分二路。一路東南由襄陽至葉縣。一路

正西由新安至永允。河南正南七十。螺磨正南偏東百二十。寶豐

一百。葉縣。河南正西七十。新安九十。湯池七十。硤石七十。
陝州九十。靈寶七十。湖城五十。閔鄉七十。華陰西北即河中府。
華陰七十。華州五十。渭南八十。臨潼七十五。
奉元西五十。咸陽五十。興平至此分二路　一路正北由乾州至
沙州。一路正西由武功至鳳翔九十。武功六十。扶風六十。岐山
六十。鳳翔至此分二路。一路正西由咸陽至鳳翔。一路正北由隴
橋至寨平臨兒。至此分三路。一路正南由寶雞至廣元。一路正西
由臨洮至臨洮。一路正北由小川至蘭州又見後。正北一百。龍橋
九十。耀州七十五。同官八十五。宜君七十五。中部七十五。三
川六十五。鄜州九十五。甘泉六十五。延安。龍安。寨門。白塔
兒。寨平臨兒正北。臨洮正西九十。汧陽七十。故關一百。上邽
六十。杜樹坪七十。秦亭百二十。伏羌一百。文盤一百。鞏昌九
十。首陽九十。臨洮俱係鳳翔。
興平。正北九十。乾州七十。永壽八十五。泰和务九十。邠州正北
偏西百八十。寧州百八十。慶陽二百。環州二百五十。萌井西北
五百五十。靈州一百二十。鳴沙。應理州百八十。野馬泉百六十。

永昌府正西北六十。辛汜百六十。青寺百三十。甘州。舍站。忙
不剌。肅州。赤斤。瓜州。沙州自北至元站至十餘里。
鳳翔正北九十。小川七十。鹽坊。董店百一十。涇州西北八十。
白水正西。平涼正西偏北九十。瓦亭四十五。德順州百二十。吳
家灣百二十。會州百三十。定西州西北百六十。至此分二路。一
路正西至西寧。一路北西由金州至蘭州。金州正北九十。蘭州。
定西正西一百八十。西寧。
鳳翔正南九十。寶雞九十八達雲棧。草亭樓。鳳州南七十五。陳
倉。柴關八十。苗峽七十五。馬頭七十五。褒城四十五。沔陽九
十。金牛西南五十。羅村正西偏南。鎮寧正西。朝天正南七十。
廣元正東七十。自此分三路。一路正東由扳石至寶峯。一路正西
由臨江至成都。一路由水站至文昌合川江。扳石九十。永寧七十
槐樹七十五。寶峯至此分二路。一路東南由蘆溪至順慶。一路東
北由相如至廣安東北四十。相如正東。義東北百五十。蒙城正南
百一十。皇華正南偏西百一十。敘縣東南。廣安正西六十。臨江
劍門。隆慶。東泉。伯塲。綿州正西偏南九十。臨江。漢州西南一

百至成都。至此分三路。一路正南陸路由木馬至敘州。一路正東
陸路由中江至釣魚山。一路由水路至重慶合唐。
寶峯東南八十。盧溪江南至順慶。
成都正南七十。木馬二百。眉州正南偏東。青神八十。嘉定東南
百二十。犍馬正東。宣化。敘州正南百二十。中江百二十。潼川
東百二十里。遂寧。白馬。合龍東九十。順慶西南。平灘一百正
南偏西。鹽灘百三十。合州正東北三十。釣魚山。
廣元漢江水路。閬津。莽泉。合水。石羊。虎溪。南部。南津。
新政。州子口。石狗。順慶。後津。石牛。馬石灣。雲會。金沙。
荔枝。重慶江津。涪州。咸淳府。萬州。雲陽。夔府。巫山。萬
流。巴東。歸州。黃牛。鳳樓。康州。白水。松滋州。劉店。江
陵。沙市。公安。柳子。石首。調絃。小妃。小渡。岳州。押閘。
萬頭。牌。金口。武昌。陽羅。黃州。蘭。富池。蘄州。城子。
九江。武家。江州。湖口。彭澤。李王河。池口。大通。繁昌。
曹港。采石。大城港。龍渡。東陽。真州。瓜州。江陰。
襄陽漢江水路。新城。同口。蘇子。魚梓。大石灘。安陸。洪磧。

石牌。臼口。獅子。白洑。龍洑。深紅。劉河。雲澤乃陽在南。
襄下。筱步。滄浪。功山。靚山。漁口。蔡店。腳剝。漢陽合川
江於武昌。
成都川江水路。成都。廣都。安平。龍山。眉州。魚腹。青神。
峯門。牟差。喜定。趙塲。淨江。三聖。犍爲。月波峯。宣化。
真溪。喝口。敘州。江安。瀘州。石門。重慶合廣元江。
敘州西南瀘江水路。橫江。大窩。蒲二。鹽井。華帖至業楠鎮陸路。
襄陽正南。武安。雲河。利陽。安平。荊門正南。鵝陵十里牌。
江陵。
江陵正南。梁家莊正東。新市。清平。臨湘過洞庭湖口即岳州。
正西。公安西南。孫王正南偏西。順林。蘭溪。澧州。青化。大
龍。常德。桃源正西偏南。鄭家莊。辛店。界亭。馬底。長田。
楊溪。十里。辰州。寺前。白牛。盈口。沅州。便溪。晃州。平
溪。平地。鎮遠府。偏橋。羅仲。麻站。麻峽。摩溪。西夢。德
漸逮。普安西南由江剝店而上至。江安一百二十。府慶。定遠正
西至。業楠鎮西南。關平。合折林。雪山正南。烏蒙。兀撒。批

杞 本渠 大合都 不曾書 馬龍東南即普安西南茂茂都 茂茂
都正南 中慶
中慶正西微北 判浪 荅八 環州 武定正南 安寧 路品 路
豐 搶省 路甸 威定 沙卸 普潤 小雲南 白山石 大理
大理西北 鄯川 觀音正西微北 劍川 嚴江西南 採備 沙麻
伽 永昌 金齒 緬國其西南怒江渡
中慶正東 普寧 河楊 路楊東南 陸涼正南偏東 摩耆 摩夷
龍 必勒龍 緋摩正南 嘉通龍 知采東南邑州
岳州陸路洞庭東岸正南 迎瑞 馬頭 新安 九塘 澤州水路由
洞庭南去 南津 麻角 磊石 營田 笙竹 橋子 潭州 昭港
洲頭 都石 象石 泗州轉正南 皇華 避流 七里 衡州西南
寺塘 稻坊 河湘東南 象水 祁縣 方縣 湖口 石正南 永
州西南 梆浦正西 山角 水南 江口 建安西南 興安 白
雲正南微西 木龍 靜江
靜江西南水路 江月 珠玉 横塘東南水路 興平 大碣 廟頭
昭平昭州平 格步 富川賀州也 封陽 開建梧州也 州門 龍

江 府口 慶德 辛村吳西新州正南 德慶 肇慶 新州海
梧州西南水路 金鷄 雙鏡藤州也 月良 北流山 北流東岸容
州也
湘潭在潭州西南陸路 中路 衡州正西偏南 長塘正南偏西 歸
陽 涞青正西 土馬 全州西南 咸水 興平 臨川 靜江西王
遠江 永橋 大石 五州 康和 界首 横州正西偏南 賓州西
南 洪村 長安 邕州
賓州正南陸路 欽州正東微南 武村正南偏東 白家 獨竹 官
塞 三义 桐由 城月 雷州東南 將軍 奚利 沓磊通小海
白沙 瓊州
潭州正東偏南 南山 雙驛正南 板寨正東偏南 皇華 西村
袁州正北偏東 萬載正東偏北百二十 上高百二十 瑞州正北偏
東六十 烏山正東偏北六十 龍興
岳州陸路正東 東木橋 長安 港口 官塘 咸寧 三陂 東湖
武昌由大江水路而下去 興國
江州西南六十 元通 德安西南 南康西南 建昌東南 吳城山

樵舍水馬 龍興
龍興正南偏西水陸路 市汊六十 富州 臨江 官洲 白沙 螺
川吉安 太和 五雲水馬 進口 攸鎮 贛州 南康 小溪
臨江正南陸路六十五 官洲七十五 硤江六十 南嶺六十 吉安
棗柱正南偏西六十 灘頭六十 五雲六十 進口八十 龍下 贛
州黃舍 南康 小溪 南安正南偏東五百八十過梅嶺即度關自此
分江廣 南雄即廣東界 結口 蘇渡 韶州 英德 清遠 巴由
正西南 廣州
南雄水路正南微西 結口 蘇渡 韶州 英德
龍興陸路正東 土坊 進賢九十正南 雲山六十 撫州五十正南
偏東水館站 建昌正南偏東 接陂 清遠 撫州 孔家渡 石門
建昌八十 藍田六十 杉關去邵武路北福建界 湖口水路正南八
十 新安八十 舊縣百三十 黃金正南偏東百六十 都昌東南
餘干 安仁 貴溪 弋陽 信州 沙溪正北 玉山
池州陸路正南偏西 黃山六十 藍橋六十 北栅 黃牛冲 石門
徽子 饒州正南偏東六十 餘干九十 安仁 弋陽 信州陸路正

東九十 青陽九十 順安九十 繁昌七十五 蕪湖港正東偏南七
十五 太平八十 建康 蕪湖港百五十 寧國 程村百一十 徽
州南至信州七百里
真州正南十五里 黃泥灘渡江 仙鶴嘴正南 東陽 建康正南百
二十 溧水百二十 溧陽百二十 廣德 瓜州南渡至鎮江水路東
南六十里 丹陽六十 呂城有壩 洛社 常州 新安 平江正南
吳江 平望 嘉興 皂林 長安有壩 赤岸西南 杭州 鎮江陸
路正東偏 六十浰西道 丹陽六十 呂城四十五 常州九十 無
錫正南 平江 平望 崇德六十 臨平六十 杭州
杭州陸路正西七十 福陽六十 新城六十 桐廬四十五 安仁
建德西南 常山 玉山 桐廬正南水路九十 蘭溪 婺溪正東水
路 西興 錢青 紹興 曹娥 餘姚 慶元海陸路渡江東行 西
興四十五 錢清四十五 紹興 紹興正東陸路 三界八十 新昌
百三十 天台九十 台州六十 黃巖七十 大荊百二十里西南安清
婺州正西百一十 龍游西南 衢州正西 玉山正東 義烏百二十
諸暨正東 紹興三界首 正南六十 英道六十 檉康八十 縉雲

五十五。劉山。四十五。處州。

處州。正南四十五。石溪。三十五。鉛山。正南偏東。紫溪。正南五十。大寨。五十。崇安。洋口。正南微東六十。建陽。正東七十。侯沙。四十五。建寧。

建昌。行路正南偏東。杭。邵武。麻沙。

麻沙。八十水路東南。水口。順昌。東北。南劍。東南。茶洋。營項。水口。小若。白沙。懷安。福州。

南劍。陸路東南六十。茶洋。六十。營項。六十。水口。六十。小若。白沙。八十。懷安。

福州。渡螺江南行。渠山。正西微南五十。太平。六十。蒜嶺。西南六十。

興化。正西微北六十。杭亭。正西五十。惠安。正南五十。漳州。渡漳江西北七十。康店。正西六十。國安。六十。淦青。西南。泉州。南海西接潮州。

詩

潮州府三陽志宿黃蘆站　古道樹叉丫。青帘認酒家。有山無樹色。多雪少梅花。鴈影雲垂地。鷄聲月在沙。百年興廢盡。何處問桑麻。

雲南志略孟定路事元日題馬龍站壁　十月長安雪滿臺。天南試驗紀初來。無情山路驚魂失。有限官符着意催。金馬雨晴滇海闊。碧鷄雲歛瘴烟開。誰憐萬死投荒地。幸得生殘念已灰。

元程禮部集送君舉照磨嶺北諸郡敷賣馬站戶　青年持使節。丹詔出王庭。天上流新澤。人間駭震霆。燕南來往道。嶺北短長亭。去去安鴻鴈。飛飛整翅翎。奉公勞不賞。處己義先形。日月無私照。風霜要飽經。氣權山碑砥。心湛水泓渟。健筆提文印。遺編振說鈴。風餐憐攬肉。露坐仰移星。直木多先伐。幽蘭有靜馨。挂鞍書秩秩。在野馬駉駉。惠嶺連天碧。蓬山隔海青。直須窮古蹟。端可勒新銘。興要達吟嘯。歡宜理醉醒。珠藏能媚澤。劍發直須硎。報政由來速。歸期可暫停。羨君池上鳳。感我案頭螢。俗士輕原憲。諸公問管寧。藜床令欲穴。蓬戶晝常扃。不作鯤鵬運。猶懷筆硯靈。援羞三穴兔。味薄五侯鯖。好客還黃閣。逢人自白丁。清風辭上國。澹月照蹤檑。道在貧何愧。情親語易聽。夜營行漢柳。春殿茁先蓂。善攬登車轡。毋羸汲井缾。百年忠與敬。擢首向南屏。

陸厚幼壯俚詩東關站易舟何公令余以前韻歌去官意　五年楚漢戰塵埃。回首先生歸去來。黃石見時青草沒。赤松深處白雲堆。單瓢得遂歸山志。緩轡難爲避世材。大計已成全呂惠。長安宮闕九重開。

劉仁本赤玄集小箬站二首　小箬渡頭潮水來。西風蹁躚片帆開。篙師爲我輕移棹。莫使前灘鷗鷺猜。　昨夜扁舟水口灣。今朝驛路擬盤桓。却貪兩岸峯巒好。不惮撑篙逆上灘。

孟均詩過城頭站　舟過城頭站。城頭十數家。泥奔煙竈濕。水壓荻簷斜。細雨生秋樹。寒雲入暮鵶。少須移斷港。魚網聚汀沙。

張仲蛻菴集有言壽領宋史刊于江浙次東阿站　南來十五驛。幽絶獨斯亭。下榻月初上。捲簾山更青。十時嗟莫齒。從事厭蕃形。寂寞江雲外。誰知使者星。

宴四明江中醉卧及醒舟已次車廐站　使節重來蜀昔年。舊遊零落一淒然。山川在眼空陳迹。歌舞催人又別筵。風捲潮聲金海起。雨分虹影半空懸。酒醒唯有斜窓月。偏照姚江獨夜船。

郭昂詩樂鄉站　蜀道登天萬折盤。縹驅羸馬得東還。誰憐白髮無依客。又在天涯蹭蹬間。

薩天錫集題順安站。曾經御幸　平地東風草色嬌。也應曾識赭黃袍。九華秀氣隨龍筆。萬壑泉聲奏鳳韶。丞相腰懸犀角帶。將軍背插鴈翎刀。漢江一日飛龍馬。天上銀河白玉橋。

虞伯道園學古錄題赤城站壁　莫作扁舟不早歸。斜風細雨濕蓑衣。天心月滿江心定。贏得閑身坐釣磯。　又和赤城壁韻　飛鴻力盡始能歸。散向漁樵詑芙衣。多謝相如逢相問。華星明月照寒磯。

京行紀錄過昔寶赤站寒甚　水路生㩀雪擁泥。騰騰過馬血歸蹄。風搖白日光晶淡。野漭黃雲景色低。土屋貫墻加厚埴。沙泉分並得深攜。百年行役今如此。何用文章氣吐霓。

劉埏自怡集過胡樂站　晨策登遠林。初日雲外赤。川明寒波生。野曠嵐霧白。傾耳聆哀猿。捫蘿隨鳥跡。昔年花柳場。今作荒草陌。冷冷松上露。冉冉如淚滴。

曹山文集皂林站泊舟　小艇孤撑得散行。皂林車口泊新晴。水溪到處交加發。村邊隨家屈曲成。桑半青空蠶吾睡。麥全黃熟犢憂耕。白頭自嘆緣何事。不向漁樵畢此生。

斬

莊陷切。丁度集韻𨊠也。楊桓六書統。照母。報余凡感韻照母。

篆書 斬 六書統

獑

莊陷切。丁度集韻獸名。韓道昭五音類聚阻鑯切。楊桓六書統照母。獑从犬焦聲。𤢴隸字。滕傳義又子鑑切音覽。

篆書 獑 六書統

蘸

莊陷切。丁度集韻淊龕淬貌。楊桓六書統照母。蘸从艸 筆蘸。隸字。滕傳義蘸又子鑑切。音蘸。

篆書蘸六書統　隸書蘸六書統

莊陷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沙監反

惉

莊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霑音蘸

霯

賺

洪武正韻直陷切。廣雅。賣也。廣韻重賣也。又市物失實。許慎說文。賺。錯也。从貝廉聲。佇陷切。顧野王玉篇。賺。又徒陷切。戴侗六書故。賺。賣誤。賺直多少不當也。釋行均龍龕手鑑。賺俗賺正。韓道昭五音類聚。從陷切。賺也。虛取物不實也。楊桓六書統。牀毋。賺。佇陷切。賺从貝兼聲。賺錄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賺。牀監切。古用暫。此續狀作賺非。又被誑也。作詀謙非。韻會定正字切。牀監。牀澄纏賺

篆書賺徐鉉篆韻賺六書統　草書賺張鉩溪見草書集韻

湛

洪武正韻直陷切。露貌。又澄也。餘見沁韻。許慎說文。湛。沒也。从水甚聲。一曰湛水。豫章浸。𣹟古文。宅減切。徐鍇通釋。按今周禮。荊州其浸穎湛。注云。當在豫州。在此非也。揚雄方言。湛。安也。湛然安貌。顧野王玉篇。又直斬切。水貌。又直林切。湛古文。宋重修廣韻。亦姓。後漢有大司農湛重。又直心切。丁度集韻。又牒坎切。博雅。湛湛露也。吳棫韻補。叶音半戎切。宋玉九辯。衆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戴侗六書故。直監切。清淳也。又都含切。沈著也。耽通用。別作妉媅。又持林切。與沈通用。又將廉切。記曰。湛熾必潔。熊氏曰漬也。又湛諸美酒。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詩。湛露。注。直減反。在此俗。循習呼作去聲非。韓道昭五音類聚。湛同工楊桓六書統。牀毋。湛。又直深切。又氏仕切。水名。在襄城。余見侵韻澂母以草韻鴻母𣹟古文从水从乙。在宍中。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濁音。丈減切。淡也。古作湛。又徒感切。水名。前地志。荊州其浸穎湛。李軌讀。又史記相如傳。紛湛湛其差錯兮。字濫傳義丈陷切。又丑甚切。又長琰切。趙謙聲音文字通。湛林監切。此方音。又牀減切。詩。湛湛露斯。注。露貌。又豐厚貌。作㵎非。郊祀歌。羣生嗼嗼。俗字。湛。古文。並从甚省。而又有𣹟聲。韻會定正字切。狀監。狀澄纏湛

篆書湛古文湛汗簡並見楊鉤鐘鼎集韻湛尚書湛湛並古老子。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湛徐鉉篆韻湛六書統

草書湛並蘇舜欽　湛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湛湛

詩湛露篇　湛湛露斯。注。湛湛。露盛貌。孔光虞伯道困學齋錄湛湛行　湛湛天宇玄以黝。星白如銀無近人。牛羊散漫草多露大帳中野僧無隣。去年八月羽書急。婦女上馬小兒泣。今年八月天子來。身屬橐鞬月中去。

楊雄深湛

西漢書揚雄傳。雄字子雲。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淨無為。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脩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謝絢慢湛

南史袁湛傳。初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絢。湛之甥也。於公坐慢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絢有愧色。

性源常湛

宋華鎮雲溪居士集上越帥蔡侍郎書　古之真有道者。其應如響。體至虛而動之愈出。其默如名。九變而性源常湛。事去時會。則衆軒服冕馳騖乎名實之地。而心之虛無恬淡自若也。

如湛

佛祖統紀。師永嘉焦氏。試經得度。乃與楊大淵空相融之車溪。依卿師時衆已多。無所容。復參慧覺王師於橫山。盡得教觀之妙。初主車溪。夏月坐草莽中。口誦法華。袒身施蚊。後人表其處為餧蚊臺。端坐念佛而化。得舍利五色。

志湛

高僧傳。釋志湛。齊州山茌人。讀誦法華。用為常業。將終之日。沙門寶誌奏梁武曰。北方山茌縣人頭山衡草寺須陀洹果聖僧者。今日入涅槃。

惟湛

佛祖統紀。惟湛法師。宋氏。入道雙林。聿忠得度。往依廣智。於言下豁然有悟。歎講於雲間。趣果大揚化道。天台一宗。盛於三吳。自師始。

隸十七湛

羅泌路史夏后紀　大禹治水。外鑿二十嶺。隸十七湛。疏三江。道四瀆。通十有二渚。

穎湛

周禮夏官。職方氏。正南曰荊州。其浸穎湛。注。鄭氏曰。穎出陽城。安陸王得臣塵史曰。案酈善長汝水注云。湛水出犨縣魚齒山下為湛浦。春秋襄公十六年。晉伐楚。戰于湛阪。楚師敗績。遂侵方城之外。今湛水云。北山有長坂。即湛水以名也。

湛氏

千家姓。商音。豫章　元和姓纂。後漢大司農湛重。新淦。晉荊州刺史陶侃母湛氏。新淦人。有湛氏方生。梁有司州刺史僧智。今

進士湛貢袁州人。姓氏急就篇湛氏梁海琰。又復姓湛盧氏見後。古今姓氏辯證謹按陶母。一作諶氏。未知何者為是。千家編宋有湛茂。宋朝有尚書郎湛俞閩人

湛茂 無錫志宋嘗為司徒右長史。隱於無錫之惠山。築草堂讀書其中。與南平王劉鑠友善。更以詩章唱酬。留刻於石。毗陵志今普利院即湛茂之別墅也。

湛僧智 姓名遷華湛僧智。梁武帝時刺史攻豫章。讓功夏侯夔。

湛陁 宜春志湛陁字仁惠。宜陽人。仕梁為宣猛將軍。散騎侍郎

湛賁 袁州府志湛賁宜春縣人。初為縣吏。唐貞元十二年登第。後鄉人諺之曰。湛郎登第。彭伉落驢。今赤板橋即其地也。彭伉蓋湛友壻。初伉登第歸。姻黨致酒相慶。賁至。命飯於後閣。其妻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為容。賁感其言。舍役從學。後登第。遣僕歸報。伉方跨長耳驢出郊。聞賁登第。大驚墜驢。故有此語。

陶侃母湛氏 晉書列女傳。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娉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為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臥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揚正衡音義。坩音甘。鮓音者反。剉麁卧反。

讒 洪武正韻直陷切。謟也。又車韻陸法言廣韻又七衫切。丁度集韻又士懺切。楊桓六書統林母。讒鷹屬。說見車韻。從毋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濁音。又士監切。字潫傳義又士陷切。言也。又士衫切。又輕言也。又以言毀人也。讒同上。趙謙聲音文字通林監切。見平聲。此方音

篆 讒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讒 六書統 草書 讒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鑱 洪武正韻直陷切。廣韻鑱。土具。又見車韻陸法言廣韻又士咸切。丁度集韻又士懺切。鑱也。韓道昭五音集韻編鑱。楊桓六書統林母。鑱林母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濁音字潫傳義又苦萬切。匠偶也。韻會定正林監切出采根器字切林監林澄經鑱 篆書 鑱 六書統

韂 洪武正韻直陷切。驂也。陸法言廣韻驂驂之短也。宋重修廣韻又仕陷切。楊桓六書統林母。韂說見車韻林母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濁音張子敬經史字源韻略又仕懺切。驂也。又士銜切 篆書 韂 六書統 草書 韂韂 並張錦溪見草書集韻

偡 直陷切顧野王玉篇丈減切。齊整貌。陸法言廣韻偡然齊整。宋重修廣韻又直心切。丁度集韻齊進謂之偡。一曰偡偡齊整也。司馬光類篇又徒感切

[毚瓦] 直陷切顧野王玉篇又初鑑切。陸法言廣韻楚監切。器屬。丁度集韻又濫切。瓦器也。又仕懺切。大盆以盛潘者。韓道昭五音類聚[毚瓦]受一斛也。楊桓六書統林母[毚瓦]。又七絣切以瓦[毚瓦]。隸字潫傳義[毚瓦]音隸又士陷切

篆 [毚瓦] 六書統 隸書 [毚瓦] 六書統 草書 [毚瓦] 張錦溪見草書集韻

[毚鳥] 直陷切陸法言廣韻又士懺切。似鶥而班白也。出音語。楊桓六書統林母[毚鳥]。賤[毚鳥]。余見穿母 篆書 [毚鳥] 六書統

[片毚] 直陷切陸法言廣韻又士懺切。水門。又作[片毚]。丁度集韻[片毚]。牢牀水門也。韓道昭五音集韻[片毚]牀板也。楊桓六書統林母[片毚]。余見車韻林母[片毚]或从片[片毚] 隸書 篆 [片毚]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片毚] [片毚] 並六書統

詀 直陷切陸法言廣韻被誑。丁度集韻或从廉作謙。韓道昭五音集韻不和貌。五音類聚謙竹陷切。又力監切。謙謙言不正也。楊桓六書統林母詀。余見覽韻穿母謙同上。余見嵌韻咸母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濁音字潫傳義又陟陷切。通作謙。韻會定正字切林監林澄經詀

篆書 詀 集韻 謙 同上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詀 謙 並六書統

艬 直陷切陸法言廣韻又士懺切。艬船。丁度集韻舟名。楊桓六書統林母艬。說見車韻林母字潫傳義又士陷切音儳。船也。

篆書 艬 六書統

隵 直陷切。陸法言廣韻：陷也。丁度集韻又鑑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隵隵，二俗；又士陷反。韓道昭五音類聚：隵，音站。又作隵，並同上。楊桓六書統林母

隵 隵，正。篆書 隵 六書統　隸書 隵 六書統

纔 直陷切。丁度集韻：淺帛雀頭色。又士懺切。韓道昭五音集韻又士陷切。又所監切。楊桓六書統林母纔，說見牟韻林母。篆書 纔 六書統

饞 直陷切。丁度集韻：無味也。又昨濫切。楊桓六書統林母饞。篆書 饞 六書統　說見咸韻精母字潘傳義藏濫切。又子斬切。斷，同上。

䱿 直陷切。丁度集韻：鬚貌。司馬光類篇：又仕懺切。楊桓六書統林母䱿，从彭，毚聲。䱿，隸。篆書 䱿 六書統

躔 直陷切。丁度集韻：又士懺切。行貌。楊桓六書統林母躔，从𧾷，躔，隸。字潘傳義又士陷切。篆書 躔 六書統

洊 直陷切。丁度集韻又仕濫切。淫也。又水濾。楊桓六書統林母洊，說見咸韻林母字潘傳義藏濫切。水漯貌。又士陷切。篆書 洊 六書統

隵 直陷切。丁度集韻又士懺切。陷也。楊桓六書統林母隵，說見牟韻林母字潘傳義又士陷切。篆書 隵 六書統

攙 直陷切。丁度集韻又士懺切。完補也。一曰傳掣。楊桓六書統林母攙，說見牟韻穿母。篆書 攙 六書統

顲 直陷切。丁度集韻又士懺切。顲顲，頭長。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士銜切。又仕減切。楊桓六書統林母顲，頭長貌。从頁，毚聲。顲，隸。篆書 顲 六書統　隸書 顲 六書統

齽 直陷切。丁度集韻又士懺切。齽齽，齒貌。篆書 齽 六書統　書 齽 六書統。楊桓六書統林母齽，說見牟韻林母。

攙 直陷切。丁度集韻又士懺切。牛角也。楊桓六書統林母攙，牛角貌。从牛，毚聲。攙，隸。字潘傳義又士陷切。篆書 攙 六書統　隸書 攙

㞌 直陷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又士陷反。屋上也。字潘傳義通作㞌，同上義。

瀺 直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助陷切。瀺濡也。

囨 直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大減切。

敁 直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宅斬切。

䟞 直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䟞，音甚。

摲 洪武正韻：所鑑切。芟也。禮記：有摲而播者。又韋韻：宋重修廣韻：楚鑒切。丁度集韻：仕懺切。拔也。扳堰水曰摲。或書作㩆。韓道昭五音類聚：山鑑切。又初濫切。拔也。楊桓六書統：審母摲，从木，斬聲，說見咸韻林母。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次音。字潘傳義士陷切。又悲濂切。玉篇：除也。又初陷切。篆書 𨋐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摲 六書統

㺜 所鑑切。許慎說文：犬容頭進也。从犬，參聲。一曰賊疾也。山檻切。徐鍇通釋：犬容頭進也。言犬進狭處。丁度集韻士懺切。犬牟。韓道昭五音類聚士陷切。楊桓六書統審母㺜，說見牟韻審母。篆書 㺜 六書統

㓠 所鑑切。顧野王玉篇：刀刈也。丁度集韻：刈也。楊桓六書統審母㓠，从刀，㕛聲。㓠，隸。篆書 㓠 六書統　隸書 㓠 六書統

釤 所鑑切。顧野王玉篇：山鑒切。大鐮也。陸法言廣韻：士懺切。楊桓六書統審母釤，从金，彡聲。釤，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次音。韻會定正：審監切。釤之也。字切審監。審聲韻釤。篆書 釤 六書統　隸書 釤 六書統

䀐 所鑑切。陸法言廣韻：士懺切。暫見也。楊桓六書統審母䀐，从目，彡聲。䀐，隸。篆書 䀐 六書統　隸書 䀐 六書統

㱼 所鑑切。陸法言廣韻：士懺切。相接物也。又利也。出字謨。楊桓六書統審母㱼，从歺，彡聲。㱼，隸。篆書 㱼 六書統　隸書 㱼 六書統

梫 所鑑切戴侗六書故欃類篇曰。梫檐也。梫今曰屋東西榮柱外宇為梫楊桓六書統當作欃亦省梫

篆書 梫 六書統

隸書 梫 六書統

𢿭 所鑑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山檻切窒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中允臣胡杰
書寫儒士臣孫銳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璥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六百三十六　一屋

沐

洪武正韻莫卜切濯髮。許慎說文从水木聲。劉熙釋名沐禿也。沐者髮下垂禿者無髮皆無上貌之稱也。顧野王玉篇斬樹枝也。陸法言廣韻沐浴。禮記頭有創則沐。徐鍇通釋門逆反。宋重修廣韻又姓風俗通曰漢有東平太守沐寵。又漢復姓有沐簡氏。何氏姓苑云今任城人。妻撫廣干祿字沐沐無點者沐浴也有點者音述水名。戴侗六書故膏髮也。孫氏字說沐近沭音術水也。楊桓六書統明母从水从木丸尾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禮記王制湯沐之邑注給齋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又水名在青州周禮其浸沂沐又沐猴獸名前蓋寬饒傳注師古曰獮猴也。歐陽氏曰作沐非乃述字李監存古正字沐加點非韻會定正字切明谷明民眠沐

篆書 沐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沐 徐鉉篆韻 沐 隸書 魏臣奏見洪适漢隸分韻 沐 楊震碑陰見漢隸字源 真書 沐 宋儋 沐 歐陽詢 行書 沐 黃庭堅 草書 沐 章草 沐 鮮于樞

湯沐

公羊傳隱公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注有事者巡狩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潔齋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邑也三字蒙求戰國策秦王有愛女而美質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史記高祖本紀高祖謂沛父兄曰。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呂后本紀齊悼惠王來朝與惠帝燕飲太后前惠帝以齊王兄置上坐太后怒迺酌兩卮酖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惠帝亦起太后恐自起泛孝惠卮齊王佯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說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乃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迺上城陽郡尊公主為王太后呂后喜許之　平準書孝惠時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兩漢書文帝三王傳有司奏代王年幼淫亂坐廢為庶人徙房陵與湯沐邑百戶陝西志西安府富平縣漢文帝母薄太后之湯沐邑故殿遺址存兩漢書昭帝紀武帝崩戊辰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帝姊鄂邑公主益湯沐邑為長公主注師古曰帝之姊妹則稱長公主儀比諸王又以供養人主故益之也平帝紀元始元年秋九月赦天下徒以中苦陘縣為中山孝王后湯沐邑師古曰陘音形漢制叢錄太子食湯沐邑十縣以虎傳北史譙國夫人洗氏傳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初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諭諸蠻獠所至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千五百戶有官龜鑑丙申秋七月忽覩虎以戶口來上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以為湯沐邑公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宋景文公筆錄凡諸侯建職之禮具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洋邾太公六韜文王問救崇侯虎歸至鄴令具湯沐淮南子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

櫛沐

稽神異苑北海任詡字彥期從軍十年乃歸臨還攜槊出卜師云非屋莫宿非食時莫沐詡結伴數十募遇雷相庇於巖下竊憶非屋莫宿之戒遂負櫛沐巖崩壓傳者悉死至家妻先與外通情謀兵殺之請以濕髮為識婦宵則勸詡令沐復憶非食時莫沐之忌收髮而止婦慚愧負作乃自沐焉散髮同寢適者夜來不知婦也斬首而去南史宋蔡廓傳廓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北史辛紹先傳紹先隴西狄道人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盡落舊唐書吐蕃傳其俗不櫛沐五代史梁家人傳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其生三子長曰廣王全昱次曰朗王存其次太祖后少寡携其三子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太祖壯而無賴縣中皆厭苦之崇患太祖慵墮不作業數加笞責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為櫛沐宋史鄭穆傳穆字閎中福州侯官人性醇謹好讀書至忘櫛沐進退容止必以禮門人千數與陳襄陳烈周希孟友號四先生舉進士四冠鄉書遂登第

膏沐

詩伯兮篇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注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新唐書義陽王琮傳紀王慎女東光縣主始八歲聞慎有疾不食父表之紿云已愈主察顏色未平終不肯御內外謂之及王死號慟嘔血數升免喪絕膏沐者二十年呂原明雜記近世儒者有戒婦人不油髮不塗面者詩曰豈無膏沐自古而然又有戒婦人不穿耳者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蚤揃不穿耳則穿耳自古而然但不至於恣耳楊鐵崖集金盆沐髮踏莎行　寶鑑凝膏溫泉流膩瓊纖一把綠墜氷膚浸漬斛爆春花香石髓和雲洗玉女峯前咸池月底臨風細把犀梳理陽臺行雨乍歸來羅巾猶帶瀟湘水

薰沐

唐韓昌黎集方將坐足下三薰而三沐之

宋華鎮雲溪居士集上宰相書　方今資盛德積累之後，陶神化薰沐之成，協氣騰聲，充塞四表　上蔡大資書　武衛文教，震疊薰沐，出於其中者，至于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隊而後已

潘沐　左傳哀公十四年陳氏方睦使病而遺潘沐潘米汁也以沐頭潘芳袁反

將沐　韓子借侯將沐湯中有蠏問之曰當有人欲代湯者　左傳僖下曰衛叔武將沐聞君至而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枕股而哭之　程子訓蒙新書謝憯見程子子留語因請曰今日將沐子曰豈無他日曰今日吉也子曰豈為士而惑此耶曰情固無疑矣在己膚何鄙弟云不利父母子曰有人呼於市者曰數毛畫壇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父母子亦將數毛畫壇乎曰狂人之言也何可信曰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

一沐　通鑑外紀夏禹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　史記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孔子家語周公下白屋之士一沐三握髮後世稱其聖賢也

新沐　莊子孔子見老聃聃新沐被髮似非人孔子曰先生體若槁木似遺物乎老子曰吾遊物之初孔子出告顏淵曰丘之道其猶醯雞歟班彪注曰醯雞酒上飛蚋　楚辭漁父曰吾聞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乎　趙德麟侯鯖錄鬆頭酒山東風俗新沐訖飲酒謂之鬆頭酒顏師古云字當為禨音譏禨謂福祥也按禮云沐頮而饌粱髮布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鄭康成注云沐頮必進禨作樂盈氣也此謂新沐頮體虛故更進食飲而加樂以自輔助致福祥也此古之遺法乎　三元延壽參贊書新沐髮勿令當風勿濕縈髻勿濕頭卧令人頭風眩悶及生白屑髮禿而黑齒痛耳聾　蒙隱詩新沐有感　我髮日已疎尚喜簪未斷精朝試一沐但覺盤水寬千梳發清快凜凜肌骨寒脫落等秋籜光潤如春巒譬彼雨露滋下澤枯蓮根為雲猶半濕霜葉不加繁我生青昧懶背事形骸閒一月半不理垢膩何由刪今辰新沐罷快若沃狂瀾吁兒奉櫛飲為作椎結團歲月寖相遁歡娛心已闌看鏡想勲業森然欲衝冠　李流謙澹齋集性懶如嵇康不沐已三歲嵗風撞封域汙垢為之地譬之大諸侯父兄鄉子孫納汙圉云久用鍼豈得已朝來湯沐丹縞素雪花滌決河巷塵泥崩風刮氣髒絶擔坐茂樹未足當快意晚日涯餘潤寸櫛導積氣達根入風竅浮爽到肝肺却憂見班七引鏡不敢對彈冠一趺坐茹連豈吾事且之勿復道我解欲眠爾　李忠定公集五月梅寓河源館含雨涼新沐偶成一絕　風雨瀟瀟作晚涼山城松桂發天香蘭湯沐罷元清快一枕江南歸夢長

出沐　宋王珪華陽集謝賜入伏早下表　戴矜敲擊之辰甫降深純之誨舉漢家之令特優出沐之期詠周人之詩敢斁在公之節　宋元憲公集歲晏出沐感事內訟一首　山海有宂士布世無良籌偶穿東郭履遂別野人舟不耻菜刺賦米腐英俊游私智甚忽短塵容君鳴愁備員太史氏補處寓人侯姑學了官事何嘗分主憂日食斗食利歲感星躔周中都冨才彥方駕君龍烊茂先著史漢平津治春秋高文用司馬格五寵虞丘閒闕路蓬蒿繽紛人召鄒枚羊興賈塈安國出縲因汲鄭貢交盛徐陳英藻道況乃天下振維雖來九州衣冠徑復道鼓吹出長楸庠上萬錢著橋邊八列賜雍容緩帶決意氣拂吳鈎咨予良不避鋋覺廁琳璆吹竽昔已濫在梁令可尤臺閣魏舒被風霜蘇季裘有志謝軒鶴無機防海鷗恭誤杜陵課誅茅歸故壽　秋日出沐感懷　落落窮閻靜蕭蕭晚歲昏旦飢徒索米童小未應門清世為塵請私家出沐思斗回非揖酒天遠詎兼盆腐懶翔鴟鼠青黄斷木樽容容誰覬福栩栩自交魂衰柳空煙穗寒苔疊雨痕鳴蛙沉故沼噪雀戀空園有客嘲然突無人賞員腔終期六百石初服卧丘樊　清明出沐　曉樹陰岑容含春御輿不訪著書人長揪有地金成埒曲突無煙挂徙薪自失解蘭襜北阜更堪鳴磬是南鄰餳香醞冷沈歡緒柱負山郎出沐辰

休沐　事物紀原史記李園事春申君謁歸故失期則假告已見于戰國漢律吏得五日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鄭通洗沐不出張安世休沐未嘗出門是也唐會要永徽三年二月十日以天下無虞百司務簡每至旬假許不視事以寬百寮休沐然則休沐始于漢其以旬休則始于唐也　西漢會要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　薛宣傳至日休吏師古曰冬夏之日至不省官事故休吏　鄭莊傳五日洗沐　西漢書楊敞傳敞弟惲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廼得出名曰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晉灼曰五日一洗沐也師古曰言出財用者雖非休沐常得出外也貧者實病皆以沐假償之也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即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郎官之職各有主部故行錢財而擇其善者以招權也貨賂流行傳相放效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從事許不得　東漢會要張禹為大傳錄尚書五日一歸府常氏

敢韓稜典業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韓稜傳漢書孔光典樞機十餘
年守法度脩故事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唐會要永
徽三年二月高宗以天下無虞每至旬假許不視事　開元二十二年六
月十七日勑諸州千秋節令後宜聽五日一辰盡其歡宴餘兩日但休暇
而已寶應元年八月三日勑八月五日是千秋節舊給假三日其前後一
日假權停至九月天平地成節准乾元元年九月一日勑休暇三日二十
四年二月十一日勑寒食清明四日為假至大曆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勑
自今已後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至貞元六年三月九日勑寒食宜准元
日節前後各給三日天寶五年五月九日勑頃自寔賓已放入朝節假常
參未聞中令公私協慶千載一時自今已後每至旬假休假中書門下及
百官並不須入朝亦不須衙集宋會要國初休假之制皆按令式歲節寒
食冬至各假七日休務五日聖節上元中元各假三日休務一日春秋二
社上巳重午重陽立春人日中和節春分立夏三伏立秋七夕秋分授衣
立冬各假一日不休務夏至臘日各假三日不休務諸大祀假一日不休
務其後或因舊制或增建慶節旬日賜沐皆令休務者並著于令其慶節
但錫休假而事詳見本扁其視行大禮及車駕巡幸賜群臣休假皆無定

制令并載于後　太祖開寶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詔自今遇旬假不御殿
百官賜休沐一日大中祥符七年二月五日車駕至自亳州賜隨駕臣僚
休沐假三日慶曆六年四月二日詔駕幸金明池并撥麥州數諸處進宴
後一日並放歇泊沐務假前後殿不坐永為定式紹興元年正月十八日
詔令後朝廷百司依條月中每旬仍舊作休務假先是建炎初邊事未寧
凡旬休及遇假日百司皆入局治事其後每旬惟以晦日休務至是宰執
擬進旬休假范宗尹奏曰官吏旬日之勞一日洗沐亦不為過其它假日
恐未可行上曰然一日休務亦不致廢事使一月之間措置得十事則雖
二十日休務亦復何害若無所施設雖窮朝夕何補事功故降詔旬休仍
舊焉乾道九年二月二十一日詔吏部具目今行在百司見行立定假式
頒下諸州縣令遵守以臣寮言伏覩太祖皇帝開寶元年四月二十三日
詔自今遇旬假不御殿百官賜休沐一日國朝旬休賜假始見于此仰見
藝祖創業之初勤勞萬機雖休日亦御殿也文選謝玄暉休沐重還道中
善曰休假也沐洗也漢書張安世休沐未嘗出如淳曰律下一沐良日休
沐謂休假沐浴也還歸于丹陽薄游第從告思閑願罪歸善曰孫卿子曰
或問賈誼不遇漢文將退耕於野乎薄游於朝乎漢書曰蘇林曰第且也
人曰高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謁之名也又韋賢乞骸骨罷歸翰曰
薄游薄宦第且也從告休謁之名閑靜也還邛歌賦似休沐車騎非善曰
漢書曰司馬相如家貧素與臨邛令相善於是相如往舍臨邛都亭是時
卓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文君
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范曄後漢書曰許劭汝南人為郡功曹同郡袁
紹濮陽令車徒甚盛將入界內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
家濟曰周善注賦言我歌賦有似相如而車騎乃非袁紹也灞池不可別
伊川難重還善曰杜東集有臨灞池遠訣賦應邵曰三川今河南郡韋昭
曰有河洛伊漘岳關中記曰灞陵文帝陵也上有池有四出道以瀉水良
曰灞池謂西京伊川謂東京言此二京不可遠別者以輸丹陽亦不可覺
去也汀葭稍靡靡江菼也故復依依善曰毛詩曰葭菼揭揭毛萇曰葭蘆
也菼薍也高唐賦曰薄草靡靡詩曰楊柳依依銑曰汀水際平處也葭
菼皆水草名靡靡依依隨風貌田鸖遠相叫沙鴇忽爭飛雲端楚山見
林表吳岫微善曰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表猶外也向曰鵠水鳥翰
曰表外也岫亦山也試與征徒望鄉淚盡霑衣善曰古詩曰淚下沾衣裳
濟曰征行徒侶也鄉淚望鄉之淚賴此盈罇酌含景望芳菲善曰嵇康秀

才詩曰旨酒盈罇陸機曰日出東南隅清川含藻景良曰酌此盈罇酒含
光景而望芳菲之節猶得解其鄉思問我勞何事霑沐仰清徽志狹輕軒
冕恩甚戀重扃五臣作閨善曰管子曰先生制軒冕以著貴賤銑曰微美
也我所以勞心者為天子之澤霑潤我清美之道所致向曰閨門也閨門
天子重門也言我志恢不重軒冕思甚故戀重門歲華春有酒初服
偃郊扉善曰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且復修吾初服顏延之贈王太常
詩曰郊扉常晝閉翰曰此心終願歲初春酒熟衣以初服偃息於故居之
門庭也唐包佶詩立春後休沐　心與青春背新年亦掩扉漸窮無相學
惟避不材譏積病攻難愈銜恩報轉微定知書課日優詔許辭歸宋黃山
谷詩次韻文潛休沐不出二首風壓車馬遂得失兩闗心惟有張仲蔚門
前蓬藋深仲蔚見上注莊子曰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藋音徒
弔反自公及歸沐畢願詩書林詩曰退食自公晉書魏舒傳叔父衡數曰
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楊雄長楊賦曰并包書林牆東作瘦馬萬里氣
駸駸張方回家本有山谷自注云文潛喜畫馬周生列子曰伯樂相馬採
之於瘦馬而相士取之於驂詩曰載驂駸駸與世自少味閑闗非有心退
之詩吾老世味薄後漢馬援傳曰道是欲少味矣文選顏延年五君詠曰

劉伶荅閑閑慷情減閑見文中子戍問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閑閑矣注謂閑閑以蔵身也戎葵一笑紫露井百尺深上句並見上註詩曰桃生露井上虛全詩曰嫌擔無綆井百尺著書瀟風雨枯筆來如林老杜詩曰落筆驚風雨又詩曰世亂戢如林蘇公數妙墨通人太駁駁法帖衛夫人書云衛有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南史王僧虔傳子敬謂中令云弟書如騎騾駸駸常欲度驊騮前也范石湖詩次韻趙德莊史部休沐窈窕新堂好妻蛇夜直還遙知歎帽髮正奈堪藤山門外客姑去意前人對閑排能烏帽底塵土涴朱顏宋祁詩出休達日似山郎坐有蛍燈沐有湯飲面酒華隨日轉琴中松韻共風長官早寧為令無巧愚極曾閉古是狂自顧支離與口祿撲歸囊被亦何妨初服休沐伏詞詔休偃閑門謝朋儕義和挾升陽曉氣紅崔嵬炎林壽歇霧蒸原橫蠕埃怒甚辛苦雲早始隆隆雷況我庇炎宇頓諜安得閑日拘訴巾幘仇怨被酒杯湯沐未及具反為嘆颯哈北風殊杳嘿義人安在哉西崑訓唱異楊億休沐端居有懷希里少術學士凝塵滿榻素琴橫岸幘孤吟意未平茗粥露芽銷晝夢柘漿雲液浣朝酲水沉朱李金瓶溢風犢幽蘭羽扇輕獨憶當筵試湯餅謫仙冰骨照人清錢惟演詩雕盤瓊蘂冰士欝寒漸密樹蟬嘶下直時史賦新詩荅寶運不將團扇隔元規經梅婦草沿階上盡日風流轉蕙遲祗待歸棧照物旭橫經還集峰紗幃王珩詩獻樾風擔乳燕翔浴蘭衣裕葦流黃雲谷倏變千峰險草色相沿百帶長旋製紫荷供素筆暗移神祭思猶牀思君秪欲傾家釀待警同誰賦柏梁陳越詩王覺銀牀蔭碧桐北窗珍簟水文融衣裁練布如王導扇執蒲葵學謝公瓊屑半和仙掌露蘭苕輕泛楚臺風若非冰雪神仙骨相樂誰同一笑中李維詩銀闕琳房視草餘龍門李寂斷軒車彩毫閒試金壺墨青案時看玉字書王倫風流希謝傳子雲詞賦敵相如瓊枝不見蕭齋晚蕙草煙微度綺疏劉斯詩詩十日一休沐調越宜可十日一休沐休沐一杯酒百年一此老千載以此朽空庭對夕陽兒童自省友須叟各非意嬉笑成侮詬使爾以我年此樂寧復有飢寒累目前功名動身後所以古賢達杯酒即長壽持杯滿屬君顧君醉如柳酒醒月方中竊下更攜手　兒時逢此日喜若得釋囚宿約二三子明當何方遊自從識書趣休沐長不休坐此一念誤忽忽二十秋乃遣兒輩覺此世何足允雙溪集休沐日洗硯酬緘復論文金書瑤笈忌燈暈掻頭冷枕還瞀弁漸垢涼牀潔悅盼塲竈草門無量填下畦褐父君為芸鴻飛邊陸持

寥廓兒驚胡然顧淵芹

受沐

禮記外御受沐入註管人所奠潘也

丐沐

史記竇太后兄曰長君弟曰廣國字少君少君四五歲為人所略賣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自卜數曰當為侯從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家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姉嘗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召見曰姉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皇后持之而泣云云絳灌等曰吾屬不死則命乃且懸此兩人又復効呂氏事也乃擇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洗沐

漢制叢錄百官洗沐之制史氏不著其詳石建為郎中令也傳載其每五日洗沐歸謁親鄰當時為太子舍人也傳載其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按此當是五日一下者乃漢世官吏通法殤帝世張禹為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詔為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曰歸府者即洗沐之謂按薛宣傳云日至休吏東方朔傳云伏日當早歸意漢世百官休告之期如此類尚衆惜其無可考者史記田橫至尸鄉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西漢書張蒼德安國侯王陵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鄴禁晉記嘉陵長易雄起兵討王敦欲活之使還邑舍洗沐衆人皆賀雄曰吾夢乘車挂肉其傍肉必有筋筋者斤吾其死也敦果刑雄石林燕語王荊公性不善緣飾經歲不洗沐衣服雖弊亦不浣濯與吳沖卿同為群牧判官時韓持國在館中三數人尤厚善無日不過從因相約每一兩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更出新衣為荊公番號拆洗王介甫公出浴見新衣輒服之亦不問所從來也曾子宣持母喪過金陵公往吊之登舟顧所服紅帶適一虞候扶笏在傍公顧之即解易其皂帶入吊既出復易之而去

揮沐

東漢書高彪傳遺馬融書有曰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白屋匹夫也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

差沐

禮記喪大記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注差淅也淅飯米取其潘以為沐也

忌沐

三元延壽參贊書忌沐飽食沐髮冷水洗頭飲水沐頭熱汁洗頭冷水灌之皆令人頭風頻沐者氣壅於腦滯於中令形瘦體重久而經絡不通暢

卯日沐

太平御覽語曰子日沐令人愛卯日沐令人白頭捼人所愛憎頭之白黑在乎自然但使嫫母子日沐能令人愛耶使十五童子卯日沐能令髮白耶

三月而沐

禮記喪服四制三月而沐詳服字

三年不藻沐 新唐書柳公綽居喪數暮三年不藻沐

有創則沐 禮記曲禮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疏創瘍不沐浴毀而滅性者也

悶癢則沐 晉書嵇康非大悶痒則不能浴也詳嵇

患眼斷沐 方仁聲泊宅編舊說眼疾不可浴浴則病甚至有失明者右承直郎白彥良云未壯之前歲歲患赤眼一道人勸但能斷沐頭則不復病此彥良自此不沐今七十餘更無眼病

為政猶沐 韓非子古者有諺曰為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為之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聖澤渥沐 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獨醉亭賦　逆右引螺杯而左引兕觥感聖澤之渥沐長天樂之光榮澤畔之行吟自非同調方外之酒徒素非同盟

元帝沐 類說晉明帝為太子聞元帝沐上啓云沐伏久勞極不審尊體何如荅云去垢甚佳身不極也

元愉就沐 群書類對事苑晉王恬字元愉傲誕不拘禮節謝萬造之坐少項恬使人內萬以為必厚待己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竟無賓主之意

文公辭沐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初晉文公之出也僕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注言沐則低頭而心則反覆覆音福

沐塗樹枝 管子桓公問民飢寒室屋不治墻垣壞不築為之柰何管子曰沐塗樹之枝公令左右沐塗樹枝其年民治室屋築墻垣公問之管子曰一樹而息百乘丁壯彈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樹而論終日不歸令吾沐之日中無尺陰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室

詩文 薛季宣浪語集壬午中春十有九日走沐見二毛焉因感而賦

沐余髮兮中春感余心兮泯紛焉頭白兮道蒙君不壯年兮兆衰落元始昆侖閱歲華之墳戴兮颯如宿昔人生百齡月過千之云積兮羌虧盈之不可度羲和叱馭而莫之挽兮倏焉歸於窅漠視櫂輿為一大呷兮剝吾生之略約彼顏子二十九而白頭兮親聖師而已悔思文君於兹琴兮僵沉吟於本始春歸園而秀木兮果覩花而知實人間世兮苟託棲於茲室多文飾兮華髮班其可喜一彼此之斐然兮嗟其云異視老彭為非望兮若殤子者吾其至愉皇蒼之司壽夭兮緊余何意乎悲歡而寫志兮曰生之忽也庶衆由天俱斯物也春暮榮華兮其日也班白顛兮猶之一也於乎樂兮終歸汝也

華忠惠先生集黃鑄大縣五音盥沐詞

盖聞天流東井兩曜沐浴而增輝帝全明離萬物潔齊而相見雖陰陽之化育與日月之光華咸貴清明而資浣濯剝含情抱識之衆墮苦趣迷塗之中汙染所纏根塵甚穢澡身不淨懺罪何由睠良夜之未央召幽魂之咸集遵嚴宮館贊詠洞章濯爾蘭湯將形神之受煉滌茲法水令罪垢之悉空然後端拂冠裳肅莊容體隨梵音而戾止聞妙戒以周旋

綫起集秋園晚沐

黃巻在窮巷歸來生道心五株衰柳下三徑小園深倒薤翻成字寒花不假林龍眉謝群彥獨酌具閑吟

宋景文公集旬沐二首

薄朝還私室陶嘉屬小園筍餘林響密花後果初繁燕口將泥重蜂脾抱蜜盈此時蕭散意都欲忘乘軒

侍詔官非急還家體不勤禮無休沐騎恩有上義人容樹梢迎夏晚花猶及春幽懷誰與晤杯酒独相親

歸沐

獵句出沐道山頭傲廐蕭蕭避世游狂是胃中存壘塊可能度表有陽秋駕車款段愁鄉品託乘鴟夷笑客愁曲突不黔賓坐吟時閒庭雀一啁啾

輆沐國 太平廣記越東有輆沐之國輆音昔愛反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言鬼妻不可與共居楚之南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剔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孝子也秦之西有義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而焚之熏其煙上謂之登霞煙然後成為孝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非也見墨子出博物志

謝沐縣 西漢書地理志謝沐縣屬蒼梧郡

沐氏 千家姓宮音　東平元和姓纂漢沐寵為東平太守狀云端木賜之後避難改為沐氏東平沐寵之後因官居焉魏略沐並河間人孫文派為護軍石趙僕射沐堅姓氏急就篇沐氏後漢有沐茂晉沐謙又復姓沐簡氏見姓苑洞沐氏見通志略有洞沐孟陽者善易吉今姓氏辯證今詳說文沐水在青州然或以水氏啓剡青錢商音

沐並 三國志沐並字德信少孤苦有志介始為袁紹吏曾操取冀州署軍謀掾黃初中為成皐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求

索橐數時煌早言無儲蓄肇入入並關下呴呼罵丈並怒躐履提刀而出欲收肇肇走得免具以狀聞有詔肇為牧司介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明邪欲收殺之肇懇決獄死刑覆吏由是放散十餘年正始中為三府長史卒

釋慧沐

宋高僧傳慧沐豎陽人幼沖之歲謁覺智寺與真禪師由玆開悟於洪井觀音禪師頓了心要乾寧五年卒。詳僧字

霂

洪武正韻莫卜切霢霂小雨許慎說文霢从雨沐聲小雅小雨謂之霢霂邢昺疏釋曰小雨一名霢霂小雅信南山云益之以霢霂是也李巡云水雪俱下東此丈上有暴雨下云久雨於中間無雪事而云水雲俱下妄矣劉熙釋名言裁霢歷霑漬如人沐頭惟及其上枝而根不濡也顧野王玉篇音木徐鍇通釋門逆反楊桓六書統明母霢其義止當用沐字俗加雨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霢者霑潤入土如人之脈霂言上霢言下韻會定正字切明谷明民眠霂 篆書 徐鉉篆韻 草書 張錦溪見草書集韻

毣

洪武正韻莫卜切思貌又一曰毛濕也漢鮑宣傳毣毣之思師古曰毣毣猶蒙蒙也如淳曰毣愿貌俗作毣楊雄方言純毣好也毣毣小好貌音沐司馬光類篇又墨角切又莫報切目少精也釋行均龍龕手鑑毣或作毣令又莫角反好貌也孫氏字說又以毣為翼楊桓六書統明母毣也韻會舉要宮次濁音韻會定正字切明谷明民眠毣 篆書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統

楘

洪武正韻莫卜切車歷錄也詩五楘梁輈又屋架五楘也許慎說文楘車歷束交也从木敄聲徐鍇通釋謂車輈上木也門逆反顧野王玉篇音木張參五經文字蒙毒反楊桓六書統明母楘統楘錄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詩五楘注毛云五束也楘歷錄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孔疏云五束者五處以皮革束之所束者因為文章歷錄然錢氏曰局曲轅上束也一輈五原缺以皮束之 篆 說文以為飾集韻或作鞪亦作䡙韻會定正字切明谷明民眠楘 書 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草書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鶩

洪武正韻莫卜切舒鳧俗謂之鴨可畜而不能高飛者曰鴨野生高飛者曰鶩一名匹居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許慎說文鶩从鳥敄聲爾雅舒鳧鶩邢昺疏釋曰鶩鴨也一名舒鳧李巡曰野曰鳧家曰鶩禮記內則舒鳧之不可食者云舒鳧鶩陸德言廣韻鳧屬徐鉉五音韻譜力竹切徐鍇通釋門逆反司馬光類篇鶩鶩雛也戴侗六書故鳥鴨鶩同物畜於人者為舒鳧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鶩霧鶩又亡遇切馳也釋行均龍龕手鑑木務二音亦作雅與鶩同又音佳同雛鳥名楊桓六書統明母鶩統聲鶩隸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方氏曰以為人所畜不善飛舒而不疾故曰舒鳧禮記曲禮疏云野鴨曰鳧家鴨曰鶩禮記曰匹曲禮注疏庶人之鶩匹音木鴨也魏柔克正字韻綱或作鶩趙謙聲音文字通野者能飛家畜者不能飛俗呼為鴨左傳公膳曰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亦謂之匹方音見暮韻借蟲名蟬屬作蛛非爾雅蜆蛛蝬蠍俗字韻會定正字切明谷明民眠鶩 篆書 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並六書統 草書 張錦溪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總敘

陸佃埤雅釋鳥云舒鳥鶩雛鶉醜善立鳧鶩醜善趨尸子曰野鴨為鳧家鴨為鶩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周官庶人執鶩工商執雞工商欲其知時又上之所畜也故執雞庶人雖亦上之所畜欲其不散遷而已故執鶩鄭玄曰鶩取其不飛遷說苑曰鶩無佗心故庶人以為贄鶩一名鴨蓋自呼其名曰鴨也或曰雞可系故謂之雞鴨可押故謂之鴨徐鍇曰鳥之孚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亦鳥以爪覆謓其卵愛之誠至也今雞鶩孚卵雞二十日而化鶩三十日而化皆如其期也物類相感志云雞鶩伏卵忌磨若聞磨礱之聲則不生矣曲禮曰庶人之贄匹匹鶩也鶩不散遷而又求匹不妬故或謂之匹也今雄雞能鳴其雌不能鳴雌鶩能鳴其雄不能鳴蓋類之不可推也廣雅曰鵝鴨鴕也鶩音木貨木故也蓋鵝性醇鶩性木曾㷰海庶人之執匹記曲禮匹當作鶩鴨也舒鳧草注云舒鳧鶩也草尾肉也內則百川學海鶩野鴨也飛上大澤之中群處既拳擾之恐其扶類而相遁逸也

鳧鶩

春秋繁露郊祀對篇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柰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𢪔乎

鵝鶩

韻府群玉 唐李愬半夜擊鵞鶩以亂軍聲

鴈鶩

韻府群玉鴈鶩行以進平立晛巫

鷄鶩

漢書王莽多事諸鬼用三牲鳥

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偹乃以雞雷爲鶩崔氏政論今下偕其上尊卑無别如使雞鶩蛇頸龜身五色分服亦可貴於鳳乎楚辭寧與騏驥伉軛乎將與雞鶩爭食乎寧昂昂若數千里之駒泛泛若水中之鳧

鷄伏鶩 姜特立梅山集水將陸走不同生濡足相隨有生情早晚相浮春浪去豈如母翅到天明**更**

鷄以鶩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洎饋子雅子尾怒

孤鶩 宋李復潏水集詩孤鶩何特夫鶩群空郊迥立如長人疾風拂地忽驚顧欲起不起低昂頻連東八月霜氣早萬里旅飛來南肩雲間翩翩相接沙上雞雞情更覩空江鉄駭虛紋響飄亂飛驚爭變身蒼皇離散意奔翥形迹漂零心苦辛拳聯悲鳴求遺侶拾渠收盡原野寬暮天蕭條侶影過側頭仰望空傷神想能高騫投別侶思故來忍重求新會向北歸却相見當有刺翩向前春

群鶩 太平御覽唐子曰吾嘗會賓設樂天忽雲興雷以大雨有群鶩成列飛翔而過此偶爾何異云鶴二八之

頎鶩 韻府群玉頎鶩庸渠上林賦頎鶩鴨鶩庸渠似虎

家鶩 韻府群玉書來爲方池野鴨雜家鶩

池鶩 宋元憲公集野水初盈沼舒鳧亦伴游雙膚時沒藻斜陣或迎舟散脈各量累真忘續脛長杜家塍舍遠刷羽恣淹流

野鶩 南史庾翼與右軍書云兒輩厭家雞愛野鶩皆學逸少書一作野雉宋蘇東坡集庾征西初亦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後乃以爲伯英後生藝文類聚宋王微野鶩賦曰翻翻雙鶩體叢羽微知鳴嬽鳧羣來悠懶仰鶴推高增單悍感遭時弄音假日于飛爾乃湛漾揚瀾俛仰威嘻心矜遠野意惕近洲　齊謝朓野鶩賦共何羅人之復巧薦江海之逸翁落摩天之迅羽絕飛鶩之好音碎文錦之丹臆納綺綠之翠衿孤雛喧而靡翼羸雌吁而莫尋

露華鶩 太平御覽廣志曰鶩生百卵一日再生有露華鶩以秋冬生卵並出蜀鳧肥而耐於寒宜爲水

烹鶩 溫革瑣碎錄周處風土記端午烹鶩

辨霞鶩 能改齋漫錄梁江淹赤虹賦云霞兒朗而下飛日通麗而上度張說晚景詩云水光浮日去霞彩映江飛凡淹說所謂霞飛則雲霞之霞也王勃滕王閣序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土人云落霞非雲霞之霞蓋南昌秋間有一種飛蛾若今所在多蛾是也當七八月之間皆紛紛墜於江中不究所自來江魚每食之土人謂之霞故勃取以配鶩耳不知從以爲雲霞則長天豈可與秋水同色也哉予又按孔穎達曰野鴨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故鄭康注宗伯云鶩取其不飛遷李巡亦云鳧野鴨名鶩家鴨名然則鶩本不能飛耳論文雖不當如此要之作文者亦不可不察也

刻鵠類鶩 東漢書馬援戒子姪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之効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長驅輕鶩 抱朴子官理篇若乃城蒦之乘驪駭殷辛之臨三仁欲長驅輕鶩則鬱息棘逼欲盡規竭忠則福如發機

蝬蛇電鶩 抱朴子博喻篇翠虬無翅而天飛蝬蛇無足而電鶩

蚞

洪武正韻莫卜切蛂蚞蟬屬顧野王玉篇蟆蟟子陸法言廣韻蛂蚞蟲一丁度集韻蟲名爾雅蛂蚞蟆蟟也郭守正紫雲韻蛂蚞蟪蛄揚桓六書統明母蚞从虫木聲蚞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韻會定正字切明谷明氏眡蚞

篆 蚞 集韻見杜从古

書 蚞 集篆古文韻海

蚞 六書統

隸書 蚞 六書統

草書 蚞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目

洪武正韻莫卜切眼也視也名號也又節目條目許慎說文目人眼象形重童子也凡目之屬皆从目莫六切囧古文目爾雅傳橫目邢昺疏釋曰傳一名橫目草蔞是生郭云一名結縷俗說云鼓箏草是也符鬼目疏釋曰符一名鬼目郭云今江東有鬼目草莖似葛葉圓而毛子如耳璫也赤色叢生是也揚雄方言矔眮轉目也梁益間瞋目曰矔轉目顧視亦曰矔吳楚曰眮劉熙釋名目默也默而內識顧野王玉篇眼目張參五經文字象重瞳子形系皆通釋莫叔反司馬光類篇作囧張有復古編形相類目囧上目字下古良字眼睞字目[illegible]目宿草名漢書罽賓國多目宿宛馬所嗜目眼也宿止也从宀佰息逐切別作苜蓿非吳棫韻補叶音莫筆切夏侯湛秖疑樋遲窮巷守此困極吞江河之流不以曜舟船之時惜東聖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戴侗六書故目囧目司眡之竅也象形目本衡物其从書者讓而有合也故著其本文于上李肩吾字通罘眾等字从此眔蜀字亦如此作義異韓道昭五音篇海作圓五音類聚𡇂古文孫氏字說兆朕之朕眼瞼之瞼皆從目今俗從月楊桓六書統明母囧體之主視者也象精睫之形古文囧囧並古文省目鼎鐘文目小篆省目熊忠韻會舉要次宮次濁音又禮記彼其節目方氏曰節則木理之剛目則木理

之精又黄目酒尊名黄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又天目山名若水
所出集韻古作回字滌傳義通作莪目古作䀉趙謙聲音文字通借為名
目字語請問其目又目宿草名可為萊一名光風漢書蕭望國多目宿馬
所嗜作苜蓿苜非唐薛令之詩苜蓿長闌干俗字韻會定正字切明谷明
目

民柢 篆書 目 古論語 目 禹 目 禾耳 目 目 並古老子 目 汗簡 目 古文並見

杜从古集篆 目 徐鉉篆韻 目 目 目 目 目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目 六書

古文韻海

隸書 靈臺碑見 漢隸字源 目 真書 宋僧 目 王羲之 目 智永 目 歐陽詢 目 顏真卿

目 柳公權 目 蘇軾 目 蔡襄 草書 目 目 並章草 目 王廙 目 並王羲之

目 智永 目 目 並黃庭堅 目 米芾 目 鮮于樞 目 趙子昂

總敘

劉熙釋名目默也謂默而內識也眼限也童子限限而出也蹇
牖閒評余嘗考字源云目字象人眼之形古橫書嫌與四字相
亂遂豎書也然亦有在字內橫書者初亦未之信後觀蔡君謨帖爾之令
典之句其爾字果作橫書然後知字源之言不妄矣禮記目者氣之清明
者也玉藻曰目容端不睇視也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欲之
向魋目而指魋卜也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奪之
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春秋元命苞目肝之使春秋後語平原
君對趙王曰沔池之會臣察安君之為人也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小
頭而銳斷敢行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太公金匱使其目可以見不
學其見不足首大學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孟子滕文公章匡章曰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
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公孫丑篇北
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注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莊子目芒
然無見今者闞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又云目之窮乎
所欲見國語目以定體又云目體不相從目不在體視遠也慎子離朱之
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韓子
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如何小小不可大目小可大大不可小
舉事亦然又云古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鑑觀面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

其眥尸子使目在足下則不可以視鶡冠子天權篇目者可以視異形而
不能為異形楊子赫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離騷娛光眇視目曾波又
曰蛾眉曼睩目騰光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滿堂兮美人忽
獨與余兮目成列仙傳偓佺者槐山人採藥好食松實而目更
方史記越世家齊使者曰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前
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而便於身者亦有諫於目順於耳而毀於行者前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袁準正書目以見小為明耳以聽大為聰顧子義訓
假天下之目以視則四海毫末可見也素王事紀祖庭廣記曰先聖生有
異質凡四十九表　易說卦坎為耳離為目　巽卦巽而耳目聰
目六十四理詳說

耳目

明書益稷篇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注言大
體若身旅獒不役耳目百度惟貞注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為之度惟其
正而已冏命篇穆王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禮記先王之制禮樂也
非以極耳目之欲若無禮則耳目無所加仲尼燕居左傳昭公九年荀盈
卒晉侯飲酒樂膳酌以飲工曰汝為君耳將司聽也又飲嬖叔曰汝為
君目將司明也　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曰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
五色之章為昧孔子家語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
得而聞也　又好生篇聖人以心導耳目　吾子篇如奸奸而詐詐難有
耳目焉得而正諸孟子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
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　伯夷目不
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
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
也故曰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　耳目之官不思
而蔽於物　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國語
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史記黃帝勤勞
心力耳目明通四方耳目貫山至言秦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
注曰戴目有言常遠視有畏志側耳而聽言樂聞亂也漢書楚元王傳願
長耳目師古曰言常伺聽勿失幾也　張耳傳趙人多為耳餘耳目者蓋
寬饒傳奉錢半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朱博傳因親信以為耳目東漢書馬
援傳光武曰虜在吾目矣　鍾離意傳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
荀爽傳疏桓帝諸梁爭權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　翟酺傳
成王之政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　劉陶傳聖人以天下耳
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　光武陛下以使者為腹心使者以從事為耳

目。　馮魴光武時魴為郟令時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群起郟賊延褒
等衆三十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
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鬬處知魴力戰乃嘉
之曰此健令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自髡剔負鈇鑕將其衆請
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中定詔乃悉以褒等詐之魴責讓以行
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令一切相赦聽
各反農桑為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並為褒等所發無敢動
者縣界清淨　班彪傳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
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　陳球傳光和二年球為永
樂少府乃潛與司徒河間劉郃謀誅宦官曹節等且勸曰公出自宗室位
登台鼎宜得容容無違而已又尚書劉納忤宦官出為步兵校尉亦深勸
郃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公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
用彼相邪　兩漢蒙求朱博字子元守左馮翊滿歲為真長陵大姓尚方禁
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辟左
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
翊欲洒卿恥拔擢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曰覩信之以
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　管子耳目者視聽之宮
也又云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　心之在
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運為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凡
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
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竅所司各循理而應也
嗜欲充盈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君者欲充盈動違道則九竅失其由故目
有所不見耳有所不聞也　鬼谷子耳目者所以助心通理叔向曰心之助
心得助耳目能窺聞　莊子五色亂目則目不明五聲亂耳使耳不聰又云
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
逍遙乎無事之業是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荀子勸學篇君子知夫不全不
粹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
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
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
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
夫是之謂德操又云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　榮辱篇目辨白黑
美惡耳辨音聲清濁　王霸篇故人之情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

而文章致繁婦女莫盛焉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
臭心欲綦動五者人情之所不免　解蔽目視備色耳聽備聲　文子夫目
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玉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
小有所志則大有所忘　鄧析子目貴明耳貴聰知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
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知慮則無不知　淮南子覽冥訓耳
目清視達聽謂之明　淮南鴻烈解齊俗訓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
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為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
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
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
也是故貴虛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之　説林訓上騎生耳目桑林生臂
手上駢桑林皆神名　揚子問明篇敢問大聰明曰惟天為聰為明夫能高
其目下其耳者匪天也夫　問道太古塗民或問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
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曰天之聲降生民使其耳聞目見是以視之
禮聽之樂如視之不禮聽之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　問明篇明其至
矣乎不聽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　抱朴子內篇夫聰聲者莫不信我之
耳焉視形者莫不信我之目焉而或者所聞見言是而非然則我之耳目
果不足信也況乎心之所度無形無聲其難察尤甚於視聽而以己心之
所得必固世間至遠之事謂神仙為虛言不亦蔽哉　抱朴子曰妍蚩有定
矣而憎愛異情故兩目不相為視焉雅鄭有素矣而好惡不同故兩耳不
相為聽焉真偽有質矣而趣舍舛忤故兩心不相為謀焉以醜為美者有
矣以濁為清者有矣以失為得者有矣此三者乖殊炳然可知如此其易
也而彼此終不可得而一焉　廣譬篇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
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　北史令狐整傳刺史薛整為主簿整進趣
詳雅對揚辯暢諮見之際州府傾目　隋書楊玄感傳玄感拜郢州刺史到
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其有善政及贓污者纖芥必知之往發其事莫
敢欺隱吏民敬服皆稱其能　唐書房玄齡為左僕射帝曰公當助朕廣耳
目訪賢才　孔穎傳成王目不得閱淫靡妖誘之色耳不聞優笑淫亂之
聲　魏徵傳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役耳目之聰明哉　魏徵曰房玄
齡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宜有不應知者　玄宗謂宋璟曰卿國
之元老為股肱耳目　李林甫居相位十九年蔽欺天子耳目　韋思謙
進御史性謇諤顏色莊重曰耳目官固當特立　德宗陛下雖有耳目之
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効死　布腹心而任耳目舜其得之矣　杜

黄裳傳憲宗嘗問前古者所以治亂當因推言王者之道在備已任賢而
已豈必刓神疲體勞耳目之察　文宗去耳目之壅通上下之情資治通
鑑唐太宗貞觀十三年八月詔以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比來訴訟者或自
毀耳目自今有犯先笞四十然後依法宋史呂公弼傳時言事者數與大
臣異議去公弼諫曰諫官御史為陛下耳目執政以為股肱股肱耳目必
相為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以而進退之元史逆臣
傳英宗嘗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姦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
等為耳目異者鐵失速兒貪婪無厭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宜籍其家
以懲後也溫州府志周元龜字錫疇平陽人讀書迎解落筆輒驚人擢嘉熙第教授
廬州歷江淮諸司幹官用舉改官試縣監州關慶閩提轄左帑時太學六
士扣閽時相怒其攻已欲去之將以元龜為諫官諷以意元龜正色曰臺
諫天子耳目不可以市私恩直士國家元氣不可以報私忿文選張平子
東京賦乃先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貴所聞賤
所見唐韓昌黎集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
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人之耳目也陸宣公奏議以天下之耳目則天下
之聰明皆我之聰明是以明無不覽聰無不聞人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

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省心雜言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
口不言人之過庶幾為君子朱真集耳目者其形也聰明者其用也拘耳
目之外累則矜攬觀聽物者蔽之而形愈疲反聰明之內融則覺性不逮
神者受之而用不晦聞不越聲是耳非聽見不越色是目非明徐以氣聽
聰能作諜徐以神視明能作哲沈名遠寫簡古之真人能以耳視以目聽
非其至也視聽不用耳目而不易耳目之用茲可謂至矣趙德麟侯鯖錄
黄書直戲作責耳賤目謎云驢耳對軒軒爭債債十千眈眈兩虎視不直
一文錢宋晁無咎集上吳相公書思天下之民有不與知天子之意者若
已之塗其耳使不得聞閼其目使不得見也薛季宣浪語集遂古在昔先
王建極聽有中聲視有常色各有攸職民用不惑在廿墨允殷商之季惡
聲色之云惡而周蔽以不食隘清當首餓夫自覺而未為至德惟仲尼父
目示顏回禮躬是飭鳴泉每色稟天自性其何能易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不如仁身而自克耳官司聰目官司視敬以司存敢告肯臆有官龜鑑蕭
至忠為御史中丞李承嘉為大夫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夫可乎
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奏請當專若大夫許而
後論即劾大夫者又誰向哉　衛書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

小一一自言觀察之咎曰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
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
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君
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國老談苑劉溫叟為御史中丞時嘗
道由乾元門左右奔告聖駕方御樓溫叟如常而行樓側下馬入奏曰此
門樓非賜大誤不御今陛下無故而登軍庶幾或聞則有恩給之望
臣所以不卻導從者不欲警彼耳目也宋韓魏公安陽集辭免登極覃恩
第二表攬國權綱新民耳目默陟大柄必本於無私左右弼臣俾全於難
進歐陽公集不宜與館職奏狀臣在諫諍忝司耳目採是非之公論合具
察陳見選任之非人皆當論列王與鈞藍樓集謝傳郊啓清朝耳目吾道
津梁聲名獨冠於諸公獎詠每加於多士汪藻浮溪集奏論諸將無功狀
臣愚以為虜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新人耳目之時莫若有
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楊誠齋集上壽皇乞留張栻黜韓玉書且臺諫者
古之法官蓋天子之耳目朝廷之紀綱也宰臣聞其言則狼狽而出府大
將聞其有言則奔走而擇兵非畏臺諫也畏國法也吳詠鶴林集賜鄭性
之以臺章乞賜罷黜不允詔夫御史天子耳目豈容蔽耳目而不言執

政猶吾股肱安可設股肱而獨運朕已勉諭卿毋牢辭劉忠肅公集分析
疏先王以言置官代天子耳目內外相信無以異於一體之相為用也王
惲秋澗集元貞守成事鑑臺諫者天子耳目朝廷紀綱耳目聰明則事無
壅蔽紀綱振厲則朝廷清肅惟係重如此故權不可使之輕氣不可使之
沮唐高僧傳釋端甫云鑿生靈耳目禪林類聚朗州刺史李翱仰慕藥山
儼禪師道風屢請不赴乃特入山致敬齋莊容禮直造座前師端然看經
殊不顧視李乃云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行師却召李回首師云何得貴
耳而賤目雲笈七籤明耳目訣真誥曰求道要先令目明耳聰為事主也
且目是尋真之梯級綜靈之門戶得失繫之而立存亡須之而辨也今抄
經相示可施用之道目常以手按兩眉後小穴中三九過又以手心及指
摩兩目顴上以手旋耳行三十過唯令數無時節也畢輒以手逆乘額三
九過從眉中始乃以入髮際中仍須嚥液多少無數如此常行耳目清明
二年可夜書眉後小穴為上元六合之府化生眼暉和瑩精光長映徹瞳
保錄目神是真人坐起之上道也群書足用事對耳聞耳見　耳已好聲
無不見無不聞　有同聽有同美體題聞見視聽　聲已說明賦偶以
視以聽曰聰曰明　聞者見者視之聽之　雖塞以黈纊而聰達四海

非藏以無執而見用焉又聲律會元體題聰明視聽 聞見聲色賦偶指於物兮不為物役 治以心兮是宜心正 汝耳聰汝目明 無不聞無不見 養以韻鼓養以進乎 繼之準繩之書律 聲膠鑒於無明違天聽於退適 迷聽于上世之淑慝歷見乎先民之利病 合衆人之耳以廣吾之聰會百姓之目以益吾之見 舜命伯禹之作虞皆無息之為尚書出納也精撰古之司特筆正封也為八方之聰 律黈纊之塞也我則有不聞之聞雖見號之蔽也我則有無視之視 以衆耳為耳則聞莫上於上古賢聖目為目則見已周於萬里 聲色是好聰明所司 擊而存也雖元帶以皆通聞而知者信和鸞之在過 裁物而交物者皆衆人之不察踐形而後形者惟君子之所獨 宜無御史耳目也執奏於王前亦有外臺耳目也以倚行於天下 黈纊塞之也聰常寓於物表見蔽我之已先自周於海隅 明如離婁也不出於百步之間精如師曠也不外乎五音而止賦陽官虞不思深哉孟軻之物引聽能無擇自緣莊子之天遊 衆齊與人倫述觀聞之欲殺宗據下無昧視聽之惟 下無聾瞽之游四方皆達上頭聰明之德百志咸熙 聲律大成體題見聞視聽聰明聲色無明選聰 永多聞破聾精 無黈纊 明達覽聞多聞廣見

四聰偶見賦 句不事事而聽妙斯默當聲之地不物物而察公日臨月照之天聲徹四海見闕為烽 炳日月之精鑑及厚動聞害寡之醫 無一毛 物雖能察焉私見之塵翳誅宜不從易泰巧言之故著八荒洞洞宜入吾視四達皇皇悉歸我聽 有四海之聽而聽則是宜貴焉里之見而見無不真 無聽達兮斷焉物以無抗辭明 聚分燭四方而不遺反悅吾優吾目察亂紅紫讒潛氣合耳聲溢衛鄭 雲南不上聞唐亦蔽甚威陽帝得見秦何昧歟 土五何之際則觀水而恬度伯夷之下則聞風而起於孔之詩拱聽全聲之振觀韓之文武頑斗卯之誠 武俾聽治武俾觀象爲聞書成為明服 乎觀予聞予必皆肩汝視汝聽汝當補治

面目

詩何人斯篇有靦面目視人罔極 注靦面見人之貌也 西漢書薛宣傳 衆帝物即位特士中或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薛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 宣子況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 項羽曰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何面目見之哉 朱子語續錄李文靖重厚沉默當寓京師亦少出入一日忽有一輪至下輪乃一蓋頭婦人不見其面然儀度甚美入文靖房久而出衆訝之以為文靖如此却引得這般人來逐問之文靖亦只依違應之曰亦言其前程之類何足信 深語之文靖曰諸公嘗見其面乎一面都是目 許文靖為相常談 脞錄 傳燈錄道明禪師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即躡足追至大庾嶺曰我來求法顧行者開示於我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箇是上座本來面目 師當下大悟 米氏如一傳 余來過羅睺羅通場至起信堂有比丘諸余曰寺有勝事子知之乎余顧堂下四檜曰得非歲寒面目尚無恙乎 頌古 毗珠寶壽第二世在先寶壽為供養主壽問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 師立至夜深下語不契 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 師曰南方學佛法 壽曰汝且在此作街坊若是佛法紅塵浩渺 一日在市中見二人相打一人近前打一拳云你是什麼面目 師觀之忽然大悟 臨告寶壽 壽深可之 海即信曰 鬧市相逢兩知識 面目無來太麼力 粉骨碎身未足酬 一句了然超百億 成枯木曰 南北東西是處遊 更深歸去月如鉤 春風一陣花狼藉 不覺思量暗點頭 來山方曰 甚妙也甚妙 於此知性命 鼻與一拳當時使打正 十字街中六不收 本來面目絕蹤由 從茲悟得分明去 已落儂家第二頭 佛性泰曰 一拳拳倒黃鶴樓 一趯趯翻鸚鵡洲 幸有傍人為著力 自家端坐看揚州 南華禺曰 一拳打就無面目 碧眼胡僧覷不足 秋來黃葉落紛紛 六六反成三十六 圓悟歎曰 寶壽作街坊 鬧市中萬得父母未生前德麼無面目最奇特大用現前無軌則 佛鑑懃曰 春色依依柳色萋 桃花猶失杏花枝 欲識本來無面目 廛中方見丈夫兒 南岩勝曰 借路經過無面目 因邪打正有拳頭 納僧門下無干涉 徒用精金換得鍮 雲岌七歲黃雷淵滿庭芳云 一點陽精配歸坎位五行四象俱全怳其有象晃耀照無邊 神水頻頻灌溉三田內文武烹煎明知道入門體用心靜息綿綿往行并坐臥養吾浩氣塞地衝天 認取本來面目月樣團圓內有天靈神寶驅雷電發在心田君知否神仙有準功行滿三千 八素九天一氣而生須認母中之母為本之頭本來面目

頭目

荀子議兵篇 故仁人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

東觀漢記馬援 眉目如畫 金樓子說蕃篇 梁蕭遹光美風姿眉

眉目

目如畫鬢髮若點漆隆準口如含丹而足蹇體殊肥壯腳如三嶶小兒 新唐書袁天綱相岑文本學堂瑩夷眉過目故文章振天下 顏氏家訓 真草書迹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眉目此藝不須過精為人所役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惟知其書翰仲將遇成深有以也

心目

邵子觀物外篇 心生目泰為目口目積而鼻臟

何也體必交也故動者宜縱而反横植者宜横而反縱皆交也（原本缺）人之神發乎外心主目膺吳均文集人之所生者神所託者形方寸之中實曰靈府靜則神生而形和躁則神勞而形斃深根寧極可以修其性情哉然動神者心亂心者目失真離本莫甚於茲故假心目而發論庶幾於達淨清神而已且曰心希無為而目亂之乃讓目曰予欲忘情而隱遁率性而希夷偃乎太和之宇行乎四達之逵出乎生死之域入乎神明之極乘混沌以遐逝與汗漫而無際何為合方止若且視吾方清若且營覽萬象以汩予之正悅美色以淪予之精底我遨遊於無見熙熙於流眄搖蕩於春臺悲涼於秋甸凝燕壤以情悚望吳門而變體楚國以永懷俯齊郊而泣戀繫庶念之為感皆寸眸之所眩雖身軌美飾口欲厚味耳歡好音鼻悅芳氣動予之甚皆爾之謂故為我之尤職爾之由非爾之對而誰之仇乎目乃茫然而應之曰子不聞一人御域九有承式理由上正亂非下忒故堯俗可封桀衆可殛彼殊方而異類猶咸順乎帝則統形之主心為靈府逆則予捨順則予取嘉祥以之招悔吝以之聚故君人者制理於未亂存道者先念於未散安有四海分崩而後伐叛五情播越而能貞觀者乎曷不息爾之機全爾之徹而乃辨之以物我照之以是非欣其榮感其

辱暢於有餘悲於不足風來雲逝星奔電倏紛淪鼓舞以激所欲既汩其真而混其神隼天心而悖天均焉得不溺於造物之景迷於自然之聿哉故俾予于役應爾之適既嬰斯垢反以我為咎嗟乎嗟乎何弊之有心乃慨然久焉復謂目曰顧予與爾誰明其旨何隱見之陽而玄同若此既庶物之為患今將擇其所履相與超塵煩之壤陟清寂之鄉餐顥氣吸晨光咀瑤華敕壤漿斯將期靈化於羽翼出雲霞而翱翔上昇三清下絕八荒託松喬以結友偕天地以為常何毀譽之能及何取捨之足忘諒予圖之若茲其吉爾以否臧目曰近之矣猶未為至若然者所謂欲靜而躁隨辭埃而澤襲聞乎反本之用方遊然而獨立夫希夷之體也卷之無內舒之無外寥廓無涯杳冥無對獨捐茲而取彼故得小而遺大忘息陰以滅影亦何逃於利害伊虛室之生白方道德之所載絕人謀於未兆乃天理之自會故玄元挫銳以觀妙文宣廢心而用形軒帝得之於罔象廣成契之於杳冥顏回坐忘以大通莊生相天而能精歷衆聖以稽聰非智謀之是營蓋水息瀾而映徹塵不止而鑒明未違世以高舉亦方寸之所寧故能泊然而常處感通而斯出不光而曜不秘而密冥始終而誰異與萬物其為一因而靡得是以罔失誠踵武於坦塗可常保於元吉若棄中而務表

乃徹往而不窒其故何哉水積而龍嘯林豐而獸居神棲於空洞道集於玄虛苟不剸其所有焉得契其所無非夫忘形靜寂瑕滓鏡滌玄關自朗幽鍵已闢曷可度於無累焉不然安得駕八景升九霄覩金闕之煌煌步紫庭之寥寥同浩劫之罔極以萬椿為一朝乎心於是釋然於衆慮擬濳於猶豫澄之而徐清用之而不遠致謝於目曰幸我以善道弘我以至言覺我以大夢啓我以重玄昇我以真階納我以妙門縱我於廣漠之野遊我於無窮之源既匪群而匪獨亦奚靜而奚諠協至樂之恒適抱真精而永存遣之而無遣深之又深通乎造化之祖達乎乾坤之心使我空欲視目盲之外鑒將見於玄黃之林覩有而如見空寂聞韶而若聽谷音與自然而作侶將無欲以為朋免驅馳於常主保後天之所能窒欲於未兆解紛於未擾忘天壤之為大忽秋毫之為小處寂寞而閑和潛混漠而見曉應物於循環含光而閉關飄風震海迅雷破山溺天焚澤而我自閑彼行止與語默曾何慮思於其間哉敬齋汎說目者人之所覽心者神之所棲自目有一塵之觸則障心有一塵之觸則亂目有觸而不病則神全乎其目矣心有觸而不亂則神全乎其心矣我因以目守心而心守目神其全乎

眼目

五燈會元靈樹敏禪師臨終封一函子令星廣

主主開函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時雲門偃居第一座乃召開堂說法諸天傳成劫之時人食香稻黑晴便生西方阿彌陀佛令實應聲。吉祥二菩薩達其日月開人眼目

大目

孝經援神契伏羲大目類鄉記老子大目莊子目大運大可回一寸也續後漢記張燕傳黃巾起時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羝根白騎張雷公青牛角劉石左髭文八平漢大計司隸掾城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蝤之徒並起山谷間其大眼者為大目

奯目

羅泌路史後紀包羲奯目珠衡

堯目

宋景文公筆錄安色不能入堯目金樓子興王篇帝堯日角方目

舜目

尚書大傳舜目四瞳子羅泌路史有虞氏紀帝舜目瞳重曜故曰舜而原曰重華世紀云目瞳子名重華真原云字仲華按荀子先舜亦時子是堯亦重瞳然但一目重書人傳言舜四瞳子則兩目重矣故春秋演孔圖云舜目四瞳謂之重明承乾燒堯海內嵩昌元命苞云舜重瞳子是謂慈原上應攝提下應三元尸子淮南子云舜兩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天年焉也是地道華之名有膝唯意哉目好動而曰舜或作榜書淮云舜名也儀懂正義以為名號之名非也

長目

史記秦始皇本紀尉繚曰

桀王為人蜂準長目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不可與久游

重瞳目

晉書載記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年十歲與諸童兒遊戲邑里為戰陣之法儕類咸推為主部分詳平群童憚服不樂讀書唯好鷹馬及長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簡有大量喜怒不形色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陶朱新錄趙叔贊有女三四歲兩目各重八瞳視之人面落重瞳凡兩行行四枚

河目

羅泌路史後紀黃帝有熊氏生而紫炁光房身逾九尺附函挺朵脩髯花瘤河目隆顙日角龍顏　夏后氏紀大禹虎鼻河目斷齒鳥喙老君實錄老君河目日月方瞳孔叢子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而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目而隆顙是黃帝之形貌也素王事紀祖庭廣記曰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河目海口注上下匡平而長地里志河目縣石屬五原郷

虎目

韓非子外諸說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輟而親之盼然環其眼環將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鳳目

仙傳呂嵒字洞賓號純陽子世傳東平人生而聰敏日誦萬言龍姿鳳目鬢鬚疎秀金水之相頂華陽巾衣逍遙服貌似張良又似太史公之狀或曰先生身長五尺二寸面黃白鼻聳直左眼下有一痣如筯頭大常着白襴衫繫皂縧變化不可度

豺目

東漢書梁冀為人鳶肩豺目洞精矘眄注豺目目豎也

鼠目

新唐書李揆傳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家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麞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祕書監江淮養疾家百口貧無祿丏食取給時守精厥恩胡田切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載誅始拜睦州刺史

駝目

遼史逆臣傳察割字歐辛明王安端之子善騎射貌恭而心狡其父安端嘗使奏事太祖謂近侍曰此子目若風駝面有反相朕若獨居無令入門

鴟目

西漢書王莽傳莽鴟目虎吻莊子鄰為鴟目有所適鴟腥有所節解之也悲跡鴟目貴明而夜眴則過夜不過晝鴟眼索少而長則缺長不能救

蠭目

史記楚世家楚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內寵絀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商臣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群書類對事苑晉王敦字處仲有奇人自濟沼見敦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聞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南史宋前廢帝紀蜂目鳥喙長胫銳下宋史李全傳全濰州北海農家子同産兄弟三人全銳頭蜂目權譎善下人以弓馬趫捷鈇運鐵鎗時號李鐵鎗

乳目

山海經海外西經奇肱之國形夭為帝斷其首乃以乳為目

俊目

宋史列傳解元保安軍德清岩人豚眉俊目猿臂善騎射

深目

世說新語庾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劉向新序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顏女其為人也臼頭深目長指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銜嫁不售流棄莫執

長目

仙傳鍾離權生而異光數丈狀若烈火侍衛皆驚真人之相頂圓顏廣耳厚眉長目深鼻聳口方頰大唇臉如丹乳遠臂垂如三歲兒晝夜不哭不食第七日躍而有聲曰身遊紫府名書玉京其聲如鐘行如奔馬人莫能及

睅目

左傳宣公二年鄭伐宋華元戰敗續宋城華元為植巡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注睅大也言華元目大也

金目

淮南鴻烈解泰族訓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射快注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類說當以雞鳴時念目中各有一人長三寸黑衣而立名金眼令人見萬里外事

一目

山海經海外西經三身國其人一目又黃馬一目　外北經一目國一目中其面　深目國在其東為人舉一手一目一作曰在共工臺東抱朴子內篇天秉蠶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巢居穴處獨目三首山海經曰一臂國為人一目中其面而居太公金匱一目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聰韓子田駟欺鄒君將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有人見君則睞大計切盼目也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君奚弗殺駟東欺齊侯南欺荊王駟之於人瞽也君奚惡乃弗殺淮南鴻烈辭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國人一目在面中央沙所蓋流沙所出也一目澤名也南史王偉傳偉作檄文有異辭句元帝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四海所歸帝大怒斷而刑之都穆志遠近千峯一目中吟哦難盡畫難同我回獨倚欄干立鳥影斜書夕照紅禪林僧寶傳真如喆禪師愛人以德事不合必面折之說法少緣飾責賊一目

兩目

蔣子語兩目不相為視昔吳有二人共評王者

一人曰好一人曰醜久之不決二人各曰爾可來入吾目中則好醜分矣
王有定形二人察之有得失非苟相反眼睛異耳敬齋汎說人有兩目無
不見也然未有自見其面者矣子欲為君子乎無目乎其他其自目乎尺
宅乎太平廣記仙妹謂封陟曰我有還丹頗能駐命許其依托必冩謀懐
能遣君壽倒 觀佛三昧海經佛白毫相從無量劫捨心不
三松幢芳兩目

雙目

慳心無封着而行布施護持禁戒如愛雙目

三目

山海經海外西經奇肱之國其人一臂三目 汲冢周書王會解
云權扶三目注云權扶南蠻也玉之有光明也形甚小也

四目

書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二
牧曰食哉惟時注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先儒四方耳目
也王氏捐廣視聽伏無所蔽塞群書足用魏證曰先舜氏闢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啃言庸達不能蔽也 淮南子蒼頡四目是謂
並明為耳三漏是謂大通 百川學海書斷列傳蒼頡黃帝史也頭首四目
通於神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為字是
曰古文論衡骨相篇蒼頡四目為黃帝史晉公子重耳仳脇為諸侯霸羅
泌路史因提記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哆四目靈光廁研蒼

頡天生德於大聖四目靈光為百王作憲 按春秋演孔圖及春秋元命包
叙帝王之相云蒼頡四日是謂並明 三國志曹操曰非有四目兩目多智
爾傳燈錄耶菌是

六目

度人經白天魔王反出六目 荃翁貴耳東坡
明上座非有四目 因訪呂微仲偶在書室坐久因見盆中養一
龜有六目微仲出與東坡言偶晝寢久坐東坡云盆中之龜作得一口號
奉白莫要鬧莫要鬧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卻比他人睡三覺
呂大

十目

朱子語續錄問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曰此是承上文人之
笑 視已如見其肺肝底意不可道是人不知人曉然共見如此

萬目

宋景文公筆錄
提其綱萬目張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六百三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七　一屋

目

病目

左傳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盟于督揚荀偃癉疽生瘍於頭 在悲廃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含 目開口禁也 宣子
與其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 大夫稱主 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
齊故也 懷子欒盈也 乃復撫之曰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
含 別續也 五代史補錢鏐末年患雙目醫人不知所從來自云累世醫內
外障眼其術在於用針無不効者鏐聞召而使觀之醫人曰可治然大夫
非常人恐殆天與之若醫是違天理也恐無益於壽辛思之鏐曰吾起自
行伍跨有方面冨貴足矣但得兩眼見物為鬼不亦快乎既下手莫不應
手豁然鏐喜所賜動以萬計醫人皆辭而不受明年鏐卒 太平廣記游敎
字切齊漢世為羽林中郎將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遂誣殺敎月餘軫病
目精遂脫但言游切齊將鬼來於是遂死 東坡志林前日與晁無咎張文
潛同在戒壇子病目昏以熱湯洗之張曰目忌點洗病當存之齒有病當
勞之不可同也又山谷曰目惡剔決齒便嗽漱 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
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 夢溪筆談黃宗旦晚
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目成誦於口至上前展奏目誦之其實不見也同
列害之密以他書易其奏目宗旦不知也至上前所誦與奏目不同歸乃
覺之遂乞致仕 西漢書五行志雖為大為目羊上角下號剛而色柔羊大
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旤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痾 韻語陽秋山
谷平生為目所苦故和東坡詩有請天還我讀書眼欲載軒轅訖鼎湖之
句其論養業忌之法講之詳矣故次韻元實病目詩云道人常恨未灰心
儒士苦愛讀書眼要須元覽照鏡空莫作白魚鑽蠹簡病者苟能知此其
賢於金篦刮膜遠矣大抵書生事於習氣不能割愛於書冊故為目害尤
甚唐張籍好學業文之士也中年病目夬明議者謂不能損讀之過孟郊
嘗贈之詩云西明寺後窮瞎張太祝縱爾有眼誰能珍天子只尺不得見
不如閉眼且養真蓋非特傷籍而郊亦自傷雖有眼而不得見君也 楊公
筆錄余自幼病目昏不能遠視適求名方服食二十餘年略不少愈因得
張湛與范甯治目疾六物方遂卻去諸藥不御今亦無恙 張横渠集病■
說子張子目病主醫命醫治目醫小瘥則親戚具子為之喜或加增焉則

復爲之憂乎張子曰目猶天之日月也日月薄蝕猶君子之有過也余德之不脩學而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其得罪於天也久矣目之主驕是吾心之過形見於兩間也其或小愈是幸免也幸免矣足喜其或加增是天正典刑也宜退聽以受之而已憂之何益曰如之何以處之曰吾老矣無及也當以悔之而已矣李復滴水集昔年勤細書廣博求多益謂經手一抄可勝讀數百矻矻三十年常廢寢與食磨墨見硯穿敗筆如丘積髙編連大軸不知幾萬億當時氣血盛未覺損目力今年四十六百病來其隙雙睡舊勞甚凝血聚成脉虛炎更上攻常若色芒棘遠視但䀮䀮浮空亂花黑少功跂前修鑽仰極窺測志欲繼絕學九萬晞鵬翼求於形器外脫然有所得上友千古冤神遇辰良覩年來老且病筋骸當少息六物已然成昏氣須清滌陸游渭南集病目發書終日危坐肺渴常止酒目昏復指書籍團坐袖手一窓寬有餘心知世緣薄分與鐘鼎疎湛然千仞淵養此徑寸珠光明照憂患何適不自娛白雲可與友晴空開卷舒郭印雲溪集開眼萬象生閉眼萬象滅生滅本無體人心妄分別我初病眸子散漫空花發視物都朦朦浮雲翳秋月謂吾旋掩關十日人事絕容窒晏坐餘神光潛洞達微於寘寘中瞭然得朝徹以茲悟色性一根成解脫緬思謂世人遂見互様奪外爲物所障兩眼暗添眉豈知有良醫利重金箆刮作詩示盲俗聽此還睛訣 袁潔齋詩年年苦目昏過午眊不明治之昏轉甚不治無由平何由閉目坐湛然神處清非治非不治無思亦無營不勞薰與沐神全明自生勿忘勿助長此理眞至精謝邁詩無逸病目以詩戲問六根無宰強萬事有成敗丹白豈不佳能令眼根壞溪堂老居士學道入三昧空花結空果通眼了無礙偶然幻翳侵惱此清淨界道人不易得定爲天所妒恐君墮塵刼豫出小懲戒病眸點空青勿作兒女態爲君禱于天君病立當痊未忘覲詩書不敢窺粉黛趙鼎臣竹隱畸士集病目無聊用游龍雲寺作詩呈諸友 造物本兒嬉萬彙同一戲陰陽燒煑之有此生老病我今知命年過二不爲感孔文舉云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此身付天公窮達聽其令胡爲主纖雲翳此秋月淨坐令育老翁悲歎雜歌詠醫云肝柔母交惡若周鄭欲知毉不恥要在龍母蹙至言如金箆刮膜除蔽眯咄哉耕田夫所得已百米當來揚一屋遂卜將三徑閉目存黃庭煞坐收雙瞳回首謝蓬萊問路安敢更陳子尚詩閒軒客坐病目指愈振然有作積熱罹目眚嫰壤畏朝陽遇夜亦稍便預恐燈燭張新雨出佳月眾葉汰以光閒軒吾木陰坐受夕氣凉輕翳覺潛消仰見河漢明烏鵲翻樛枝栖

息不得常樸攻媿先生集純清州病目不赴竹院之集詩寄生家火韻融侯年少老文學藝苑優游富耕穫胄中涵養自成趣妙處正恐兒輩覺我愁門巷非人五字欲開奇誰與權開樽竹院望同醉遮眼臙脂何太雪團圍十客踏雨來相從不負東風約投壺雅歌了無恨祇恨車公一前却海棠春深照眼明風物融融悟非昨從教雨洗胭脂淡小摘何妨供把握夜闌境燭照春嬌靚粧如在結綺閣牆頭西望欄蜀錦嫣然一笑無聲樂飛紅點地繡作茵正須席地天爲幕要知富貴出天姿艷杏夭桃何足錄主人小築真好事肯學區區事一壑洞門不鎖要客來笑君大似羊公鶴雨餘珠淚色慘悽一顧正嫌無伯樂忽驚新詩來叩門妙語天然不煩琢坐中傳觀字欲漫我豎降幡甘面縛清明已過雨不休雲霧猶屯四山腳惜摩病目不應遊及此紅英半衆落枝頭尚有未開花縱已離披亦何惡知君既負西岑游可使一春終落寞會須來此共賦之正要重開誦新作黃山谷詩次韻元實病目 道人嘗恨未灰心儒士苦愛讀書眼 言爲學者與爲道者異莊子曰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東坡詩讀書眼如月罅漏廬不照 要須玄覽照鏡空莫作白魚鑽蠹簡 老子曰滌除玄覽能無疵乎韻書曰蟫衣白魚也退之詩豈殊蠹書蟲生死文字間傳登緣古靈禪師傳云其師一日在窓下看經蜂子投窓紙求出師睹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 開人朦朧似有味看字昏澁尤宜懶 佳氏衡數遊賦曰世間人而爲世朦朧謂不善了了所見多俗人不若不見之愈也 投鞘書朦朧月將入 范侯年少百夫雄言行一一無可揀 文選王仲宣詠史詩曰皇爲百夫雄允作壯士規 侯黃鳥詩注曰百夫之中最雄俊也 無可揀孝經所謂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 退之詩云吾愛其風骨粹美無可揀 看吾眸子當瞭然乃稱胷次常坦坦 孟子曰胷中正則眸子瞭焉 易曰履道坦坦 論曰君子坦蕩蕩 如何有物食明月淚睫隕珠衣袖滿 盧仝月蝕詩曰此時怪事發有物吞食來 淚珠見上注 金箆刮膜會有時湯熨取快銜鐵短 老杜詩金箆刮眼膜價重百車渠 後涅槃經曰有盲人爲治故造詣良醫是時良醫即以金箆刮去眼膜 又按法苑珠林曰後周扶元其姪失明元請姪然啑夢一翁以金箆療之後三日果痊 史記扁鵲傳曰疾之在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 目懸照滇故云銜短 君不見岳頭懶瓚一生禪鼻涕垂頤渠不管 潭州南嶽福嚴寺有懶殘巖 按唐高僧傳懶瓚隱居衡山之頂石窟中德宗遣使詔之寒涕垂膺未嘗答使者笑之且勸拭涕瓚曰我豈有工夫爲俗人拭涕耶竟不能致而去山谷時潭州故引用

衡山事言當遺外形骸不必以病目戒戚且終首句之意劉攽詩因循衰
便至邂逅眼成昏稍與詩書隔初憩長老言。同増詩云昔聞長老言倦耳
每不喜云云談空送起臧。蠅翼親飛翻懶卧猶長策。深居欲杜門劉敞詩
和尚叔父病目懶罷論時事幽居祇杜門自然憂未得耶不眼澀昏犬齋
終無類衆沙暫有渾誰貫上池水澗視一方塤衰起岩詩懷仲子病目秋
日家鄉遠西風去鴈過小兒應藥喜老父數歸期昨夜三江夢今朝五字
詩至情如飲水冷暖自深知洪平齋詩目過擧不力年催名未芳心期雖
皦皦目視已茫茫燈疊青紅暈書紛黑白行蒲團深暝坐禪味覺偏長林
昉詩病目兩旬餘深齋只另居客知多寄藥妻勸少看書畏熱燈羞近貪
凉髮屢梳平主心書菊因此騎戴鋤樓攻硯先生集病目初愈張于家有
詩次韻平來視物隔枝擬祇有昏花似送之強送歸鴻聊自放妙穿懸蝨
恐難為相親黃爐交新絕見代青姑事変危窩雅若添雲蔽日不應更蛸
虎頭癡韋先生集病目未愈病目松盧粟足治平茫然盈月尚多眵易平
本遠風埃路難愈應緣笋蕨時花入書編飛樸樸墨攢層陳轉槩槩古今
是否消深慮視少唯便默以思洪忠宣公詩病目寄張侍郎學愁于夏與
丘明兩目昏來歲屢經未省何辜貽鬼譴恐因不識取天刑緣情詩怍吟

全廢會意書慚筆久停張籍重清寧可觀侍郎句好頻頻聽兒說之詩病
目作近體詩五首病目經旬覺夢中只應天意欲教慵詩成須作瞎太祝
位極恥為盲老公不用千憂使畫足何妨一笑讀書空頻知不喜見人志
好在春來六六峯　何事關成瞎愛愁借愁為樂總宜休天涯二月無新
曆京國三年誤舊遊忽後家書迷遠近欲為客難却沉浮道人猶喜頻相
過話盡丹丘更虎丘　江頭未省逢春事風雨朝朝夜夜深皎潔一生餘
白髮辛勤百計只丹心　不疑鄭黙世態怨秋悵虞翻論所傷明日送人添
俛首會催歸與到山林　況況何處有春來日極無根風雨秋底事須登
七尺劍要當自很千金裘　圖書雖滿愧黃絹梔李縱開嘲白頭事與願違
冥泯泯願違於事更悠悠　愁極猶知吾道尊尚煩幾許北堂萱善人在
疾鄉評臧老物可惜天意存　讀使楚因隔澧浦難教漢使識河源著書昔
日平猶少老意今朝欲絕言　史浩詩竹院景老病目寄詩索和走筆次韻
平生雙眼只觀書今日休分鼠拳朱青白泯然從客至席階及也要人扶
丹砂佇使清明在金屑應嫌計策疎幸有鑠迦金遺頂不妨洞見泯元初
謝邁詩次韻方元暉起病目　蝶夢游揚卧碧紗。知君不實玉釵斜。夢回起
坐有佳思亂觸牙籖書五車。黑蠅着眼君勿嗟學道乃得青蓮華。商略此

言當過我無青竹粟為煎茶沈與求詩聞道牙籤檢校頻昏花錯莫亂驚
塵。未須止酒妨扶轄便可捐書當徙薪肘後有方餘幾所眼中無障更何
人須公舊觀神明復準擬花前一笑春趙鼎臣竹隱畸士集寒食道中病
目今年巳作暗寒食此日正如盲老翁病眼昏昏迷白黑幻花隱隱出青
紅人歌人哭千家裏春雨春晴一夢中會放目光牛背上轉頭何事不成
空槐庭濟美集次韻文夫兄病目新起留中脾子坦何疑不見妖蟇歎月
詩牛背神光元我在虎頭墨妙敢吾欺競看枝杖行成矩會起鸞孫滿中
規可惜平生憂國淚眼明猶及見清時陸佃陶山集依韻和叔夫病目三
首使君詩思護雕肝安得頭風與阿瞞然艾為誰甘受痛看花緣此負追
歡適天舉滯應憐瘦雲母屏風尚畏寒何日早安同一醉擬教歌舞衝華
丹　詩戰空懷壯士肝未容旂旆累祁瞞並遊曾許花含笑孤憤今愁樹
合歡五朶護將春色寄二篇還伴夜光寒憑君休造斑猫毒且向三田養
就丹　報君平日傾輸肝常笑飛蝗累李瞞一兩園宜知上德是花猶可
蓋君歡孤根自識思波煖老健誰爭氣候寒從此憂民免耗白却疑甘澤
是金丹方岳詩病眸未老已昏眵近廢秋堂幾卷書世事難看寧閉却人
主自擾正紛如棋聲久避燈前雨菜本猶堪月下鋤面壁且容趺足坐此

心雅與俗人疎武朝宗詩病目醫治兩睫寬迎風猶苦淚漫漫水邊望月
雖無礙燈下觀書便覺難索句每防愁入腎好杯多是熱歸肝法當着意
收神觀不用金篦久自安安晚堂詩病目自惻兼旬病目成鳩媒竟日捲
書風為開端如猩猩畏機穽愛酒着屐須一來信手翻書未終葉春風巳
覺生牙頰笑同黃卷且尋醫免使鶺鴒翳蚊睫蘇邁詩和民卿病目在吉
寒月侵窻燭在檠幽人燕坐夢魂清一從拾得空花病十日不聞𨇾鼓聲
太卿在吉先投教巳十日矣。國朝何伯善詩病目小康答友人二首。惟天有兩
日日月朝朝新獄能黙翳之太空或微雲嗟我讀書眼少與塵俗親端居
動逾月不曾下堂陳云胡亦昏濁使我生傷神對酒不敢飲食淚每經旬
朋友日巳疎況此興與憤嘲笑累萬輸聞勞煩佳賓令辰競少差眵質章
未泯昔者盲於心久亦還吾真況此外物蔽其能久紛紜膠膠名利區。睞
目背黃塵嗟我無此苦雖昏猶勝人　朝食丹砂光暮飲空青氣擧身八
極間曠覽九州際泰山落眉睫倚塞忽而眯徘徊暘谷升欲擧東海沉。東
海遺明珠照耀光徹底至察天所窮至明人所忌擧頭謝東海低頭不仰
視顧祿詩病目借陳久恒呂留時久恒亦病目方較憫悵公兼我俱愁病
目何丘明因傳癖張籍為詩魔書卷抛全久醫方閱幾多金篦誰有術頂請

一來過王渾詩病目書懷效樂天體病眼平時視物疑更禁風火內交馳越蛙睅目將誰怒鮫淚傾珠盡日垂氣鬱方瞳昏暈鏡瘡遣刪臉痛磨錐悠悠伏枕三旬皆安得黃金刮膜鏡程以文詩紀仲安病目久無書忽得其寄詩知病已退賦此寄之久閣病眼難書字忽見臨池解寫詩月衰宜客主挂樹香來何處看花枝沿溪送客休辭險隔屋看山政自奇我亦年來坐形騷未陳書冊已攢眉　國朝宋濂集咎目童文有序走也病目視不及尋常禮越度逮譬招刺乃抽隱思引物燒義作咎目童文文曰咎爾童子我目之精熒爍五神配合三靈素質四暗圓暈東青南丹注背北玄孕精約束瞼胞黃中之英氣機內動膚系外徹啓闢人牖通洩天明聚為根蒂數為箏蒙衆或允精爾獨失貞孰不若電洞觀八紘爾於只尺不分五柱誰不如月照徹七經爾賴濛凡僅辨一丁此朋而執熱視弗迎彼不面識反撑而承頻或自批頰常聚額碎如水母藉蝦始征又如野狼扶拱則逞皆爾弗職以玷我形童子曰噫何言之衆賦授自天初無恒制充眉八綵岳貢以花腈耳無輪傾頷斯贅尼口類海數匯且鼽澤鼻如蝎飲直而細四者猶殊目胡不異或年其參表厥明獻或角而方遐舉長世或條而揚或侈而翳壹圓于玄我則何繫矧子淫書焚膏咎繼摛扶辭藻搜

刿文藝肺鏤肝雕心鉥腎劇我劇我搔我斷我弊八廓注邪五輪受屬靡精弗喪有明益瘁我合子躬如左右契于榮我華我跌于驗宜圖于玷成此左計咎爾童子爾辭固臧傳以正理則涉于涼形雖異賦爾宜自強何取其窳乃擇其良書淫所致尤墮意量冬映雪席夏聚螢囊刺股流血懸髻于梁未聞其目遠縮晶光是謂適辭君子所襄星野有含雲漢成章測步幽眇筭度機祥為爾之故不知低昂三條占限兩戒畫疆氣勢爭魄氏物浩穰為爾之故足不及行述此二端餘可類詳尚飾巧言陳法列方款為曲直軟矯而亢童子曰噫士貴自謀匪鼓足恃唯道是適考亭有熹廬陵則脩厥視雖短所獲孔優一紹道緒上遡曾騶究經翼傳衣被九丘一昌其辭出孔入周有光赫艴昭若參斿子不此即而反我仇榯蜂彌豹直無煩眩駭辭樂禍腥聞不收雁鶚文眇世所嘲休內美之章玉瓚黃流子苟弗悟自貽大郵何河而危何漆以休何青以謗何肉而因子勿窴思蔡若瀰抽遺形全智與造化游我雖俚言寔為遠猶母慚墨翟成山綍綍童子言已我心之疚蒙倶既寤斷藹亦隨植鰭太纖刷爪匪秀號尊聖哲名亘宇宙非形之妍唯德之茂況目在形實足一豆雖耗非瞽物亦云觀椒瞽焉尤有用輒售矇瞍三品備于樂奏國語成書事明若晝聆察秋毫或遠狹咎瞽曜自將神膜內富五色免惑一誠自守幸遂遭養慮絕馳騁福禍倚伏理實易究所憂忘荒如瞽四酬本實不培枝葉巧湊弗剔莠秀徒煩靜撫童習圃勤白紛罔執千古居前萬世在後虛生其間冠裳猿狖自今伊始咎懞撤覆責躬靡違敢目之訴我道之凝我學之懋上慎鑄我吾言不咎

目疾

趙善璙自警編范忠宣公在隨幾一年州事悉覽必親。客至談笑終日無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蓋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切戒子弟不得小有不平意曰不見是而無悶爾曹勉之人或謂公為近名公聞而嘆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行狀又聞見錄云永州命下忠宣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水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王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與執政曰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為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通鑑紀事本末楊行密為淮南

節度使天復三年九月朱延壽謀頗泄楊行密詐為目疾對延壽使者多錯亂所見或觸柱仆地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屢以書報延壽行密又自遣召之陰令徐温為之備延壽至廣陵行密迎及寢門執而殺之部兵驚擾徐温諭之皆聽命遂斬延壽金王粹拙軒詩拙軒少也絕交朋閉門坐斷蔡床繩攜梧手卷挑青燈目力自足矜秋鷹一行作吏負且乘簿書夜下催晨興心勞政拙無佳稱高枕緩帶吾何曾年來安東逐斗升吻膠背汗疲炎烝到官簿領交相仍臨事自笑無一能督責老掾詢聾丞曰畏罪罟空凌兢窮鄉九月河水水玉稜凍合衣生稜鐵衾大炕寒不勝呼吸未免翳珠凝積憂蓄熱邪上騰阿睹中有輕雲凴臨窻射日絕可憎決眥淚濆長沾膺初謂造物何侵陵細思無延示小懲世醫膚見浪自矜肝膽宜易分淄澠屏除嗜欲學山僧此理蓋出三折肱斯文未喪信有徵天其使我雙明增要作楷字題如蠅表乞骸骨歸丘陵負郭二頃產有恒堆盤苜蓿衣儲繒醉眠床下呼不應自許此著高陳登飯餘睡足稽枯藤老眼細數雲山層宋劉敞詩目疾至深有久思廢耳目乃復困觀睹默坐但憑几幽居長下簾玄黃迷宇宙明晦錯烏蟾萬事形骸外人將不汝嫌王元渤詩天公嗔我眼長白故著昏埃阿

堵中不作參軍談睹馬但坊中散送飛鳴著羣今悉誰能對積讀方奇定
有功九惱從來是佛種會如邪律證圓通葛勝仲詩和日疾韻幻翳來塵
近添瞳輕雲蔽月有無中廢書暫阻雠三豕坊射何因落兩鴻慧眼水清
知吉夢藥師經驗表奇功疾平豈但關嚴電反照觀身覺內通元胡紫山
詩君復卿契夫明作此寄射前歲聞吾兄目疾既而入閩日漸合眺不意
竟至幽障以吾兄平日仁靜淡薄不宜致此亦宜須受其故寄王部諭情
兄乎辭子夏晚喪明羣友走慰哭不意我良友亦復遭此毒初聞驚痛心
憂疑日三卜傳者審不誤老淚寫幽獨作書將拜問書成不忍讀恐傷吾
友心置書塵滿篋悉計雲蔽日不久明當復誰謂歲月深神光不容賾壯
志宜自寬內視炳如燭高情素深靜萬事不掛目鏡心自清貽受順者平
福虞伯生詩一任榴花五月開看如煙霧亦悠然我靜聽靈獨空中撲坐受
天香世外來樂府好邀張籍賦策書宜共左丘栽太清絕點誰能畫一辦
青蓮月滿臺　木綿鶴袖小鳥巾百事無關自在身舊是玉皇香案吏今
為華蓋洞天賓看花漫笑如煙霧落筆那能泣鬼神閒有紫芝新可食園
公有約顧為儔王惲詩目疾自警欲飲天祿目手相須最切身達宵修痛
可傳神老緣貪傳書成祟壯為傷多酒入唇四大假來皆是昔萬緣急遣

亦忘真悠悠來了三千牘東置從今不要覩和徐日以目疾詩相傚老
來襟袍百無圖遮眼唯便幾葉書不罔心神混散護豈知目力陡乎疏曉
年愈種玄花盛乎日豪吞綠醑餘氣習屏除元易事急須顛倒坎離居
常倚精神壯來殊有時豪飲病觀書形骸未化無非昔寢餘其間敢自知
赤貫瞳人昏若嚴凝留肩并吟難除人憑手眼今如
此更有何心望玉除時往往得余有翰苑之命故云

赤目

宋史方技列傳王仔
昔洪州人能道人未來事常遣小黃門持紙至患纂符其上仍細書焚
符湯沃而洗之蓋帝默視為宮妃療赤目者用其說一沃立愈進封通妙
先生居上清寶籙宮山居備用患赤目大忌房事及沐浴目盲不然成內
瘴月事未絕而交接者生白駁白子西詩更倩目如珠王戎睛似電內顧
自熒熒外觀亦爛爛伊余雙瞳明升錐未嘗轉入夜常有光視日亦不瞬
令年生瘡痍熱淚滴鋪禪兩目但端坐一物不得見巾幘如敵讐風沙似
避箭憀然與耽然在手善不善君子然正心小人多革面可以觀死生可
以察貴賤人不憂吾憂吾常患人患惟與青山期相看無改變宋梅聖俞
詩依韻和吳正仲赤目見寄尋常不病眼青白看人多暫見朱成碧難逃
為與和金篦舊說在訶子古方麼我自昔風痺思君邪得過馬洪治赤目
醫眼方訶子一枚以瓷石上磨注目中許綸詩病赤目從薛山房借荷葉
合赤目朝來勢轉加病身觀妄有生涯大平文武寬心地酒遠聖賢疎肺
家盧白已能生暗室空青不用點昏花小冠頂擬更名字借與團圓藕葉
紗蘇東坡詩次韻黃魯直赤目誦詩得非子夏學續曰卜商字子夏為詩
序毛公詩自謂傳之子夏子夏哭子失明事見禮記紬史正作丘明書序
曰司馬遷答任少卿書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天公戲人亦薄相略遣幻
翳生明珠賴君年來屏鮮腴百千燈光同一如次公曰維摩經言無盡燈
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書成自寫蠅頭表續曰齊衡
陽王鈞常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侍讀賀玠曰殿下家自有墳素何須
蠅頭細書端就君王覓鏡湖序曰唐賀知章天寶初病夢游帝居數日寤
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為放
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李芸庵詩元晏先生病久妨經句未省下帷
床瞿曇善說空華喻張湛新傳損讀方對客不須分眼白
愛官寧復羨腰黃會逢妙解金篦術漸恐封疆限醉鄉

目昏

續資治通鑑長編神宗帝紀熙寧二年乙未兵部員外郎集賢殿脩撰兼侍讀周孟
陽為工部郎中周提舉萬壽觀孟陽老而目昏每進讀面覆案上音吐梗

澀左右往往竊笑故遷官而罷之王安石言先帝舊臣宜與優遷曾公亮
趙抃以為當遷待制宋周邦彥詩游定夫見過晡飯既去燭下目昏不能
閱書感而賦之煙草里門秋暮氣幽人宅遠知金輪升戶牖鑿虛白風驅
雲將來市聲落几格達曹屬解鞋一飯已掃徑餘殽未潔鼎傲鼠已出領
鋼英洗病眼鳥鵲畏斷冊已為兒輩莉茲事豈不追昔見美門主童子身
三尺猶家問遺要頑聲不好剝煩觀鳥跡書保氣如保璧貪餌投禍羅蔥
絲蘖前績上熱玄元教瀘死有餘責濁鏡在兩眸看朱忽成碧當時方瞳
史變成雲霧隔肝勞憂久痼瞋坐教昏暮尚須文字間候盡百年客非圖
蠅秋毫所要外斂聚孫真人云讀以閒細字刺繡雕鏤而得目昏者名為
肝勞非瞑目三年不可治梅聖俞詩目昏我目忽病昏白晝若迷霧窺鶩
覓物雙書執下筆誤求人髮鬢是飛鳥朦朧更紜紜孰辨別此已忘好惡
陳遠江湖長翁集次韻嚴上舍讀書目昏聲利營營閭蟹電人生悲歡更
幾過群兒洗迷如病醒尚念醇醪夢酣醺吾儕較之唯阿虖書淫慣逃紅
綠眩短檠半世課蠅頭老閱舊藏紛莫辨近從損讀得奇方穩坐幽窗慈
吾儕嚴侯著書定千載尚向枯萊求聞見可無一洗賓郎癡捉筆因君拂
塵硯滕元秀詩次韻宋天目昏百年今已八十五此去光陰能幾多足病

半生為我祟目昏今日奈渠何也知亂膜無方法正為耽書被折磨瞽者欲行須用杖不如安穩坐蠻陀陸放翁詩目昏有感兩眥眵昏八十餘爾來觸事覺空疎何由四目如蒼頡讀盡當年倚相書陳難詩壯歲漂淪嬾讀書老忘休歇欲何如夜窗不復留燈火眼食鶴鶴一任渠佛書謂睡為眼食溫革瑣碎錄杭州老卒言不可燒甘蔗滓令人目睛

目痛

宋梅聖俞詩日日病有作巳為貧孟郊擲作瞎張籍詩句俱口吟世事不眼歷既能分好惡難用變青白讀書聽吾兒且未廢朝夕劉後村詩左目痛巳盲猶赤痛久不出雖窠丹藥曾遺毒青燈亦一魔拋書無味甚節膜奈饒何二癖依然在徒勞問眼科左目痛六言九首深碧非少林祖叅赤疑歸宗僧何須近青藜杖不願如紫石陵　親燈似鷗掠餐對卷如懶发魚今已作白骨觀昔曾校黃本書　詩到歌行尤妙傳與國語並行數幸張藉病瞎浮誇左丘夫明　昏花廢千祿書麻嗏類辟瘟符草字見嗤醉禿小楷難付官奴　晚歲甘為瞽史前身不是離婁書梵夾書送老惡中有本如蟒　儒醫診肝脉去小童負藥笈從吾窜作一日鬼古曾有個眼龍　熏沐不欺闇室呻吟少下禪床悟後盡除業障定中貮放毫光　早晚蔡譜華妙晚愛蟒書深長始悟譬紅異味不如守黑單方　聞上

來三千卷牆角彙二尺紫此王丞方不載無金篦刮亦明後九首　弘景縣已上矣于公書久無之伯騎暗馬浪出安用明駝疾馳　經來葱嶺絕域書出汲縣古冢饒君一目十行如彼千瘡百孔　痛定偶成短夢驚回如近清光黃帕牙籖閒卷絳紗玉斧照廊　夜眠便甘菊枕晨起避凌霄露信屬雅戲委頓註本草不宜誤　力疾搜腸草制忍痛撚髭改詩鐵燈檠我同好金蓮炬彼一時　默默回光反照津津勿藥有喜八荒入吾闥中四海在我墻裏　坐井成小眼孔面壁得大醫王淨洗三生熱惱不煩一服清涼　老去具一隻眼向來闖幾重膜盡見夫子宗廟適觀獼勒樓閣　吾今垂老示疾君昔與人作緣尚能續華佗傳何敢負宋清錢左目痛一月未愈和前九首　閒之則新生積閒之則入定僧有時起瞻斗極有時遥望觚稜　悔名草木鳥獸任秋灰豕魯魚識字惹客問字嬾書怕人索書　隘矣匹夫疾視鄙哉主父倒行止酒看花濺淚吹燈見月羞明　無復燃藜照向徒以親燈勸符捲卷嫌收纖史絕纓罵玄老奴　鬚眉似是綺皓耳目已非曠婁受明上座頂禮視彼老公血䘏　耄及歲不我與眼空吾誰適從蒙叟逍觀鵬鷃子雲自視蛇龍　靜中面壁打坐倦後拋書投床認自家一尺捶管渠儂萬丈光　未顏無藥能駐白髮緣愁許

長昏昏枉讀萬卷蹇蹇起瞻四方　乍可頻看短劍渠肯高張長檠已與鷗盟浩蕩都忘鵲立適明又和後九首　覺性靈明自若本心利欲食之大觀如夢如幻小視坐忘坐馳　學仙境永戍厭學書埋筆為家羨關尹喜見膌受希氏子瞻孔　寒儒頗有雪映貧女那無績光千眼全依佛閣重瞳昔侍舜廊　康衢鷹眼不化處仲蜂目亦露我自有觀人訣汝勿為祖師誤　竹簡定錄古字黑屏倒月鍾詩嗜學心無止法讀書眼有還時入槐見蟻聚賦茅覺狙怒喜脫離黑暗獄中透入光明人世　自遣病魔賊藥不干藥上藥王洗眼菊泉舊本照懷寒月新涼　浮雲月之障礙蒙氣日之翳膜已把太玄覆瓿更以金篦療目其祖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後必差過三日祖目果差

明目

抱朴子或問明目之道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昇景召大火於南離洗之以明石熨之以陽光及燒丙丁洞視符以酒和洗之古人曾以夜書也或以苦酒煮蕪菁子令熟曝乾末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斗能夜視有所見矣或以犬膽煎青羊斑鳩石决明充蔚百華散或以雞舌香黃連乳汁煎注之諸有百疾之在目者皆愈而更加精明倍常也宋汪藻浮溪集賀毛察院啓張瞻明目於數步之間收功立名於萬世之後鄭玄別傳玄秀眉明目仙傳道士

辭曰幽薊人棲止于蜀青城洞天觀忽得商陸酒飲之耳鼻血流死經三日蹙然而蘇肌膚潔白容狀頓少身輕目明勢欲飛舉洞見遠近雖山林崖巘不隔視聽異郡志陳遺郡人宋初為郡吏母好食鐺底飯遺在役常帶一囊每煑食輒刮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四斗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因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

傷目

左傳宣公十五年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注赤狄潞可伐之罪有五南史宋袁粲傳初粲忤於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磚叩頭流血磚碎傷目此後粲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輒涕泣彌日孝友同風梁義安王大昕字仁則簡文帝第十八子平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毀有若成人晨夕涕泣眼因為之傷夷堅志賴州石城縣豐義里小民何百九強悍亡賴以屠牛為業嘗坐事編隸南安過大赦得歸不改故態紹熙四年春主簿鄭縉因審究公事到彼里適見何鼓刀解牛有纛皮小片僅三寸割而擲之其子五孜適從傍過正着其

右目上揭之不落即時主合不可脫黑毛森然才為指誤觸則痛楚異常此子蓋與父同惡者人以為業報　元胡紫山詩觀書既久目力損精作詩以自嘲讀書悅我心既久即傷目惜目廢觀書靈源復蒙固損益互相攻取舍無定路闇昧儼若愚勇斷旋自悞司明人熟無視物隔塵霧嫣虞成聖業豈以曈曨故不為五色盲閱理非所慮古人見天道安在窺牖戶撥去非禮視三冬文史富心目自雙清寒月洗秋霧

失目

夷堅志樂平抗播人程覺迪功宰樂道平生勤苦讀書屢舉進士四試禮部不利再以特恩得州助教不拜值紹熙甲寅登極大霈入官慶元乙卯銓試中選調監鄂州酒既受命還家未半道宿旅舍中夜正睡間聞異響從右目內起其聲如雷驚而悟黑精已爆裂清汁流注滿席而不甚痛到曉目遂枯其異如此　宋許景衡詩陳節秀才失目贈之蕭蘭卓雁源何事詩翁遭失明明遺相對淚縱橫祇應藥石猶能療肯與風光便隔生　張蘋詩三年病眼今年秋見與風使隔生老去篇章方得意春歸梅柳最關情風流恣令雲孫在雪唱何妨屢寄聲

眇目

晉史揮麈殷仲堪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　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三年五月加朱玫兗用東方逵同平章

事升陝州為節度以王仲盈為節度使又建延州為保塞軍以保大行軍司馬延州刺史李孝恭為節度使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強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　張華博物志東阿王勇士有菑丘訢過神淵使飲馬馬沈訢朝服拔劍二日一夜殺二蛟一龍而出雷隨擊之七日夜眇其左目　老學庵筆記晁之道與其弟季此同應舉之道獨拔解時考試官蔔其眇一目之道戲作詩云決與主司違蔔八賢弟被黜兄薦獲細堪惜之又堪嫌一辟有眼一辟瞎

射目

左傳襄公二年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　成公十六年晉楚遇於鄢陵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之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　又曰夏侯惇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與惇俱為將軍軍中號惇為盲夏侯　公侵齊門于陽州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　史記晉世家晉厲公自將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于鄢陵　南史杜崱傳崱父懷瑤命第三子嶷與崱前鋒戰于光道寺溪流矢中其目失馬敵人交矟幾斬其一騎而上馳以歸　章昭達少遇相者曰卿容貌須少虧則當富貴後因醉墜馬鬢角小傷相者曰未也後又為流矢所中眇一目相者見之曰善矣後遂開府　侯景亂昭達率鄉人援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　北史魏本紀昭成帝嘗擊西部叛賊流矢中目賊破後諸大臣欲屠割之帝曰各為其主何罪也釋之　隋書周羅睺傳陳宣帝時羅睺以軍功授開遠將軍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為流矢中其左目　唐書吐蕃傳永泰八年吐蕃犯邠郎馬璘以精卒二千於潘原夜掩賊營射賊酋皮將中目賊眾扶之號泣遂舉營遁去　資治通鑑昭宗天復二年八月西川前鋒將王宗播攻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軍校秦承厚攻西縣矢貫左目達于右目鏃不出王建自舐其創膿潰鏃出　五代史霍彥威傳彥威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之愛其雋爽養以為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事梁文祖太祖亦愛之稍遷右龍驤軍使右監門衛上將軍　宋史張岊傳元昊犯鄜延詔麟府進兵岊以都教練使從折繼閔破浪黃党兒兩族以功補下班殿侍三班差使及賊兵攻府州甚急城西南隅痒下賊將登衆囂曰城破矣岊乘陴大呼擲賊賊稍卻飛矢中右目下身被三創晝夜督守又帥死士開關護

州汲于河訖圍解城中水不乏以勞遷右班殿直　宋宣祖討王景於鳳翔會蜀兵來援戰于陳倉始合矢集中左目氣彌盛奮擊大敗之　太平廣記唐將曹進河朔之健將也嘗因討叛飛矢中目即以鐵鉗命有力者拔之其鏃堅然不動妻孥輩但為廣備佛事忽晝寢夢一胡僧至曹進以所苦訴之僧曰能以米汁注于中當自愈矣既寤則取之如法以點應手清涼既夕其瘡稍癢即令如前拔之鏃突然而出不旬日而差矣　有官龜鑑王珪擢禮賓副使涇州駐泊都監吳元昊寇鎮戎軍珪奮擊多獲首級是歲改涇原都監明年從任福大入好水川連戰三日諸將俱沒珪目中飛矢而卒

抉目

通鑑外紀吳王賜子胥屬鏤劍子胥臨死乃告其舍人曰抉吾目縣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乃自剄死　唐書吐蕃傳其刑雖少必抉目　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元年有書尚書省門為詩以嘲賊者巢將尚讓怒應在省官及門卒悉抉目倒懸之　光啓三年畢師鐸與呂用之戰復請蔔殷杖殺之棄尸道旁怨家抉其目斷其舌衆以瓦石投之須臾成冢　梁太祖紀開平二年春正月癸酉朔蜀主登興義樓有僧抉一目以獻蜀主命飯僧萬人以報之翰林學士張格曰小人無故自殘赦其罪已幸矣不宜復崇獎以敗風俗蜀王乃止　後唐明宗紀長興三年

義成節度使李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刲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刲火灼 五代史元欲傳麻荅尤酷虐多略中國人剝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剔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脛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 宋史孝義傳王翰母喪明翰自抉右目睛補之母目明如故

膠目 通鑑外紀莊王鮑子謂桓公曰君遣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施伯謂魯莊公曰此非欲戮之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長為魯國憂矣不如殺而以其尸授之莊公殺子糾于生竇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若不許得之以徇於國為羣臣戮是君與寡君之賊比非敝邑所請也使臣不敢受命莊公許之使吏鄉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以予之召忽謂管仲曰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者成名死者成行子其勉之遂自殺鮑叔迎受管仲及堂阜而稅桎梏比至三釁三浴之齋祓而見桓公

鑿目 續後漢記孫晧傳晧降晉武帝因大會羣臣而晧登殿稽顙賈充謂晧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皮何等刑也晧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則加此刑爾 北史夏赫連氏傳赫連屈丐性憍虐常居城上置

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 資治通鑑唐貞元三年八月戊申吐蕃帥羌渾之衆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九月丁卯遣神策將石季章戍武功決勝軍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老弱者殺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驅丁壯萬餘悉送安化峽西將分隸羌渾乃告之曰聽爾東向哭辭鄉國衆大呼赴崖谷死傷者千餘人未幾吐蕃之衆復至圍隴州刺史韓清沔與神策副將蘇太平夜出兵擊卻之

矐目 史記刺客荊軻列傳高漸離善擊筑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音海合反索隱曰一音角說者云以馬屎燻令失明）使擊筑未嘗不稱善 新唐書高駢傳俾師鐸使高駢衆第舍諸葛殷腰下得金數十斤再縊乃絕仇家矐其目云

薰目 唐鑑武后縱使上飛變搆大獄御史周矩諫后曰凶人告訐遂以為常推劾之吏相矜以殘泥耳籠首懸髮薰目號曰獄持 羅泌路史蜀山氏論

剌目 慮亂者穿其順志遠者剌其目堯舜皇帝非不能服遠也而所守者域服之外一無所事其在周公亦不過曰詰爾戎兵陟禹之迹而已

塗目 宋史楊震

仲傳史次泰眉州人及進士第吳曦叛招次泰甚遽次泰還延圖避偽知大安軍郭鵬飛追之行乃以石灰桐油塗兩目求生附子傳之比至目益腫次泰母年高而賢聞次泰為曦所招即令家人以疾篤馳報且曰恐病不足取信以計聞可也曦乃聽還曦誅蜀上其事改秩為利路主管文字仕至合州太守

剜目 幼學新書 唐書僕射房玄齡少時盧夫人質性端雅姿神令淑抗節高厲貞操逸羣玄齡常病甚乃囑之曰吾多不救卿年少不可守志善事後人盧氏泣曰婦人無再見宜置若此遂入帳剜一目睛以示玄齡後寵之彌厚 夷堅志金國與中府有劉廟使者漢兒也與妻年俱四十餘男女二人奴婢數輩一日盡散其奴婢從良竭家貲建孤老院緣事未就其妻施左目以鐵杓剜出去面二三寸許方舉刀斷其筋脉若有物翕然收睛入其目儼然如是者三流血被體衆人力勸而止明日舉杓間目已失所在不克剜又明日復如故精明異常衆皆駭而憐之爭施金帛院宇遂成時金國皇統元年即紹興十年庚申也

燃目 夷堅志 紹興五年夏大旱朝廷徧禱山川祠廟不應時遣臨安守往上天竺迎靈感觀音於法惠寺建道場滿三七日又弗應時六月過半矣苦行頭陀潘法崇者默禱于佛乞焚右目以施即取鐵彈技

諸火熾令通紅置眼中然香其上香焰繞起行雲滿空大雨傾注闔境霑足法崇眼枯深中洞赤望之可畏然所損既諧殊自喜也後三日夢白衣女子來欲借一隔珠拒不許二僧在傍曰與伊不妨伊自令六六送還既覺不曉所謂至七月二十一日又夢二僧來請赴六道齋白衣女亦至在前引導法崇問何人僧曰我第施主也崇曰女人恐不識路師何不相引同行僧曰他路自熟稍前進則山林蔚然百果皆熟紛紛而墜崇就地拾果食之覺心地清涼非常日比又俯首欲拾聞女子忽回面擲一彈正中所燃目失聲大呼而寤枯眶內已有物若鴿眼睛視如初漸大復舊歎其再明之時恰三十六日始悟六六送還之兆

群鳥啄目 太平廣記開元中有士人往黎陽日暮忽見路傍一宅將投宿閽門見一美丈夫客問其名曰我穎川荀季和於是命具榻舍中仍教一婢侍宿俄聞外有呌呼受痛之聲乃竊於窻中窺之見主人據胡床列燈燭前一人被髮裸形左右羣鳥啄其目流血至地客謂曰何人也曰黎陽令也好射獵數逐鹿犯吾垣墻以此受治也客竊記之明日乃大塚也至黎陽謁令果辭以目疾客曰能療之令喜乃延入內舍因具為說之令曰信有是一日率羣吏縱火焚之目即愈

入目 太平

廣記襄陽漢水西村有廟名土地主府君極有靈驗齊永元末襲雙任馮翊郡守不信鬼神過見此廟因領人燒之忽旋風絞火有二物挺出變成二青鳥入襲雙兩目兩目應時疼痛舉體壯熱至明便卒

瞑目

左傳襄公十九年荀偃癉疽生瘍於頭病目出二月甲寅卒而視既死而目開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何乃瞑受含袁坡物類志瞑目問光色合斗振黃帝占神光法人目中暗所聞以指觸之神光占法黃青則吉夜仰視其斗上輔星或斗罔杓上第三星一與目之神光色罔以此詳占候知己亡日遠近東漢書馬援征五溪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介介猶耿耿也獨惡是耳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開平二年初晉周德威與李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晉王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為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夫寨甚力既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宋史司馬光傳元祐元年光復得疾

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月河所聞司馬溫公疾作二十八日執政往問囑之曰某有數劄子切為留意若不蒙施行光死不瞑目至死神爽不亂氣羸不食累日因如廁勞氣少頃而逝九月一日上以祀天受齋戒不及出臨奠初七日辛其第尚意譬喻論纂變生不及料章疾雷不及掩耳辛雷不及瞋目元史雪不台傳金帥合達見獲以不屈死問雪不台安在請一識之不台曰汝須史人了識我何為曰人臣亦各為其主卿勇蓋諸將天生英豪其偶然耶吾見卿甘心瞑目矣　拜降傳初拜降母徐氏盛年守節教子甚嚴比拜降貴事上于朝持旌其門及老見拜降歷官有聲譽書曰有子如是吾死可瞑目矣司馬光詩瞑目送千古飄然一哄塵山川死如舊多少未來人

幎目

厚終禮襲篇幎目注曰幎音縈面衣也用緇方尺二寸赬裏著組可結吳郡志吳王夫差既為越王句踐所逼將死曰以三寸帛幎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越王則解綬以幎其目史記正義曰令之面衣是其遺象顧野王曰大巾覆也

瞋目

呂氏春秋孟賁過於河先其伍舡人怒以楫虓音乂其頭中河孟賁瞋目視舡人髮植目烈鬢指指直舟人盡揚駭播入於河使舡人知孟賁不敢直視涉無先者又辱之乎此不知故也燕丹子曰樊於期聞荊軻之言於是自刎頭墜背後兩目不瞑列仙傳司秦召魏公子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著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眥血出濺虎終不敢動史記蘇秦傳蘇秦說韓王曰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亦不能事秦　漢王詣鴻門謝項羽羽欲殺漢王樊噲帶劍擁盾入軍門披帷西向而立瞋目視羽鬢髮上指目眥盡裂　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瞋目而叱之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西漢書陳餘傳陳豪傑說陳涉為王涉問張耳陳餘兩人對曰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視天下私師古曰視讀曰示楚漢春秋上過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通公方洗足問何如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酈生瞋目案劍曰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魏志太祖與韓遂馬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許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乃問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盻之超不敢動

張繡反襲太祖營典韋戰於門中韋乃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進復前突殺數人瘡重瞋目大罵而死三國典略齊韓鳳穆提婆高阿那肱共處衡軸號曰三貴瞋目張拳有啖人勢晉書王敦枉害刁協及敦病白日見血乘軺音遙車從吏騶諸敦而仰頭瞋目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九年龐勛作亂遣其將攻泗州辛讜求救於敕使郭厚本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為寇場公詎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止月起欲擊之厚本起抱止之公弁僅免讜蒙求忠義傳顏杲卿以蔭調遂州司法參軍安祿山聞其名表為常山太守安祿山反玄宗乃擢杲卿衛尉卿杲卿兄弟兵大振祿山大懼急攻城杲卿晝夜戰糧竭矢盡六日而陷為賊所執賊脅使降不應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汝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啖之詈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詈否杲卿含胡而絕鄭氏譚綺瞋目怒也

反目

易小畜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又說卦曰離為目通鑑

齊高宗謝眺妻常懷刃欲殺眺不敢相見妻元獻公類要有女仇讎眺其歎矣詩當考董仲叔之求繫援見紡於庭槐國語晉昭公卷董叔將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他日董祁愬之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之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則繫矣求援則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江范祁姓也即董叔之妻孟獻子之妹也劉敎解書晉書敎字仲彥為尚書左僕射嘗嚴齊而疾其妻首之敎使妻加妻之罪而請解晉妻子有過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怨耦曰仇左傳二云嘉耦曰妃反目占之命也鄭氏諱絳反目夫妻不和也

張目

史記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不懌為一擊缶宋王質雪山集蔡京當國致一異巳者于理其顧所謂天王號曰有究不雷尚為天王乎神為之目張京聞而舍之經子法語太玄經郭目張目也

瞪目

鄭氏諱絳瞪目謂怒目不轉也

仄目

西漢書息夫躬傳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無所避衆畏其口見之仄目漢書轅固傳公孫弘亦徹仄目而事固師古曰言深憚之

萬目

莊子駢拇篇今世之仁人萬目而憂世之患謂萬目亂視宋呂祖謙集公海內之評議翕上下以交矚一日病癈萬夫萬目唐權德輿集表遷心萬目之遠於道

恂目

經子法語列子恂目音荀瞬目也

橫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躁五行之內唯民橫目故謂之橫目之民且諄苑東游臨於大壑觀其深遠而為治方苑風既察岐情圖蕃斯閒夫子豈無意於黔首願聞聖化之法也

寓目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楚子玉使鬭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注得臣子玉名謂得臣亦得以寄目於此唐杜工部詩一縣蒲萄熟秋山苜蓿多二物皆遠致令溢於中國寓目謂然至髦女胡兒著矣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輕烽燧胡兒制駱駝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漢曰西域人好飲蒲萄酒馬食苜蓿二師代宛將種歸中國沈曰永徽圖經曰蒲萄生隴西五原燉煌山谷今處處有之趙曰邊方燃火曰燧舉燧曰逆美廷夏以相告也山谷曰制於與鄭同俗音作徽月李商隱詩園桂懸心碧池蓮飫眼紅此生真遠客幾別即衰翁小幌風煙入高窗霧雨通新知他日好錦瑟傍朱櫳王雎詩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繞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

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李君虞詩春和武相公郊居寓目黃扉曉下禁垣鐘歸生南闕山萬重獨有月中高興盡雪峯明處見寒松宋劉敞詩晚晴小園野客幽居何處尋小園荒徑似山林雨足蚯蚓何自喜秋來蟋蟀競悲吟丹青果實同時熟紅白荷花相映深可怨幽蘭老堂下無端柔蔓上城陰徹花夏臉樓頭出蕭索孤煙天際沉楚澤偏傷千里目西風自覺倦登臨陳后山詩曲曲何回復山海經曰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吳都賦曰溯洄沿起回復萬里青青草接遲選詩曰青青河畔草老杜詩野水春來更接遲去帆風力滿來鴈一聲先吳都賦五臣注曰舉帆者任席用力也桉諷與帆同老杜詩一聲何處送書鴈野曠從歸馬江平進丈晚牽老杜詩江平不肯流又云百丈牽江色望鄉從此始留眼未須穿文選謝玄暉詩有情知望鄉阮嗣宗詩衆客從此始老杜詩新愁眼欲穿韓琦詩擁傳儷遲遲春旅思長遠煙含樹色細雨起塵香隴麥成行綠林鶯並對黃楊搬聊自慰舉目見韶光初冬小園寓目獨樹翹寒色閒雲淡落暉新霜黃橘重久雨翠梧稀暝雀鳴還啄高鳥定更飛秋貂猶欣在卒歲免無衣孔平仲詩白日照園林悲風又蕭索橫秋更鶴徒駕海孤帆遠陰雲帶雨歸晴嶂排空出一望一高歌憑誰縱吟筆倏此平華曉蕭然學館幽常闃小却閒極靜景多愁葉走空階響雲依殿吻浮黃茅日西下戲犬在城頭雲慘天知碣山積日易昏寒鴉啼古木飢雀噪空園紅葉風翻勢蒼苔雨漓痕行吟有清興寂寞與誰論枝上餘花脫盡紅行人驅馬綠陰中青春栽剪應辛苦不柰東南一夜風孔武仲詩啾啾黃雀在枝間歲晚荒郊怨苦寒容易驚飛無處所人家曾借畫圖看清灣氣象暮潭潭漁客車罾似引帆三尺鯉魚孩密網西江雖廣爾何堪蘇泂詩盈盈一水宛秋蛇雖大無聲野客家雨後綠添沿徑草風回紅蹴隔牆花登樓秋林薄薄半棲鴉城脚荷花一帶斜碧色暮雲三萬里不知魚網是誰家漫游集灘聲盡日卷晴雪葉葉輕舟擻浪來幾樹梅花臨水發千家窗戶向溪開林端驛騎循山去檻下沙禽掠岸廻早似漁翁能把釣此生甘老白雲堆張侃詩寒山草木昧蒼翠因雨濕日暮來不來前溪借簑笠元郝經詩錯莫坤靈慘不春搶攘戈戰鬭風塵可憐萬里中原土一陂荊榛愁殺人中州樂府江村潤草萋萋綠林鷺恰恰啼汀沙過雨便無泥喚得苫鞋隨意到前溪滿溆澤堪晝雲煙總是題江湖老伴一蓑衣真箇斜風細雨不須歸

觸目

宋晁說之詩山以石得名土惟山之賦如何此云山土石相充斥土上而石下無良蹐有德土實最下底

位高忝厥職貳云三十年此土化為石頑陰不堅陽如寄贄客遊囙知道
化功不出纖毫力君子自苦辛小人多羽翼念從關關來久矣莫變革吾
其崇此何唧唧復唧唧陸放翁詩小憩前平院戲書觸目道邊小寺名前
千殘僧二三屋半傾旁分千畦畫楸前正對一山橫翠屏脩纖引蔓上幽
援堅瘦掙柏當前叢榕扶正青白鷺下桑槐嚶紫黃鸝鳴村虛賣茶已成
市林薄打麥惟聞聲泥行扶犁叱新犢野饁燒筍炊香杭十年此樂發夢
想忽然到眼難為情上車欲去復回首那得暮境供浮名晚起書觸目堅
架綠花重圓枝杏子稠渴蜂窺硯水殘燕集簾鈎入夏著猶薄移閑身自
由午腍初睡起幽興付茶甌　園中書觸目氣候今年晚濃霜始此回殘
棓禾全橋晚菊有初開鳥曰光楓赤寒鴉後屬參西窗夕陽暖擣橘薦新
醴鳥曰未霜而寒丹寒鴉必待霜乃至　山園書觸目山近雲生易入稀
高下頻瘦筀穿石竅古蔓絡松身熟擣巖邊果乾收澗底薪經過不自識
喚作避秦人以下至城南書觸目十里西風吹帽幕江城衣杵遠循閒路
始綴閒逢秋雨山似爐峯縹碧雲原上老翁哦猶角籬邊小婦牧羊幕百
錢且就村墻醉古本醇醨莫苦分晚步門外書觸目數椽茅屋鏡湖傍喬
木蒼煙一徑長酒賤還門多醉叟天寒樓社有餘糧歌呼草市知人樂蕭
鼓叢祠喜歲穰只道老來詩思盡未妨擊壤頌時康夜行夜歸書觸目老
翁病起厭端居隨意東西不問途霜野草枯鷹欲下江天雲淫鴈相呼空
垣破竈逃租屋青幔紅燈賣酒壚未畏還家踏泥滓園丁持炬小兒扶舍
北行飯書觸目晚飧初潑一甌茶曳杖閑行興未涯煙樹參差墨濃淡風
鴉零亂字橫斜夕陽偏傍平橋路寒蝶猶依晚菊花堪笑衰翁耐荒寂短
衣霜露未還家　落鴈昏鴉集遠洲青林紅樹擁平疇意行舍北三叉路
閑看橋西一片秋小婦破煙撐去艇丫童橫笛喚歸牛形容野景無餘思
自怪癡頑不解愁舍中晨起書觸目四首山重水複怯朝寒一卷窗間袖手
看未辦長纏列雲液聊憑細字拆龍團數峯移自隊儒國一硯來從顆瀞
灘要識放翁頑鈍處胸中七澤著猶寬雲液揚州酒名近淮帥餉數十壜
嵍道小山以紹覓許自張孚長張仲欽通皆在東閣曉曉初日上簾鈎漢
漢清寒透衲裘雪棘並棲雙鵲暝金環斜絆一猿愁廉先臥壑松楠老王
子穿林求石幽戲事自憐除未盡此生行欲散風流唐年雅直鵲易元吉
畫猿廣宜仲老木王仲信水石皆庵中所掛小軸賦形不使面團團骨騁
心知到骨寒晏子元非枕鼓士杜王郎有切雲冠時扶邊客枕椰杖目饕
詩人首蓿盤頻是平生憎阿堵今年初解侍祠官　初歸誓墓老鄉邦千

結節茨近小江北渚露沾行藥屐東廂日射勘書窓孤忠自信丹心折萬
事空成雪鬢雙長愧宗人白崖老臘行期我麻門龐子自戊郡丞還歸射洪
白崖陵後名稱後石以杜詩為證十得金家隱麻門之名　晨起至南窓
書觸目林塘天與占深幽一把茅蛙萬戶侯漠漠斷雲閑復合纖纖微雨
落還收奇峯角立千螺曉遠水平鋪疋練秋詩料滿前吾老矣筆端無力
固宜休江村道中書觸目短籬曲曲對開門脩竹陰陰不見村別浦潮回
魚滬密孤洲春近鴈沙溫路逢行客時交譬店賣新醅一舉樽思過亂山
幽絕處恍如白帝到東屯戲書觸目貍奴鬬占熏籠卧燕子橫穿翠徑飛
我亦人間好事者憑欄小立試單衣曾丰詩筆頭紙上兩無功擁被閑邊
眼自空石脈直尋江脈去山光已與水光通春隨草木高低到氣併乾坤
東外充反顧有吾即無物卓然獨立太虛中春夏之交沿途觸目往年休
嘆去駸駸只數今年且十旬稚綠已爭欺旭暑老紅猶強護晴春水平似
面因風皺山遠如眉得雨顰物態到前長是笑不知物態總關身陳無咎
詩夏深五月未聞蟬窗戶槐陰意窈然紛濕蝶翎翻雨重敘生魚暈漾波
圓半垣蘚色侵幽望一榻松聲借午眠長許平生江海志筆床茶竈五湖
船王沂伊濱集和東村書觸目瀟瀟春雲弄晚晴裏花竹外數枝明垂楊卧
雨欲無顆幽鳥呼人如有情塵事膠膠遊興懶流年冉冉客心驚蘭書緯
我元來意不是歸田計未成陳后山詩絕句　果下翩翩躞紫騮見上注踏
花濺水見風流唐人樂府云蹄花走馬月明中勝殘紅擁吉戲集度餘詩
夭從教水濺飛式渠知道巫山行雨歸可無雙璧千金聚付與狂兒取次
游琴操曰王昭君既至單于大悅遣使報送白璧一雙駿昭曰竹曲曰千
金顏笑買芳年溪響飢魚食川明柱影斜鸛禽孚碌竹噪鵲立浮查跌死
戴僧行肇詩云曉猿啼作寄冠禪烏立查老杜詩放立浮查智入丹谷暗
山葳雨林喧雀啅蛇鄉閭等行路何處更為家言雖居鄉亦無生理也周
孚詩正似丹溪溪上挺欠八愚老翁陂外縈青線白鳳前駮綠粉紅陂
空鬼驚何在寺古鍾魚武無山氣陰陰欲雨僕姑端解欺于劉將孫詩南
逝堂堂一代暗銷磨富貴何須進士科城郭闉闍隨處足山川形勝負人
多曹蜍政爾奄奄好鄧禹如君寂寂何此際麒麟須第一向來荊棘合蹉
跎

即目

唐韓偓詩萬古離懷憎物色幾生愁緒弱風光廢城沃上肥
春草野渡空船蕩夕陽倚道向人多脉脉為情因酒易倀倀
宜遊倦擲須甘分遲避紅塵是所長　動非求進靜非禪咋古吞賢過十
平溪漲浪花如積石雨晴雲葉似連錢干戈歲久諳戎事枕簟秋深減夜

眠攻苦慣來無不可寸心如水但澂鮮 書墻暗記移花日洗甕先知醞酒期雖信鬧人有忙事早來衡雨覓漁師宋王岐公詩落日映山岳萬峯蒼翠深風土九秋意人動五湖心溪曲半帆出天遠孤鶩沉白雲空滿目無處問歸音汪琢詩澗轉喧渠水村虛進雪風寒星當曉小野火映山紅去國驚時改歸田望歲豐放勤共還往唯有此都翁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還日眠青春遊風蕩紫宸雪霜無氣力一作指在𠑽李有精神幽思平欺酒鬧愁自避人忘機殊不惡魚鳥看來馴西崑酬唱集急雨度前軒池荷相對翻峯奇雲待族蹊開李無言捲鼻生愁詠披襟奥醉毫一纏今已發循戀漢庭恩 地僻無車轍心灰欲坐忘疾雷徒破柱幽草不迎涼日烈蟬遺蛻花休蜜滿房覆觴知己久寧有次公狂陸放翁詩堅辭編茅養病翁五更擁褐聽霜風老雞棲冷啼偏早宿火灰深撥更紅知我來惟斷簡會心終竟在孤蓬來歸已費腰間劍豈更從今不歸窮

遊目

唐駱賓王詩夏日遊目聊作 暫屏囂塵累言尋物外情致逸心逾默神幽體自輕浦夏荷香滿田秋麥氣清詎假滄浪上將擢楚臣纓宋趙汝鐩詩遊目林坰信馬歸千來家住小橋西浮沉野水看晴鷗唱和茅簷聽午雞菜要適撇增舊塹田分陰注作新隄年豐米賤人人樂農父相逢醉似泥

縱目

別釋常談杜詩登兗州城樓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裳隱詩思窮煙浪闊目斷暮雲春舊賞去何有新詩得來曾披章如對景搜句懶挑燈酬唱慚非敵君千我百能張鎡詩花柳無情浪占春浴鵝波煖草方叢催啅野蹟鳴黃犢眼容蘿蹊立茜裳拂繅工夫使日永停閒滋味苦愁分行行快趁風煙闊尋覓詩壇要策勳 烏飛不過人行處山好直連天盡頭下馬忽逢難盡景市聲欄檻亦銷憂姜特立詩縱目郊原亂絮飛好風嬌葉弄天機白灘半露溪新瘦緣樹初圓山正肥王灼詩題花李省秋山縱目圖江天物態兩悠悠陵借與懸崖倚瘦藤又作吳中十年夢胥山絕頂望西興

晚目

宋趙抃詩溪山晚目幽花逢徑發驚鳥避人啼雨過晴虹上風清長鳥嘶灘平魚艇穩村小酒旗低誰及山翁樂號呶醉似泥陳古靈詩攬景攬暇眸江城暮雨收長江陽山斷野水混空流天上一輪月人間萬古秋感時并恐別費盡庾郎愁宋李可齋詩俗張總幹東師洲遊櫂溪登極目和韻底須風景嘆新亭且聽樽前眼子陳拂却玉山頹綠醑莫將銀海眩黃

極目

壓山容似畫屏環立世事如棊局幾新惟有東風不今古露花煙柳一歔春 美我輪奐若天成一笑洗欄趣喜晴揮壓江山詩句老破除胸臆酒

樽盈溪頭圍圍觀魚躍柳外蕭蕭憶馬鳴明日無妨再聯轡海棠猶未醉春酲楊冠卿詩春江極目削楊春冬異風土江北江南春冬花跨馬出郊時極目應須美酒送生涯

偶目

宋景文公集春晦偶目二首春序倏云晚高臺芳意多花成風地䌷鳥作瞑林歌樹氣熏紫煙池文疊細波夾城歸騎散煙紫偏銅駝 春意都無幾還持歡緒歸游蜂抱蘂去驚燕失泥飛風下幡幡影霞留暝暝霏遙知瑤席恨不減欲沾衣

舒目

張侶詩寺樓針日風晝天陰分野色雁眠雲影得新晴江臺寺裏閒登覽屋遶吳山畫不成

覆目

論語隱義曰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往有孤黯者當師曰子欲入耶曰然黯從城上下麻繩鉤子路半城問曰爲師耶爲君耶曰在君爲君在師爲師黯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黯開城欲殺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耀黯不能前謂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黯殺之 三國典略周武帝還自東伐初遇疾口不能言臉垂覆目

朐目

太平御覽太平之代電不朐目宣示光輝月

目青

安晚堂詩日青鬼食戲成生平未省讀食經蟛蜞何事千苟卿霜螯帶糟老饕賦素鱗斫膾晶盤行政欲尊鱸飽歸興背蟾蛙蛤蜆南烹誰言孚味多腊毒坐疑已著生我兵 緇塵浪欲浮銀海所頰烟烟留光精飛蛾擾螢空光晴很蟆食月天公驚我今所患在目腱口非得罪曹緘縮一身百體無所養六鑿未可分重輕詎容貴目賤口無端腸胃甘棨冰枕令辟穀即仙去何異鼫鼠乘飛翮我聞養生先實腹幸之明珠買婢婢指魚粗可足生理饑夢不到侯門鯖更畦菘薤自鋤藿肯與雞鶩爭稊稗笑揩雙目保亡恙況無傳華如丘明宋家鉉翁詩劉文房久昔目青昨日來源來過共談老天圓義一夕翳去明現聞里以為異事因詩紀之心以靜而虛眼以動而應心如明月懸太空眼如當戶掛清鏡月光不受微雲干鏡光或爲塵土瞑學問之道貴澄源源之既澄流自正但令心體常如月體明寒風著睫豈能爲我病吾友平生讀書眼烱然不與事物競外圍偶被輕埃薄蔽府不搖中自定斂門息交踰三旬強本勝邪在一靜昨日扶杖過我蝸角廬共談辟上先天內外圖窮探羲孔象中意不與異說論懸殊高談亹亹竟日暮晴光瀲灩生清矑良歸不煩炬火照入門索觀細字書衣與宵寤畫掃卻銀海瀾瀾可以貫碧虛神耶天耶熟能詰心耶眼耶萬變同一根里人共傳先生有良劑爭持病目求我濟惜眯先生無藥亦無方請將心來爲君洗道德性命之書聖人所以洗其心亦以洗天下人之心夫所謂洗亦澄其源而已矣學者誌得下工夫處宜

惟醫者可除塞通瞎光有莫知然而然者矣

瞽目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苻生駛果麄暴昏酒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血出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　唐語林元年十五年太常少卿李建知舉放進士二十九人時崔嘏舍人與施肩吾同牓肩吾寒進為嘏瞽一目曲江宴賦詩肩吾云去古成叚着嘉為嘏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劉子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聽也聾無耳而目不可以聞專於視也上陽子序通身是汗瞽目聞明遂將生平記誦丹經如參同契悟真篇等書參訂而印證之

目盲

西漢書杜欽傳欽字子夏家富而目偏盲師古曰偏盲者患一目也詳本傳南史梁本紀武帝初夢眇目僧執香爐稱託生王宮既而元帝生患眼醫療必增武帝自下意療之遂盲一目乃憶先夢彌加愍愛江少虞類苑凡視五色皆損目惟異色於目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皆用皂羅糊屛風所以養目也王丞相在政府亦以皂羅糊屛風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聾書足用三年不目目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揚偱身出家功德經破出家緣覆慧眼故從生至生常盲無目法苑珠林唐王玄策行記云聖僧賓沙大阿羅漢說十二

因緣深法聞皆悲泣師收眾淚總置金盤而立誓曰向所說法其理若當願以眾淚洗阿育王子駒那羅目令得復明理若不當淚洗如故於是將淚洗眼眼即平復山居備用諸禽獸魚油點燈令人盲目　久視三光損目虎豹皮上睡驚神損目毛入瘡有大毒害人溫革瑣碎錄有目疾者切忌酒後澡浴令人目盲宋梅聖俞詩目釋我居元首間分並日月光左右各照曜盲一豈相妨尚恐有所翳獨見不能強嗟爾手與足何為欲競傷梃馳自有職勿使心悲凄范忠宣公詩肝膽輪將謁因鍾兩目盲小冠布子夏今已耻丘明青白何曾變紛華舊不爭幸回觀物志都作反身誠元曹文貞公詩常見明齋李彥政既盲之目因綴一絕於中丞趙公序末何處浮雲翳太清飛廉驅逐便開明常君似是回天手好藉餘光老魏京

醫目

唐語林崔相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生贅肉欲截瞳人醫久無驗聞揚州有穆生善醫眼託淮南判官楊牧召之牧書報云穆生性麤疏恐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精審勝穆生遠甚遂致以來既見白崔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撓獨斷于中則必効矣崔曰如約雖妻子必不使知聞又曰須用人目睛明亭午於靜室療之若其日事遂無憂矣至日聞崔飲多少飲雖不多亦可引滿譚生大喜初崔將譚生唯語大將中善醫者況大師眾贊之是日引譚生於宅北樓唯師眾與一小豎在更無人知者譚生請崔飲酒端無私以刀圭去贅以絳帛拭血傳以藥遂報妻子知後數日徵詔至金陵及作相譚生已卒毛氏聞見錄道人留目都陽鄉民甘棠病失一目十年矣淳熙三年六月二日夜夢僧持數珠誦經珠色瑩黑光耀可愛試求之得珠而覺後四日以事入郡出城東於永平橋眾中見一道人著黃布袍顧棠來往前攬其衣曰與我偕去棠疑且懼却之曰素昧平生適未嘗相犯何遽爾道人笑曰但來當示汝好事既弗可脫不得已隨行百步至江岸岸側先漾巨舟即挽使登鷁首掛金書牌刻勑賜職豎字左右侍女數人美容飾麗服而所未覯道人云汝失明久今夙緣相值當為汝豎棠謝曰眼壞十年瞳子已枯雖豎何益道人不聽強令仰卧使四女分執其手足取銅箸挫攪眶間痛不堪悲泣而言曰感君恩意吾尚存一眼實不願豎乃掖之起坐一女傾研中湯半杯與飲頗覺甘美正念少憩復拄卧如初棠知無可柰何委命而已箸再入眶覺腦後如釣出一物徐以片紙掩其上有頃去之持鏡使照則雙目瞭然了無痛楚棠驚喜起拜謝請暫還既至邸為人言所遭無不駭異好事者十餘輩並隨之及舟處略無見矣棠時年二十八其所居為崇德鄉自初得疾

家人日誦觀世音菩薩名號香火供事甚謹茲殆佛力云

治目

敬齋古今黈東坡云治目如治民治齒如治軍治目如曹參之治齊治齒如商鞅之治秦醫者韓義之曰東坡此譬強為說爾其實不然治目治齒自當有緩急時不可必也且治目者燒烙渫浸鉤割針鑱無所不用又其所用藥如石膽石中黃雞子白銅青硇砂白丁香之類性俱有毒豈盡如東坡所言乎予竊謂韓說雖有理亦未敢以為定論也比見張錄師幾道道及此因舉其里中一農家叟病目已不治適有客來過既去遺一銀藥餅子開視其藥滿中或者試令病者點之或以為不知何藥不可點或又謂叟病已不治設復不効何傷遂試以少許點之痛不可忍然二三日後目似見物叟因更點少許痛亦如初又三五日見物頗明乃遍點數日其患良愈他日客還曰前別時遺一藥餅子曾收得否主人問是何藥客云此射生藥箭所用蓋取生烏頭汁雜諸毒物熬成者亡無所施乞以見付予聞張言始知韓子之言為可信

愈目

晉史揮塵盛彥字翁子母王氏因疾失明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病久至於婢數使見捶婢忿恨伺彥蹔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其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晉書

頻含傳舍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餌祭聞息耗帶醫人跟方應須蚺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太平御覽唐廬陵閭閻中有一劉行者以釘鉸為業性至孝母患眼二十餘年行者鄰苦救療一日忽有衲僧來磨淨水鋼鉼出百金為酬行者告云家有母親患眼多年有藥能療否僧許諾及磨洗畢僧云但歸去已與醫了行者奔還但見母自床墜地兩目忽開續通鑑長編神宗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攺簡以父兩目失明斷臂取骨髓飲父父目復常後山談叢閩越黃撥沙善視墓晝地為圖即知咎休故號撥沙婺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有木叉刖木根傷害其目必發墓以去之既發有根貫其左目出之而愈元史孝義傳李茂父卒奉母孟氏益謹母嘗日失明茂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又每夕祝天乞損己年益母壽孟氏竟八十四而歿夷堅志衢州陳道人以磨鏡為業中年忽盲但日凭妻肩行於市嘗到衢山覺有捫其背曰陳翁明旦出郭相尋無失約明將往妻止之曰寇起方擾安撫李尚書以重賞募紙或有殺平人以應令汝設遭此奈何遂已明日復過之約如初且責

其失信陳語其故曰明日但出無害也乃知之至則一道人携陳手行官道上指似墻後附耳語俄頃别去不知所言何事也自是陳不復出獨令妻自行磨鏡以取給而閉戶端坐過百日雙目豁然復明顏色潤澤如少年時頗能談人未來事至今猶往來湖湘間江州志唐黃知微字明道九江人為太平宮道人有潛山崔體道者訪之既别而知微遂狂嗜酒浩歌一裘蔽體不問寒暑人與衣物則隨散去背負青囊食餘雜然貯之未嘗有穢氣名以歸青藜蒿若自知微取藥服置酒中自食其半餘以遺嵩飲之出門而目愈自是益冲澹

舐目

宋史孝義傳龐天祐江陵人父疾天祐割股肉食之疾愈又復病目喪明天祐號泣祈天舐之劉孝忠母死傭為富家奴得錢以葬富家知其孝行養為己子後養父兩目失明孝忠為舐之經七日復能視云金史劉政傳政性篤孝母老喪明政每以舌舐母目逾旬母能視物元史孝義傳劉通母卜氏失明通禱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母年八十五忽復明又鄱陽黃鎰諸暨丁祥皆以親喪明以舌舐之復能視　烈女傳張氏女廬州人母病目喪明張氏歸省抱母泣以舌舐之目能視能攺齋漫錄熙寧中水部員外郎妻危嘗目疾喪明者數歲有人教以宜禮玄武貫神者晏從之其後夢一人將龜來舐其目自是失其盲疾

療目

太平廣記後周張元字孝其祖喪明三載元恒憂泣遂請七僧然七層燈七晝夜轉讀藥師經視曰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元祖目見明元永代聞其夜夢有一翁以金篦療其祖目謂元曰勿憂也三日後必差通三日祖目果差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三十五　一屋

錄 曾公遺錄八

曾公遺錄乙亥熙河奏相到西蕃部族涇原奏已於臧很塩池增築一堡子守護西人謂塩為臧請空下處為很臧有塩池長十里有紅塩白塩如解池無異可作哇種洛涇原等路運判李譓見經畫蓄水右解州哇夫種塩次學士院詔報非郭知章等所持國書是六月書詞云方茲隆暑今以十月往恐合換書余以謂郭知章等本以六月行虜人約今十月過界恐不可換易知章到相州乙當來北朝起發上及同列皆以為然遂降旨使不改止用舊例侯進發日申密院付給丙子同呈熙河五狀奏接納西蕃次第仍云溪巴温未見其能得與不得青唐未可應接徐觀其事勢隨宜措置次此變意也再對皇太妃殿中人鄧繼英以殿閤當叙轉供備庫副使寄資上云太妃殿恐非殿閤不當寄資但與併理磨勘可也丁丑同呈鄜延青領板精賞功孫路奏王贍狀便邈川乞建為湟水軍余以謂才得邈川一處便乞建軍恐將來乞朔置郡縣不一非朝廷累降約束令於邊防經久簡便可行及不得增廣邊費

之意此請未可從變力欲從之同列亦皆作依違無定論上云洮州須置州恐亦須有合置州軍處余云洮州置州乃臣所論臣以謂先朝以熙河洮民為一路今乃方得洮州又先朝以熙河為熙河蘭會路今乃方得會州皆所以成先朝之志也卞遂云若如此即一般余云不同若於邈川青唐皆置州郡臣恐未易饋餉孫路嘗云諭西蕃部云云一立一攏地不要他武今朔置州軍官吏將佐兵馬戍守之費皆須朝廷饋運應副經久未易支捂兼朝廷所少者非土地一向貪荒遠之地但疲敝中國爾先朝朔熙河一路元祐之人皆以謂財力不及可弃今乃更於熙河之外朔置州縣豈易供給上云元祐之人云窮天下之力以奉熙河一路又以為可弃此言皆不當莫不足取變轄紛然以余為非先朝而是元祐也余云元祐之人以熙河為糜費財力不可入臣以時記中具道其非亦嘗納陛下前必記憶臣今日之論但謂於黃河之外青唐邈川朔置郡縣則為不便非以熙河為非也蔡卞嘗言得青唐邈川則如臣之說置一都護總領最為穩便今若朔置州郡則自有知州知軍更安用都護莫與從初開陳之語不同否然此皆紛爭之語不足煩聖聽臣以嘗侯一切撫定河南邈川之後然後據地利緊慢畫一措置甚處係最要害合建置州軍甚處係以次合差兵將人馬戍守甚處只今以本路首領心白向誤有力量者守把住坐侯奏到朝廷折衷乃可定左轄云適三省論議亦待如此余云臣愚慮如此亦不曾聞三省論議亦不曾說與三省但適方於陛下前開陳爾衆皆以為當然上亦稱善遂依此降旨揮再對余又言臣適及熙河事蓋以為先朝措置熙河如此尚不免後人論議今若於青唐多置州軍廣增戍守兵馬則未易供饋何以免後人論議臣於措置邊事不敢不為遠慮故不敢說隨衆人望陛下裁察上頗欣納是日上及兆州不可不建州事變云曾布初不肯築會州只要築肥囉淺井亦如今日事余云臣不曾言不築會州不知在甚處說有何人見變云蔡卞以下俱見上日卞卞云不記得余云如此是臣無此語當時經營靈平夏即有築天都及會州之意及鐘傳築淺井使議點遂皆臣首建議何緣有不築會州之語變默然再對余又言初引章楶作帥是李清臣陛下必記此事上云記得余云初令章楶作奉臣楶顧熟涇原乃是欲經營天都之事臣亦以丁寧諭楶令次第經營楶既到官是年春遂興此役臣何緣有不築會州之語令孫路與王贍爭功衆論猶以為非翔在廟堂却欲爭占進築會州不出他人是出己意此與孫路何異如此豈不取笑中外上極哂之余又對三省言臣向曾言

西事欲且畫河為界章惇以臣為雜貨院子衆婦人之語今日又自天都會州遂收欲邊事惇亦稱善非罵臣時三省所共見衆皆默然余又云臣得事陛下以五六年前後議論無不可復卻不似他人一日說得一般上笑而已是日再對令張世永再任戊寅同呈涇原進築臧很畢工賜帥臣以下銀合茶藥再對令熙河依界道圖標以十里為一方以見金城寨等地名考尋古驛程相去地里畫西蕃圖開奏河東奏朔州同知雄貫胡種事宜寧息北人自去歲欲遷東偏頭榷場於賈胡疃徑入久良津買賣朝廷以朔改事端令邊吏移大柜之云久例於東偏頭材往來買賣難議朔行改移後數移文至不肯收接又於賈胡疃朔建榷場屋宇及開石墻越漢界於天澗及黃河取水至以兵伏擁護取水人過界射傷巡幸林子七日一奏以為北人恐因此生事又云欲以黃河分水為界又云聚兵數七欲據界取水朝廷亦令折克行相度應接余數諭子中以謂探報皆虛聲建榷場破石墻過界取水皆同知者庶暴妄作不足恤子中憂恐不已既而果無事仍奏云更不發日奏上亦哂之是日未時皇子生卯酉同三省外殿致賀上亦遣近墻宣答皆再拜既對面慶皆以為此宗社大慶上亦喜仍云兩宮尤喜衆云非獨兩宮此天下所共慶慨是日遣御藥蘇哇告諸

陵又遣執政宗室近臣以十二日告南北郊太廟社稷高禖又遣蔣之奇
葉祖洽以十七日奏告諸陵又以十三日賜龍書宴又以十日夜鎖院降
德音四京諸路流罪已下並放再對余因言天下安寧無事邊鄙罷兵今
元子降生則太平之福可謂具備此宗社非常之慶上亦喜見於色遂及中
宮事是日同呈戒孫路措置青唐事庚辰同休是夕鎖院辛巳同呈河東
築四堡寨畢功則帥臣以下銀合茶藥環慶築萌門三堡畢亦賜茶藥賜
涇原城很塞名曰定戎環慶萌門寨曰寧羌萌履中築會州川口興功三
日孫路移文令移兵於北娘原進築而北娘原地形險惡枯燥不可建州
殿不從得旨孫路俟進築會州了日取旨又以金部員外郎許幾押伴西
人又詔洮西王贍等收復邈川城軍兵與特支再對北虜報令冬於西京
雲什句更禮自去冬採報累不虛壬午遣朝未及下馬閤門報前後殿不
坐遂與三省會於都堂上遣御藥劉瑗傳宣云別無事只為飲食所傷脈
動也藥故不欲出癸亦云勞動遂入劉子問聖體各赴局至未時出已而
傳宣開封府寺觀三日以癸未為休務再入問聖體劉子甲申赴崇政朝
至橫門傳宣為氣力未完不視事又同赴都堂少選劉瑗來宣云昨日方
動化已無事只為氣力未完來日與卿等相見遂再入劉子問聖體各赴

局未時出乙酉同呈涇原秦鳳環與打繩川分畫地界事于兩路議論不
同乞斷自朝廷詔以打繩川係熙河路合進築處令熙河管認地分再對
先河北被水係甲冬教是日二府同問聖體不任上諭云以飲食所傷脈
孔元軟金丸動化耿悉進理中丸之類初覺吐逆多痰涎每吐數一盞許
令已寧帖但不喜粥食心腹時痛衆皆云脈理中元之類已當更當精加
調護再對上諭以全未能進粥食余云近經脈藥再傷動閩須如此然不
可勞動自延和至崇政甚遠上云亦不妨欲更一兩日後殿視事余云更
三五日亦無妨上云妨是日見謝辭及上殿班並隔下是日議罷孫路熙
帥未果丙戌同呈王贍中經略司勾追河州宗哥首領方乞歸漢已遣使
臣部五十人騎往據宗哥城而經略不肯應副兵馬恐溪巴溫早夕入青
唐遂得青孫路知西蕃胡宗回帥熙河高遵惠師還慶青唐既亂溪巴溫
入溪哥城王贍首經營招納遂度河入邈川城孫路欲掩其功乃令王愍
中云經略司指揮方略令前去邈川招納仍令王贍一聽王愍指揮既而
都知王愍歸熙州令又以將官馬用誠李忠招納邈川部族遣王贍歸河
州擬發糧草蓋欲悉經略司而遂贍事不得興事朝廷察其為姦欺累降
旨令專委王贍經畫詔旨未到闕路前後旨揮不已牟錯日甚一日遂初

至之數與余爭論既而理屈乃云章縡曾言孫路對入多不語及獨坐即
自語言如病心狀余對三省亦嘗以此語奏知是日上云孫路果是失心
變亦力毀經之再對上又云孫路如此須行遣余云頻時征溪巴溫相持
未決欲遽廷反覆如此未至敗事不然豈不誤邊計是日得旨以二十二
日大宴同三省問聖體上云只是全未喜粥食衆云氣未知食不可強再
對上亦再三顧語如初丁亥同呈河東築八堡寨畢功再賜銀合茶藥一
次王贍以招納到西蕃部族不少乃收復邈川城特與遷禮賓使候旨盡
青唐等事了別無違失更優與推恩左轄言高遵惠以元祐中言事
可黜詔還戶部未幾又補外朝廷難以擇帥故不得已令去外議但云遵
惠以攻病賈種民作執政故遂去上云別有何人可差變云亦曾商量無
可帥者余云若稍加推寵足以解衆疑適亦無三省議且與陝龍圖閣待
制亦可右轄云亦只是待制上云與寶文直學士左轄云甚好上云與龍
圖閣直學士亦不妨衆皆以為好余因言遵惠進職則胡宗回不可不除
職宗回築五城寨昨役待制只遠得兩月上顧衆執政云合與否衆默然
唯變與瓌云當推恩遂除寶文直學士是日有旨十八十九日從戊子同
呈差姚雄知會州姚古權鎮戎軍賜河東八堡寨名曰大和猶川寧河通

泰四堡各附四寨為名變是日不復問聖體再對余獨問上云皇子降誕
已旬日中外慶喜上云閣卷之間亦皆欣悅今日已十日極安帖無事喜
見於色乙丑同呈鄜延奏激宥州牒本云人使未見赴闕已是疑阻又
諸修築城寨虜掠人口未已請止絕延安答以諸路進築係西夏作過以
來先得朝旨本路難議移文止絕人使已於二日赴闕候到朝廷必有處
分劉安西城以北六寨隸會州其靖方改右班副都知章楶乞致仕候來
春取旨仍劉與熙會熙河苗履奏硬探人秋仁多洗忠斬首不及為西人
奪去但得其所乘驄馬及器甲等洗及保忠之弟從身出戰為衆所殺再
對再問聖體上云今日已喫軟飯食亦未美余云三十一日六參官起居
恐大寒若改作常朝甚便上云甚好甚好庚寅旬休辛卯同呈惠卿奏乞
許西人依例遣進奉行弔祭令奏熙朝旨孫路又奏遣王愍赴宗哥詔專
委王贍令王愍就近照應上云孫路真失心也以余言路方自河州帶王
愍歸熙州令却遣赴宗哥求閤害王贍指置如此豈不疾敝兵馬上故有
是諭再對呈廣西宜州事宜上云桂帥程節亦尋常余云誠如聖諭廣州
柯述亦常才大約所在之人爾是日改常朝壬辰赴集英龍喜宴榜曰元
子誕慶排場排場名乃學士所令誠者順嗟其鄙淺天顏甚悅中歇遣使

賜從官以上羅花。二府親王別賜小花五十枝花甚重殆不可勝戴再坐
遣御藥勸二府親王酒飲必醉仍每盞奏知既退遣御藥劉瑗押賜對衣
金帶鞍轡馬於都堂製作皆精對依皆造成者有紅羅繡抱肚白綾袴黃
綾襯衫勒帛紫羅公服各一金帶笏頭并魚袋全工巧殊勝私家所造者
叓三十兩餘執政二十五兩繡鞍并鞦子亦繡鍍金鬧裝叓八十兩餘七
十兩馬皆次御馬有鞍架鞍帕又各賜銀一合叓三千兩餘二千兩二十
四日來所賜鞍馬服衣帶同二府曲謝於殿上叓致詞先是劉瑗傳宣不
許辭免叓面謝以慶賜非所敢當爲宣諭不敢固辭上亦慰勞再三是日
聞親王亦有此賜四王遂陳所賜鞍馬歸弟癸巳歆洎壬辰各面受劉瑗
謝表叓書送二百星余百五十星從人錢三十千騎馬五以下等第給錢
甲午同三省曲謝訖同呈熙河王𢌿等奏事宜又呈孫路奏前後招到西
蕃大小首領蕃僧等三千餘人。又苗履奏會州城去河三百餘步矢石不
及。不可繫橋又河中有灘磧自中灘至河北岸五里懸崖陡岸無可置關
之地。又河東奏乞建葭蘆寨為晉寧軍以知軍為嵐石路
沿邊安撫使兼嵐石隰州都巡檢使石州知州更不兼都巡檢知軍以下
聽經畧司奏舉一次置通判職官都監曹州主簿共六員所省廢沿河津

寨官十八員。令晉寧并八堡寨。置官十九員。所增者知軍一員而已。嵐州
如通判職官各一員故除大和寨堡隸麟府路餘六堡寨并神泉烏龍吳
堡皆隸晉寧。是日以宴罷謝宴多一拜夫儀再對奏事訖曲謝上旨不邪
又諭昨日所賜皆從此作製造。余謝曰慶賜優異眷遇如此何以報稱上
甚悅。又進呈隨龍人。取旨推恩上語及劉惟簡極嗟惜之。余亦言臣在高
陽惟簡作屯田都監嘗聞其言陛下踐阼之日扶持擁護皆是惟簡上云
誠如此。馮宗道是時差出。却不與此事。乙未王𢌿奏瞎征有蕃字來乞歸
漢要官職及蕃官溫玉等申瞎征已披衆染為僧必乎歎籠等以三百騎
迎溪巴溫父子入青唐城瞎征蕃字已移居青唐新城東印亦棹在舊城
裹也安悖言青唐遣事不可令一人獨有之須分隸首領則久遠易制乃
變所論爾上云記得莫是余云朝廷固欲如此措置然溪巴溫未定恐未
能如意爾衆皆默然鄜延奏宥州牒西夏欲以國母亡遣使遣進慰卿言
西人恭順不虛。已與接收及行弔祭之禮。詔令受宥州牒諭以候奏得朝
旨牒報。次又促熙河相度築打繩川再對呈隨龍人馮世寧藍從熙各與
遷遙郡官察使。余云都知皆進防押班進察恐不順上云此兩人皆在朕
左閤祗應與他人不同。劉瑗已寄皇城使與進刺郝隨已遷進刺更與減

三年磨勘。梓濟與通事舍人。餘各轉一官。諸色人轉一資。已沒者為宗道
與有服親轉一官。劉惟簡與白身人一資。恩澤各賜絹石璘武球考從等六
人更不推恩。上旨又令檢會劉惟簡已贈官取旨。又言吳靖方久在前省
合與遷。後省仍云先帝曾任使余云先朝與梁從政同列在前省誠已嚴
久。上又云每語及先帝即流涕被面。余云此衆所共知。乃出於至誠也。上
云待批出與後省。上又言中書舍人闕殊未有可除者。余云以次請則起
居郎舍人皆當遷。上云同常迎方除孫傑如何人。余云職事亦頗振舉。但
未知文采如何。爾上云論實種民事亦皆當余云高遵惠論種民事亦當
上曰遵惠亦補外。余云臣初欲引為都承旨。如遵惠詳熟吏事豈易得。上
上誰可帥者。余云實難得人。孫覽恰後職。又未可便催。上云且候。余又言
詞臣尤難得人。如前日記喜宴朝廷慶事樂詞無一堪者。不足以稱揚朝
廷慶喜之意。上云誚無可道文字極少只數句爾。余云只如皇子慶誕降
一德音乃與四方同慶詔語亦殊不足稱副盛事。上大笑極以為然因言
蔣之奇如何。余云之奇文字雖繁然却有可道亦時有好語非蔡京可比
上云蔡京誠不可比之奇余云何以逃聖鑒因言天學之士難為難得然
以天下之大文物鼎盛之時豈可謂無人但以執政好惡人材隔塞者多

如陳雅華文采作舍人有餘然執政不肯陛下向排衆論擢葉濤沈銖等
莫不稱職。令如濤等未見其人。上云郎官中有能文者否余云三省所稱
但如葉棣爾上云鄧棐如何余云臣不識之亦不知文采何如非舍人闕
三省用劉極擢及制詞出取笑中外上又問劉逵如何余云如逵人物亦
恐可進擢陛下以中外關官為念誠令日急務只如陝西河東河北三路
皆參敘保甲之處豈可全闕人如河南兩轉運使俱罷亦不除人如此諸
路豈不關事望更留聖念上再三然之因言王發訟劉何事一一皆實并
孫責皆持默責者提刑不過於運判提舉官省郎府推判官中除想一不
至如此難得也是日晚批出吳靖方除入內副都知又得旨令具馮世寧
藍從熙除押班歲月亦將遷也既進呈上云已遷進察更不須遷余云兩
人者歲月亦皆未及兼有著令觀察使以上止得歇使額謂横行也不得
更遷如有特旨亦須執奏上又問吳方文字已行否余云亦有著令入內
都知押班通不得過四員然近馮宗道未卒時已是五員以此更不敢奏
禀上云先朝任使之人不可不遷也丙申同呈環慶奏蕃族試下身賞杵倖
得旨蕃官與免降資供職以下依熙秦身賞人例以戲倖事持功用等占
日降資再對劉惟簡以隨龍特贈節度使自乙未變未逵日留身奏事是

日有三劉子留御搨上上顧余曰滿月在近余未論胥但稱慶而已又問以何日為滿月上曰用七日孟京師俗禮云男子縮一日故是日變以惠卿移鎮赴宣麻余詢兩省云變遠日留身余日又留三劉子何也沖元笑云必是天差除余云莫是薦士否元慶云非也余默思之蓋議中宮爾故有滿月之問是日禁中有宴使狀視事內侍會計二府欲滅進呈文字丁酉同呈王厚中暗征心牟欽氈等皆有歸漢之意得懸王瞻兵馬早到則青唐夕可定乞降招納劄物而王瞻十五日奏云已到邈川而王懸先馳五十騎往宗哥城云懸與西蕃人情不熟萬一人情未順不可退縮乞拜酌指揮又云暗征心牟欽氈等作累遣人欲歸漢既而孫路令贍歸河州却開心牟欽牟與契丹夏國公主已遣馬二疋二戰虎皮蕃語謂之虫虎錦袍袜服一戰闕策鞍轡往迎溪巴溫隴撥父子入青唐人心已是中變見招納次孫路又奏乞錦襖子千領銀帶一千交椅涼傘二百副令戶部如數製造差使臣押送經畧司并青撣王瞻依十九日青揮就近照應王瞻不得違越悞事又令以賞格招納瞎征等瞎征與舊官溪巴溫與瞎征一等推恩心牟欽氈等與正任刺史銀賜絹錢各三十餘以次與遠郡諸司使副柴班侍禁等賜金帛亦有差再對余因言昨日蒙宣諭皇子滿月臣

僉平問奏對有所未盡皇子降生嬪御例有恩命聖意必已素定上笑云已令三省檢故事余云陛下欲有所建立當從中出不知所欲故事如何上云須上表余云宰臣率百官上表乞立后此有所興故不須檢陛下若以元子故欲加冊命則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又祖宗故事章獻以仁宗為已出亦遂建立上云章獻乃是假託真廟以此故冊立仁宗亦不自知余云章獻上仙仁宗年二十四尚未知非其所出今日於義理與故皆無不可然出自中詔或出兩宮或付外施行皆須素義以臣觀之不若稟兩宮降手詔以告中外於理為順上云卿之言大是又云真廟當日無母后可稟余云臣亦當再三思之非稟兩宮不可上云極是余又云臣嘗言祖宗建事皇大后者無幾若逮事皇太妃乃近侍所未有此皆朝廷盛事也上又問真宗母是元德余云元德上仙事亦草草初葬嬪於普安及真廟登極方詔厚欽嚴特遣中人行祭享之禮及祔定陵啓嬪宮而中有紫藤纏繞梓宮去地一二尺此神物護助也至慶曆中乃克祔廟上甚悅是日以三省斷河北路分都監石舜臣特勒停展三期敘太重欲與免展期敘上欣然從之罪頭司推官乞罷余云宋深不久出使恐不須罷上亦以為然因言宋深生疎余云郭知章深病之至欲免行上云亦來此說王琳可使

否余云琳固可使但恐已聞報北界重於改易爾上云只與戎錄余云却降一聖旨戒約必不敢不恪遂以語三省皆稱善曉見沖元因言大差除已行矣尋問之當以何日上表沖云變數日空勞擾上乃云自有故事變却令中書檢故事答以下秋且令他自檢閱亦不可說與實錄中事稍不當即相誣賴也余云上表乞立后無所指名有何不可變不唯勞煩秘密不肯他使人與同允可笑不知他人已先聞之矣戊戌假已亥旬休是日以大名帑推已施冊漆欲出職祭告而底板有未漆處未可告遂止以俟後旬　九月庚子朔朝崇政同呈會州進築畢賜蕃官以下銀合茶藥幕容將美令引見上殿再對改比較諸將殿最法舊法通一路比不計分數以最多者為最少者為殿有一路應最者分數却在別路應殿者之下欲令一將九分為最即八分者已不被賞若分數俱少則二三分者亦須取一將為最嘗滅展二年半磨勘殊未平允遂立法馬軍六分步軍七分以上遞減磨勘不及六七分者遞展磨勘雖不該殿最而理須懲勸者許時取旨因為上言元豐法未盡恐不可不改上欣然從之變及右轄近數議欲令開封府舉人應舉以大學美額解人而左轄云元豐七年已罷不可復遂無敢答口者余知上磨明理有可陳若數叙明白無不從者亦未嘗

以元豐已行之法為不可改但枯攏扶偏見者以此語劫持衆人爾變亦嘗云科場事理豈先帝所命正是卞及舒亶朱後之徒建此議爾故今日獨先制為說以拒衆論衆亦以為名言其他政事若此者不可悉數辛丑同呈河東沿邊安撫司奏北人打圍不依例牒報以下代州定牒本尋指狀內所陳止慶曆熙寧中有例元豐亦不曾牒報候定到牒本取旨次西驛中夏國使副開押伴許幾云本國有謝罪表不知朝廷有何旨揮乞中兩府幾答以不敢承受再對差曾平北虜生辰副使李希道正旦副使又詔棐單犯罪除班直外察院批降旨揮移降特配更不取旨是日聞三省已上表乞立后蜀云常諭變云此大事當與西府同之變不聽士賔盧仁忌學士院史來賜三省已立后答詔是日聞議定賢妃為后無以初八日降制癸卯同呈回夏國詔本兩府同命詞於景靈亦余所請也余又言昔袁詔未答亦止令兩府命詞上然之尋撰詞進入安惇奏乞攏西蕃歸順子弟為將領上問云何衆皆云不牠右轄在殿廬首哭其所請衆亦皆謂其狂悖也又詔夏國使副八百朝辭十一日進發再對因言臣昨日在景靈見三省答詔臣初以謂宰臣當率百官上表既而察院亦不與文上云三省言故事如此余云此事斷自聖意若聖意所欲三省無敢不奉行之

理若非聖意豈三省所可議及上云此國非大臣所可建議余云然則三
省亦不足為功上亦哂之余云此事當稟兩宮從中降詔乃為得體上云已
稟兩宮皇太后甚善余云聞已擇日降制上云八日吉日已定甲辰從駕
恭謝於醴泉觀午後宣坐賜酒五行作樂未正罷申初還内日賜酒果是
日賜小團密雲又賜香藥丙午歇泊丁未同呈熙河路奏略征出漢王邈
川已差人引押赴經畧司又王贍稱孫路遣李澄等帶遣斷波結往山後
攻討捡卸阿章拯擾部族詔胡宗回體問虛實及李澄等可與不可留山
後及可與不可令聽王贍旨揮措置仍具聞奏又令言幾答西人以回詔
中已有旨揮候施行訖令進誓表又令鄜延依詔旨回牒宥州照會再對
因賀上云今日皇子滿月中宣制朝廷慶事何以如此適來天意助順遼
事就緒西夏衆祈請命青唐不用兵甲哉於俯拾以至乘輿遊幸繼日晴
霽溫暖次日便大風條上笑云昨日却是蒋之奇當制無宣召面諭又云
蔡京奏言語不得余云此不可採之奇必稱捎旨然手詔之意不可不知
上云昨日已面付與余云如此甚善上手詔云皆稟兩宮皆以為宜立賢
妃劉氏為后朕祗奉慈訓即頒禮命故也上又云西人來嘗如此孫順余
云試如聖諭元祐中固不論元豐中表章極不遜來嘗如今日恭服也前

一日上降手詔付三省余亦不聞至遣朝及殿屏悖方出劄記相示因相
率同於殿上草賀是日宣制悖自初議凡五日留身衆皆哂之唯恐他人
之與聞也左轄初以不平鳳曉之云何可得他如此轄亦釋然是日以變
鳳為押冊使副攝大尉司徒左轄撰冊又書篆冊寶戊申重九已酉旬休
欲詣普照祭告又以兩淨及腹痛未果行庚戌同呈河東修八堡寨轄運
司官賜茶藥銀合鄜延乞廢丹頭寨從之孫路奏苗履中會州未可置搶
開安悖劄子乞教習保甲月分差官按試余因為上言保甲固當教習然
陝西河東連年邊築城寨調發未已河北連併水災流冗未復以此未可
督責訓練上云府界莫可先行余云熙寧中教保甲在司農正當此職事
是時諸縣引見保甲事藝精熟變云多得班行余云止是得殿侍軍將然
俱便差充巡捡司指使以此仕官及有力之家子弟皆欣然趨赴及引對
所陳皆良馬鞍轡華楚馬上事藝往往勝諸軍如斷巡捡又皆得轄官或
減年以此上下皆踊躍自効然是時司農官親任其事督責捡察極精密
縣令有抑令保甲置衣裝之類非理極擾者亦皆衝替故人莫敢不奉法其
後乃令上書上云且與先自府界捡舉施行左轄云但於先朝法中稍加
裁損無不可行之理余云如此甚便容捡尋文字進呈次再對以曾許為

生辰國信副使辛亥駕幸瓊林園冀宗瑗婦以雨不果出三省奏事樂
政殿余以疾在告是日王贍奏心牟欽氊已於八月二十八日迎隴拶入
青唐坐楄子作壬子候有機會收復青唐變以前見諭稱上旨令使遣茴
履康謂李澄還兵馬以重兵入取青唐余未答又草定文字進院吏持下
欲使行余以謂先降旨揮招隴拶及心牟當且多方遣人招來俟其不聽
命然後加兵未晚變不能奪遂依此行下是夕雨未已壬子同呈十二日
降聖旨余因言青唐事首尾為孫路所悞初謀取青唐未嘗聞朝廷又有
可取之理又與王贍爭功却沮撓其事遷延至於隴拶已入使朝廷至議
用兵皆出於不得已今日之事使隴拶可以招來或苗履輩用兵使能一
舉而成功則皆朝廷之福若萬一蹉跌青唐未可舉為之柰何熙河兵連
年出入不勝疲敝若頓兵絕塞未可解嚴則人情反側何以彈遏若使相
還兵馬則河南邈川非朝廷有是又生一敵國也以此言之孫路之罪殆
不可勝誅變云隴拶小兒無能為乃心牟氊妄作爾必旦夕可了余云兵
家勝負不常何可必章悖嘗言青唐精兵可二十萬今朝廷三分有其二
彼尚有七分萬衆我以數萬兵欲必取之未可易言之也今已降詔降旨
揮若使出降則豈不勝於用兵也上云孫路須重貶悖亦云須重行上云

如鍾傳處置可也是日以張世永知晉寧軍為嵐石沿邊安撫使兼都巡
捡使張構河西軍馬熙河走馬裴震奏孫路與王贍不和上以其奏報稽
緩不當特罰銅二十斤再對上又及孫路事語如前阮易簡以嘗言熙河
奏屬奏首級不實已放三官候轄出日與升擢差遣癸丑同呈邊報河東
奏以嵐石慈隰隸嵐石路鈐轄河東沿邊安撫司從之甲寅同呈河東經
畧司乞更不牒附戎主近邊打圍從之戎主以今秋至西京並邊打圍去
代州邊境止十里至五七里知代州王崇拯言慶曆中戎主至西山打圍
嘗牒報河東令勿驚動今乃不牒報乞移文取問而熙寧元豐中亦嘗於
此打圍不曾報亦不曾問嘗以此諭并帥故有是請是歲北虜於雲中划
受回謝生辰正旦國信禮熙河奏西賊犯南宗堡已退迴再對依元易簡
陳請諸路走馬奏計許帶當直兵士一半隨行乙卯丙辰以病腹散在告
上遣中人徐湜賜食宣問又遣醫官孔元來診視仍傳宣不作宣醫自是
遣元來元云上凌晨御欽明殿醫官隨都知押班以下起居上即遣御藥
來問布安否又遣中使趙使刻西府又遣人問服何藥尋具劄子稱謝元
云中人皆動曰云上晝何事來也丁巳同三省對上問勞甚詳同呈夔州
路走馬程允武信言轄運司差人吏根括地土不便以奏狀後時罰金十

行呂惠卿奏乞以回降夏國詔首戒諸路邊將非西人作過不得出兵過
界從之賜熙河路修築東北冷牟寨畢工銀合茶藥涇原乞曲恍禮見辭
從之慶州綸到監軍訛勃囉以二十三日引見仍付大理寺暫免檻車細
手匣腳散禁至日以檻車載至東華門出以白陳裝入崇政殿廷侍青貸
命即釋縛送都亭西驛安下戊午同呈隴拶出漢與賠征一等推恩上初
疑大重衆皆云不緣隴拶爭立則賠征豈肯出降蕪隴乃董氈之姪是當
得青唐者固不在賠征之下也上乃從之再對令吳安憲體量定州奏軍
職寨捕到官為北賊殺傷司理院勘逾年不決及安撫副使李琉中本非
闕啟悉為北虜斂虜驅涼殺傷乞先次衝替具元奏有無不同不盡事理
聞仍別選官推勘捕盜官並先次衝替已未旬休自十八日兩放朝參延
令未已庚申同呈邊報回謝賑使令閏月十九日進發再對獄熙院吏周
信之新知乾寧軍王份上殿劄子乞修唐波上云入才尋常辛酉呂惠卿
繳奏宥州牒遣遣進使副詔以夏國自知梁氏係有罪之人難議收受遺
進及行弔祭之禮以國國主能悔過謝罪已降詔候遣使納誓表特與收
接令牒報宥州照會又乞以回照先關報宥州從之壬戌以大雨罷秋宴
二十四日又罷引訖罷以二十九日見同呈陝西河東修置烽臺巡綽處

令速疾了畢又令王厚同王贍管勾青唐招納事再對闕安許以勾當御
藥院皇城司歲月減磨零年月磨勘改宣政使癸亥太師忌不入甲子同
呈東北牟冷牟城寨賜名新泉王贍乞差將兵及差中使招納頭屬達運
趙時罰銅二十斤再對賜貫巖妻冠帔故事管軍初除得陳乞冠帔三道
元祐五年罷之巖妻當以二十七日入賀冊后因自陳故特賜元祐指揮
更不施行乙丑習冊后儀於文德殿雨未已得旨令習庭下及廊上儀又
設幕屋以覆宮架習儀畢復大雨中批呂嘉問削一職罰金三十斤丙寅
皇帝御文德殿發冊章惇許將為副使余攝中書令二轄攝侍中禮畢赴
東上閤門拜表又詣內東門拜表牋賀　太后大妃又上牋賀中宮不拜
是日大晴中夜雨止詰旦漸開霽無復纖雲丁卯歇泊假曾國大夫人忌
是日內宴戊辰同呈以慕容將善宣義郎添差真定機宜將美以原州推
官鞫熙泰肖賞獄招對故有是命熙泰肖賞乃將美固鞫一指使侯誠爭
首級獄而發之也己巳旬休　閏九月庚午朔御文德視朝同呈贍奏帶
領入馬到宗哥城熙河奏蕃官趙永信乘降兒入多丞城也闕安用皇城
司御藥院歲月減磨勘改宣政使再對雄州奏回謝沉使於渠中旬受禮
涿州牒報也辛未同呈太名安撫司奏乞在蔡飢民修城從之韓師朴奏

是日再對以胡宗回書言王贍有所恃專輒肆橫事進呈壬申同呈熙河
奏修會寧關功狀轄官減年支賜有差又令蘭州事造廣封應副會州修
倉庫營房廨舍等自黃河沿流運致專委官管勾事畢推恩順安軍知軍
馬爽為於界河標撥職田等事特勒停通判王子獻以下各衝替高遵惠
乞李澤准備將領不許是日熙河奏九月二十日收復青唐入隴拶及心
牟欽氈結吼猷以下出降變獨奏乞以四月單慶五日率百官稱賀從之
癸酉同呈省草賀收青唐詔以青唐為鄯州仍為隴右節度以王贍知鄯
州兼隴右沿邊安撫使兼都巡檢使賜胡宗回以下銀合茶藥遣中使押
賜軍兵等第特支又差中使兼經臣管押賠征一行李穀管押隴拶一行
赴闕仍令速具收復青唐一行將佐功狀聞奏隴拶一行有契丹夏國鶻
三公主並令赴闕甲戌同呈收復鄯州等處城寨令胡宗回相度令隸去
處以邈川為湟州以宗哥為龍支城王厚為東上閤門副使知湟州兼隴
右沿邊同都巡檢使以王贍為團練使仍兼熙河路鈐轄初除贍四方館
使進郡防禦使而安中以為賞薄余欲且令撫定隴右一方候有勣與王
任而上意欲稍隆之遂有此除先是胡宗回言其橫故余欲稍裁抑之然
贍專輒不已上亦深以余言為信然也乙亥同呈邊報再對藍從熙唐勤

改景福殿使差秦鳳戍兵十指揮應副熙河新邊戍守是日以本命早出
丙子同呈御宣德門立仗引見賠征令閤門御史臺太常寺殿前馬步軍
司詳定儀注及何行事件聞奏環慶擒到軍訛勃囉送潭州編管月給錢
十千米麥三石再對具河北兵將數進呈及熙寧中嘗以相州一將出戍
河東議令更戍秦晉及別置兵額減舊將兵額減舊將兵額以給新軍上
深然之退與三省議亦皆以為可熙河部監扯德見充拱聖軍校乞放停
從之丁丑刑部斷密院書令史王可撲賠房旅大順詐欺取將官張忠贓
數百千可撲大順先已配嶺表上旨令徒配海南戊寅胡宗回乞以廓州
為軍詔以為城蘭州轉運司差入吏王祐之往南平軍根括地土租稅各
罰銅二十斤走馬程允武奏南平軍知通不和以奏報稽緩罷差遣再對
御藥劉瑗以年勞改昭宣使寄資河東第九第十三將都巡檢己卯旬休
庚辰同呈熙河乞空名宣劄各一百五十紫衣師號牒一百以待新羌從
之辛巳同呈沉使蕭德崇等昨以戎主繫腰及玉帶不打角令使者受護
云戎主服御之物來獻令鄭知章等回謝有真珠鞍金鬧裝鞍轡金重二
百八十九兩珠子六萬三千顆欲亦不打角令回謝使副受護前去從之
刑部中劉何王發等乞得旨劉何與遠小知州王發特勒停是日右丞留

身奏事有四劄子置御榻上余再對上語笑如常晚退歸西府聞安中欲
致然未知其詳安中亦未知之也變轄於都省晚聚時已得中批然不以
告安中翊日安中欲造朝門下吏告之乃止告命四吏已過門及旨揮下
閤門矣壬午凌晨見三省乃知御批云政事悉出對廷未行之間自可明
辨以正得失豈可面從退有後言為臣不忠莫甚於此可罷政知亳州少
選聞安中上馬之嫌東華照矣是日同呈王黼奏已於收到青唐銀絹內
量行支賜將佐等上見二府亦不及安中事余再對請於上云黃履非日
留四劄子所陳何事上云言鄒浩四劄子皆故事一唐介二朱雲三劉向
錫又云此必為人所使兩日前呂嘉問曾往見之又云履是呂家門客余
云履實出呂氏門下然履愁野不識忌諱上云履純悉不曉事必為人所
使也又問嘉問幾婿余云不悉記上云序辰曾議如何人
問多豫事余云華傳不喜試云業濤傾傳試多猥謀然未知虛實又知蔡
卞兄弟不協余云外議多言如此然不知其實大抵言爭先作執政爾上
云妻亦不和至不相見余云臣與之爪葛亦粗聞之試不相得然不至不
相見也是日早覆留身甚久陳所聞皆變之語也癸未同呈遣報甲中立
冬朝崇政有旨隔上殿班及雜公事以皇子服藥故上見二府其道皇子

發驚狀云自初六日已作至十一日後無日不發醫者已用疏黃之類治
之云小便不禁大腸青皆陰寒之候余因言臣父病灼艾服藥皆無効有
以伏火丹砂與臣服者遂頓愈上云可進取數兩來余云臣所得不過數
十粒欲且進十粒上云甚好衆亦以為宜服是日會食都堂遂黃羅帕封
進十粒乞令衆醫官評議供應乙酉同三省問皇子安否上云未寧帖已
服丹砂一兩粒是日聞左膚言呂加問六事有旨令分析聞奏丙戌同呈
王黼奏到青唐圖再對皇后殿內臣江有慶合轉副使奇資故事非殿閣
使臣不得寄副使而近例有特旨許併理磨勘亦名異而實同爾然大妃
非有兩人一寄資一併理未知太后太妃皇后殿合作殿閣否上云恐非
殿閣可令入內省詳定聞奏申樞密院太后太妃皇皆有殿閣恐非所謂
殿閣也丁亥同問皇子亦未安章楶以修堡鋪及巡綽處稽緩特降一官
此左轄咎之也奏報雖遲然未關事變頓手不之戊子奏鄜奏罷宕一帶
部族大首領龐適斜肆等乞納土歸順詔令撫存接納再對抽還鄜延一
將人馬以歲滿也惠卿言戍兵年滿不代人情未安兼窮邊物貴地寒戍
兵已裁襟袖累以自給言極激切蓋欲得戍兵為代也遂直抽歸營上亦
深以為宜退見三省亦莫不笑之者已丑旬休庚寅同呈催河北州郡責

限修城令具合責年限聞奏熙河奏畫到青唐城郭營弟并偽內園自甲
中以後無日不同問皇子安否是日宣諭風勢未定見服丹砂之類余再
對因言醫官樂診嘗遇人得丹砂有三種有伏火七年者有十年者有十
二年臣前所進乃十年者珍所有十二年藥臣未嘗服云更有功乞宣召
供藥仍先令衆醫官看驗評議供應上欣然朝廷即召珍供藥六九仍令
至皇子寢所診候珍以謂病症與藥相當遂服之是日余對三省又云見
醫官初虞世言皇子天人之相社稷之福疾不足憂上亦云鼻隆人中長
生得極好變云亦聞之虞世乃變所薦也辛卯同呈遠報熙蘭奏青唐偽
乘輿物見管押赴闕再對立吏部奏舉使臣遠任上樞密院銓量小可違
礙聽差法壬辰同呈陸師閔乞買馬司依舊兼監牧及曾公使錢從之又
差河北第十三將戍河東又以河北水災流民頗衆於大名府等二十州
軍增置馬步軍共五十六指揮共二萬餘人馬軍以廣威步軍以保捷為
額並依陝西蕃落保捷給例物請受卻於舊將兵每內指揮減一百人共
減一萬七千餘人先是久陳此議上及三省皆以為然遂施行因為上言
河北增兵及裁舊兵頗并差戍他路皆前人所不敢議若非以聖斷審明
亦不敢建此議然人情難測萬一小人有凶肆者鼓倡撓法亦或所不免

准在朝廷主張揮壓爾京東亦嘗殺巡檢作過先帝用兵西方慶州亦有
變此事雖未必然恐萬一有之不敢不先奏知上亦欣納三省亦稱善再
對直抽奏鄜戍兵五指揮癸巳同呈熙河奏及李諴中邈川蕃部作過圍
統城壘及南宗堡使臣等被殺傷并隴朱黑城等城攻破青唐界日道路
不通詔遣苗履李忠傑及差秦鳳兵將往同討定上諭皇子漸安但微有
風候爾甲午同呈熙河邊事是日金城關探報云止是邈川人作過崇哥
至青唐一帶無恙然信息未通詔胡宗回苗履等多募人至青唐以來偵
探再對重修將副押隊謁禁條舊制門客醫人皆不許相見上亦以為非
宜遂以元豐七年四月朔旨修定此旨與將校不同故也乙未同呈詔胡
宗回旨揮苗履等如番賊見官軍度河雖即潰散亦須行殺戮務要翦滅
作過之人靜盡仍不得濫殺無辜之人又王河東入壘集賞功王文振以
下及鄜時亮轄官職年支賜有差是日上面諭二府云皇子已安喜見於
色又不御後殿是日對從官於延和余再對上又諭云醫官皆言不曾經
如此祗應余云不獨醫官中外孰不憂恐今遂安寧社稷之福然醫藥及
灼艾皆是有功之人當厚賞上亦欣然以為當爾晚歸閣宣召醫官孔元
薄暮乃得閤門報皇子虎驚視事三日聞者莫不震駭遂閤入劄子奉慰

丙申宅引與三省聚都堂各再入劄子問聖體是日差兵靖方管句葬事
中宮送皇子食宿閣曾二粒從丁酉引辰從同三省赴寶林澆奠見都知
兵靖方御藥劉友端友端云皇子自前日辰後微喘既而臟腑通醫官云
已三日不通傳利乃順以而利五六次每利愈喘至未時六刻遂脫又云
服伏大丹砂不作皆徑下又以皇子真影相示云極似面圓豐肥充甚美以
二十九日午時大斂十月十六日權攢二十八日出殯奉先院戊戌傳宣
自二日更不視事三日續報懿寧公主薨再自初五日不視事三日與三
省各入劄子奉尉是日出城東致祭大名樂昌未刻乃歸十月己亥朔赴
侍漏入紫宸謝衣遂會都堂是日作聖旨令新知河州种朴星辰赴任計
會苗履等過河討蕩作過蕃部又苗履申兵馬寡若不救自已移度河已
中經略司赴河州與姚雄等會合應援令熙河拜發所申旨揮苗履姚雄
等速相照應牙為犄援節次統制或會合前去與應接討蕩及解圍次第
聞奏是時青唐邈川信息不通已半月餘余云可憂柰何變遂有卻欲以
青唐還溪巴溫之語卞云此語未可輕出如此可謂龍頭鼠尾也余云事
未可知若萬一不係則亦不免如何但烏合之衆無所統一見官軍則潰
散矣昔王韶在熙河亦如此諸羌紛然而起一遇王師則奔竄而已入覓

一木圖牌更不回顧官兵追逐盡其首級頗以為然庚子辛丑宅引辛丑
赴都堂為三省官不見上已六日當叩閤省門或乞便殿召對衆皆以為
宜遂同入劄子乞對變轎更不赴都省二府待報至未時乃出上遣中人
黃經臣至東西府傳宣以倏感中意思不安醫官見進藥令日方進常膳
以此相見未得直候初八日垂拱相見遂同入劄子稱謝遂日入劄子問
聖體至七日止壬寅熙河奏青唐邈川解圍捷書至鄯湟皆被圍王贍特
出兵擊賊斬獲四千級盡殺大首領結呢𠷈心牟欽氈等九人有阿蘇者
乞心白旗往招撫叛衆既而率衆攻城甚力宗哥首領拾欽角四生擒阿
蘇以獻聽赤誅之邈川城中兵民才二千四百餘人城守之具未備王愍
馬用誠力戰固守蕃賊圍速者萬計又有西夏三監軍人馬助之至二十
三日積薪草欲登城而姚雄兵至賊望見塵頭又有偵邏者還言漢兵將
至遂遁走二十四日雄兵與愍會賊已潰散愍擒西夏偽鈐轄一名遂討
蕩餘衆是日同三省作聖旨將士並與特支七百苗履等所統續度河者
五百又作師司旨揮將佐痛戰作過部族所得孳畜財物均給士卒牛馬
馳即買入官五日癸卯會都堂皆相慶曰朝廷已建兩郡萬一敗事何以
示四方後世今茲解圍社稷之靈也王贍輩不通信息幾二十日孤軍深

在賊在賊境其不敗事乃幸爾甲辰詔青唐邈川力戰有功士卒作三等
賜絹十五疋十疋七疋守禦人五疋三疋乙巳遣慕化李忠傑將部落子
及盡發鳳戰士赴熙河討定新邊界令秦州勾保甲防戍丙午八見上於
崇政二府合班升殿問聖體有旨不拜御藥宣答訖至御坐前分鐵肩班
奉慰兩拜訖上諭皇子久病終不救懿寧病尤奮拜四更二點不得出四
更天去醫者云解顱因發急風不可治雖三歲未飲行然能語言極惺惺
余等皆云皇子乃劉廷大喜慶事不幸怨爾薨背又繼有懿寧之戚人情
之所難堪然此天命無如之何願更寬聖念上云至今飲食未復常如之
奴余云悲傷衆自須如此乞更割愛以宗社為念陛下富於春秋子孫
之慶何可量也卞云詵詵之慶未可量願寬聖慮上雖微瘦然玉色悅澤
余不勝甚喜同呈邈川解圍奏上云日久可憂賴且無事余等皆云賊如
聖諭王贍等以孤軍抗賊能保城守又能斬獲賊衆功賞不細上亦云極
不易皆當厚賞王愍亦當與優賞宰姚雄功亦不少便可推恩否余等皆
云更侍本路推排功狀次第然後推賞未晚余云當趣師司先具近上將
佐狀聞奏上云甚善又呈鄯廷奏西人差使副進誓表惠州以謂邊計憂
窘不可縷當遂納其來使上頗訝其語大過衆亦誚之遂降旨令候西人

回答進以兵馬犯塞回牒及誓表中別無不依應得回詔事理即令惠卿
一面相度牧接仍依例引伴赴闕再對余復仲慰問又謝遣中使宣諭上
云不欲召卿等對恐外人妄模特召爾子未同呈令胡宗回相度次第以
緊慢修完城寨又結呢𠷈心牟欽氈已誅其家屬緣坐應死者一面處置
罪不至死並遣廝波結一行家屬等並綑交付押伴所管押赴闕再對上
諭三宮出新城當如車駕行幸時置添巡檢下兵馬防衛前一日上又問
二府曾一到寶林澆奠二十八日皇子出殯莫亦一往否余云候與三省
議及檢故事退語三省三省云亦得此旨更不須故事一往爾退閱故事
乃當詣內東門奉慰因至殯所是日以此白上深以為然遂同赴廷和觀
大遼生辰禮物早出戊申旬休己酉同呈遣報再對以太后太妃欲祇應
使臣同殿閣皇后閤准此又詔三宮出新城本城分巡檢司權差馬步軍
五百防衛迎送上諭章惇堅以方天若為有罪如何余云臣不知天若與
周種往復語言但聞衆議以天若為凶事可惡上云惇言天若有指斥語
卞亦云周種多言惇云天若方事起兩詣卞卞不敢見已令兩獄之俱與
外任令入差遣余云如此處之甚善天若固宜逐種亦不足惜上又云蔡
京與卞累不相得余云此衆所共知天若與京甚密而卞不甚與之劉極

與卞甚密而京亦不喜抵之此可見其略大抵因頗以不相能又爭入政府
先後以此攜不足上云兄弟間乃如此初蔡京因對訟周種對經筵史院
官曾稱周常又對天君稱鄒浩遂令種分析而種止稱常法云終是好人
又稱浩曰難得旨罷種說書而燮堅以謂天若亦當逐故有是命是日後
塞序辰范堂待制除知青陽州庚戌同呈鄜延奏宥州牒遣使進誓表熙
河奏苗履過信章峽又畫到青唐河南北地圖經原奏栢立界候了當辛
亥同呈令鄯湟般運人夫腳乘頭口等為賊殺虜者人支絹十疋腳乘頭口
給還價錢壬子同呈熙河奏已令苗履等管押隴撥赴熙州又押西蕃印
四十二面有傳國銀印及唐朝所賜節度使印餘大半皆蕃印也再對以
王殖句當皇城司父擢故又進呈曹勝乞在京差遣以母病乞知憲州上
云欲與一通事舍候批出上久許久以批除職名至是乃決癸丑下元節
甲寅朝謁景靈乙卯歇泊丙辰同呈李秋乞厚待契丹公主詔令優加待
遇時彥自陳蕃烏龍寨勞効詔與復職法當叙宣德郎上旨令與通直郎
上又言先朝審罷館職不當復置余云先朝因除職事官即罷仍與改一
官上云與改官不妨三省皆以為當欲余與燮言直祕閣之類當且存留
以待中師及被奬擢者先朝以無此名例便除直龍圖閣似可惜燮深然

之又呈熙河奏王愍送到西蕃夏賊攻圍邈川日白本年等以蕃書漢字
招誘愍等出降云除必不殺方與漢朝通和當從正路送還漢天子不爾
即屠滅矣漢字乃南宗堡陷沒使臣劉丈珪書寫丈珪亦至城下呼愍等
令早出降詔令根究丈珪家屬所在拘管奏裁是日燮留身甚久余再對
上諭云章惇以夏人犯邈川欲因此討伐遂滅夏國余云不審聖意以為
如何上笑云此何可聽余云陛下聖明遠慮此天下之福近歲諸路進築城
寨兵民勞敝財用糧食俱闕乏幸而西人欵塞遂可休息今青唐用兵士
卒困敝日甚若更經營誅滅夏國如此即夏在中國不在四夷也兼臣在
熙寧中見朝廷欲滅交趾嘗與主將郭逵言交人雖海偶寸尺之地然有
國百年興衰存亡必亦自有天數豈人力所能必既而果無功況夏國豈
交人之比也上深然之逆與小鳳言亦共歎其狂妄鳳云若如此舉動是
他災至也了已同呈鄜延奏宥州回牒已再約束首領不得犯漢界熙河
奏欽波結角蟬等蓮廝波結之弟能率部族討河南賊乞授官充巡檢從
之戶部中乞造賜征等靴并幞頭旨令後除蕃官及呈試人賜靴外進士
唱名及軍校等更不賜靴者令如法裁造舊所賜靴皆不堪着又枉費官
錢故罷之再對以正旦國信使李希道乞改差賈裕因進呈姚雄與姚麟

書云青唐去大河五百里道路險隘大兵還邈川而青唐路復不通朝廷
進築城寨畢方有休息之期今復生此大患如何保守深為朝廷憂之青
唐非數萬精兵不可守上亦深然之戊午旬休己未同呈湟州職官趙勝
言湟州城舊臨河處無城壁若增修則功大而土惡不若因舊城修完則
功少而速成為一方屏蔽其言極有理此劄子乃陳瓘封來得旨令安撫
轉運司同相度施行又言呂惠卿引伴西人赴闕又令胡宗回討蕩河南
北作過部族再對以王亢知麟州許良肱知保安軍又令河北諸路安撫司
指揮逐州軍多方招募災傷人充軍庚申同呈熙河乞補邈廝波結職名
詔以為謝司使又奏已令王贍等將不作過首領書填空名補將校燮以
謂不當付贍等各自書填恐參差不齊行遣未當須從經畧司相度補換
上旨令胡宗回放罪經畧司及走馬并李譓各乞催王贍王厚赴鄯湟州
詔不得辭免便令管勾州事辛酉同呈熙蘭路奏乞鄯湟州及河南置將並從
之再對以御批曹滕除通事舍人令闕赴供職壬戌降聖節假令癸亥同
呈令東西京江淮荊浙福建召募廂軍赴陝西河東耕種熙河奏栢立巡
綽界堠去處再對從李嗣徽遂團張宗高與收叙令閤門供職初時彥既
復叙上旨即令與二人者叙復至是進呈余因言宗高不可復作承旨昨

既經密院取勘上下皆不安之兼及復不可與共處然承旨久闕當除人
上云與之三省商量余云若有卓然可除之人即政府可議若且於閤門
選人如王琳曹誘可權管勾即須出自聖意上令差曹誘是日開教民場
女計在式假差蔡卞權攝甲子卞與三省得旨令保安軍牒宥州不得犯
青唐界又令涇原環慶各選步兵三千騎三千赴熙河路使喚乙丑趙國
忌丙寅同三省詣奉先薦皇子越王已時西閤奉慰訖上馬卞以疾冑不
赴丁卯宅引戊辰節假旬休十一月己巳朔得熙河奏种朴將秦鳳兵救
于十月二十一日討一公城攻圍賊眾為賊所邀截朴重傷死已又聞戶
首不獲偏裨程述王舜臣而下從免將佐士卒尚未見亡失之數庚午冬
至同三省赴東閣拜表遂作聖旨令贍引兵歸邈川其河南北戍守人馬
令胡宗回相度一面從馬措置訖奏是日卞還自郊祠遂同僉書行下燮
聞兵敗氣沮矣辛未赴普照大名瑜所致祭壬申假癸酉赴相國建興龍
道場會蔡京等於寶梵院用衙前樂酒九行罷甲戌上以懿寧公主出殯
不視事二府宅引乙亥朝薦拱同呈鄯州等處宜及种朴戰歿事上亦甚
駭之再三顧問如何處之為是眾皆云賊勢如此若守株不改圖即恐王
贍一行將士陷沒則於威靈愈為不便須至如此旨揮若保完得王贍一

行人馬歸川則鄯州更措置上云溪巴温如何衆亦云王贍親出鄯州即
巴温慕入無疑矣上云何以處之余云次第不免如析氏府州措置乃可
速矣從未知巴温肯聽命否幸而隴拶已來庶可與之語昨青唐初被圍
特章惇便要知府州析氏處置遂得旨令秦希甫同胡宗回相度措置余
以种朴被殺何可但已兼邈川係隔絕西蕃與夏國交通之地乃河南疊
宕一帶部族見歸明可因而建置洮州以戍先帝詔旨兼慶調步騎萬人
可令姚雄統領前去討擊河南作過叛种朴者如此則朝廷威靈稍振而
湟洮之計亦以先定不爾邊臣朝廷已棄青唐則并湟洮皆無經營之意
矣衆莫敢不以為然上亦然之遂依此降旨又令王贍因軍回襄護三偽
公主等參又令李狹相度如三公主已有來期即并贍征隴拶一就起發
如公主等未有來期即先管押隴拶等赴闕又得旨差曹誘權副都承旨
再對因慰上以越王貴主相繼出殯聖情必是更傷悼然陛下留於春秋
多予之慶未可量願自此更不寘聖念上云因此亦頗覺歎不已余云更
乞寬懷善保聖躬因言青唐之變如此致府不得無罪臣素知人情事理
不順恐必難濟累曾與章惇爭論亦曾於陛下開陳其後贍征隴拶皆出
降臣無復可以吝口然臣其不可為而不能固執所見隨順人言致誤國

事兼是密院職事此之衆人臣罪為最多上亦欣納余又云見章惇初與
張詢王贍等陰陰構此事後又與孫路交通以此力主其議臣以謂青唐
國人不平贍征父子纂殺故欲逐之而立董氊之姪我乃因其擾攘遂欲
奪之於人情事理不順明白可知況朝廷以四海之大所不足者非地土
安用此荒遠之地兼青唐管下部族有去青唐馬行六十三日者如何照
管兼生羌荒忽語言不通未易結納安能常保其人人肯一心向漢凡此
等語皆曾於陛下前敷陳恐久遠必為患不謂不旋踵便有此變蔡卞素
不知邊事蓄積又與惇議論多異獨於此助惇甚力今日卻無以處之至
於章惇初勇於開拓才聞青唐被圍便以書令胡宗回知府折氏措置此
事不降朝旨豈可便以告邊臣宗回有書見在尋以進入又才聞姚雄於
邈川解圍卻以書令宗回將作過首領家族一處拘管先具其首領便先
從嬰核以至少壯者一一次第淩持訖然後斬首領如此豈不激怒衆心
上深駭之云此是何措置余云回亦錄到惇書一一具在及今日种朴戰
沒氣已消沮更無處置臣遂自條今日所陳三事示之亦莫敢以為不然
如此輕易反覆豈不上誤國事上但再三駭其率易也丙子同呈种朴贈
防禦使與卜資恩澤賜錢銀絹布各五百羊酒米麵各五十毋得分部太

君熙河奏隴拶已到熙州又差內臣楊詠熙河戰守漢蕃士卒及支紬絹
慶涓入兵未經出入亦與特支再對先李希道追納賜銀三百兩丁丑胡
宗回奏令隴拶作書遣蕃僧往招溪巴温許以節度使依舊管勾青唐部
族又辭免寶文學士降詔不允再對以諸軍排連隔下已有條格更不進
擬便不聖旨行下又府界第四將中將兵替回延安府不支盤纏賺河中
無錢支至今未給及虞鄉縣給與單人口食價錢令陝西轉運司取勘奏
裁河東乞差河北將兵於備北州軍沿邊戍守從之殿前司欲將河北揀
到人衆同揀填班直上不許令管軍臨時斟酌揀選不須立法但令諭管
軍而已戊寅旬休己卯同呈鄜延奏西夏進誓表官稱昨一表便蒙聽許
豈不依回詔旨揮兼別有謝恩表得旨差工部外郎韓跂押伴又令熙河
路尋訪种朴尸首獲者與銀絹各一百又令諸路未降誓詔以前收接西
界投來人口候降誓詔別聽旨揮又令熙河秦鳳限百日許逃亡軍人首
身與依舊收管弓箭手仍免降配又以許彥圭為熙河經畧司勾當公事
彥圭沿邊事極有條理其論營田事尤詳昨自涇原放罷改秦州職官以
監司多被黜遂不得改官其人材殊不易得故且以此處之上云不妨庚
辰同呈引見贍征等儀注上初令於端門排伏又令諸軍自順天門素隊

排立且欲依冬至節與軍班等特支余勸會得冬至例支十七萬貫端午
節八萬因為上言僥倖之例不可多啓此止祇應一日恐止可用端午例
端午比冬至大約多減三分之一亦有減半者似頗酌中上亦然之又差
陳敦復以勾當公事兼管勾從舉營田司公公事敦復以功賞當轉兩官
云任滿止四月欲以減一年磨勘先改官而論竟不合是日三省以體量孫
傑事進呈內有差與常安民船及庇贓吏路班等罪夔欲黜之而左轄以
為後呂温卿之怨夔亦以賠為立黨面相詆訐久之而有言傑與安民親
而上亦嘉其能繫温故止罷左史為太常少卿夔留身論之甚久既退余
再對上以諭余且問傑之罪如何余云臣悉不知所體量事然傑擊温卿
誠可激賞若有過此此少寬假之亦無害上云傑擊温卿兄弟誠為嘉惇
與温卿兄弟誠為黨與余云此衆所知惇既有此嫌亦不當力乞罷傑上
云須要罷黜蔡卞實不曾稱薦傑傑擊温卿張商英以書稱之云排臣姦
破大黨臣姦大黨為誰余云大黨必是惇商英乃惇門下士然亦每事諂
奉蔡卞只如近命蹇序辰詞云當助國是豈以一眚遂忘前功朝廷為序
辰復職本無此意此乃諂詞上云既為惇門人又知如此士人何可爾章
惇以謂可翰林學士還做得否余云若文采以人望亦可為之然不能自

立亦誠如聖諭上云如此人終不可在朝廷莫可以作藩篤誥命亦不甚好上又云章惇只聽賈種民言語如何余云亦有之然惇卞亦各有黨惇所悦即曾肰周種之類卞所悦即鄭居中鄧洵武葉〻之徒亦皆不叶之議余又問傑作常少何以處肰上云兩員不妨又云肰更不可向上學問文詞吏能皆不可得只是不平穩余云陛下知人如此天下之福臣復何言然左右吏文闕今又無人上云鄧洵武可否余云洵武正如曾肰文學亦不可得但附卞太佩以此為衆所惡上云亦別無過惡余云彼方在閑地未有所為若處之要路則其資性憸險未可量也余云從官中文采可作翰林者都是安惇呂亡光肇以文章名重一特稱惇文采可跂及蘇軾上笑云中丞尤難得人既而又言安惇亦只是章惇門下人作舉商英自代可見也余云安惇與商英俱是蜀人安惇固未免觀識深淺若非蹇序辰之比也是日語多不能悉忌辛巳同呈令熙河經畧司勸會苗履姚雄种朴下亡失使臣士卒人數并其他因戰鬬亡沒之人並勸會聞奏又令李教因便搞設將士及密切勸會陣亡人數聞奏以李夷行言苗履在青唐獲八九百級亡失三千餘人及其他臣士卒喪亡者其衆而經畧司不奏故也是日左轄亦留身甚久余再對上諭以卞云不可與惇共處待

過興龍求去余云臣昨日蒙聖諭既退亦聞惇卞面相眹訾甚峻大臣不當如此上云失體章惇多以語言傷人余云惇性暴率多輕發卞則陰巧能窺伺其所短故卞多勝惇多屈必無以逃聖鑒如孫傑事既有温卿之嫌自不當力爭亦無可勝之理惇不識便宜多此類也上云惇却言只是說孫傑立黨不是說卞余云此乃惇畏卞之詞卞與惇皆有黨而卞之黨為多既已言之何必更解上亦哂之余云惇之黨衰卞之黨盛故衆皆畏之謂卞為不立黨尤不可也惇卞紛紛固未足道然三省密院闕人陛下不可不留意宗廟社稷大計天下安危士民休戚只繫此三人者惇卞既睽許將凛凛畏此兩人不敢啓口每有一事惇以為可而卞未答卞以為可而惇未然則將莫敢對直俟兩人者稍同將乃敢應答今兩人者又交惡自此政事愈乖謬矣故上下内外闕官鮮有差除縱有差除人必以為不當蓋兩人者好惡各有所偏各有黨類若有一人能執義理持公論以自處無不可勝人之理古人云正已而物正未有枉已而能持人者也密院獨員臣來日赴景靈行事遂廢本院職事兩日雖密院邊防事機動繫安危然事稍大者必與三省同議尚未足憂三省政事所在一日萬機陛下不附之此三二人恐誤國事臣每下欲業業然致身朝廷於國事不敢不

傾盡補聖聽上云深欲補人卿視在朝誰為可進者若補得兩人方不闕事蔣之奇亦不可得又適有此事余云蔣之奇官是大中大夫數月間未可進職且移一藩亦可上云亦無事復職亦不妨又云年歲間莫却可用余云之奇此在朝廷却頗平穩自守亦老成故爾上又云韓忠彥可用否余云方三省須人如忠彥輩但恐不濟事須是奈何得此兩人乃有補許將圖恐懼以元祐中為執政常恐為惇卞所傾黃履雖或敢啓口又不曉事亦不為兩人所畏上云履不曉事不足道余云人君所以垂衣拱手無為而天下治者以得人也若廟堂得人則亦不至每事煩聖聽且如平君所進呈事或論議未合自不可將上豈至於陛下前紛紛爭口舌也有骨鯁之人在位則廟堂不正之論已消之於下矣以至内外上下闕人若以公議差除豈有不可之理但在上者得人則事無大小無不修舉何至於勞聖慮也上深嘉納又論其下人材如吳伯舉如何余云亦如曾肰鄧洵武之徒陛下論曾肰曲盡之矣此三人者乃一體之士也陛下必欲用洵武之徒亦不妨然須以一二正直不附麗人者兼進之則人情亦必悅服獨運洵武輩則不可也洵武劉拯輩皆在要路則卞黨益盛自章惇而下皆謂之誰復敢言其短如此不惟於士類不便陛下聰明亦從而壅塞

每事愈費力爾若謂卞無黨則鄭居中乃王珪壻何緣得進劉勢呂大防壻有敢引之者否緣居中故聞丘額亦得差遣初改官不作縣自宮教除通判皆衆人所不察京亦不平穩陛下論人材性行皆曲盡之矣余又言章惇多輕信初力引序辰加聞既而反為仇怨加聞何足引王安石力欲以為侍制而先帝終不與後處之以光卿而已上云安石稱道加聞過當余云誠如聖諭安石平生交游多睽乖獨與加聞始終故稱之太過作加聞母祭文是主賢子經德秉哲此乃商周先王之德嘉聞何以當之上笑云安石性強余云安石以義理名節忠信自任不肯為非至於性狠自是以此驕之故時有過舉豈他人可比上云安石誠近世之所未有余云比非可與章惇蔡卞同日而語其孳孳於國事寢食不忘士人有一善可稱不問疏遠識與不識即日召用誠近世所無也上又問惇門下有陳彥恭者何人余云此嚴蘋小人不足道然惇多輕聽如彥恭者構造是非談人短長惇聽之誠可笑也以至内外官吏陳請利害但已所喜者必行其所不喜者言雖有理多斥而不敢上笑曰如溫卿所陳請不問是非無不從者是日語尤多不可悉記壬午赴景靈宮遷太宗神御於迎釐殿以修大定殿癸卯質明行事已時奉遷中時一刻奉安訖退甲申同呈十四日已

作聖旨令胡宗回休息將士俟事力完壯方可取勝分得前去討擊河南等處作過蕃賊又立賞構捕郎阿章秦鳳奏一公城使臣兵馬已棄城歸銷鑿令胡宗回具析不奏因依又令李牧體量青唐邈川河南事宜以來前後侵汰兵將聞奏乞面同呈稚州奏北界賺邦知章不肯嗟程抻寔令知章候到稚州先次具析聞奏以俟章報仍回賺也熙河奏一公城人馬已赴錯鑿城再對呈康渭劉子言湟鄯州害天祭以兵馬疲敝根道不通恐不可固守兼熙河一路空虛多可憂者上亦以其言為是又許我乞定侍遇西人禮數及應答語言繁簡两驛以謂無可施行上深然之因論云都賊人才不可倚余云許幾所不及上云遠過之是日上又諭高遵惠再論見元祐中有章疏論罷吏祿以為先帝法度不關是非一切欲改此大臣有私意於其間不可不察又規切太母云不可欲恐天下者極不得可余云當時敢出此語誠衆人所難陛下累欲召遵惠還爾尤不可不召臣當與三省更議可代之者上云甚好又云實種民亦有章云盡罷苛法之語莫不可余云此正與王存言橫斂一般亦可謂詆斥也上云遵惠論種民事莫是否余云寺監無不由六曹直達都省者遵惠為侍郎職所當論上又云遵惠言亂官制余云如此誠紊亂官制也上又云種氏言罷苛法

者是上書中云更有一冢文字言十餘事尚存未見又云惇忠不善遵惠余云人言其以遵惠擊種民故惡之上云遵惠歸作尚書侍郎皆可余云龍圖閣直學士恐難作侍郎摧尚書可也余退但以上云遵惠又有章疏欲召還莫可别議慶帥否蔣之奇是太中大夫自可師衆云未敢議除之奇余云上不以為不可變云慶不須兩省一直閣可矣余云直閣因可師但未知誰可為直閣者鳳轄亦皆云未見其人既而又欲以孫覽師慶余云范鍾可否衆默然余云以鍾易覽如何卞云如此即不妨又語及呂仲左轄云曉事卻不敢為亦恐未可也丙戌同呈引伴西人奏語錄羌人云本國乞和一表使衆許進誓表豈敢更不依回詔旨揮極恭遜祖宗以來未嘗爾也再對梁從政磨勘合改延福宮使或觀察使上云且與宮使因言從政事先朝任使頗曉事但執滯及大綮爾余云馮宗道及從政皆先帝所親信皆讀書曉事上云宗道曉事非從政比也余云馮世寧監從熙俱已作觀察上云宮使更數年亦須磨勘作觀察也又呈惠卿奏鄜延成兵一百一首揮乞減五十首揮從之因言惠卿亦乞減將佐官吏來日與三省進呈次丁亥同呈鄜延乞減將官使臣等及以綏德為軍並從之再對以知保德軍趙思恭為揚州鈐轄因言近除郎官監司甚多如韓治

筆非出聖意豈俵得召上笑云章惇言治為劉摯門下半夜客亦無顯狀余云陛下察言如此天下之福如前日宣諭欲召韓忠彥乃如聖意豈無所適莫上云忠彥何能為且令作吏部尚書莫不妨余云誠如聖諭忠彥光朝推為尚書必本無惡但不能自立多隨順人爾在元祐中措置邊事無非曲徇他人及臣秉政欲一變前日所為初雖畧爭既而無敢不從者若謂元祐曾作執政及隨順人則許將亦是陛下觀此兩人何以異上笑云正似許將兩人恰一般上又問陸佃會做文章否余云佃所為文章未嘗不傳笑中外如賀皇子表云挑千年而結實慈聖挽詞云玉冊三迴拜珠簾一度垂中外以為口實有臣私意以親嫌不敢啓口今日因聖問所及敢叙陳臣弟肇與佃同修實錄肇於未進書時已罷佃至元祐七年書成方去肇貶滁州不落職佃削職而劉極乃卞門下人猶云以五十步笑百步故肇亦降修撰則肇之罪輕於佃可知況佃在元祐中嘗除學士又除尚書但為言者所奪肇初論蔡確事稍外再召人文以論北郊事去今乃以佃為情實稍異先復職移藩中外所不曉肇在先朝已修史蔡京作起居注時肇適上殿先帝自送之至殿門乃回首然則先帝眷待可知不幸遭喪未及進擢已而先帝升遐故元祐中方除合人若論為劉摯黨尤為涇罔初

除合人王巖叟朱光庭力攻以為不可用巖庭乃摯黨則兩人者何為而力擊之也上笑云言是姦臣之弟余云陛下閱章疏可見其攻之人語可以察其是與不是摯黨臣曾蒙宣諭以臣稱弟肇而衆論云與臣不同臣初以不敢力辯然臣稱道其他人才未嘗不以公議況兄弟之嫌若懷私失實罪不容誅肇之文詞學識操行皆非今日在朝臣可比如近日賀中宮皇子青唐三表中外無能出其右者此衆所共見以至在元祐中出處如此則學識可知素不為執政所悅則操行可知肇之剛介又非臣比故惇下皆望風惡之臣所以喋喋自陳非敢冀望牽復升擢但以衆論誣罔如此兼與佃升黜不同外議皆以為不平冀陛下照察上首肯而已又言密院編修文字闕欲除彭汝霖上云極好余云臣曾問三省亦欲以監司處之此人材不可得若且令作監司豈慮君佐王汝舟等可比卻可措置之闕地爾上云好來日便問三省尋以旬休恐上不服記至一旬休日首論三省可見敢納也戊子旬休己丑同呈胡宗回奏已依二日朝旨揮王贍措置鄯州事又李譓奏青唐府庫金銀等物王贍王厚不肯同本司勾當官點檢供數及以銀馬等遺邏句賞志元詔李譓恭布南胡宗回同體量根究有無侵欺情弊聞奏又訪聞會州新城不至堅固令胡宗回修完

及具因休閒奏惠卿奏西人乞賀正旦緣誓詔未降未可從又乞優加寵
錫西羌如元祐故事變因言先帝嘗欲以金帛結羌中用事者令西使言
國主悔過効順皆寵名正賽輔佐使然欲使還賜以金帛以結其觀心若
元祐加賜効順則不順也上令留候是日三省得旨令彭汝霖上殿庚寅
大名周祥舉家赴照齋癸辛卯同呈李𢚩奏轄征𢚩拶一行赴闕人數再
對上諭已令汝霖上殿余稱謝余又言臣所稱人材不敢一言欺罔至如
稱道弟肇賞無冀望升擢之意但以衆人誣罔冀陛下深賜照察則莫大
不幸上云肇今在甚處余云海州又言佃初貶泰肇貶滁殊不類已而得
秦州海州皆在佃後其厚薄可知也壬辰同呈邊報又熙河奏三偽公主
十四日到河州再對以步軍司乞晃軍人累護降羌及出城借出軍器倍
備條究價錢從之癸巳同呈邊報熙河奏青唐三偽公主已到河州再對
以路分宋宣為熙河准備將領專切應副鄯州湟州使喚甲午同呈西蕃
中西人不赴上壽得旨令赴上壽及歸驛賜御宴衣並如舊例偽公主
到熙州又李𢚩奏乞早令王贍歸湟州及焚毀青唐巢穴朝廷方議欲以
鄯州付董氊之後如府州折氏處之詔經略司不得輒有焚毀𢚩奏報中
多攻病胡宗回及言青唐以來危急之狀多過當上謂余等曰此輩所言

未可盡信衆皆以為誠如聖諭因言内臣好貨及作氣焰凡所悅所惡皆
毁譽過實上又言判珣喜奏事然亦好貨財樊云珣最甚再對上又及殽
等余云陛下察見近習用情如此乃中外之福上亦深然之乙未涇原留
大將王冀乃劉奉世隨行遣還都官而不赴部公參私往塞上獲級遷借
職又舉西安州差遣㝷本吏部令史斬首必妄冒也得旨追所受賞勒還
都官重難差再再對呈府界保甲數及縣保丁二十六萬昨熙寧中教事
藝者七萬人上屢督責欲復行畿内保甲教閱法卞贊之益急余云此事
固當講求然廢罷已十五年一旦復行與事初無異當以漸推行則人不
至驚擾上云故當以漸行之余云聖諭如此盡之矣若使以元豐成法一
切舉行則當時保丁存者無幾今保丁皆未教習之人若便令上番及集
教則人情洶洶未易安也熙寧中施行亦有漸臣是時方判司農首尾本
末無不出臣措置谷臣檢尋文字講求施行次退以語卞殊以為不快也
乃云熙寧初人未知保甲之法如何今耳目已習熟自不同矣余不答丙
申同呈秦鳳權帥周綍乞不候來春先次賑貸本路保甲一次來春更依
條賑貸以從使勞徹故從之章楶不合留王冀罰銅二十斤再對以上批
李𢚩乞𢚩拶赴闕沿路官吏懈慢等並以為制論仍察劾令依奏余云𢚩

所陳未成文理已別草定文字乞依此行下上從之仍指揮寫恩例字作
酬字上亦哂之因言中外闕官如左右史久闕不除從官日少上云左右
史可除者只是目前三二人余云在聖意以公論去取爾上又問徐彦孚
可作權帥卿否余云以人望人亦可作臣固嘗稱其曉事也上累諭欲召
還高遵惠而變終未快余因言陛下累欲召遵惠還朝亦嘗與三省議但
以難其代者章惇云不必兩制直閣皆可往衆皆云未見有可除直閣者
臣意謂蔣之奇足太平大夫以可除慶帥無未須除職上云之奇亦無事
除職亦不妨余云聖意如此中外所不知只如前日面諭韓忠彦豈衆論
所敢及然尚書而下從官太闕少若非斷自聖意恐議論必難合前日聖
諭欲以遵惠權吏書臣以為太重刑部久不得人以遵惠為刑部必稱職
忠彦為吏部甚允況韓琦定策立英廟此功不可忘陛下留意忠彦如此
臣退而號舞稱誦此豈今日大臣所能啓發聖慮也然忠彦遵惠召還皆
出聖斷及之奇亦未當除帥若出自中批使人知出聖意不須政府進擬
也上欣然云待批出既而寂然疑有間言之入者已而遵惠卒遂除之
奇為代是日早出赴普照以大名畝塗祭告未後歸丁酉旬休十二月戊
戌朔臘假不入是日賜口脂甲煎并銀合一三十兩已亥同呈邊報馬仲

良以平夏不以特遣役兵為西人所掠虜者甚衆特降兩官西驛申西人
乞買賣詔如舊例再對以李任知祁州高權知信安軍𥨊究進擬石微京
城東面巡檢御批不差餘依奏同擬差者八九人因謝上以失於奏稟極
皇恐上云小事但恐不可作巡檢爾余云微於法當再任騏驥院差遣高
故且巡檢上云再任却不妨巡檢須擇才武者微乃徐王壻上語如此余
云亦釋然庚子同呈夏國誓表詞極恭順令三府擬撰誓詔又令依例回
賜又令十四朝辭十五日進發李𢚩奏青唐送到契丹公主年六十四頗
能語言自云宗真之女洪基之妹願早到京師一見北使詢虜中動靜上
云宗回奏亦然又奏胡宗回得十一月二日朝旨但行下王贍相度施行
不肯果決余等皆云宗回當如此施行若便令王贍歸湟州若贍異日以
為可守是日不當棄去也今令相度可否申取師司旨揮若不可待報即
一面依朝旨歸湟州駐劄亦曲盡之矣上云李𢚩欲棄鄯州但一切崩壞
之言爾賛物以為如此辛丑北使見於紫宸退狀赴垂拱宴酒五行未後
乃罷壬寅同呈草定夏國誓詔送學士院依此脩寫又夏國表中犯真廟
諱令牒宥州報本國施行奏希甫奏王贍王厚盜取邈川青唐府庫中金
銀等物因此致變及稅年心欽氊等以減口及分遣兵馬及將士等走馬

後至所得亦不貲。詔令希甫及胡宗回李謙體量詣實聞奏。是日差陳佳勾當剩員所，劉燾編脩密院文字。奏事退，赴相國寺罷散道場。尚書省御筵，薄暮乃罷。癸卯，習上壽儀。甲辰，忌。乙巳，興龍節罷。丙午，歇泊。丁未，旬休，出華嚴齋僧，赴樂昌周祥道場，及拜大名影堂，同周秩及長老齋罷歸。戊申，集集英大宴，申後罷。己酉，入使辭紫宸茶酒，巳正罷。庚戌，歇泊。辛亥，呈邊奏。熙河乞立溪巴溫於鄯州，及令招誘疊州首領，又令根究河河司戶虞大畝下落處，及令講求种朴尸首。再對，差正旦伴射等官賈巖借馬軍都使觀察使。是日蔡元度留身，乞宮觀，當日晚差蘇珪封還表宣召。壬子，同呈差熙州通判孫适提舉熙河弓箭手，替李夷行。以上旨令罷夷行，故夷行以書言邊事，多失實也。熙河陣亡將官魏針等贈官推恩，奏希甫奏言見薛适曾紡等言王贍王厚盜取邈川青唐府，已差紡一就前去河州體究，因面陳紡乃臣姪，轉運司自不曾差權勾當公事，所言如此，而希甫便妄之。體量尤不當，恐須放罪改正。上云須罰金，遂令希甫二十斤，運司十斤。紡遣歸任。李教言青唐探報危急等事，且云胡宗回避棄地之責，故不肯依朝旨令王贍退保湟州等事。是日草定欲以趙懷義知鄯州，王贍為都護，而宗回云懷義幼弱不勝任，恐國人不服，得旨別草定，來日進呈。再對路昌衡乞狀諮為定州副總管。余云諮與一在京宮觀足矣，不足施行。上云總管自當朝廷選擢，何可乞。王餘應年八十，乞宮觀或致仕。上云令致仕。余云餘應亦歸明之後，箴才族王氏世守豐州，與析氏等慶曆中為元昊所陷沒。仁宗得餘應，養之宗邸，待遇與宗室等，故餘應曉音樂伎巧，與都人無異，母析氏嘗召入內。上云如此與宮觀不妨。是日元度押赴都堂，再上堂馬上表，晚遣劉友端封還文字，宣召，又批付中書令諸處不得收接文字。癸丑，同呈以隴拶為河西節度使、知鄯州，與王贍同都為護。贍依舊熙河鈐轄、隴右沿邊安撫使、都巡檢，與隴拶同管勾軍馬司。以趙懷義為廓州團練使、同知湟州、湟州管下同都巡檢使。隴拶候朝見訖降制。候溪巴溫順歸蕃情順服，令歸其大小首領，如青歸論征揄欽角四之類，速具聞奏。依熔優於除官，差充地分都同巡檢。溪巴溫如能歸順，願同隴拶在青唐，同小隴拶弄溪哥城居住，並聽從便。是日卞在入猶別班奏事，遣人來云：此文字莫不須忙。余云青唐危急，此事何不可緩，遂得旨令依此指揮。鄯知章奏乞朝見，從之。上猶疑已貶不當朝見，上啟余云面謝沉使，有使事當面奏，不可不對。上從之。又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夏國已進誓表及降誓詔，令不得侵犯及收接投來人口亡。是日押入視事如故。甲寅

同呈郭知章分析不赴神宴。余與夔云恐當併計。上云兩制行遣何嘗論法，恐虜人緣此不肯喫裡神宴，害事不可不行。令使副各罰銅二十斤。再對，以郝惟幾知通遠軍，曾諝知霸州。因言通遠闕實累日，不敢不慎擇。惟幾官序人才及有戰功，諝亦為監司及曾存廣所稱，故擢之。乙卯，立春，朝崇政。同呈李敦奏青唐州利害，乞立溪巴溫，且言贍一罪雖不足惜，一行將佐何辜，乞早令還湟州等事。上猶疑昨日指揮令巴溫從便歸鄯州，卞遂和之。余云向者陛下嘗云王贍朝出青唐，則巴溫暮入，此無疑矣。今縱不聽其從便，能令巴溫不入乎？與其令彼擅入，不若聽其從便也。今日青唐之變，擾攘未定，排難解紛，固當如此。若更守株，贍等陷沒，或更有不測之變，則朝廷更難處置。若令朝廷必欲有鄯州，則西有湟，東有兆，鄯州亦難力矣。隴拶其能國乎？異日以漸消磨，亦必為朝廷有，不患不如府州折氏也。今日若不如此措置，儻有人能保王贍不陷沒，南北別不生變，則昨日指揮猶可追改也。卞默然不敢措一言。上遂曉然。又熙河探報耶阿章云本無背漢意，為人所鬭亂，故如此。今回更切多方招誘，及倍恤其家。又新歸順結絕洛吳，擊敗多羅也族，殺傷其父子。令速具洛吳功狀聞奏。又詔李謙如雇召腳乘艱難，人力困敝，未可般運，打絕川扳藥所須，即具奏聽旨。再對，呈軍頭司闕。上令差張宗高。余因言青唐之事，從初便令如此處置，國人本以北平瞎征父子篡奪，故欲逐之，而立董氊之後，朝廷當助順，為之建立君長，乃仁義之舉。反欲因其擾攘而奪其地，此人情所以不服。臣自七八月間累與章惇爭論，以謂理當如此，適會惇、卞兩人議論叶同，已而瞎征、隴拶出，臣無以啓口。今日變故如此，已是誤朝廷舉措。若更遂非固執，萬一更有不測之變，何以處之？上云已降指揮如此施行。余云臣固不當更喋喋，然十六日進擬隴拶指揮，卞猶以為未須急，兼恐更生異議，望陛下聖斷，更賜主張。自紹聖以來，經營邊事，所向無不如意，不幸於此生事，狼狽如此。今但且於已然中且多方醫治，庶稍弭邊患，兼不失鄯州之名，亦足掩覆四方觀聽。爾昔人以火諭國事云，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蓋曲突薪言雖見聽，消患於未然，功之有然，見聽者必其言雖驗，亦不足為功。及火患已成，焦頭爛額以赴救者，皆有功之人也。今日措置，已是焦頭爛額。臣從初爭論，正曲突薪之比也。臣之所以惓惓者，今已焦頭爛額，而論者未免有惑，願聖意深察安危之幾。不知言者不可輕信。爾上云甚好。上自十四日視朝，覺倦怠也不快。再對，因問聖體如何。上云口為吐逆，早膳至晚必吐，飲食皆出。無歎，食減。又坐處腫痛。余云

此皆虛証須補理將養上云服補中丸至百丸礪黃鍾乳藥俱喫余云脈証如此服不妨醫者以陛下留於春秋切不敢進溫熱藥恐即虛陽令進此等藥非得已也歎雖小疾然不可久春氣至即肺更不得力宜速治之乃便上云補肺湯之類無日不喫至十五日御紫宸坐久坐中令近侍益火退赴垂拱同三省奏事上頗領寒噤語極費力色益不快再對余又問聖體上云吐逆痰欬皆未退余云醫者以謂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今肺虛當補脾胃實瀉其子則虛亦不可瀉愛養脾胃則肺自安此不可不留聖念上云亦如此語至十六十七十八日皆云吐未已欬亦不減自十五日隔上殿班至十八日方引一班余云十九日二十日皆休假必得休息上云然余又云氣虛胃怯呼吸風寒皆不可上云遂日直在殿中除一到兩宮外不曾出余又云延和北向尤不可坐先常於迎陽門引後殿公事上云通英自可坐余云通英尤溫暖上又云宗政亦可坐余云但行太遠爾丙辰懿德忌卞言希子林獻在真州無所不爲丁巳旬休戊午敗六參爲常陽隔上殿班是日風寒與三省同問候上云吐逆未已蚤食晚必吐又小腹痛下白物得醫官陸瑜木香金鈴散頗有功余與卞云此藥極好若用熱酒調尤速效上云只爲喫酒不得又云煎生姜汁下藥吐少減

余云不易喫上云若辣藥皆喫得余再對因言臣不識忌諱累曾冒犯天顏緣聖體未康和須留意將攝傷氣莫甚於情欲臣等褻瀆非屛絕世事豈知能悟陛下春秋鼎盛氣血方剛於懲和之際稍加節嗇至稍安和無所不可上云極自愛居常亦自節慎余云此如乃宗社之福余自十七十八至此凡三以此進諫上但云甚好是日同三省呈邊報初欲止以單子進呈上云不妨遂一一進呈再對上論張商英稱鄒浩余云不知何人有言上云對曾孝廣言刑房有文字鄒浩做却以此大名節豈肯要人物上又云是甚大名節余云商英素不慎語言上云此人終不可在朝廷與一待制令作郡不妨余唯唯而已退同三省已取問兩人者已未同呈邊報王厚申省章峽蕃賊作過勢甚熾庚申同呈胡宗回奏已差使臣催王贍回湟州辛酉同呈引見瞎征等畫一旨揮自己未大風雪虜使至幾內人馬多凍倒及有散失者接伴中恐一齊入門不及下開封府令根尋不見人馬尋皆得之壬戌同呈邊報再對呈府界按閱將兵殿最賞罰並如所擬上自十四日以後懲和至是日甚一日輔臣無日不問聖體安否但云吐逆或泄瀉飲食不美補暖藥服之甚多未有效醫者亦屢來告以聖體未康脈氣虛弱然宮禁中莫敢言者雖兩宮亦不敢數遣人問安否余不勝其憂

是日聞安豐王氏甥女喪早出癸亥式假不入是日虜使入見聞上坐甚虎又傳宣宰執至午時方再坐垂拱小宴止三刻而罷樂節皆減損又傳問聖體

自是日入劉子乙丑宅引丙寅假丁卯辰

冊立中宮以二十六日習儀二十七日發冊正言鄒浩自試院中出數日乃以二十五日上殿論冊后事不當是日批出除名勒停新州羈管仍令開封府當日差人押出門二十六日習儀殿廬中三省得御批以呂嘉問舉官不當削一職仍展三年磨勘已而御史左膚論開封府遲留浩不即日出城又於城外稽留數日下嘉問開伏既又送御史臺令元差人具析有何人祖送浩者上亦面諭云士大夫有易節自別門出往勞送之者而所差人不識往還之人御史臺乞展轉推究遂悉得其姓名有王回者乃葉祖洽所薦得堂除都講與浩甚密且有簡往來臺中詰之乃能誦所浩上章幾二千言蓋嘗預議也回除名勒停候合叙日叙青餘出謁者皆衝替有贈遺者追官勒停本人罰金蔣之奇以簡與之并葉祖洽呂嘉問皆落職小郡既而又攝浩弟治詰之得朱紱傳揖草嘗贓以金者亦皆追停又遣鍾正甫訊浩於新州除已得罪者更有曾鏈鑑者否未報間曾孝廣

又以依甫英語告先是周種嘗稱浩同難方天若以告蔡京以上聞天若皆貶又黃履言劉禹錫唐界等事欲徒浩內地上以其初無所論至日乃言疑爲人所使亦貶亳州周常稱履公終是好人言又浩當還貶柳州監酒又曾城素與浩往還或云誠乃嘉問壻浩本誠所薦亦送吏部與外任差遣傳者多失實故書之元符己卯九月七日晚遣召學士蔣之奇至內東門既入見上指御坐後文字以付之奇云皇帝所咨近日請建中宮事劉賢妃柔明懿淑德冠後宮誕育元良爲宗廟萬世之福今中宮將見非斯人其誰可當所宜備舉典冊以正位號之奇讀訖請曰封建妃嬪諸王皆中書具熟狀付學士院宰相則面受詔旨學士院具熟狀進入此不知是文字上云皇太后手詔也亦不須進熟狀只依此批聖旨云九月七日內東門面奉聖旨賢妃劉氏可立爲皇后以今月八日降制處分遂進呈上云如此是矣但當如手詔命詞更在卿潤色遂鎖院院御藥劉友端宿朔日降制訖遣中人賜對衣金帶銀五百兩於學士院對衣唯繡衆肚一非常日所有并餘皆制造成者異於常賜也此皆傳之之奇云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三十五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中允臣胡杰
寫書官序班臣劉大武
國子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璥

録

沙門灌頂國清百録 序

先師以陳太建七年歲次乙未初隱天台所止之峯舊名佛隴詢訪土人云遊其山者多見佛像故相傳因而成稱至太建十年歲在戊戌降陳宣帝敕名修禪寺吏部尚書毛喜題篆牓送安寺門到大隋開皇十八年其歲戊午大尉晉王於山下為先師創寺因山為稱是曰天台王登尊極以大業元年龍集乙丑敕江陽名僧云昔為智者創寺權因山稱今須立名經論之内有何勝目可各述所懷朕自詳擇諸僧表兩名一云禪門一云五淨居其表未奏而僧使智璪啓國清之瑞敕云此是我先師之靈瑞即用敕取江都宫大牙殿牓皆以雌黄書以大冢遣兼内史通事舍人盧政力送安寺門國清之稱從而為始先師神光而生結跏而滅處證妙沙出作帝師備是諸宫法論會稽智果國清灌頂等三傳所載又沙門智寂編集先師遣遺信命捜訪未周而智寂身故筆墨之功與氣俱棄余覽其草本續更撰次諸經方法等合得一百條呼為國清百録貽示後昆知盛德之在茲

四十三　文皇帝施寺額敕書第四十四。　王在京重建書第四十五。
王從駕東狩違書第四十六。　王還鎮迎書第四十七。　王謝天冠書并
請議書第四十八　讓請議書第四十九　王重請義書第五十。
立制法第一并序　夫新衣無孔不可補之以縷猶殖淳善不可加之以罰
吾初在浮度中處金陵前入天台諸來法徒各集道業尚不須軟語勸進
況立制肅之後入天台觀學如新猿馬若不控鏁日甚月增為成就
故大二治一蒲鞭示恥非欲苦之令訓諸學者略示十條後若妨起應須
增損衆共裁之　第一大根性不同或獨行得道或依衆解脫若依衆者
當脩三行一依堂坐禪二別場懺悔三知僧事此三行人三衣六物道具
具足隨有一行則可容受若衣服有闕都無一行則不同止　第二依堂
之僧本以四時坐禪六時禮佛此為恒務禪禮十時一不可闕其別行僧
行法竟三日外即應依衆十時若禮佛不及一時罰三禮對衆懺若全失
一時罰十禮對衆懺若全失六時罰一次維那四時坐禪亦如是除疾緣
先白知事則不罰　第三六時禮佛大僧應披入衆衣無縧靸若縧衣
悉不得三下早集敕坐執香爐胡跪求唱誦不得誦求隨意不歡語語叩
頭彈指頓或展履起伏參差悉罰十禮對衆懺　第四別行之意以在衆
為緩故精進勤脩四種三昧而假託道場不稱別行之意檢校得實罰一
次維那　第五其知事之僧本為安立利益反作損耗割衆潤己自任恩
情若非理使一毫雖是衆用而不問白檢校得實不同止　第六其二時
食者若身無病病不頓卧病已差皆須出堂不得請食入衆食器聽用鐵
瓦熏油二器瓢杓匙筋悉不得以骨角竹木瓢染皮蚌悉不得上堂又不
得撞觸己鉢吸啜等聲含食語語自為求索私將醬菜衆中獨啖犯者罰
三禮對衆懺　第七其大僧小戒近行遠行寺內寺外悉不得道噉魚肉
辛酒非時而食察得實不同止除病危篤瞻病用醫語出寺外扶治則不
罰　第八僧名和合柔忍故和義讓故合不得諍計高聲醜言動色兩競
者各罰三十拜對衆懺不應對者不罰身手互相加者不問輕重皆不同
止不動手者不罰　第九若犯重者依律治若横相誣被誣者不罰作誣
者不同止若學未入衆時過衆主不受學衆未攝故彼自言比丘故入衆
來犯重誣他者治罰如前　第十依經立方見病處藥非於方吐於藥有
何益乎若上來九制聽懺者慢懺無慚愧心不能自新此是吐藥之人宜
令出衆若能改革後亦聽還若犯諸制拜不肯懺此是非方之人不從衆
網則不同止　敬禮法第二并序此法正依龍樹毗婆沙傍潤諸經意於

一日一夜存略適時朝午略敬禮用所為三晡用敬禮略所為初夜全用
午時十佛代中夜後夜普禮　一心敬禮常住三寶嚴持香華如法供養
願此香華雲徧滿十方界一一諸佛土無量香莊嚴具足菩薩道成就如
來香供養已如法行道行道竟敬禮常住三寶歎佛咒願咒願云已如閻
浮金面適淨滿月身光智慧明所照無邊際摧破魔怨衆善化諸人天乘
彼八正船能度難度者聞名得不退是故稽首禮歎佛功德三界天龍皇
國七廟師僧父母造寺檀越一切怨親等會真如供成佛果上座當用智
力自在說　敬禮常寂光土毗盧遮那徧法界諸佛　敬禮蓮華藏海盧
舍那徧法界諸佛　敬禮娑婆世界釋迦牟尼徧法界諸佛　敬禮東方
無憂世界善德如來徧法界諸佛　敬禮南方歡喜世界栴檀德佛徧法
界諸佛　敬禮西方名善世界無量名佛徧法界諸佛　敬禮北方無動
世界相德如來徧法界諸佛　敬禮東南方月明世界無憂德佛徧法界
諸佛　敬禮西南方衆相世界寶施如來徧法界諸佛　敬禮西北方衆
音世界華德如來徧法界諸佛　敬禮東北方安隱世界三乘行佛徧法
界諸佛　敬禮下方廣大世界德如來徧法界諸佛　敬禮上方衆月世
界廣衆德佛徧法界諸佛　敬禮無憂道樹下毗婆尸佛徧法界諸佛
敬禮邠陀利樹下尸棄如來徧法界諸佛　敬禮娑羅樹下毗首尸佛
徧法界諸佛　敬禮尸利沙樹下迦求村䭾佛徧法界諸佛　敬禮優曇
鉢樹下迦那含牟尼佛徧法界諸佛　敬禮拘樓陀樹下迦葉如來徧法
界諸佛　敬禮那迦遮樹下彌勒如來徧法界諸佛　敬禮舍利形像支
提寶塔　敬禮十二部經清淨妙法　敬禮三乘得道一切賢聖僧　為
梵釋四王八部官屬持國護法諸天神等願威權自在顯揚佛事敬禮常
住諸佛　為諸龍王等願風雨順時含生蒙潤敬禮常住諸佛　為天台
山王王及眷屬本麓林野一切幽祇願冥祐伽藍作大利益敬禮常住諸
佛　為武元皇帝元明皇太后七廟聖靈願神遊淨國位入法雲敬禮常
住諸佛　為至尊聖御願寶曆遐長天祚永久慈臨萬國拯濟四生敬禮
常住諸佛　為皇后尊體願百福莊嚴千聖擁護敬禮常住諸佛　為皇
太子殿下願保國安民福延萬世敬禮常住諸佛　為在朝群臣百司五
等願翼賛皇家務盡臣節敬禮常住諸佛　為經生父母歷世師僧四輩
檀越財法二恩願早超苦海永出愛河敬禮常住諸佛　為基業施主命
過檀越往化諸僧等願六度早圓七財具足敬禮常住諸佛　為州牧使
君六曹參佐此縣鎮將五鄉士女願風祥雨順闔境豐寧敬禮常住諸佛

爲劉寺已來開治墾伐田園廚房行住運動凡所使僕願命過歸吳將來無對歛禮常住諸佛。爲法界怨親識性千萬斷除三障誠心悔罪。至心懺悔十方無量佛所知無不盡我今悉於前發露諸黑惡三三合九種從三煩惱起今身若先身是罪悉懺悔於三惡道中若應受業報願於今身償不入惡道受懺悔已禮諸佛　至心勸請十方一切佛現在得道者今請轉法輪安樂諸群生十方一切佛若欲捨壽命我今頭面禮勸請令久住勸請已禮諸佛　至心隨喜所有布施福持戒修禪行從身口意生去來今所有習學三乘人成就三乘者一切凡夫福皆隨而歡喜歡喜已禮諸佛　至心迴向我所有福德一切皆和合爲諸衆生故正迴向佛道罪應如是懺勸請隨喜福迴向於菩提迴向已禮諸佛。至心發願願諸衆生等悉發菩提心繫心常思念十方一切佛復願諸衆生永破諸煩惱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發願已歸命禮諸佛一切普誦已當覺梵已懺悔已禮佛恭敬自歸於佛當願衆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　自歸於法當願衆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自歸於僧當願衆生統理大衆和合無礙。願諸衆生三業清淨奉持尊教和南佛法賢聖僧。次依時說偈竟唱隨意。普禮法第三。恭敬呪願等悉如前。普禮十方三世諸佛寂滅

道場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普光法堂上盧舍那佛。普禮十方三世諸佛忉利天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炎摩天上盧舍那佛。普禮十方三世諸佛兜率陀天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他化自在天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重會普光法堂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祇洹林閣善財童子盧舍那佛。普禮十方三世諸佛七處八會圓滿頓教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虛空不動戒藏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虛空不動定盧舍那佛。普禮十方三世諸佛虛空不動慧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歸佛得菩提善心常不退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歸法薩婆若入大總持門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歸僧息諍論入大和合海盧舍那佛。願諸衆生三業清淨奉持尊教和南佛法賢聖僧　請觀世音懺法第四。直錄其事觀慧別出餘文 經云三七日七七日悉應六齋建首當嚴飾道場香泥塗地懸諸幡蓋安佛像南向觀世音像別東向日別楊枝淨水燒香散華行者十人已還當西向席地地若卑濕置低脚牀當脫淨衣左右出入洗浴竟着淨服當月日盡力供養若不能辦初日不可無施安單各執香爐一心一意向彼西方五體投地使明了音聲各唱云。一心頂禮本師釋迦牟尼世尊。一心頂禮西方無量壽世尊。一心頂禮七佛世尊。一心頂禮十方一切諸佛世尊。一心頂禮消伏毒害陀羅尼破惡業障陀羅尼六字章句陀羅尼。一心頂禮十方一切尊法。一心頂禮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大勢至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十方一切諸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聲聞緣覺賢聖僧。禮竟燒香散華而作是言是諸衆等各各胡跪嚴持香華如法供養供養十方法界三寶念想竟口發誠言願此香華雲徧滿十方界供養一切佛尊法諸菩薩無量聲聞衆以起光明臺過於無邊界無邊佛土中受用作佛事普熏諸衆生皆發菩提心供養訖當向於西方結跏趺坐繫念數息令心不散勿數風喘氣爲衆生故經十念頃或十念已次念十方佛及七佛世尊色身實相妙身猶如虛空又當悉念念一切衆生作此念時如一上禪久運念已安詳徐覺一人衆香火各各胡跪召請一心奉請南無本師釋迦文佛三編奉請前所禮三寶 召請竟云我今已具楊枝淨水唯願大悲哀憐攝受三說 次三稱三寶名觀世音名次合掌說偈願救我苦厄去訖偈後四長行經文次誦消伏毒害呪說呪後七行經文。或三編或七編次更稱三寶名誦破惡業障陀羅尼呪次更稱三寶名誦六字章句呪竟

自以智力披陳懺悔破梵行人作十惡業蕩除糞穢還得清淨次當發願懺願竟一心作禮禮上來所請三寶禮竟如法行道或三或七旋竟三自歸自歸竟令一人登高座唱誦請觀音經干前初夜旋上方法餘時坐禪禮佛依常法是爲一日一食規矩至第二乃至第七七日亦復如是。金光明懺法第五 直錄其事觀慧別出餘文 莊嚴道場別安唱經座列幡華等如上法安功德天座在佛座左道場若寬更安大辯座四天王座在右諸座各燒香散華盡力營果菜人別飣一盤雜果菜擬散灑諸方當月日洗浴着新淨衣經云七日七夜應用六齋建首初日午時各執香爐一人唱言一切恭敬一心頂禮十方常住一切三寶是諸衆等各各胡跪嚴持香華如法供養心默供養訖口說是言願此香華雲徧滿十方界如上法作是說已當召請　一心奉請本師釋迦牟尼佛　一心奉請東方阿閦佛　一心奉請南方寶相佛　一心奉請西方無量壽佛　一心奉請北方微妙聲佛　一心奉請寶華瑠璃世尊　一心奉請無垢熾寶光明王相佛　一心奉請金炎光明佛　一心奉請金百光明照藏佛　一心奉請金山寶蓋佛　一心奉請金華炎光相佛　一心奉請大炬佛。一心奉請寶相佛。一心奉請金光明經中及十方三

世一切諸佛　一心奉請大乘金光明海十二部經　一心奉請信相菩
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金光明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金藏菩薩摩訶
薩　一心奉請常悲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法尚菩薩摩訶薩　一心
奉請金光明經內及十方三世一切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舍利弗一
切聲聞緣覺賢聖僧　一心奉請大梵尊天三十三天護世四王金剛密
迹散脂大辯功德訶梨帝南鬼子母等五百徒黨一切皆是大菩薩亦請
此處地分鬼神三徧已　復述心建懺之意隨智力所陳自在說道竟
三稱寶華瑠璃世尊金光明經功德天三稱竟以雜鑒食灑諸方當說波
利富婁那以去至今我所求皆得吉祥若竟唱一切恭敬還一一禮上來
所請三寶禮竟三徧旋旋竟三自歸自歸竟方供座食此是午前方法餘
時如常唯專唱誦金光明經也　方等懺法第六略出五意觀悉出餘文
　經言我去世後此方等典在閻浮提猶如日月照明世間衆生遺思得
見四方言閻浮提者無明域也閻方等經深識因果如見日月鑒覺四方
故知深經妙法能示世間相所謂示是道是非道即是聞苦集道即出世
道滅如是四法皆由方等照了分明經又言是方等經無量勢力能令一
切人天脩羅地獄餓鬼悉至道場如是章句甚為希有能滅一切大罪業

報者豈非示世間因果所以者何旣舉五道即是明苦復云滅罪業豈非
是集經又言若能脩行得全分實但能讀誦得中分實舉香供養得下分
實乃至二乘受記成佛豈非示出世因果解通四諦事理分明已如上說
行轉三障令當說經云若犯三自歸乃至六重菩薩二十四戒沙彌沙彌
尼比丘比丘尼等戒能至心懺若不還生無有是處當知方等能滅一切
惡業罪障必無疑也又云地域餓鬼極惡報處以經威力聞即悟道欲醜
陋形又云身有白癩一心懺悔若不除差亦無是處當知此經能轉一切
重惡報障金口誠言決非虛也若行此實法初華聚觀世音參次寶王釋
迦佛參乃至第七日諸佛大衆皆來量根說法發菩提心而不退轉者當
知此經能破煩惱障明文在茲孰當不信是故行者心寂滅相行六波羅
蜜無所求中吾故求之佛實法隨意往生妙樂世界及諸佛前破諸煩惱
出無明𣪘長與苦別具足聖道上菩薩位度脫一切衆生廣為三界而作
父母者若非方等慈力莫由譬如日月欲除闇暝生長萬物此經亦爾能
滅非道顯示正路是大法王良藥無價寶珠豐樂國若聞此經如因聞敵
如病得醫如貧得實如行到家歡喜踊躍亦復如是為法故尚不惜身
之與命況復其餘若聞此經當知不從小功德來誰聞如是法不發菩提

心除彼不肖人癡暝無智者故云辦若文殊於一切中教化一切令登補
處格其功德不及下分實者況上分耶又一切聲聞辟支佛十信補處如
恒河沙同入深禪思惟功德不如一分又四天下實奉施如來不如有人
旋持經者一食充軀何唯疑審如是不七佛即現證實不虛三世如來皆
由此法得成佛道　方便第一　行者旣聞方等有大勢力令我增壽法
中生心譬如死已還生亦可為母豈不發心建勇猛意傷己昏沈無量劫
來不脩出要慙愧悔責若犯嚴刑一心悚懼如穨冰谷念此毒箭要急當
拔煩惱重病勤如救治若能至心則事無難者念是事已歸依十二夢王
求乞瑞夢若不感者徒行無益倍如熱倒飧吸無長隨見一王即是聽許
見是事已辦諸供具旣不能碎骨賣身亦須破慳竭力若先有道場更應
光淨若其無者當須營立使利湯火澡浴等處皆令穩便辦好華香燈油
果菜不限廣狹若不能日日初後回無自力不能當求外護妾以紀經須
新淨衣一通無新浣故依一明解內外律師發露受二十四戒受呪預誦
使誦十佛十法王子十二夢王名憶持勿忘棄捨一切色聲香味觸等深
生厭患知色如熱金聲如毒鼓香如惡風味如沸蜜觸如毒蛇皆不可著
著則傷害人斷其一切世間緣務生活人事復能作作勿使經懷盡其根

源莫令惱亂又捨貪瞋癡等不善覺觀無餘思念求世福樂唯志無上清
淨菩提心心相續入善境界　方法第三　前諸方便弄引淳熟渴仰顒顒
不惜身命剋日定時道場行法初入之始月有二日道伴多少十人已還
香泥泥地散誕圓壇釆畫莊嚴撰於淨土燒香散華懸五色蓋及諸繒幡
請二十四躯象設百味食一日三時洗浴著新衣手執香爐一心一意散
禮一拜胡跪運念念此香雲徧覆十方普雨一切寶一切味衣服卧具樓
閣殿堂紘出法聲上供諸聖下施衆生承佛神力廣作佛事利益一切皆
入佛道與虛空法界等作是念已當奉請三寶使聲聲運念淚流于臉如
向死地求於大力　一心奉請南無寶王佛乃至十佛具出經文　一心
奉請南無摩訶祖持陀羅尼方等父母　一心奉請十法王子華聚雷音
　一心奉請舍利弗等一切聲聞緣覺　一心奉請梵釋十二夢王凡三
徧已竟　次歎佛　世尊智慧如虛空　悉觀衆生去來相　十方一切
悉見聞　我當稽首禮法王　次一一禮十佛十王子等竟胡跪發露披
陳哀泣雨淚首悔三寶具實志誠不諭不諂不敢覆藏隨行者智力自在
說次發願願共法界忍觀吹革洗沈熏修清淨次百二十市旋誦百二十
徧呪一市一呪聲不麤不細遲疾允當旋誦訖當禮十佛十王子更略披

陳發願然後却坐思惟觀一實相觀法出餘文思惟竟起整服禮佛一拜
更旋百二十帀誦百二十徧呪呪旋訖禮三寶自陳罪咎還坐思惟如是
作已周而復始唯第二日略去召請餘事終竟七日也　逆順心第四大
四重五逆佛海死尸依小乘經如斷多羅樹畢竟不生無懺悔此依大乘
經聽許洗浣如呪枯生果如死者還生雖有此法要須至心但理無逆順
事有違從就惡論者違於涅槃順於生死略爲十一無明醉惑觸境生著
二內心既醉外爲惡友所迷眈惑非法惡心轉熾三內外緣具自破已善
亦破他善於諸善事無隨喜心四既不修善唯惡是從縱恣三業無惡不
作五所造惡事雖復未廣而惡心徧布欲奪一切樂與一切苦六惡念相
續晝夜不斷心心念惡初無暫停七隱覆瑕疵諱藏罪過內懷奸詐外現
賢善八邪健保常增上作罪不畏惡道九膚危羝突無慚愧心了不羞恥
十撥無因果不信善惡斷諸善法作一闡提如是十心無明爲本增加添
足極至闡提順入生死從闇入闇織作結業無解脫期是爲生死違順也
既識無明始終今欲懺悔修善改惡須違生死順於涅槃運十種心以爲
對治一正信因果爲善得善爲惡得惡雖無現行華報當來果報不失雖
念念滅而善惡之業終不敗亡信爲功德之母信爲入道初門順於涅槃

翻破不信闡提心也二富慙愧我此罪不預人流慙愧我此罪不蒙天護
慙愧悔過是爲白法亦是三乘行出世白法是爲慙愧翻破無慙黑法也
三怖畏無常命如山水亦如假借一息不還隨業流轉冥冥獨往誰訪是
非唯憑福善險資粮齋競泡沫食息無暇是爲觀於無常翻破保常不畏
惡道四發露懺悔罪即消滅如露樹根枝葉彫悴是爲發露翻覆藏五斷
相續心畢竟捨惡果決雄猛猶若剛刀是爲決定翻破相續六法菩提心
普與一切衆願救一切苦橫豎周徧翻破徧惡心也七脩功補過勤策三
業精進不休是爲修功翻破三業無事作惡也八守護正法不令外道惡
魔毀壞佛法誓欲光顯是爲守護翻破滅一切善事九念十方佛無量功
德神通智慧願加護我是爲念佛翻破念惡友心十者觀罪性空罪從心
生心若可得罪不可無我心自空罪云何有罪福無主非內非外亦無中
間不常自有但有名字名字之心名爲罪福名字即空還源反本畢竟清
淨是爲觀罪性空翻破無明顛倒執著無明滅故諸行滅諸行滅故生死
滅十二因緣大樹壞亦名出世因果分明得見四方此之謂也　表法第
五　行者既識十心逆順以正觀心歷衆事一一緣中皆表勝法心心相
續觀道無間入不二門言方等呪者觀實相理理不可說而無不說赴四

機緣作四方法說於實相故名爲方雖作是說說即無說無說即空空故
不見說與不說無邊無中名之爲等人復適機有說說於此呪呪於三障
能呪之法既不可說所呪之罪亦不可說無罪故無死生無死故無涅槃
畢竟清淨故名方等呪也香泥塗地采畫莊嚴者地表法性香表福德畫
表智慧福慧二種莊嚴法身也五色蓋者表於五陰不即佛性不離佛性
起無緣慈普覆一切也二十四形像者表十二因緣逆順觀也凡二十四
支順觀十二覺三佛性逆觀十二覺三佛性所謂無明愛取是了因佛性
行有是緣因佛性識名色等是正因佛性覺二十四支即二十四佛也百
味食者表一切法中皆有中道法喜禪悅味也一日三時洗浴者即表緣
一實修三三昧遣蕩無明塵沙見思垢膩顯淨法身也著新衣者表寂滅
忍覆二邊醜陋也遶百二十帀者即表十二因緣凡十種觀有百二十支
東而言之但是三道愛取是煩惱道行有是業道識名色等是苦道循還
三道常爲觀境故遶百二十帀也一呪對破一支即破三道三道破即是
三障破經云發菩提心而得不退即證破煩惱障也若犯諸戒若不還生
無有是處證破業障白癩除差即證破報障也觀誦呪聲聲不可得如空
谷響無我觀遶旋足足不可得如雲如影不來不去若坐思惟思惟一念

之心不從意根生非外塵合生非離生又非前念生故生亦非前念滅故
生亦非前念生滅合共生亦非前念非生非滅生又非生生亦非不生生
亦非生不生共生亦非不生不生生畢竟無一念不知從何生但有生名
字名字非內外中間名無名故觀心既爾從心所生一切諸法亦復如是
觀一切法悉與修多羅合如是觀時何者是我我作何事何者是罪何者
是福以觀力故豁然開悟空慧明徹如水性冷飲者乃知唯獨明了餘人
不見所得智慧禪定功德皆不可說如此悟時自識遮障不俟分別若未
階此位止獲事功德者應當護口勿向人言若陳說者得障道罪青盲聾
瞎白癩頑癡又復行者本誓七月中途懈退亦得障道罪何以故欺本心
欺諸佛欺一切衆生深須慎之其閒諸相不能自了當向方等師面決之
　訓知事第七　吾少嬰勤苦備歷艱關遊學荆揚乘須唯著一衲三十
餘年冬夏不釋體上至天子下至士民雖有所施受而不私一果一縷入
衆已後尚不希念況故侵之所以然者衆資尊重若能增益名甘露苑若
有減損即炭焚園自飽自傷因到因起可以意得何俟多言　夫人發心
隨有所作爲讀誦聽學講說經行懺悔供養捨力未有首尾慎莫中止中
止者違本心若再有所作至前止處留難即起修業不成今生現障後彌

障道此行人大忌應須竭力善始令終業既坦然報亦圓滿此亦可意得
昔有一寺師徒數百晝夜禪講時不虛棄有淨人竊聽說法聞已用心
每揚簸洮汰繫念存背謂以淨心揚簸不善以禪淨水洮汰不淨隨有所
作念念用心一時執爨覩火燒薪念念就盡無常遷逝復速於是躑躅竈
前寂然入定火滅湯冷雖聊懼廢衆撤以白上座上座云此是勝事衆宜
忍之慎勿驚觸聽其自起數日方覺往上座所具陳所證敘法精深上座
止曰滿向所言皆我境界而今所說非我所知勿復言也因而顧問願知
宿命不答云薄知又問何罪為賤何福易悟答云此賤身者前世之時乃
是今日徒衆老者之師亦是少者之祖師徒衆所學皆昔所訓滿時多有
私客恒制約不敢侵衆忽有急客輒取少菜志不倍備由此謫責今為衆
奴前業未久薄修易悟宿命罪福其事如是一衆聞此悲不能勝鑑鏡若
斯豈可不慎同學照禪師於南岳衆中苦行禪定最為第一輙用衆一撮
鹽作齋飲所侵無幾不以為事後行方等忽見相起計三年增長至數十
斛急令陪備仍賣衣資買鹽償衆此事方久亦非傳聞宜以為規莫令後
悔吾雖寡德行遠近頗相追尋而隔剡嶺難為徒步老病出入多以衆驢
迎送此是吾客私計功酬直令彼此無咎吾是衆主驢亦我得既捨入衆

非復我有我不合用非我何言舉此一條餘事皆爾陳宣帝敕留不許入
天台八　京師三藏雖弘皆一途偏顯兼之者寡朕聞先官濟濟深用慰
懷宜停訓物豈逞獨善一二曹義達口具得朕意也四月一日臣景歷太
建九年宣帝敕施物目九　智顗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
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蠲兩戶民用供薪水主者施行二月六
日臣景歷　太建十年宣帝敕給寺名十　具左僕射徐陵啓智顗禪師
創立天台宴坐名嶽宜號修禪寺也五月一日臣景歷　至德三年少主
敕迎十一　春寒猶厲道體何如宴坐經行無乃為弊都下法事恒興希
相助弘闡今遣宣傳左右趙君卿迎接遲能即出也正月十一日臣徽神
筆一二君卿口具使望相見在促　少主第二敕　得使人趙君卿啓并
省來答表志存林野兼有疾病願停山寺不欲出都不具一二巖壑高深
乃幽人之節佛法亦現未必如此且京師甚有醫藥在疾猶是所宜故遣
前主書朱雷迎接想便相隨出都唯遲法流不滯會言在近二月八日臣
徽神筆朱雷口述一二　少主第三敕　前雖遣兩使殊未委悉意存三
寶故有相迎令復遣龍宮寺道升並令面陳一二也二月二十八日臣徽
少主敕東陽州刺史永陽王　聞王在州迎顗禪師大弘法事甚會朕

心令迎出都王宜敦諭申朕意也正月十日臣徽　路次迎陵敕書迎候
近得永陽王啓知禪師遂能屈德隨朕使出都甚有欣遲當稍次近路
涉險道殊足為勞今遣敕左右黃吉寶迎候但未知欲安止何寺想示使
人仍令前還即勒所由料理房舍也遲近會言此未委悉三月二十四日
臣徽　至闕陽門舍人陳建宗宣口敕十二　禪師舟渚日久固勞道德今
遣主書陳建宗賚與往必希上至敬寺三月二十六日　在至敬宣口敕
仰延略成勞動但禪靜必依空閑今葺靈耀寺權充宴坐敕主書羅闡
相送四月　在靈耀寺宣口敕　護國之力莫過數演仰屈於太極殿開
大智度論題還寺就講今遣舍人施文慶往論相聞法施也　在靈耀寺
主書羅闡宣口敕　送真金像一軀光趺五十　釋論一部　闕實縷胮
案一面　山羊髯麈尾一柄并匣　虎面香爐一面并合　東田口二羅
闡又宣口敕不許讓口且留山中使伏勿勞輸送　羅闡宣口敕　送扶
月供夏服一通　細蕉五端　紵布各十尺　綿十斤　黃屑二斗　扶
月白米五石　錢三千文　果菜付隨由扶月送學士三人　弟子三十
人　人各給夏服扶月　供依舊式羅闡宣口敕　不許讓扶月供　扶
月薄少無所致讓受已捨施彌會功德之心羅闡宣口敕不許讓觀禾物

法施無盡財物有竭所送不多忌懷納受九月二十四日羅闡宣口敕
施犢褥二千子　即子一百枚　薦席一領　羅闡宣口敕請講　國
家一年舊有仁王兩集仰屈於太極殿開講法式虔分一聽猜擣今遣主
書羅闡取意　口敕於光宅寺講仁王經　今欲於寺捨身僧得大施敕
屈講仁王經日自欲聽聞今遣後閤舍人李善慶往遲知一二口　敕治
光宅寺　光宅是梁武龍潛之地不整處多今敕善量隨由就功一二羅
闡取來意少主后沈手書十三　妙覺和南今遣內師許大梵往稽首已傳
香火願賜菩薩名庶獲熏修菩提眷屬謹和南答今名海慧菩薩　沈后
扶月供　熏陸沉檀各十斤　黃屑一斗　細紙五百張　燭十挺　赤
松聞米五石　錢一千文　右件月月供光宅寺三月十二日　少主皇
太子請戒十四　淵和南仰惟化道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土紹引天人暉
燭光輝託迹朋友比丘入夢符契之像久彰和上來儀高座之德斯炳是
以翹心七淨偈仰四依庶三自之歸可弘五戒之法永固竊尋內外兩教
大小二乘重道尊師由來尚矣伏希衛從所請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日
增長今月十五日於崇正殿設千僧法會奉請為菩薩戒師謹遣主書劉
璿略申誠款珠未宣悉弟子淵和南正月十三日　皇太子扶月供　熏

右
陸香一合　檀香三十斤　中藤紙一幢　乳䵒一斗　錢二千文
牒月月供光宅寺　陳永陽王手書十六　秋氣淒泠願安樂行耳弟子寡
末未能治遺願欲延屈方憑開導今遣左右陳文摸往悉其一二弟子陳
伯智和南八月十日　王第二書　弟子少來正真長而彌篤州中事除
時得用心但至止以來實有欽賜前書要師出鎮講說未蒙還旨良以鬱
陶佇聽之情不忘瞬息重遣今信必望翻然學徒多少並希携帶故前有
白尋勤人船所還來儀會言在促弟子陳伯智和南　王第三書　使人
山返仰具高懷域誠不果更深爲恨本知山水得性爲物忘懷復須安息
今遣迎接佇望光臨弟子陳伯智和南高麗昆布人參等遠云是物隨返
反　王解講疏　菩薩戒弟子陳靜智稽首和南十方常住三寶幽顯冥
空現前凡聖伏惟法王法力惻三界之顯愚無漏無爲開一乘之奧典深
宗絕稱仰蓮華以立名實智難思借寶珠而諭理啟勤扐接始則大事因
緣指掌言提終令小乘解悟接須彌擲世界未是爲難開秘密導蒼生斯
爲勿易天台顯闍梨遊浪法門貫通禪苑有爲之結已離無生之忌現前
仰屈來儀闡揚極教高軒層啟廣闢齋宮聖衆雲集仙群霧委俱奉傳燈
之曜共挹懸河之流法侶忻慶神祇踴躍弟子飄蕩業風沉淪愛水雖餐

法喜弗祛蒙蔽之心徒仰禪悅終懷散動之慮但日輪馳驚曦和之轡不
留月鏡廻軒恒娥之影難駐適啟金函便收寶軸法輪輟軫鷲嶺之說何
期清梵停音魚山之唱方息有離有會歎息奚言愛法敬法渴淚無已謹
於今月十三日解講功德仰賦法會并度人出家又觀音菩薩法身大士
拯危拔難利益人天奉造靈像即日鎔鑄用斯福善上資清廟聖靈又奉
爲即日至尊願御勝勝常　安德宮太后菩薩寢興納豫皇太子起居萬
福諸王諸主咸保嘉慶未及弟子自身并息謀等內外眷屬一切因緣壽
命長遠身心快樂唯願顯揚三寶通達五乘戒興秋月俱明禪與春池共
潔生生世世興闍梨及講衆黑白見聞覺知恒結善友恒將濟度還同智
積奉智勝如來便似藥王覲雷音種覺或見生安樂世界或處兜率天宮
俱蕩三乘行俱向一乘道恒沙菩薩爲寄侶恒沙國土爲佛事得法自在
得心自在同修七覺分同趣三菩提虛空有邊此願無盡仰希幽顯證明
法界怨親同入願海廻
向薩雲若爲無所得故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三十八　一屋

錄

沙門灌頂國清百錄二

沙門灌頂國清百錄王屬眞觀惠裴二法師來是恭湘東王蕭繹門師觀
是湘江左右名望最重十七　靜惠和南更雪寒重願禮懺不遍何疲弟
子肱悅無理眞觀法師願得入山攝慮禪寂今以彼書仰呈裴公又正末
裝待小晴通使當就路但觀公非唯義解又誦法華既明慧燈方澄定水
仰惟闍梨德侔安遠道邁光猷邀過傾心振錫雲聚紹像法於將墜以救
昏蒙顯慧日之餘光用拯澆俗兼孔山陰舍良田以供耕墾姚實安捨淨
財以給莚萊禪堂行就修緝粮廩不虞闕無諸善因緣亦各隨喜弟子力
薄竭誠供養願勿以資待繼意徒衆爲憂憑茲福業庶遣殞勞藉此熏修
冀荷冥祐弟子陳靜惠和南　王送經像入天台　金銅坐像一軀涅槃
經一部　燭一百挺　大旛二十張　絹一百疋　淨人白石　淨人阿
甘　右牒沈儀同請疏　儀同公菩薩戒弟子吳興沈君理和南竊聞大
乘者大士之所乘也高廣普運直至道場復作四依周旋六道仰惟德厚

深會經文於五誓之初請開法華題一夏內仍就剖釋道俗咸瞻延佇嘉
唱慈悲利益不違本誓耳謹和南　陳左僕射徐陵書最多門人競將去
進尋止得三紙　陵和南昨預沈儀同法席餐奉甘露無畏之吼衆咸歸
伏然正法炬朗諸未悟自慶餘年得逢妙說尋事談辰此不中心謹和南
參冷體中何如願一日康勝山中春夏無餘障惱耳遲復存貢弟子二三
年來溘然老至眼耳聾闇心氣昏塞故非復在人兼去歲弟六兒夭喪痛
苦成疾由未除愈適今月中又有表故頻歲如此窮慮轉深自念餘生無
復能幾無由禮接係仰何言歎重檗公金還白書不次弟子徐陵和南
陵和南於生呈闍公家極相隨喜事是拔公口具謹不多談唯遲披公是
出數百里水全其命根如此功德算數無盡隨喜無量此不委諮弟子徐
陵和南　陳徐陵五願上智者禪師　陵和南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
既善微弱冀願力莊嚴　一願臨終正念成就　二願不更地獄三途
三願即還人中不高不下處託生　四願童真出家如法奉戒　五願不
墮流俗之僧憑此誓心以眾西暮今書丹款仰乞證明陵和南陳吏部尚
書毛喜書　累年仰系不易可言承今夏在石像行道欣美無極又聞欽

於天台嘗道場當在夏覺耳學侠遠近歸依者理應轉多安心林野法喜自娛禪講不輟耳四十二字門令附難留多時。讀覺不解無因諮訪爲恨轉積南嶽亦時有信照禪師在嶽嶺徒衆不異大師。在時善公於山講釋論彼亦是邊望還綱維大法不者歸鍾嶺攝山亦是棲心之處何必適遠方詣道場希勿忘京師邊地之人豈知廻向傾心無時不積未因接顔色衆望欽滿欽德信人今返白書不具弟子毛喜和南弟子諸弟及兒等悉蒙平安第三任鄱陽郡第二爲豫章王司馬第四大廷卿第五入閤任度支郎大兒由在東宮爲中書舍人仰蒙垂顧以大善知識大同學輒復達諮　喜次書秋邑尚熱道體何如禪禮無乃損德弟子老病相仍湯藥無致兼不得自關轉有困滿仰承移住佛隴永恐不復接顔色悲慨但深仰惟本以曠濟爲業獨守空巖更恐遺菩薩普被之旨近與徐丹陽諸善知識共詳量等是一山鍾嶺天台亦何分別必希善加三思不滯於彼我京師彌可言師一二回拔師口具其間顧欽道德弟子毛喜和南喜次書適奉南嶽信山衆平安弟子有荅具述甲乙後信來當有音外也今奉寄朕香二片　熏陸香二斤　檳榔三百子　不能得多亦表心勿責也弟子毛喜和南喜入書慶講　今者仰餐歎說訓往辭然道俗嗟味般若照

明豈是拙辭所能稱述弟子毛喜和南　天台山脩禪寺智顗禪師放生碑并序　二十二隊通直散騎常侍國子祭酒東海徐孝克撰夫太易無體品類所以咸亨太一無名至人於是設教仰觀俯法遠取旁求兼三以才吹萬雖物建官台鉉則五嶽作鎮辨方伯牧故四瀆分流闡伊闕覽八紘鑿龍門陂九澤播厥習險因之以利民相生卜洛樹之以君長以之時用大矣哉我皇帝作聖凝神乘圖御籙無爲無欲道契汾陽垂拱垂衣德隆至治辰象貞明寰宇合序方外無虞海內有截被風雅於華戎盛雍熙於累代巍巍乎難得而稱者也至如元啟法式崇歎道樹化影十善弘濟四生　天台脩禪寺智顗禪師蘇練自居苦節行矣搴揚皇風總持像季禪師俗姓陳氏潁川人也乃有媯之後爲四友驚座逃聽多美六奇列爵世載其賢祖詮早世父起祖梁使持節散騎常侍益　陽縣開國侯禪師童眞出家聽歎易悟寓居荊峽遊化幽并自北徂南兼行禪習高穴將探台山是卜白難路出青髓巖開攀桂結宇蕭然甜止林交五柳既顧柄捷之氣塔現三層鯈綵水精之色雲崖天樂不鼓自鳴石室金容無形留影秀嶺嶽岑浪波浩瀚洪濤靈氣罥遠苑空巨壑喬松千雲翳日翔集飛走棲育珍怪地中藏玉觀幽枝而易辨淵內沉珠見貞流而可別神通闡士如意棄門振錫咒泉騰空舞鉢突丹仙客見患水而時來避官真人乘廻風而適至厥土宏灑靈識斯在禪師福慧基鎡聲光利益宜猛將軍臨海內史計尚兒子勳之曹世顯方術貴藥登仙間于昔漢剖符作守即此明時請轉法輪講金光明經一部前雲騎將軍臨海內史陳思展及其猶子陳要卿等即上八世戎章衣繡優秩家邦奉率禪師次講法華經典　白牙圖扇初開律藏之門　玉柄塵尾傍闡經王之偈繫珠始訓親友酹除夢鼓將鳴梵魔述遺因迺雙明誠勸廣辯殊福尚兒仍獎論滬主嚴績程手公賀等群賢凡百君子信誓斯立丹誠恪勤白業諧辯嗟如業之往累歎鮈傑之未緣各捨滬業及魚梁等合六十三所二緣樹下縣唱善哉五句座上道開禪指巨海無際一時清謐衆生無邊同荷安快擊世界來學難思手把虛空非名希有桂陽王殿下皇枝之貴應懸聞乎情崇孔釋吐懸河之音擊郢燈明示半月之形深心隨喜五侯三傑曹不間然黃髮青衿咸同踊躍蔵諸象素青緗落簡樹以貞碑琴芳靡絶假令山止海運慧施之美猶傳龜吉筮凶鐫勒之功無斁孝克才慙十倍學慬三餘秋菟春蒲久捐染翰書紳畫地曾何圖寫雖復張池並黑寧擬妙辭峴石徒列非能墮淚仰熏心之上善美山水之清音寸志片言乃爲銘曰　設位觀像

剖極開渾蕩蕩爲大蒼蒼以尊青川淚清地脈何源導踐咨禹蓋取離軒嗟乎坎德至矣坤元淳風樂土君臨御寓明明孝治移移聖主道冠當今功高前古慶協嘉瑞美均摯樹仁沾動植澤及遊宇釋種高族牙資般若匯慕分主歸心染服辭彼緣慮言旋幽谷志託松筠形隨喬木七覺善誘五禪清肅無遠弗届無思不服將軍邦牢肩印銷罪淑女良夫民業珍贐靡虔十明寧追百信不見所欲忘慷無待各捨貨泉同成佛海決濟冥蒙瞻眺唯空屏師送雨列子揚風鯤鱗以北極外之東遠水銜日曾波駕連地上之比山下之蒙涇清渭濁朝宗會同天台雄鎮林泉控肩頂列三辰峯危九折瀑布高瀉神狀妹潔響若奔雷皎如素雪時隆冬而不凝巖炎早而無竭石橋香邀辰暉映徹仰止青霄俯臨丹穴鳥路雲通人途徑絶渤澥難遣含情泝沿啾啾发发萬萬千千鼓鰓擲尾相望自然薜網無挂任釣不牽歌鮮靜鼓響俎停鍾行滿業大弘生爲最斷樹誠規釋獎斯誠喻彩靈鶴致康神蔡隨感明珠于期軒益嘉會信微潛騰是賴遊矣虞淵波瀾易遣高岸深谷蓬海桑田石餘戰拂芥盡何年大地將隕須彌洞然風傾金際火及初禪猗歟水性報轉常圓　隋高祖文皇帝敕二十二皇帝敕開光宅寺智顗禪師朕於佛教敬信情重往者周文之時毀壞佛法

發心立願必許護持及受命於天仍即興復仰憑神力法輪重轉十方衆
生俱獲利益比以有陳虐亂殘暴東南百姓勞役不勝其苦故命將出師
爲民除害吳越之地今得廓清道俗又安深稱朕意朕尊崇正法救濟蒼
生欲令福田永存津梁無極師既已離世網修已化人必希獎進僧伍固
守禁戒使見者欽服聞即生善方副大道之心是爲出家之業若身從道
服心染俗塵非直含生之類無所歸依抑恐妙法之門更來謗讟宜相勸
勵以同朕心春日漸暄道體如宜也　開皇十年正月十六日內史令安
平公臣李德林宣內史侍郎武安子臣李元操奉內史舍人裴矩行　秦
孝王書二十三　冬暮寒切道體何如法務勤年有以勞念安州方等寺
奉爲皇帝修立屈法師向彼行道甚不可言已令所司發遣供給願以熏
修爲慊不悍利涉也道深敬德遣白不具弟子楊俊和南十二月十七日
秦孝王次書二十三　傾仰每深甚熱禪師道體何如修習不乃勞心也
夫由有展企結良深願珍德遣白不具弟子楊俊和南五月十九日奉施
沉香等如別至願捡領沉香十斤　棧香十斤　熏陸少許　右牒薄
申供養　晉王初修書二十四　金風御節玉露調時道體休和安樂行
不法師抗志名山捿心慧定法門靜悅戒行熏修籍甚徽猷久承音德欽
風已積味道爲勞冀託舟航用披雲霧故遣使人往彼延屈希能輕舉以
沃虛佇望來儀不乖眷意也弟子楊廣和南　王治禪衆寺書二十五
深具隆抱之旨但高人遊處觸地是安然法宇僧坊須盡嚴正經云四
事供養一不可虧已勒有司修葺願忘慊受施也弟子楊廣和南　王受
菩薩戒疏二十六　使持節上柱國太尉公揚州總管諸軍事揚州刺史
晉王弟子楊廣稽首奉請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如來當降此土補處
彌勒一切尊經無量法寶初心以上金剛以降諸尊大權摩訶薩埵辟支
緣覺獨脫明悟二十七賢聖他心道眼乃至三有最頂十八梵王六欲天
子帝釋天主四天大王天仙龍神飛騰隱顯住持世界作大利益守塔衛
法防身護命護淨戒無並善神咸願一念之頃承佛神力俱會道場證明弟
子誓願攝受弟子功德竊以識暗萌興即如來性無明俯墜本有未彰理
數斯歸物極則反欲顯當果必積于因是謂御世雄備歷生死草木爲籌
不可勝計恒沙集起因難思議深染塵勞方能厭離法王啓運本化菩薩
譬如日出先照高山隨道報宜權爲方便如彼衆流咸宗大海弟子基承
積善生在皇家庭訓早趨胎教夙漸福理攸鍾妙機須悟耻崎嶇於小逕
希優遊於大乘咲止息於化城誓舟航於彼岸但開士萬行戒善爲先合

薩十受專持最上喻造宮室必因基趾徒架虛空終不成立佛[illegible]廣抑
人聞之孔老釋門咸資鎔鑄不有軌儀孰將安仰誠復釋迦能仁本爲和
尚文殊師利冥作闍梨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遂通薩陀
波崙罄髓於無竭善財童子忘身於法界經有明文敢爲臆說深信佛語
事遵明導天台智顗禪師佛法龍象童真出家戒珠圓淨年將耳順定水
淵澄因靜發慧安無礙辯先物後己謙挹成風名稱普聞衆所知識弟子
所以虔誠遙注命檝遠延每畏緣差值諸留難亦既至止心路豁然及披
雲霧即銷煩惱謹以今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總管金城設千僧
蔬飯敬屈禪師授菩薩戒戒名爲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親奉極以此
勝福奉資至尊皇后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
弟子即日種羅睺業生生世世還生佛家如日月燈明之八王子如大通
智勝十六沙彌眷屬因緣法成等侶俱出有流到無爲地平均六度恬和
四等衆生無盡度脫不窮結僧那於始心終大悲以赴難博遠如法界究
竟若虛空具足成就皆滿願海楊廣和南　王觀戒師衣物等　聖種納
袈裟一緣　黃紋舍勒一腰　綿三十屯　鬱泥南布袈裟一緣　黃絲
布襖一具　綃四十疋　鬱泥絲布偏袒一領　黃紬卧褥一領　布三
十禪　鬱泥絲布坐褥一具　烏紗蚊幬一張　紙二百張　鬱泥絲布
方裙一腰　紫綖靴一量　錢五十貫　鬱泥雲龍綾被一緣　龍鬚席
一領　蠟燭十挺　鬱泥羅頭帽一頂　須彌氈一領　銅硯一面　高
麗青坐布一具　烏皮履一量　墨二挺　黃絲布背襠一領　南榴枕
一枚　和香一合　鐵錫杖一柄見在　象牙筒一管　麈尾一柄　烏
油鐵鉢一口并袋　斑竹筆二管　銅匙筯一具　犀角如意一柄并匣
白檀曲几一枚　銅重盆三口　鍮石香爐奩一具　山水繩牀一張
銅捨勞一口　銅香火匙筯一具　白檀支頰一枚　銅澡灌一口
楠榴夾膝一枚　桃竹蠅拂一柄　鐵剪刀一口　蒲彩文木案并褥
犀裝瓜刀一口　鐵剃刀一口　黃絲布隱囊一枚　紫檀巾箱一具
鐵鑷子一具　白尾唾壺一口并雜巾　心苹格一枚　銅燭擎一具
鍮石裝杖心經格一具　犀裝書刀一口　白團扇一柄　師嚴教尊右
四字八　喜捨供養右四字龍　背惱餘氣右四字懸針　緣覺侵斷右
四字垂露　咸登常樂右四字飛白　豈如菩薩右四字倒薤　能施所
受右四字點　聲聞是證右四字科斗　戒定慧滿右四字多　苦集滅
道右四字大篆　敕皮屏風一具大篆龍點科斗飛白垂露倒薤等書淨

人善心年十一 右牒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王粟戒名總持菩
薩書疏二十七即用法諱弟子總持和南 抑顧言還奉旨垂示六種捨
施及留受用弟子一日恭覲猶以陋薄不稱宿心來旨既以轉施功德彌
爲增上悲歡福田深是平等周非 所能周見事事仰休其所留者既以
不多 留受用旨遣報諮謹和南 王 書二十八 弟子總持和南履
長戒辰在俗成慶伏惟吐納禪慧與時休和弟子粟受以來粗堪靜攝謹
遣祭承謹和南 王請留書二十九 弟子總持和南爰逮來誨須住荆
楚辭致首尾仰具高懷但祇稟淨戒事成甫爾宿昔凝滯匪遑諮決闕鬱
和尚經稱勝田種子雖投嘉苗未植方用心形永仲供養庶憑善誘日灌
塵勞凡厥共緣依止有地斯亦舟航兼運利益弘多如來化導何必止還
天竺菩薩應發本無定方深願坦然以虛受物遷延展禮兩當諮遲謹和
南開府柳顧言宣口敕云智者爲當長去更有還期弟子意不欲相去遠
遠脫能旋𢌞不敢留停鎮下近山隨樂住止人欲奉留待二月十八日同
度延陵鎮仍共至棲霞履行於彼送別 王重留書三十 弟子總持和
南遣旨須取明二日垂別修復未周使深傾秋弟子前非晝夜熟更惟忖
智者至止以來未經一夏兼荆潭路遠安居將促江波浩蕩行程難期既

去此處又不至前所半途結夏技止亦難又按經律一夏供養安居僧福
田無量況乎師道及大衆力凡大淺薄本資勝緣菩薩大慈須受應供暮
春行謝首夏向臻九旬忽逢四事虛弃修心與理於情匪安今欲仰留度
夏發遣冀不半途飄露既疑已下喧湫須依林壑安居攝山亦當爲使若
法歲將滿預勒蔣州裝船南出石頭西浮揚易既來奭鄧因得順風去留
之宜事理咸會此間彼處仰聽擇一意不可盡辭豈多宣謹和南三月一
日 王許行書 弟子總持和南復逮今旨欲遂前心功德因緣豈敢違
忤謹遵宿願即命所司發遣發日離晨仰聽詳擇庶解夏非遠秋水乘流
賜答來期必當無爽用茲歡喜以蹋悲赧謹和南 蔣州僧論毀寺書
奉誠寺慧大龍光寺法令光宅寺智勝寺稽首和南伏見使人賫符壞諸
空寺若如即目所覩全之與破及有僧無僧毀除不少伏惟大王菩薩植
信崇明興建三尊慈仁化物豈不弘護佛法留心塔寺但此處僧徒忽見
毀發咸懷憂恐大王雖照同朝日而聖道高遠衆情傾仰無因関徹伏惟
智者禪師道俗歸止有所言勸悉爲先文等不揆庸微馳來奉告必願
運大慈悲垂爲申達冀未壞之寺庶得安全敢藉護持輒此祈仰謹和南
開皇十二年二月八日 述毀寺書 今獲蔣州奉誠寺慧大律師書敎

呈如別仰惟匡持三寶行菩薩慈近年寇賊交橫寺塔燒爐仰承大丸建
立將危遂使佛法安全道俗蒙賴收拾經像處處流通誦德盈衢銜恩滿
路昔居戎在陳尚得存心況息武興文方應光顯至如慧文所述據別伽
藍必由在所官人多生儌解致令外僧惶惑憂懼不寧貧道常念無堪謬
當知識若論愛惜形命豈敢言忤公門特是佛法相關亦由香火事大惠
之所爲唯憂冥道寧忘即目之身必存未來之義若不述愚心則虛當四
事復秉三捻香大是何人乎是何人乎在所官司唯恃事辦豈慮因果將
來善惡耶當願聖德尊嚴履萬安之路福祿隆重高而不危修菩薩行棟
梁佛法牆塹三寶澤覃四海風芳萬代若謂寺多州少國或不聽方便善
摧仰由安立昔須營造治青城隍江南竹木之鄉採伐稍易仰希弘超拔
拔將沉故寺若存新福更長冀蒙於允幽顯沾恩法事仰干追深惧躓沙
門某敬白三月十一日 王答弟子總持和南爰逮高旨騰蔣州僧所及
竊以僧居望刹食惟分衛所立精舍本依聚落近年奉詔傳征弔民伐罪
江東混一海內人寧塔安其堵市不易業斯亦智者備所明見而忘鼓頌
民不慚懷土有苗恃險敢恣螳蜋横使寺塔焚燒如比屋流散鐘梵輟響
難犬不聞廢寺同於火宅持鉢略成空逕僧衆無依實可傷歎彼地福畫

方成丘墟所餘堂塔本不壞毀其有現僧亦許房住唯虛廊㡬宇會當倒
壓所以移來還充寺館其外椽版權借蔡城若空寺步廊有完全者亦貸
爲府解須一二年間民力展息即於上江結筏以新酬故本勒所司具條
孔目無慮零漏恐遠僧未能曲見頓用仰諮必願言提冥諸其掌張延滿
禮竦側良深謹和南 述匡山寺書 江州匡山東林寺者東晉鴈門慧
遠法師之所創也遠是彌天釋道安之高足安是大和尚佛圖澄之弟子
三德相承如日月星真佛法梁棟皆不可思議人也而遠內閑半滿外善
三玄德布遐方聲高霄漢初詣山足依止一林共耶舍禪師頭陀其下若
說若默脩西方觀末於林右建立伽藍因以爲名東林之寺遠自創啟若
佛影二臺謝靈運穿鑿流池三所梁孝元構造重閣莊嚴寺宇即目宛然
峯頂寺者是齊慧景禪師感山人延請因棲其峯次梁慧歸住後登躡方
建伽藍峯有水泉忽然枯涸歸燒香呪願清流盈滿天降甘露於泥洹目
是以先德名蹤垂芳不斷松霞清曠觸處蕭條公私往還莫不歸向自大
化江左貧道因至彼山憩泊東林時遊峯頂以歲爲日美翫忘勞然山下
伽藍偏近驛道行人歸去頗成混雜今奉請爲兩寺檀越庶藉影響衆得
安心禮誦度誠用酎洪澤并乞勒彼所由永禁公私停泊沙門某敬白

王答

弟子總持和南每誨述江州潯陽廬山東林寺峯頂寺須令弟子並爲檀越主山嶺盤秀下屬江湖香爐層峯上虧雲日仙人之所戾止隱倫於焉不歸况乎慧遠法師勝依結搆謝客捐充穿池重閣景師息心神應峯頂智者想歷瞻武前賢師嚴道尊實深隨喜所恨寡薄無益將來庶藉熏修方證常樂兼陳二寺偏近驛道行人往來頗成混雜須勒彼州令去公私使命不得停止即付所司依事頒下謹和南三月一日　王書與匡山三寺極瞻法師道體何如衆内咸宜也廬門遠法師四依菩薩翻飛朔野棲息南山息思以後名德相繼智者見令爲寺檀越顧修寡薄非敢克當獎導既引良深隨喜敬德指此承問　揚廣和南三月二十一日　與禪閣寺書春序將謝道體何如僧衆清善匡山佛寺興自慧遠法師法師師於彌天道安安師於佛圖澄妙德相承莫之爲最江東龍藏悉本廬門廬門上人創迹廬阜自梁及晉止有東林陳晚淹滿別生禪閣僧徒好異豈稱至和智者爰居還須合一想均願海更無異味行人將送過指此相聞揚廣和南三月二十一日　與峯頂寺書　暮春暄和寺衆清勝禪悅法喜致足怡懷鑪峯香氣煙霞共遠智者經託勝地爲在總内令爲檀越誠深隨喜更進厚愧善當敬勗揚廣和南三月二十一日。　王謝法門書

弟子總持和南奉旨令日齋竟即事登舟睽阻方遥攝以傾敎垂示法相雖文育淵賾源本難尋而敎門方便開悟易惎恭承善誘永以受持庶藉津梁得無退轉自服膺至道每沾弘護將事遵途復降良藥沐浴慈被伏用懷荷謹和南　王遣使往匡山參書　弟子總持和南親信傳仲說還遠去月朔告用慰延結熱猶熾願道體休和仰承經過攝山鍾岫寺塔安善徒衆和肅仍留二十僧排停聞善進至匡嶽結夏安居東林禪閣還爲一寺峯頂精舍復皆隨喜敬緣勸發獲此熏修用轉身田方流法雨金光明福喜荷攝深弟子去月十四日始度朱方風土異宜流金在節攝衛多不調適每有勞然二十九日來石頭稍已平復自江浦遣使馳情彭蠡以日爲歲無時暫忘願未解夏前須整裝來法歲若滿即事西浮彼聞酬顧務令在促非但弟子敬識亦護周爰深恐禪慧學徒咸思鑽仰宣尼在陳歎歎自衛使歸屆道紓情事非爲己今遣主簿王灌指往祗承并貢別滕用忘存著敢略繁辭謹和南七月一日　去衣六件　鹽一百斛　米一百斛　右件其鹽米悉出江州正倉王灌賫合魚關送王重書　弟子總持和南東林山寺使至遠八月八日誨用慰馳結仰承已往衡山至當稍久法緣若竟願即沿流冀在歲陰必期展覲弟子渡江還去月初移新住多有違次未善安立來旨勗以法事實用慙悚始於所居外援建立慧日道場安置服禪師以下江陵論法師亦已遠至於内援建立法雲道場安置潭州覺禪師已下即建深善難以諮知仰承相次爲營功德深荷扶助難用遠陳而發此至江州遂下請僧料云何能得相資前施鹽米其米廻入東林鹽以上路盈長之外乃可別營功德今山僧迎路行用仰酬尋別遣使迎延願預整歸計江山遼敻豈盡成曲謹和南十月十日　王遣使潭州迎書　弟子總持和南歲聿云暮寒氣殊重禪悅經行願常安樂弟子頃來每多勞疾但睽覲稍久唯用傾結仰度所營功德已當究竟今遣左親信伏達奉迎願便事沿流延遲諮具謹和南十一月十五日　王遣使荆州迎書　弟子總持和南暄和道體勝念仰撥衡嶽法師久當圓滿江陵功德復應成就隨喜之至難用勝言弟子今入朝覲行次陜州馳仰之誠與時而積故遣使人迎候希使進道來月下旬唯遲祗接路首悠佇豈復委宣謹和南二月二十二日　王於長安遣書。　弟子總持和南遣彩此馳誠載勞兼事入朝彌增延屬武關雖阻荆近於吳是以暫停陜州遣使承接行人迎命具奉觀縷非惟年尊疾動又已結夏安居理事相推固須停止弟子還鎭非久使願沿流仰會江都庶應旦夕將聖德果亦

復差機因緣多端請不勞慮謹和南九月十日　弟子總持和南僧使智邃來奉五月二日誨用慰馳結仰承衡嶽功德圓滿使致荆巫覆涉蔚和深以傾悚弟子於江都入朝至陜闕睽稍停岐陽腹内不調適去月末還京輦如欲相承猶自羸薾未即祗覲望雲延顧珍納行人令迎詳豈宣具謹和南　弟子總持和南奉旨於荆州當陽縣境玉泉山勝爲建道伽藍招提行道圖寫地形具以賜示伏以布金偏地買園建立奉置三尊永流萬代唱誦所不能讚算數所不能量執意輕微頃蒙創造脩復來旨典然失曆既事出神心理生望表無容遑拒苟作形迹即具聞奏嘉號乃章名符天冠道場聲滿恒沙世界福報仰歸遜辭難涉謹和南。　弟子總持和南垂旨令撰衡嶽禪師碑文非有道之無愧辭高德逈此陸士衡之拔文想質弟子多慚既蒙獎成不剋勵即鄙拙妙深恐難工還鎭病瘵庶或勉強。脩覽行狀用難思議佛澄道安寧復過是和南　弟子總持和南垂賜萬春樹皮袈裟一緣述是梁武帝時外國唯獻四領今餘一而是建初鳥環法師所披謹尋菩薩戒稱所著袈裟皆染使壞色况復自然嘉樹妙彩天成相應之言無勞外假萬春表長生之稱二其合善譬之辭永服周旋恒充布薩常事十月豈唯元日著如來衣深荷慈獎謹和南。弟子總持

和南牽施別牒五彩旛錦香爐檯等十種示表微誠薄申法貺鈔隨追悚
謹和南五色四十九尺幡二張五色斑羅經巾二枚綃五十尺錦香
爐檯十張　熏陸香二斤　剃刀十口　鍮鉢袈裟一領　油鐵鉢十口
雄黃七斤　青須彌毯五領　右牒文皇帝敕給荊州玉泉寺額皇帝
敕問修禪寺知顗禪師省書具至意孟秋餘熱道體何如熏修禪悅有以
怡慰所須寺名額今依來請智邃師還指宣往意開皇十三年七月二十
三日　秦內史令蜀王臣秀宣內史侍郎武安子臣李元操　奉內史舍
人長垣男臣鄭子良行　王在京遣書　弟子總持和南仰違已久馳係
實深獻歲非遙傾遲虔禮暮春届節當遂參候謹和南九月二十四日
王在京重遣　弟子總持和南適遠近首用慰馳情春暄顧道體康勝王
泉創立道場嚴整禪衆歸集靜慧日新隨喜之深難以辭諭弟子始服三
石散竟調息勞心秋仲歸蕃請夏訖沿下在於拜覲差富匪奢其間珍德
令遣梵軍曹子舉往祇承謹和南　王從駕東岱於路書　弟子總持和
南仲秋轉冷仰惟道體康念弟子即日粗可行未由虔禮但增延結顧珍
德謹遣修承謹和南於路次書　總持和南寒氣漸嚴仰惟康豫動寂怡
神興居安悅弟子陪奉鑾駕旅次長春遠憑勝力行往安隱瞻言祗覲庶
或匪遥願珍重此不宣具謹和南十月十九日　王還蕃遣迎書　弟子
總持和南獻歲春明仰惟道體勝豫禪悅法喜蒼威集業功歸有在悉由
明導敬懷江都暫欲西上先到衡嶽用賓師恩次往渚宮以報生處茲承
此貴衡送大江陽子臨流具申來請即蒙開許還至觀濤年來嚴往寒暑
慶變參聞功德圓滿遠難讚述弟子多幸生在佛家過庭所聞歷直詩禮
轉輪漸參實惟旦暮今者陪扈鑾軾發自京師言俟洛陽又止歷下案下
望之禮本自虞書巡會之盛盛於姬典至尊憲章先古允叶人神相風指
南奉觀東岱以今月十一日言展宗事云畢于時天地載廓日月增華休
氣神光燭近彼遠靈芝挺吐山谷連木並秀官壇齊聲腹髮之徒無豐而
自令愈扶老携幼之侶不謀而同到臣子彈見事非虛飾一物得所萬里
斯慶師貴至重歡不捐間弟子從鑾蕃即辭行所夾鍾將末必届揚州令
遣奉迎使顧沿下餘春未盡必希升覲其間珍德續復祇承謹和南正月
二十日　王謝天冠仍請淨名義疏總持和南前探菩薩天冠奉爾式之
揉深慊不工即用呈簡爰遣令製思出神衿圖比目連妙通郢匠聞士五
明此居其一金剛種智茲焉標萬是智因地化物不可思議接引隨方多
能盡達冠尊於身端嚴稱首琥珀項戴覺鏡徘徊有飾陋容增華欣觀弟

子多幸謬稟師資無量劫來悉憑開悟色心無作觸仰勝緣度脫舟航何
應不果但戒爲基趾信實行先保解毗尼昔年度受身雖蹐漏心護明珠
而定品禪枝屏散歸靜猥以凡薄荷國鎮蕃爲子爲臣難劇難息豈藉四
緣能入三昧此非聽斷實荷誠說經稱非禪不智非智不禪定解相資能
證無漏又電光斷結其例甚多慧解脫人厥朋不少即日欲服膺智斷率
先名教永況去流兼同治國未知底滯可開化不師嚴道導可降意不猶
世根淺可發萌不菩薩應機可逗時不若未堪教化且暫息緣如可津梁
使開祕藏書云民生在三事之如一況釋典而不從師令之慊言備瀝
素款成就事重請　棄飾辭謹和南六月二十一日　答晉王書　勝歎動
至法匠大行善止度一身仁王弘道含生荷賴蓋登地菩薩應生大家所
以發心興隆大道豈可量也孰可比哉貧道山僧本懷風至於天台舊居
言念無捨庶因世境安樂更得寄趾幽林仰爲行道非唯城邑近歲謬承
人況擬迹師資顧此疎蔽以非時許況聖澤日隆復垂令命省諸廣郢攝
匪克堪貧道稟承師教禪慧顧持可去眼流如華上水採聽經論其功既
淺頻荷禪門憑定修習比於專學數論區分理乃弗違業乖至熟自非如
來明達種智高圓禮林殊能誰肯雙捐況乎去聖滋遠曉悟甚微徒欲承
恩懼乖深寄有招幽譴兼虧聖德持願更廻神慮別俟勝賢妙果若因使
無斷絶經稱一句染神歷劫不朽大智慧海信爲能入因知深解大乘佛
法久住功德易滿智慧最高守質抱愚仰希聽覽使中庸俚終不自宣沙
門某白王重請書五十　弟子總持和南仰違還旨猶乘謙尊循復火之
悅如自夫共功以學貴承師事推物論歷求法界緣唇心有在若智眦量
則滯有情著若修三論又入空過甚成實雖復兼衆猶滯小乘釋論地持
但通一經之旨如使次第偏修僧家尚難盡備況居俗而欲無崖當今數
論法師無過此地但恨不因禪發多起諍心達者無違求那明偈仰惟厚
習善根非一生得初乃由學俄逢聖境南嶽禪師親所記莂說法第一無
以仰過顯禪師來具述此事于時心喜已域寸誠智者昔入陳朝彼國明
式充官大集衆論鋒起榮公強口先被折角兩瓊繼軌載獲交綏忌師讚
狀唯唱希有弟子仰延之始使事勝集屆登無畏釋難如流親所聽聞衆
咸瞻仰適承前往荊楚講法華經舊學名僧莫不歸服故知非禪不智驗
乎金口此間名僧所說智者融會盡有階差譬若群流歸乎大海此之包
舉始得佛意弟子即日而不依請譬彼彌勒今當問誰唯願未得令得未
度令度樂說無窮法施無盡復使顧言稽首虔拜謹和南六月二十五日

題西錄後序　智者道傳三觀存乎一家之書而德化兩朝章安紀諸
百錄觀其始立制法以肅內衆中　以動王臣後論放生以安昆蟲之類
昭昭乎廣大之化璨如日星所謂光宅天下者也章安序云貽示後昆知
盛德之在茲爲可信矣鏤板雖已盛行而未經校勘因將古本對證且訛
誤非一遂改證前後凡十餘處庶披覽之際無壅厥意見此題者
可別訛正　蘇州北禪無量壽院傳　天台祖教沙門淨梵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三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三十九　一屋

錄

沙門灌頂國清百錄三

王謝義疏　王論荊州諸寺書　書五十一　五十二　論還天台書五
十三　王答書五十四　王興達爲儒書五十五　述度人出家書五十
六　述放徒書五十七　答施燭書五十八　王迎入城　王遣使入天
台書五十九　參六十　王遣使入天台書六十一　王書參疾六十
二　發願疏六十三　遺囑書六十四　王答遺旨文六十五　王建功
德疏文六十六　王弔大衆文六十七　王建周忌功德六十八　天台
衆謝功德啓六十八　天台衆賀啓六十九　天台衆謝達寺成啓六十
九　僧使對問答六十九　皇太子設靈龕文七十　皇太子設齋文七
十一　皇太子令書七十二　天台衆謝啓七十三　重令書七十四。
天台衆謝啓七十五　皇太子弘淨名疏書七十六　天台衆賀至尊七
十七　至尊敕七十八　天台衆謝啓七十九　天台衆啓八十。　僧使
對問答八十一　敕一函八十二　敕立國清寺名八十三。　表國清啓
八十四　敕度四十九人法名八十五　國清衆謝啓八十六　敕報百
司上表賀口敕八十七　口敕施幡八十八　敕造國清寺碑文八十九。
玉泉寺碑九十　梁王書九十一　蔡徵書九十二　曇遷書九十三
惠嵩書九十四　惠嵩疏九十五　保恭疏九十六　柳顧言書九十
七　吉藏書九十八　吉藏疏九十九　論放生書一百

王謝義疏五十一　弟子總持和南遠旨送初卷義疏號承法寶粗覽綱
宗悉擅貝外耳未曾故知龍樹代佛不可思議今所著述肉眼未覩明開
謹復研尋遲此觀接謹和南　王論荊州諸寺書五十二　弟子總持和
南荊州玉泉十住兩寺近既賜令撿校今須書及江陵總管當勒所由脫
聽僧使參從弟子仰蒙浮戒宿世因緣稍希義理智波羅蜜是降開許始
制義疏方憑沃番向入慧門昔年仰請棲霞時往觀行致爲寇逆朝發暮
到應可認決不異己居行道本貴安心寧勞過遠天台之路亦顧蜀情盛
已爲人。菩薩有賜於尊契弗敢違前都不知淨人善心已墮僧數濟度無
隔唯用隨喜謹和南七月二十七日　重述天台書五十三　前所諮天
台山事本聽後期炎建報示不然風忘棲霞乃言咫尺非關本誓之心天
台既是寄終之地所以恒思果遂每爲弟子恐命不待期一旦無常身充

翁馬焚燒餘骨送住天台願得次生還棲山谷修業成辦乃可利人但仰
赴義門多懃募淺發心既重輒課庸微去聽慈恩庶無愆犯政言天台營
理本擬十方安立僧徒非專為己昔年修葺願剏伽藍形可隨緣香燈難
絶故欲遣修葺冀憑方便同遊拔具淨人得蒙勝舉并析一言事並前諮
方乞寺名屈作檀越懼多煩沓未敢同時處處結緣功德彌大玉泉十住
許垂恩為唯待教旨即遣僧使冀藉光威三寺遂荷伽藍未整功德已圓
仰聞頻煩言何能謝沙門某白三月二十日　王荅五十四　總持和南
復垂誨旨益具仁慈開士立像隨感必應本誓願力何患不果政言服道
日淺未堪遵遂深憑護念開示悟入玉泉十住天台本居仰由勝功能得
建立方須影響水至金剛江陵書及會稽教下並勒所司以時發遣謹和
南七月二十九日　王與上柱國蘄郡公荊州總管達奚儒書五十五
智者禪師德尊望重近年紆道爰授淨戒令脩治彼州十住寺造立西但
玉泉寺並見請為檀越復聞公等多結勝緣大乘運通良深隨喜師今遣
僧使志果法才二人還就玉泉寺法璪道慧法師十住寺道臻法師經理
想加心影響奬成妙業公私卑福幽顯同賴法事速白不復暄凉也楊廣
呈八月二日　荅度人出家五十六　切以今月嘉辰菩薩應世奉為至
尊皇后報恩功德鎔寫靈像度人出家現在因緣福業無量使五沙彌為
弟子輙當恭旨作說戒師年歲既小別須和尚必選名德為作依止並賜
法衣即於衆前歡喜頂戴沙門敬白七月十九日　荅放徒流書五十七
開府學士柳顧言宣教金光明行法究竟如十五月清淨圓滿恩放徒
流於勉鞅罰上開府潘恵達儀同張四娘等凡四十五人賜令斟酌謹即
依事詢詳切以一人出世多人利益淳善御俗仰屬輪王案此經云若犯
王法繫縛枷鏁諸苦惱等悉令解脫又灌頂經云王當放救屈厄之人使
鏁解脫王得其福天下太平雨澤以時人民安樂教旨符應經文豈非宿
殖德本慈善根力謬以多幸忝此大緣率勵僧徒清齋洗浣龍王注雨甘
澤並周爰開獄門杻械解脫徒流原宥莫不蹈舞殿庭稱恩感戴加復送
以勝幡仍懸寶塔登剎散華燒香朗燭並留供設說法開示咸令向善其
僧法運等雖著法衣不能修心身犯國憲取檝道流恩乃上來戰深下恥
白大衆留七日晨夜訓誨暫依僧黜使懃誠奬耳沙門某敬白十月十六
日　荅施燭書五十八　開府柳顧言宣教以法歲圓滿爰降勞問并施
金色新製香爐奩一具　法衣一通　綿絹百段　燭三十挺紙二千
張　上厨果食等　剎那不住節序相催老至易悲觀心難諦幸憑弘建

正法省無成慧實慚難銷香爐起峯蓮華奪豔忍辱雖塵安行履躡煙釋
受用無作恒生燭伏夜燎紙擬淨名當機要施法事忘謝果食緣持道場
同沾歸法有在辭略言外沙門某敬白七月十五日王迎入城硤雨移月
書五十九　總持和南雨乃要仰延暫阻明聞若晴別當遣信謹和南七
月二十六日　次迎入城書　總持和南霜寒道體康勝弟子還未甫爾
未暇迎延馳誠已深今遣候接冀近祇覲謹和南九月十六日　王遣使
入天台參書六十　總持和南參序氣清道體和適福慧莊嚴與時高勝
弟子至米未久粗復可行近頻降雨書爰垂示功德玄義刪削文句入初
其舊離新從龕至妙會須披接方豁煙雲春律已謝夏生方結敢遣經教
涉暑出迎白露育圃秋風葉下必須舟檝迎覲江陽然仰勞著述已涉數
載般若多障近願成功日就月將庶方啓沃率貢別牒示表虔誠在敬無
文仰揆弘亮其聞珍德績亭音語謹和南　納袈裟十領　龍鬚席二領
須彌燈二領　猫牛酥三瓶　熏陸香一合　王遣使入天台迎書六
十一　總持和南霜氣已緊蛟熱久祛方恐洞涉預耽調適今遣奉迎楖
禮非奢謹和南九月二十二日　王參病書六十二　總持和南仰承出
天台已次到剡石城寺感患未歇菩薩示疾在疾示愈但於翹誠交用悚
灼今遣豐孝膺往處治小得康損願徐進路遅禮覲無速謹和南發願文
六十三。吴縣維衛迦葉二像願更聚合脩復　鄮縣阿育王塔寺額毀
願更脩治剡縣十丈彌勒石像金色剝壞願更莊嚴　右三處功德乞脩
沙門某敬白、稽首和南三世諸佛伏惟法身無像隨機顯現淨土不毀
人衆見燒漉潰浮來靈塔地涌剡山天樂通夢陸咸三處尊儀表代三世
慈善根力利益斯土但年深歲蔓聖跡凌遲諸佛影像若論衆生善根無
寄讓宿世有幸忝預法門德行輕微功業無取謬為道俗所知顧影羞躬
無以自處上慙三寶無興顯之能下愧群生少拯拔之力刻骨刻肌將何
所補幸值明時採錄佛日顧藉皇風又承衆力將勸有緣修治三處光為
興顯三世佛法次為擁護大隋國土下為法界一切衆生若塔像莊嚴則
紹隆不絶用報佛恩若處處光新國界自然殊特妙好則報至尊水土之
澤若見聞者發善提心則利益一切種出世業但久域此心縁障未果此
際赴期両出氣疾增動毒器坏瓶固非保惜先以身命奉給三寶謹聽威
神若形命停留能生物善不汙佛法者伏聽使乞早除差仔願速圓若命
雖未盡方多魔障損物善根汙亂佛法者豈須停世願早灰滅滅後以諸
誓願付囑後人使經紀修立乞三寶加建速得圓滿前於佛隴金光明道

場已發此願今重於石尊再述愚誠伏願聖凡重垂攝受謹疏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遺書與晉王六十四　貧道初遇勝緣發心之始上期無生法忍下求六根清淨三業殷勤一生望獲不謂宿罪殃深致諸留難內無實德外虛名譽學徒捴集檀越自來既不能絕域遠避而復依違順彼自招惱亂道退行虧應得不得憂悔何補上負三寶下愧本心此一恨也然聖法既差自審非分欲以先師禪慧授與學人故留滯陳都八年弘法諸來學者或易悟而早亡或隨分而自益無兼他之才空延教化略成斷種自行前關利物次虛再負先師百金之寄此二恨也而年既西夕恒妙道思值明時願逢外護初蒙四事既勵朽年師以學徒四十餘僧三百許日於江都行道亦復開懷待來問者儻逢易悟用荅王恩而不見一人求禪求慧與物無緣頓至於此謬當信施化導無功此三恨也又作是念此處無緣餘方或有先因荊潭之願願報地恩大王弘慈霈然垂許於湘潭功德粗展微心雖結緣者衆孰堪委業初謂緣者不來今則往求不得推想既謬此四恨也於荊州法集聽衆一千餘僧學禪三百州司惶慮謂乖國式豈可聚衆用惱官人故朝同雲合暮如雨散設有善萌不獲增長此乃世調無堪不能諧和得所五恨也既再遊江都聖心重法令著

淨名疏不揆闇識輒述偏懷玄義始竟麾蓋入謁復許東歸而吳會之僧咸欣聽學山間虛乏不可聚衆束心待出訪求法門暮年衰弱許當開化今出期既斷法緣亦絕此六恨也在山兩夏專治玄義進解經文至佛道品爲三十一卷將身不慎遂動熱渴一百餘日兢疾治改際此夏末應有追呼束裝待期去月十七日使人至山止留一宿遽此螢光早希進路行過剡嶺次至石城氣疾兼篤不能復前此之義疏口授出本一徧自治皆未抹斷經論辯諍尚多不堪流布既爲王遣寧羞其拙屬弟子抄寫後本仰簡前所送玄義及入文者請付弟子焚之夫提齎智願一徧開讀覽其大意餘無可觀貧道灰壞雖謝顧留心佛法詢訪勝德使義門無廢深窮佛教治道益明徧行徧學是菩薩行如來滅度法付國王貧道何人慧門憑委欣然就盡沒有餘榮但著述延歲大義不同悵然自懟生來所以周章者皆爲佛法爲國土爲衆生今得法門仰寄三爲具足六根釋矣命盡之後若有神力誓當影護王之土境使願法流衍以荅王恩以副本志菩薩誓願誠而不欺香火義深安知仰謝願觀泡幻知有爲法一切無常會而不離終不可得唯當勤戒施惠以拒四山早求出要豈須傷法煩勞聖懷蓮華香爐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以仰別願德香遐遠長保如意也南

嶽大師滅度之後未有碑頌前蒙教許自製顧不忘此旨南嶽師於潭州立大明寺獨天道安於荊州立上明寺前蒙教影護顧光餙先德爲作檀越主貧道在世六十年未嘗作有爲功德年暮力弱多闕用心又香火施重近於荊州仰爲造玉泉寺脩治十住寺並蒙教囑彼總管蘄郡公達奚儒僧貴教書至夏口而蘄公亡書未及付意思已足願爲玉泉作檀越主令天台頂寺茅菴稍整山下一處非常之好又更仰爲立一伽藍始前本位基命弟子營立不見寺成冥目爲恨天台未有公額願乞一名彭荊州玉泉寺貫十僧住天台守乞廢寺田爲天台基業寺圖并石像發願疏悉留仰簡泰平聖世皇風整肅菩薩淨土不可思議切見諸州迭送租米率腳皆三五倍於公斂不多私費爲重典章處分別有深規貧道不關忽書國式輒謂無米之州運送宜爾有米之州當地輸送則無此私費常寬米見理若於式有妨請不須論於事有益願爲諮奏使蒼生慶賴然國是王國民是王民加修慈心撫育黎庶犬馬識養人豈忘恩乎昔聞齊高氏見負炭兵形容憔悴愍其辛苦放令出家唯一人樂去齊主歎曰人皆有妻子之愛誰肯孤房獨宿瞪視四壁自償山林以此觀之出家難得今天下驢大賊斂寬平出家者少老僧零落日就減前貴悵時或隨緣聽學或山

林修道不及悵名雖復用心常懷憂懼此例不多悉有行業願許其貫首則是度人出家增益僧衆熾然佛法得何量功德昔三方鼎峙用武惜人令太平一軌修文修福正是其宜又末法衆僧多行不稱服尚不抶人意況扶經律王秉國法兼匡佛教有罪者治之無罪者敬之起平等不可思議心則功德無量此等之事本欲面諮未達檏會奄成遺囑亦是爲佛法爲國土爲衆生若能留心功德仰賽臨命口授言盡力窮期迫戀多知復分訖大善知識菩提爲期沙門開皇十七年十一月　王荅遺旨文六十五　菩薩戒弟子總持稽首和南先師天台智者內弟子灌頂普明至奉去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遺書七紙手述四十六字并淨名義疏三十一卷犀角如意蓮華香爐寄䟽對脩讀推撫于心舍利儼然德音具在迎業狠迹身證遙追曇光天台安禪近驗誠復如來雙林四部號慟而涅槃遺教法史敎重況于五百歲後四依拯溺深順佛旨居世同凡將欲泥洹現希有事五品十信已自皎然攝陀觀音親來接引去德茲永乃增悲戀追悟今生還度夙棄所恨淨名經疏不重親承由其昇研用補咎悔追惟障惱現未發遐聽前聞亦有成就非徒悟有淺深抑又時或早晚佛滅度後得聖臣多道雖他方冥來曉亦在思即世忽奉大師良由宿緣積實

親近雲華未令必垂影響不捨本誓筆述具存是用歸誠憑靈成慈睍變
經疏如意香爐度禮西方心口相誓手探卷軸最後歎勤即於今月十八
日仍感瑞夢是知濟度已降舟航唯願即日在寶池邊開蓮華令居淨域
近溯濁心世世生生師資不闕華九登聖給侍無虧但義府鈎深遺文淵
博雖加衆駘終畏面牆特希溉以醍醐如出香乳照以晴升即顯具金然
後仰藉神通俯厲精力别詢名僧奉揚法味普共含生作大利益斯則弗
違洪獎同登彼岸最勝最上就此為尊灌頂所送最後淨名義疏三十一
卷至佛道品謹即裝治善蓋習讀遠首潮前玄義及入文解釋付弟子焚
之即付還使遣對燒滿岸角如意蓮華香爐遠以垂别輒當服之無斁永
充法事今奉施羌充香爐供養僉室遺旨以天台山下遇得一處非常之
好垂為造寺始得開蔴林木位置基階令遣司馬王弘創建伽藍一遵指
畫寺須公額并立嘉名亦不違旨佛隴頭陀並各仍舊使移荆州玉泉十
僧守天台者今山内現前之衆多是淯宫之人已皆約勒不使散蕩直
十僧而已所求豚寺水田以充基業亦勒王弘施肥田良地深紊擁護當
年别資給行送經一藏依法為先師别供養具鐘幡香等入施錢直且充
日費鄉境靈塔異内石像判縣搁勒尊儀卧疾之處並使裝飾亦不仰異

荆州玉泉寺既是為造理當興餘道場其潭州大明寺荆州十住上明寺
寄光以歎許為禮越無容復乖令諸使製尚獻師碑即令開府學士柳顧
言為序自撰銘頌所囑僧有罪治無罪平等切以涅槃羯磨經有誠文正
論治國金光明品住持三寶弗敢墜失今加脩悉心撫育民庶犬馬識
養人豈忘恩蓋聞外書為教仁尚恕物内典居宗大悲為首在文雖異詣
理實同不有君子其能為國不有菩薩豈濟含生人以僧木貫籍許其出
首遇奉詔書冥符來及見機而作所謂後天而奉天時根運轉輸深關罪
國前已表聞所司未報終當方便必期諸果及承寄囑斯復能照他心前
來仰答無違意旨庶藉熏修福祐國家灌頂普明面引詢訪具述遺形实
生究若平生轉恨夫時不重餐義味仰揆定力如須彌峙法臈云竟切願
興迎一到江陽遂入禪衆道俗接足人神頂禮即當奉送復彼山龕庶藉
勝仰能開心目深願道力不孤所許雖厚恩中報具在願文而實冝加跋
實須酬仰二僧令反輕奉報書遠升靈儀心鳴載咽謹和南開皇十八年
正月二十日王遣使入天台建功德願文六十六　菩薩戒弟子總持和
南十方三世諸佛一切尊法三乘聖衆上界天仙龍神他心道眼護持應
現啓塞虚空無量幽顯切聞諸佛菩薩不捨本誓為天人師拔濟含識次

令和尚開梨代作宗範引接後來興佛無異資敬之重具在經律不有明
導豈濟苦海匪報厚德豈牧福田遺行可遵謹依佛語菩薩戒先師天台
智者來踰荆嶺遺化石城初聞訊至哀情摧動歎惟勝行適滿然遷佛許
臨終自說所得令聞侍者所書巨有異相稱我位居五品弟子事在法華
十住信心誠文具瓔珞於是空聲異響徧滿山房素拔大衣云觀音來至
驗知入決定聚而親彌陀靜攝遣神安生身證久移晦朔容相儼然斯蓋
無量劫來禮慧具足深護佛法發起群生非無願晦出沒其孰能於此歟
有始有終者其唯聖人乎設以辯才十萬億偈讚師福慧終不能盡夏初
遺信到山期法歲竟迎接僧臘既滿尚疑谿谷毒厲意取氣文霜雪林波
鏡水及扃剡下使承卧疴豈言信次騰神淨域遂不獲重音容再諮法味
雖摩義疏蘊而莫宣良由宿障根深致違心契已悔於前須補于後近於
此州禪衆舊居雖仰為設會并就天台指畫之地則造寺塔而於彼山頭
陀之處未獲熏脩今賁覺别書囑寄佛法不思議事感歎銘餘無已之誠
令遣往於佛隴峯頂集衆結齋願承三寶之力速達西方智者證知淨土
記莂生生世世長為大師弟子未得佛前早相度脫不棄緣感弘到菩提
并乙衆力為弟子懺悔自從無明住地以來至于今日恒沙惑障煩惱迷

昏五蓋十纏輪廻界内八萬四千塵勞增長願憑積慶及茲功德眾罪霜
露慧日消除衆善普會法雨洋溢神通道力照鑒皇家寶祚靈長皇被億
兆開皇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　王弔山衆文六十七　正月一十九日
總持和南白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諸佛及緣覺尚捨無常身大師智者移
麈遺神表摧抽惱不能自勝念當戀慕追惻難忘永矣柰何當復柰何侍
者灌頂普明二人賁送别書觀心論淨名疏犀角如意蓮華香爐并智越
法師一衆啓見對增哽德音君存即遣條流移神靈迹祥瑞炳著自述分
明舍利全身于今安坐非證聲聞小果定入菩薩大位素聞得法華三昧
方驗不違法輪而觀彌陀觀音大勢至以宿命智反照斯土四部弟子豈
不努力自揆寡薄無以申報唯當歎依付囑不敢損忘應建伽藍指畫區
域須遵引繩天宫即應至金剛際既有要道當建麟造一遵本意昔靈尼
去後弟子守墓三年子貢之徒乃至六載況乎方置精舍永樹福基彼現
前僧慎勿散但使謀道何患無食期取來生西方非遠必希懺退寶池
極遥令遣使入於佛隴峯頂虔誠懺禮修福建齋具如願文略伸鄙意二
僧令返指此慰書揚廣白十一月五日　天台山衆謝啓　天台沙門智
越一衆啓司馬王弘至僧使灌頂普明還奉正月二十九日教賜垂慰問

幷宣口敕優訪慇勤謹對龕門焚香跪讀言理哀切痛絶魂心遣爲累從已存藏衛師在之日常有誨云令得寺基爲王創造非爾小僧所辦列有大力勢人後當成就恨吾不見寺成爾時莫測所由今當蒙緣造方醒前記冥相符合不可思議經藏法寶出世舟航諸佛所師衆生津導永鎮佛隴依止受持鍾磬香等施安供養法鼓擊悟利益人天僧法會功德圓滿伏審幽靈悲悲遠鑒謹於齋日披讀願文法席味心求入願海蒙賚齋粮恩給田地基業無盡施命無窮有待多煩隆恩難荅教音隷是現前僧不令捨散伏惟弘護事重精舍將圖同學門人方憑依止龕室儼然何心違離況垂嚴敕益懼丹誠謹當克厲倍加心力但一衆失蔭求遠慈顧追慶夙緣還蒙覆護欣悲交至臨啓涕零謹啓開皇十八年二月十五日　王遣使入天台設周忌齋六十八　歲序推移日月如逝智者遷化已將一周追深悲痛情不能已念衰慕感慟何堪自居今遣典籤吳景賫往彼設齋奉爲已日追福遥知一二猶廣和南開皇十八年　山衆謝啓六十八天台沙門智越一衆啓典籤吳景賫至奉教爲先師已日設齋僧衆五百一時雲集冥途雖隔感應道通越等不能厭滅及諱晨追慕悲顔哽稽首救濟衛養不勝荷戴謹啓謝聞謹啓　衆賀啓六十九　天台寺故

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衆啓伏惟殿下睿德自天恭膺儲副生民慶賴萬國歡寧凡在道俗莫不舞抃況復越等早蒙覆護曲奉慈恩不任悅豫之誠謹遣僧使灌頂智璪等奉啓以聞謹啓　衆謝遣寺成啟　仁壽元年十月三日六十八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衆啓伏聞龍樹遣化天竺爲立伽藍寶誌云亡梁國咸修聞善良由菩薩本誓互相顯發凡是贊聞但知稱讚伏惟已以和尚興難思之德作天人之師安禪涅槃示希有事披按經律千載一聞妙德昭彰興於聖世伏惟尊師重道爰搆伽藍建立之所甚得山相先師審言其地必待良緣追尋此記攝會今日即寺居五峯之内夾兩澗之流堂殿華敞房宇嚴秘方之淨土用集神仙咸就已來先師恒無影迹聖境雖遥有感斯應既興塔廟故現實奇爰示諸諸感同攝受越等膺滂齒門徒仰慰採宇俯勵心力常於寺内别修齋懺恒尋禪禮庶藉熏修奉酬聖澤不任喜荷謹遣使灌頂智璪奉啓謝聞謹啓　僧使對皇太子問荅六十九　仁壽元年十一月初三日右庶子張衡宣令僧使灌頂智璪進内齋令旨自問先師亡後有何靈異對云先師以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結加趺坐遷神入滅到十八年四月十六日衆於初夜各就繩牀方欲攝念僧名道脩見先師服本衣裳手提

竹杖從西戶入倚望少時從同心淨域勝土莊嚴幸僧衆無虧熏煉不辭冥力深扶入功多愧令遣員外散騎侍郎兼通事舍人張乾威送僧使灌頂等還山於寺設會稽首接足十方三世一切三寶無量幽顯現前大衆以此功德仰資先師智者早證正覺具如臨終證現已生安養唄來留瑞久現彌陀踵武觀音迹衛大勢廻眸來視不捨娑婆轉盻南閻攜擕寰旦滄溟巨海尚不讓於涓流萬華峻極安肯拂於微塵敢陳薄供願垂攝受當使無邊法身盡登甘露無量化影咸遊醍醐涅槃粲之不可窮般若味之而不竭盡我念力導我師道銷我煩惱滿我誓願現在未來長慧提拔家國眷屬俱入大乘密住潛來恒垂影響塵勞障累銷除隱塞究竟等虛空圓滿如法界斯則大師勝力諸佛荷擔弟子銜慈出如來藏無離文字以求解脫文字之性即解脫也不著世間如蓮華常善入於空寂行達諸法相無罣礙稽首如空無所依　皇太子於天台設齋願文七十一　菩薩戒弟子皇太子總持稽首和南十方三世法佛報佛應佛法身應身化身諸佛所師所謂法也以法常故諸佛亦常佛常法常比丘僧常世間皆空而實不空諸佛妙有而實不有不有而有不空而空至寂恬然始名至樂凡情斯報皆生極苦迷之者則生盲皓首得之者則罔像玄珠弟子幸

憑勝緣微因宿種方使智度生在佛家至尊皇后慈仁胎教有八王子日月燈明之恩十六沙彌大通智勝之勗加以簡茲淮海欽尚釋門先師天台智者顗禪師膺請江都授菩薩戒由是開悟歸憑有在而夢楹託訊梁木先顔合掌安禪端坐示滅于今數載儼然若思適現儀形續於光啟禪指之聲寰于龕室僧使報述遐邇贊踊皆由佛法僧力感應相關泯引舍靈故現斯瑞肅奉明詔暫輟監國巡慰淮海銜顧眄黎思報佛恩少酬師道以今大隨仁壽元年歲次辛酉十二月十七日謹遣員外散騎侍郎通事舍人張乾威到天台山寺敬設蔬飯雖誦八水多慙百味庶同純陀之味供有如淨名之選請色香細軟徧滿十方歡喜甘餐寧唯百億天仙龍神並希雲布任持世界盡望星羅以智者之分身納師資之攝受經稱信爲能入智爲能度願銷甘露咸濟苦海應變撤土通同淨國天覆地載長轉金輪七廟六宗永安玉座本致百世紹隆萬紀男女纚素皆染大乘水陸空行咸知佛性須彌入於芥子未足成難食頃猶如巨劫曷以爲怪井蛙不識江海蚊睫安知鵬翼以我今懺並乞冰銷以我今誠皆入願海發菩提心徧在諸物菩提心者即是佛心下度衆生上求佛果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以無所得即菩提心無所得即是得無所得稽首歸命十方

三寶。皇太子令書與天台山衆七十二 僧使灌頂智璪至覽十一月
三日書并隊靈龕應迹現形放光揮指流青應念傳響斯實不思議力變
化多方感悟有緣示希有事慎然追遠感歎相深在昔雙林示滅非滅多
寶獨塔俟時發現及在狼迹迦葉分身乃至鷲山迦文留影眉毫散彩。指
端宸室豈非像教能度無邊是大因緣聞善知識永惟宿昔獲承師範德
音盈耳神光在目方憑靈瑞係踵菩提肅承靈誥宣慰南服山衆法侯同
志爲友會威等侶方共舟航歲暮凝寒念皆道勝天台名嶽海岸所推脩
建大林多慙重闕三時設供四事不周相甘禪悅以同法喜其間敬德信
次相聞今遣員外散騎侍郎張乾威送僧使還山於舊所設供庶同甘露
能變龕溢亦運香積證道融銷害不盡言反此無悉揚廣和南僧使灌頂
等所領令施物目仁壽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白石香爐一具并香合三
枚 大銅鐘一口 鵝納袈裟一領 鵝納褊袒二領 四十九尺幡七
口 黃綾裙一腰 氈二百領 綠布衹文二領 小幡一百口 和香
二合 胡桃一籠 衣物三百段 柰麨一合 石鹽一合 酥六餅
衆謝啓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衆啓使人兼通事舍人張乾
威至謹領前件物等並皆完淨仍即陳羅光師舍利龕前具宣來令并唱
施物。又千僧法齋伏惟弘護鼓勸慈澤周至香爐微妙天匠莊嚴洪鐘和
雅震集凡聖勝幡舒旆疑懸梵宮酥餅盈挑請同香積法衣淨飾無著離
塵氈物豐多驚眩視聽千僧雲集布滿山庭爰降王人光顯林谷奉對靈
龕必神通攝受標擬衆聖冥顧海莊嚴越等凡微謬當恩沐慈潤重沓難
可克勝合衆度度如履冰力不任載荷之至謹啓謝聞謹啓仁壽二年正
月六日 皇太子重令書七十四 灌頂智璪等至柱寺衆來書財施爲
輕法門標重檀波羅蜜般若尊成不具兩緣寧俱解脫施奇感共忘言理
至迹捐寧復辭弗揚廣和南右庶子王弘宣令施天台物目 飛龍綾法
衣一百六十領幡一百五十張 光明鹽一石 酥五餅衆謝啓 天台
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衆啓慈澤隆重喜捨頻煩僧使復還復蒙恩
賚 雜彩勝幡 莊嚴殿宇 綾羅法服 光洽衆僧猶酥五餅充去身
患光明一斛藥食兼濃越等山野冥揮分衛今則被服溫華食味珍甘不
自度量鍋增戰懼不任欵悚謹啓謝聞謹啓仁壽二年四月十五日右庶
子張衡宣令慧日道場僧慧莊法論二師於東宮講淨名經全用智者疏
判釋經文一日兩時躬親臨聽令揚州總管府遣參軍張諝到天台有請
安智者法華義者一人仍賚疏入京使到寺寺差灌頂隨使應令疏到付

司繕寫竟付灌頂校勘勘訖入宮受持右庶子張衡宣令引灌頂入辭
面奏仁壽二年八月十八日。令旨云弟子重先師法門故相勞苦師亦須
爲法勿以爲辭。令遣大都督陸智興送師還寺爲和南大衆好依先師法
用行道勿損風望也好去并有布施 飛龍綾法衣三百二十領 猫牛
酥兩餅 光明鹽一斛 右庶子張衡宣令別賜灌頂物 金縷成繡勒
像并夾侍菩薩 聖僧周匝五十三佛 織成經幢七張 織成經袋
二口 熏陸香一百斤 酥合和香一斤 又令書一函 與衆人遣揚
州司功參軍蔡恪到爲智者設千僧齋仁壽四年皇太子登極衆遣賀啓
七十七天台寺沙門智越一衆啓竊聞金輪紺寶弃世相傳重離少陽時
乘御辨伏惟皇帝菩薩聖業平成纂臨洪祚四海萬邦道俗稱幸越等不
任喜踴之至謹遣僧使智璪奉啓以聞謹啓仁壽四年十一月三日括州
臨海縣天台寺僧智越等啓 皇帝敕問括州天台寺沙門智越法師等
餘寒道體如宜也僧使智璪至得書具意大業元年正月十三日柱國內
史令莒國公臣木上大都督兼內史侍郎臣虞世基兼內史舍人臣封德
彝舍人封德彝宣敕僧使智璪云師能如此遠來在道寒苦好去還寺。宣
朕意向大衆好行道勿損先師風望右僕射蘇宣敕賜天台寺物五百段
至揚州庫參軍向德元送物到寺。衆謝啓。天台寺沙門智越等啓。使
智璪還奉宣正月十三日敕旨并施物五百段謹即集衆佛前。敬對使人
如法呪願越等有幸喜逢聖世伏蒙慈救喜懼已隆復領厚賚恩賜彌重
竊惟輪王地水已覺難消況天府妙物寧恭受用庶藉慈又承佛力罄
竭心膂導師遺訓專修禮誦上答天澤不任悚荷之至謹附揚州使奉謝
以聞謹啓大業元年三月十七日 輿駕巡江都宮寺衆參啓天台寺沙
門智越一衆啓仲秋已冷伏惟皇帝陛下起居萬福越等早蒙垂覆曲荷
慈恩山衆常侍安心奉國行道伏聞輿駕巡撫江都寺衆欣踊不任馳戀
之誠謹遣僧使智璪奉啓以聞謹啓大業元年八月三十日九月十九日
僧使智璪於楚州華林園通起居表通事舍人李大方宣 敕云師能如
許遠道來在路辛苦至揚州與師相見九月二十六日共諸州僧使引對
大牙殿前郢國公蘇威宣 敕云和南師等漸冷師等各堪行道弟子巡
撫舊住師等故能來相覓師等好去十一月二十日舍人李大方引入殿
口敕云師上座坐坐訖黃門侍郎張衡宣 敕云師等是先師之寺僧衆
和合不相諍競是非不璪欲起對 敕云師坐師坐勿起璪對云門人一
衆掃灑先師之寺上下和如水乳盡此一生奉國行道不敢有競是非常

以寂心戰懼敕云好張衛入宣　敕云師等既是先師之寺行道與諸處
同爲當有異對云先師之法與諸寺有異六時行道四時坐禪處則行道
場常以行法來爲至尊敕旨云大好大好張衛入宣　敕云師等既是行
道之衆勿容受北僧及外州客僧乃至私度出家冒死相替頻多欺僞並
不得容受對云天台一寺即是天之所覆寺立常常不敢容外已客僧乃
至私度以生代死　敕云好張衛入宣　敕云弟子爲先師度四十九人
出家侍寺受業恐繼於後師可撿校有道心者必須依籍入非私度者對
云爾張衛入宣　敕云爾後更聞先師龕以不對云仁壽元年來敕聞竟
爾後更不敢聞敕旨云知張衛入宣　敕云師還寺不更聞先師龕必當
大異對云爾　敕旨云弟子欲爲先師造碑先師有若爲行狀對云先師
從生以來訖至無常其間靈異非止一條並是弟子灌頂記錄爲行狀一
卷由在山内未敢啓　敕云大好大好弟子正欲爲先師造碑師等可即
將隨使人出對云爾張衛入宣　敕云聞灌頂師何在對云灌頂師在寺
本應出來參見爲患痢四十餘日不堪在道敕云好張衛入宣　敕云師
等僧悉在寺不勿使名係在寺身住於外對云先師在世有十條制約名
係於寺若身居別處則不同止敕云大好大好張衛入宣　敕云師寺僧

有穿漏欹斜不對云當起寺時既是春初竹木並非時節至今已有穿漏
亦得臨海鎮官人恒撿校修理　敕云好若未整頓弟子即敕使人撿校
對云爾張衛入宣　敕云施師物充師等衣資勿作餘用欲作功德亦得
須得弟子意弟子有師與餘有異供給繼連必令不斷勿使寺僧在外多
求損先師之後對云爾張衛入宣　敕云弟子遣使送師等還寺爲先師
作功德度人出家竟可聞師龕必當大異師可急去功德竟師等即隨使
人出對云爾璪等起辭　敕云弟子已荅大衆書竟對云爾辭出到棲霊
寺秘書監柳顧言來宣敕云我意令公爲智者製碑若非公作則不得我
心可語僧使急將行狀出至二月即取碑成　敕揚州僧五十人云經論
之内若爲尊於師氏勝於智者人前爲智者造寺構因山稱經論之内復
有勝名可各述所懷朕自詳擇諸僧表戒師有行者聖表寺爲禪門五淨
居其表未奏僧使智璪啓云昔陳世有定光禪師德行難測遣神已後智
者夢見其靈云今欲造寺未是其時若三國爲一家有大力勢人當爲禪
師起寺寺若成國即清必呼爲國清寺伏聞敕旨欲立寺名不敢默然謹
以啓聞謹啓通事舍人李大方奏聞敕云此是我先師之靈瑞
即用即用可取大牙殷勝旗以雌黃書以大篆付使人安寺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三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二　一屋

錄

竊憤錄天輔十五年，宋紹興二年，歲在壬子，或見帝在御衙衙閒，
內有一老叟自稱亦是京師人，與上皇話舊云：天城陷日
為虜流移至此，見上皇每每相對泣下。又言正月元夕，燕山風景，於門下
金盞賜酒，相持大哭。偶城中主者年老，胡官乘馬過其前，怒曰：安可效他
於是處？乃以鞭抵上皇背，少帝亦遭此辱，老叟呈服，亦遭箠撻十餘。遂令
右右復引二帝入小室閉門，自此不容出入，無復到街衢。或日監守者阿
計督曰：今日此城主老胡官已死矣，可再出遊，不妨散步。人民無敢與帝
語者，亦無敢供饋食者。問其前日老叟，則云死矣。二人靜處，阿計督於條
中出片紙，上書紹興二字。帝曰：且喜江南漸平，以淮為界矣。帝曰：紹興
者何？阿計督曰：南朝皇帝年號也。問之，相救尚未十分定，恐南朝卻侵
河南河北之地矣。帝曰：我在此思之，乞死矣。阿計督又論此事。或曰五國
新城同知到，即今自太寸也，名曰仆歡，自燕京來，乃一步朗，引侍妾數人
坐廳上，二帝於廳下謁之，賜酒肉，曰：此地去燕京稍遠，可以保護。自屏後
呼其妻出拜二帝，曰：此女汝家人也。婦人出拜，已衣胡服，二帝不能識之，
乃云：記得父是今上官家弟，不知為何王名位。自此稍待其夫婦相顧，頗
緩拘禁。或日有牌使至五國城，寘北國皇帝勑曰：契勘皇后趙氏已發為
庶人，賜死。令仆歡妻趙氏是庶人親妹，及親屬不律介妻，亦是庶人親妹，
並合賜死。令仆歡夫妻拜命訖，婦人泣下如雨，其夫亦泣下。牌使遣人以
棒敲殺之，取其首去，且戒仆歡夫婦數日不止。自此復拘二帝如前。又或
阿計督善監視，且不知發后之由。或日阿計督傳所聞事白帝曰：先是南
朝肅王女為郎主妻，前日因妬忌已殺之。又以荊王女為妃，生一男，生一
女，今已立為皇后。因在宮中與郎主爽恭言語犯之，郎主厲聲曰：你道我
欽殺趙妃也，欽殺趙后。后泣下而起，衣冠侍罷，金主怒不已，遂入外罪院，
汴宮振聞所因也。內侍錄唱列者，又講后有私於人，又有怨言，又與韋夫
人密語，饑內言訖泣下，每月朔望焚香南面再拜，凡此言二十餘事。金主
遂大怒，賜死外羅院。以主與后俱為燕京官妻十餘人，並賜死，故及仆
歡之妻也。自趙之死，上皇因拘禁日甚，又慮朝夕不測，乃以衣成索，經梁
柱間，欲自盡，少帝覺而持下，泣曰：不可如此。且父子不孝無道，致君父于者

此。陛下求死，臣何容於世，為萬世罪人矣。監者或知之者，以湯先飲，自此
不能食者數日，日既困憊，難使獨之往，少帝從行，況室中只可容二人，鄰
近制護送所止。監者阿計督則時以寬容，見勉終不能食。日又於室中土
兀上，阿計督時以不雲木煎湯饋之，云：此中無藥物，有疾者只煎此木作
湯飲之自愈。其不雲木者，初生無枝葉，將地中生，城北最盛。天氣晴和則
掘地求之，色如桂楊柳，大小如筋，長及數十步，屈曲而生。上皇服之少定。
又云此木可以占病之吉凶，初煎沸湯數次之間，其子浮者病即愈，沈者
即死，半沉浮者病久不愈。或日天氣凝冱，天雨雹大者如雞子，小者如彈
子，蓋地數寸，百鳥皆死，人避之不及，亦有少損。是日阿計督有疾，諸不出
口，昏默困臥。少帝憂之，令監守求不雲木，帝手自煎湯，有木浮於湯面，如
旋轉狀不止。帝自持令阿計督服之，是夜出汗如雨，遂無餘疾。是歲郎主
以賜到布帛等，但冬月極寒，必居土坑中，容身以避寒氣。天輔十六年春
正月間，金主生辰，不賜酒肉，云郎主以疾免宴。或云郎主已歸天，或云皇
孫即位，流聞不一。元宵亦不放燈。後一日大雪，有雷電，俄頃雪止日蝕，
天地晦暗，移少乃復。或曰天氣大和，阿計督曰：今日寒食節，北國例並祭
先祖，燒紙錢，埋肉脯，遊賞外各在水際。或為主者所戒，不敢放二帝出外
觀之。是日城中大火，屋宇焚蕩皆盡，死者六十餘人，護衛人亡失大半。阿
計督左右皆亦摩亂，鬚髮皆焦。帝所居室燒及大半，帝與上皇因火勢甚，
手搭其窗，窗折，身體亦有傷，衣服皆焦。二帝相謂曰：初見火起時，言傾死
於火中，及至大至室前，如有人扶披而出，並不犯折窗之事。是日飲食都
無。後數日或定，或日有甲兵至，自言從西明州來，知此處有火，故來救援，
所係林木營造屋舍，修葺如故。後去官字再作帝所居室等。阿計督因火
焚損一臂，不可持物。少帝因大變，亦疾二指，不可屈伸。或日天大風，晝暝
不見人物，天雨粹子如豆，地深數寸，不知何來，彼人亦有磨而作食者。大
火之後，非此不可養人，開知遣物來除，自有戒理，不可以常理測也。或日
阿計督曰：此日乃十月一日也。我從二人今已七年，何時復還燕京，傳見
父母。今天漸寒，衣袂又無，火火之後為之奈何。忽聞有新差同知到官，乃
一錦胡人，坐於廳上，引二帝立廳下，呼阿計督曰：朝廷令汝監守趙某今
已七八年，前日大火起，莫是有生事如此繼好公事？呼左右鞭背三十。阿
計督呼呼不已，乃赦之。自此阿計督不復親近二帝，每對彼人，則佯大罵。
或日新差主者令酒肉坐于庭上，若宴飲狀，半醉，有一奴自外突入，手持
刀，徑升廳，鞭斬主者，斷其首，呼衆曰：我有父曰遂，碎因小過為他所殺。有

母又爲他所私我又日受嚴官不能堪母自屏後出持刀入室盡殺其老幼二十餘人自外入又執其母并奴斷其首而去內中有一人云我本不至此緣趙某父子在此我等自燕京五千餘里遠來至此遭此毒害今日若不殺滅趙某父子則他日不無損害于人所我等亦無由回京今乘亂而殺之官家亦不罪我帝自室中聞之視曰死且不惡但死矣爲常二十餘人欲向帝室有一人或止之曰不可若殺之我等安歸燕京莫若分十餘人持雙首以達兩明州次日有一胡人引阿計替至室前相謂曰昨日非我勸止汝與我衆人皆死是日阿計替之子并其婦並爲人所殺不知是何人蓋乘其亂也阿計替先以其婦救其弟故其婦又爲人殺之二帝緣前夕之亂驚悸愈不安二帝神情不安有如風疾或日秋至阿計替共將羊尾衆購紬帛胡婦織以成服稍可禦寒而二帝每起居聞高聲大呼必震驚失措以爲人將害已阿計替時以不雲本蘸湯上供然亦時時視東視帝是歲中亦如常年振土坑以居飲食或有或無其載在前天輔十七年宋紹興四年歲在甲寅或曰金主生辰已過例有少酒肉不數日聞有虜人數輩盡白衣以布纏頭且白帝曰金國皇帝已歸天今左右及中民并二帝並以白衣經首且云曰二月十八日歸天立太子完顏亶

爲君即位改元天眷有赦到此時亦得少蘇或日傳金主已葬諡新天子以兵五萬發二太子往湖南取地界去也先皇諡曰主聖文武大德聖皇帝廟號太宗或日有人走報主者云岐王到來請出城迎接良久岐王至坐庭上二帝自窗外望之空空然有人立室前見此完顏亮良久使人引二帝至庭下而責曰汝南國人無道勞我師徒連年不息狀盡江南人取盡江南地却未與你理會未晚呼左右曰且牽去牢閉防護或曰有衆人稱今朝十月一日上皇感泣謂少帝曰不見天字八年矣今親此身恐去死不遠雖以後去中原汝直壯年可以勉強以祖宗基業爲念思雪父母之讎汝與九哥二人兄弟共之言訖二帝並泣下不止自此上皇又耳聵行步不前終日伏在土塌而已或日雪深數尺有天使乘馬過五國城自宣言北國皇帝已滅南宋立劉皇帝爲君南朝人已爲大軍驅逐入海矣帝泣下移時不止相謂祖宗二百年之統緒滅於吾父子之手爲萬世笑理跡慷慨不若矣天眷二年正月初有百姓扶老攜幼至五國城者數百人皆曰由燕京至此恐有罪之人流徙而來自此城中稍稍人有經營人所至者流言已獲南朝康王乎九哥也在燕京獄中吾等數百人皆是說朝廷事者計會合誅遣皇帝誕日赦得免罪流於此地時有到官府中帝

所居室前賀餅者言皆如此帝相謂曰前聞收紹興私自意非吉兆蓋刀居口上也或日春深草木不甚萌茂有一使到官府中呼二帝至庭下且言宣北國命曰新皇帝即位已收得康王在燕京趙某父子更移往均州卻令康王入均州即日極行次日出城時百姓皆在城外野塗阿計替曰從均州去又五百里路極艱惡然有民人千餘故乃契丹之福州緣京國破契丹日本州人不歸順衆兵圍之力窮乃降故改今名約行六十里日色已黑路不可辨狐狸悲嘷林麓間微風細雨猶不順人世隨行有三十餘人皆有所責之語不甚明曉耳鳴火鳥繚繞無止宿處皆坐於地至天曉人行有齎乾糧者於路傍坎中取水啗之良久衆皆咳痛不能飲言蓋其爲水所傷移時方退喉舌乃開二帝至是愈艱行至曉又如前宿于林中地皆磽确或有水澤草莽數野若非人所常行之路阿計替曰此恐非正路遂歷問從行人其中有一人曰我曾往均州此非正途乃僻惡小逕耳遂復倒行上皇不能徒步少帝或負之及三里路許方及正路入一大林涉水而過乃得平正其路甚廣然其地皆浮沙無衆足恐如行泥淖中漫至踝常不見足雨時衆人皆失鞋履帝及上皇亦失之爲死棘所損血流趾間苦楚不能行步暫息於小坡石上日已晡矣方上早食迨至所經

行一二十里路中所遇者三五人時有老翁奴在路心疾而死遂卧於沙中以手擁之而去如此行數日只見天色陰晦若重霧罩人其氣入口鼻中嗽人皆出血或日行次見野雉二十餘隻飛鳴于地如爭谷粒積之乃就食一蛇已爲咀嚼尚有七八尺其首三岐體皆青岩已無鱗頂刺尚喙無復少留其雉飛鳴更相鬪擲或至死者移時尤存大雉雉出衆餘死於地者十七八隻中有一胡人年十餘手持一刀與大雉高下飛翻之斷其首飲其血逃回皆分裂肚腹手所持刀不落纖頂有入自地升空者而去左右驚悸不知其爲何故也初虜人見蛇雉鬪鳴皆稽首北面再拜數次乃衆取雉去或日行至一古廟無藩籬之類惟有石像數身皆若胡中酋長鐫刻甚巧其一人能言此乃春秋時將軍李牧祠不知其建廟之因其像室前有井皆石砌其面好瑩如碼碯其井相傳深百丈每漢感則井泉枯竭胡或則井泉泛溢以土塊投其中則其聲如牛吼其水以能治病其人日與井未減日廟皆隳燼屋宇悉壯麗其毀折已十年矣我在幼時見說此像乃唐韻刹可汗自長安攜石匠至此采石作像工甚奇巧其隨行之人各於腰下取皮袋備首就井中取水其水清徹飲之甚甘阿計替曰此水甘冽金國福無盡矣二帝見神祝曰金國之感井水可卜傳聞九哥之

遣繫縛。吾國已滅，未見的耗。若神有靈，容我一占以見。乃自神曰：吾國復興，望神起立。帝之意蓋為中國不復興，如神之不能立也。故有此祝。設求之可。良久，石像間有聲如雷。才哉迭振，如踴躍之狀。眾視之，起立於室中。狀理挾旗如故。眾大驚。帝遽拱手稽首。父子再拜稱慶。上皇謂少帝曰：吾父子之歸期可作一卜。少帝欲再卜之。從者促行，不果而去。越日，行至一城，荒甚，間有屋宇市肆及官府。阿計替隨行人曰：汝眾中有五國城中人否。有即可前行。時有三人令前行至庭下，見二三小兒立於庭上，皆衣飾。飢乃矢皆聲持笑語。見帝與眾人，倚柱帶梁，忽爾不見。俄有明官坐庭上，引見二帝，言語而不可曉。少頃帝出，趨行街衢，似有踪跡。飲食亦有可意者。是日夕陰晦，未青和煦，歷數日。在城中聽其居民言語，皆不可曉。其攜呼唯有三人是五國城隨二帝及眾人至此地者，常以彼處人言語為之釋。越日，眾人及帝在市井間見百姓十數人，皆被土人擊斂，持兵仗旗幟，牽二牛，上各坐一男一女，皆斷其首，以縛其牛背，滴血滿身。其小兒首用索縛於牛項之下，云往官府祀神去也。帝相隨至官府中庭下，鳴鼓拔刀網。至相聞聲，請神祀禱。亦有巫者殊服異冠，振鈴擊鼓於前。羅列血流布地。請為首者皆跪膝胡拜，言尤不可辨。少頃，就牛上取男女于地，僕碎其肉，列器皿中。又進庭，刳其血盛器中。其二男女首乃於庭上梁間作聲如雷。有三兒三人自梁棟中循柱而下，手足在手，跳躍笑語，皆長衣躡足。近視之，並有三目。取器中血，眾而啗食之。其庭下鼓聲大作，遂起食其牛。畝舞大喜而不食。往趨于二帝前拜伏，如小兒見長者之狀，移時不起。少帝以遙吞拜。上皇不之見。少帝乃語之。禮畢，又欲回身走避。其小兒與身復升庭，循柱於梁間作聲如雷。不復見矣。彼人皆向帝作言語云云，然不可辨。五國城人解曰：我祀此人數世于此地，初未嘗見有此歸伏之禮，有如此之敬。帝必天人也。遂以其血并肉作食。眾嘆之而去。帝令阿計替問何神。云胡中之妖神。每歲兩祭，牢用人牛。每喜則雨及時，怒則風雨失候。常執人以口嚙而吸其血而止。令拜於帝前，可知大王無窮前途也。越日，有一人持食一器，曰：此是均州所產稻米也。視之，堅硬如參飯，內有黃仁。爵破食之，數日不識。肢痛泄瀉，又兩方定。上皇食之，手足軟弱，不可行步。執物。其人說此物初生，多在沙磧中。苗如蘆葦，高七八尺。盛者中結穗，每穗可一二合。外有黑殼，用木棒打開，取仁食之。彼人呼汝加。又有茶酬草。其樹高三尺，葉如南棣華而氣已。皆有白點黃花。花開四出，如手大，黑色。成有八出者。結實大如拳。使熟可食，其甘若蜜。彼人呼其果曰茶酬子。又有

野惡草，生布蓋野，如南方艾蒿之屬。彼人種而方生，採以為薪，主夜無燈。惟此城中北大石坑中水，漬汶加及茶酬、野惡草三種，其水稠如南方之油。冬間大雪，凡自滿漫廣野，經旬有不止者。人皆入土坑中蟄伏居止。布汶加諸草苗于其中，自然溫暖。其他異於人世者不一，今不復錄，皆淫慝事也。二帝凡在均州經夏及冬。上皇疾甚，不食已旬日，不復有氣。彼中疾者止取茶酬子咬，即愈。少帝使求及令上皇啗之，言其味甚苦，吐之不及下咽，而帳間已而成瘡疾，布滿矣。又為從行人移置泥地濕澤中居止。周此大圍。天眷三年，宋紹興六年，歲在丙辰，正月旦。其彼以相賀。但二人相見，以手交腹，歌舞笑語為禮而止。至元宵亦張燈，皆以坑水漬汶加、茶酬子等，以苗莖為炷而燃之。是日其他令男女合婚，皆以高低已擇相等者為偶合之式，會于城北大擇日。從民使自配之。仍於其地即使交加。事畢，男負女而歸。越日，梅孛郎大王來均州，市易打裤。至其人約十餘，皆皂衣跣足，言語不可曉，物亦不可名。以易羅段，牛與均州人同飲其血，以代酒也。已此者如吸鴆蒸。復以物兩崖送輸官而去。越日，早帝自土坑中顧視上皇，則僵踞死矣。少帝嗚咽不勝其慟。阿計替勉帝曰：可就此中埋藏。問其后乃云無埋瘞之地。此地死者，必以火焚尸及半，以杖擊之，投州石坑中。由是此水可作燈油也。語未已，隨即護人已自官中，乃引彼土人五七人往入坑中，以木共貫上皇而去。少帝號泣從之。直至一石坑之前，擧尸於其傍。用茶酬及野惡草焚之。焦爛及半，復以水滅之。以木杖貫其尸，曳行棄坑中。其尸直下至坑底。少帝止之不可，但躑躅於地大哭而已。少帝亦欲投坑中，左右救其搖止之，曰：古來有生人投死于中，不可作油。此水頓清。爭力挽之。少帝究其日月，則天眷三年三月六日也。阿計替與眾人從帝行甚速。越日，有牌使到州，引帝至庭下，宣聖旨曰：天水郡公趙某，比聞已死。其子天水侯可特與移往源昌州聽命。少帝聞之大哭。阿計替曰：且喜。帝曰：何以為喜？阿計替曰：此地去源昌州六百里，卻是南地。若去燕京稍近。此乃郎主知上皇死，特大王移入近地也。來日遂起發均州，行從西南去。隨行人北來時又死及半，止有十三人。內人死亦有焚棄坑中。此行少帝與阿計替并眾人共十五人而已。帝日日哭泣不止，衣裾破弊。隨行人及帝皆如鬼形。所行之路稍平坦，好行，非昔日往來之路矣。亦有人物居息。路傍間花野草，生花皆青白二色，合成一花。日夕所食皆乾糧。越日至一河，水不甚深廣，遂於下流淺水中，眾人步涉。時帝及人從皆跣足。計替曰：今路已近南，稍稍可行。阿問於今言去燕京為正路，惟大王勉強之。帝

曰千里萬苦父母妻子俱死二子伶仃獨存不死何爲偏北國皇帝恩遣半賜誅戮亦猶生耳庶見如此勞苦自東京至此跋涉已六千里路矣計替曰賴我隨行若他人則大王已死久矣帝曰所苦者上皇之崩非其地狂囊坑水不幸之大計替曰勿思可也其路邊間亦時有人來往皆胡虜人也或日登一小山坡引領南望塵埃薨天帝曰吾見此塵埃精神已折矣在雲中五國城兩三次驚怛而已左右曰此北國城內如出獵也時天氣頗和近四月天高日明狐兔競遠皆出坡下犬吞而死者三四頭人從截取之以刀剝石取火以草爇之用狐腸胃矣而食之從此又行五六日達源昌州或日入城見其色甚壯其間如者乃是阿骨打從兒孫名赤擊喝計替引帝至庭下見之少帝視其人戴納金帶左右列侍三十餘人面頰瑩白如婦女之姿極爲俊麗請帝曰汝是南朝少帝乎遠來辛苦帝唯唯又曰聞汝父母皆死北國皇帝放推恩移汝在此無苦煩惱令左右曰以蓋酒餚肉賜帝與同食於廡下食畢赤擊喝居帝至庭下指問曰汝年若干而頭白若此帝曰某年三十六而跋涉數千里之遠安得不頭白時帝鬚髯長數寸餘赤擊喝云吾北國皇帝太祖在日與衆共不足屬併之於其他故鋭意欲滅其國豈較南朝宋朝而汝國中賊人不順天命妄與

我家自結邊釁奸邪闕黨以至於此而國不可解矣今皇帝是我姓孫此間有兵萬餘鎮守此地汝但安心莫憂今引帝出居小室其中有床褥但日夕所食粗糲乃與計替同宿計替曰賴得同知見大王甚喜且安心忍使有移南之理乃天眷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凡在源昌州居止經年餘至天眷四年終而止

竊憤續錄

金國天眷四年歲在丁巳是爲宋高宗皇帝紹興七年也十一月十月戊戌金人廢偽齊皇帝劉豫爲河南道行行臺傳送燕京因于相王寺仍殺其劉瓊劉玨於相郡遷居天水郡侯趙某於源昌州西行二日抵廣州行二日抵廣水者渡而南七日抵壽州行二日至易州所經行者路皆榛荊犬路頗平易行每州各有一同知如州縣但有軍兵市井所至州郡間有遺帝衣服鑽帝飲食所行隨護一十七人帝起源昌州前行六十里是宿於野林飲食亦微有乾糧等是夕亦有大月出自天東陰晦中雖有光而不能照計替曰今日月晝那得有月饑大月下又有一月相似中發紅光燦天數十丈其聲如雷是月郎主政陳鄭二王大后之處也十二月行次雪大作半地數人有野馬數百飛爭雪中如雀鵲狀視其地有死狸兩頭在雪中良久群馬食狸之肉殆盡皮毛無餘其群馬伏地化爲鼠皮毛紛落走入雪中土內皆不見其變未全者尚餘鼠首馬翼死轉雪中隨行中有一人曰此土有此物遇雪中若食狸者皆化爲鼠皆穴地數十丈而去或日行次帝見足間出血不止行不可進痛不可忍中有一人名阿父董以小刀於帝足間剝去一片如錢大曰若不如此良久必潰此一足緣此沙中有蟲入肉中作毒致也或日有一將軍領兵數百云自黃龍府來往燕京麾下人備言其勇常駐一鎗於地謂能出之者以兒呼之晝數百人莫能出之者其人以兩手指出之衆伏其勇帝問其名則曰阿稅務里也又能夜入他軍中見物如白日由是殺人無所施其勇帝與諸人立路傍林中俟其過而後行或日行次鹿水至深而碧色無上下源流云其水自地中出亦自地中涸無舟而渡闊約五丈水中生螺如拳大深黑色民或採而食之岸邊生草如蒲色黑如漆其葉翦可採而食岸人績以爲布如南方之木棉相似其水中亦有魚如常魚碧色有二足能鳴如雞聲捕之者用長竹上安鐵叉刺之可得土人云可生喫如南方食鱠云或日行次壽州見同知乃云是真定府人大觀中爲軍於安肅軍周犯宥避罪北入見丹坡以射上大金見

帝亦懇苦自云大觀中北走至此數二十年老矣亦遺有酒肉少許阿計替與之言語甚悵和是晚宿於壽之官舍左廡夜及半聞室中謂阿計替曰此間亦有妓押者鄉詞然腔調不成亦何由至此消明月　阿計替詢問其誰且曰娃斛律君思乃詢問昨日所唱女子且曰金國皇帝所賜婢妾問之乃東京百王宮相王女今年已十七矣甚姚美昨日唱罷亦語我曰前面宿底官人似我家叔我答云便是南國官家其女悲泣至今不已帝聞之以爲泣下左右促行乃出城是日宿於城外一寺中視其殿中佛像俱無惟石刻二胡婦而已無諸供養空寺閴然是夕有微月晴中見天狀積百十爲群分而復合或日天氣和煦所行路中青草夾路雜以野花皆紫色路之左右亦有耕者其牛頭皆不甚大而白者尤多角及如羊見諸人至有獻酒食者云此地必有神明事之最靈每遇有貴人到此地其神必先期一夕報人夢中云來日有貴人自何方至故我等備酒物出獻昨夜夢神來報云明日有天羅王自南北而來衣青袍從者十七人是阿父遣來路上祇候有酒肉來獻阿計替併帝受之帝謂曰汝神廟在何地民引手指示曰山阜間有屋三間是也帝與計替共往其祠入門如聞人揖贊若三十餘人贊衆人皆詩之既至像前視其神亦石刻乃一婦人

狀手所執劍則鐵爲之侍從者皆是婦人帝及衆人皆拱手稽顙而已既
出門入間如三十人唱喏問其名曰有名字曰無名也但稱將軍而已無夢
所見亦一婦人持劍持甲而來或傳曰乃契丹天皇后侍女之神也同出
往征伐從天皇王難粗沒於此矣天皇特爲立祠流傳至今帝及衆人皆
其威靈而行然天羅王之呼帝謂不知爲何意阿計替曰大王知之乎帝
曰不知也阿計替曰我幼年曾讀佛書有天羅王神名字今呼爲天羅王
神必如大王之身自天宮謫降也帝曰阿苦多難計替曰此定業難逃帝
哭而行或日在途去神祠百餘里望林麓間有火煙起及聞鐘聲計替曰
此必寺宇也乃起入其寺有二金剛鑄石爲之並拱手而立入其門亦有
一胡僧出迎逆登正堂視神像高大皆胡粧飾無他供器上有一石盂香
爐而已僧揖衆人之來帝答趙某自均州及源昌州來要往燕京去計替
曰此乃南國天子爲北國所執今往燕京皇帝前去路經此地故來此少
憩僧呼童子曰可點茶一甌與衆人喫時衆人與帝茶不知味十年矣阿
計替且思茶難得燕京以金一兩易茶一斤今荒村寺中反有茶極美飲
其茶味身體如去重甲之狀其茶器盡白石爲之衆人中亦有史宗泰者
二童子收茶器及胡僧皆趨堂後屏間而去移時不出阿計替等折謝而
告行共趨屏後求之則間無一空舍惟有竹堂後小室中有石刻一胡僧
二童子視其容貌則出而獻茶者也衆共嗟嘆阿計替立寺前拜帝曰王
歸國必矣我見爲大王賀自大王之北徙南面並有四祥是前途不可言
其吉凶也帝曰何謂四祥計替曰一者妖神出拜二者李牧難者三者女
將軍獻酒四者聖僧獻茶帝亦微笑謂計替曰使我有前途決可別吾丈
生之主也我不辱裕逐出寺行或日至一村落中有民三百餘戶及點舟
天皇之陵昔在道宗置守陵人于此曰是乃成城也帝至彼望林中草木
茂甚樹皆四合其中屋宇如官舍之狀時近夏皆草木繁茂之時也前有
石羊狻猊麒麟之屬皆斷折不完問其左右居人乃云其中塚墓去年長
人到此開掘取去金玉珠珠寶物甚多天皇王骨殖棄在大江水中帝聞
之感傷乃曰吾祖宗陵寢半在燕地半在洛陽想亦如此發掘也又注下
曰吾之父陛下沉水與天皇王落水一同吾母主路傍吾之長又寒以竹
屏何異狗豕之死吾之身又未審如何若死亦必不再此扶也或曰行次
見一穀屋宇如天皇王陵相似云是道宗陵遂望見堂中有紫衣人坐皆
發掘良久出其棺皆石也棺中有物人並取之紫衣者將逐遠不知爲何
物所可辨者一鏡照日映光射天地外並不知何物也既久見老衣丈二

人以竹器持骨殖云將石槨中骨棄於道遂碎而去之帝見之謂必道宗
也因如水中之天皇言不誑矣乃注下曰吾之祖宗骨殖亦如是也泣行
里餘乃止時帝行路中飲食精精可意人有民人相顧而立猜多在寺院
中及民舍間狀前後不侵再言意皆同此也或日行次路傍亦有木高丈
餘許其葉兩兩相對有花如盞大黃色曲有實亦相對大如木瓜綠色以
手觸之已成熟隨行人中有其利判者取而食之方入口齒盡並落如屑
舌黑如漆急吐之滿口已裂破出血如水流經日不能食經旬方已阿計
替曰聞其民云此名綠並子能碎骨角以泥彼中橐駝初生時以潤其蹄
則千里可行不聞則剛利如鐵衆而剝之則如刀騎之利除此及作骨角
外無用也或日行一鄉聚有居人數十家云此王昭君青塚也有塚墓在
焉碑石斷缺不可辨惟有題額皆八分字體亦不可辨識帝息於木下盛
暑中隨行人已皆疲困飲少息木下大風忽起濃雲自東南而升大雨
如注雷電交作帝與從人急趨民舍避之少頃雷電大震帝所居民家一
男一婦及二小兒皆死去儀有數丈大火流于帝前帝大驚兩人已死矣
其男婦背上皆有朱篆而不可識二小兒有朱篆可認云章悖悞三字帝
曰章惇誤國家京城之陷皆因此賊爲之今果執君是及雨止平地水深
尺許衆人皆不能行緣雨具不及也是晚宿民舍間問民曰此去燕京若
干曰尚有七百里曰此地何名曰檀州北斯縣也或日行次一州郡詢其
左右曰平順州也入其城屋甚雄壯其居民繁夥市井皆易類燕京阿計
替引帝入州見同知說乃舍於驛舍安泊亦給酒肉甚豐厚云七月七日
也其城中父母皆盛衣服携小兒遊戲市井中帝不得出驛舍小室以室
中亦有床椅几凳帳幔之屬帝見稽首曰使見天上矣時驛舍官中作酒
肆令百姓遊賞飲宴作樂窗客四合帝在室中遙見一胡婦携數女子皆
俊目艷麗聲音皆東京人也或吹簫或謳歌或舞或笑在席持盃勸客有
侍酒食者有侍錢物者其錢酒肉皆歸之婦手稍不及者胡婦以杖擊之
少帝與阿計替曰此間婦女何爲如此計替曰此佐酒乞丐女也少帝曰
吾在東京曾聞不曾見果有此輩帝曰胡婦何爲並其主也俄頃問知遣
吳衣丈持酒至帝室中謂衆曰官給酒肉食汝等就此飲既設席飲酒胡
婦不知其爲帝也亦淹淹二旬當女子入室中對人鳴咽吹不成曲帝問女
子曰吾與汝是鄉人汝是東京誰家女女子回顧胡婦稍遠乃曰我百王宮
魏王孫女也先曾嫁欽慈皇帝姪孫京城既陷爲賊所擄至此賣與富
人家作婢又遭主母詬撻復以我與此胡婦在此日夕求酒錢食物若不

又必遣胡婢纂楚焉。言訖，問帝見官人亦是來京人？想也是擄到此也。帝但泣下，不及遣，以酒肉遣去。武曰：經行歎賜，皆如中州，但風俗皆胡夷耳。次日至一州，問左右，曰：易州也。大率皆居中州，而繁華不及順州。同知亦呼帝至庭下，賜酒肉飲食，止宿則驛中也。城中有兵約萬餘，有中貴在此作監軍。城中所用銅錢，所飲食亦有參錢狀果。是夕地震，至曉不止。民有隨地耕者。小兒皆啼，牛馬夜鳴。又大風雨，紫明而止。城中有劉備廟，神像碑如棋子。數日行至一鎮，邑云平水鎮，若燕京則二十餘里。阿計替謂帝曰：未日至燕京矣。是晚宿山寺中，至是房户僧舍也。眾人與帝同座，共聽，間鄰舍僧語有問果否。二僧曰：宜傳無之，況他前身自是玉皇天子，因不聽玉皇說法，故謫降令在人間。又滅佛法，是以有北歸之禍。一僧曰：想已免歟？千里之外矣。一僧云：已免。一僧云：已水火中，葵之矣。少帝審聽，欲起排闥問之。眾人所疑才體隔礙，不及而止。又僧問曰：今南方康王如何？僧答且歎他，讀了周易六十四卦了，別作施行。又問曰：少帝此行如何？問至此帝，拱手聽之。答曰：他是天華王，不久亦歸天上，但不見馬足之報。言訖，又論二十餘事，皆金國中貴與南北臣僚，皆帝之所親識也。當來亦有可書，究其非可錄之本意。胡制之地，將至難唱，寂無所聞。時室中惟阿計替不寐，聽之甚審。捐約來日共究此事。須天明，阿計替同帝排户入其室，則屋垓廢地。若四十年無人迹至處，遠寺呼集，無一僧一童。問外之居民，則謂經兵火而未復有也。帝語計替曰：言皆當矣，但不曉讀了周易六十四卦，及馬足之說。阿計替曰：六十四卦者，乃在位六十四年也。馬足者，則宣戎乘馬之意而已。言畢遂行。日高至午，始入燕京。時九年十月九日也。決在金則天眷，在宋則紹興戊午。既入城，門吏謂阿計替曰：元帥在燕京，決可與他兒見元帥。唯時民皆聚觀。武注：凡行數十街，始及元帥府。沿路問勞阿計替者甚眾。廷下見粘罕，帝不覺跪膝拜之。粘罕遂以身少蔭礙，止之曰：無勞懇問。數語帝唯唯。次問阿計替勞涉之狀，亦唯唯。粘罕曰：決來為不負兒輩離宋也。今日往返一回，及六七千里路矣。遂呼左右將他趙某去，賜酒食畢。令阿計替會閤門吏，許朝不許朝。令晚先次令與海濱侯耶延禧一處安歇。言訖，令人引帝出。阿計替自此始不從帝。曰：是日從行至燕京者一十六人。閤門計替補官，賜金帛，其餘少差。引帝出者，皆非舊人。蓋元帥府人吏也。引帝至一官府計會朝見。見一獄，命入，曰：今早已降聖旨，令與海濱侯同在罪院聽宣。引帝入一小室，見海濱侯先在其中，類舊次從者三五輩，皆女真人也。海濱延禧謂帝曰：趙公決自何來？帝曰：

自源昌州來，宛轉近六千里。父母妻子皆見，何苦如是。延禧曰：吾與公大同小異。我已自海濱州至，已及五千里。向日燕京相別，今方再見，路遠辛苦。與元為降。今日感荷皇恩，再歸至此，自升天不若是。左右人日往相勞問而已。是夜宿於室中，二人同床，女真四人亦在室中。二人至曉無敢說一言者。來日有人引帝及延禧入小院中，庭宇甚潔。令二人坐左廊軟椅上。二人相謂曰：不見此物十二年矣。有紫衣傳聖旨曰：耶律延禧、趙見朝見，並賜入鴻冀府。監狀金人之鴻冀，乃大朝之鴻臚也。二人並再升謝恩。有旨仍賜羅服。自後只在鴻冀府小室中居止，得與延律共房，亦嘗得見金主。早晚亦有傳送飯食，其人有數輩，更替相視，亦監臨謹視之意。一日海濱侯執帝手私語云：去。少帝拱手加額曰：皇天皇天。後二日，有人告帝與海濱侯有異言，來郎主指揮令將二人出外分居，其私語先與史窮。其海濱侯居所不知也。帝出居安養寺僧舍，見阿計替後在彼中為監守人。帝居一小室中，或與僧閒話。一日阿計替屏去監守者，密告與帝曰：聞中國天子徒居臨安府，無事，南北未甚寧。見在燒風間大戰，得閒西四五路。卻被夏人作亂，陷延安一半州。其河南官家劉豫，大金所立，今已殺之于燕京。今日又見說高麗兵侵界。郎主令粘兵刷馬，前去。又云朝廷見今在此講和，以河為界，復歸大宋三京，及南北流移人民，必令大王歸國，已差伴送。帝但拱手稱兒罪兒罪而已。或日有中使至室中，持綠帛白帝曰：郎主賜汝服與帝。語不得令帝出其室門。自此遞秋自冬，遞冬及夏，亦少有賜酒帛之望矣。自天眷五年十月至燕京居住，及天眷七年四月中，已及二年。只止寺中拘監，帝容貌稍稍復常時，乃宋紹興十七年也。或日有中馬若貴家入寺，寺僧令監者與阿計替並入室，反鎖其門而去。且曰：蓋天大王并夫人來此作齋。移時帝於壁隙中窺見韋妃同一大官長偕行，從傍有一人抱三四歲小兒，皆胡服，每呼韋妃為阿母。於是帝知韋夫人為蓋天大王之妻也。見韋妃形容稍和，因思其母鄭后，大泣下。其二人應觀寺中，移時閑寂，云車從已去矣。帝在寺中前後五四年，節朔與帝日未嘗見寺中有人跡往來，或至者必大官也。民人罕有至者。帝乘間問計替曰：此因大王而禁之也。寺僧所有法事，願與中國異。寺主僧一日語帝曰：我本東京陳留人，大觀中始為僧，宣和德士乃北走契丹。其後大金破契丹，值蓋天大王將我住持此寺，今年五年餘，僧亦嘗至韋夫人寢地，亦問大王動靜。帝曰：前見所抱小兒何人？曰：夫人所生也，今五歲矣。一日寺僧引阿計替屏去監人，傳韋夫人意曰：夫人令致意八哥，南北已通和。

以黃河為界。八哥亦恐有歸期。人曰。前日韋夫人如來鄰。二后死。及太上升遐。亦但泯下。與我金釵一隻。令我作佛事追薦。望大王更實心。歸期不遠。我決無竊青之理。緣其蓋天王有子矣。自後兩後。更不聞韋夫人之耗。主天眷八年秋。阿計替復為元帥府召去。更遣監者二人共為五人。日夕不離小室門。寺僧因監人去請糧食。隔寨聞呼帝曰。蓋天大王同韋夫人已往江南矣。南國皇帝以母故。四月之間六使往來。今日已行七日矣。帝曰歎祀母子團圓。吾死亦無憾。雖在此間。剛若死在均州。天堂地獄有別矣。幸良去甚速。良人監人主聞僧所語何事於帝。吾以他事而止。天眷十年癸戌。金國主令帝出寺於燕京之北賜宅以居。雖云賜宅。其實使人監繫之。監人閉固在外。室得胡婢一人。聞之一重困也。月給米一斗。薪一束。餘無有。其水火則旦夕隔門取給於監人。飲食皆不許存火洗濯縫補。一一皆取給于外。旦夕得月錢一千為監人所得。供其所需外。此皆監人受之也。其室屋凡稍稍似安靜人家。而苦夜中無燈。至冬深監人遺到窯三斤。及炕木五件云。宮中所賜。是歲帝所居室有帷。遇夜悲嘯不止。少帝與胡婢但合眼而已。天眷十一年春。帝於宅中覓隙間望見一貴人乘騎而來。前至所居必少憩而後去。焉前有一年面如相識者。但不敢記謂何人。

自此入過其門而與監人相黑話及宅內官人。其卒聞曰。此宅何宅。曰官中所賜與人居也。卒及監人共語于外。帝私立於門內之小扉聽之。卒問曰。何官人。監者曰。此是南國趙王也。卒曰。父子二人乎。曰無父也。只我之在此。年已四十餘。卒曰是也。遂同貴人去。卒亦去。此息慮之此必吾子諱也。初在京日不曾相此。生此郡吾之少年。此子亦知吾之存何故此後其卒不復至吾門。有貳衣奠憩室前。帝呵之。並不見其人之來。乃聞監者曰。常所憩者阿官也。曰。都統軍傑撒大尉之子也。每於城北澤中射獵。故日憩此。是歲閏郎主生辰。亦賽賜酒肉於威暑中。亦有少賜牲殯數。天眷十二年秋九月一夕。燕京大火。月旬日猶熾不息。燕京為之一空。郎主大怒。欲有何甲大火出。有人千餘而火勢不息。隨起燒死者千餘人。燕主勒兵出城北門避之於寶蓋寺。其北則帝所居此數十步。一日帝立于庭。砌間聞見金主在寺中聞上儀衛甚衆。帝急避之。是晚城中火已息。郎主入城。凡誅滅遺火不捷者共二百人。帝之所居後人家又火起。延燒屋宇半日而已。是歲秋九月。所共浣濯胡婢因病而死。帝日大飲食。然於是月給新米不復入其門。有再遣胡婢來入帝室。監者留之。與監者相通。又相攜此二十餘人於是官司令徙帝於城東玉田觀。此之類。並令觀中請受

之。仍令監卒四人年壯者出入飲食。大與如安養寺之監守也。雖有此矣。天眷十四年。時金主淫亂不道。內淫其臣妻。又殺害諸王。岐王亮者。阿骨打之從孫。金主為先。其妻在燕京亦為郎主所伐。慮諸王此。自是上下主怨有戕之之意矣。天眷此郎主入殺湔王浹王十一人。軍國政事。皆由此順國將軍篤撥威服及內侍鼓主深祖。并與此入而已。天眷十六年。國郎主失政。帝所居此官給時至時不至。由是飲食缺少。衣服破弊。無此續。是歲九月。岐王亮殺金主亶而即位。改元貞元元年。是日乃十月初三夜既集人令監人添至十此半圍監之。貞元二年。亮從帝入城中左廨院。此拘執如囚狀。飲食頗粗惡。其廨院即燕京元帥此之外獄也。由是知亮有害帝之意。貞元三年。此亮頗覺令諸將條治甲兵有南伐之意。亮之母。此延禧之姑。為宋顏胥患之矣。每見亮常戒之。此兵中南伐。况吾聞之矣。山罷也。不得輕用之。此行欲通以得天下。而人以無道治天下。欲戕已此。可保一室之外。後無一峨王乎。亮叱之。曰。婦人此政事。今左右戕去其母曰我家亦曾如此。此何在。亮遂送外羅院因之。大臣無救諫者。此喜殺其母。亮有妹皆淫之。妹告于元平王乎。此事入諫。亮服罪。醉于平王以酒殺之。是歲帝此左廨院經歲皆如拘因之纂。飲食精不足如寺觀之時也。貞元

四年。亮又移帝右廨院。綢之甚嚴。時皆金主有二庶子。長曰伏次曰積。領兵於右閣間。凡領兵內圍外伐。數年不克。因娶人殺即奴。詐作牌使此母意來聞盡殺其子。亮大悅。賞金一萬。計使之掌軍。既殺二子。而訓練愈急命創兪蒙。欲南征矣。貞元六年。亮又遣書與南朝。丞相秦檜卒。及張俊韓世忠諸名將皆薨。亮又耐飲。無復內外意。左右頗將然。此有萌心。恐其威不敢發。少帝亦在左廨院拘囚加病。飲食如同一縣矣。正隆元年七月一日。金國改元。於宋為紹興二十六年。是歲金國地震。一月之中凡有二十四。少帝在左廨院拘囚。又坐濕浮似有中濕之疾。正隆二年及三年大敗夏人兵。至靈州盡俘亮前後所使致地。先二年夏人敗金師。亮乃遣大將鄰相公破之。即貢寶奴也。至是夏主李景先大怒納款。仍來歲幣金玉以和。金主不從。再遣將攻戰。逐降夏主弟守先。夏主因請軍前納款乃從和。是歲少帝猶在左廨院。正隆五年命契丹主海濱侯延禧。并天水郡侯趙某。皆係騎馬。令習擊鞠。時少帝手足此不能擊鞠。令左右腎青習之。正隆六年春。亮與諸王及大將親王等於講武殿場大閱兵馬。令海濱侯延禧天水侯各領一隊為擊鞠。左右兵馬先以贏此其北馬使人乘之。既合擊。有胡騎數百自場隅此直犯帝馬。育帶衣者以箭射延禧貫心而死。於馬

下帝顧見之失氣墮馬試衣者以前中帝帝故不杖之以為昧之上中褐
衣試衣皆覺先示以意故帝是歲六十終焉兄之禍也酒酣覺與左右曰
祖宗以來不能混一區宇獨惟社之今回思己滅無故憂喜嘗南征
而登衛岳矣是歲亮舍則兵馬過河而欲把鐵墻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三 一屋

錄

泰錄篇

鶡冠子

入論泰鴻之內，出觀神明之外，定制泰一之衷，以為物稽。天有九鴻，地有九州，泰一之道，九皇之傳，請成於泰始之本，見不詳事於名理之外，究無形書無味，以要名理之所會。究者味之正也，味者氣之父母也，精微者天地之始也，見形嚮而天下歸矣焉。名為神明者，大道是也。我故天地成於元，萬物乘於天地，神聖乘於道德，以究其理。若上聖皇天者，先聖之所倚威立有命也，故致治之自在己者也。指高者高，指庳者庳，故成形而不變者度也。未離己而在彼者也。陳體立節，萬世不易，天地之位也。分物紀名，文理明別，神聖之齊也。法天居地，去方錯圓，神聖之鑒也。象說名物，成功遂事，隱彰不相離，神聖之教也。故流分而神生，動登而明生，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存。故文者所以分物也，理者所以紀名也。天地者同事而異域者也，無規圓者天之文也，無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動，地循理以作者也。二端者神之法也。神聖之人，后先天地而尊者也，後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之終，道包之，故能知度之尊重焉，故能改動之明歙焉，故能制斷之精神者。物之貴大者也，內聖者精神之原也，莫貴焉，故靡不仰制者，所以衛精擢神致氣也。幽則不澂，簡則不煩，不煩則精明達，故能役賢能，使神明，百化隨而變，終始從而豫。神明者，積精微全粹之所成也。聖道神方，要之極也。帝制神化，治之期也。故師為君而學為臣，上賢為天子，次賢為三公，高為諸侯，易姓而王，不以祖籍為君者，欲同一善之安也。彼天地動作於胷臆，然後事成於外，萬物出入焉，然後生物無害，闔闢四時，引移陰陽，怒決澂物，天下以為自然，此神聖之所以絕眾也。聖原神文，有驗而不可見者也，故道人可見，規人未達也。神明所以類合者也，故神明錮結其紘，類類生成，用一不窮。影則隨形，響則應聲，故形聲者天地之師也。四時之功，陰陽不能獨為也。聖王者不失本末，故神明終始焉。辛令八風三光之變，經氣不常之故，爵不詔請耶理焉，故神靈威明，上變光疾徐緩急，中動氣獲傷毀禍，下在地，故天地陰陽之受命，取象於神明之効，既已見矣。天者氣之所總出也，地者理之必然也，故聖人者出之於天，狀之於地，在天不物慝，其信之，在地成形慝，故死之。聖人者從事乎未明，慝者從事於其已成也。

天地者，効象以明於文理於聖人者也。故文不滅質者，四通而祥利，用不傷本者，美成而福生，以此用聖人之內。故道德可貴，度數可法也。如道德之主度數之謂者，則不從心意之所流，不隨耳目之所淫。故能全粹萬物皆得其生。如是者，不假物以為益，不待天地以為大，自若以處而萬物包焉者，聖人之主也。以名與之，則粗；以聲比之，則外。是聖人之所悉深於微，內於神。故未述可道，而功不可及也。夫法義度制滅於中宮，萃發來出見於外營者也。若天宮者，精神含焉；若地府者，生長叔藏處焉；若陰陽者，杜塞濕以法義與時遷焉。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者，天失其文，地失其理也。以是知先靈王百神者，上德執大道，凡此者物之長也。及至乎祖禰之世，代繼之君，身雖不然，而猶寡猶不棄亡者，其能受乎有道之士者也。不然，則能守宗廟存國家者，未之有也。

歌邏錄國

唐會要：歌邏錄國之城在金山西，與車鼻部落接。薛延陀破滅之後，車鼻人眾漸大。歌邏錄卒其下以歸之，及高偘之經略車鼻也，歌邏錄相繼來降，仍發兵以征之。後車鼻破滅，歌邏錄、僕骨、葛邏錄實凡三部落，並詣闕見。天寶初，與迴鶻、拔悉密等攻殺突騎施烏蘇米施可汗。三年，與拔悉密可汗同署表，獻馬至闕下。其年冬，又與迴鶻同擊破拔悉密部落，其可汗阿史那施奔北庭，後朝于京師。十三年，拔阿史那施左武衛將軍。乾元中，平拔悉密可汗而奔，後葛涼與九姓部落，後立迴鶻職業護為可汗，朝廷尋遣使封為來義王，仍號懷仁可汗。自此後葛祿在烏德犍山左右者，別置一都督，隸屬九姓迴鶻。其在金山及北庭管內者，別立葉護，每歲朝貢。十一年，葉護頓咄伽生擒突厥叛酋阿布思，送於闕庭。將授開府儀同三司，改封金山郡王。至德後，部落漸盛，與迴鶻為敵國，仍移居十姓可汗之故地。今碎葉、怛邏斯城、新城盡為所據。然隔阻迴鶻，近歲朝貢不通。

睩

洪武正韻：盧谷切。視貌。宋玉九辯：蛾眉曼睩，目騰光。俗作睩。許慎說文：睩，目睞謹也。从目录聲，讀若鹿。徐鍇通釋：盧木反。丁度集韻：謹視貌。司馬光類篇：又龍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鹿。楊桓六書統：來母睩，从目睩非有。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韻會定正：來谷切。目睞也。字切來谷，來寒連睩。

篆書 睩 徐鉉篆韻。睩 六書統。

隸書 睩 六書統。

洪武正韻：盧谷切。獸角。漢四皓角里先生。陸法言廣韻：又音覺。郭忠恕佩觿集：角，角上古岳翻，頭角下來谷翻。丁度集韻：獸不重也。姜機廣千祿字角：音祿。又訖岳反。戴侗六書統：角，又古岳切，別作䚐，非。按詩麟之角，振振公族。角與族為韻。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角與屋為叶。四皓有角里先生，蓋皆作祿音。後人不悟，別立甪文，及刀下用等文，謬矣。類篇又有䚏字，東方音也。獸戴角者以角相抵，故因之為角鬥；角勝負之角，又引之為角斗斛之角。角、狄聲相通，義亦相近也。別作斛。說文：平斗斛也。又為東方之角。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孫氏字說：角近角，音祿。楊桓六書統：來母角，从形角訣。有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獸角，擬倪鑑六書類釋：角象形，類篇又有觮，非。李登存古正字：角作角，角非。趙謙聲音文字通：角見各韻。此方音。董仲舒云：傳之翼者兩其足，與之齒者去其角。作此讀。或借祿。戴記：君大夫鬊爪實于祿中，注四角之處也。俗作甪，以別獸角字。但取俗便，不知何義也。韻會定正：來谷切。漢角里先生四皓之一。字切來谷，來寒連角于家姓。又姓。又復姓。

篆書 角 六書統。

隸書 角 六書統。

總敘

唐語林：漢四皓，其一號角里，角音祿。今多以覺音呼，非也。魏子孔氏秘記、荀氏漢記、虞將來之誤，直書錄里。張正為等字書皆云：禾方為錄，音或作角，角亦音祿。魏子秘記、漢記不書錄而作角者，以其字俗。又處誤音故也。李疵文云：角里當表分何者，孫陳皆是，稱京師如號為疏土，儒生滿院，在京師之東，則角里東首不既矣。以字書而言，用直作錄角，然錄字亦音角，音覺者無聲也。或亦通用隔用之字，甲直有可稱。今人皆不知角錄本有二音。字體皆同，而其義音異也。又禮記：君大夫鬊爪實于祿中。鄭司農注云：祿當為角，聲之誤也。既云聲誤，是鄭讀角中為祿中。祿與祿是覺聲，若讀角為覺，覺是嘐除聲。祿是舌頭之聲。注後云角中，謂棺內隅也。據此，則又以音祿之角與音覺之角義同。陸氏釋文，孔氏疏，不能別其聲義，妄但云當為角。漢之角里，禮之祿中，皆當作祿音。宋史李覺傳：覺弟僅佺判國子監，李至奏為直講，引對便坐，太宗顧謂曰：李覺書奏朕云四皓中一先生，或言姓角字加撇，或云加點，淵知否？僅佺曰：昔秦時程邈撰隸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字或異。臣聞刀用為角，音祿；兩點為角，音鹿；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太宗善其對。

甪氏

音祿。漢書音義：古今姓名辨證引呂靜集韻：四皓有角里先生，有角氏，亦為角里氏。謹按：崔僅佺罷肥鄉主簿時，太宗皇帝聞其有

學問否。問曰。四皓中一先生姓或以爲用上一撇。或以爲用上一點。僅佺
對曰。秦程邈撰隸書。以隸書易使也。用此世傳之字與古不同。且聞古
爲甪而點爲角。一點一撇皆不成字。謹按說文。角獸角也。象形。漢律曆志
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又曰。角於肸。詩解之角。振振公族。朱方翔
傳。且以爲龍又無角。謂之虬。又有足。董仲舒傳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
者兩其足。宋書傳五鹿獄獄。宋書折其角。太玄。一與木叶。一與屋叶。一與
撰叶。一與足叶。並盧谷切。不止一字。後世又作訖岳切耳。僅佺之說非也
通志氏族略甪氏亦作角里氏。漢初商山四皓有甪里先生。以其所居在
甪里。後漢有甪若叔者。其後也。路史發揮甪里先生四皓爲按陳傳拾遺
以爲東園公甪里先生。在孔安國祕記。又漢紀陳傳甪蠡。而魏子作祿里
是皆將音相狀。爲甪有祿音。故大禮大記錄中康成謂當爲甪。顏達云
聲相近。顏對王切欲字爲所甪翻。如音入知作東音。世不能明。妄有從刀
從ノ之分。顏項大祖皇帝聞僅佺以李覺奏四皓一先生姓或云用加ノ。
或云加、。對曰。且聞刀用爲角。一、一ノ俱不成字。此亦據陳留志。李匡
文已辯僅佺
誤也。詳[?]

摝

洪武正韻盧谷切。振也。禮大司馬三鼓摝鐸。張參五經文字音鹿。振之也。
丁度集韻或作摝。戴侗六書故。摝。上下振撼也。周官司馬振鐸作摝。半使
皆作。摝鐸樂推。車徒皆坐。康成曰。摝上振之爲摝。摝止行息氣也。曰之爲
[?]說之氣也。又音鹿。[?]作摝。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音鹿。釋道泰五音類聚
力鼓切。摝。音祿。搖也。摝音摝義同。楊桓六書統求毋以手鹿聲。摝或从彔
聲。摝[?]熊忠韻會舉要羽微商音。陰時夫韻府羣玉摝摝。倪鏜六書類釋
撳摝也。字潔博義音六。韻會
定正字切未谷。來宋連摝。
篆書 摝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摝 摝 並六書統。
隸書 摝 六書統。

騼

洪武正韻盧谷切。野馬。司馬光類篇騂騼騼。驨馬屬。釋行均龍龕手鑑騼
音鹿。騼騊也。釋道泰五音類聚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求毋以馬鹿聲。熊忠
韻會舉要羽微商音。韻會
定正字切未谷。來宋連騼。
篆書 騼 六書統。

觻

盧谷切。許慎說文觻。角也。从角樂聲。張掖有觻得縣。徐鍇通釋盧木反。司
馬光類篇人張狄切。獸角有鋒曰觻。楊桓六書統求毋統聲觻抹。趙謙聲
音文字通。觻。求狄切。獸角。
疑也。古用爲作觻觻。非。
篆書 觻 徐鉉篆韻。 隸書 觻 六書統。

彔

盧谷切。許慎說文彔。刻木彔彔也。象形。凡彔之屬皆从彔。徐鍇通釋彔彔
猶歷歷也。一一可數之兒。綠淥等字从此。盧木反。古衍繹彔。衍曰从
从工人加勹於工。象擣樣帝二八於下。象餘木。擣曰字从二八在山中。象
木與此同意。指事。說文誤作象形。陸法言廣韻本也。郭忠恕佩觿集彔彔
上胡孔翻。水張洋。下力木翻。木葉落。丁度集韻人姓。司馬光類篇彔光。按
篆文作彔。變隸作彔。張有復古編彔彔上正下說。鄭樵六書略彔。音祿。戴
侗六書故。彔。李陽冰曰。木彔。象水下垂。與泰泰字同。按說文。[?]掾
氏居六切。从彔彔。籀文[?]字录字上類鹿。下類尾。疑本象獸物。釋行均龍
龕手鑑音鹿。又時計反。狸子也。又羊主反。猜別名。楊桓六書統求毋彔彔
蟲也。又汲水而上之具也。象有兩臂可持而挽轉。其水自下而上之形。古
文小篆同。彔古文。間上綆轆轤。象擠而轉上之形。既形兼聲。擾。周伯琦
六書正譌。彔音祿字。木參之木下垂葉葉也。象形。凡錄祿等字从此。趙撝謙
聲音文字通。彔。木欲切。木參象實下垂兒。俗但用祿。今但用錄。詩五籥彔
蚧。注集歷錄然文章之兒是也。作碌非。方言趙魏之間謂轆轆俗字。二義
並象其形。上非从彑。下非从水。俗作朿。非。凡从者皆然。
篆書 彔 汗簡。 彔 作韵文數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彔 徐鉉篆韻。 彔 彔 並六書統。
隸書 彔 六書統。

逯

盧谷切。許慎說文逯。行謹逯逯也。从辵彔聲。徐鍇通釋盧木反。顏野王玉
篇力谷切。爲二切。行也。宋重修廣韻謹也。又姓。風俗通云。漢有大司空逯
並。後趙錄。有金紫光祿大夫廣平逯明。西征記。有逯明壘。云是石勒十八
騎中人。力玉切。丁度集韻恃推逯逯。衆也。一曰行謹也。釋行均龍龕手鑑
音錄。楊桓六書統求毋从彔聲。逯。熊忠韻會舉要羽微商音。又前身奴使
爲掾。逯子趙逯爲贊。又姓。前外戚梁冀鄉侯逯普。又王莽時左馮大夫逯
並。風俗通曰逯。秦已其大夫氏焉。字潔傅義行謹兒。又龍玉切。趙謙聲音
文字通。逯。來欲切。俗但借錄。又平原君傳公等錄錄因人成事。注。循常
也。漢大傳常在郎碌碌。亦借陸。六度鳥拔傳。史夫陸陵。注。猶碌碌也。蕭曹
贊注。猶庚庚也。人衆也。韻會定正未谷切。又旋逯烏孫贊于禹。字切未谷。
來宋連逯。
篆書 逯 徐鉉篆韻。 逯 六書統。
隸書 逯 六書統。
真書 逯 歐陽詢。 逯 鍾繇。

下逯逯 衞元嵩元包五陰第七順。爪爭音攀。曰音旬。趾彳音赤亍。音晝上栩栩所明切下逯逯丑本切。傳曰：下逯逯，曳而動也。

逯氏 音祿又音。廣韻平姓氏。急就篇、風俗通：逯，秦邑也。其大夫氏焉。漢逯普，顏師古曰：今東郡有逯姓。又錄氏。新序：顓頊學於錄圖。古今姓氏辯證：王莽以同風侯逯並為大司馬。又有左逯並。石趙有光祿大夫廣平逯明。石勒十八騎有逯明。暨唐有涿大夫郎中河陽逯仁傑。高駢將亦有逯並。俗劉青錢官書。

逯魯曾 元史：逯魯曾，字善止，脩武人。性剛介，通經術。中天曆二年進士第，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拜御史臺掾，監察御史。知中丞史顯夫薦，徵。魯曾聞實封於大夫前曰：中丞素持重，不能與人周旋。御史以人情動之，非公論也。是皆知其直。除太常博士。武宗一廟未立后主配享，集羣臣廷議之。魯曾抗言：先朝以武宗皇后真哥無子，不立其主。時伯顏為右丞相，以為明宗之母亦乞烈氏可以配享，欲從之。以文宗之母唐兀氏可以配享。伯顏問魯曾曰：先朝既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為立主，今所立者明宗母乎？文宗母乎？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玉冊，則為武宗皇后。明宗、文宗二母后，同為妾也。今以無子之故，不為立主，以妾為后，是為臣而廢先

君之后，為子而追封先父之妾，於禮不可。且燕王無即位，追尊其母后，而立其生母為后以配享先王，為萬世笑，豈可復蹈其失乎。集賢大學士陳顥素嫉魯曾，出曰：唐太宗冊曹王明之母為后，是亦二后也，豈不可乎。魯曾曰：先之母，為帝寵庶妃，遂立為后，未聞冊以為后而配饗。皇上為大元天子，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耶。衆服其議，而伯顏韙之，遂以真哥皇后配焉。後拜監察御史，知眷大海牙、阿吉剌、大尉舉卜班、右丞孛羅元笑、刑部尚書吉當普、監察御史哈剌咒者、月魯不花、院使吕思誠、郎中曹鑑之心入之中，惟思誠少過，亦與祖宗選法，餘皆伯顏之黨，朝廷嘉其除，拒永院來事上言：前伯顏專殺大臣，其黨剌其妻女，巧誣以罪。令大小官及諸人有寃，上堂具者，不得稱其妻女。郡王為伯顏構陷，妻女流離，當還其元產，給復子孫。從之。除刑部員外郎。忠辯正横罹伯顏所誣者，還宗正府郎中。出為遼陽行省左右司郎中，除僉山北遼東廉訪司事，入為禮部郎中。至正十二年，丞相脫脫討徐州賊，以官軍不習水土，募瀕海鹽丁為軍，乃起逯魯曾為淮南宣慰使，領征討事，遣其募鹽丁五千人從征徐州。擢使領所部軍討淮東，卒於軍。

鱳 盧谷切。許慎說文：鱳，魚名，出樂浪潘國。从魚樂聲。徐鍇通釋：勒託切。司馬光類篇：鱳，鱳或从鹿。鱳又盧各切。又音狄切。博作𩶬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力木切。通作鯥。揚桓六書統：來谷切。魚也。或作鱳，或以鹿作鱳。博義音祿。趙謙聲音文字通：鯥，來谷切。又莫見。詩作鱳。石鼓文作鱳。

篆書 鱳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鱳 徐鉉篆韻。鱳 六書統。 隸書 鱳 六書統。

螰 盧谷切。爾雅：蛝，馬蝬。郭璞注：馬蠲，蚐，俗呼馬蠲。顏野王玉篇：力木切。陸法言廣韻：螰蛄也。宋重修廣韻：螰蛄，螻蛄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螰蛄。又名。釋行均龍龕手鑑：螰，音鹿，螻蛄。揚桓六書統：來谷切。

篆書 螰 六書統。 隸書 螰 六書統。

螻螰 郭璞子智伯圍趙襄子于晉陽，使人謂其守曰：若能以城降，當封使若子及孫世世保之。守者對曰：昔者中牟之邦也，有螻螰墮于河泳，擇之以歸，其鳴相發，見而傳之，謂而貴之。及陸謂發曰：吾與子百年無相忘也。發服荊大笑曰：若冬春之不知也，而能百年無忘我乎。今晉國惟無人，豈安以天盈？盈而持之，是壅禍也。壅禍持盈，以蔓其于人。天實厭之。晉陽朝亡，安必夕死。死乎不寒，猶及見之。其何有於子及孫。是夕智伯為韓魏所殺。

鏕 盧谷切。劉熙釋名：鏕，苞也。所以在旁苞斂其口也。顏野王玉篇：力木切。俗作鏕。陸法言廣韻：鉅鏕，郡名。按漢書亦作鹿。丁度集韻：釜名。釋行均龍龕手鑑：鏕，音鹿。鉅鏕，郡名。又於刀反，與鏖同。揚桓六書統：來谷切。从金鹿聲。

篆書 鏕 六書統。

藨 盧谷切。顏野王玉篇：力谷切。草名。藨蒠也。陸法言廣韻：藨蒠草。丁度集韻：艸名，藨蹄也。釋行均龍龕手鑑：藨，蹄草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藨，音鹿。力谷切。揚桓六書統：來谷切。按物之名義，正當用鹿字，此俗制。

篆書 藨 六書統。

轆 盧谷切。顏野王玉篇：力谷切。車聲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鹿。揚桓六書統：來谷切。从車录聲。轆轤。

篆書 轆 六書統。 隸書 轆 六書統。

⿱雨鹿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谷切。大雨也。丁度集韻暴雨謂之⿱雨鹿。釋行均龍龕手鑑⿱雨鹿音鹿。大雨兒。楊桓六書統未毋。暴雨也。从雨鹿聲。篆書⿱雨鹿六書統。

⿰角鹿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木切。角名。丁度集韻觓⿰角鹿，角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角鹿音鹿。楊桓六書統未毋。从角鹿聲。⿰角鹿隸篆書⿰角鹿六書統。隸書⿰角鹿六書統。

⿰录頁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蔦切。頊也。韓道昭五音類聚頊頊也。楊桓六書統未毋。从頁录聲。⿰录頁隸篆書⿰录頁六書統。隸書⿰录頁六書統。

廘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木切。庚也。倉也。陸法言廣韻賈逵曰：廘，庾也。楊桓六書統未毋。从广鹿聲。篆書廘六書統。

椂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蔦切。木名。楊桓六書統未毋。从木录聲。椂隸有字漆傳義音祿。篆書椂六書統。隸書椂六書統。

⿰鹿瓦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木切。⿰鹿瓦瓶覺也。丁度集韻博雅瓶⿰鹿瓦。⿰鹿瓦瓬也。戴侗六書故⿰鹿瓦瓬也。韓道昭五音類聚瓷也。⿰鹿瓦郎谷切。楊桓六書統未毋。从瓦鹿聲。篆書⿰鹿瓦六書統。隸書⿰鹿瓦六書統。

⿰足鹿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谷力玉二切。行也。踛同上。陸法言廣韻踛，眷踛也。丁度集韻一曰眷也。司馬光類篇行兒。或作踛。又龍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踛踛，踛音鹿。又音錄。楊桓六書統未毋。⿰足鹿或从录聲。⿰足鹿隸篆書⿰足鹿集韻見社。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足鹿⿰足鹿並六書統。

隸書⿰足鹿六書統。

⿰录攴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谷力玉二切。採也。陸法言廣韻敊聲。又剝皮。又聲。敊丁度集韻擊也。非聲。司馬光類篇又龍玉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剝聲。楊桓六書統未毋。从攴录聲。敊隸篆書⿰录攴六書統。隸書⿰录攴六書統。

⿰耳录 盧谷切。陸法言廣韻⿰耳录聽。⿰虫录蟖蟲。居樹上，下齧人。又上樹無頭，聞器聲乃去。字林。丁度集韻⿰耳录聽也。⿰耳录耳鳴。通作⿰耳录。釋行均龍龕手鑑⿰耳录博音碌。⿰耳录聽也。⿰耳录聲。韓道昭五音集韻⿰耳录。⿰耳录聽也。⿰耳录張淨也。五音類聚釋⿰耳录聽。似蟖蜴，出⿰耳录典。楊桓六書統未毋。⿰耳录聽也。从耳录聲。⿰耳录隸非。⿰耳录从耳鹿聲。⿰耳鹿篆書⿰耳录集韻見社。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耳录⿰耳录並六書統。隸書⿰耳录⿰耳鹿並六書統。

⿰虫录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谷切。青⿰虫录。丁度集韻字林：⿰虫录聽，蟲名。似蟖蜴，出⿰虫录。居樹間，蟖下齧人。人必死。從上樹無聲。聞人哭乃去。楊桓六書統未毋。从虫录聲。字漆傳義虛谷切。隸同上。篆書⿰虫录六書統。

⿰口录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蔦切。笑也。丁度集韻一曰鳥名。楊桓六書統未毋。从口录聲。篆書⿰口录六書統。

鄜 盧谷切。陸法言廣韻地名。釋行均龍龕手鑑鄜音鹿。又芳無反。鄜州名也。楊桓六書統未毋。鄜从邑鹿聲。篆書鄜六書統。

濼 盧谷切。陸法言廣韻盧毒切。水名。在齊。又力各切。齊魯間水名。又音朴。徐鍇五音韻譜濼。从水樂聲。徐鍇通釋按杜預春秋釋例，在濟南歷城縣西

城西北入濟。宋重修廣韻普木切。司馬光類篇又盧篤切。地名。在濟南。又弋灼切。又式灼切。又力角切。又匹各切。戴侗六書故又郎狄切。春秋魯會齊侯于濼。今齊州縣也。入濟。又諸兒沈濟下。楊桓六書統未毋。就聲又音木切。亦琴縣忠韻會舉要徵商音。又水蕩名湖澤異名也。又集韻倪瞳六書類聚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杜氏曰：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南豐曾氏曰：齊多甘泉，甚皆濼水之旁出。水之伏流地中，間多有之。趙謙聲音文字通朱敦切。方音見事韻。篆書濼六書統。

⿰目鹿 盧谷切。陸法言廣韻⿰目鹿睩，眼睛也。宋重修廣韻⿰目鹿睩，眼淨也。丁度集韻⿰目鹿睩，目明。韓道昭五音類聚⿰目鹿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未毋。从目鹿聲。篆書⿰目鹿六書統。

⿱罒祿 盧谷切。陸法言廣韻獨魚具也。釋行均龍龕手鑑⿱罒祿音祿。韓道昭五音類聚力六切。

鉅 盧谷切。陸法言廣韻吳王孫休三子名。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祿。楊桓六書統未毋。義闕。篆書鉅六書統。

⿰言彔　盧谷切。陸法言廣韻：謹也。宋重修廣韻：力玉切。丁度集韻：傳雅：謹誎也。司馬光類篇：又龍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謹言也。楊桓六書統：未母。从言录聲。⿰言彔非有字溙傳義：力足切。篆書⿰言彔六書統。隸書⿰言彔六書統。

⿰飛彔　盧谷切。陸法言廣韻：水上飛也。丁度集韻：上飛兒。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祿。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未母。从羽录聲。⿰飛彔非有字溙傳義：飛也。篆書⿰飛彔六書統。隸書⿰飛彔六書統。

⿰食彔　盧谷切。陸法言廣韻：衆方言。丁度集韻：餘⿰食彔，或从鹿从角。韓道昭五音類聚：⿰食彔音祿。宋人樂名。又音角也。⿰食彔力谷切。⿰食彔羹方音也。又見樂韻。篆書⿰食鹿⿰食彔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示鹿　盧谷切。陸法言廣韻：祭也。丁度集韻：祭名。韓道昭五音類聚：⿰示鹿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未母。从示鹿聲。⿰示鹿非字溙傳義：又作禄。篆書⿰示鹿六書統。隸書⿰示鹿六書統。

⿰白彔　盧谷切。陸法言廣韻：白戮。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鹿。楊桓六書統：未母。从白录聲。⿰白彔非。篆書⿰白彔六書統。隸書⿰白彔六書統。

⿰黑鹿　盧谷切。丁度集韻：⿰黑鹿驥，驒騱，獸名，黑也。或从彔。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祿。韓道昭五音類聚：⿰黑鹿驥。人姓黑。楊桓六書統：未母。从黑鹿聲。⿰黑鹿非。篆書⿰黑彔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黑鹿⿰黑彔並六書統。隸書⿰黑鹿六書統。

盧谷切。丁度集韻：⿰黑鹿，蜀人埋鹿異而食之。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未母。按字義亦當用鹿字，俗加黑。字溙傳義：又食牛也。篆書⿰黑鹿六書統。

⿰木彔　盧谷切。丁度集韻：⿰木彔棟，竹名。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未母。从竹⿰木彔聲。⿰木彔非。篆書⿰木彔六書統。隸書⿰木彔六書統。

⿰土鹿　盧谷切。丁度集韻：地名，梁有⿰土鹿口城。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鹿。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未母。从土鹿聲。字溙傳義：通作𨛫。篆書⿰土鹿六書統。

⿰衤彔　盧谷切。丁度集韻：⿰衤彔，襚衣聲。⿰衤彔，⿰衤彔，行兒。⿰衤彔，襅也。陸德明說。楊桓六書統：未母。人衣兒。从衣录聲。⿰衤彔非字溙傳義：力玉切。篆書⿰衤彔六書統。隸書⿰衤彔六書統。

⿰忄彔　盧谷切。丁度集韻：心從也。司馬光類篇：龍玉切。楊桓六書統：未母。从心录聲。⿰忄彔非。篆書⿰忄彔六書統。隸書⿰忄彔六書統。

⿰鹿攴　盧谷切。丁度集韻：⿰鹿攴，⿰鹿文，獸皮有文兒。或从文。鄭樵六書略：⿰鹿攴，會意。韓道昭五音類聚：作⿰鹿攴。楊桓六書統：未母。獸皮文兒。今文⿰鹿攴俗。篆書⿰鹿攴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鹿文六書統。

⿰月鹿　盧谷切。丁度集韻：腹鳴。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鹿。正作⿰月鹿，腫，⿰月鹿，脹弦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腸鳴也。楊桓六書統：未母。从肉鹿聲。⿰月鹿非字溙傳義：音六。⿰口鹿同上。篆書⿰月鹿六書統。隸書⿰月鹿六書統。

⿰忄鹿　盧谷切。丁度集韻：心闕，一曰心轉。司馬光類篇：心閒。楊桓六書統：未母。从心鹿聲。⿰忄鹿非。篆書⿰忄鹿六書統。

⿰火鹿　盧谷切。丁度集韻：⿰火鹿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未母。从火鹿聲。篆書⿰火鹿六書統。

⿰女鹿　盧谷切。丁度集韻：女字。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未母。从女鹿聲。篆書⿰女鹿六書統。

⿱艹⿰女鹿　盧谷切。丁度集韻：⿰女鹿蒚，草名，地莫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未母。从艸⿰女鹿聲。字溙傳義：蓯惡草名。⿰女鹿同上。篆書⿱艸⿰土鹿六書統。

⿰鹿皮　盧谷切。丁度集韻：⿰鹿皮皺，皮肉皮急也。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祿。楊桓六書統：未母。今文[illegible]。

篆書穀六書統。隸書穀六書統。

⿰糸鹿 盧谷切。丁度集韻：紞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未母。从糸鹿聲。⿰糸鹿隸篆書⿰糸鹿六書統。隸書⿰糸鹿六書統。

摝 盧谷切。丁度集韻：摝，心搖兒。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未母。挀物形，字義止當用鹿字。俗加从木从艸。篆書⿰木鹿六書統。

⿰米彔 盧谷切。丁度集韻：⿰米彔、⿰火彔。火爆米曰⿰米彔，或从火。韓道昭五音集韻：木名。五音類聚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未母。从米彔聲。⿰米彔非⿰米彔俗。篆書⿰米彔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米彔六書統。隸書⿰米彔六書統。

⿰革彔 盧谷切。司馬光類篇：⿰革彔⿰革鹿，胡簶，箭室。⿰革彔或作⿰革鹿。韓道昭五音類聚⿰革彔音祿，又⿰革鹿力谷切。⿰革彔鞴，箭室也。出音譜也。楊桓六書統：未母。矢室从革鹿聲。或从彔。篆書⿰革鹿篆書⿰革彔並六書統。

⿸广鹿 ⿸广辟 ⿸广辟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龍龕手鑑：⿸广鹿，或作⿸广辟、⿸广辟。二正。宣帝二音鹿，有力也。又苦定反。

⿰氵菉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龍龕手鑑：⿰氵菉，或作⿰氵彔，音錄，水名。今作漉。

⿱髟彔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龍龕手鑑：⿱髟彔，音祿。

⿰衤彔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龍龕手鑑：⿰衤彔，俗音祿。

⿰口鹿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龍龕手鑑：⿰口鹿，俗音鹿。

⿰魚彔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龍龕手鑑：⿰魚彔，音錄，魚名也。

⺕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上音投，下音祿。

騄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集韻：騄，馬名。

⿺走鹿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走鹿，走聲。楊桓六書統：未母。从走鹿聲。⿺走鹿隸字。漆情義音祿。⿺走鹿⿺走鹿，獸走聲。篆書⿺走鹿六書統。

⿰氵罴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了卜切。漉，滴也。漉，音漉也。

⿱鹿彔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鹿。又作⿱鹿彔同上。

⿰貝鹿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鹿。

⿱癶彔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祿。

⿰革斤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麗，義同。

⿰足鹿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鹿。行兒也。又音錄。恭謹也。

⿱山祿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祿。

⿱林木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今作山足。穀梁云：林屬於山曰麓也。

⿸广天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同。

⿱艹鹿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祿。山足也。亦作麓字同。

⿰氵存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鹿，義同。又彷也。

⿰禾璺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祿同。

⿰氵⿸广彔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祿。勞漉物也。

⿰女敕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鹿。膈二音。

[illegible] 廬谷切。[illegible]道猶王肯闌[illegible]音鹿。

[illegible] 廬谷切。揚雄六書統：衆也。守山澤之吏也。以林从川。山林川澤，皆所守也。篆書[illegible]六書統。

[illegible] 廬谷切。字海：博義獸名。

[illegible] 廬谷切。字海：博義音睍：草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三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中允臣胡杰
書寫生員臣江增光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軾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一　一屋

局　諸局沿革四

利民局

濡須志寶祐二年陸叡剏置每歲以五月至六月令撥官錢下兩廂聽經紀細民結甲互保量其藝業等第關借半年始收其本。歲以為常。

裕民局

宋史列傳徽宗朝徐處仁為侍讀上言昔周冢宰制國用於歲之杪宜會朝廷一歲財用量入為出節浮費罷橫斂百姓既足軍儲必豐上善詔置裕民局討論振兵裕民之法時為蔡京所言乃罷宋編年備要徽宗重和元年十二月置裕民局以延康殿學士徐處仁言料斂折變支用坐倉之為害民故也仍設五事命蔡京提舉處仁為詳定官宋會要徽宗重和元年十二月十二日中書省言奉御筆就校正所置裕民局差下項官太師蔡京充提舉官徐處仁充詳定官參詳官三員充次差朝散郎韓昭檢討官五員充次差承議郎通判永興軍崔陟撿閱文字官二員嘗勾諸司馬承受就校正所已差官。　先是延康殿學士醴泉觀使徐處仁對便殿上訪以天下事處仁對天下大弊在兵與民今水旱之餘賦役繁重公私凋弊兵民皆困又茲尚可為過是將有不勝圖者上驚思久之曰非卿不聞此言明日除侍讀校正內經詳定官進讀罷上特留與前語處仁奏天下猶一家方其子孫眾多則當務節儉為長久今皇子皇女勝衣占祥歲月相繼昔文王百斯男唐有百孫院雖未及之不可不慮上曰然已教類是矣可若何乃言周以冢宰制國用於歲之杪宜會朝廷一歲財用之數量入以為出節浮費罷橫斂百姓既足軍儲必豐振兵裕民無大於此上稱善既退降手詔略曰國有定法吏猶廢弛況無法者卿可以聞處仁具奏其事有詔置局討論振兵裕民之法號裕民局設五庫以總一歲財用出納而用事者不悅矣。　十四日延康殿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徐處仁奏臣准御筆立法下項臣看詳敕令意義該括詳備然議法之初本局合有條具畫一約束事件不必兼恐諸路官吏未遽通曉欲乞行下自重和二年秋料為頭施行仍令監司守貳先次看詳敕令二法并裕民劄子事理如有疑惑並許申明及有所見利害亦許實封奏聞送裕民局具進呈庶幾下情通達法成令具意施無窮詔依奏諸折變支移和買者前一月計本路豐歉物價貴賤所出多寡各隨貴賤多寡之實貴則量減納錢或物賤則納本物若

先賤後貴先貴後賤聽改諸折變支移和買不計豐歉貴賤多寡者杖一百官吏勒停永不敘若以貴為賤以賤為貴及多寡豐歉不實者加一等官吏編管千里並不以去官罷役赦降原減。　十九日延康殿學士徐處仁奏臣今續具到裕民局參詳檢討官職位姓名下項參詳官一員乞差中奉大夫直祕閣新知梓州孫漸見在京檢討官二員一員乞差奉議郎祕書省校書郎艾晟一員乞差奉議郎新授襲慶府儀曹禁灝見在應天府從之。　宣和元年正月六日御筆徐處仁差知揚州。　先是上命處仁見太師蔡京京欲使行夾錫錢於中州處仁答曰夾錫錢第可行於關陝耳又問朝臣有欲動搖吾所立法者何以制之答曰崇寧立法至今垂二十年流弊多矣如學校禮樂之類固當更張裁損隨時自改則人無閒言京不樂於是言者攻之乃罷局出知揚州。　二十八日罷裕民局。

慈幼局

宋史理宗紀淳祐九年詔給官田五百畝命臨安府創慈幼局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仍置藥局療貧民疾病。　黃震傳震知撫州初常平有慈幼局為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娩而貧者許里胥請于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眾焉山樵雜錄宋京畿各郡門有慈幼局蓋以貧家子多輒厭而不育乃許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設乳媼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許來局中取去為後故遇歲侵貧家子女多入慈幼局是以道無拋棄之子女若冬遇積雨雪亦有賜錢例雖小惠然無甚貧者此宋之所以厚養於民而惠澤之周也建康志咸淳元年正月馬公光祖鈞判參政真公創慈幼局當使將漕時嘗增月給而本府前此乃欠舉行街市間有遺棄小兒合立規模收養仍委官提督今具條式如後一本府城內外諸廂貧民遺棄小兒或願收養取具四鄰保明狀申提督官廳差人審實出給曆頭照寶祐五年大使已行例先支抱養錢十八界四貫米五斗月支十八界二貫米三斗至七歲住支

一遺棄之時恐未便有人收養遂先雇乳婦四名每名月支十八界六貫米五斗。　一嬰孩寄養在乳婦家萬一無人收抱亦合區處今自一歲後照抱養人例月支十八界兩貫米三斗就令婦家權行撫育如有願就乳婦之家接續抱養者聽月給照支。　一每月一申民間抱養數併寄養乳婦家數申提督官廳支請錢米仍仰各挈抱當官點名以防偽冒其有病患者仰不移時經提督廳給藥或有事故即時具申銷籍所有本府錢米作四季或料撥付所委官廳收掌月申總數銷豁錢一料以十八界五

百貫米以百石酒三百瓶為率一行下諸廂及兩縣斜司嚴督地分巡
邏諸處如有拋棄小兒仰即時中解從哲廳每收一人與支犒酒一瓶如
遇養失收覺察到官廂官關係地分等人等第究斷仍關緝捕房身一覺
察一收到小兒恐有衣着本府逐時支撥絹布并支無用衣服發下改
造責令妳子付小兒裝着邵陽志慈幼局在本司寶祐三年陸𨷂開軍民
累重貧乏之家有生子不舉者或舉而棄之道路者恒然念之遂撙節漕
計界之本司便民解庫月取贏資置局曰慈幼又諭無為軍日助五十緡
並以幹官凡軍民生子人支錢五十貫米三斗酒三升醋三升炭十斤黑
神散二貼設緑櫃于市曹委其掾隸曉即拆開判送本局支給是年三月
以其事上之朝廷旋得省劄符照應屬眉山楊公棟記之刻石本司臨安
志在樓店務對河淳祐七年十二月有旨令臨安府創屋為慈幼局應遺
棄小兒民間有願收養者月支錢一貫米三斗盡三歲止其無人收養者
官為雇倩貧婦就局乳視惟謹續有願子之者從官請仍給錢米如式蘇
州府志在府治東同樂園門裏寶祐中趙與𥲅判府先是淳祐七年十二月
上令臨安府置慈幼局支與給錢米收養遺棄小兒顧倩貧婦乳養有民間
願抱養為子女者官與月給錢米至三歲住支𥲅蓋推廣上意云寶慶府

志慈幼局記　宋受天明命以仁棣國子惠億兆際天所覆含齒戴髮之
屬保抱攜持一視同胞紫雲宴語天地鬼神實靈之列聖傳序緝熙此意
好生之德覃及娠育科金條吾燗如日星開收養之門杜棄殺之塗有司
奉行惟謹長養乾坤涵濡雨露日益蕃庶本國邦寧萬億斯年配天之休
於是乎在邵居重湖之右古無離生聚溢乎四境游手倍於力耕民貧棄
子習以成俗豈其性之不仁哉饑寒迫身懼以累耳長沙趙侯桌由表著
出守訪求民隱嚴顧久之為民父母其忍坐視赤子之死而不救划在令
甲其可忽諸焦心勞思議以全活建局曰慈幼凡撙節郡計之贏料簡在
官之產簿録姦利之資悉畀之局提點刑獄高公斯得義其事以官錢千
緡佐費規畫布置且謀增益將由國及郊暨屬邑平類之甫闋端而侯以
憂去富川桂侯諤以監州攝事廉介愷悌益勤於民綜核經理不遺餘力
得錢為緡七千八百有奇田為畝二百有奇錢以舉直而息廉其取田以
募耕而租薄其征民既兼利合息與租以法須諸貧而乳育不能自給者
期以決歲令出邦人喜而歌之曰漢黃潁川唐陽道州惠久利博孰如兩
侯我民自今載生載育無有夭閼左餐右粥桂侯聞之以語康時曰此為
子御國記也盍記之固辭弗獲竊因是而有感焉昔孟軻以惻隱羞惡發

仁義之端若不相為用者及觀伊尹思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己
推而內之溝中則知輔吾惻隱之心者羞惡之心也士君子位天地育萬
物為己任民之仁壽鄙夫孰非己責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苟可
利民寧復自愛蓋不若是則天下之窮民顛連無告亦恥不得為仁人之
歸划敢塞其源固其澤乎仁義之心人皆有之吾見是舉也有推行無沮
撓有封殖無廢易罔俾邦人異時追佹曰仁心仁政致其而斬則羞惡不
泯而惻隱常存其惠利顧不愈久愈博哉顧以是記來者俾勿壞庶幾昔
人孟水抱兒之意云淳祐十一年七月朔進士盧康時記儒林郎寶慶府
軍事判官于大義篆額宣教郎知寶慶府邵陽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
弓手寨兵軍正黃懋書丹承議郎通判寶慶軍府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兼
權府事桂諤立石江陰志慈幼局記　江陰本膏沃而遠鄉曠土有不耕
者民不足也人類常生息而窮㩜窶戶有不育者力不足也不足而坐視
之彼司牧之心者然歟余咸淳乙丑秋至郡謄祈而雩率屬謝群祀詣龍
祠出澄江門歸閒戶曹趙君汝訥言出門外有補茅綴葦而廬者聞無炊
煙嬰孩啼戶飢寒之色不勝問之則凍殍所餘哉此耳活之不及為廢食
轉抚累日念昔先公尹華下剏慈幼收孤棄凡十有二年男女襁褓藉存

養者不知其幾守吳門亦如之後皆相仍至今滕雖小宜遵用故事適度
地視官舍可改者得醋庫庫舊有推額歲取糴酒務斤數千征民隸數以
釀官費而寡利民擾而苦禁遂弛擢醋以庫為慈幼局公未有以給粒俾
先之置乳媼日予粲食月予緡錢覺男女齒二以上十以下皆養養及十
二而能出就衣食者聽寒暑予衣坐卧什器帳被具戶曹庀之郡博士提
其要咸定為例起於丑之冬成於寅之春遺弁踵牧抱哺以時昔之夭癘
傷驚者大略戢矣雖然捐俸私無以繼也剖廪公無以充也則來者有憚
而已爾利城鎮故置官罷省久餘職田畝百三十有奇地畝五十有奇民
賕吏縮賦釐而復之剗町步歲入與支之數于石且為籍隸之局業定而
利專費給而惠遠蓋於是乎在按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獨首慈
幼民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昔人措意於幼者若此其密也渠非
保之而使之蕃息者無寂於是歟當時井田均無甚富甚貧之眡其望於
上者猶狹也今貧富之相絶者不翅十指然矣柰何坐視其不足於耕不
足於育而弗之救乎凡余之所圖者亦庶幾司牧之思而已若夫人情之
不足者無窮余顧以不足之才智應之而欲滿其望則寧無愳哉因鑱石
泮宮非特以局事隸他日尚惟繼拔議然否也咸淳二年七月記寶祐溱

須志慈幼局記　昔者聖人茂對時育萬物一草之茁萋萋然一木之萌天然毋覆巢毋殺孩蟲魚尾不盈尺不中殺不鬻於市夫於庶物也如此則其於吾民也可知其仁矣於其子與人之子也可知其親矣伊川先生少時取食猶之魚大者如指細者如箸養盆池中作文記之曰主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柰何曾南豐之記孫齋殺兎兎曰人固擇於禽獸矣狄禽獸矣狄於其配合孕育知不相禍相禍則其類絕也久矣如齋何議焉余思聖人之政又觀二書未嘗不三復而嘆山陰陸景思駐為大農簿以才選分符從濡須予節漕淮南以書走餘杭抵余於野寺中曰吾守邊三衆紅矣它不足為公道願嘗有所怵惕創慈幼局節約漕用得緡錢一十五萬用抵當法會其息給生子者為條目使經久郡日有助率五十給局成未幾活嬰兒已數十百蓋推行先朝貽養令亦以聞諸朝矣欲後人之增培之也盍為我記自仁義之說微而世之論治者以兵與財為急況乎戎馬之郊雲霜之外馳驅四牡角聲滿天撐左支右日懼不給旅單而室鼜戈朽而鼓寒驟以為告焉宜也若夫野清人散火腥鬼哭壯夫健婦化為塵壤千古究新亦可也居養雖舊典視兵與財之方急不幾迂乎曰不然方千里者九而取七十焉或取百焉其兵財多寡亦可得而計矣然

而卒無敵於天下豈有他術哉湯為一童子文王矜幼無父者發政必先焉如此而已耳志伊吕之志者捨是焉學彼伯者之善於富強而葵丘載書必曰慈幼孟子猶有取焉蓋古之人甚愛赤子每與老老並稱故曰若保赤子曰乍見孺子蒙釋必待養受之以需飲食之道也飲食有訟則事制曲防以永其終聖人所以續乾坤之生德者在是膚使其得之矣養魚記曰吾知江海之大而未得其路此澤天下之志也景思以文學論議取重當世而其勤於民者又如此雖時艱虞方賴其用使深山窮谷之閒雞豚酒醪饘粥在鼎而鰥寡癃疾皆有養也余亷老也其亦庶有望乎寶祐三年九月甲寅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楊棟記。

慈濟局

蘇州府志局在府治東南夫子巷嘉定中剏作棺以給貧民。

義濟局

武陵續志局在皇華坊之北至元癸巳因本府連年水旱相仍百姓艱食至于鬻妻賣子不營一飽賊盜公行餓莩遍野重以辰陽溪蠻嘯兇掠鄉民殺縣長吏其驚散流離至于是郡丐食於道路者俯可數計郡推官河南薛公友諒聞之愀然曰生民如此聽其無告可乎遂建言于肅政廉訪分司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民一日不食則飢飢則荒冦攘姦宄由此起矣常武厄於旱潦

穀四三年境內之民數米而炊併日而食猶不能圖鬻妻貨子習以成風甚至掠人之妻竊人之子而貨者禁戢之法雖嚴而終不能止蓋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苟能使濟艱之民轉而有溫飽之計則孰願其父母妻子離散為惡不悛乎撿照得至元新格內一欵該諸遇災傷闕食或能不悖已物勸率富有之家協同周濟困窮不致失所者從本處官司保申上司申部呈省欽此參詳官司雖曾賑糶止及有資之家貧苦細民暴不沾恵至於發倉賑濟必俟朝廷明降不惟緩不及事借使從請止救一時之急終非長久之策又且湖右郡縣地瘠民繁貧窘之人率多就傭富室甘任厮役之責者饑寒使之而然也宜令所屬司縣富實主戶遍各家佃戶闕食隨即借貸無令餓餒如是鬻妻賣子及剽作非為者事發到官主戶一例坐罪如此則主戶惟恐罪及其身必能賑救佃戶不致鬻賣妻子矣鄉村豪富之家果能協同周濟困窮使貧民不致失所者亦仰本處官司依上保申上司定奪亦勸善之一端是一舉而兩得也憲司嘉公所言移牒本路行移合屬依上勸率果有似此濟民富實之家所借米糧若及百石之上者保勘是實開具姓名就申上司別加優禮施行本路移准憲司公牒就檄薛公勸分賑濟以杜其源人賴以活武陵桃源二邑為村百二十有

二勸主戶七百五十有七賑貸至百石以上者五十七戶百石以下者為戶七百通為穀二萬四千二十四石有奇而所活飢民為口凡三萬三千八十五薛公不憚勞弊於深山窮谷間冒雨雪涉險阻始終六閱月力就乃事聞之省臺皆嘉公所為公又乞行之鄰郡郡而澧之賑貸亦得穀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九石有奇而所活飢民為口三萬六千九十辰陽亦得穀九百七十有奇而所活為口四千六百五十有六廉訪迂軒趙公世延謂賑濟一事固活飢民若後行之者委非其人反為民擾當為經久計盍援龍陽義倉例實無窮之惠薛公聞之欣然遂勸率好事者隨所出穀蓄之明置簿籍以廉平者主之仍請廉訪分司迎行日縣視以革侵漁及多寡予奪之弊始置是倉石潭丁公易東丁坡趙公時倫首倡各出穀五百斛繼而總管馬公應翔轉運司同知安公衡各出穀二百斛運副劉公良出一百斛郡士陳天錫出三百斛薛公又言于憲司曰看詳義倉之設本以為民近年以來廢而不立百姓稍有飢荒莫知所措幸蒙廉訪分司官力主其事卑職遵奉分司興復龍陽縣義局美意因委賑濟間依上勸率立到局米似有條理若將糴到穀價於秋成日又行收糴入倉不無生受又恐所立局米閒有委人不當似前侵用未便照得本路見依奉上司將斷決

曾希文等項官田。丈量到水田八千六百四十二畝六分，與其付之權豪
爲若於內選擇膏腴田土三千畝買爲義倉之田，將每歲所收課利於貧
民闕食之時一例賑濟，不取價錢，不惟爲救荒良法可以久行，又且飢寒
之民永受實惠。憲司看詳所言誠爲救荒長策，牒本路如奉上司明文，至
日除留膏腴田土三千畝，令本路義濟等局照依官價於本局糴到穀，本
內出備鈔兩收買，取具本路管不違悟依准牒司迂軒書顏鐵峯張公山
翁爲之記。經歷韓公持厚提調。元貞二年，憲司牒府治中于公亨提調
余既發明大田之詩，記澧陽義濟倉矣，古鼎經歷韓君持厚不憚入山，授
簡於余曰：吾郡非澧陽比，西南阻山，東北濱湖。山田喜雨，湖田喜暘，雨
若時，民僅自給，土瘠而生聚繁也。通年入夏恒雨，而湖田爲魚梁，入秋恒
暘，而山田作龜兆，下民何罪，上天降災，流殍載途，溝以拙於分牧自愧，癸
巳之歲，憲臺趙公下車，訪民疾苦，廉得其實，委推官薛友諒詣諸郡勸分
通計二萬餘石，民賴蘇矣。公曰：此備急方，非遠猷也，更特符入鄉，不特人
勞於具饗，喰且有抑勒之害，甚者受賂，選私擅多少予奪之柄，其何以堪
因行部至龍陽，見前尹毛沆義濟倉規約，遂稿其弊而更新之，曰此可行
之天下，獨不可行之一郡乎。爰諭所屬，乘豐年量力義助，作倉儲之。歉則
計口貸貧民。一言之出，官民響應。桃源、武陵二縣，已率到三千七百石，有
奇。而願從者未艾也。倉在前常平提舉司之後，專委持厚提其綱，闕良官
趙時喻、前書吏盧必達董其事，輪儒生二人，今各其出納，府司不得與聞，防
轉移他用也。綱正條不紊，有朱、真二先生之意，實爲生靈無窮之壽脉，予
記澧陽矣，於吾郡靳一言乎。我將勒之金石，以詔方來。余受簡，讀經歷曰
此周家甫田遺意也。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夫山擭
在天，有國者不能免，苟安能長有年哉。上有斂散之法也，斂散之法於商
爲助，周之徹亦助也。降爲常平義倉矣。今義倉亦不可復見，故望之衰，多
益寡之家，萬家之邑必有萬鍾之家，千家之邑必有千鍾之家，利有所并
也。萬鍾千鍾分斗升以入吾倉，不適洪海之涓滴耳。山巖散之等丘山之
惠，貧人不日糴，則市價自平，市價平則民食足，故歲雖凶而民不飢，是凶
穰在天，而長有年者在我也。若上無斂散之法，則蓄賈遊於市，利不倍不
糶，故雖樂歲，貧者已猶飢，況凶歲乎。是凶歲乃以相蓄賈也，有人心者忍
使蓄賈操貴賤之權，細民罹死徙之厄哉。余故謂斂散之法，有年之道也
而趙公力行之，楊公贊成之，可謂能作天牧矣。余尤有望焉，毛令舉行於
一司，二公克拓於千里，今之長民者，任之勇，後之行部者，續其仁，則永永

有年。而食我之天，與復我之天，不能以分輕重。然食而無教，則禮義衰，風
俗壞，雖有粟，吾得而食諸。經歷歸而語爾馬、侯及爾同僚，詔其父老而誨
其子弟，毋背親而即疏也，毋逐末而喪本也，毋嚚訟而敗聿也，有一於此，
喪禮義壞風俗矣，得不負二公義濟之德。右鐵峯先生張山翁作

嬰兒局

江州圖志：秘書郎袁甫出通判湖州，考常平弊源，以增積貯，核隱產，增附嬰兒局，桐汭志收養遺棄小兒法也。紹定三年通判趙善璙以歉歲貧民有子弗育，棄之道旁，呱呱而泣，終日不食，至飢而死者有之，乃捐己俸五百緡，及措置到五百緡，共一千緡，創局置田，募民收養，倉使袁甫亦給常平錢五百緡，添置田產，仍月支常平米五石以助。令具規約于後。詳見規約碑，今立于教授廳。郡侯古括潘大臨以開度改元，來牧是邦，政以教先，捐資闢軍學講堂西廡祠，治平間清修之士豈清容、紹興初孝行之士李元老，親題二賢扁額，仍擇二賢後以主祠視事纔三月餘，即召還。竟未果，奉安郡侯天台陳詧踵至，喜契于中，下車即躬率僚屬，燕集韋布，奠禮安靈，桐人益知所趨向。淳祐江州圖志：趙善璙置以濟民貧不能舉子者。

茶引局

元史百官志：至元二十四年置，掌印造腹裏行省監茶引。大使一員，攢典庫子各一人。鎮江志：丹陽批驗茶引局提領一員。元董嗣杲廬山集寄湖口茶局臧尚幹：酡顏探得洞元真，老氣摩霄岸角巾，案上押批呼局吏，津頭釀酒謝江神，天寒茶課收征倍，雪霽梅吟寄驛頻，何日此來聯榻話，廬山凡業卻無塵。

收支局

事文類聚：收支局，元始置都監一人，同監二人。

開除局

元史百官志：開除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照磨案牘一員。

稅課局

國朝諸司職掌：龍江稅課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司吏攢典各一名。龍潭稅課局大使副使各一員。各處大使一員。南寧府志：元有商稅務在於陸軒墟，開立以總各墟，每季徵收稅錢起解。
聖朝洪武八年五月置立稅課局，發銅印一顆，以領各墟，每月主告納稅錢起解本縣，轉解本府庫收貯。

魚湖局

武陵續志：魚湖局亦制司所刱，舊額在四邑者有二：曰常平，則民輸錢買樸者也；曰省司，則民戶租產輸稅者也。皆佐郡用。淳祐初，制司刱局收其利，郡計自是浸匱，通判別模撝府事，日始自龍陽至城下，措置綱罟，名曰上九澤，非舊額也。

長江罾網局

武昌志：局在平湖門外。

編估打套局

歷代

沿革記纂淵海宋紹興三年從戶部所請三路發到市舶香藏雜物左藏東西庫權貨務交納外其編估職事乞隔委左藏庫監門官一員兼其打套藏事委太府寺丞引庫監官兼八年專置打套局監官一員以右迪功郎范仲田充從戶侍手稱遴請也九年置編估官一員酬賞依打套官例十一年移編估打套局出左藏庫外於南倉之北置局宋會要編估局高宗紹興七年正月二十八日戶部言欲將三路發到市舶香藥雜物依舊令左藏東西庫權貨務交納外其編估職事乞隔委左藏庫監門官一員兼其打套職事乞委本府寺交引庫監官兼從之　九年六月四日詔打套局監官如任內職事別無曠闕不了事件依藥局監官賞格任滿京朝官使臣並與減二年磨勘選人循一資仍許計日推賞如三年為任之人若及二年以上並全給賞所有編估局官係左藏庫中門官兼本門已有賞格更不推賞　二十一日詔編估局官一員專一編打三路市舶司香藥物貨并諸州軍起到無用贓罰衣服等自來納訖牒到本局官吏將帶行牙人前去就庫編揀等第色額差南綱牙人等同本司看估時值價錢訖供申尚書金部符下太府寺請寺丞一員覆估訖徑申金部提振郎中廳審驗了當申金部內市舶香藥物貨等連估帳符下打套局將合打套

名件一一交跋打套如不是打套之物符下雜賣場徑行赴左藏庫交跋赴場出賣其不堪支遣無用衣物等脩審覆訖省部供申朝廷指揮下日依此行下打套局一面交跋打套及雜賣場徑行交跋出賣施行同日詔置編估官一員請給人從酬獎並依打套官例物以左藏庫中門官兼至是以戶部言事務繁劇故有是命　十一年三月八日詔將編估打套局移出左藏庫外於南倉之北置局以上中興會要宋朝續會要無此門乾道會要併編估打套局　孝宗隆興元年八月十七日右諫議大夫王大寶等言見議併省人吏內編估局額管手分二人難以省減打套局見管人吏二人庫經司一人編估打套局門見管人吏一人各不及分數詔依見在人且令依舊將來遇闕更不遷補撥填　十月三日右承直郎監編估打套局門何倬左從政郎監雜買務雜賣場門趙烨中奏元降指揮雜買務雜賣場門請給人從依左藏庫監門官編估打套局門請給人從依雜賞務雜賣場監門官獨有賞典未曾陳乞亦乞依左藏庫門體例施行從之以上乾道會要淳熙三年二月十二日詔編估打套局專知官令以副尉赴都官注擬從大理正吳沒請也詳見職事四年正月一日詔編估打套局官依舊堂除

撩造會子局

宣城志局以城北澄江亭廢址及闕民居為之先是朝廷以西蜀擾攘闕少會子紙料亦既即都城置局撩造數目不敷嘉熙三年省劄下嚴衢撫吉徽建昌六郡分造已而又增本府日造三萬片郡侯杜範俾尹煥以本府素非產楮去處申乞寢免毋慮數十疏至謂朝廷若以方命為罪即擇有幹力者來任此責闕明年顏侯頤仲繼之復申前請不許祇抽回專官令本府自造仍減作二萬片通歲計之用楮二十八萬八千片州家不得已以十一月開局極其材力不能如數再乞免其半又不許僅更日減三千片而已異時蜀道底平貴輸如故江南諸郡庶幾免夫

備邊局

武陵續志郎加納局也建炎調荆鄂軍討洞冦監司親往督捕抽鼎州苗赴軍前輸納鼎民憚於地遠乞就郡輸苗每石加納五斗以裨官司運費及冦平運罷而加納米遂不復除淳祐三年京湖制置使孟珙因白劄子獻本府三分租米判云與其資州郡之妄用孰若助大司之供億始令提刑司檢法官李一鳧置局收受名曰備邊局自此加納米盡歸制司胥徒蚕食日繁而民始病於共命異時邊烽寧息復承平舊制民之望也

義椿局

寶祐濡須志慶元二年漕使石宗昭剏置以本司錢置貨屋歲取其入屬軍學掌之本以賙士夫之家有喪不能舉

有女不能嫁者而舉人慶餞亦在焉有規式刻于石但所入微其不能應二者之需嘉定間既別立貢士莊此局自當專為婚喪設乃復混濟寶祐三年陸廱為各項分劃蓋以運司官產一百五十四畝四分五釐三毫水田一百三十八畝一分四釐陸地一十六畝三分一釐三毫規式前一二位云

諸司局

元史百官志諸司局用從七品印提領一員相副官二員中統三年始置。總管府秩正三品達魯花赤一員總管一員副達魯花赤一員同知一員副總管一員經歷一員知事一員提控案牘一員令史四人領兩都金銀器盒及符牌等一十四局事至元十四年置二十四年以八局改隸工部及金玉府止領五局一庫掌毡毯等事其屬有六

茶迭兒局

元史百官志總管府秩正三品管領諸色人匠造作等事憲宗朝置至元十六年始設總管一員二十七年置同知一員後定置府官達魯花赤一員總管一員同知一員知事一員提控案牘一員司吏四人其屬二

上都人匠局

元史百官志秩從七品達魯花赤二員副使二員至元二十七年置　雲內人匠東局提領一員副提領一員　雲內人匠西局提領一員副提領一員

沙糖局

元史

百官志秩從五品掌沙糖蜂蜜煎造及方貢果木至元十三年始置秩從六品十七年置提點一員十九年陞從五品置達魯花赤一員從五品提點一員從五品大使一員正六品副使一員正七品

紫炭局

析津志元貞二年欽奉聖旨設立詹事院本院呈准省部文字依本位下紫炭局倒鑄到本局從七品銅印一顆設局官達魯花赤大使副使各一員俱受勑牒至治二年倒革天曆二年復立徽政院除受院劄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本局設官俱受院劄提大付攢管領廣平彰德路等處探參提領所至大三年欽奉皇太后懿旨廣平磁州田土元與可伏兒禾耶田地如今失列監姑根底與者磨遺欽此劄付內宰司行下彰德等處採參提舉所欽依施行至元二年拘收還官本所行從七品銅印一顆設本所官提領二員俱受院劄地五百十一頃三十一畝五分六釐歲辦錢中統鈔二十四錠二十九兩五錢粮果參一千九百五十八石二斗三升 管房提領所 徽政院都事呈禮部符承奉中書省劄付木部呈徽政院至元二年奏准管房提領所已依隆祥總管府管房提領所例鑄到正九品銅印一顆設官隸本院照磨所管至正五年撥付諸色府管領於縣管人戶內選保提領大使各一員受院劄 房舍一千一百二

十五間半 地土三十二頃三畝四分二釐元史百官志大都上都紫炭局各一至元十二年置秩從六品十六年改提舉司陞五品大德八年仍為局降正七品置達魯花赤各一員正七品大都大使一員上都大使二員各正七品副使各二員正八品直長各一人掌葦場典史各一員 紫炭局秩從七品提領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至元二十年以東宮位下民一百戶燒炭二月軍一百人採薪二月供內府歲用立局以主其出納設官三員俱各受詹事院劄大德十一年隸徽政院藏珍文成供須三庫秩俱從五品各設提點二員大使二員副使二員分掌金銀珠玉寶貨段匹絲綿皮毛鞍轡等物國初詹事出納之事未有官署印信至元二十七年分為三庫各設官六員及庫子有差 至元二十年以剌哈赤不花納等管領收支紫炭元貞二年禮部降到從七品銅印一顆設官四員俱受徽政院劄付大德一年徽政院啓准御位下紫炭局一體換受勑牒官四員達魯花赤提領各一員從七品局使一員并受中書省劄付直長一員受院劄官三員首領官典史一員至治二年衙門例革至順三年復立禮部降到從七品銅印一顆設官三員俱受院劄 提領 大使 副使 攢典 管領打捕人匠所元係本管打捕皮貨等戶乙未壬子年夯羅歹

大使旦重陽所管至元十四年奏屬皇太子位下至元十五年啓奉令旨夯羅歹孫子抄兒歹管的打捕戶三百三戶與皇太子出氣力者至元十六年奉省部符文撥屬位下當差至元二十八年抄兒歹身故斡脫兒赤承襲管領本所官達魯花赤從五 提領下 相付官一 都目 司吏 實有人戶二百四十三戶歲辦鈔八錠四十兩皮貨四百十五張 稅粮六百二十一石四斗三升五合

供徽局

元史局根脚隸昭功萬戶府至順二年十一月昭功萬戶府官奉聖旨立一箇正七品供徽局衙門設典史一員庫子四名本把二名秤子二名欽此又至順三年六月建都班副使等奏新立來的供徽局裏達魯花赤提點執事是從四品正五品行使的是正七品印信有本庫子當庫子秤子本把人等至今不曾與准誅有可憐見呵依着中興武庫例與准誅俸錢六十箇月滿常選裏與除授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中書禮部鑄給到本局從五品銅印一顆行使至元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昭功萬戶府例革撥屬本院至正九年九月初八日中書省奏准添設都達魯花赤一員 本局官庫達魯花赤從五 提點同 大使從六 副使從七 首領官 庫子四本把二縣管人戶答剌赤酒匠二百二十八戶 房舍九十八間

院地十畝一分五釐

典製局

元史典製局秩從五品大使副使各一員直長二員又秩從七品大使一員副使一員中統四年置又中直長二員

琉璃局

元史琉璃局大使副使各一員中統四年始置設提領三員至元十四年改置大使等員今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玉局

元史瑪瑙玉局秩從八品直長一員掌琢磨之工至元十二年始置至元十四年立置局使副使各一員直長二員俱受院劄大德四年給品印十一年大使副使受勑牒直長受省劄至治三年罷今定置大使受勑副使直長受院劄玉局提舉司秩從五品提舉一員正七品同提舉一員從七品副提舉一員正八品中統二年以和林人匠置局造作始設直長至元三年立玉匠局用正七品印十五年改提舉司茅亭客話王氏偽玉局王先主自天復甲子歲封蜀王霸盛之後展拓城于西南收玉局化起五鳳樓開五門署曰得賢樓為當代之盛玉局化尊像並遷龍興觀時杜天師詰崔尊師曰今主上遷移仙化其有證應乎崔嘆息良久言曰皇嗣作難爾甲戌歲果偽皇太子元膺叛尋伏誅後杜天師為崔曰有道之士先識未然崔曰動局子亂必然之事何有道先識者哉杜天師曰此化畢竟若何崔曰局必須從非

王氏不可也。先主殂，少主嗣位，明年再起仙化，以為王氏復局之驗也。宋大中祥符，知州事凌策移王先主祠，取其材植以修此化，土木備極棲殿壯麗。工木未畢，玉局洞中，五色雲見。雀所言王氏復局之事，證應何其遠哉。杜光庭廣成集奏於龍興觀醮玉局劄子。　右臣先蒙今年十月二十二日宣賜舊玉局洞門官舍一所，并石像老君一座，移在當觀。其舍今於殿後講堂基上起立功畢，便用安置石像老君，焚修供養。伏以名山大川二十四化，春秋常祀，著在舊儀。其玉局化所修常醮，伏請起天漢元年二月八日，委本府縣祇就龍興觀玉局石像老君前修設，冀免曠闕，以叶恭敬。又北印在嶲州，積年已來，醮祝居率土之內，宜申感秩之文。前件二化，令亦欲就龍興觀一處與玉局同用，延祝景貺，永福聖朝。謹舉如前，伏聽勅旨。宋呂淨德先生集送戴正仲大夫歸玉局。　請得琳宮別未央，西行行色重增光。官曹冷淡如通客，風物鮮明類故鄉。歸去林泉謀已定，閑中詩酒味偏長。市橋長畔鄰居日，應許過從亦道裝。汪元量湖山類藁汪元量玉局詩　匹騎來登卯酉山，老君玉局護闌干。步虛殿上香雲繞，空翠蕭森北斗寒。陸游渭南集玉局歌　玉局祠官殊不惡，衙如氷清俸如鶴。酒壺釣具常自隨，五尺新蓬織青蒻。倚樓看鏡待功名，半世兒癡晚方覺。何如

醉裏泛桐江，長笛一聲吹月落。蔣公新冢石馬高，謝公飛旐凌秋濤。微霜莫遣侵鬢綠，從今二十四考書玉局。

珠翠局

元史百官志。至元三十年，立置大使、副使各一員，受院劄。直長一員，受府劄。　大使一員。　副使一員。　直長一員。

明金局

元史官者傳。童貫性巧媚，徽宗立，置明金局于杭，貫以供奉官主之。

金銀局

元史金局秩從七品。二十四年改為提舉司，秩正六品。大德間陞從五品。　銀局秩從七品，大使一員，直長一員，掌金銀之工。至元十二年始置。經世大典銀局掌成造御用金銀器盒繫腰諸物，提領一員。

銷金局

經世大典銷金局中統四年始置，掌諸殿宇裝鑾之工。提領一員，管勾二員。

研金局

元史百官志。至元二十年立置大使一員，受本府劄。　大使一。

燒紅局

經世大典至元元年始置，掌諸宮殿所用心紅顏料。提領二員。

金絲子局

元史百官志。至元十二年立金絲子局，以掌金絲子匠造作之事。置大使、副使各一員，直長二員，俱受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七年，給八品印。十一年，大使、副使受勅，而直長受省劄。至治三年罷，仍俱受院劄。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二員。

犀象牙局

經世大典中統四年四月始置，秩從六品。設大使一員，司吏一人。至元五年增副使一員。十六年增直長一人。管匠戶百五十。兩都宮殿營繕犀象龍林卓器繫腰，置大使、副使、直長各一員，司吏一人。　大使一員　副使一員　直長一員。司吏一人。又至元十一年始置，掌宮殿象牙龍床之工。提領一員，管勾一員。

溫犀玳瑁局

元史百官志。溫犀玳瑁局秩從八品。至元十五年置大使一員。

貂鼠局

元史百官志。貂鼠局提舉司秩從五品。提舉一員，同提舉、副提舉各一員。至元二十年置。

花木局

金史都監同監舊設接手官四人。泰和元年罷，從以諸司人內置都監、同監二員。貞祐三年罷都同監，以同樂園管勾兼熙春園都監、同監三員。泰和四年置。貞祐三年省。同樂園管勾二員。每年額辦課程，隸南運司。宣宗南遷罷課，改為隨朝職，正八品。

大木小木局

元史百官志。大木局中統二年始置，掌殿閣營繕之事。提領七員，管勾三員。小木局中統四年始置，提領二員，同提領一員，副提領三員，管勾二員，提控四員。　大小木局至元十八年立，置使、副各一員，受詹事院劄。三十一

年，改受徽政院劄。元貞元年，併領皇后位下木局。大德十一年，依八品印受勅。至治三年，定置受院劄。大使、副使、直長各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一員。

司屬雕木局

經世大典至元十一年始置，掌宮殿香閣營繕之事。提領一員。元史百官志從八品。至元十五年置。大使一員。

抽分竹木局

國朝諸司職掌龍江抽分竹木局。大使一員，副使四員，俱未入流。大勝港抽分竹木局。大使一員，未入流。

漆紗冠冕局

元史百官志。至元十五年置大使、副使各一員。大同路採砂所，至元十六年置，管領大同路撥到民一百六戶，歲採磨玉夏水砂二百石，起運大都，以給玉工磨礲之用。大使一員。

浮梁磁局

元史百官志。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燒造磁器并漆造馬尾梭藤笠帽等事。大使、副使各一員。

旋局

經世大典中統四年始置，掌成造御用異樣木植器物之工。提領二員。

器物局

元史百官志。秩從五品。掌造鐵器內府營造釘線之事。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二員。中統四年始置御用器物局，置總管、副使各一員，受省劄，用從五品印，隸少府監。至元七年，改為器物局，省

總管。置大使副使直長等員。掌內府宮殿京城門戶諸寺觀公廨等營繕及御用各位下鞍轡忽哥轎子帳房車輛金寶器盒磕鞘寶兒赤行程什物。凡精巧之藝。及額造減鐵繫腰十有五條。犀繫腰十。花木繫腰二百。柏木雜帶二百。象牙繫腰五十。小佩刀五百。鞍轡百四十。柳器六百。雜作匠戶四百。咸隸焉。總定置官吏七人。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二員。吏目一員。司吏二人。

顔料局

國朝諸司職掌秩正九品。隸工部。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採石局

元史至元四年。始置大都燕山塲石局總管。以楊瓊為之。尋受印信銀符。九年。改授金符。總管夫匠。營造內府殿宇寺觀橋牐石材之役。十一年。於大都近地撥採石之夫二千餘戶。常任工役。改置大都等處採石提舉司。秩正五品。設達魯花赤一員。提舉一員。同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二十六年。罷提舉司為採石局。秩從七品。令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泥瓦局

元史百官志。至元七年。立置使副各一員。受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十一年。受勅。且增置受省劄直長一員。至治三年。省之。而止設受院劄使副二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符牌局

元史百官志。至元十七年始置。秩正八品。掌造虎符等。置大使副使直長各一員。把作提控六人。司吏一人。二十七年。省直長及把作提控。令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一員。

氈局

元史至元十三年。奉裕宗皇帝旨。收集人戶為氈匠。二十六年。始立氈局。置達魯花赤局使副使直長各一員。元貞元年。給從七品印。大德十一年。達魯花赤局使副使受勅。而直長受省劄。至治三年。罷之。止置提領大使副使直長各一員。提領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一員。

葛布局

元史百官志。葛布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管人匠一百一十有八戶。

異樣毛子局

析津志。至元二十年。立置使副各一員。俱是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十一年。改受勅。用八品印。至治三年。罷之。仍受院劄。　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上都怯憐口毛子局根脚。係唐妃娘娘位下。至元六年。欽撥裕宗皇帝位下。至元二十四年。設局官四員。內受勅達魯花赤一員。受徽政院劄付三員。提領一員。大使二員。行使從七品印信。目今止設官三員。俱受院劄。官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司吏二名。實在氈子匠二百三十一戶。　縉山毛子旋匠局。秩正七品。行使銅印一顆。大使一員。典史一員。司吏一人。

巾帽局

國朝諸司職掌秩正九品。隸工部。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針工局

國朝諸司職掌秩正九品。隸工部。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織染局

元史百官志。太宗九年。張天翼奉世祖聖旨。以招收析居放浪還俗僧道戶計置織染提舉司。秩四品。令張天翼為宣差提舉。管領習學織造段匹。是年。至河西奉唐妃懿旨。於真定保定二路漏籍戶內撥到八十二戶。種藝。丁未年撥供人匠粮食。至元二十三年。罷提舉司。改為織染局。秩從七品。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令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大都織染局從九品。大使一員。管人匠六千有三戶。　大寧路織染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照磨案牘一員。　懷慶路織染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照磨案牘一員。四明續志。織染局在西北隅。儒學西。元係宋貢院基。至元二十七年。起蓋局院。泰定二年。鄞縣尹阮申之提調。改造土庫三間。庫前軒屋三間。門樓三間。廳屋三間。并前軒廳後屋一間。染坊屋四間。吏舍三間。絡絲堂一十四間。機坊二十五間。又有打線塲屋四十一間。土祠一間。在帥府後北首。大德毗陵志。織染局在郡治子城內。州橋之南五十步。即舊州倉故基。彬江志。織染局院長二員。受行省劄付。攢司一員。於人匠戶內點差。堂長提控人等。於匠戶內差。應天府志。織染局在正北隅。初以常照菴基作信寶局。後以為

織染局。今移印引局在淳化街。延平府志。織染局在晝錦坊東。洪武七年開設。置官二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歲織絹二千匹。溫州府志。溫州府織染局在東北隅。官二員。置立機張。每歲造絹匹起解。　官二員。大使正九品。月俸米五石。　副使從九品。月俸米四石一斗六升六合六勺。司吏一名。　又織染段匹。雜造軍器。舊未嘗有局也。歸附後。剏置。各有司存。使咸精其能焉。織染局在東南隅德政坊中。歸附後剏置。因舊永嘉縣治為之。設局官二員。局使係有差。副使匠戶內差。織而局使副使並受勅牒。專管本局人匠。排日織造段匹。每季依例解發。違則有罰。詳見額造段匹下。本局設典史司吏。並於局內選差。嘉禾志。織染局。宋無。元朝在府治西。今府公廨基是也。設官與雜造局同。張士誠竊據。並不設官。自內附。

皇朝移置於府治東關武坊內。設大使副使各一員。吳興續志。織染局。舊志所無。元置局二。生帛局在子城內。府治之北。元末皆廢。

皇朝以其址為府官公廨。洪武二年。建織染局。以廣化寺東帝師殿改為之。歲造常為段匹。新安志。元織染局在西北隅。舊酒務基。打線塲在西南關。練溪東岸。先於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到寧國路織染局生帛機五十張。恭撥人匠八百六十二戶。自本年正月為始立局。歲造生帛三色。凡一千六伯一段。二

十四年改造熟帛絲紬如生帛之數凡六色四季起納至元二十八年添造寧國路絲紬一百五十段

國朝自己亥年始每月織造紵絲四十二匹至洪武六年改造細絹每月額織造絹二百九十二匹紬二十五匹共三百一十七匹國朝諸司職掌織染局大使一員正九品副使一員司吏典吏各一員各布政司并各府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中山局 元史百官志中山局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管領教習織造中統元年行中書省給從七品印至元十二年納綿府達魯花赤塔塔兒奉旨以賜皇太子設官悉如舊令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秩從七品

真定局 元史百官志憲宗二年世祖在潛藩命孛剌海招收戶計丙辰年改立民匠局織染造作陞定中統元年十月行中書省降給從七品真定管民匠銅印置大使一員至元十六年孛剌海之子塔塔兒不花奉旨以賜皇太子織造段匹設官置局悉如舊制大使一員

忽丹八里局 元史百官志忽丹八里局大使一員給從七品印至元三年置

別失八里局 元史百官志別失八里局至元十二年為別失八里田地人匠經值兵革散漫居止遷移京師置局織造御用領袖納失失等段匹十三年置別失八里諸色人匠局秩從七品今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蕁麻林局 元史百官志弘州蕁麻林納失失局至元十五年二月隆興路總管府別都魯丁奉皇太子令旨招收析居放浪等戶教習人匠織造納失失於弘州蕁麻林二處置局其匠戶則以楊提領管領蕁麻林以忽三烏丁大師管領弘州十六年十二月奉旨為蕁麻林人匠數少以小就大併弘州局秩從七品降銅印一顆命忽三烏丁通領之置相副四員十九年撥西忽辛斷沒童男八人為匠三十一年以弘州去蕁麻林二百餘里輪番管辦織造未便兩局各設大使副使一員仍令忽三烏丁總為提調大德元年三月給從七品印受蕁麻林局十一年徽政院奏改受勑設官仍舊制各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生帛局 句容新志生帛局元置在縣治前街東今急遞鋪申明亭皆其地也

縻絲局 當陽志舊無額今置局於徐閒縣廨之東歲收木綿布貳千肆伯匹上下半年起運謂之進呈布匠戶一百單五戶官支工本口糧免雜役

綾錦局 元史至元三年六月小劉行省獻本家人口六十四戶於皇太子位下是年十月奉令旨於納錦府

李宣差撥到練熟織匠二十戶創立局院令小劉行省親領之六年工部侍郎苫思丁獻回回童男四十有一戶八年立綾錦局秩從七品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九年以招收到析居放浪還俗僧道為匠總二百八十有一戶教習織造之事今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紋綺局 元史乙巳年十月不顏達失揚權府奉世祖聖旨以招收漏籍人戶各管教習立紋綺局令揚權府管領送納絲銀物料織造段匹立不達失局令馬合某為達魯花赤戊午揚權府男得山管領中統二年八月楊得山始受宣命佩銀符至元八年五月命楊得山為紋綺局長官以馬合某元管人匠併入紋綺局通領之十二年十月奉旨以諸人匠賜皇太子十三年罷楊得山馬合某以本局為從七品置大使一員十六年給從七品銅印十九年增置副使一員今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綉局 元史至元二十四年始置用從七品印掌綉造諸王百官段匹令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簾網局 元史大使一員副使一員並受省劄至元元年始置所設官止授省劄十二年給正七品印改授勑牒三十年官仍授省劄用元給之印今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經世大典中統四年始置掌成造宮殿及官建寺廟網翦之工提領二員管勾一員

鐵局 元史鐵局至元七年立置使副各一員受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十一年受勑且增置受省劄直長一員至治三年省之而止設受院劄使副二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應天府志鐵局在上元縣羅帛市洪武九年置

減鐵局 經世大典藏鐵局中統四年始置掌成造御用及諸宮邸繫腰管勾一員提控二人

鑌鐵局 元史百官志鑌鐵局秩從八品大使一員掌鏤鐵之工至元十二年始置

司屬鐵局 經世大典中統四年始置掌諸殿宇輕細鐵工提領三員管勾三員提控一人

鐵猫局 應天府志鐵猫局在江寧縣戒壇寺舊基

刀子局 經世大典中統四年始置掌成造御用及諸宮邸寶貝佩刀之工提控二員

銅局 元史百官志提領一員同提領一員管勾一員中統四年置以上六局秩從八品 鑄瀉等銅局秩從七品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掌鑄瀉之工至元十年始置官三員二十八年省管勾一員後定置二員

鑄印局 元史百官志秩正八品掌凡刻印銷印之事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一員至元五年始置應天府志鑄印局

在江寧縣舊中書省東。國朝諸司職掌。鑄印局秩從九品。隸戶部。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司吏一員。

軍器局

宋會要。高宗紹興七年。正月一日。樞密院言。軍器寂爲朝廷目今急務。擬欲泛拋諸路州軍製造。恐搔擾於民。理宜措置。一置軍器局一所。仍以製造御前軍器局爲名。隸屬樞密院并工部。於建康府置局。一令禮部鑄銅印一面。以製造御前軍器局之印九字爲文。一提轄監造受給監門共差置手分三人。貼司三人。請給出職條法等。並依軍器所人吏施行。許本局於諸官司踏逐指名抽取。從之。　十月十四日。工部言。諸路州軍自來依條合發上供歲額軍器。比緣製造滅裂。近差撥兩浙江南東西福建路工匠盡赴軍器局造作。其逐州合發軍器並免造。契勘路州軍所造軍器。各有朝廷給降樣制。及逐州工匠已曾差赴軍器所造作三年。諳知制度。自可責辦精緻製造。今來總五路州軍工匠。並就軍器局所兩處造作。所用物料大段數多。難於收買。其逐州所總發物料。往往赴發不足。或卻致人匠端閑。及差到工匠。除本身請受外。每月添支食錢一百七十文。米二升半。且以軍器局一處言之。見役人月支錢一萬貫。米一千石。委是枉費鈔米。不唯蠹耗財計。至於拋買物料數多。不免搔擾。兼造作亦不敷。逐路合發元立定軍器

之類。誠爲未便。欲乞將諸州工匠依舊發回。責令當職官措置。須管依樣如法造發。候致比較精粗。信賞必罰。從之。　十一月。照軍器局廢罷。併歸軍器所。其人匠物料等。令提舉官楊忠憫等管押裝發赴臨安府軍器所交割收管。元史百官志。大同路軍器人匠提舉司。秩從五品。達魯花赤一員。提舉一員。並從五品。同提舉一員正七品。副提舉一員正八品。其屬豐州甲局院長一員。應州甲局院長一員。平地縣甲局院長一員。白登縣甲局頭目一人。豐州弓局使一員。賽甫丁弓局頭目一人。　太原路軍器人匠局秩正七品。達魯花赤一員。局使一員。副使一員。吏目一員。　保定軍器人匠提舉司秩從六品。達魯花赤提舉同提舉副提舉各一員。其屬河間甲局院長一員。祈州安平縣甲局院長一員。陵州箭局頭目一人。　懷孟河南等路軍器人匠局秩正七品。局使局副各一員。其屬懷孟路弓局院長一員。　彰德路軍器人匠局秩正七品。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咸平府軍器人匠局秩從七品。達魯花赤大使副使各一員。大名軍器局秩正七品。大使副使各一員。　奉聖州軍器局秩從七品。大使副使各一員。　許州軍器局秩七品。大使副使各一員。　陳州軍器局院長一員　汝寧府軍器局院長一員。　歸德府軍器局院長一員。　汴梁路軍器局秩正七

品。局使局副各一員。其屬常課弓局院長一員。常課甲局院長一員　上都雜造軍器局秩正七品。大使副使各一員。　平陽路雜造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絳州甲局大使一員。揚州志。揚州府雜造軍器局在揚州衛指揮使司南城一所。　高郵衛指揮使司中市橋東一所。鳳陽志。鳳陽府臨縣軍器局在東門內。三山志。舊軍資庫在都督府門之東。至元十九年火。二十五年重創廨宇。初爲人匠提舉司。尋置綾錦局。大德八年宣慰司兼領鹽賦。又取便爲鹽審局。尋革。今爲軍器局。饒州府志。軍器局先於永福寺權行造作。洪武八年。知府王哲於府治東偏空地鼎新創造。共計屋宇六十三間。建昌志。建昌府軍器局在城北隅。舊旴江書院地基之上創立。中有官廳。外有門屋。東西兩傍有南寧府志。南寧府本衛軍器局新立在鐘樓之傍。應天府志。上元縣造甲局在石頭街舊洞神宮。初爲尚醞局。洪武九年二月改今局。宋史。大都弓匠提舉司秩正五品。達魯花赤提舉同提舉副提舉各一員。其屬雙搭弓局大使副使各一員。成吉里弓局大使副使各一員。至元三十年改提舉司置局。金陵志。上元縣造弓局在國子街。初作倉。後改今局。宋史。大都弦局大使副使各一員。至元三十年改提舉司置局。元史百官志。大都箭局秩從七品。大使副使各一員。　益都

濟南箭局秩正七品。局使一員。　大州武器局秩從五品。大使副使一員。國朝諸司職掌。軍器局秩正九品。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火藥局

金陵志。在淮清橋街北。舊馬公洞基。火藥局在石頭街後馬公洞基置。

潛火局

金陵志。潛火局。淳祐十二年大使賈大資糊造水筩。及各廟砌缸停水。

鞍轡局

經世大典。中統四年始置。掌成造御用鞍轡象轎。提領三員。　鞍子局至元七年立。置大使一員。受本府劄。大使一員。　羊山鞍局至元十八年始置。掌成造常課鞍轡諸物。提領一員。提控一員。元史志。上都隆興等路雜造鞍子局。至元二十三年立。置局使副使直長各一員。俱受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十一年。局使副使受勅。直長受省劄。用從八品印。至治三年罷之。置受院劄提領大使各一員。直長一員。提領一員。大使一員。直長二員。　鞍轡皮作軍器顏料等局在太平街西。應天府志。鞍轡局在狀元坊玄真觀基。初爲理問所。繼爲應天衛倉。洪武三年改今局。國朝諸司職掌。鞍轡局秩正九品。大使一員。副使二員。

皮作局

國朝諸司職掌。皮作局秩正九品。大使一員。副使二員。

熟皮局

元史百官志。秩從七品。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典

史一人司吏一人至元六年置掌每歲熟造野獸皮貨等物大使副使直長各一員至元二十年置

軟皮局 元史百官志上都大都貂鼠軟皮局提領所掌內府細色銀鼠野獸諸色皮貨提領二員至元九年置受府劄二十七年給從七品印改受省劄大德十一年給從六品印改受勑牒至治三年仍改受省劄

牛皮局 元史百官志牛皮局至元十三年立置大使一員受府劄

斜皮局 元史百官志上都斜皮局至元二十五年立置大使副使直長各一員受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十一年使副受勑牒直長受省劄用從八品印至治三年罷令置受院劄大使副使各一員

旬皮局 經世大典旬皮局至元七年初設旬皮局大使未有印俸十四年始定為正七品管匠三十餘戶隸工部二十一年隸大都留守司兼少府監歲辦熟造旬皮紅羊皮二千有奇今定置大使一員

雙線局 元史百官志至元十八年立置使副各一員受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十一年依元八品印受勑且增受省劄直長二員至治三年省之而止設提領副使各一員俱受院劄提領一員副使一員

盒鉢局 經世大典中統四年始置

掌成造御用縏腰提領二員元史百官志盒鉢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一員至元七年立受府劄管納色提領一員受府劄管銅局筋局鎖兒局粧釘局雕木局至元三十年置金銀器盒局至元七年立置使副各一員受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十一年依從八品改受勑牒增受省劄直長二員至治三年省之而使副止受院劄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繩局 經世大典中統五年始置提領二員祗應司國初建開平府宮闕燕京瓊花島上下殿宇始置祗應司以供備之設大使一員秩從五品隸宮殿司累置副使一員直長三員吏目一員司吏二人令掌內府諸王邸第異巧工作修禳應辦寺觀營繕管匠七百戶隸大都留守司今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三員吏目一員司吏二人

油漆局 經世大典司屬油漆局中統元年始置掌兩都宮殿髹漆之工提領五員同提領一員副提領一員

畫油局 元史畫油局至元二十年立畫油局置使副直長各一員俱是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十一年依從八品印使副各受勑而直長受省劄至治三年罷之仍受院劄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一員

出蠟局 元史百官志提舉司秩從五品提舉一員同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吏目一員掌出蠟鑄造之工至元十二年始置局延祐三年陞提舉司設令官提舉二員管勾一員

車局 經世大典中統五年始置

轎子局 經世大典中統四年始置掌成造御用異樣木植鞍子諸物提領一員

竹作局 經世大典中統四年始置提領二員提控一員

抄紙局 國朝諸司職掌秩從九品隸戶部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司吏一員

印鈔局 國朝諸司職掌秩從九品隸戶部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司吏一員

雜造局 元史百官志至元七年立置使副各一員受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十一年依正八品印受勑增置受省劄直長二員至治三年省之而止設受院劄使副二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瑞陽志雜造局在醫學之後至元二十四年創立專掌成造進呈雜用之物每歲解納於內府以備國家不時之用云本路額造生活鐵馬鐙貳伯柒拾伍副獸大樣鞦轡壹伯壹拾肆副心紅油粘壹伯副心紅皮篋貳拾副洪武毗陵志雜造局元至元庚辰以舊通判廳置雜造局庚寅改刱於晉陵縣基今不存本朝洪武丁巳創置於武進縣東街為四縣造作之所蘇州府志蘇州府雜造局

本朝在卧佛寺南洪武六年設置徽州府志徽州元雜造局在東北隅靈順廟之左歲用毛鐵二千七伯五十四斤造軍器手刀三百六十五把鎗頭一百七十五箇上下半年起解元末毀于兵

國朝創於永豐倉舊基季造軍器漆弓一百七十五張腰刀三百把其餘頭盔鐵甲箭隻等項隨時所需未有定額嚴州府志嚴州府雜造局在城東北隅秀山下庚子年開設置官二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歲造黑漆角弓二百六十一張弦四百三十二條金華府志金華府雜造局在府治西人甲六十九副黑漆羅圈鐵甲三十副四色水牛皮甲三十九副手刀一百面鎗頭八十箇弓箭雜帶二十五副信安志信安府雜造局在府治東北子城內二十步舊係銅錢局溫州府志溫州府雜造局在府治西即舊知錄廳設局官二員專管本局人匠排日管造軍器每季依例解發違則有罰詳見頓造軍器下本局設典史司吏並於局內選差寧波府雜造局在西北隅河利橋東元係宋平糴倉基至元十三年改置雜造局設官置東監造軍器省解嘉禾郡志嘉禾府雜造局宋無元朝局在行用庫後設官大使副使各一員元季張士誠竊據並不設官自內附

皇朝移就府東蘭桂坊內置立設大使副使各一員係正從九品 吳興志湖州雜造局舊志所無元為軍器雜造局在府治西三里丁家兜皇朝於歸安縣學南擇氏居創建歲造常課軍器 真定志冀州雜造局元初係忽都虎下孛哥所掌之局至元十九年札忽台以獻皇太子專掌造作置大使一員受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用從七品印令定置受院劄大使一員受府劄副使一員 南昌府志南昌府雜造局在新建縣治之東 南康志南康府星子縣雜造局在縣治東 吉安志吉安府雜造局在府治東元朝大錦局舊基局設大使一員 武昌志武昌府雜造局隸承宣布政使司 衢州志衢州雜造局在府治東 三山志福州府雜造局即宋試院舊宇今總管府勠政堂之後歲造常課弓仗衲襖繫腰皆在焉其工匠有定數設局官以庀其事 澤州志澤州雜造局在行用寶鈔庫西 路州志路州雜造局在平政坊東街南

寶源局 應天府志應天府大樂局東 國朝諸司職掌寶源局秩正九品隸工部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寶泉局 武昌府志在武昌府隸布政使司

泥廈局 元史百官志泥廈局提領八員管勾二員中統四年置

上都葫蘆局 元史百官志大使一員副使一員至元七年置

淨息局 重慶府志淨息局要制司屬官兼專催收本府城內外慢店戶月額官錢

宣德八會局 元史百官志提領一員副提領一員

河中府局 元史百官志提領一員副提領一員

襄陵局 元史百官志提領一員副提領一員

冀城局 元史百官志提領一員副提領一員

潞州局 元史百官志提領一員副提領一員

納失失毛段二局 元史百官志院長一員

恩州東昌局 元史百官志提領一員

東市平準局 長安志局在長安城朱雀街東市隸大府寺

西市平準局 長安志局在長安城朱雀街西市內隸大府寺

造袋局 會稽前志局在府治東北

脩故局 隋書百官志衛尉寺武庫署又有脩故局丞掌領匠脩故甲等事

脩政局 宋史提舉修政局紹興二年詔置修政局令百官條具修車馬備器械命右相秦檜提舉參知政事同領之其下有參詳官一人侍從為之參議官二人檢討官四人卿郎為之如講議司故事三月而罷局乾道二年詔理財之要裕財為重自今宰相可帶兼制國用使參政可同知國用事 劉一止傳一止遷監察御史時秦檜請置修政局一止言宣王內修政事修其外攘之政而已今之所修特簿書獄訟官吏遷降土木營建之務未見所當急也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朝事自王荊公秉政始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以行新法其後蔡儋州當國踵其故置講議司儋州罷張文忠代之乃置政典局不隸三省靖康初徐擇之吳元中共政又置詳議司俄以人言罷紹興二年呂元直秦會之同相元直督軍于外會之欲奪其柄乃置修政局自領之詔職事官及守令以上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以戶部侍郎黃叔敖為參詳官置局如講議司故事曾諫議統時為尚書郎謂會之曰宰相事無不統何以局為會之不聽數月會之罷是日彗星出議者以為修局所講多刻薄之事失人心致天變後五日遂罷修政局焉

政典局 趙善璙自警編陳忠肅公在通州張無盡入相欲引公以自助特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奏取公所著尊堯集蓋將施行所論而由史局用公也公料其不能成事辭以修寫而未發繼日承政典局牒坐聖旨俾州郡僕從公乃用奏狀進表以黃帕封緘繳申政典局已於御前開拆或謂公當徑申局中而通書廟堂公曰恨不得直達乙覽豈復可與書邪彼為宰相有所施為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將懷疑而生忌正恐尊堯至而彼已動搖也遠其迹猶恐不免況以書邪既而悉如公言張既罷黜公亦有合州之命責詞謂公私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於是衆人服公之遠慮而蛑何鄧輩敢欺罔上下也 曲洧舊聞蔡京所建明事凡心所欲必為而畏人不從者多託元豐未命或言裕陵有意而未行以此脅持上下人無敢議者張天覺為相欲銷黜罷以便公乃置政典局以范鏜等為參詳官討論其事聞陳瑩中著尊堯集尊為先政也天覺奏乞取其書僕召惠卿惠卿既至而卒鄭居中輩恐天覺得志不為己利也知劉嗣明與辟雍司業魏憲相友善也令嗣明與之俱來相見許以立嫡憲鏜子壻也憲歸見鏜論天覺孤危丈人盍謀所以自安者鏜入其言憲草劄子其大略言成湯得伊尹桓公得管仲自古未見有君而無臣獨能成一代勛業者今瓘作尊堯集皆力詆王安石果如瓘所論豈不上累先朝知人之明乎鏜請對如憲言有旨令僕從瓘疾速繕寫赴局投納候其書至立焚之天覺由是求去甚力天覺既去而蔡京父子皆召矣

狀

元局

錢塘遺事宋状元一出都人争看如麻第二第三名亦呼狀元是日迎出便入局局以别試所為之謂之三狀元局中謂之期集所大魁入局便差局中職事一一由狀元點差牒請。

異様局

元史世祖本紀十三年五月癸亥陞異様局為總管府秩三品

軟脚局

類説郭子儀自同州歸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率三百千。

烹粥局

吳中舊事烹粥局曾用粳黄粮米糜子米大麥米稗子米白粮米六般解湯粥用第三等細米每十分用米一斗淘感取淨米五升於滚鍋内旋旋下至十分熟用冷水投冷㓔為度在涼處若用牛酪每分半升鹽少許調勻粥一處和供宋劉漫塘集嘉定己巳金壇粥局記　嘉定己巳秋天子以畿内旱煌出膚使尚書郎留公董西到常平事建臺之三月移縣發義倉米二百石助邑士之收養遺棄孩穉者兩月續米如前閭巷讙呼以為幼者被賜則壯者可知私居小惠猶冀其成則荒政大者蓋不謁而獲也是歲也盜起於夏秋而息於冬民死飢疫雖所在有之而之死靡他知上之人有以恤我也先是邑士張君汝永侯君琦語某及新桐川湯使君曰旱甚矣而穀滋貴時方盛夏民不勝飢冬春若將若之何乃相與謀糾合同志用大觀洮湖陳氏

及紹興張君之祖八行故事為粥以食餓者而海餓之餘中産以上皆掣肘於公私雖僅有倡者亦寡於和既力弗裕則惟欲收養孩穉之遺弃者凡老者疾者與孩穉之不能去母者雖甚不忍皆謝未遑比常平使者符下而旁郡旁邑亦有喜為助者乃克次第收前之遺而併食之繼以来者之衆来日之長懼弗克終會有以其事白郡太守守給米三百石郡倅士勇於義者亦推養士之餘贍之而用以不乏及江淮制置使給平江府米二百石則已後矣事始於其年十月朔而終於明年三月晦經始之日孩穉數不盈十後以漸增閲月登三百乃十有二月合老者疾者婦人之襁負者踰千人比月末倍之開歲少壯者咸集則又倍之間以陰晴異候增損不齊其極也日不過四千槩以大觀所紀成數僅增五之一始置局於縣之東偏廣仁廢巷中於嶽祠終于慈雲寺為其隘也就食者先孩穉次婦人後男子俾先後以時出入相待為其擁也孩穉之居養者朝暮給食非居養而来者日不再給為其難於繼也居養之人聽從去來疾病者異其寢處至自旁邑與遠鄉者結屋以待之而不限其必入裹糧以歸之而不阻其徙来處積久而疾疫熏染也最凡用之數米以石凡九百六十有二錢以緡凡二千二十有二而用糴米者過半薪以束大者三千九百小者一萬四千二百葦席以籍地障風雨及瘞不幸死者凡三千四百六十食器三百備環給食中間遺失隨補凡一千三百九十皆有奇草薦紙衣與化貴瓚瓚不載掌其事布金寺主僧祖傳茅山道民石元朴石以私計歸祖傳實始終之左右之者張君昂徐君椿而主張經畫入寺之初則鄧君允文也是舉也微常平使者無以成其始微郡太守郡博士無以成其終故疏其凡有助者於石而於三者加詳焉使来者有考　又甲申粥局記金壇田半高下下田南漸洮湖朝掛帆而夕浙籍得歲不為吾邑利故俗相承憂旱不憂水水患甚於隆興迄嘉定癸未甲子周而復始民方幸高田之稔是歲也暑不勝寒穀入大減菜亦不熟越明年春啼飢者載道某居僻且杜門久寂不聞乃二月上澣二三醫生過門始為某言之某念先君雲茅居士生平每值儉歲悵無以及人塋所濤田歲豈收穀可百斛輸官給守者之餘不半在且十年或可追承先志因與醫生謀載以歸以是月望後二日即嶽祠空廡舂而糜之以與飢者共其始来者纔數百稍自喜曰雖多可無乏事其後稍增盡三月乃盈萬人某始窘於無繼議所以止友人趙若珪王甫聞之矍然踵門而告曰凡吾邑之民所以扶老携幼去其室廬以苟夕合之食者所顧更旬餘無死則庶乎麥秋今而棄之是

將濟而奪之舟中綆而絶之綆也而可乎某曰力竭矣可若何王甫曰若然何不素告我乃自振廩且為書圖封之又為書博封之以請于鄉之好事者未幾錢穀沓至乃四月朔更端俾煬者增竈奔走者增負吏執筆以書而受給不紊閽執扑以徇而去来無壅又所用米皆精鑿自平時中下之家不能有乃今以食飢者以是遠近流傳来者至萬有五千每捧食執飲者至必舉首仰天三扣齒而後敢食迄十有五日大麥實乃已既事王甫謀伐石識姓名以旌施者某自念知顛末獨審故不俟其請而為之書昔在漢末名士鄭泰等避冦出關道遇獨行者泰等欲與之俱華子魚不可既行而其人墮險衆欲棄去子魚曰已與俱矣又可棄乎卒全而歸之嚮昔之事輕舉而不要其終某固有愧於子魚者王甫之為義豈直子魚比哉至於王甫之意決於此二鄉之人應於彼與得之見聞者力所可至皆不謁而獲此豈智力所及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又曰人心所同然者理也義也尤於此驗之謹以施之先後序列下方而述更端之意碑諸碑首云

恢復局

宋史列傳趙雄請復置恢復局日夜講磨條具合上意即除中書舍人自選入館至此才滿歲也

應奉局

宋史佞幸傳朱勔蘇州人

家以賫槊致富蔡京自杭歸挾勔與俱至朝徽宗頗垂意花石京諷勔語其父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增加貢物至五七品至正和中始極盛舳艫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　王黼字將明開封祥符人美風姿才踈雋而寡學術多智善佞中崇寧進士第累官至少保太宰請置應奉局自兼提領中外名錢皆許擅用竭天下財力以共貴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其家宋史宦者傳宋徽宗宣和二年睦州賊方臘作亂命童貫帥師討之且諭貫使作詔罷應奉局

置行幸局　宋史曹輔政和後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

朝服趨局　石林燕語進士劉几元豐閒換文資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率騎牛挾女奴所遇得意處即解囊藉地傾壺引滿旋度新聲嘗召至京師議大樂旦以朝服趨局暮則易布裘徒步市間或倡優所集處率以為常

邵局　容齋筆記秦檜脩禮樂文太平止專用一宦者邵諤主之人呼為邵局今渾儀樂器中猶鑄邵姓名禮樂之器間有不合經典處是欠名儒討論

權局　朝野類要凡帥撫監司州郡選有官或侍闕人攝職謂之權局

京局　朝野類要上自三省下及倉場庫務皆為百司或謂之有司又謂之京局

正局　宋李直講文集正局　周官內宰大夫士十有四人九嬪世婦妻御屬焉使天子后妃猶大夫士治之刑羞服匪頒好用之式而有不在有司者乎自省寺重之以殿中六局所以奉乘輿者備矣顧奪而歸諸奄何哉有司奉法而奄人阿意奉法則用節阿意則欲還此利害甚明白而弗思者哉其殘民乎

編局　宋高恥堂存藳編局　舜為天子皐為士瞽瞍殺人執而已從來三尺天下平析律二端真可鄙近聞編局蕩巢究盡取鼠輩戶諸市布衣韋帶三十餘皆配隸流動千里獨遣太學四五士但以姦京法從事奉相不重褒衣人言為忠恕而已矣乃知能捍三寸舌極惡窮凶猶可恃大理得皐陶汝曹應穎洮

看花局　吳中舊事吳俗好花與洛中不異其地土亦宜花古稱長洲茂苑其花木不可殫述而獨牡丹芍藥為好尚之最士大夫皆種之多者二三千株少者亦不下一二百株習以成風矣至穀雨為花開之候置酒招賓多以小青蓋或青幕覆之以障風日父老猶能言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今之風俗雖不如舊然大槩賞花則為賓客之集矣

磨鏡局　列仙傳仙品負局先生古仙人也常負磨鏡局巡吳中因施人以藥疾者即愈後登蓬萊山仙去

握槊局　溫革鎖碎錄桄榔木如莎皮如棕木皮出麪可食木理有文堪為握槊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二　一屋

句

石棊局 延平志將樂縣東九十里有龍門洞其深莫測中有石棊局。赤城志寧海縣倪橋亭行一峯削成數仞頂上有一棊局方廣丈餘夜分或有雲氣輒聞棊聲。宋劉忠肅公集石棊局　堅平宜荷明堂柱方潔當函玉牒書且拂塵埃伴君坐一枰相與寄清虛。

石座棊局 撫州府臨川志樂安縣華蓋山南膝戴玄洞乃浮丘王郭三仙隱遯之所昔有道人脩潔三年墜繩而下至洞門窺見中有石座棊局。

彈棊局 宋呂忠穆公集燕魏錄上　北京隆興寺佛殿西極簷下有魏宮彈棊局魏文帝時欵識存焉王欽臣賦詩云鄴城臺殿付塵埃玉局依然獨未灰妙手一彈那復得寶奩當日為誰開賦零久已拋紅子埋沒惟斯近紫苔此藝不傳真可惜摩娑聊記再青來此局因沈積中為朔漕進入禁中不復見矣彈棊一藝今亦不傳於世欽臣字仲至仕至吏部侍郎博學善屬文尤工於詩。劉攽彭城集揚之美彈棊局歌　漢皇初厭蹴鞠勞侍臣始作彈棊戲宋方諸公盛得名魏文爾來稱絶技後宮粧奩仍可為客着葛巾尤更奇誰令來黑異貴賤百世紛紛無已時君從何處得此局石理溫華瑩寒玉山形四隤淵谷深别將望秦森在目少年博戲日益新古事不復傳今人君能興此亦先覺庠雍老儒悲絶學。

文楸棊局 宋史列傳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淮海國王錢俶又被病賜告久之上遣中使賜俶文楸棊局水精棊子仍諭旨曰朕機務之餘頗曾留意以卿在假可用此遣日。

許置棊局 鐵圍山叢談天下曹務冗不張設條如祕書省號三館祕閣實育才也獨不以吏事責故許置棊局然大內前後殿諸班衛士宿直寓舍反亦得之蓋祕書省本優賢俊宿衛士則慮其終日端閑俾不生他意此咸出祖宗之深旨。

怒投棊局 世說宋謝弘微性本寬情無喜慍末年嘗與友人棊西南有死勢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決歲果卒。

畫紙為棊局 能改齋漫錄李秀四雉賦曰四雉戲者衛尉摯侯所造也畫紙為局截木為棊杜子美詩云老妻畫紙為

棊局。

地方如棊局 王融新對晉志曰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棊局。

楸玉局 南郡新書　楸玉局大中祥符元年日本國王子來唐人圍棊上勅待詔顧師言敵着出楸玉局冷棊子本國有手譚池池中出玉子不由製處自然黑白冬溫夏冷。

珠玉飾局 太平廣記馬舉鎮淮南日有人攜一棊局獻之皆飾以珠玉舉錢十萬而納焉數日忽失其所在舉命求之未得而忽有一叟策杖詣門請見舉多言兵法舉延坐以問之叟得一術兵家之要因遽辭公堅留延于客館至夜令左右召之見室內惟有棊局耳乃是所失之者公知其精怪遂令左右以古鏡照之棊局忽躍起墜地而碎。

地湧玉局 龍虎山志祖天師張道陵居城都地湧玉局大餘老子復降說諸經要北斗經地神湧出扶一玉局而作高座。

客前覆局 南史陸雲公子瓊傳　大同末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棊品到溉朱异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都下號曰神童。廣川畫跋覆局圖　祕閣有覆局圖畫法甚古雅猶是六朝舊製署其尾曰唐明宗覆局圖非也宗子大年摹本以傳并王抗十七局圖余為書曰此宋文帝棊圖也江左瑯琊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鬬棊宋文帝世羊玄保為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即此圖也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還還省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議者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抗至齊官至給事中令局圖謂棊吏誤也。

比勢復局 南史梁到溉傳　溉弈棊入第六品常與朱异韋黯於御座校棊比勢復局不差一道。

用象戲局 北盟錄靖康二年二帝宣太后舉族北遷未知康王即位時皇太后嘗用象戲局以黃羅貼覆書康王字於上焚香祝曰令三十二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入九宮者大王必得天位一擲其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皇太后以手加額甚喜臣下拜即賀且奏太上大喜復令謂皇太后瑞卜昭應殊異便可放心。

手亂其局 世說石晉陳保極性鄙吝所得利祿未嘗奉身但蔬食而已每與人弈棊敗則手亂其局蓋懼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室無妻兒唯貯白金十鍰為他人所有。

猧子亂局 江湖續集開元天寶雜詠明皇與親王棊上欲輸妃子以康國猧子

放局上亂其輸贏上甚忧。一枰之上總危機設道真妃此着奇詭信臨危無活着可憐全局付傌兒。

鸜鵒壞局 馬明皇實賓録唐韓偓與姚洎皆為翰林學士從昭宗幸岐偓每與兩教使會棋兩使稍不勝洎即以手壞之偓呼為白鸜鵒如此者不一若洎不在坐兩使將輸必大呼白鸜鵒洎應聲而至即為壞局偓曰求知之道一何畢耶壞棊得用亦將用何因撥局而起 金鑾密記曰鸜鵒壞局事見明皇雜録 雪衣娘

局上有聲 北史尒朱榮傳榮從弟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詨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

欲變局面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韓侂胄言永嘉人欲變局面史丞相之請除侂胄也惟二三執政近臣知之前數日侂胄在都堂忽謂李參政曰聞永嘉人欲變此局面相公知否李疑事泄徐答之曰那有此侂胄默然前一夕侂胄與其愛姬號滿頭花者方飲酒周筠自外至曰事欲不善侂胄笑曰誰敢爾筠再言不應懼而去詰朝遂坐殛夏震者本李章所薦侂胄令擁殿嚴俊以擊侂胄之斃死於

各司其局 禮記曲禮左右有局各司其局註軍之左右各有部分圖不相濫也軍行須監領故節度使。主帥部分各有所司部分也。

予髮曲局 詩小雅采綠篇予髮曲局註曲局卷也

不敢不局 詩正月篇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註局曲也

少有幹局 晉書張輔傳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少有幹局初補藍田令轉山陽令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侯

風神器局 南史陳袁憲傳憲父君正將之吳郡淣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意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

風儀器局 北史傳陵崔液頗習文藻有學涉風儀器局為時論所許

李遠器局 北史李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嘗與群兒為戰鬬戲指揮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群兒欲走遠持杖斥之復為向陣。

裴垍器局 續蒙求裴垍傳意氣雄壯守曰此兒必為將帥非常人也 垍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憲宗拜同平章事器局峻整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士大夫不以垍年少柄用為嫌故元和之治百度修舉稱朝無幸人。

曇首志局 南史列傳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為瑯邪王大司馬曇首有志局喜慍不見於色閨門內

雍雍如也手不執金婦女亦不得以為飾玩自非祿賜一毫不受於人。

退就閑局 資治通鑑唐武會昌三年夏四月辛未李德裕乞退就閑局上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不得所猶言不安其所也今大事皆未就卿豈得求去

不樂檢局 唐繪柳渾字夷曠棄官隱武寧山召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

延路陽局 淮南鴻烈解人間訓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鄙歌曲也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

石首局 隋書樂志曰漢第九曲將進酒改為石首局言義師平京城乃廢昏定大事也 石首局北墉堞新姝嚴東壘峻共表裏遥相鎮夭未飛鼓未振鐃衛壁並輿櫬酒池擾象郎震同伐謀無善陳鬬應和掃猥爐翦庶惡靡餘亂。

詩文 宋慕容彥逢摛文堂集乞殿中省別處置局奏狀 右臣伏為殿中省見在門下後省權暫置局內殿中丞許似係見任執政官之子臣為言官與之同省慮涉嫌疑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殿中省別行踏逐權暫置局去處謹録奏聞伏候勅旨。劉龍雲先生集有詔遣移局實録院因成古詩奉别同舍學士諸公聊佐一笑。 春秋謹嚴書百史益考信曉周駕而東弱會猶足訓低昂心權衡輿奪書膚寸也罷三八祀。誕始蓋其慎一言關慘舒九地迴斧衮密雖蒐鯢鮞寬亦漏鯨鰐姦蠹負芒羞忠骨蓋棺書南角死西郊風味一朝盡千秋聖人經寂寞風雨爐三子豪末除巧語終不近早時遷固儔雄誇掠秋隼斧鑿謝前規沙場出孤駿森嚴雖時乏猶足傲拘窘黠兒何厚誣乞米詆髽亂至今汗青手縮袖齋痛憤此道竟寂寥斯文有遺恨於皇宋七世輝赫到禹舜起趕當作趁趙玉篇駸步下祥祉郁穆起贊闡載祀盈十六鐘滌無垢紊斯民被醇和淪浹酣九醖冠劍趨變皋戈誕老廉藺君臣不朽計遴與事功運龍催鳥湖去墨燥螭凹潤際會風雲收刀尺光景迅肸蠁歸太史承乏乃頑鈍詔遣陪青箱隨宜課程趁攀援赤霄墀颯灑塵土鬢嗟我佁儗人樸朽終不韻早買江湖心晚綠道山進公廢亦胡為陪躡濫英俊捫奎星辰逼飛辯球琳振計工畫魚上三載真一瞬今者聯結束如發千里靭鶴鵷巢新林木似改枝橋楨經定自勞何取名赤鯶酒使謝知章詩敵拋何遜徒勞門户咸慙愧上東閤猶幸覿切連勿貿特通訊宋強祠部集予初春被病中夏少間勉入省局偶成二十一韻。 東風吹春來移疾聊少休寒熱戰予軀漸如錯春秋侵尋日以劇謁告牒屢拴性命吾自安所

負空食羔交親每閒訊愛者或見憂伏枕數晦朔忽忽月四周有叟肆嘯
嚎咄哉我何尤騰口狀予疾張大實頗淳背憎詆休徵惟恐予疾瘳寧獨
箕術勝仍欲悅予仇叟乎汝何愚天命非爾謀生死籍素定理莫移愚雌
身世如寄客日月逮置郵計縣盡自徹霜雪滿汝頭胡然不知止脅有謫責
游于進荀朝暮刲吻銛戈矛于今偶不死官意滋怭慫却來坐省局心跡
適林丘北扉對新篁陰溥蘇已修薰風送瀟灑不博千戶侯富貴功名閒
有侍終無求鸞鳳志寥廓燕雀從啾啾元憲公集淳之九兄以僕承之制
曹幸聯局事向當成績猥辱裁篇謹抒拙詩以謝來貺　漢家筝令頻諸
公來至綠何玷選中馬尾不知書畫誤馬聲偏樂友心同忘憂日接三杯
養軋思時分一瓶功歡向明廷邀異賞從來儒術比司空陸游劍南續藁
入局　殘年困病臂靜坐憶漂想鄙意態輕出殊恩免早朝微霜凋綠樹
寒日滿朱橋悵望滄波友弓旌豈易招鏡湖西南有隱士○人不可得而見
閒局　八十年光歡自期鏡中久已髮成絲誰令歸躡京塵路又見新
開史局時予三作史官中初開局舊史僅存多不識殘編重對只成悲免
朝愈覺君恩厚閒看中庭木影移劉敞公是先生集大雨中入局寄彥猷
時以疾卧家　敲蒸變繁陰快雨如破谷明趣閒闠路深水入馬股此地

常結轍江海忽在目寘行畏坎井躡遠戒顛覆愁悶高眠翁不知泥塗辱
方秋盧集入局　厲鶩行餘紙尾犇岸湖老屋壓頹簷卽文生綠空蔵積
草色蝟青欲剌簷茶話冪無塵土雜荷香剌有水風兼官曹那得閒如此
亦奉一囊愁屬猷　又次韻劉棨閒和予壬寅入局詩　入閒圃籍底須
犇誰校蓬山三萬籤有竹兩窻聊下榻為梅一笑戱𨓜簷虎頭食肉亦安
用熊掌與魚那得兼好事人來勤載酒縱無奇字不渠猷　戱隋林撝文
剳局　廣文氊寒不可忍月逢頭作乘鸞興府公給告使者嗔廿坐畫眉
取歸役曉携手版中書堂春風滿身芝木香物無疵癘清晝長幰有囊中
醫國方喻良能香山集又局言懷　學省清秋好無塵意趣長講餘簾影
靜坐久絲衣凉未有禪王族真成耗太倉頗慚麋鹿質亦許玷朝行孔武
仲詩集入局馬上　愁雲慘慘增寒威冰鎧砭骨衰不支鳴騶南北困道
路擾擾人趨入省時京師久旱塵土惡喜有小雨沾鬚眉跨鞍便起江湖
興波明別浦柳半垂卧聽蓬聲膝正穩放船不問歸來遲　又十二月朔
入局　坐聽禪林叩曉鐘官曹遥指禁城東千門灑掃冰爐路萬木號呼
葉受風金殿放朝閒虎士螭泓揮翰冷瑤宮春瞻閉目無多日預草新文
擬送窮唐敦仁詩入局吟　明命初頒得美除慚惶下拜敢寧居儒生不

作于時計且讀人間未見書　用前韻　可恨名存實已除蘭臺芸閣後
誰居豕魚未識應多愧尤恐在人成蠹書王直講集自鹿邑來月還局口
號戲王永甫　萬物無聲月色鮮客醒薰腦思悄悄自嗟不及吳蠶樂暖
抱柔桑葉下眠劉將孫養吾集坐局　暑雨時明晦小車閒去來極知負
白日尚未泥黃埃倚筆看山觀追懷塊吹臺自然增戲謔不足為低徊張
文潛宛丘集局中晚坐　高林脫葉漸疏明兩過長安萬屋青為問西風
來幾日夕陽宮殿亦秋聲蘇東坡集出局偶書　急景歸來早窮陰晚不
開傾杯不能飲待得卯君來穎子由己卯生故公呼為卯君　津雲浣川藁
五月一日出局偶書　坐局無聲飯又茶楚騷詞裏記年華小窻不厭經
局兩紅到葵梢第一花王珪華陽集依韻和吳相公史院閒局　曉下金門
路君廷聽召餘譽欑三壽客筆削兩朝書身老誰違此恩深盡醉歟傳聞
訪遺事應走史臣車司馬遷少嘗東遊四方諸侯遺事　蘇頴濱集呂希
道少卿松局圖　溪回山石間蒼松立四五水深不可涉上有橫橋渡溪
外無居人磐石平可住縱橫遠山出隱見雲日莫下有四老人對局不回
顧石泉雜風松入耳如暴雨不聞人世喧自得山中趣何人昔相遇畫圖
入紈素塵埃依古壁永日奉樽俎隱居長人知好事竟相誤我來再三歎

空有飛鴻基逝將從之遊不惜爛樵斧蘇籀雙溪集解罷京局一局　運
水撐柴刀分遣挾持泥古小儒勞浙潮屹起帆栽上越嶠遮攔江海滔一葉
鷗鷺尋嫈女半生飄汎佀魚舠囊時爪步從容侶好穆恭羹侍共鞣　守
局一首　悠悠跡逊皮冠守朝著於何寘漫郎不計少多免藻汎豈懷吞
啄鶴軒昂孰與投刺初嫌關視蔭言歸大蹈常飲酒讀書私務爾瀵然意
喻佴言忘劉後村集送雷司法子發拜提結局一首　丈奉新書多剗峭
君於此事極忠勤告婚鮮有麗三尺投劾不如寬一分重幣稍權周舊法
大搜安用漢深文先氏家善言陰德莫要人知耳自聞王安石臨川集經
局感言劉原甫撰七經小傳謂毛詩尚書公羊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也元
祐史官謂慶曆前學者尚文詞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敞始異諸儒之說
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於敞如伊尹相湯伐桀升而陑之說之類經義多
勦取之史官之言良不誣也此據楊時龜山說今附此　自古能全已不
才豈論騏驥與駑駘不才之木終其天年妙處全在己字　放歸自食情雖
適絡首猶存亦可哀熙寧七年四月公罷相知江寧依舊提舉修撰經義
明年再相經義成拜左僕射九年十月以與呂惠卿交惡力乞罷政判江
寧又力辭請宮觀乃以使相領集禧此詩言放歸自食蓋宮觀時作也時

尚帶埋句。故云絡首猶存。莊子絡馬首是謂。元宋本至治集京華湯餅句三首。予以延祐己未六月二十又三日。達鄉里。明年六月五日。舉兒子家弟爲製名京華志歸也。七月四日滿擕月賦此。 紅剪輕衫綠剪襦。翠髪慶額蓋難如。春青小牓書名了。常記機雲入洛初。 幾家紈袴幾華腴。父老華顛計亦殊。三輔風流兒莫學。善和坊裏有藏書。 宇宙茫茫四十年。獨行獨立欲誰憐。帝鄉未要期英物。自勝前回玩紡甎。 小

法局式

天廣八分。法之八卦。地廣三寸。法之三宮。人既尊卑有差。局制亦大小有異。好道之士。詳而用之。 請曰。凡造式各有大小。依次用。不可越用。天式地局。此日可剋之。剋有大法書可依天篆。不用俗字。金銀修用不可交錯星辰之位。不得亂位。式局合時擇日而合天地之式。 剋作雷式法章第四 剋式之法。以十一月壬子日。神在內時起手於壬子。從地剋天之一位。并星畢。至癸亥日。功十二位。全甲子日醮之。 凡剋式先當潔淨三日。取式剋畢。於淨堂室中。用新席一領上安案。一面燒香。并酒一盃。呪曰。 今日壬子宿上合天倉。 伏望敎造此神式惟願 天地神祇。保護某乙。使神將伏降。開導於某乙。再拜而剋之

請曰。凡剋式可壬子日良也。可正心而勿亂。有式背符一道。造式時。未書於式背。又有吞符者。令諸鬼不敢違惑。令剋式人。神明所祐。乃可自剋。勿令小兒婦人鷄犬犯之。犬忌。 禁祭雷法式章第五。 凡從壬子日起手剋至癸亥畢。至甲子朝祭也。而後盛之以絳囊。當以左服佩之。常醮。以七月七日。兼月內甲子日祭之。未祭不可佩帶。先祭用案一面。盃七盞。脯棗算著案上。以式置之而祭祀。 謹請北斗七星。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君輔星。六甲父母。登明河魁從魁傳送小吉勝先太一天罡太沖功曹大吉神后十二太師。二十八宿仙人扶衛。玉女具降。臣某之清臣之恩。大提法錄。以射四方。營救萬姓。勳勞諸神。降臨下席。領臣供具肥脯清酒棗菓鮮新。伏惟尚饗。再拜請曰。此祭只可祭式。 祭雷公式大醮章第六。 先用清酒鹿脯乾棗菓珍十二引。盤脯鹽豉各一盃。以甲子日夜半燒香啓請北斗。平旦即向南。脯時即向西。祝祭醮長跪再拜。臣某乙謹請式父母天一大一神式。雷神式。三十六式。諸神天地。天父地母。北斗七星。仙姑織女。三合明符。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前之三時。後之五式。一百二十部星宿諸神等。子午卯酉辰戌丑未。寅申巳亥。式上三部之神。 神后大吉功曹太沖天罡太乙勝先小吉傳送從魁河魁登明天厭地厭。日月時煞天候地候。六甲陰陽。天地將神。四仲四孟四季。式下。以功曹諸神悉來就座。臣

今日謹依師法王相之方。天地開清。星宿分明。謹上酒脯鹽豉鮮果甘棗祭醮式上請神某乙。願保護弟子之身。造式元帥王子喬赤松子太乙神式十二神將。一百二十部諸神。遊弟子之身宮。用之日。所厭者伏。所誅者滅。所召者到。所求者得。所擊者死。所祈禱者降。所卻者去。所攻者破。所期者赴。所言中。自蒙安樂長命富貴延昌福壽。所公稱心。備受神式先陳霞善。謹請具煮再拜。王受過度之日。如此。及所封厭大事封印。並作此祝請曰煮之法。受式之日。作此呪請召雷公大法。在後可記之。 佩式懷儀加忌章第七 凡懷式之法。當心及在腋下。此日可晝以天向內。午在上。夜以天向外。子在上。又法晝夜卯在上。四正加之。天在內。夜行以酉在天魁加之。天向外。此日法令當心前。又法晝以午在下。夜以午在上。又法晝行天罡加辛。夜行天罡臨卯。此以秘法。至盜惡人莫不敢稱伏。 又法天甲臨地上子。天魁臨人門。天罡加鬼門。爲衆不敢起。又法天罡加地上丁。晝以卯在酉上。轉加辛。夜以酉加卯上。轉加乙。懷佩但依法。必有吉昌矣。 懷式出行祀呪。 敕曰。式父式母。七星北斗。先陳後師。弟子某乙。今日出行。避除五兵。千里之外。往返利貞。天神之福。地神之祥。扶將迎送。不逢災殃。運式而前。法安自心。前出門三步。還返禹步呪曰。 冠午履子。左卯右

酉。遊涉四季。轉祥求太沖。入天門。出地戶。使有害我者死。值我者亡。謀我者返受傷。遁我者口不張。急急。 禹步舉左足。更右足。以左大指又着右足內蹂。夫加式法。當端服正容。先以左手執鬼門。右手旋中。左轉天以月將加之正時。若運式不整其容。是褻而散慢於玄衆。 天地神祇不祐。災禍橫至。 凡用式之時。平旦向南。日暮向北。如天乙所治坐皆背破大歲月建上凶。 凡甲乙日。忌日入時。丙丁日。忌人定時。戊己日忌平旦時。庚辛日。忌中時。壬癸日。忌昳時。丑午日。天罡加日辰。出月將加時。太乙神后加日辰。必妨魁罡。加人行年損人。加太歲月建一年。月式不靈。若欲推惡人日。加行年加之勝加別位。如無別所求。常以天罡加壬子及子即隨口言之中矣。 遠行忌星日。 春傳送。夏小吉。秋大吉。冬登明。此四時天獄不可臨年月日辰大凶。春夏忌魁。秋冬忌罡。 請曰。式加忌日不可不慎悟加式不靈矣。愼之。 雷公式攝天一所治五行旺相休囚章第八。 甲戊庚之日。旦治大吉。暮治小吉。乙巳之日。旦治神后。暮治傳送。丙丁之日旦治登明。暮治從魁。六辛之日。旦治勝先。暮治功曹。壬癸之日。旦治太一暮治太沖。立春之日。木旺。火相。金死。水囚。土休。立夏之日。火旺。土相。水死木囚。金休。立秋之日。金旺。水相。火死。土囚。木休。立冬之日。水旺。木相。土死

金囚火休男以本命加太歲功曹下行年女以傳送下故推之寅號君
母卯都師辰衆人地戶戌辰四宮巳九勝午河都未九空入門巳未二宮
申虎猴酉福德天門戌戌六宮亥白虎子道君丑湖鬼門巳丑八宮位乾
號七星艮號食神巽號楓子坤號石碁甲陽木乙臨位丙常師丁大常庚
戌陽辛明威巳上羅卦號下坐宮臨水癸泊盛　雷公式設醮制儀章第
玖　黄帝曰凡造式畢後擇日祭雷公攝掌可以通靈可以變化可以長
生祛之不磨萬法無成　夫雷公者乃軒轅之臣也常居六庚出於六癸
隱於六戊行於六丁飛於六甲遊避六壬受之於丙也請曰何為六丙翌
果翌星者雷公之舍也常召攝取六丙立合地祭之先用印印之合地合
地者辛位然後取白楊木東南枝三十六莖刻之象翌星之形埋於丙地
作祝咒文曰　北斗之精化為翌星天帝命我刻汝之形祇召佐我呼汝之
名雷公將軍雷公將軍如此三呼急急如天帝律令即返面勿迴顧於辰
地後齋戒三日平旦向東方看天無日有雲氣從東方來乃是雷公之證
若無雲有日出當依前法再看日邊漸漸有黑雲者即須至誠將朱砂已
左掌作翌星之字右手書黑雲之字墨書之兩手掌合向東方叩齒三十
六通閉氣微誦咒曰翌星之精六庚之靈作為黑雲隨風所生雷師來往

我知其名天帝召我使返汝形如我所召出入太清咒七遍再念別咒天
帝乘風也命豐隆沒汝名字令在掌中把攬天地此日護我違我手勑化
汝為虫急急如天帝律令即還式盤以五色線結置於辰地以墨書白
絹上以淺至深作黑雲十二重以覆其式盤再作上請咒曰　太上老君
乘麒麟有勑召我薄風雲式名曰天一木號衆心刻作四神常護世人有
令命我以為賓主令變化易客為主身天門開閉作為四隣所召即得莫
隔天津急急如律令勑後七日取勑置紫囊中盛之後攝雷公應并式物
總祭之　請曰曾征突厥提得其通靈者問之云大術不過古之雷公式
書有十二將軍名其家山隱士有八將軍名多少不同通靈一也突厥祭
法　取青龍骨刻作翌星埋於北斗深五寸經七日看天有黑雲氣救日
卯之向天即隨意無獻若無黑雲即有青白赤雲其法未成可至誠而應
請賢設祭雷公章第十　古經曰攝神有日醮式有時可擇良日用之
天老曰正月上寅二月上卯又正月甲二月乙他放此依日用之太乙仙
人曰於壬子至甲子攝他醮并雷公符一道來書自副式同祭先可四孟
日書之次黑篆式授封符一道祭之大驗君平曰咸池歲考課十二將軍
玄女曰甲子名君五式曰歲在於咸池也凡醮用玄女雷公之祭靈矣何

用天草天水天酒天脯祭雷公式不然則被鬼神所害式有六丁法同用
然六丁法注解多因師口訣授隱士靈秘訣之祭式多不靈蓋不明天酒
天脯之驗　旦酒脯有異祭訖解式盤至辰地默呼雷公將軍三十六通
君平曰呼之勿令人聞　玄女曰祭法常從軒轅之形六神一曰天神地
神獸神馬神山神水神請曰其神常居孟月春正月居甲乙夏居四月丙
丁秋七月庚辛冬十月居壬癸然式莫居此神之位大忌當祭旺星吉春
祭角亢氐房心尾箕四季准此黄石公祭式春秋使甲寅　夏丙午　秋
辛酉　冬壬子法用天葱天蒜地肉地酒張良曰天葱者車前子天蒜者
肉蓯蓉豆蔻者地肉是也又曰昌蒲地酒者水花是也　雷公祭式作翌
宿壇法依天老布五帝坐可然凡式刻造畢并諸印於總法大醮用之驗
先刻式以庚辛日午時向暗室中閒東北角作門戶左手持式右手握固
十九遍叩齒安式上於辰地以百花酒五合鷄頭一枚祭之再拜　誦雷
公四神七遍　一名天罡　一名天公　一名天母　一名天春　一名
天女　一名天孫　又名天一　又名天喜　呼六再拜微祝咒曰雷公
之女雷公之孫出入天帝往來崑崙授我神式長存祛取百鬼急急如律
令雷公奔雷公奔如此七遍止咒訖便瀝酒左手收式右手埋鷄頭向式

下而可祭雷公通靈矣　此往秘之深之五寸乃可有天帝之咒　汝能
後付奉天之命汝能用式承天之令留汝為主使我成聖急急如律令勑
便覓式而歸隨意而得之　請曰祭雷公古聖皆秘之請醮物異名隱之
後人莫能曉之　天草女舊花　天水竹籬箇水也　天木者槐目　天
酒者百花酒是也　凡醮依四季總法並用天酒等用也　祭訖便將槐
目作鬼兵而用術作之　玉女云　祭法良日可擇六旬之內庚為雷公六
庚領諸神應庚位又曰三月三日七月七日又曰七月內庚申尤良又甲
子乙丑癸未壬子丙寅乙卯壬寅癸卯戊午己未庚戌甲午壬午壬辰丙
申戊子己亥良日可此然之　雷式祭天兵天符大法章第十一　三十
六禺諸雷將軍前曰白虎日月五星行步吾以戊巳日奉天皇天帝令我
煞鬼以庚寅日追三十六兵白虎為西方甲辛吾以巳酉集十二將軍入
人門四十五日汝等隨順即之印汝勿得妄動不隨吾語告勑吾祛使當
翌星之軍以青龍為太尉戊巳日出門以庚辛日在人間甲乙隱地戶
天老告黄帝曰世人修之至道者欲先禁一切惡煞禽獸飛龍物類隨意
者當以戊巳日採槐木月子一名槐實一名天眼六丁法取槐子名鬼兵
也以三十六枚可囊絳盛之懸於深林泉上七日勿見於人作術然後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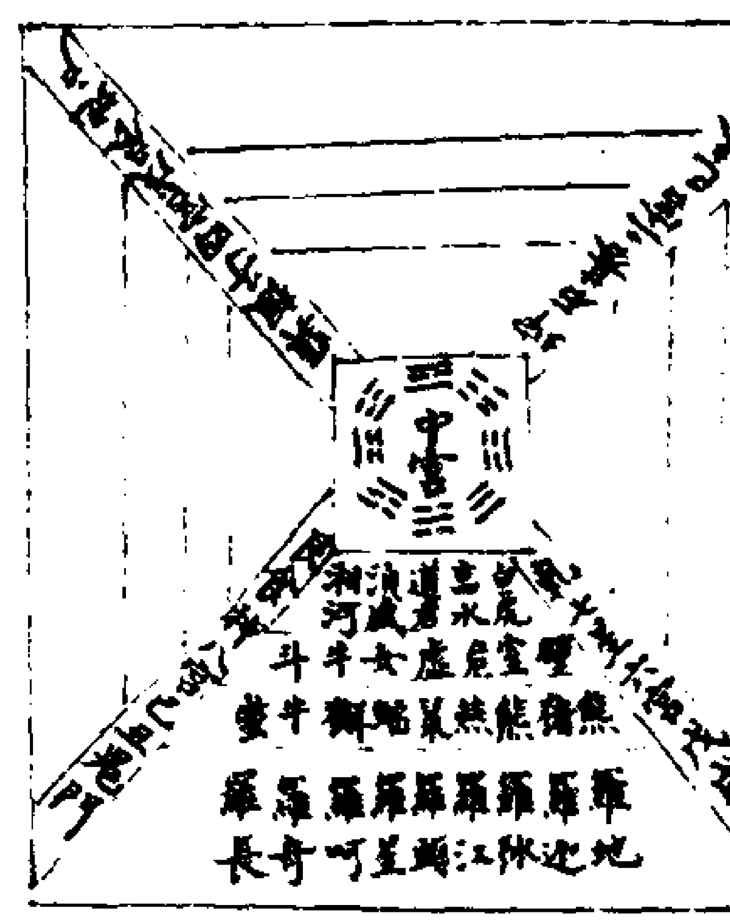
書題作兵字以祭式盤一日一夜於深岩上令式盤面向月光以鬼目四
邊遶之三匝叩齒三十六通呪曰 罡星之靈鬼目之精奉帝之命變化
無形勑式作式以行天兵式有四時冬黑春青二十八宿晝隱夜生隨吾
所用合應其名凡有即至會合帝庭 黃石公曰帝庭者式盤是也所在
之處便為帝庭靖舊不見黃石公式不識帝庭也故每每不中後得黃石
公式明至百法中乃於此明之帝庭者式盤是也先叩齒三十六通閉目
存想左青龍右白虎身在北斗中即曰天眼鬼目化成鬼兵隨意祛使勿
以自駭然此鬼目專能捕捉飛禽禁諸惡鬼能敵萬衆可廻天地之風雷
變四時之節令隨意所欲無有不應使訖便即還收之含也 含者以絳
錦囊為含也 黃石公曰常以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日夜半於
北斗下祭之如北斗不出於槐木下無人處亦得張良曰天門天心祭之
乾方名天門上有天心星又名孤虛 好酒一盞或曰百花酒一盞又曰
一斗雄雞脯一斤每一天眼即瀝酒叩齒三十六通靖曰近來學雷公式
醮鬼兵叩齒通再拜叩齒舊式曰且呼其名不拜呪曰天帝有命禁捕衆
禽汝等違勑罰汝黃金急急蒙山隱士以甲子甲辰日醮之不用黃石公
法以甲戌甲申突厥祭雷公用東流水野狐尾不用酒脯也玉女式雞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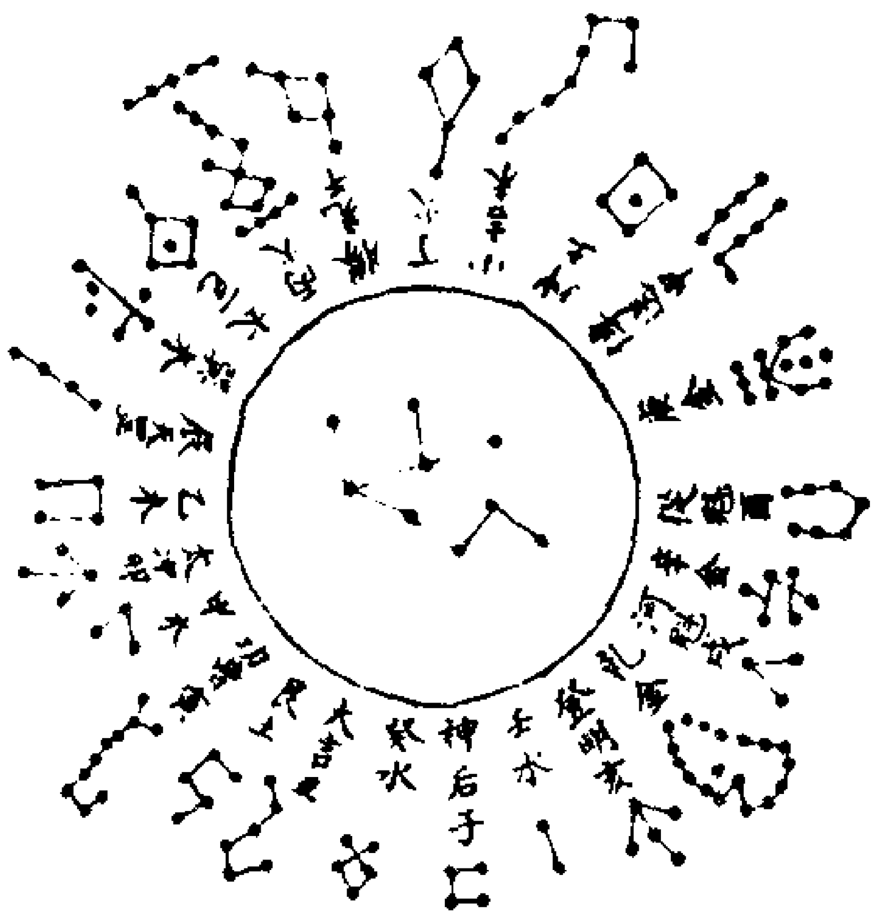
一枚井花水清酒一升祭之訖用黃袋中懸在東南辰地出行即向東在
腋下不得用盤要使隨意任用之大驗也 雷公訣三十六神兵用法章
第十二 雷公諾三十六神王十二大將軍曰吾以罡星為舍辰地為周
法有戊辰無甲辰法雖不同用之大驗凡用式之人每此日向辰再拜叩
齒七遍微說呪曰天帝命我受我天庭使我收掌握汝衆靈敢以奉命再
拜之時先將式置於辰地以置鬼目繞式四邊祝之心意用作忽雜動式
目驗雷公再令三十六禽神曰天有六甲是吾門戶六六三十六神常守
時門百神不敢出入此日受吾命不然閉以金闕萬鬼皆死天老誥黃帝
曰三十六神王是雷公之大使常以六庚日出六癸日入隱於華蓋伏於
絳宮遊於玉闕玄女口訣曰六癸為華蓋六辛為絳宮六戊為玉闕凡有
用式之人祭用常秘記天老曰每以八節日用古刀鞘一枚令楜長之六
尺以銅八寸安辰地君平式古鞘合作槊刀長三尺六尺銅刀者用八寸
亦得稱四神七遍以天酒一升澹辰地中祭物用法人可食之吉也黃石
公曰左手把槊以指鬼門右廻身右手指把刀鞘再指天門古式云指天
門下有天兵指鬼門下有鬼兵靖曰凡祭物與別人食自己食尤驗也黃帝
曰雷公之式六甲為門六丁為華蓋茲陰之術莫大於此故天元六甲三

光不出明地元六甲五嶽不靈人不知六甲即無長生故天地之間此道
寂禁藏之玉匱貫之於心不得奇人勿泄此音可以變化可以長生三十
六兵旦暮明貞
三十六禽分十二門各明旦暮神明訣 寅旦用貍兵 神呼長沙 寅
中用虎兵 神呼長水 寅暮用豹兵 神呼長懷 卯旦用狐兵 神
呼長攸 卯中用兔兵 神呼長脛 卯暮用狢兵 神呼長頸 辰旦
用魚兵 神呼長面 辰中用龍兵 神呼長江 辰暮用蛟兵 神呼
長鄉 巳旦用蚓兵 神呼長眉 巳中用蟮兵 神呼長心 巳暮用
蛇兵 神呼長目 午旦用鹿兵 神呼長印 午中用馬兵 神呼皮
叱 午暮用獐 神呼波郝 未旦用鷹 神呼波羅 未中用羊 神
呼波遮 未暮用鶩 神呼波提 申旦用猿 神呼婆娑 申中用猴
神呼波留 申暮用犺 神呼波松 酉旦用烏 神呼波伽 酉中
用雞 神呼婆畢 酉暮用雉 神呼波多 戌旦用犴 神呼波羅
戌中用狗 神呼羅門 戌暮用狼 神呼羅波 亥旦用貐 神呼羅
陀 亥中用猪 神呼羅地 亥暮用熊 神呼羅迦 子旦用燕 神
呼羅江 子中用鼠 神呼羅攸 子暮用蝠 神呼羅頭 丑旦用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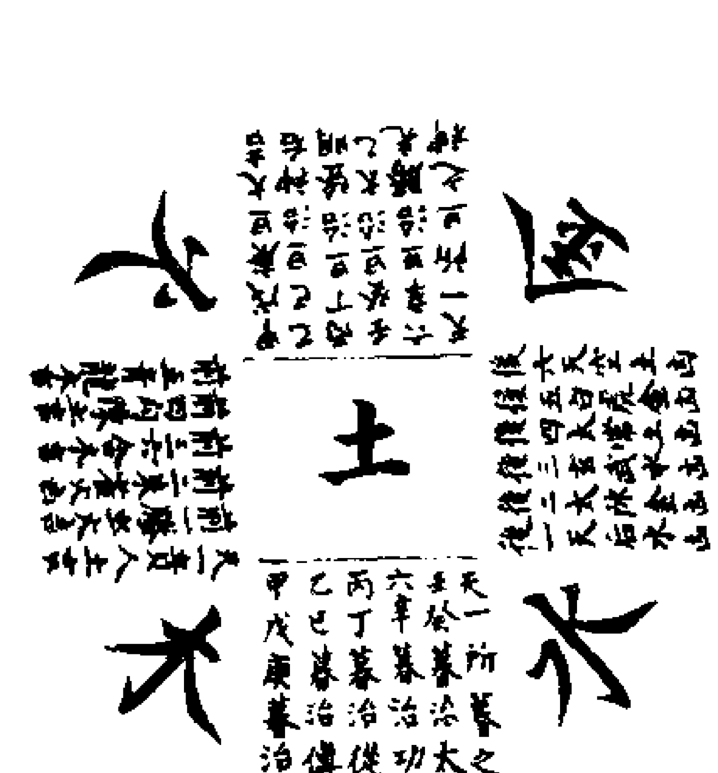
神呼羅星 丑中用牛 神呼羅奇 丑暮用螢 神呼羅呵 三十
六神王名訣若捕捉諸惡鳥獸人力不及者可召三十六神捕之如要破
彼敵軍可假衆一人可攻之千萬乃神靈之驗也靖曰若不明旦暮使用
式人召稱不中諸式中不諸皆秘惜只武侯式中要顯故公明之假令有
禽獸作業擇以制伏者神攝之若有興軍動衆勿有破軍不知其事虛實
令一人持鳥兵波伽印入彼軍探其虛實則彼軍只見鳥飛過若逢水路
不知深淺擇一宮姓之人持魚兵長面印入水中不溺知之深淺法不類
依此假令而用之此法宜秘之 雷公序式章第一 唐左僕射李靖編
周禮曰硩音摘他歷切蔟氏掌覆夭鳥之巢覆猶毀也夭鳥鴞鵩之屬
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八宿之號懸其巢上則去之方書
謂甲至癸也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娵訾至除歲謂從攝提至赤奮也星
之角亢氐房心尾箕至軫宿也天鳥者式天也上古聖賢秘隱此道謂通
靈也夫式者局盤地用千年雷棗木方二寸八分自之外安八卦以黃金
為之次外十二辰位四時正色為之并納音以二十八宿名字可書三十
六禽并神名盡銀為之天門地戶人一鬼一亦好銀為之式文香楓木作
天心斗星好金點之次十二將銀為之天厚八分地厚二匝天地形式畢

奏晴曰。凡造式。可依古式造。不得差分界。當依樣分數厚薄造。星名天地分。好金銀書點。勿令婦人小兒雞犬穢汚處。大忌。如聞君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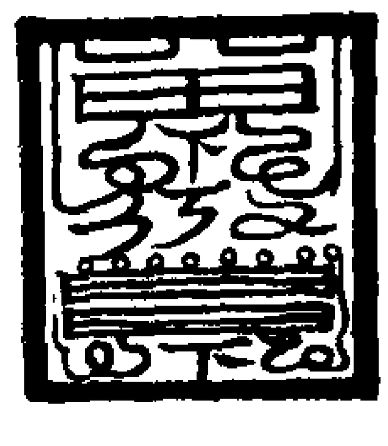
古雷公式樣。心在斗。柄指天罡。皆可好金爲之。次書十二將名。好銀爲之。八干四維。好金爲之。二十八宿眞形安在式側。轉土。好金爲之。



側樣厚薄高下式

奏雷公式全樣圖。乃可依文篆造之。勿有差悟。此式諸賢秘法。力不可稱量。加高運式。有十萬神鬼從之。式有超凡入聖之功。有拔死入生之力。授佩式靈。則召岳水火莫能所害也。衛公贊式曰。大哉雷公式。掌握天地之樞。護身并佐國。可以免傾危。造式可天局地式。別有法而可也。　造天地印篆法樣章第二。　雷公式曰。授吾式。乃得天帝陎队六印。故黃石公曰。天地之氣。在吾之印。陎队之合。在吾神式。諸式比日隱。蓋爲此印尤好。古式曰。知壬無式不靈。有式者無印不聖。故通茲二事。可以爲聖。能攝天下之掌法者。可求變化萬端。飛昇傾刻。雷公無此天地之印。則鬼神煞人天印可标天之一切靈神。蓋雷公三十六神。乃天之靈神。故印标之。

陽精天印



陰精地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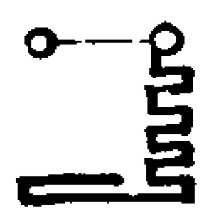
天帝之二印用式。人能召稱雷公三十六神王。八萬四千之鬼兵。用雷棗木。方二寸。依篆樣刻之。若有一切惡鬼相侵。神王不應。當以書鬼神之名於印下。埋於五路。有一切光怪妖魅即解。神王自應。此印山山崩。印地地大震。印宅宅鳴。印城城壞。印船船在水中不動。印車不行。印重物即輕。印石皆飛。晝印爲電。夜印於星。印鬼鬼走。印病病瘥。印樑柱喝之即起。印酒盞在室內叫喚自來。已自爲驗印之靈也。　地印者。用白檀香木。方二寸刻之。凡人

有疾病先於心上印之若忽聞有千里之外人病持印印其上即瘥若大兵之後金木之年必有疾病流遍世間可依大法熙應給三印式上鬼門即可上禳天炁下救兆民若涉步江海來書青龍在腳心以印印之涉江海如陸地無畏若驗以手物以市貨之先印其物不經旬日即至再以印召之若所慕一切物隨意以印召之此印旅二十八部龍王祈雨自然之至若天旱祭之大驗當有百萬神兵從之可用碧絹袋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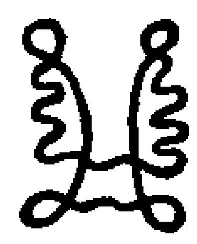
造十印有千大法篆章第三



雷公式甲印取正月巳日採槐東枝心造依篆刻之可寅時造背刻角亢二字以青囊盛之



乙印取二月庚日擇採榆東枝心以卯時依篆刻之可印背刻箕星一字以綠囊盛之



丙印取三月六辛日辰時採東南白楊枝心辰時依篆刻之背刻翌星一字以赤囊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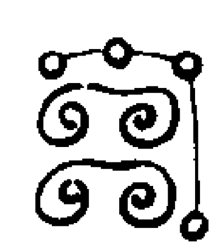
丁印取四月壬日採白檀木南枝心以依篆刻之巳時造可印背刻柳星二字以絳囊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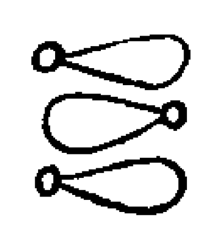
戊印取五月癸日擇黃楊木心依篆午時刻之木用南枝印背刻井鬼二字以黃囊盛之



己印取六月甲日採栢枝心依篆以未時刻之印背可刻咸池二字以絳囊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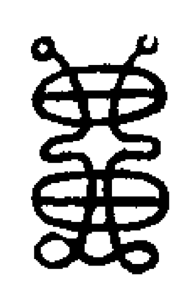
庚印取七月乙日採桑木西南枝心赤者以申時依篆刻之造印背後刻觜星一字白絹囊盛之



辛印取八月丙日採女楨木西枝心依篆造之印背刻參星一字酉時刻之白囊盛之



壬印取九月丁日採柠木北枝心依篆戌時造之印背刻虛危二字用黑囊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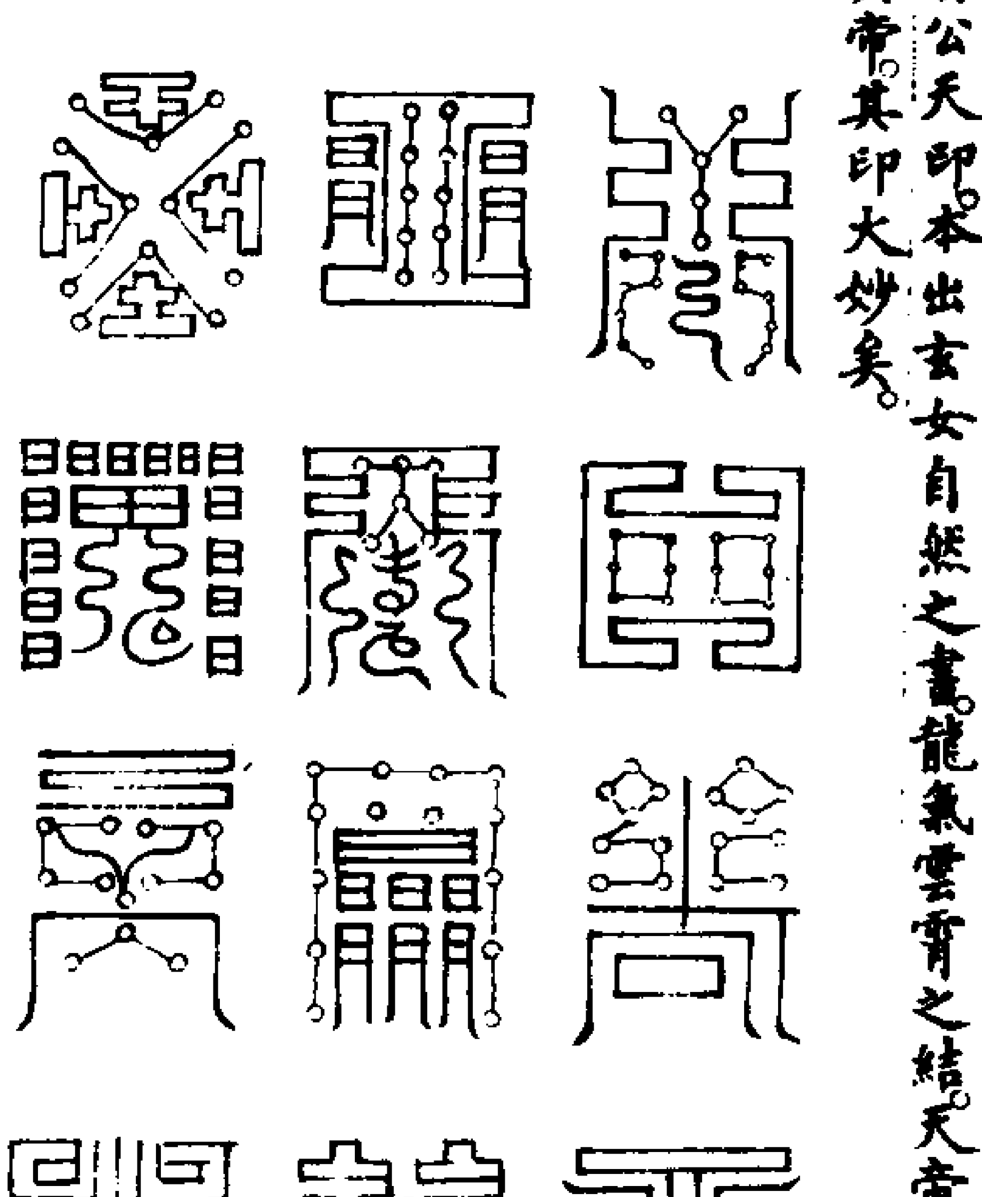


癸印取十月戊日採松木北枝心依篆辰時造印背刻斗女牛三星之字黑囊盛之

已上十干大印方一寸八分朱後黑篆之依式用之大驗凡造印先可齋戒沐浴一年之內依日時刻之遂勿有參差

雷公式上部十二大印篆章第四

夫雷公天印本出玄女自然之書龍氣雲霄之結天帝明文遣玄女賜之於黃帝其印大妙矣



雷公式上部天印式章第五

凡有三十六印各有次序不得差錯故多亂動常行仁德勿作曲逆佞乃通靈是此法也若用印召事於式前先正心漱口春夏秋收光鳴天鼓心想七通然後用印召之隨意所用此日呼所掌神王名字 第一印訣曰是長沙神王印此印常有十二大將軍三十六神八萬四千鬼兵從之此印能伏一切惡毒若有人入山逢獅子虎狼欲來害人者當以此長沙神王印印天門下即天下雷風煞其此獸不爾以印擬之印兵將打煞諸獸迴鬼現形而捉獸來若山逢大蛇以印擬之則蛇不動若逢盜賊以印自心前則隱形不見己身不爾以印印大呼開其地自成大江河溺煞群賊也若有人家患瘟疫一切難病以印印病人足心少時即瘥若欲要其美女書彼姓名於式上天門下以印之前神王立抱美女將來用雷公印式亦有自來 第二印訣是長水神王印可騰空若有受持此印於平旦印紙上以井花水服七七科滿百日即得飛空隨意上下長生不死若有八十歲老人服此印滿百日即髮白返黑齒落更生如年幼童子身上光澤素白如玉亦能飛空此日護仙果若欲入地以印印式上地戶即隨意入地取其珎寶能斷酒肉五辛持此印令人不飢渴者能栘虛空食長服此印年壽八萬四千歲長服無忌若欲地裂手持印作禹步印地即裂地深百丈欲令還合倒躡禹步以印印之即合依元若欲要地動以印印式上玄武上千也則天地日月動令止即以印青龍上即止 第三印訣欲行兵所用征伐交兵欲令彼軍敗走者以印印式上天后卻彼軍立敗若春夏交戰即以印印天門即天下雷風大雨打破軍衆總死不爾以印擬之彼軍衆即有十二將軍三十六神王八萬四千鬼兵從之擊破軍盡死苦欲隱形者百萬兵形者以印印其兵心即彼軍不見此衆密擊之煞彼兵盡不覺若兵一人當萬者一印三人遍體則刀兵不傷箭射不入若欲兵征戰以印擬之彼兵則一時俱倒也欲令彼兵不敢來以印印旗旛上則三十六神王印料即彼衆自驚散奔走無數不敢來當若欲令遠近用弓百發中者以印印兩手心則引弓必中欲令力未下其人自死者以印印刀下以印擬之其人自死若欲令一箭射傷千人以印印紙上果箭堅望陣上射此箭去百里不住自然可傷千人若欲遣兵落千丈坑者以持印作禹步印式上天后則地裂為坑陷於彼軍欲令彼軍瘟病二三日者此日之以印印彼地形則彼軍盡遭瘟皆死若兩兵交戰征欲令猛風擊以印印坤上則猛風禘石吹砂以擊彼軍也欲令彼軍不見其人不聞其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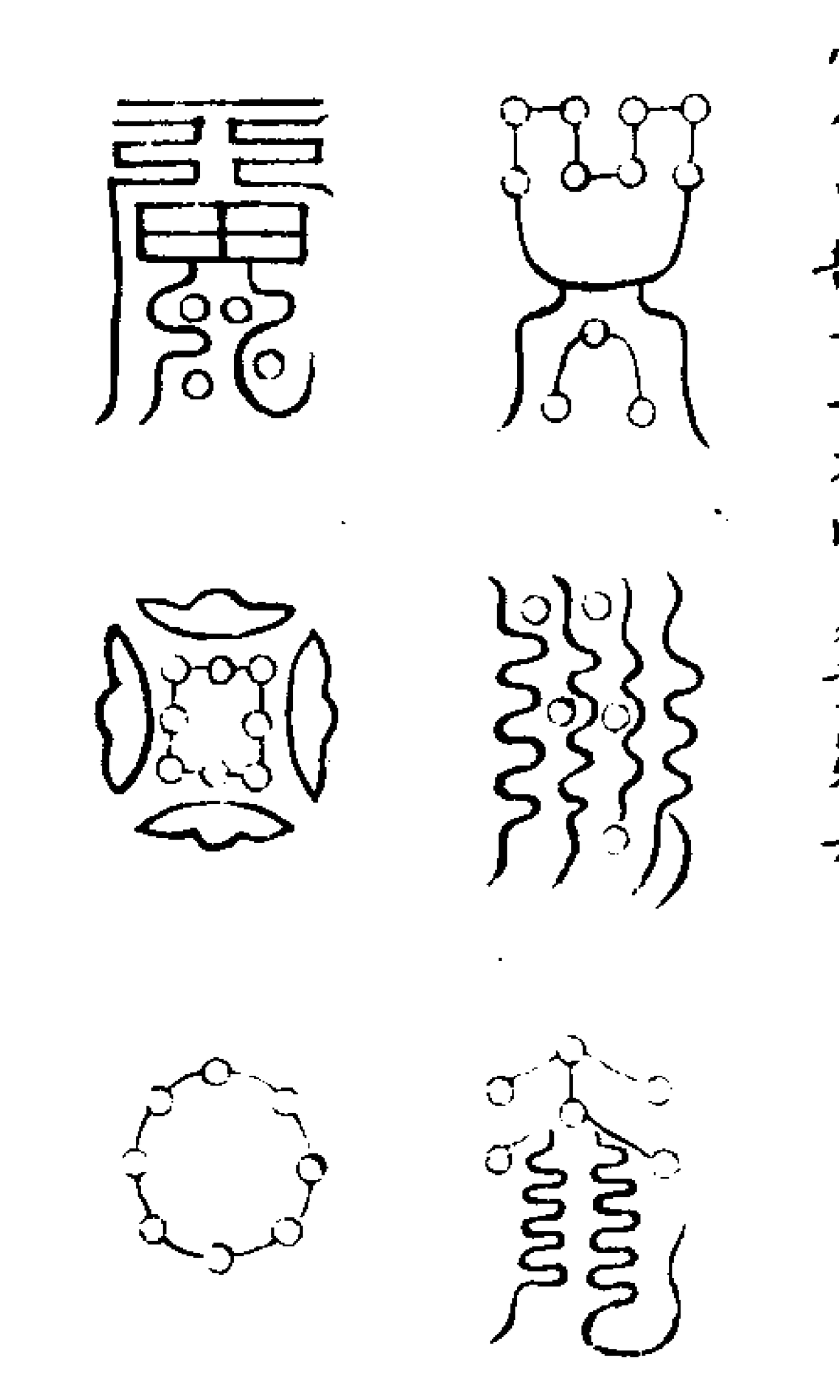
以印作禹步印天后上則彼軍忽盲聾而可擊之即獲大勝也若欲不戰自來降者以印印式上地戶一日一夜則彼軍將健自來降伏若令一切軍兵彼馬踏煞印式上鬼兵名字使落馬此日踏死也若令彼軍暮火自燒者以印作七星步印紙上百科放之其印即飛向彼軍暮上自燒及兵器自救大攻之獲其大勝也若欲令彼軍大小漂溺平持印作七星步以印印地成泉大水漂沒彼軍自死盡 第四印者能厭煞萬物若欲煞人以朱書其人姓名於式地戶上以七星步以印印之十二將軍三十六神王八萬四千鬼兵當夜厭煞彼人若欲活向彼人家作禹步即死人心上印七七遍活欲令人釀酒終不熟以印甕上則酒煞不熟若欲令熟作禹步印甕上立熟欲令禾不長者以印印四角即不長卻令長於舊印上覆印便長立熟欲令樹木死以印印其樹木即死若令江水不流以印印水不流復印便流若令火冷以印印火即冷卻令熱作禹步印舊印立熟若留一切果子等以印印之終年不壞長食令人不死皆得飛仙之果 第五能落一切萬物欲令星落者當夜半淨以念五嶽神名燒香手持印作禹步七星印星即飛落令止若夏熱令寒齋七日作禹步印天即日沒白雪落天變寒風人不能立若還以印作七星步印日即出雪消依元若冬寒令熱齋七日燒香持印印式上天后風雨動終日不止欲還以印式上地戶風止若衆鳥令落以印擬而吒之自落令麋兔不動以印擬而吒之則不動欲令天地晴以持印口含井葉水噀印印式上天后少時則天地開令明復印之 第六印能變化一切萬物若人欲變形清齋七日絕五辛酒肉居室以印印紙上二七科以井花水平旦持服之則隨意所變入羊群則成羊入猪群則成猪入牛群與牛全體入犬與犬成行六畜之形皆無二入林成木入山成石入竹成竹入水火為虫鳥入老人衆入女人衆入市衆面背相似故乃隨意變化若欲珎寶清淨三日手持印作禹步取沙一升吒之印二七遍則變成珎寶珠玉欲作金手持印齋三七日作禹步取泥一升吒之即印七遍化為黃金矣若欲要珎珠取小石一升齋七日夜手持印百二十遍禹步七星變化成珎寶也若欲要寶珠取高上白好石一枚於深靜室中齋七日夜半持印作禹步七星印之白石七七遍又云一百二十遍則化成寶珠矣夜中光彩可照光七星如同月色欲要銀取桃樹於子地種種至春以齋百日手持印作禹步印此枝百遍始滿七日則一樹銀花葉取於爐中容則成好銀若欲要金遣糞成金可以印紙上以井花水服七七科後乃吒之成金也 第七印能活屍有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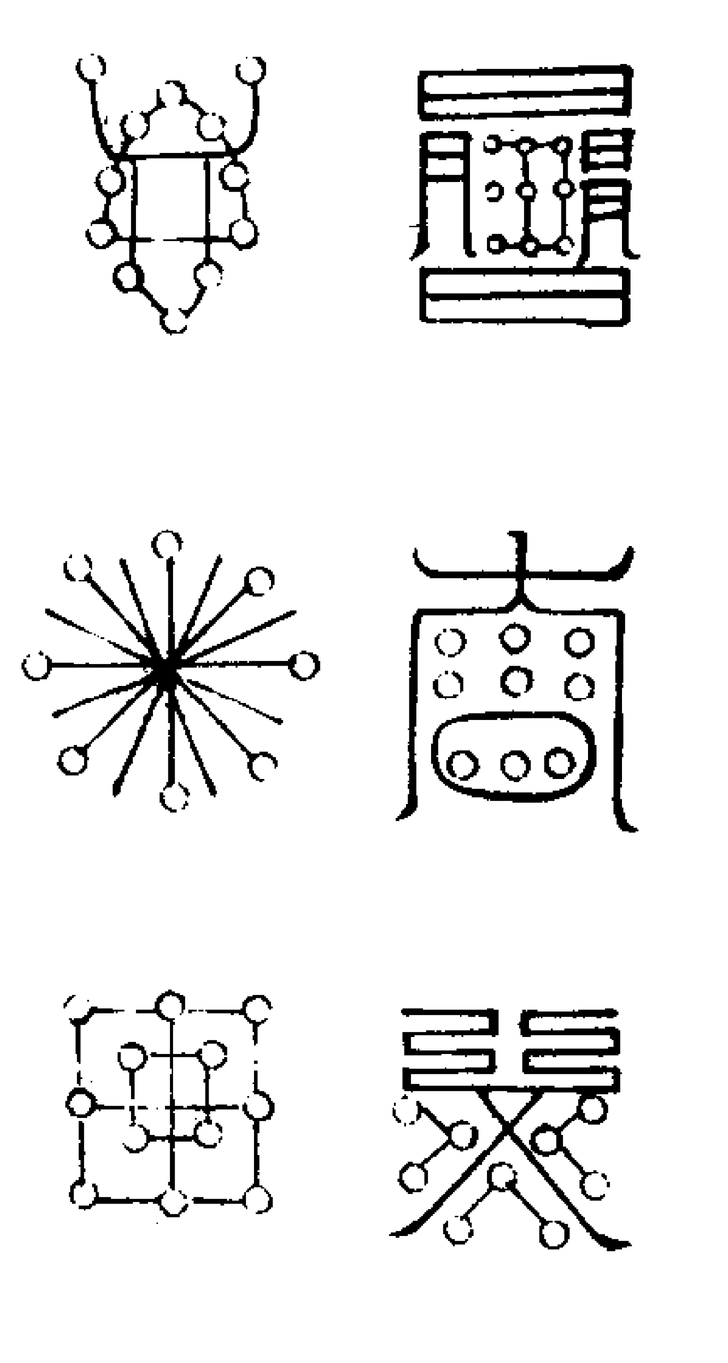
死者或溺死厭死者將此印作禹步叱死人印額上七遍望心上一百二十遍無不活者欲令人安健於紙上印七七科服之終日不飢不渴長服令人面生光彩久服生神長生不死可致於仙人若不斷房室即去除百病至地仙人壽八千萬歲若路中行逢一切死鳥獸者作禹步印其頭上即活也　第八印能萬物形若欲隱形者當清齋於一室內七七日印紙上七七科以井花水吞之日滿即隱形出入只聞其聲不見其形取人之錢縱蹤不見若有急難人來追之米睒清齋以印禹步印式上朱雀即覔不見若欲隱形於樹木清齋七日持以印作禹步叱之印式上鬼門戶又曰印樹不見欲服之見鬼神以印印紙上一百二十遍則終身見一切諸鬼神也若隱十二人一時不見晝齋七七日手持印作禹步印式上鬼精十二人一時俱不見也若欲白日見星夜中見塵者當枕此印視不見若欲徹視千里山壁望見千里之事以井花水服此印百日亦能隱形可見千里之事若視地下百丈之事以朝朝印紙上七七科燒作灰以井水服之并浴面光洗目七七遍如滿百日則地中為清水見一切砂石珠寶奇異之物神秘之　第九印能療一切諸病若有疾病不瘥羸瘦不能飲食冷氣冲心一切萬物特印禹步當疼痛處印七七遍其痛即瘥若服內疾

病當印紙上燒作灰沸七七遍則瘥若鬼魅五種病十二種瘧八十種風並當療之皆清齋三日手持此印作七星步此病人以印印心前後一百二十遍即瘥不瘉以印印紙上燒灰以井花水服最妙　第十印能變萬物之形於一淨室內清齋七日以手持印呼雷公呪百遍咄咄雷公中含日月擲地成馬我分所乘日行萬里又呪曰咄咄雷公中含日月擲地成人令我分所畢急急如雷公律令如此法印誦百遍以手中擲印以地上成可見能言語分明而預知人生死闕未來之事並知也　第十一印此印能隱日月動召風雨當有十二大將軍三十六神王八萬四千鬼兵從之若隱日月以焚香禮拜放之其印即不見少時有一片黑雲從香爐上起直上天掩日天地黑雲晝蓋卻還明再焚香作禹步叱黑雲隨成印也若隱月還前法若動風雨清齋三日夜燒香請風雨神王以手持印印式上地戶少時風雨即大至其有神驗　第十二印能開萬物若陰陽交錯欲雨當焚香清淨作禹步叩叱印之以望天印之則雲開雨散若人遭枷鎖以印鎖自開解脫十二印中此印大驗常有十二大將三十六神王八萬四千鬼兵從之更加十萬力士若人病人家先持此印禹步叱病人門印大門門皆有印跡鬼即立走方可入病人家還作禹步印病人心即

背上印出立瘥若有用心益智以印印紙上以井花水吞之七七科滿日一賢所言事不忘此印印山山崩印地地裂皆作禹步秘之秘之　右件雷公印文經能寫一本則合無病常將隨身萬惡遠離吉昌永壽無極遇得此本萬金經勿傳慎秘之上中下科印面面不同耳

雷公中部十二大印篆章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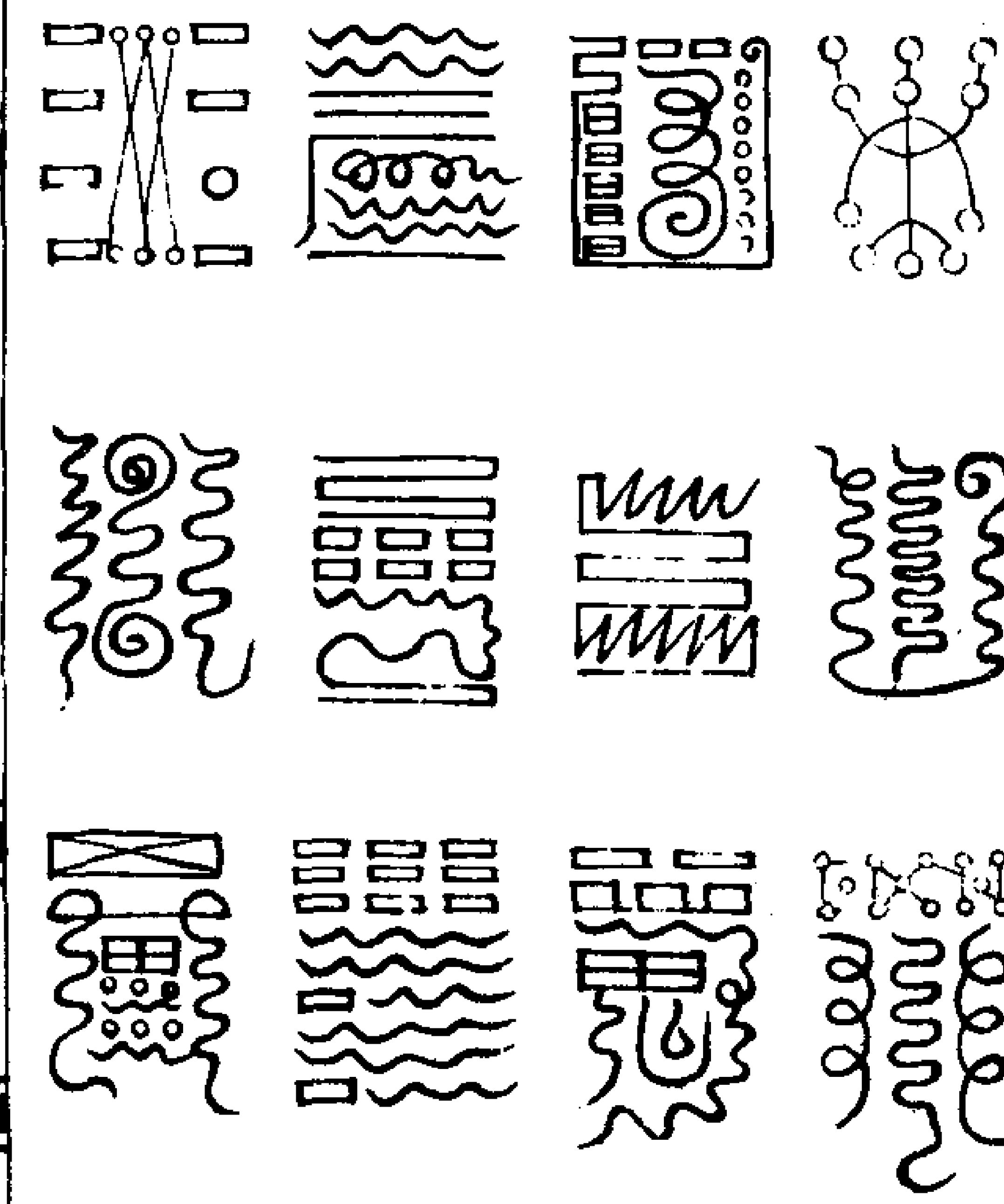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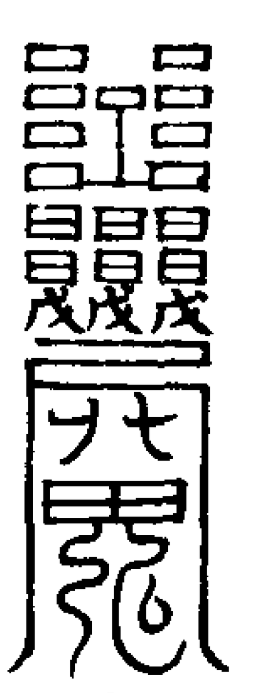
雷公訣三部秘十二印法章第七

表中科十二印者依此次敘用之占事物令交錯第一訣印者若寅時有人來占事取淨器內盛第一印於湯內一斟內印其湯中若沉有婦人口舌患重取此印印病人心文從背出立瘥若湯浮為有口舌患并婚事以治患如前側官事口舌六合日取印印紙上七七科井花水吞之心中官事自解若病人生死內香湯中浮即生沉則死若家中群鼠出聚不能動

寅時以寅卯其穴作禹步卯呼之急出鼠聚人前不敢去令散口喝急走散若欲蛇出出作禹步卯卯其穴即出不敢動遣即去教住即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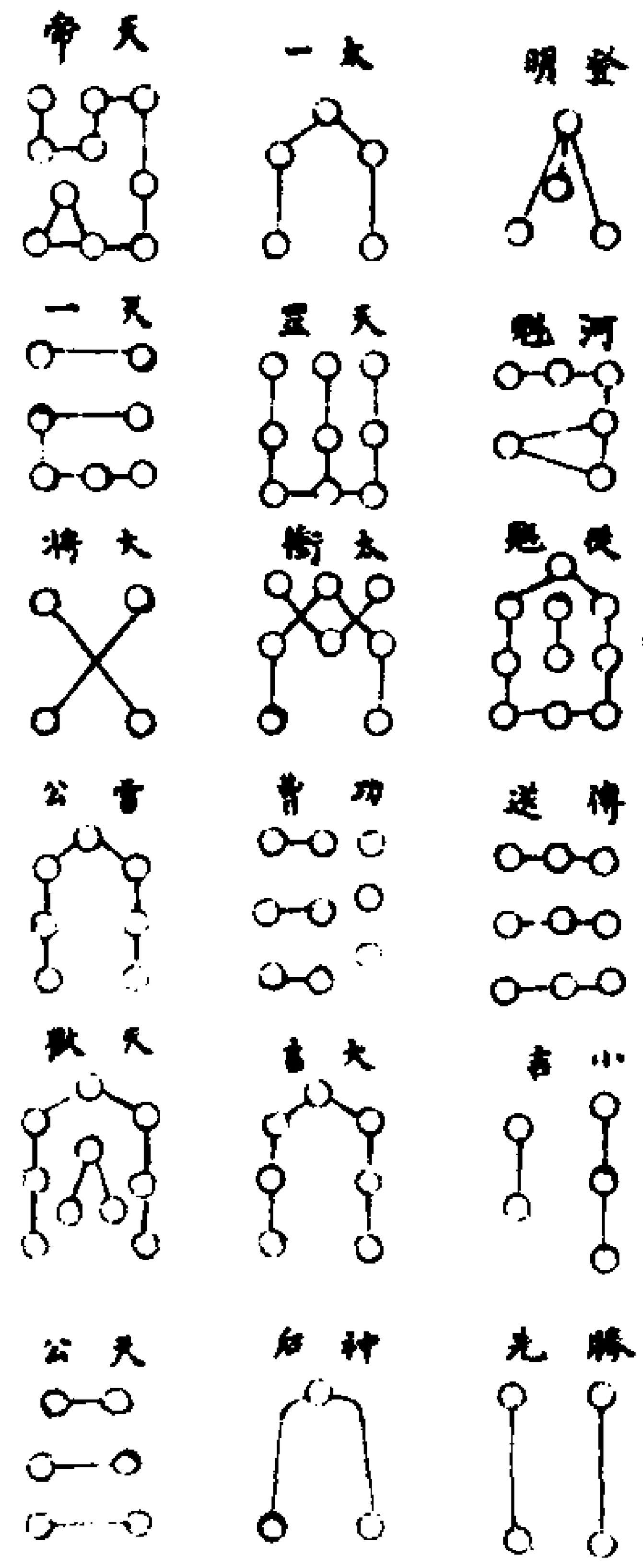
雷公遣諸符篆科章第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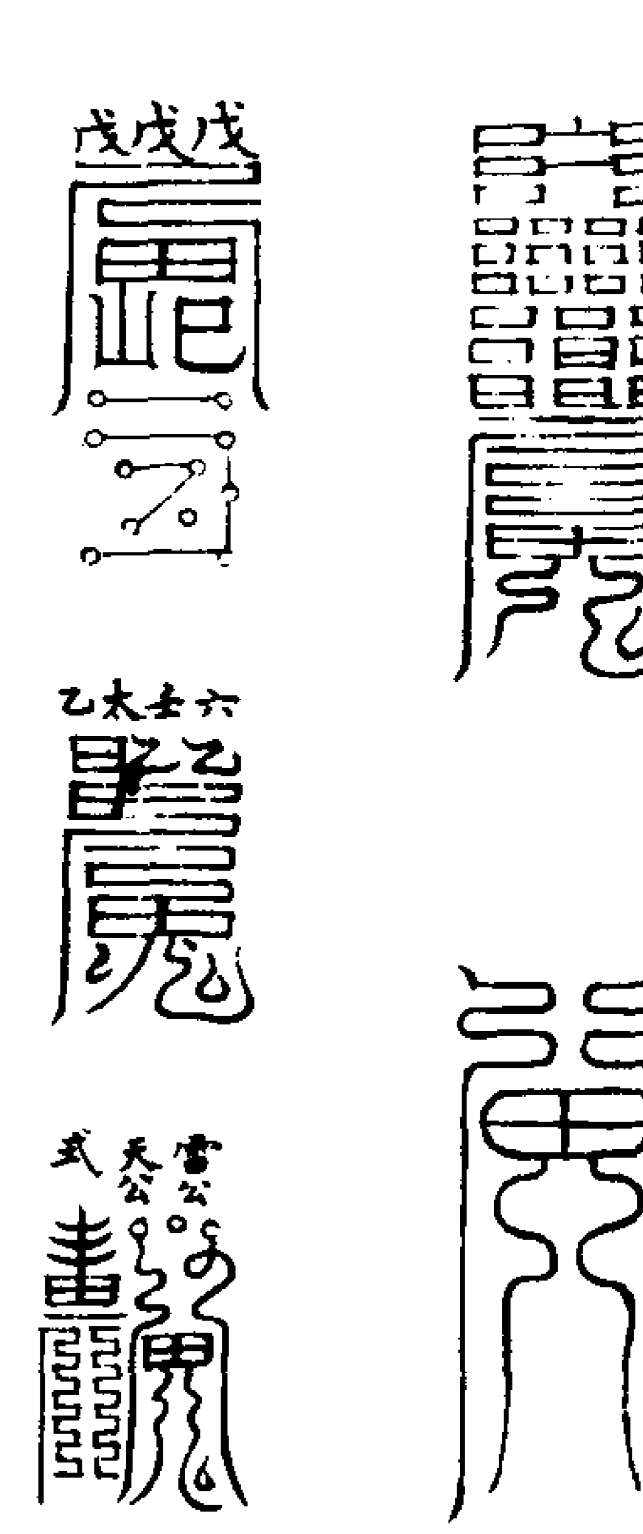


寅申巳亥

雷公將軍勑

巳寅亥申





三十代天師虛靖真君語錄敘

學於無言者必從有言而入既入於有言則必至於有言而後能盡其蘊若然則萬言不爲多而不言不爲寡矣此古今之通理也三十代祖虛靖真君是編啓廸玄門綱維後學蓋有無出入之妙盡之矣弟子王晉恭孛光輔等摭拾遺文重鋟諸梓因爲編次其倫序敬書其志義之大槩云洪武十五年歲次壬戌三月望日嗣漢四十三代孫宇初齋沐拜書

踊

洪武正韻渠玉切跼踊不伸又曲也通作局顧野王玉篇渠足切陸法言廣韻覊也促也司馬光類篇衢六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踊正踊俗楊桓六書統韋母端說見矣韻韋母熊忠韻會舉要角凋音通作局詩不敢不局注跼云曲身也又曲局鬈髮貌詩予髮曲局集韻別作䠞字滕博義曲身貌又從也韻會定正 篆書 踊 南嶽碑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踊 六書統 字切韋銅群摯虔踊 草書 踊 張鄰 漢 踊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兎跳而踊 潜虛兎跳而踊馬蜚而翥狐張肘㾦

匊

渠玉切許慎說文曲脊也从勹籀省聲巨六切司馬光類篇丘六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渠六去六二反楊桓六書統韋母曆原贊匊非字滕博義匊同上趙謙聲音文字通韋匊切曲脊也故从勹借凡不得伸者皆曰匊通用局作踊非韓信傳騏驥之踊躅不如駑馬之安步俗字

篆書騊徐鉉篆韻　隸書騊六書統

騊　渠玉切。許慎說文騊馬曲脊也。从馬鞠聲。巨六切。六法言廣韻又居六切。馬跳躍也。騊同上。孫愐唐韻渠竹切。徐鍇通釋堅祝反。司馬光類篇騊或省作騊。釋行均龍龕手鑑騊或作騊。今韓道昭五音類聚或作騊同上。楊桓六書統鞏母騊。从馬从鞠。曲也。騊非。騊从馬匊聲。騊隸趙謙聲音文字通鞏騊切。篆書騊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騊徐鉉篆韻　隸書騊騊並六書統

鞠　渠玉切。顧野王玉篇巨竹切。裘也。

毱　渠玉切。顧野王玉篇巨六切。陸法言廣韻皮毛丸也。一曰蹋鞠以革為之，今通謂之毬子。又菊鞠二音。丁度集韻鞠或从毛作毱。釋行均龍龕手鑑氉毬毬毬毱五　俗毱古毱正

[禾局]　渠玉切。顧野王玉篇渠録切。耕麥地也。丁度集韻博雅[禾局]穛耕也。司馬光類篇衢六切。楊桓六書統鞏母[禾局]。从禾局聲。[禾局]隸字漆傳義[禾局]同上

篆書[禾局]六書統　隸書[禾局]六書統

軠　渠玉切。顧野王玉篇巨王切。紡車也。

傈　渠玉切。顧野王玉篇渠肉切。傈僳驚也。

[谷匊]　渠玉切。顧野王玉篇渠六切。陸法言廣韻谷名，在上艾。司馬光類篇渠竹切，又居六切。楊桓六書統鞏母[谷匊]。从谷匊聲。說見見母[谷匊]。篆書[谷匊]六書統　隸書[谷匊]六書統

[鞠牛]　渠玉切。陸法言廣韻渠六切。牛也。韓道昭五音集韻[鞠牛]牛歲也。字漆傳義渠竹切。

侷　渠玉切。陸法言廣韻侷促短小。司馬光類篇衢六切。侷促短小貌。韓道昭五音類聚侷促迫至近也。侷渠欲切。楊桓六書統鞏母侷。从人从局。局不伸也。原注侷隸字漆傳義侷同上。篆書侷六書統

隸書侷六書統

駶　渠玉切。陸法言廣韻馬立不定。丁度集韻馬立不常謂之駶。司馬光類篇衢六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巨玉切。楊桓六書統鞏母駶。从馬局聲。駶隸字漆傳義。駶音局。篆書駶六書統　隸書駶六書統

拱　渠玉切。丁度集韻廣雅法也。楊桓六書統鞏母拱。與拳同。余見見母字漆傳義渠竹切。篆書拱六書統

[宀局]　渠玉切。丁度集韻不敢伸也。司馬光類篇衢六切。楊桓六書統鞏母[宀局]。从宀局聲。[宀局]隸字漆傳義[宀局]音局。篆書[宀局]六書統　隸書[宀局]六書統

[髟局]　渠玉切。丁度集韻[髟局]鬈髮貌。衢六切。楊桓六書統鞏母[髟局]。从髟从局，若局之然。原注[髟局]隸字漆傳義通作局。詩予髮曲局。

篆書[髟局]六書統　隸書[髟局]六書統

莍　渠玉切。丁度集韻艸名。爾雅椒椒醜莍。莍萸子聚生成房貌。郭璞說。楊桓六書統鞏母莍。說見尤韻鞏母字。字漆傳義渠竹切。朮實也。梂同上。又渠求切。篆書莍六書統

裘　渠玉切。丁度集韻衢六切。皮衣。楊桓六書統鞏母裘。說見尤韻鞏母。篆書裘六書統

趜　渠玉切。丁度集韻渠竹切。趜趗偃僂也。

踘　渠玉切。丁度集韻渠竹切。蹋也。

鵴鵴雗　渠玉切。丁度集韻渠竹切。鳥名。鳲鳩也。或省作鵴，或从隹作雗。

[魚匊]　渠玉切。丁度集韻渠竹切。字林魚有兩乳。

蝺 渠玉切。丁度集韻渠竹切。蟲名。詹諸也。司馬光類篇丘六切。廣雅。蛩蠼也。一曰蝺蛾蟧也。又居六切。說文。蟲名。蝺黿詹諸以脰鳴者

瑦 渠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渠玉反。

局 渠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渠玉反。

𠷎 渠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渠六反。

𥞤 渠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渠竹反。韓道昭五音類聚或作𥞤同上

𥟖 渠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耕地也。韓道昭五音類聚𥟖義同上

㧬 渠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渠玉反。

㽘 渠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渠玉反。

朐 渠玉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渠六切。

䏱 渠玉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渠六切。

哥 渠玉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哥音局。

䮶 渠玉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渠竹切。

䋦 渠玉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渠六切。

梮 渠玉切。字濭博義渠竹切。木實也。梮同上。又九韻。渠求切。

㞕 渠玉切。字濭博義㞕音局。行促也。

𢉖 渠玉切。字濭博義其目切。你𢉖倒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章必進
圈點監生臣傅遵文
臣許汝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三　一屋

伏 洪武正韻房六切。趴也偃也匿也隱也藏也潛也強也又姓又三伏日釋名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金畏火故三伏皆庚日歷忌曰四氣代謝皆以相生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庚日必伏又濟伏與匐同又宥陌二韻从人从犬與伏字不同伏音大地名在海中許慎說文伏司也徐鉉等曰司今人作伺徐鍇通釋伺也從人犬伺人也會意也代六反劉熙釋名伏覆也偃安也顧野王玉篇扶腹切陸法言廣韻匿藏也又歷也宋重修廣韻又姓出平昌本自伏犧之後漢有伏勝文帝蒲輪徵不至司馬光類篇又扶富切抱卵也又鼻墨切伏地鄭樵六書略協音借義篇伏之為伏去聲禮羽者嫗伏毛者孕育吳棫韻補叶音筆力切白虎通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伏藏也考工記不伏其轅鄭注云故書伏作偪賈誼服賦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戴侗六書故扶睦切犬見人頫伏也歐陽德隆押韻釋疑伏羲漢伏勝書序伏犧注古作虙此韻內無。光武赤伏符此是韓道昭五音類聚匿也易曰坎為隱伏也楊桓六書統奉母𡗝人畏犬伏藏也故从人从犬。伏隸熊忠韻會舉要宮濁音三伏日史記注六月三伏之節起秦德公前郊祀志秦文公作伏祠注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五十先生韻寶伏作伏非伏徒蓋切正作虙魏柔克正字韻綱鳥抱子也字漆楳義郁同上趙謙聲音文字通伏犬伺人隱藏也从犬伺人旁為意因借伏日金氣伏藏之日也又伏地貌本作匐亦借服見正音匐字注又伏靈藥名俗用茯非古義又梁也作栿非又伏流也作洑澓洑非史天官書川塞谿洑俗字又姓漢宣帝受詩於東海澓中翁俗字轉注見宥韻韻會定正奉谷切秋以金承夏之火土徵金畏老火故秦於其間三庚日立三伏日字切奉谷奉伏千字姓之伏羲又復姓

篆書 伏 雲臺碑 伏 古老子 虙 王存又切韻 虙 或如此 伏 華嶽碑 伏 義雲章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伏 徐鉉篆韻 伏 伏 伏 伏 並六書統

隸書 伏 武梁祠畫像見洪邁漢隸分韻 伏 孔廟奏銘 伏 老子銘 伏 周憬銘並漢隸字源 伏 六書統

真書 伏 鍾繇 伏 王獻之 伏 狄仁傑 伏 智永 伏 虞世南 伏 顏真卿 伏 黃庭堅

行書伏 王庾 伏 蘇軾 伏 黃庭堅 草書伏 章草 伏 王羲之 伏 智永 伏 伏

並宋僊 伏 柳公權 伏 鮮于樞 伏 趙子昂

三伏

事林廣記初伏中伏末伏　三伏無定日曆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陰陽書言從夏至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故謂之三伏史記注云六月上伏秦始置之所置也又云秦穆公始為伏判楚記云伏日進湯餅名為辟惡四人月令曰初伏薦麥瓜于祖禰東京夢華錄云都人最重三伏蓋六月中別無時節往往風亭水榭峻宇高樓雪檻冰盤浮瓜沉李流盃曲沼苞鮓新荷遠邇笙歌通夕而罷青箱雜記漢郊祀志秦德公立二年卜居雍于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御蠱災孟康云六月伏日也周時元至此乃有之顏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

必伏庚金也謂金氣伏藏之日也曆忌云是月也三時必有雨田家以為甘澤邑里相賀名曰嘉雨穀梁曰六月雨嘉雨也曹植大暑賦云席季夏之三伏潘岳詩云初伏啓新節　歲時廣記初祠社　史記秦紀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磔狗四門以禦蠱注云六月伏日初伏也周時無此秦乃有之　自擇日　漢書高帝分四郡之眾用良平之策還定三秦席卷天下蓋君子所因者本也論功定封加金帛重複寵異令自擇伏日不同於風俗也　枯草木　風俗通戶律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俗說漢中巴蜀廣漢正地溫暑草木蚤生晚枯氣異中國狄夷畜之故令自擇伏日也　行萬鬼　後漢永元六年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漢官舊儀云伏日萬鬼所行故盡閉不干他事　賜酒肉　漢書東方朔為郎伏日詔賜諸侍郎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詔朔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令卿自責而反自譽復賜酒一碩肉百斤遺細君杜甫詩云尚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當鄭公詩云古云伏日當早歸況今著令許休暇　賜醲汁　唐輦下歲時記伏日賜宰相學士醲汁京尹公主駙馬麥炒及漿水　頒麮麨　歲時雜記京師三伏唯史官賜冰麨百司休務而已自初伏日為始每日賜近臣冰人四匣凡六次又賜冰麨麨三品並黃絹為囊蜜一器頴濱作皇帝閣端午帖子云九門已散秦醫藥首辟初頒凌室冰　供冰匣　皇朝歲時雜記政府及要局脩史脩書之類人日供冰二匣自初伏至末伏又陸翽鄴中記石季龍於冰井臺藏冰三伏之月賜大臣　送冰獸　天寶遺事楊國忠子弟以奢媚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冰命工雕為鳳獸之狀或飾以金環綵帶置之雕盤中送與王公大臣惟張九齡不受此惠　琢冰山　天寶遺事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成山周圍於宴席間座右雖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挾纊者其驕貴如此　避時暑　魏文帝典略大駕都許使劉松北鎮與袁紹夜酣酒以盛夏三伏之際晝夜與松飲至於無知以避一時之暑故河朔間有避暑飲杜甫詩云蘚還老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盃何遜苦熱詩云實無河朔飲空有臨淄汗　結涼棚　天寶遺事長安富家子劉逸李閑衛曠家世巨豪而好接待四方之士疎財重義有難必救真慷慨之士人皆歸仰焉每暑伏中各於林亭內植畫柱以錦綉結為涼棚設坐具召長安名妹間坐遞相延請為避暑會時人無不羨慕　渝碧筩　搢紳脞說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之際率賓

僚避暑于歷城北使君林取大蓮葉盛酒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輪囷如象鼻傳噏之名碧筩酒東坡詩云碧筩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帶荷心苦方伯休詩云戲酌碧筩陪笑謔　喜義井　宋王玄謨壽陽記明義井三伏之日炎暑赫曦男女行來其氣短急望見義井則喜不可言未至而憂既至而樂號為歡樂井　食熱粥　世說郗超字嘉賓三伏之日詣謝公暑毒赫曦當風交扇猶沾汗流謝公著故絹衫食熱白粥晏然無異郗謂謝曰非君幾不堪此也　尚羊佘　歲時雜記京師三伏日特吏人醫家大賈聚會宴飲其宴飲者尚食羊頭佘士大夫家不以為節　烹羊羔　漢楊惲報孫會宗書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　取狗精　食療云牡狗陰莖補髓內溫主五臟補七傷五勞填骨髓大補益氣力空腸食之黃色牡者上白黑色者次娠婦勿食本草云牡狗陰莖味鹹平無毒主傷中陰萎不起令強熱大生子除女子帶下十二疾一名狗精六月上伏取陰乾百日日華子云犬陰治絕陽又婦人陰瘻又云伏日取狗精主補虛　採狗膽　魏志河內太守劉勲女病左膝瘡痒華佗視以繩繫犬後足不得行斷犬腹取膽向瘡口須臾有蟲若蛇從瘡中出長三尺病愈食療云上伏日採狗膽以酒調服之明日去眼中膿水又主惡瘡

痂痒以膽汁傅之止。孟詵云：白犬膽和通草桂為丸服，令人隱形。青犬尤妙。　燒犬齒　本草：狗齒主顛癇寒熱卒風，沸伏日取之。日華子云：狗齒理小兒客忤，燒灰入用。　飲附湯　百忌曆：三伏之日，人不得寢，宜食附子湯禳之。　忌迎婦　陰陽書：伏日切不可迎婦，死不還家。　製器皿　倚閒雖三伏內斫竹製器皿，不蛀。記纂淵海：三伏焦暑，亢陽重授，炷爐不扇，纖雲不復。王起之賦：南陸迎脩景，未明送末要，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曦。朝想慶雲興，夕遲白日移，揮汗觧中宇，登城臨清池，涼風自遠集，炷杉隨風吹，露園耀華果，通衢列高榜（潘岳頌）。以三伏晨催，從九秋換（何遜）。三伏炎蒸定有無（杜詩）。三伏適已過（曰）。上溫韋頊碎錄：三伏內遣麯不折不蛀，合醬不酸不折。初伏遣麯十倍，中伏末伏減二分力。　三伏中大熱，冬必多雨雪。太平御覽：史記：張子房始見下邳圯上老父，與一編書，曰：讀是為王者師。後十三年，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良後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良取寶而祠之。留侯死，并黃石葬之。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後山談叢：夏英公伏日供帳溫室，戒客具夾衣。客皆笑之，既坐，體寒生粟。乃以漆斛漬龍皮，已酒半，取冗礫糜藥水為黃金盞客。宋王魏公集：謝三伏早出表　徂暑御時，伏庚乘序，使來中禁，恩遣通臣。中謝。恭惟皇帝

陛下集紹丕圖，憂勤庶政，雖惟康以作聖，猶燀恕而求仁。謂官府之宣勞，宜人君之知悔，稱物平施，詎聞從事之獨賢，俾躬處休，亦使自公而退食。譬彈智力，期報寵私。臣無任。　溫風扇候，伏火御時，使自上方，恩覃近列，荷眷憐之甚厚，揣綿薄以非宜。中謝。共惟皇帝陛下聖德無名，神功不伐，每自勤於政治，猶知下之勤勞，憫徂暑之蘊隆，俾未旰而夙退，雖天地生成之恩，不過於茲，顧草茅微賤之資，未知為報。臣無任。蘇東坡大全集：謝三伏早出院表　君逸臣勞，固上下之分，金伏火見，亦消長之常，乃緣異恩而許夙退。中謝。伏念臣等誤緣末技，待罪禁林，戴星而朝，雖粗輸其勤拙，窮日之力，卒無補於絲毫，遂蒙假借之私，得遂委蛇之樂。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嚴於恭己，恕以馭臣，事既省於清心，日自長於化國，朝而不久，前追靜治之風，伏雷早歸，下遂殊恩之性。　謝三伏早休表　大火既中，三庚云伏，炎蒸之病，貴賤所同。恩蒙退食之恩，遂失流金之酷。恭惟皇帝陛下仁均動植，明燭幽微，上有無逸之勤，下無獨賢之嘆。臣等逢時多暇，竊祿居多，共揚扇暍之風，以安黎庶，更屬飲冰之節，少答生成。　三伏早休謝太皇太后表　星光見而金微，日方可畏，朝氣銳而晝墮，恩獲少休，上既知勞，下皆忘暑。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勞謙恭己，忠恕及人，雖天地無

一物之私，而父母有主誠之愛。臣等仰蒙寬假，勤獲使安，求明無類，創之於有循，何幸夙退，有委蛇之食，歌詠而歸。臣無任。王珪華陽集：謝賜入伏早下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差入內侍省高班某傳宣三司入伏早下，至末伏依舊者。伏以炎燁貢叙，適當祠伏之初，詔驛傳音，俾遂退公之佚，被寵至渥，拊躬若驚。臣某中謝。伏念臣器業寡微，屢逢休盛，侍帝欽之邃，乏嘉猷之屢陳，綜計廷之業，昭經費之鮮給，而金穀萬計，夙宵一心，方懍譴之深深，敢圖安而自佚。豈謂尊號皇帝陛下，愛均臣體，慈發天衷，載矜歊鬱之辰，肩降深純之誨，舉漢家之令，特優出沐之期，詠周人之詩，敢致在公之節，永肩勤瘁，上答主成。臣無任。　伏以上伏之辰，載離於煩暑，中發之論，有測於庶司。日遂公休，舉御聖寵。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情學，叨齒清時，居乏先容之隋，猶誤上知之厚，晚翰忠瘁，徧歷顯榮，制京兆之壞圖，政迹之亡異，綜大農之計，寸心晝之曾殫，然而職隆則謗所叢，材鮮則事不給，寒暑回薄，敢思退食之安，夙夜勤勞，大懼曠官之譴。豈謂尊號皇帝陛下，德深天施，愛浹臣鄰，於夫齋之御時，降使駘而中命，蠲書事之冗，俾從少間之私，念公家之為，終盡一心之報。　伏以夏喬之交，肩會三庚之熾，詔膺之發，肴矜庶府之煩，退樂公休，仰銜天寵。臣某中謝。伏念臣緣

末學之進，乏先容之階，早歷賢路之游，遂竊禁林之侍，奉藩宣于外，寘治跡之布聞，覚財利于中，號心計之殫盡，裘誇叢材淺，責起任優，殆歲月之未功，曾夙宵之敢肆。伏蒙皇帝陛下，至仁裕物，元化參天，念時之暍，則及人之恩，閔職之勞，則均人以逸，舉漢儀之舊，準遷蟄歸之期，因庚制之頒，更容多暇之致。臣某敢不靜而經事，居則圖膺，一心在公之為，少酬自天之賜。　周美成清真集：代謝伏日賜早出表　痒暑寖隆，進履流金之候，星慈深矜，特允退食之期，上體眷私，伏增感幸。中謝。臣竊聞大政茂著，徼勞，念為賞之未充，憂隙駒之易失，顧雖盡瘁，豈足稱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善政阜民，遠邁歌風之作，至誠愛物，下早翦暍之仁，蔭廣夏之靖深，閒群居之真漢，務命休憩，用遠疾痾，緩帶偷安，心不忘於夕惕，程功自力，時敢索於分陰。沈存中長興集：熙寧九年入伏謝早出表　臣某言：今月初二日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傳宣，入伏早下，至末伏依舊者。凌室頒冰，方備故事，百官出沐，遂被優恩。衹荷寵休，退惟震慄。臣某中謝。此蓋皇帝陛下施同天地，仁發蒿焄，永當曆之初庚，軫牽心之痒暑，特寬從事，均賜出休，伏日早歸，上體聖神之卹物，大夫夙退，敢忘臣子之愛君，遂娛暇之私，誠灌霊漢之大潤，至愚欲報，沒齒難期。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謹奉表稱謝以聞熙寧十年謝早出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傳宣入伏早下至末伏依舊者竊以初庚應曆肅當金火之剛孫光甲申息遠倚乾坤之覆育臣某中謝此蓋皇帝陛下德同天地施及飛潛方即高明之居不忘祥延之邸寬坐曹之常業俾夙退以便私出於上聖之至恩非若昔人之自愛從事鞅掌未申補報之勤退食委蛇更沐優容之賜豈孤忠而自効誓隕滅以為期徒貢至誠莫酬洪造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王初寮先生集謝入伏早下表　臣等今月日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到院傳宣奉聖旨入伏早下者暑令金藏曲軫至慈之念恩言天降俾從夙退之私中謝伏念臣等猥以凡材對司內務鑾坡地祕已霑厭閣之涼鈴索聲稀每幸文書之靜深惟榮遇實愧空餐敢圖加恵之優更遂自公之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參化育治格平成養萬物而播清微之風運六氣以順赫曦之紀延下隆寬之令特紓執熱之勤伏當早歸尤謹偷安之戒日惟不足益懷晝痒之忠臣無任沈文通西溪集中書謝傳宣入伏早出狀　右臣等云云公府樞機之原所當晝痒人臣夙夜之誼豈敢告勞伏蒙皇帝陛下仁隱及微恩覃逮下肅茲庚伏之候遽傳中出之言許其康休得以夙退表王人聽政因有四時之宜

而臣職在公倚取一身之逸自非愛育之厚曷致優游之私臣等叅陪近司首被隆渥永惟圖報之効誓在捐軀之初蘇穎濱集謝入伏早出狀二首　伏以大老而頹金微斯伏忽被早歸之詔仰慙內恕之恩退食委蛇撫躬戰汗臣等叨塵近輔與聞政幾庇廣廈之清陰飽素飱而終日方慙懼於無補何勞苦之足云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推已及人使臣以禮深念早衰之質許以中昊之休顧惟民事之至難蓋有日入而後息臣等敢不上懷主眷俯念人勞廣清淨之餘風致安佚於無外　伏以候極南訛日臨庚伏方齋居之暇豫倜政務之勤勞亟命遄歸得從燕息臣等猥以一介獲覽萬微殫日力而不遑知寸陰之可惜惕然祇畏敢有怠荒伏惟皇帝陛下雞鳴求衣日旰忘食致海內無警急之奏而朝廷有清淨之風膺化國之舒長念著雨之咨怨曹匪胥勞之冬遂蒙夙退之安臣等敢不上體眷懷益勵愚拙更寒著而不易期歲月之有成宋孔武仲詩伏中作

酷暑已旬日薰炙勢自如昨夜得佳雨新涼生太虛清風入蕙牖蚊蝎避余嘶本末有動氣漸漸如秋初稍見清冷池幽香隨芙蕖三伏已過雨傑熱沛有餘更得滂沲澤大患自此除中園有佳果甕面有浮蛆相過玩華月比鄰寧我疎　去歲復今日清樾繫扁舟手攜筇竹杖朝上龜山頭百川合為一浩渺對天漲徙倚弄佳竟嘯歌懷舊丘京都偶為客歲月復庚秋蓬轉近千里星回將一周酷暑雖暫隮餘威難遽收金火兩相持火壯金欲流恐有鬱蒸隤當代作弋尹且當事擬扇未可竊狐裘唐包信詩同李吏部伏日口號呈元庶子路中丞　火炎逢六月金伏過三庚幾度衣裳汗誰家枕簟清頒冰無一位裁扇有高名吏部還開甕勤勤二客情一作妳宋王黃州小畜集伏日偶作　移床拖簟就南軒門掩閑坊半樹蟬多病形容唯有骨食貧生計捷無錢撓垣已忝年深直顧謂終妨日晏眠會解綸闈求郡印早收餘俸卜歸田孔平仲詩初伏夜坐　露坐已侵夜炎威猶未收何言百蟲噪無故一星流苦渴須漿解微涼以扇求頑冰是今日堆玉想神州　池上作　寂歷人初定逍遙物已齊夜涼天似水月在小橋西　午眠　雨盪炎天氣風生喬木陰清涼一枕睡勝得萬黃金歐陽公集初伏日招王幾道小飲　北園數畝官墻下嗟我官居如傳舍淳淹北渡馬蹄一作踏冰西山病歸花已謝落英不見空繞樹細草初長猶可藉空園一鎖不復窺不覺芳蹊繁早夏隔墻時時聞好鳥如得嘉一作佳客聽清話今朝試去幾圍尋緣李横枝礙行馬滿菊憶見初引蔓叢葉陰一作成陰還滿架紅榴一作榴花最晚子已繁猶有殘花藏葉底一

本有雜無桃李龍紫華留有竹梧與蕭洒兩句人生有酒復何求官事無了須偷暇古云伏日當早歸況今著令許休假能來解帶相就飲為予擇月開風樹劉攽彭城集末伏　火流漸近桑榆上秋氣新從閶闔來每歲長安猶暑熱內官相餉賜冰回韓魏公安陽集辛亥七夕末伏　三七今宵同末伏初秋時候暑微薰星橋舊說通靈匹劒肉何人遺細君瑩席氷寒心共爽噪風蟬急耳欣聞郢中新曲高難和唯付珠喉任遏雲時發判沈大丞有七夕新曲梅聖俞宛陵集道中伏日次韻　伏日每苦熱古來亡事侵宵聞東方朔割肉趁庭陰百職當早罷將畏赫日臨我無歸遺人懷念空霑襟劉公是先生集伏日尋鄰幾不見　朝日出東北青雲散來暉堅金為之鑠信此庚氣微吾子甚閑關今何冒炎威流汗正被面飛塵常滿衣憶君若氷雪無以慰渴饑伏日萬鬼行並如早旋歸歐陽公集伏日贈徐焦二生一本作徐焦二子伏日遊西湖余以病不能往因以贈之

徐生純明白玉璞焦子皎潔寒泉冰清光瑩滿豆輝映當暑自可銷炎蒸平湖綠波漲渺瀰高樹一作錯古木陰層層嗟我豈不樂此心雖欲往身未能奉優食飽力不用官閑日永一作心樂勝莫興不思高飛慕鴻鵠反此愁眸憒蚊蠅三年永陽子所見山林自放樂可勝清泉白石對斟

酌巖花野鳥一作草馬交朋崎嶇硼谷窮上下迢遞猱狖爭超一作望騰酒美賓佳足自負飲酣氣橫猶驕矜汞河乖離纔幾日蒼顏非舊白髮增強惟徒勞歌且舞勉飲寧及合與升行揞眼眇一作昧旋看物坐見樓閣光愁登頭輕目明脚力健羨子志氣將飄凌只見心意已如此終竟事業知一作將何稱少壯及時宜努力老大無堪不可憎呂淨德先生集伏日池上二首　彼時南宅此池亭庚伏長來駐飾旌垂翼畫船衝岸急風陰鞍蓋過風傾一先有得碁觴勝衆樂無嫌酒屢行紅日漸低鍾鼓近路人歌笑望專城　南風時起有餘溫舂景炎炎勢欲焚提上游人皆樂俗坐中豪客少將軍深思瀾滔生氷色尤畏晴霞散錦紋恃得清涼到襟袖斷烟重疊送西曛張文潛宛丘集入伏後三日　老火熾而焰端斛流鑠金清秋有微警西風生薄陰日中無停暉俛仰忽已沉齊紈不足玩流星逝駸駸盛衰寧獨行中畏吝相尋蓬茅有佳處亦足慰人心王東年先生集和曾鼓父庚伏書懷　短衣侵砌竹穿牆日日蕭條氣運涼急雨滿池鳴兩部幽奇不獨水雲鄉　吳興水郭芰荷陂別後扁舟去岸迷莫訝道人新活計亦看粉面照清漪　綠漪平漲小橋頭紅蓼花鮮杜若洲便喚畫師來貌取不須雲夢澤南州　仙翁服食久遺年且作童兒戲眼前井上

轆轤休軋軋簷間風露自瀰瀰　皇家休符徹象魏河上五老飛入關即今三老不住世頗有兩峰高玉山　中郎句法祖師意取玉鑾山關混茫跊籐清簟半雲雨卧聽天籟生虛涼王十朋梅溪集伏日懷番易同僚去歲番易四望亭題分十二志同登眼中忽見天邊月不謂天邊是園陵去歲得月字云小飲未成醺天邊見新月葛勝仲丹陽集伏日不預諸僚飲會　賜肉歸來命支生共觴至日已三庚巧避畏景槐陰重輕送微涼竹影清坐局阻陪河朔飲交鋒空想汝南評紫雲的是尊前物御史無緣問姓名張鎡湖南集伏日　未曉雨先驟過朝風更鮮誰知初伏日全是早秋天洗盡嘗新酒臨池摘嫩蓮平生丘壑意不受暑寒遷趙蕃淳熙藁伏日　熱苦應伏至風清非雨祥那知潦未退還與旱相望下四水猶未盡退而上田已告病矣荷損無裏褪菊枯愁換芳濃夫還患我汝事與吾忙劉後村集伏日　屋山竹樹帶珠蟬淨掃風軒散髮眠老子平生無足物陶詩一卷枕屏邊歲時雜詠程曉伏日　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今世態攘手腕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嚬蹙奈此何謂當行起去安坐正跧跽所說無一急喈唸一何多疲倦向之久搖聞君極罷搖扇髀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謂此小事亦是人一瑕傳誡諸高明熱行宜見呵　王言史廣州王園寺伏日即事寄北中親友　南越逢初伏東林度一朝曲池煎畏景高閣絕微飈竹簟移先灑蒲葵破復搖地偏茅瘴近山毒火威饒裛汗絺如濯親床枕並燒墮枝傷翠羽萎葉惜紅蕉且用流金爍難成獨酌謠望霖窺潤礎思吹候纖條旅恨生烏滸鄉心緊洛橋誰憐在炎客一夕壯容銷李復潏水集和人伏日　太極剖元氣五行均四時代謝密循環母子相挈維土散無定位金德乘火馳天形聲殺機閉藏不敢施旺胎勢力弱熾赫畏炎離聖人御陰陽恐侵兩極虧過庚防畏禍用晦將待時曠然達生理無息潛深思馬遷紀秦事德公初置祠後世著令典賜告休百司曲學雖拘忌消長自可推歲星東方出隱迹游天維訴諸動漢帝割肉蒙酒巵曹鄴詩伏日　三庚到秋伏偶來松檻立熱少清風多開門放山入張思廉玉笥集伏日取青樓寄桐屋君　盛夏何淘淘陽烏怒流火大田折龜兆旱雲鬱成朶出門畏靴帽閉戶習袒裸小樓鬱坐歎蔬食無一可南薰雖驟來壓塗厭搖環時時樹陰卧屢從計亦左沓思湖上舟翠荷風婀娜玉纖捧冰盤菱芡剝水果緬彼桐屋人朱墨政繁夥既無官守係胡乃自拘鎖何當勇飛去筆硯棄么麼君乘肉食人一一皆勇果元董嗣杲廬山集中伏　五世單丁家在家亦如客悲歡

惱客抱每恨江海窄今日初伏過浴出易歸絡樹頭來禽熟隔水不可摘明年西湖去涼雪暑鵝白此時且健飯寧耐未炎赫淮童少解事醉拾西瓜擘強笑領其真寫吟自成癖何滲小山雜著樓雲中伏　炎官驅我入山墩日日松聲似海潮四月黃梅無不雨卻來三伏洗炎敲

出伏

張文潛宛丘集出伏詩　伏盡熱隨盡古語當有憑　南歲苦旱秋暑鬱方蒸老火熾而焰鑠金融未凝火雲大江沸烈日摩山頳平生白羽扇揮拂何功能蓬頭卧永晝起冠汗沾纓何山屢空子貧病復相仍衛茅未可諼作詩問寢興

伏閉

東漢書和帝紀　永元六年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漢官舊儀曰伏日萬鬼所行故盡日閉不干他事

赤伏

李復潏水集答晉城令張翼書　某辱問赤伏事所出昔年見琴操曾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示孔子孔子見俛而泣抱麟而泣曰爾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仰視其人龍顏日角孔子奉麟之口火而吐三卷圖一曰赤伏劉季興為主二曰周滅夫子將終三曰漢制造孝經夫子謂子夏曰新主將出如獲麟者至漢將興高祖斬白蛇素靈夜哭曰白帝滅赤帝興自古推曆數者言五行之運以相生者繼之周以木德王天下以秦為閏不當繼周木生

火。漢當承周。木生火。漢為火德。故曰赤伏。為此出於緯書也。六經謂之經。經常道也。經必有緯。緯言其變也。多言災祥世數。聖人不啟以此為法。恐失先王之大道也。讖者驗也。言有其兆必有其驗。桓譚不讀讖。非不知讖。欲其君知道也。緯書不曾見於書史中。略見之於書中。亦有知之。曰西天有備多羅讖言。釋氏之教興發。則讖書其來遠矣。其答上

罪人黜伏　書湯誥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注上天信佑下民。款夏桀竄之而屈服。

齊師隨伏　左傳定公七年。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隨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痁作而伏　左傳哀公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將戰。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注。繁羽趙羅宋勇。皆晉大夫。

陳言而伏　禮記儒行。陳言而伏。注。陳言而伏者。入告嘉謀猷于內耳。乃順之於外也。

羽者嫗伏　禮記樂記。羽者嫗伏。疏。育謂飛鳥之屬。皆得體伏而生子也。

寢毋伏　禮記曲禮。寢毋伏。注。伏覆也。疏曰。寢臥也。臥當或側或仰而不覆也。

禍福倚伏　史記賈誼傳服鳥賦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索隱曰。此老子之言。鼎禍字古作旤。集倚者立也。伏下身也。以言禍福遞來。猶言伏立也。老子其政悶悶章云。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宋劉後村集倚伏　且可歆杯中物。誰能管身外愁。贓戮奄然无載軀。余可歇黜奚。唐詠元載以贓戮塞其口而終。

被酒睡伏　東漢書劉寬傳　靈帝時。寬為太尉。帝頗好學藝。寬常令講經。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臣不敢。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安能雌伏　東漢書趙溫字子柔。初為京兆郡丞。嘆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

棱止拜伏　兩漢蒙求。韓稜字伯師。和帝即位。竇憲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蓄使震伏　新唐書列傳　嚴武字季鷹。在鎮九年。尚寬惠。治稱流聞。士馬孳息。嘗大閱旗幟。周七十里。回紇梅錄將軍在會。聞金鼓震伏。

英雄相伏　宋蘇東坡大全集。桓溫之所或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自有以相伏。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群兒畏伏　宋史馬仁瑀傳　仁瑀十歲時。常集里中羣兒數十人。與之戲為行陣之狀。自稱將軍。日與之約。戢其後期者。羣兒皆畏伏。又市果均給之。益相親附。及長。善射。挽弓二百斤。

衆所推伏　宋歐陽公集論范仲淹劄子。然仲淹於陝西軍民恩信。尤為衆所推伏。

忠賢神伏　宋曹彥約昌谷集侍郎曾公南武城集序　攄代言之華。進持橐之班。演綸而忠賢神伏。抗疏而姦諛膽喪。

降伏　北堂書抄左傳云。楚子圍許。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也。　楚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　春秋公羊傳云。楚子圍鄭。鄭伯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何休曰。茅旌祀宗廟。用逆神道也。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乎末。所通精誠也。鸞刀宗廟割切之刀也。環有和。鋒有鸞。執廟器者。示以宗廟血食自歸首也。　東觀漢記云。劉盆子將丞相以下降。奉高皇帝璽綬。詔屬城門校尉。賊皆輸鎧甲兵弩矢。積城西門。道與熊耳山等也。　王隱晉書云。太康元年。孫皓面縛輿櫬。將其太子降之。　劉盆子兄式侯恭請上曰。盆子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上曰。待君以不死耳。　杜預集云。序預為鎮南將軍。觀兵于江。男女降者百萬餘口。軍中為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者也。　范曄後漢書云。世祖詔曰。馮異。異軍義渠青山胡。率萬餘人降之。

讋伏　漢雋項籍傳　府中皆讋伏。師古曰。讋失氣也。音章涉反。

夜行晝伏　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索隱云即溧水。蕪以餬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霸。

鳥起有伏　孫子行軍篇　註。曹操曰。鳥起其上。下有伏兵。張預曰。鳥適平飛。至彼忽高起者。下有伏兵也。

設伏　三國魏志滿寵傳　寵度孫權有來計。乃上疏請移合肥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引賊平地而掎

其歸路。其年攉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攉得吾移城。必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以來。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余。乃潛遣步騎六千。設伏於肥池隱處以待之。攉果上岸耀兵。寵伏軍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新唐書沙陀傳　李克用患兵攻赫連鐸於雲州。以騎將薛阿檀為前軍。設伏河上。鐸縱騎追阿檀。過伏而奔。鐸亡入吐渾。克用取雲州。以部將石善友為刺史。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四年五月。癸未。高仁厚陳於鹿頭關城下。陳諸日陣下用　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君雄等大敗。是夕。遁歸梓州。陳敬瑄發兵三千。以益仁厚。軍進圍梓州。　後周紀　北漢兵屯梁侯驛。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步騎二千逆戰。筠自將大軍伏於太平驛。張元徽與令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殺令均。俘斬士卒千餘人。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馬令南唐書周本傳　本為楊行密將。授信州刺史。時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款。越人圍之。本受命以兵迎璋。既至。越人解圍。陣於城下。璋以其衆來奔。裨將呂師造曰。敵去我咫尺而陣不動。是輕我也。必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今在此。吾事訖矣。何為復戰。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擊可勝乎。待其先動擊未晚

也。璋亦以為然。乃還。越人躡之。至中道。宿。半夜佯驚。棄輜重走。先設伏於道左。越人急追至伏所。前後夾擊。盡殲其衆。越人果至皆敗之。鎮江志　建炎四年。兀朮入寇。回至鎮江。韓世忠據江中流。與之相持。虜以輕舸絕江而遁。先是。世忠視鎮江形勢。無如龍王廟者。虜來必登此。望我虛實。因遣將蘇德以二百卒伏廟中。又遣三百卒伏江岸。遣人於中望之。戒曰。聞江中鼓聲。岸下人先入。廟中人繼出。數日。虜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之伏。聞鼓聲而出。五騎者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人紅袍白馬。既墜而跳馳得脫。詰二人者。云即兀朮也。江寧縣志　蘇峻將至臺城。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設伏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向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為鄉導。夜行甚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言。

舉軍帽伏

新唐書劉昌列傳　昌加檢校工部尚書。貞元三年入朝。詔以宣武兵八千北出五原。士卒有逃留沮事者。斬之三百人。乃行。舉軍帽伏。壽授京西行營節度使。唐綸温璋歷京兆君。素强幹。鉅宿幹。舉軍帽伏。

出奇匿伏

宋史曹友聞傳　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諜聞北兵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宜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

發擿姦伏

東漢書法雄舉高第。除平氏長。善政事。好發擿姦伏。盜賊稀發。吏人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宛陵令。北堂書抄　王渙為洛陽令。皆發擿姦伏。京師稱歎。以渙有神算。汝南先賢傳云。應神華為將作大匠。善發擿姦伏。

善於擿伏

南史王籍傳　籍仕歷為餘杭令。政化如神。善於擿伏。自下莫能欺也。南海志　宋李廸治廣。嚴於御軍。戢吏治盜。發姦擿伏。時而用之。猾胥黠子。重足側立。不敢逞。北史薛胄傳　胄陳州人。向道力偽作高平太守將之官。兖州刺史薛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道力。有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已為道力偽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曰道力經賜代為郡。使君何疑之。胄不聽。收之。道力懼。遂自引其偽。其發奸擿伏類如此。時人謂為神明。　陳孝意傳　孝意為鴈門郡丞。時長吏多贓汙。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擿伏。動若有神。吏人稱之。　魏宋世景傳　世景為滎陽太守。終日坐於聽事。未嘗寢息。人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擿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鷄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鷄。世景叱而告之曰。吏

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元王惲秋澗集總管王公碑　擿姦發伏。不遺持難。又似我漢王尊之在東郡。虞詡之治朝歌也。

發人陰伏

兩漢蒙求　楊惲字子幼。為諸吏光祿勳。惲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以是敗。

善發隱伏

資治通鑑周世宗紀　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多計數。善發隱伏。將卒有謀亂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覺擒殺之。所部凜然。

均菌伏

史記酷吏傳　漢武帝時。周陽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忮。駰案漢書音義曰坐伎也。司馬安之文惡。駰案漢書音義曰以文法傷害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索隱曰挾均等也。茵車蓐也。言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軾也。謂下之也。

坑生煞伏

抱朴子內篇論仙卷　坑生煞伏。動數十萬。許仙

羣陰伏

尚意譬喻論衆仁不屑屑章。一日既升。羣陰皆伏。

飛伏

張行成述衍伏

義之卦論飛伏者一陰一陽迭用以卦主父母而言易之體也。

合伏 三境圖論金德者西方太白將軍之像也行度有退留順逆與日同度則曰合伏。木德者東方歲星也君子之像行度有晨夕伏退留逆也與日同行名曰合伏。水德者北方晨星是尉之像行度有逆留順伏也與日同度則曰合伏。火德者熒惑執法之像也與日同度則曰合伏。土德者中央鎮星也女主之像行度有退留逆與日同度則曰合伏。

金星夕伏 三境圖論金水木離太陽前後風吹遲遲在日後見謂之夕伏。

鳥竄鼠伏 西漢書蕭望之傳 望之為太傅讓侍單于言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叛臣。

餌毛帖伏 餌當作彌 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傳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國遁棄宗廟身為窮虜恥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寡人念吳猶躄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孤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者亡國流民天下莫不聞之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臣聞擊鳥之動故前俯伏猛獸將擊必餌毛帖伏鷙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衆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剸適之兵後無伏習之患今大王臨敵破吳宜損少辭無令泄也。

擒生路伏 五代史安全全代北人也為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路伏事晉為騎將。

鳥獸從伏 泰和志盧度字彥章始興人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淮水不得過自誓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槽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盧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麋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麋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取食遂知死年月覺以壽終。

百獸所伏 唐李衛公集折羣疑相論雄傑者虎兕是也為百獸所伏皷吹賦其終也如風飆暫息萬籟皆肅天地寂而雷霆收川波靜而魚龍伏。

稚伏 太平廣記客問浮休子曰鄭情為選部侍郎何如答曰情猸獺小子狡猾屬人雌伏權門狐蹲貴介。

蛾伏 漢書長楊賦 扶服蛾伏師古曰蛾與蟻同蟻伏者言其伏如蚍蟻也。

影伏 酉陽雜俎甲蟲影伏羽蟲體伏。

物類相伏 百川學海南方草木狀如葛人食之即死山羊食其苗即肥大亦如鼠食巴豆其大如豚蓋物類有相伏也。

伏而不謁 東漢書周黨傳 黨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

道俗俱伏 唐高僧傳謗曰行法師伏道不伏俗裕法師道俗俱伏誠其應對無思發言成論故也。

醉象馴伏 西域記云提婆達多與未生怨王共為親友乃放護財醉象欲害如來指端出五師子醉象於此馴伏而前。

十降伏 法集名數經何菩薩十降伏所謂命降伏心降伏受用降伏法降伏生降伏神通降伏辭脫降伏願降伏業降伏智降伏。

釋善伏 高僧傳常州義興人生即白首佳知達離布衣蔬食誦經目覩親行為鬼神受戒至者殺生祀神神打之曰吾已於伏闍黎受戒誓不食肉後吏介必加至死自後諸祀永絕羶腥顯慶五年至衢安終是夜衢州諸寺鐘及堂磬鳴聲徹曉使以奏聞詳習禪儀。

扶伏 太平御覽玄中記曰扶伏民者黃帝軒轅之臣曰茄豐有罪刑而放之扶伏而去後是為扶伏民去玉門關二萬五千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三

伏

伏氏

宮音濟南古今姓纂商音太原啓劄青錢徵音太原姓纂風姓

伏羲裔孫。秦博士伏生名勝濟南人。年過九十口以傳授本經尚書。漢文帝淸輪徵不至。元和姓纂伏羲之後子孫氏焉與任宿須句顓臾同祖。濟南漢有伏生名勝。治尚書。平昌安丘勝七代孫理高密太守生屬湛。湛後漢大司徒。屬五代孫儀生大鴻臚紊曾孫滔晉游擊將軍曾孫容齊率更令河南太守。伏虔注漢書古今姓氏辨証漢濟南伏生名勝字子賤。四世孫孺客授琅琊東武因家焉。伏孺生理字君游為高密大傅以詩授成帝。故齊詩有伏氏學。理生大司徒陽都侯湛。子惠公湛生隆字伯文光祿大夫子瑗為郎中翕生光光晨位特進生旺騎校尉無忌采集古今為伏侯注八卷。無忌生大司農質。質生完。皆嗣陽都侯。自伏生以後世傳經學清淨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鬭。湛同產兄子恭字叔齊為司空洛陽伏氏子成為晉平北將軍姚襄左部帥。

伏生

史記儒林列傳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及時時閒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兒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封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嘗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徐廣曰魯山陽也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言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菑一作呂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通祀輯略　伏勝贊　尚書工部侍郎臣艾穎奉勑撰。歷代之訓。燼於秦。秦漢代業茂。伏生道伸。背藏其義。口授於人雅語不泯。清芬日新。事綱全書伏勝秦博士今封乘氏伯伏生明經為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老邁。壁藏其文。口傳厥旨。建號旌儒。錫封仁里。洙泗源流。一覽孔子刪書為百篇。及秦焚書孔子來孫惠與秦博士伏勝各藏其書于屋壁。漢興。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

九篇。文帝求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而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錯往受之。顏師古曰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以安國壁藏之本為古文。

伏理

西漢書儒林傳　匡衡授詩伏理斿君理高密大傅。

伏湛

西漢書伏湛字惠公琅琊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為高密大傅。別自名學。為高密王寬傳也。寬武帝玄孫廣陵王胥後也。西漢書儒林傳曰伏理字君游受詩於匡衡。由是齊詩有匡伏之學。故言別自名學也。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為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為繡衣執法。武帝置繡衣御史。王莽改改御史曰執法。故曰繡衣執法也。使督大姦。遷後隊屬正。王莽改河內為後隊。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禮記曰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今民皆饑。柰何獨飽。乃共食麤糲。糲麤米也。九章算術曰粟五十糲米三十一

斛來得六斗米為稱也。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賓客
有氣力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衆。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
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
幹任內職。幹，主也。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
湛才任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羣司。
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為大司徒。封陽都侯。陽都縣，屬城陽國，故城在今
沂州沂水縣南。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
命。而征伐五國。五國，謂西伯受命，伐犬夷，伐密須，伐耆，伐邘，伐崇也。見史記。
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書曰。謀及卿士。謀及
卜筮。又曰。文王維卜。月光晙受命。詩大雅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故謀則
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
臨衝。以伐崇庸。詩大雅也。仇，匹也。鉤，援梯所引上城也。臨，臨車也。衝，衝車
也。庸，城也。崇侯倡紂為無道，故伐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左氏傳曰：文王
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所以重人
命。俟時而動。故三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
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

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
困迫。必求其助。又令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
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冀。中
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
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
方疑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
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為憂念。帝覽其
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異卿，即揵索賊帥徐少也。萬餘人。據富平。連
攻之不下。富平，縣名，屬平原郡，故城今■州厭次縣也。唯云願降司徒伏
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
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顛沛，猶僵仆也。
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時蒸祭高廟。
冬祭曰蒸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
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不其，縣名，屬琅邪郡。其音基。後南陽太
守杜詩。上疏薦湛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
書曰良哉。大雅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股肱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

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玷，缺也。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朝歌，
河內縣名也，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王莽改河內為後隊，謂湛為隊屬正
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
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
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堂堂，盛威儀也。國之光輝。智略
謀慮。朝之淵藪。髫髮厲志。白首不衰。埤蒼曰：髫，髮也。髫髮，謂童子垂髮。實
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先後，相導也。詩大雅曰：予則有先後。光
音先見反，後音胡豆反。古者選擢諸侯以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
師。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東觀記曰：詩上書武公、莊公所以砥
礪藩屏，勸進忠信。令四方諸侯咸樂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
柱石，承棟梁也。前書田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
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
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出入禁門。補缺拾
遺。臣詩愚戇。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故不自竭。臣前為侍御史。上
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脩。通達國政。

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蓋舊制九州共選五
人以任尚書令，則一郡乃有一人，故欲以湛代一人之處。可以湛代頗為
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
以聞。十三年夏。徵。勑尚書擇拜吏日。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賜祕器。帝
親弔祠。遣使者送喪脩冢。二子。隆翕。翕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東觀
記曰：晨尚高平公主。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以女孫為順帝貴人。奉朝請
位特進。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永和
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中書，內中之書
也。藝文志曰：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其成數也。藝，謂書數射御；
術，謂醫方卜筮。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
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為八卷，見行
於今。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長公主。女
為孝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
故東州號為伏不鬬。又觀國朱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虙不齊字子賤。為單
父宰。張晏注曰：伏生名勝。然則名勝者。濟南伏生也。字子賤者。虙不齊也。
伏湛傳九世祖勝字子賤。范蔚宗誤矣。虙伏服三字通用。而世俗多變虙

爲宓者誤也案字書宓𡨋畢切安也默也靜也止也與虙音相通蓋虙宓
二字相類故多誤書者雖假借用宓字亦爲無義矣贊曰湛霸奮庸維宣
兩邦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孔安國注曰奮起也庸功也兩邦謂湛
爲平原太守霸爲淮平大尹淮人孺慕徐寇要降徐寇謂涉濡卿也領要
降司徒伏公弘實體遠仁不忘本謂不忘稽祿要也嘉政多迹虙明理損
年公蕑帝身終上衮通鑑綱目漢光武元年秋七月以鄧禹爲大司徒王
梁爲大司空吳漢爲大司馬伏湛爲尚書令漢光武建武三年三月以伏
湛爲大司徒漢光武建武五年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爲大司徒
霸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
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
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集覽　勞苦　禮秋官大行人
三問三勞注勞勞苦之也　投劾　投上也案罪曰劾狀中有
上文很曰
已下缺據

伏隆

東漢書列傳　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東觀記隆作盛字伯
明仕郡督郵建武二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
擁彊兵據有齊地拜隆爲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
告曰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羣下推立聖公以
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盜賊從橫忤逆天心三王見聖
公傳卒爲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
邑以百萬之衆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全趙謂舉趙
之地大肜高胡望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
爵爲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爲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
營十萬已拔睢陽永奔逆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
青徐羣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即時皆降右或爲古張步遣
使隨隆東觀記步遣其掾孫昱隨之詣闕上書獻鰒魚郭璞注三蒼云鰒
魚狀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或七或九本草云石決明一名鰒魚音步
角反其冬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東詔
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緝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酈生酈食
其也說齊王廣下齊七十餘城食其音異基即拜步爲東萊太守而劉永
亦復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受王爵猶豫未決猶音以今反隆曉譬曰高
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爲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
隆不聽二州青州徐州也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閒使上書
曰臣隆奉使無狀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不顧又吏人知步
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
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累託也音力僞反陛下
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
謂有蘇武之節武帝時蘇武使匈奴會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
母閼氏歸漢事發單于使衛律考其事召武受辭武不屈節用佩刀自刺
單于欲降武武不降杖節牧羊海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在匈奴中十
九年乃得歸漢見前書也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
憐哀焉五年張步平車駕幸北海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斂太中大
夫護送喪事詔告琅邪
作冢以子瑗爲郎中

伏恭

東漢書列傳　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
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
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
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

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
太僕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父黯章句繁
多恭乃省滅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奉
以終其身十五年行幸琅邪引過如三公儀建初三年冬肅宗行饗禮以
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
葬顯節陵下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伏滔

晉書文苑傳　字玄度平昌安丘人也姓氏遙華云晉武帝會西
堂滔在坐還語子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否此未易
得仕至游擊將軍著作郎有才學少知名州舉秀才辟別駕皆不就大司
馬桓溫引爲參軍深加禮接每宴集之所必命滔同游從溫伐袁真至壽
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其上篇曰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
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與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
下建立郡縣是爲九江劉項之際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于晉之中興六
百有餘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於世而終莫
戒焉其天時歟地勢歟人事歟何喪亂之若是也試商較而論之夫懸象
著明而休徵表於列宿山河衿帶而地險彰於丘陵治亂推移而興亡見